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陸册目録

新刻胡氏詩識三卷　〔明〕胡文煥輯　一
毛詩正本二十卷　〔清〕陳梓輯　六一
毛詩明辨録十卷　〔清〕沈青崖撰　二二九
詩經逢原十卷　〔清〕胡文英撰　三五五
毛詩通説二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　〔清〕任兆麟撰　五七九
三百篇原聲七篇　〔清〕夏味堂撰　七四九

〔明〕胡文煥輯

新刻胡氏詩識三卷

明萬曆二十一年自刻本

胡氏詩識序

仁和莊汝敬脩甫譔

詩自西河授旨來于漢則毛萇轅固生鳴于齊魯間稱為顓門迨宋而訓述始著蓋詩限於篇章或欲叶吟咏其間向多隱奧非註莫為昭揭與諸書不同而世之期攄茅塞之蘊者又多循章習句斤斤守程而已於明經固無裨也茲籍迺羣詩之註而彙之又羣其所為彙者以類從焉如其註即集之其類令後操觚求津者識可一目了然則毛轅氏固其所先幟歟噫德甫固素業易兼詩以學而深有得也能一旦冥會四始建三百之旌而弁髦之德甫固與於詩者乎詩其翼矣若曰是割裂之也是以奇騏而欲矩步之也厲甚矣

胡氏詩識序

夫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噫詩而若此詩可弗學歟余固學之矣顧每欲考其事物則恒艱於檢閱余不揣迺以朱子所集註內擇其要而彙之分其類而編之名之曰胡氏詩識蓋竊取夫子學詩多識意也書成質之余友毛韓二氏二氏見而喜之曰子可謂不虛業此矣而吾輩又得羽翼矣今也此書之出匪特世之業此者稱利即客此者得以窺詩之旨識詩之蘊矣匪特世之文人詩客為稱

利即農工商賈之流亦得以藉此之用矣即輶軒之方言劉熙之釋名蔡邕之獨斷郭璞之爾雅崔豹之古今注張華之博物志等書寧能與出自經傳者同驅並駕哉余曰子固過於論矣獨奈糟粕而咀嚼之如人之見哂何二氏曰不然夫事有連横者有

合縱者亦各言其志耳矧咀嚼糟粕吾儒業所當然何傷乎苟以是而見哂則其不能咀嚼者反無哂矣然則哂之者亦獨何歟且也衆要以廣其傳類編以利乎世其有裨於是經殊不淺也是人方將利之藉之而反哂之乎吾故曰不然子第梨之以表子之志可也余遂唯唯付諸梨以與好多識者共焉不敢望其必臻於興觀羣和也不敢望其必得夫事父事君之道也若曰參子集之而余乃分之誠無足取用者即請以覆糟粕之誚余將不待並哂而已先哂之矣又何多識之足云

旹

萬曆癸巳燈宵錢唐胡文煥德父譔

序畢

新刻胡氏詩識類目

卷之上
天文類 時令類 占候類
地理類 封建類 風俗類
宮室類 人物類 人倫類
人事類 身體類 飲食類
稱呼類 姓氏類 禮制類
冠服類 樂舞類
卷之中
官制類 軍旅類 制作類
器物類 農桑類 五穀類
花木類 飛禽類 走獸類
鱗介類 昆蟲類 珍寶類
聲色類 數目類 事實類
引用類 比喻類 辨析類
卷之下
要句類 訓詁類

新刻胡氏詩識類目 畢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上

明錢唐胡文煥德父類編

天文類

參昴西方二宿之名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 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 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 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 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

跂然如隅也 牽牛星名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 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 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 舌下二星也 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離月所宿也畢星名 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 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 穹蒼天也穹言其形

蒼言其色　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　交日
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度而又過
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
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
而為朔朔後晦前冬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
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
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

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月上弦而就盈日
始出而就明　七襄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
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
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
更七次也　終風終日風也　南風謂之凱風長養
萬物者也　東風謂之谷風　北風寒涼之風也涼
寒氣也　飄風暴風也　朝隮雲氣升騰也　白雲
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
者也　震雷也　霾雨土蒙霧也　陰而風曰霾
霆疾雷也　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

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
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
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
自下而升也　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同雲雲一
色也將雪之候如此　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
則入土　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
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霏雨雪分散之狀　旭日初出貌　雱雪盛貌　瀌
露多貌　瀼瀼亦露多貌　曀曀陰貌　瀼瀼露蕃
貌　泥泥露濡貌　湛湛露盛貌　陽日晞乾貌

爗爗電光貌　晥明星貌　渰雲興貌　霏霏雪甚
貌　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　東方明則日將出
回風謂之飄　遲遲日長而暄也　晛日氣也　濛
雨也　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淒寒風也
晦昏也　恒弦升出也　晣晣小明也　皎月光
也　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淒淒涼風也
冥冥昏晦也　熲與耿同小明也　旦明也　肅霜
氣肅而霜降也

時令類

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宵夜也　暮晚也

鄉晨近曉也　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
之際也　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　夏日永冬夜
永　蟲蟲熱氣也　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　貿
絲蓋初夏之時也　七月斗建申之月　流下也火
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
昏則下而西流矣　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
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
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　變月言日言
是月之日也　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　歲夏正
之歲也　蠶月治蠶之月　陽十月也　六月建未

之月　戊剛日也　庚午亦剛日也　正月夏之四
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　十月
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　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
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　四月六
月建巳建未之月也　二月建卯月也　初吉朔日
也　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二月也　春秋錯舉四
時也

占候類

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春秋日食必書而
月食則無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

尤忌之　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　景測景以正方
面也　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　或曰夢
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
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　旐郊野所
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
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
乃是旟則為人衆　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
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卜
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　豕涉波月離畢將
雨之驗也

地理類

山脊曰岡　石山戴土曰砠　山無草木曰岵　山
有草木曰屺　山頂曰冢　山南曰陽　山西曰夕
陽　山東曰朝陽　山大而高曰崧　山夾水曰澗
巔山頂也　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崔嵬山巔也　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　崔嵬上
山之戴石者　巘山頂也　旱山名麓山足也　前
高後下曰旄丘　京高丘也　偏高曰阿丘　四方
高中央下曰宛丘　廣丘曰陵　高平曰原　廣平
曰原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　高岸崩

陷故為谷深谷塡塞故為陵　曲陵曰阿　高平曰
陸　阿大陵也　大陵曰阿　阿曲阿也　郊外曰
野　陂者曰阪　阪田崎嶇墝埆之處也　邑國都
之處也　九圍九州也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下邑曰都
牧外野也　曹羣牧之處也　岡登高以望也
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　十畝之外鄰圃
也　圃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　樊藩也圃菜圃
也　火田為燎　逵九達之道　闉曲城也闍城臺
也　墉城壑池　域封境也　城猶國也　庸城也

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
其功也　畿門內也　巷門外也　北門背陽向陰
東門城東門也　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
壑也　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　居國中
也圍邊陲也　農郊近郊也　土地也　巷里塗也
墠除地町町者　域塋域也　居壙墓也　室壙
也　穴壙也　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　墳大防
也　楊園下地也　泮涯也　畝丘高地也　塗凍
釋而泥塗也　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　畝治其田
疇也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城隅幽僻之處　里

二十五家所居也　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徹井其田也　畝壟也　徹
行小徑也　周道大路也　周道大道也　周行大
道也　景行大道也　長道猶大道也　場圃也
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　巖巖積石貌　河北方
河水之通名　洲水中可居之地　沚水渚也　厲
深水可涉處也　小渚曰坻　小渚曰沚　岸上曰
滸　水涯曰涘　側出曰氿泉　石絕水曰梁　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　水決復

入為汜　藪澤也　沮水水浸處下濕之地　一曲
謂水曲流處　泌泉水也　防人所築以捍水者
下泉泉下流者也　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干水
涯也　梁橋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
行者即今之浮橋也　壘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鞫水外也　行潦流潦也　沼池也　沚渚也　濱
涯也　陂澤障也　渚小洲也　坻水中之高地也
檻泉正出也　渚水中高地也　亂舟之截流橫
渡者也　漣風行水成文也　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　湄水草之交也　潨水會也　流泉水泉灌

瀧之利也、翁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翁而不為
暴也　直波文之直也　汚水流滿也　汙停水也
渙渙春水盛貌蓋氷解而水散之時也　沱江之
別處　水草交謂之麋　淢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
間有溝深廣八尺　鄰鄰水清石見之貌　觱沸泉
出貌又泉湧貌　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　汎流
貌　瀰水滿貌　毖泉始出之貌　活活流貌　湯
湯水盛貌　悠悠流貌　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洋洋水流貌　湯湯波流盛貌　滔滔大水貌　瀌
流貌

封建類

周國名南南方諸矦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周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
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
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矦蓋三分天下而有
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
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　召地名召
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存召亭即其地今
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邶

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
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
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
衛以封諸矦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
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
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
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
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
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
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黎國在衛西　王謂周

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
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
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
矦之所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
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矦
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矦鄭武公迎宜
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其地則今
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
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　許國名亦姜姓今潁
昌府許昌縣是也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

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

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太駱生成及非子非子

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

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

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
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
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
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
成王立年幼不能涖祚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
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　宣王
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　謝邑名申伯所
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摯國名　莘國名　虞
芮二國名　阮國名在今涇州　共阮國之地名今
涇州之共池是也　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　韓

國名　燕召公之國也　魯少皡之墟在禹貢徐州
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
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
應天府亳州縣界　氐羌夷狄國在西左　鎬京武
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鬼方遠夷
之國也　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　郿在
今鳳翔府郿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豐在
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　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
京西湖北等路諸州　陳在衛南　漕衛邑名　須
漕衛邑也　沬衛邑也　浚衛邑名　衛在河北宋

在河南　清邑名　鵠曲沃邑也　株林夏氏邑也
　周京天子所居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
兆府武功縣　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　商邑王都也　宗周鎬
京也　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也　自周視之則
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程
邑于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豐即崇
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頓丘地名　淇衛地也
屠地名或曰即杜也　殷地名　泲地名　禰亦地
名　干言地名　桑中上宮淇上小地名也　彭河

上地名　消亦河上地名　軸亦河上地名　方朔
方今靈夏等州之地　焦穫鎬方皆地名　穫郭璞
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　鎬劉向以為千
里之鎬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
　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
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　敖
近滎陽地名也　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
縣是也　兂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　三洲淮上地
　周地名在岐山之南　玁狁即獫狁北狄也　方
疑即朔方也　蠻荆荆州之蠻也　戎西戎狄北狄

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　㟽山名也　嶽山之尊
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　終南山名在今京兆
府南　南山齊南山也　首陽首山之南也　東山
所征之地也　岐下岐山之下也　梁山韓之鎮也
今在同州韓城縣　泰山魯之望也　龜蒙二山名
晃繹二山名　徂來新甫二山名　景山名商所
都也　高山謂岐山也　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
大河也　皇過二澗名　淇水名　淇上多竹　溱
鄭水名　洧亦鄭水名　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
處　沮漆二水名在豳地　汭水名出吳山西北東

入涇周禮職方作汭　漢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逕漢
陽軍大別山入江　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
水合東北入海　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
淮　涇渭二水名涇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
州馮翊縣入河　涇濁渭清　泉水即今衛州共城
之百泉也　肥泉水名　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
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
海　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在
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二國之境　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　涇

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　漆沮水名在西都畿
內　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章入鄜坊至同州
入河也　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
海　豐鎬之閒水多北流　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
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
河也　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
沃曲沃也　蠻南蠻也　追貊夷狄之國也　二國
夏商也　東南謂淮夷也　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
也　大東極東也　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許許田
也邑朝宿之邑也　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都王

都也　夏中國也　大邦猶言中國也　邦諸侯之
國也　海邦近海之國也　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
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師眾也京師高山
而眾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
以所都為京師也　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
諸夏之根本也　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
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　樂土有道之
國也　四國四方之國也　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　大邦強國也　不庭
方不來庭之國　外大國遠諸侯也　下國諸侯也

風俗類

江漢之俗其女好遊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袚除不祥　秦俗強悍樂於戰鬬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　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　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　豳地近西戎而苦寒

宮室類

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　楚宮楚丘之宮也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

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于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　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　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　廟中路謂之唐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　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　館舍也宇宅也　宇簷下也　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　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　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　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

王之郭門曰皐門　王之正門曰應門　辟璧邊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靈沼囿之中有沼也　路寢正寢也　寢廟中之寢也　闈門內也　一夫所居曰廛　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　祊廟門內也　館客舍也　屋漏室西北隅也　宅居也　基門塾之基　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　町疃舍通隙地也　大庖君庖也　冥奧窔之間也著門屏之間也　茇草舍也　陶窰竈也復重窯也

囷圓倉也　公公所也　穴壙也　瓦紡磚也
爨竈也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約束板也閣閣上
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芋尊大也
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復關男子之所居也
翰幹也所以當墻内兩邊障土者也　繩所以為直
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
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
以相承載也　捄盛土於器也度投土於器也　削
屢墻成而削治　冢土大社也　籓籬垣墻也　屏
樹也所以為蔽也　鑿墻而棲曰塒　墻垣也古者

樹墻下以桑

人物類

文王之妃太姒　周之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
以為之配　仲氏戴嬀字也　孫氏子仲字時帥也
子嗟男子之字也　叔莊公弟共叔段也　齊子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　夏南
徵舒字也　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
有功　南仲大將也　尹吉甫大將也　張仲吉甫
之友也　方叔宣王上士受命為將者也　家氏父

字周大夫也　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　豔妻即褒姒也　孟子其
字也　程伯休父周大夫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王季文王父也　長子長女太姒也　師尚父太公
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　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
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　姜女太王妃也　周姜太
王之妃太姜也　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
子也　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
世妃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
厲公名胡成王五十世孫也　甫甫侯也即穆王時

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
也　召伯召穆公虎也　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
顯父周之卿士也　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　韓姞
蹶父之子韓侯妻也　召公召康公奭也　召祖穆
公之祖康公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　文母太
姒也　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　莊公之子其一閔
公其一僖公　奚斯公子魚也　師尹太師尹氏也
召公康公也

人倫類

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

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于己者　以恩相信曰任　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　昏姻謂男女之欲女子以順為正

人事類

懷春當春而有懷也　田取禽也　狩亦獵也　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作邑遷都也　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　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　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　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

之　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　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　暴空手搏獸也　揄抒臼也　簸揚去糠也　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　釋淅米也　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　苗狩獵之通名也　獨旦獨處至旦也　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潛行曰泳浮水曰游　冬獵曰獵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酒病曰酲　善其事曰工　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弔失國曰唁

身體類

牙牡齒也　體支體也　肱臂也　領頸也　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　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耳聾之人恒多笑　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髢而用之也　顏額角豐滿也　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　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　呱啼聲也　揚眉上廣也　倩口輔之美也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揚目之動也　清目之美也　揚眉之美也

眉壽秀眉也　顏厚者頑不知恥也　身懷孕也　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卷髮鬈之美也　哭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哭也　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　襢裼肉袒也　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　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　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　靦面見人之貌也　腹懷抱也　卷髮鬈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
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于音也　台鮐也人老則
背有鮐文　湎飲酒變色也　長舌能多言者也
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骭瘍為微腫足為
尰　趣則儦儦行則俟俟　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
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
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戚施不能
仰亦醜疾也　痛人病不能行也　偲多鬚之貌春
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鬈鬚鬢好貌
子無右臂貌　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飲食類

殺食也　熟食曰飧　嘗食也　湘烹也蓋粗熟而
淹以為葅也　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　毛曰
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　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
舉於火上以炙之　飴餳也　酤酒也　鬼神食氣
曰歆　餐食也　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乾餱食
之薄者也　饎酒食也　饔熟食也　醴酒名周官
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燔燒肉也炙炙肝也　葅酢菜也　殽豆實也核
籩實也　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　酒所以安

體也　湑酒之泲者也　醓醢之多汁者也　燔用
肉炙用肝　臄口上肉也　餱食糧糗也　殽俎食
也　以豕為殽用匏為爵儉以質也　餴烝米一熟
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　疏糲也粺則精矣　毛炰
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
也　胾切肉也　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
煑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
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　饛滿簋貌

稱呼類

女者未嫁之稱　婦人謂嫁曰歸　室謂夫婦所居

家謂一門之內　家室猶室家也　家人一家之人
也　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吉士猶美士也
寡人寡德之人　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君子夫
也　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　倌人主駕者
也　碩人指莊姜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
姊妹之夫曰私　美女曰媛　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狂狂人也　狂童猶狡童也　叔伯男子之字也
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子充猶子都也　之子是子
也　辟君也　輦人輓車也　宗公宗廟先公也
徒步行者御乘車者　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冠以

上為成人　小子童子也　烝君也　女士女之有
士行者　戎汝也　芻蕘采薪者　尸則不言不為
飲食而已者也　私人家人　賈居貨者也　多辟
諸侯也　孥子也　嬸婦也　君子婦人目其夫之
辭　昆兄也　士未娶者之稱　兄弟婚姻之稱禮
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　姊妹之子曰甥　女婦
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好人
猶大人也　良人夫稱也　同父兄弟也　予美婦
人指其夫也　予美指所與私者也　八十曰耄
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伊人猶言彼人也　佼人美

人也　印我也　庶姜謂姪娣　庶士謂媵臣　氓
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　彥者士之美
稱　故老舊臣也　僕將車者也　先民古之聖賢
也　而汝也　俊士秀民也　耄老而昏也　大宗
強族也　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　諸舅朋友
之異姓而尊者也　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僕夫御
夫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爪士爪牙
之士也　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　壻之父曰
姻兩壻相謂曰亞　君諸侯也　上帝天之神也程
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二人父

母也　伯仲兄弟也　舟人舟楫之人也　私人私
家皂隸之屬也　共人僚友之處者也　神保蓋尸
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　孝孫
主祭之人也　君婦主婦也　皇尸者尊稱之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
之也　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　大侯君侯也
徒步卒也御車御也　碩人尊大之稱　無妻曰矜
　本宗子也支庶子也　諸侯之大夫入于天子之
國曰其士　仲中女也　古之人指文王也　哲王
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皇王有

天下之號　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
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　王天子也　同僚同為王
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　宗子同姓也　老成人
舊臣也　夏后桀也　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
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一人天子也　侯氏覲禮
諸侯來朝者之稱　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　太祖
始祖也　哲婦指褒姒也　先王文武也　曾孫後
王也　辟公諸侯也　二后文武也　臣工羣臣百
官也　烈考猶皇考也　昭考武王也　主家長也

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　彊民之有餘力
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　能左右之
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
隨主人所左右者也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
魯公伯禽也　三壽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
岡陵等而為三也　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　壽母
壽考之母成姜也　烈祖湯也　武湯以其有武德
號之也　武丁高宗也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
自稱也　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
而生也　相土契之孫也　殷武殷王之武也　湯

孫謂高宗　媒通二姓之言者也　閟馬父曰先聖
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姓氏類

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姜齊女　杞女夏后氏
之後　邰后稷之母家也　有娀契之母家也　宗
族姓也　甫即呂也亦姜姓　孟字姜姓　子車氏
姜齊姓　子宋姓　番聚蹶楀皆氏也　鄭氏曰
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之昬姻舊姓也　所謂尹吉
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　任摯國姓也　密密須
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　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

也　韋彭姓顧昆吾己姓　尹氏吉甫也　尹氏蓋
吉甫之後

禮制類

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儀禮鄉飲酒
鄉射燕禮皆合樂　又有房中之樂　昏禮納采用
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氷泮而納采
請期迨氷未泮之時　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
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　先王制
禮父母死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
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艸泲之

而去其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婦人之禮精五
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　程子曰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
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
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古者祭
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詩曰克昌厥後何也
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
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禮曰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　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于思耳　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

張布侯而設正四矢禮射每發四矢　庶人秉役者歲晚則百工皆休矣　天子之卿六命　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　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

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鑿冰謂取冰于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

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夏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　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　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大飲賓曰饗　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

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
厚也勸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十以覺報宴　凡諸侯賜弓
矢然後專征伐　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
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物
色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　中鄉民居其
田尤洽約也　禮三命亦弟慈聽　攻堅同齊也傳
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
疾也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
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

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
達於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
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　庭燎
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
門內也　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先王建
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　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　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
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
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
也　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求也

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
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　特牲主人獻尸
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　主人酌
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
祖位祭祀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向之位也　凡
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
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一井
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
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
為菹而獻皇祖　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

後迎牲　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社后土也　以句
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
以祀祊是也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吹豳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
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
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　公田者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精意以享謂之禋　昏禮親迎者乘車　設宿設
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
下以避射位是也　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　天子

熊候白質諸侯麋候赤質大夫布候畫以虎豹士布
候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
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　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
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　爵射不中者飲
豐上之觶也　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
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思成鄭氏曰安
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　時見曰王
來辟來王也　嘉婚禮也　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
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
夫方舟士持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

次居室為後　半圭曰璋　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
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
向之意　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煑而和
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　類將出師祭上
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黄帝及蚩
尤也　祀郊禖也　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
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
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　生
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　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
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也　軷祭行道之神也

進酒于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
而奠之不舉也　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
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
則徧釋矣　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　壎唱而
篪和璋判而圭合　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
王也　圭璧禮神之玉也　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羣公先正月令所
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
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
受命蓋即位除服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　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　郊者古
禮而明堂者周制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　周禮樂師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
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　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
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
騂牡　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
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　和羹味之調節也戒
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
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　侯伯

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君日出而視朝退
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祖行祭也相助祭也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淫威淫大也統
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　祼灌鬯也

冠服類

被首飾也編髮為之　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
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
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　會縫也弁皮弁也以

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髧髮垂貌兩髦者
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　祥冠祥
則冠之禫則除之　弁冠名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
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　縭婦人之褘也母戒
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
可撮其髻也　冔殷冠也　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
屬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　私燕服也
衣禮服也　紽以絲飾裘之名也　緎裘之縫界也
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　匪澣衣謂汚垢不濯之
衣　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　大夫狐

蒼裘　象服法度之服也　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
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　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
見賓客之服也　綌絺綌之麤麤者當暑之服也
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
飾也　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
太著也　帶所以申束衣也在腰則可以帶矣　服
戎服也　毳衣天子大夫之服　緇衣卿大夫居私
朝之服也　羔裘大夫服也　飾緣袖也禮君用純
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　三英裘飾也
衿領也　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　要裳要襋

衣領　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　朱
繡即朱襮也　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　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　袍襺也　澤褻衣
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　緇衣羔裘諸侯
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　裳衣平居之
服也　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
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
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
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常服戎事

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命
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周制諸公衮冕九章侯伯
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
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
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　黼黻裳也　絲衣祭
服也　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　衮職王職也天
子龍衮　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
侯之服也　朱芾黄朱之芾也　芾天子純朱諸侯
黄朱　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　韠蔽膝也以韋

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也　芾冕服之
韠也　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
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赤舄冕服之舄也　邪偪
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　夏
葛屨冬皮屨　衾被也裯襌被也　組織絲為之言
其柔也　紕織組也盖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　兩
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
亂也　褎猶袪也　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
飾焉　裼裸也　褐毛布也　帨巾也　布幣也
精曰絺麤曰綌

樂舞類

琴五絃或七絃瑟二十五絃皆絲屬樂之小者也
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絃
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
三嘆三人從嘆之耳　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　簧笙竽管中
金葉也盖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
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
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　瑟

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　簧笙中金葉
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樂器土曰壎大如鵞
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鼖大鼓也
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　磬樂器以石為之
琴瑟在堂笙磬在下　鼖鼓長一丈二尺　賁大鼓
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　鏞大鍾也　田
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　縣鼓周制也夏
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　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磬石磬也　柷狀

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　簫編小竹管為之　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磬玉磬也堂上聲歌之樂非石磬也　鄭國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合曲曰歌徒歌曰謠　徒擊鼓曰咢　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　應小鞞　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　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　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　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　敖舞位也　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翿翳也　籥籥舞也　籥舞文舞也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上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中

明錢唐胡文煥德父類編

官制類

伯方伯也　大師三公　傅御家臣之長也　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公路者掌公之路車　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公族掌公之宗族　寺人內小臣也　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　阿衡伊尹官號也　三有事三卿也　三事三公也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祈父薄違是也　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　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　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　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　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　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　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　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暬御近侍也國語

曰居寢有埶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　伯長也
主宮内道官之長即寺人也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
掌徒役之事　庶正衆官之長也　冢宰又衆長之
長也　師氏掌以兵守五門者　卿士即皇父之官
也　太師皇父之兼官也　寺奄人也　保介見月
令呂覽其説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瞽樂官無目者也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
氏掌攻草木是也　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軍旅類

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

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不告於訩陟克而和不爭功也　戍屯兵以守也
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　軍法以十人為什
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
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
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
秋也　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
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　司馬法冬夏不興
師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　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　六師六軍

也天子六軍　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　武人將帥也　馘割耳也軍法
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　千乘大國之賦也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
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
三百十六里有奇也　徒步卒也　干盾也干城皆
所以扞外而衛内者　兵謂戈戟之屬　干旄以旄
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　旟州里所建
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
隼也　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于旗干之首也

殳長丈二而無刃　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
止語也　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　觩弓健貌　五
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　駟介四馬而被甲也　二
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
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　矛
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横木
所以收斂所載者也　五五束也楘歷録然文章之
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
横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　游環脅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　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为入也　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以其陰揜此軌故謂之陰也　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　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　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　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

内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十故兵車曰暢轂　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　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　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伐中干也盾之别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交韔交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　戚斧揚鉞　路戎車也　龜蛇曰旐　建立也　旐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

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戎車兵車也飭整也　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　白旆繼旐者也　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　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　韐韎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　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　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　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交龍曰旂　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　戎兵器也　軾前曰和旂上曰鈴　朱英所以飾矛

綠縢所以約弓也　重弓備折壞也　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　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　旒旗之垂者也

制作類

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　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

器物類

筐竹器　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黄金飾之　觥

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罝罟也　方曰筐圜曰筥
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笱以竹為器而承梁
之空以取魚者也　瑱塞耳也　充耳瑱也琇瑩美
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
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　罛魚罟濊濊罟入
水聲　觽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
童子之飾也　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
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
以朱韋為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
充耳塞耳也　錯厲石也　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

胡氏詩識卷中　一六〇　六

也　卣尊也　革猶皮也　拔矢栝也　綯索也
罟網也　韎茅蒐所染色也　掤矢箭蓋春秋傳作
冰毖弓囊也與韔同　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
笱器也　簟方文席也　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
者之飾也　鑣馬銜也　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
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　閉弓檠也儀禮作柲
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
弓體使正也　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
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缶瓦器可以
節樂　甓瓴甋也　鬵釜屬　鞗革轡首也金厄以

金為環纏搤轡首也　八簋器之盛也　籩竹豆也
豆木豆也　橐韜也　斧隋銎斨方銎　隋銎曰斧
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　錡鑿屬　銶木屬　柯斧
柄也　九罭九囊之網也　筐所以盛幣帛者也
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　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
空者也　罩罹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　汕樔也以
薄汕魚也　彤弓朱弓也　鈎膺馬婁頷有鈎而在
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　鈴在鑣曰鸞馬
口兩旁各一　鉦鐃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
之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　莞

胡氏詩識卷中　一六〇　七

蒲席也　竹葦曰簟　簑笠所以備雨　缾小罍大
皆酒器也　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于
俎也　俎所以載牲體也　豆所以盛肉羞庶羞主
婦薦之也　鸞刀刀有鈴也　兕觥爵也　紼繂也
角弓以角飾弓也　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
弛之則外反而去　理絲曰綸　凡網罟張之為綱
理之為紀　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罶笱也　旆旆旗揚起也　木曰豆以薦菹醢也
瓦曰登以薦太羹也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
爵　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　鍭金鏃翦羽矢也

大斗柄長三尺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舟帶也
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　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
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　綿綸也被之
綸以為弓也　篚筥籩具也　櫛理髮器言密也
鼎大鼎鼐小鼎也　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
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
如堂房也　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　鑾今之轡
也　罦覆車也可以掩兔　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拖
羅於車上也　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
纏之也　方桴舟船也　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

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　楫所以
行舟也　楫櫂也　淠舟行貌　小船曰刀　茀車
後戶也　輻車輻也　輪車輪也　觼環之有舌也
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
沃白金以為飾也　路諸侯之車也　鞗轡也革轡
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　和鸞皆鈴也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楊舟楊
木為舟也　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
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簟
第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　田車田獵之車　箱車

箱也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　牽車軸頭
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　縭維皆繫也言以大索
纚其舟而繫之也　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
較之間横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　帷裳車
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　路車金路以賜同
姓象路以賜異姓也　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
兩　軌車轍也　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
重較卿士之車也較謂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
也　四牡車之四馬　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　大車大夫車檻檻

車行聲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路車戎路也
陰兩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
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　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
後車副車也　棧車役車也　幭覆式也字一作幦
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

農桑類

田謂耕治之也　饁餉田也　于耜言往脩田器也
舉趾舉足而耕也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
曰畬　穮耘也　場圃同地物之生時則耕治以為
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

盖自田而納之于場也　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
也　穫艾也　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
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盖九一之法也　耘除草
也耔雝本也　盖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
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墤其土以附苗
根壠盡畝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　田祖先嗇
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
疆場田疇也　艾穫也　私私田也　三十里萬
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　耦二人並
耕也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趙刺薅去也　紵麻屬
葛所以為絺綌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　蘩白蒿
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盖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
以此啖之也　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女桑小桑
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桑土桑根也　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
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桑之為物其葉最
盛及其采之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　黮桑實也
柔桑穉桑也　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　耜田器
也　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　銍穫禾短鎌也

糾然笠之輕舉也

五穀類

麥穀名秋種夏熟者　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
色實圓重　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
來小麥牟大麥也　穉幼禾也　稻即今南方所
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　禾者
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
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
也　菽大豆也　荏菽大豆也　黃茂嘉穀也　秬
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

粟也　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
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大精黍稷也　麻穀名子
可食皮可績為布者　苴麻子也　穗秀也稷穗下
垂如心之醉　齋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　陳舊
粟也　穫禾之早者可穫也　穫稻以釀酒也　稂
童粱莠屬也　衰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秘也堅其
實堅也好形味好也　穎實繁碩而垂末也　栗不
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　苞甲而未
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　先種曰稙
後種曰穉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不榮而實

白秀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
未合時也　實未堅者曰阜　達出土也厥受氣足
也傑先長者也　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　降降
是種於民也書曰積降播種是也　穟穟苗美好之
貌也　芃芃麥盛長貌　驛驛苗生貌　莠害苗之
草也　稂董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

花木類

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　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
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　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
花芳色可愛　菡萏荷華也　華草木之華也　荷

華芙蕖也　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
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　榛似栗而
小　長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　蔞蔞蒿
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蘋水上浮萍
也江東人謂之薸　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
如蓬　葭蘆也亦名葦　蔓草名　茅之始生曰荑
言柔而白也　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
可啖　葦蒹葭之屬　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
如亂髮也　蕭荻也白葉莖麤根生有香氣祭則爇
以報氣故采之　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

生水澤中高丈餘　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
蕢水舄也葉如車前草　薇草名似栝樓葉盛而
細蔓延也　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葭蘆也
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　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
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苕
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
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鷊小草雜色如綬　蒲水草
可為席者　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　藟葛類
綠王芻也　萊草穢也　卉草也　苞草叢生也
蓍筮草也　萑葦即蒹葭也　薁蘡奧也　荼萑苕

可藉巢者也　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　蒿菣也
即青蒿也　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　臺夫
須即莎草也　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蕭蒿也
莪蘿蒿也　蒿賤草也　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
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
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女
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　藻水草也　藍染
草也　白華野菅也　草衰則黃　芑草名　蒲蒲
蒻也　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言枯槁無潤澤
也　蓼辛苦之物也　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

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
魚即所謂荼毒也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灌木
叢木也　桃木名華紅實可食　楚木名荊屬　甘
棠杜棃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　梅木名華白實似
杏而酢　唐棣移也似白楊　李木名華白實可食
柏木名　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其心又稚弱
而未成者也　棘可以為薪然非美材　椅梓實
桐皮桐梧桐也　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　漆
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　檜木名似柏　木瓜楙木
也實如小瓜酢可食　木下曲曰樛　夭夭少好之

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花盛　蕡實之盛也　蓁
蓁葉之盛也　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　枝曰條幹
曰枚　斬而復生曰肄　剪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
幹也　樸樕小木也　游枝葉放縱也　檡木槁而
將落者也　遠條長枝也　苞叢生也　遠揚遠枝
揚起者也　取葉存條曰猗　麤曰薪細曰蒸　樸
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着也　燎爨也或曰慄燎
除其旁草使木茂也　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
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　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
也　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　蒲蒲柳春秋傳云董

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　杞柳屬
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麄而白色理微赤　檀皮青滑
澤材彊韌可為車　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花朝生暮
落　扶蘇扶胥小木也　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
也　棘棗之短者　樞荎也今刺榆也　榆白枌也
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　杻檍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
也　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　杜赤
棠也　栩柞櫟也其子有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　駁

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　棣唐棣　檖赤羅也實似
梨而小酢可食　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椒芬芳之物也　楊柳之揚起者也　英猶華也
鬱棣屬　樗惡木也　棠棠棣也子如櫻桃可食
楊柳蒲柳也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枸枳枸樹
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去數寸噉之甘美
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　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
名苦楸　穀一名楮惡木也　柔木桐梓之屬可用
者也　杞枸檵也楰赤棘也樹葉細而枝銳皮理錯
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　柳茂木也　柔薪薪之

善者也　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　棫白桵也
小木亦叢生有刺　楛似荊而赤　檉河柳也似楊
赤色生河邊　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　柔木
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
柔忍之木也　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　蕡棧也
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　茁生出壯盛之貌
薈蔚草木盛多之貌　依茂木貌　芃芃木盛貌
揭木根掘起之貌　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根葉條垂
之狀　薇菜名　芹水菜也　荇接余也根生水底
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

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　蕨鼈也初生無葉
可食　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
之迷蕨　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
而已　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
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　荼
苦菜蓼屬薺甘菜　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
可為羹　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
葵菜名　壺瓠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
也　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

可食也　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葍營
惡菜也　莪美菜也　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
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　茆鳧葵也葉
大如手亦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　荼苦菜
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　幡幡瓠葉貌
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　芣苢采之其
子治產難　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
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唐蒙菜也一
名兔絲　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　蓷鵻也葉似萑
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　果臝栝樓也

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
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堇烏頭也

飛禽類

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
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　黃鳥鸝也
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
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鷰鳦也　雉野雞雄者
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　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
春北　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　鶉
鵪屬　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其

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　倉庚飛昏姻時也　鸒
雉　雉性耿介　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鴇
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　晨風鸇也　鷺舂鉏今鷺
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　鴟鴞惡聲之鳥
也　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鳲鳩秸鞠也
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
均如一也　鵙伯勞也　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
食者也　鸛水鳥似鶴者也　鵻夫不也今鵓鳩也
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　脊令雝渠水鳥也　脊令
飛則鳴行則搖　倉庚黃鸝也　隼鷂屬急疾之鳥

也　大曰鴻小曰鴈　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
身白頭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烏之雌雄相似
而難辨者也　鵓鳩斑鳩也　桑扈竊脂也俗呼青
觜肉食不食粟　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
呼為鵯烏　雊雉鳴也　鶉鵰也鳶亦鷙也其飛上
薄雲漢　鴛鴦匹鳥也　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
鳴其尾長肉甚美　鶖禿鶖也　鶖鶴皆以魚為食
鳶鴟類　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
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
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鷖鷗也　鳳凰靈鳥也雄

曰鳳雌曰凰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鷺白鳥　桃蟲鷦鷯小鳥也　鳥大鳥也鷦鷯之
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　飛曰雌雄　飛而上曰
頡飛而下曰頏　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
泄泄飛之緩也　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肅肅羽聲也　喈喈聲之和也　禽鳥並棲一正一
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
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綿蠻鳥聲　奔奔彊彊
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鴥疾飛貌　翩翩飛貌　弁飛拊翼貌　提提羣飛
安閒之貌　振羣飛貌

走獸類

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羜未成羊也　麟麕身
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　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
履生蟲　定額也麟之額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麟一角角端有肉　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
夫燕居之服　麕獐也鹿屬無角　鹿獸名有角
豝牡豕也　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　狐者妖媚之獸　鼠蟲之可

賤惡者　庬犬也　兔性陰狡　豹甚武而有力
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盧田犬也令令犬頷
下環聲ノ狃貉類　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
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貉狐狸也
豵一歲豕豜三歲豕　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
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　魚獸名
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韔
矢服也　鹿牝曰麀　豕牝曰豝　羆似熊而長頭
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　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
黃牛黑唇曰犉　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

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　犧純
色之羊也　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　猱獼
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　牛所以駕大車也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　達小羊也
羊子易生無留難也　羝牡羊也　貓似虎而淺毛
羆猛獸名　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　瘏
馬病不能進也　駒馬之小者　馬七尺以上為騋
虺隤馬能不能升高之病　車衡外兩馬曰驂
乘黃四馬皆黃也　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
一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　駟驖四馬皆黑

色如鐵也　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　黃馬黑喙
曰騧　馬六尺以下曰駒　駵馬白腹曰騵　驪馬
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　蒼白雜
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　青驪
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　白
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　陰白
雜毛曰駰淺黑色今泥驄也　彤白雜毛曰騢豪骭
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　青驪
曰駽今鐵驄也　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
作駿駹謂馬也　駵白曰駁　襄駕也馬之上者為

上駕猶言上駟也　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　齊首
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
兩手也　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
之于觖故惟六轡在手也　中兩服馬也　象象骨
也　無角曰童　走曰牝牡　蹢蹄也　日夕則羊
先歸而牛次之　獸三歲曰肩　獸三歲曰特　鞹
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　時是辰時也
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
之類　于貉謂往取狐狸也　一矢而死曰殪　獸

三曰羣二曰友　戢戢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濈濈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　廣牡大牡也　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　虓虎之自怒也　淺虎皮也　甡甡衆多並行之貌　駜馬肥健貌　駉駉腹幹肥張貌　綏綏求匹之貌

鱗介類

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　鱣魚似龍黄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

小色青黑　魴鰥大魚也　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　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魚之美者也　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鱧鮦也又曰鯇　鰋鮎也　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　鱣鮪大魚也　鰷白鰷也　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潛椮也盖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涔之深也　虺蛇屬細頸九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　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　貝水中介蟲也有文采似錦

昆蟲類

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脚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　草蟲蝗屬奇音青色　螗蟧木蟲之白而長者　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　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　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　蜩蟬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　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　蠋桑蟲

如蠶者也　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　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蛭蟻塚也　阜螽蠜也　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青蠅汙穢能變白黑　蜂小物而有毒　脊理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　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　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

珍寶類
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　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瑤美玉也　玖亦玉名也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鏤刻金也　璊玉赤色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
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鋭曰衝
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
玉如半壁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
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
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觽遰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

佩佩玉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　瓊
瑩亦美石似玉者　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重環子
母環也　鋂一環貫二也　瓊瑰石而次玉　珩佩
首横玉也　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半圭曰璋　介
圭諸侯之封圭也　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　玉瓚
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
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南金荊揚之金也　小球
大球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
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　小
共大共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
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
聲色類
薨薨羣飛聲　丁丁椓杙聲也　嚶嚶聲也　殷靁
聲也　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　鏜擊鼓聲也
鷕雌雉聲　雝雝聲之和也　喈疾聲也　關關雎
雄相應之和聲也　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慨嘆息
之聲也　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　馮馮墻堅聲
央央有鶬皆聲和也　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
捜矢疾聲也　囂囂聲衆盛也　淒淒寒凉之氣
喈喈雞鳴之聲　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

薄薄疾驅聲　坎坎用力之聲　肅肅羽聲　鄰鄰
衆車之聲　鸞鈴也效鸞鳥之聲　將將佩玉聲也
呦呦聲之和也　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
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
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坎坎擊鼓聲　瑲瑲聲也
瑲玉聲　淵淵鼓聲　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
將將鸞鑣聲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喤
大聲也　嘒嘒聲也　欽欽亦聲也　間關設舝聲
也　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　叟叟聲也　翽翽
羽聲也　椓橐聲也　浮浮氣也　素白也　綠蒼

騂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頳赤色也　鬒黑
也　皙白也　黟黑白分明也　瑳鮮白色　緇黑
色　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　青青組綬
之色　縞白色綦蒼艾色　騂赤色周所尚也　黃
黃狐裘色也　黎黑也謂黑首也　驪黑色也　玄
赤黑色也　玄黑而有赤之色　朱赤色　蔥蒼色
如蔥者也　幽黑色也　美色曰豔　赬赤貌

數目類

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　三五言其稀　數萬
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八尺曰尋　兩手曰匊

不億不止於億也　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粲美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露積曰庾

事實類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
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　召伯循行南國
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武王女文王孫適
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莊姜無子
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
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　莊公

之為人狂蕩暴疾　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衛宣公
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
河上而要之　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
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
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
節而先往賊殺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
之國人傷之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詩以自誓　宣公卒惠公
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　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
宣姜之惡不可勝道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

丘營立宮室　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
戰於熒澤而敗死焉齊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
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
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
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
唁衛侯於漕邑　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　莊
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宣姜之女為宋桓
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

義不可往　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　平王以中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愛之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淸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甍於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甍于車　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　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晉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徇皆秦之良也　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　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

太子送之渭陽　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

誅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　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周公相成王營洛

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
復會諸侯於東都　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
敗績于姜氏之戎　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
王即位更作宮室　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太子
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
未弭　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　子思
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
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
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

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
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
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幽王太子宜臼被
廢　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幽王娶于申生太
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
逐宜臼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
之　暴公不忠于君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
絕之　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
衛武公飲酒悔過　齊武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
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

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
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文王九十七乃
終故言壽考　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
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
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
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
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

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
作豐邑　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　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賀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
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
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凡人之生必坼副
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
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　后稷能
食時已有種植之志　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
種植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

師　后稷堯以其有功封於邰使即毋家居之以主姜嫄之祀周人亦世祀姜嫄　名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　衛武公作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

也謂之睿聖武公　武公亦聖賢之徒　檜君好潔其衣服　周饑克殷而年豐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避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　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

以其衆為築此城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太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　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　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　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　殷尚白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

吳季子觀周樂　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　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穀　閔公在位不久　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　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未老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　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　商人尚聲　韋顧昆吾
昔桀之黨　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
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
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穀于四方而
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湯既受命初伐韋次伐顧次
伐昆吾乃伐夏桀　卿士則伊尹也至於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　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
用武以伐其國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引用類

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王罔與成厥功　記

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徐穉之
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漢楚元王敬禮申
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
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
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
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
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
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唐德宗將廢
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

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　班固司馬
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程子曰
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也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
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
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　越勾踐伐吳有父
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
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後人留宿而投其轄于井中
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　晉

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　姚崇遣使捕蝗
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　春秋
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
右以佐事上帝　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祼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
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
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
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　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
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
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　洪範所
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　泄泄猶
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南容一日三復白圭
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

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史
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　古器物銘云郳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郳
其眉壽萬年無疆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
可犯之貌　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
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稱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
又以為周文公之頌　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
見堯於羹也楚詞云王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

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
是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春
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

　比喻類

如玉者美其色也　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
之合而為昏也　如雲言多而美也　凝脂脂寒而
疑者亦言白也　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
整齊也　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
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
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如山安重也如河

弘廣也　如雲美且衆也　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
散也　如濡潤澤也鮮澤也　如絲調忍也　如臨
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如貫如繩之貫物
言相聯屬也　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如林
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　如圭如璋純
潔也　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　如雨言多也　如
水亦多也　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
奮飛如鳥奮飛而去也　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
　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茨屋蓋言其
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　如集于木恐墜也如

臨于谷恐隕也

辨析類

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比之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責之深矣　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　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

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湯以七十

里起豈嘗中衰申則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甚矣　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震動有娠以生后稷然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鱉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下

明錢唐胡文煥德父類編

要句類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　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　淫亂者未有不至殺身敗國亡家　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　女子以不自失為信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兵者毒民於死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　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决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　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　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兩王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王之為器得以成焉　木根病則枝葉皆痒　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聖哲謀肅艾即洪

範五事之德　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古者士出乎農而工商不與焉　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彼則豈有相怨者哉　寶器不薦於褻味黃流不注於瓦缶盛德必享於祿壽福澤不降於淫人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　千慮而一得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失梁士飲

酒不樂　人臣受恩無可以報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訓詁類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萋萋盛貌　莫莫茂盛貌　詵詵和集貌　振振盛貌　繩繩不絕貌　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貌　肅肅整飭貌　赳赳武貌　振振仁厚貌　趯趯躍貌　齊敬貌　蔽芾盛貌　委蛇自得之貌　嘒微貌　肅肅齊遬貌　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　懽懽憂貌　祿祿富而閑習之貌　羨池不齊之貌　招招號召之貌　遲遲舒行貌　湜湜清貌　褎多笑貌　碩大也俁俁大貌　孌好貌　委委虛寬貌　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　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　玼鮮盛貌　瑳亦鮮盛貌　孑孑特出之貌　悠悠遠而未至之貌　瑟矜莊貌　僩威嚴貌咺宣著貌　頎長貌　敖敖長貌　驕壯貌　浡浡盛大貌　發發盛貌　沃若潤澤貌　咥咥笑貌　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離離垂貌　悠悠遠貌　陶陶和

樂之貌　啜泣貌　綿綿長而不絕之貌　哼哼重遲之貌　火烈而射也烈熾盛貌　旁旁馳驅不息之貌　翺翔遊戲之貌　昌盛壯貌　踐行列貌　陶陶樂而自適之貌　挑輕儇跳躍之貌　瞿瞿驚顧之貌　崔崔高大貌　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　濟濟美貌瀰瀰柔貌　彭彭多貌　儦儦衆貌　婉亦好貌　闊闊往來者自得之貌　瞿瞿却顧之貌　[illegible]坐見貌　鑿鑿巉巖貌　滑滑盛貌蹻蹻無所親之貌　菁菁亦盛貌　睘睘無所依貌　粲爛華美鮮明之貌　惴惴懼貌　鬱茂盛貌　欽欽憂而不

忘之貌　渠渠深廣貌　僚好貌　懰好貌　切切
憂貌　儦矜莊貌　沃沃光澤貌　欒欒瘠貌　慱慱
憂勞之貌　發飄揚貌偈疾驅貌　嘌漂搖不安之
貌　楚楚鮮明貌　婉少貌　芃芃美貌　拮据手
口共作之貌　蜎蜎動貌　熠燿明不定貌　几
几安重貌　騑騑行不止之貌　倭遲回遠之貌
嘽嘽衆盛之貌　駸駸驟貌　駪駪衆多疾行之貌
鄂鄂然外見之貌　奠美貌　於歎辭粲鮮明貌
蹲蹲舞貌　烈烈憂貌　旆旆飛揚之貌　彭彭
衆盛貌　睆實貌　幝幝敝貌　痯痯罷貌　蓼長大

胡氏詩識卷下　一八〇　一〇四

貌　湑湑然蕭上露貌　濃濃厚貌　沖沖垂貌
菁菁盛貌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　廣大也顒大
貌　佶壯健貌　奭赤貌　蠢者動而無知之貌
嘽嘽衆也焞焞盛貌　奕奕連絡布散之貌　蕭蕭
悠悠皆閒暇之貌　麌麌衆多貌　濊濊深廣之貌
節高峻貌　赫赫顯盛貌　瑣瑣小貌　慼慼縮
小之貌　菀茂盛之貌　佌佌小貌　蔌蔌窶陋貌
藚衆多貌　宛小貌　溫溫和柔貌　漼深貌　躍
躍跳疾貌　荏染柔貌　斐斐小文之貌　哆哆微
張之貌　翩翩往來貌　捷捷儇利貌　幡幡反覆貌

嘒嘒和調貌　烈烈高大貌　發發疾貌　[illegible]
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　粲粲鮮盛貌　[illegible]
貌　跂隅貌　發發疾貌　偕偕強壯貌　燕燕安
息貌　湯湯沸騰之貌　楚楚盛密貌　與與翼翼
蕃蕪盛貌　昀昀墾辟貌　翼翼整飭貌　彧彧茂
盛貌　薿茂盛貌　觩角上曲貌　頍弁貌或曰舉
首貌　孌美貌　側傾也俄傾貌　頍大首貌　湑
湑動貌　遂遂盛貌　騂騂弓調和貌　翩反貌
瀌瀌盛貌　厲垂帶之貌　肅肅嚴正之貌　烈烈
威武貌　沃光澤貌　英英輕明之貌　扁卑貌　漸

胡氏詩識卷下　一八〇　一〇五

漸高峻之貌　青青盛貌　亹亹勉強之貌　芃尾
長貌　翼翼恭慎之貌　洋洋廣大之貌　煌煌鮮
明貌　彭彭強盛貌　膴膴肥美貌　伉高貌　瑟
縝密貌　瑟茂密貌　依安貌　茀茀強盛貌　仡
仡堅壯貌　濯濯肥澤貌　翯翯潔白貌　蹌蹌濟
濟羣臣有威儀貌　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　蹻
蹻驕貌　蕩蕩廣大貌　炰烋氣健貌　夢夢不明
亂意也慘慘憂貌　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　倬明
貌　赫威怒之貌　藐藐深貌　蹻蹻壯貌　濯濯
光明貌　番番武勇貌　翼翼恭敬貌　業業健貌

捷捷疾貌．且多貌　洸洸武貌．藐藐高遠貌
拚飛貌　濟濟人衆貌　紑潔貌　俅俅恭順貌
蹻蹻武貌　桓桓武貌．繹繹不絕貌　蹻蹻盛貌
矯矯武貌　舄大貌．芒芒大貌　祈祈衆多貌．
挺長貌　休休安閒之貌　陽陽得志之貌　煒赤
貌　咥笑貌　突忽然高出之貌　唯唯行出入之
貌　牂牂盛貌．煌煌大明貌　潸涕下貌　泥泥
柔澤貌　鬩奮怒之貌　敬愼貌　揵疾貌　輾者
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流皆臥
不安席之意．空者和順之意　厭浥濕意　契闊

隔遠之意．睍睆清和圓轉之意　簡簡易不恭之
意．軸盤桓不行之意．窈窕幽閒之意　爰爰緩
意　施施喜悅之意　糾糾繚戾寒涼之意　提提
安舒之意　邂逅相遇之意　夭紹糾緊之意　愈
愈益甚之意　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　旻幽
遠之意　睠睠勤厚之意　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
之意　穆穆深遠之意　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
伴奐優游閑暇之意　謹斂束之意　王實愛之意
衍寬縱之意　友者親愛之意也　惄饑意也
邁亦寬大之意也　悍悍憂意也　反覆傾側無常

之意也　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淑善也　好亦善也　逑匹也　服猶懷也　悠
長也　采取而擇之也　芼熟而薦之也　樂則和
平之極也　覃延施移也　中谷谷中也　刈斬濩
煮也　斁厭也　言辭也　師女師也　薄猶少也
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　采采非
一采也　害何也　寧安也　頃欹也　懷思也寘
舍也　陟升也　姑且也　永長也　吁憂歎也
纍猶繫也　履祿綏安也　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縈旋成就也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袺以衣貯之

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思
語辭也　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　秣飼也　遵循
也　調一作輖重也　御迎也　燬焚也　孔甚邇
近也　終竟溫和惠順也　方有之也將送也　盈
滿也成成其禮也　于於也　憧憧敬也　祁祁
舒遲貌去事有儀也　忡忡猶衝衝也　覯遇降下
也　惙憂也．輯和也　奠置也　尸主也　季少
也　敗折憩息也　拜屈說舍也　行道夙早也
速召致也　自公從公門而出也　遑暇也　振振
信厚也　息止也庶衆迨及也　吉吉日也　塈

取也　征行也　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猶亦同也
與猶以也　處安也　過謂過我而與俱也　純
束猶包之也　感動也　穠盛也猶曰戎戎也　肅
敬雝和也　伊亦維也　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隱
痛也　微猶非也　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　選簡
擇也　覯見閔病也　迭更微虧也　已止也　亡
之為言忘也　治謂理而織之也　俾使訧過也
佇立久立也　勗勉也　胡寧皆何也　冐覆也報
荅也　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畜養卒終也
述循也　暴疾也　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

悠悠思之長也　有又也　願思也　踊躍坐作
擊刺之狀也　平和也　爰於也　闊契闊也　活
生洵信也　劬勞病苦也　聖叡令善也　詒遺阻
隔也　展誠也　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　德
音美譽也　違相背也　宴樂也　屑潔以與逝之
也　閱容也　慉養阻却鞫窮也　旨美蓄聚御當
也　洸武貌潰怒色也　肄怒塈息也　微猶衰也
中露露中也　誕闊也　以他故也　蒙戎亂貌
言弊也　瑣細尾末也　流離漂散也　赫赤貌渥
厚漬也　還回旋也　遄疾臻至也　殷殷憂也

宴者貧而無以為禮也　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
適之也　政事其國之政事也　一猶皆也　埤厚
室家謫責也　敦猶投擲也　遺加摧沮也　惠愛
行去也　邪一作徐緩也　亟急也　靜者閑雅之
意也　姝美色也　踟躕猶躑躅也　歸亦貽也
泚鮮明也　瀰瀰盛也　燕安婉順也　鮮少也
離麗也　逝往也　中河中於河也　矢誓靡無也
諒信也　特亦匹也　慝邪也　道言醜惡也
襄除也　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
長難竟也　讀誦言也　辱猶醜也　偕老言偕生

而偕死也　蒙覆也　清視清明也　孟長也　要
猶近也　良善也　揆度也　允信也　靈善零落
也　星見星也說舍止也　秉操塞責淵深也　相
視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遄速也　祝屬也　載則
也　嘉臧皆善也　遠猶忘也　濟渡也　閟閉也
止也言思之不止也　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崖
善崩也　尤過也　控持而告之也　度測也　奥
隈也　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匪斐通文章著
見之貌也　諼忘也　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
也　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　寬

也　寤宿已覺而猶臥也　鑣鑣盛也　施設也
揭揭長也　孼孼盛飾也　蚩蚩無知之貌蓋然
而鄙之也　貿買也　愆過也將願也請也　垝毀
也　賄財遷徙也　耽相樂也說解也　隕落徂往
也　漸漬也　周救也　靡不興起也　及與也
高下之判也　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　籊籊長而
殺也　儺行有度也　知猶智也　甲長也　杭渡
也　崇終也　朅武貌桀才過人也　適主也　痗
病也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　韋
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

禮九夏之三也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
也渠思文也　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　由從也
曷何也　暵燥仳別也　嘅歎聲艱難窮厄也　修
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修也　古者謂死喪饑饉
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
語猶然也　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
也　羅網尚猶羅憂也　尚庶幾也吪動也　造亦
為也覺寤也　庸用聰聞也　皦生皦白也　好猶
空也　美好也仁愛人也　服乘也　具俱也　揚
起也　阜春慢遲也　罕希釋解也　旋還車也

抽拔刃也　好謂容好也　直順侯美也　舍處渝
變也　晏鮮盛也　粲光明也　摻擥寁速故舊也
好情好也　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
凫鴈之上是也　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窩宜麥
之屬是也　贈送順愛問遺也　都閑雅也　漂飄
同要成也　息安也　半豐滿也　即就也　瘳病
愈也　嗣音繼續其聲問也　達放恣也　員與云
同語辭也　娛樂也　蔓延也　邂逅不期而會也
臧美也　訏大也　瀏深貌殷衆也　甘樂會朝
也　從逐也　儇利也　茂美也　履躡也　發行

去也　自從也　令號令也　蕩平易也　從相從
也　蓺樹也　克能也極亦窮也　甫大也　驕驕
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　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
忉也　豈弟樂易也　遊敖猶翺翔也　抑而若揚
美之盛也　蹌趨翼如也　名猶稱也　清目清明
也　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　貫中而貫革
也　反覆也中皆得其故處也　摻摻猶纖纖也
上猶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棄未死而棄
其尸也　行猶將也還猶歸也　泄泄猶閑閑也
漪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

[illegible]猶為人猗是也　胡何也　素空也　三歲言其
久也　貫習顧念也　德歸恩也直猶空也　勞勤
苦也　永號長呼也　聿遂莫晚除去也　大康過
於樂也　職主也　逝邁皆去也　外餘也　蹶蹶
動而敏于事也　婁亦曳也　馳走驅策也　愉樂
也　考擊也　保居有也　篤厚也　綢繆尤纏綿
也　杕特也　比輔佽助也　棠止也　盬不攻緻
也　怙恃也　極已也　行列也　常復其常也
燠煖也　左東也　周曲也　旃之也　與許也
從聽也　令使也　阜肥大也　碩肥大也　閑調

習也輶輕也　方將也　羣和也　蒙雜也　厭厭
安也秩秩有序也　遡迴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
下也　淒淒猶蒼蒼也　晞乾也　躋升也言難至
也　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　右不相直而出其右
也　湄漬也　繡刺繡也　慄懼殲盡贖貿也　防
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禦猶當也　夏大也
承繼也　權輿始也　湯蕩也　望人所瞻望也
值植也　差擇也　越於鬷衆也　棲遲遊息也
晤猶解也　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斯析
也　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　萃集訊告也　惕惕

猶切切也　窈糾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懮受憂
思也　慅猶悄也　燎明也　慘憂也　悁悁猶悒
悒也　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翺翔
猶逍遙也　膏脂所漬也　庶幸也　棘急也喪亭
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　蘊結思之不解也　猗
儺柔順也　無家言無累也　怛傷也　溉滌也
采采華飾也　說舍息也　何揭祋殳也　卬丘也
冽寒也　載始也陽溫和也　懿深美也　祁祁
衆多也或曰徐也　續緝也　隕墜蘀落也謂草木
隕落也　纘習而繼之也　剝擊也　介助也　叔

拾也　同聚也　功葺治之事也　索絞也乘升也
稱舉也彊竟也　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
徹取也　將取也　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　慆慆言
久也　施延也　熠燿鮮明也　皇匡也將大也
吪化嘉善也　遒斂而固之也　休美也　則法也
跋躐也　孫讓膚美也　德音猶令聞也　瑕疵病
也　承奉也　將行也　昭明也　恌偷薄也敖游
也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盬不堅固也　啓跪處
居也　將養也　誌告也　皇皇猶煌煌也　周徧

也咨諏訪問也　謀猶諏也　沃若猶如濡也度猶
謀也　均調也詢猶度也　不猶豈不也　韡韡光
明也　威畏裒聚也　閱鬩狠也禦禁也戎助也
儐陳飫饜也　翕合也　究窮圖謀亶信也　幽深
遷升喬高矧況也　速召也　微無顧念也　咎過
也　衍多也　無遠皆在也　湑亦釃也酤買也
保安也　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
戩與剪同盡也　罄盡也　興盛也　享獻也　卜
猶期也　弔至也　質實也　羣衆也　黎黑也猶
秦言黔首也　百姓庶民也　騫虧也　作生出地

也　靡無也　柔始生而弱也　定止聘問也　剛
既成而剛也　疚病也　來歸也　業業壯也捷勝
也　騤騤強也　依猶乘也　戒警也　遲遲長遠
也　設陳也　況茲也　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
顯也　華盛也　薄之為言聊也　訊其魁首當訊
問者也醜徒衆也　嗣續也　載裝疚病恤憂偕俱
會合也　麗歷也　烝然發語聲也　衎樂也　綏
安也　寫輸寫也　譽善聲也處安樂也　龍寵也
爽差也　豈樂弟易也　壽豈壽而且樂也　攸所
同聚也　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　豐茂也　顯明

也　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離離
垂也　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旣與也　載
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好說醉報也　愾恨
怒也覺明也　中阿阿中也　中沚沚中也　中陵
陵中也　熾盛匡正也　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　共與供同服事也　整齊也　啓開也猶言發
程也　憲法也　祉福御進侯維也　涖臨也　師
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
順序也　錯文也　戾至也　鞫告也　平和不暴
怒也　振止旅衆也　元大猶謀也　雁雁充實也

好善也阜盛大也　選數也　繹陳列聯屬之貌
也　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柴說文作㧘
謂積禽也　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
破巧而力也　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　差擇齊
其足也　中原原中也　祁大也　矜憐也　究終
也　中澤澤中也　哲知宣示也　央中也　艾盡
也　燀火氣也　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訛偽懲
止也　攻錯也　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皎
皎潔白也　縶絆其足維繫其靮也　永久也逍遙
遊息也　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　慎

匆過也勉毋決也適思猶言去意也旋回復反也
畜養也　特匹也　斯此也　苞叢生而固也　似
嗣也　跂竦立也　儀善也　何揭也　雌雄禽獸
也　矜矜兢兢堅強也　崩羣疾也既盡也升入牢
也　溱溱衆也　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　薦
荐通重也　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　氏本均平維
持毗輔弔愍空窮也　仕事罔欺也　夷平殆危也
膴厚也　傭均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　成
平也　項大也　茂盛懌悅也　訛化也　繁多京
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　瘉病莠醜也　辜

罪并俱也　夢夢不明也　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
言之也　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　正政也厲暴惡
也　揚盛也　威亦滅也　輸墮也　屢數顧視也
炤明易見也　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殷殷然痛也
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　微虧也　寧安徐
也　沸出騰乘也　煽熾也　方處方居其所未變
徙也　作動戕害也　聖通明也　藏畜也　孼災
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　兢力也　悠悠憂也　里
居羡餘逸樂徹均也　駿大德惠也　疾威猶暴虐
也慮圖皆謀也　含置淪陷胥相鋪徧也　戾定也

勩勞也　辟法也　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
遂是也　慘慘憂貌痒病訊告也　鼠思猶言癙憂
也　敷布適辟沮止卭病也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
詆也　底至也　集成也　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
止定也　膴大也多也　艾與乂同治也　戰戰
恐也兢兢戒也　翰羽也　齊肅也　克勝也富猶
甚也又復也　式用也　題視也　忝辱也　塡與
瘨同病也　斯語詞也　踧踧平易也　惄思擣舂
也　疢猶疾也　屬連也　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湑湑衆也　屆至也　伎伎舒貌宂疾而舒留其羣

也　壞傷病也寧猶何也　投奔墐埋秉執隕墜也
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　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
杝隨其理也佗加也　已泰皆甚也愼審也　僭
始不信之端也　涵容受也　侑勸也　祉猶喜也
餤進也　奕奕大也秩秩序也　猷道莫定也
毚狡也　行言行道之言也　數辨也蛇蛇安舒也
拳力階梯也　鞫險也　唁弔失位也　攪攪亂
也　還反易說祇安也　諒誠也　三物犬豕雞也
刺其血以詛盟也　反側反覆不正直也　緝緝口
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殺棄也　將且也　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　頩
風之焚輪者也　置于懷親之也　鮮寡也　鞠畜
皆養也　栩栩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
罔無窮極也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卒
終也言終養也　睠反顧也　空盡也　冽寒意也
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載以歸也　職專主也來
慰撫也　僚官試用也　璲瑞也　服駕也　行行
列也　翕引也　腓病離憂瘼病奚何也　烈烈猶
栗烈也　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溥大也
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　將壯也　咎

猶罪過也　將扶進也　祇適疷病也　雝猶蔽也
重猶累也　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　譴怒罪責也
奧暖慼急戚憂興起也　恒常也　與猶助也穀
祿也以猶與也　息猶處也　介景皆大也　悲猶
傷也回邪也　妯動猶若也　同音言其和也　僭
亂也　抽除也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剝解剝其
皮也亨煑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　明
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　慶猶福也　踖踖敬也
莫莫清靜而敬至也　庶多也　度法度也獲得
其宜也　格來也　熯竭也　苾芬香也　卜予也

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式法齊整稷
疾匡正敕戒也　戒告也　廢去也　甸治也　優
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　畀與也　中田田中也
祜福也　有年豐年也　適往也　烝進俊髦也
慶福也　穀養也又曰善也　饁餉攘取易治長竟
有多敏疾也　覃利俶始載事庭直若順也・祁祁
徐也　穧束秉把也　滯亦遺棄之意也　決決深
廣也　茨積也、作猶起也　同猶聚也　處安也
芸黃盛也　章文章也　鶯然有文章也　晉語
詞　祜福也　屏蔽也　戢斂難慎那多也　遐遠

也久也　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
也　嘉旨皆美也　匪他非他人也　奕奕憂心無
所薄也　何期猶伊何也　時善也　怲怲憂盛滿
也　阜猶多也　括會也　陟登也　仰瞻望也
樊藩也　棘所以為藩也　極猶已也　構合也猶
交亂也　初筵初即席也　左右筵之左右也　旅
陳也和旨調羮也　偕齊一也　逸逸往來有序也
抗張也　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
烈業洽合也　百禮言其備也　壬大林盛也　錫
神錫之也　嘏福湛樂也　康安也或曰康讀曰抗

言曰崇岵康圭此亦謂岵上之爵也　反反顧禮也
憯憯輕數也僊僊軒舉之狀　抑抑愼密也　怭怭
媟嫚也　秩常也　號呼呶讙也　郵與尤同過也
傞傞不止也　出去伐害也　謂告也　識記也
那安也　交交際也　紓緩也　殿鎮也　平平
辯治也　葵揆也　腯厚也　綽寬裕饒瘉病也
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　浮浮猶瀌瀌也流流
而去也　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　愒息也邁過
也　傳臻皆至也　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
憐也　不段有常也　苑猶屈也積也　旟揚也盱

望也　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　任負任者也
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　膠固也　遐與何同表記
作瑕鄭氏註曰瑕之爲言胡也　步行也天步猶言時
運也　猶圖也或曰猶如也　樵采也　烘燎也
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　隅角僤畏也　趨疾行也
側旁也　酢報也　醻導飲也　沒盡也　烝衆
也　曠空也　命天命也　左右旁側也　令聞善
譽也陳猶敷也　翼翼勉敬也　皇美楨幹也　假
大麗數也　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
永長配合也命天命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不

易言其難也　過猶言有義善也　虞度載享儀參
刑法孚信也　明明德之明也　赫赫命之顯也
諶信也　天位天子之位也　殷適殷之適嗣也
挾有也　懷來也　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　俔磬
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
喻物曰磬作然也　纘繼也　行嫁也　右助燮
和也　矢集也　貳疑也　佐助也　肆縱兵也
會朝會戰之旦也　止居也　左右東西列之也
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　周徧也　縮束
也　翼翼嚴正也　陾陾衆也　重復也　將將嚴

正也　戎醜大衆也　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
下之辭也　殄絕慍怒也　問聞通謂聲譽也　拔
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　兌通也　駾突豕息也
質正也　槱積也　濟濟容貌之美也　峩峩盛
壯也髦俊也　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相質也
勉勉猶言不已也　濟濟衆多也　攸所降下也
備全具也　勞慰撫也　齊莊媚愛也　恫痛也刑
儀法也　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
之處也　射與斁同厭也　保猶守也　戎大也疾
猶難也　烈光假大瑕過也　法式也　造爲也

礐名也　臨視也赫威明也　不獲謂失其道也
度謀也　耆致也・式廓猶言規模也　作拔起也
屛去之也　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　路
辟芟除也　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長成也　對
猶當也　因心非勉強也　度能度物制義也　貊
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　順慈和徧
服也比上下相親也　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　無
然猶言不可如此也　畔離畔也援攀援也　歆欲
之動也羨愛慕也　岸道之極至處也　按遏也
鮮善將側方鄉也　懷眷念也　安安不輕暴也

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　忽滅拂戾也　經度
也　營表攻作也　不日不終日也　伏言安其所
處不驚擾也　牣滿也　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
逢逢和也　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　配
對也　式則皆法也　昭茲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
也　來後世也許猶所也　繩結武迹也　匹稱也
濯着明也　考稽宅居正決也　民人也時是也
履踐也　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　震娠也夙肅
也　育養也　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　先生首生
也　坼副皆裂也赫顯也　居然猶徒然也　隘狹

腓芘字愛會値也　覃長載滿也　就向也　役列
也　幪幪然茂密也　唪唪然多實也　茀治也種
布之也　恒徧也謂徧種之也　任肩任也負背負
也　定額也　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
臭香也　庶近迄至也　敦聚貌句萌之時也　勿
戒止之詞也　戚戚親也　莫猶勿也　肆陳也
設席重席也　御侍也　堅猶勁也　鈞參亭也謂
三公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舍釋也謂發矢也　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　句
彀通謂引滿也　不侮敬也　醹厚也　引導輔翼

祺吉也　德恩惠也　昭明猶光大也　融明之盛
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　令終善終也
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靜嘉清潔而美也
攝檢也　匱竭類善也　祚福祿也胤子孫也　僕
附也　釐予也　從隨也　馨香之遠聞也　為猶
助也　崇積而高大也　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
芬香也　嘉美也申重也　穆穆敬也皇皇美也
愆過也　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抑抑密也秩
秩有常也匹類也　解惰也　康寧也　輯和方始
也　庶繁謂居之者衆也　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

也　無永嘆得其所不思舊也　卷曲也　處處居
室也虛寄也旅賓旅也　宗尊也主也　溥廣也
徹通也　荒大也　洞遠也　濯滌也　休義也
性猶命也酋終也　販章大明也或曰販當作版版
章猶版圖也　茀嘏皆福也　引導其前也翼相其
左右也　顒顒卬卬尊嚴也　令望威儀可望法也
譪譪衆多也媚順愛也　汔幾也　詭隨不顧是
非而妄隨人也　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
述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　罔極為惡無
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愒息泄去厲惡也

正敗正道敗壞也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正反反於正也　板板反也　管管無所依也　憲
憲欣欣也　蹶動也　懌悅也　異事不同職也
謔戲侮也　灌灌欵欵也　熇熇熾盛也　懠怒夸
大毗附也　殿屎呻吟也　蔑猶滅也　資與咨同
嗟嘆聲也　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　取求攜
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　辟邪也　价大也大德之
人也　渝變也　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疾威
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　講信也　咨嗟也　彊
禦暴虐之臣也棓克聚斂之臣也　慆慢也　義善懟

怨也　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　作讀為詛詛祝怨
謗也　背後側傍陪貳也　式用也　奰怒覃延也
顛沛仆拔也　揆猶絕也鑒視也　隅廉角也　哲
知戾反也　競強也覺直大也　大謀謂不為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　定審定不改易也　猶圖
也　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計也　辰
告謂以時播告也　典尚也　湛樂從言惟湛樂之
是從也　紹謂所承之緒也　共執也　弗尚厭棄
之也　章表戒備戎兵作起湯遠也　質成也定也
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虞慮話言也　玷缺

也　僭差賊害也　虹潰亂也　話言古之善言也
僭不信也　庶幸悔恨忒差遹僻也　莞茂旬徧劉
殘也　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　燼灰燼也步
猶運也頻急蹙也　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競爭厲怨梗病也　毖慎況滋也　序爵辨別賢否
之道也　執熱手執熱物也　遡鄉僾唈肅進荓使
也　荒虛也　惠順也順于義理也　相輔狂惑也
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　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
財足也　圍邊也或曰禦也　陰陽向背寒煖之宜
也　谷窮也　迪進也　忍殘忍也　顧念也　隧

道也　中隱暗也垢汙穢也　敗類猶言圮族也
悖眊也　之往陰覆也　職專也　涼薄也鄭讀作
諒信也　善背工為反覆也　回遹也　昭光回轉
也　小人下民也　蘊蓄隆盛也　臨享也　斁敗丁
當也　摧去也　兢兢恐也業業危也　遺餘也
摧滅也　無所無所容也　大命近止死將至也
瞻仰顧望也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
也　魃旱神也　惔燎之也　憚勞也　熏灼遯逃
也　虞度悔恨也　假至也　翰幹蕃蔽也　式使
諸侯以為法也　登成也　遷使就國也　俶始作

也　近辭也　峙積粻糧也　元長也　揉治也
誦工師所誦之詞也　風聲肆遂也　彝常懿美保
祐也　儀威儀也　色顏色也　古訓先王之遺典
也　力勉若順賦布也　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
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將奉行也
順否猶臧否也　解怠也　人亦有言世俗之言
也　茹納也　儀度圖謀也　穆深長也　奕奕大
也　甸治也　虔敬易改榦正也　祁祁徐靚也
相攸擇可嫁之所也　訏訏甫甫大也　麌麌衆也
慶喜也　譽樂也　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　極

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　肇開公功也
釐賜也　對答揚稱休美也　三事或曰三農之
事也　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　舒徐保安作
行也　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進鼓而進之也　鋪布也布其師旅也　敦厚也厚
集其陳也　仍就也　猶道塞實庭朝回違也　翰
羽苞本也　還歸班師而歸也　塡久厲亂也　疾
害屆極也　收拘說赦也　忮害忒變也　竟終背
反極已慝惡也　三倍獲利之多也　刺責弔閔也
罔罟優多幾近也　鞏固也　訌潰也　昏椓昏亂

椓喪之人也　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
潰潰亂也　回遹也靖治也　臯臯頑慢之意訿
訿務為詆毀也　潰遂也　相視潰亂也　替廢也
引長也　頻厓溥廣弘大也　辟開蹙促也　穆
深遠也清清淨也　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　越於
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　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
無窮也純不雜也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
字之訛也　收受也　清清明也　肇始禋祀迄至
也　烈光也　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汏侈也　崇
尊尚也　荒治也　岨險僻之意也　基積累于下

以承藉手上者也 宥宏深也密靜密也靖安也
將奉右尊也 儀式刑皆法也 嘏錫福也 序次
震動疊懼懷來柔安也 觀視也 競強也 斤斤
明之察也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 簡簡
大也反反謹重也 文言有文德也 極至也德之
至也 卒徧也 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 公公家
也 成成法也 康年猶豐年也 噫嘻亦嘆詞也
假格也 發耕也 雝澤也 畀予洽徧皆徧也
穆穆天子之容也 假大也 發語辭也 章法
度也 陽明也 皇大也美也 亦語辭也 敦琢

選擇也 過山劉殺者致也 造成也 訪問落始
悠遠也 判分渙散明顯也 顯明也 士事也
將進也 仔肩任也 懲有所傷而知戒也 澤澤
解散也 媚順依愛士夫也 略利載事也 函含
也 緜緜詳密也 實積之實也 積露積也 斂
芬香也 胡壽也 且此振極也 畟畟嚴利也
栗栗積之密也 盈滿寧安也 柔和也吴譁也
鑠盛熙光介甲也 公事也 閒代也言君天下以
代商也 應當也 繹尋繹也 繹思尋繹而思念
也 伾伾有力也 才材力也 作奮起也 祛祛

疆健也 徂行也 明明辨治也 有有年也 穀
善也或曰祿也 茷茷飛揚也 噦噦和也 色和
顏色也 屈服醜衆也 廣推而大之也 德心善
意也 狄猶遏也 烝烝皇皇盛也 不吳不揚肅
也 博廣大也 無斁言競勸也 逆違命也 憬
覺悟也 賂遺也 閟深閉也 侐清靜也 實實
鞏固也 枚枚礱密也 依猶眷顧也 緒業也 翦
斷也 屆極也猶言窮極也 虞慮也 敦治之也
咸同也 宇居也 耳耳柔從也 忒過差也 震
騰驚動也 增增衆也 膺當也 懲艾承禦也

荒奄也 若順也 有有常也 曼長也 置陳也
簡簡和大也 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 穆穆
美也 斁斁然盛也 奕奕然有次序也 夷悅也
格敬也 秩常申重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 賚
與也 昔猶昔也 正治也 濬深長久也 幅猶
言邊幅也 隕讀作員謂周也 桓武撥治達通也
履禮越過發應也 截整齊也 降猶生也 遲遲
久也 祇敬也 何荷競強絿緩也 優優寬裕之意
也 適聚也 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 戁
恐竦懼也 虔敬也 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 葉

世震懼業危也　監視嚴威也　僭賞之差也濫刑
之過也　封大也　極表也　赫赫顯盛也濯濯光
明也　九九直也　方正也虔亦截也　閑閑然而
大也　藉稅也　倂倂張也猶鄭風所謂廷也　髦
夷髦也書作髳　典刑舊法也　慆過也　濯大也
綴猶結也　膋脂膏也　易輕捫持逝去讐荅承
奉也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　顛倒狼狽之狀　傲傲
傾側之狀　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
岐嶷峻茂之狀　滃則濯之而已　仇與求同匡
衡引關睢亦作仇字　中林林中　采始求之有既

得之　能左右之曰以　成就謂成其約誓之言
其者冀其將然之詞　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稷之實如心之噎　空稱更改也　帣大也程子曰
帣有安舒之義　敝壞也　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
所宿之舍　突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　一方彼
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　罔極言其心縱恣
無所至極　奄息名特傑出之稱　味噣遂稱媾寵
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吉言諏日擇
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燕謂燕飲　實滿猗
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畞谷或以為

草木之實猗猗然　無祿猶言不幸爾　憖者心不
欲而自強之詞　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
安徐令息亟疾也　君子在位　履行也　喈喈猶將
將湝湝猶湯湯　棠棠猶堂堂　摧莝秣粟也　蹈
當作神　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閒　力如力行之力
土鄉僤厚瘼病　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
有　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於皇歎美之詞
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韋
昭曰懿讀為抑　填與陳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
同為病之義　嬛與煢同　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

匡衡曰煢煢在疚　寔與實同　信與申同　瑕何
古音相近通用　景古影字　支枝同　魗與醜同
廷與誑同　寘與置同　旅與膂同　靖與靜同
詹與瞻同　爾與邇同　辟與闢同　兄怳同
頌與容同古字通用　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
若綴旒然與此贅同　敖傲通　有又通　仇讀曰
酬　憎當作增　只語助辭　于嗟歎辭　止語辭
居諸語辭　逝發語辭　式發語辭　不瑕疑辭
聊且略之辭　聊語助也朋比也且嘆辭　噬發
語辭　烝發語辭　抑發語辭　且語辭　哉語辭

聿發語辭　誕發語辭　猗與嘆辭　猗嘆辭
諾應辭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下終

胡氏詩識跋

詩三百篇大有裨於來學宣尼說之詳矣毛氏衍其傳朱子濬其流學者始得要歸而宗工之但其辭靡煩其旨邃奧尚非字櫛句沐烏能一見便了余叔祖讀易之暇誦詩而有得也嘆曰子曰興於詩斯言豈欺我哉名

盛前曰子亦曾識之乎對曰未也復笑曰信非爾所識也然亦烏可弗識也吾案頭有詩識一帙乃苦其煩也而類摘焉慮其奧也而顯釋焉使讀之者如躡太華之巔山川林木昂首都在睫中是一捷徑也余轉之再四出語人曰士君子習舉子業貴精明

不貴徒博故良材舉而剩枝廢金鏡握而須眉見此帙約簡於煩非良材乎章隱使見非金鏡乎毛氏朱子之後是得羽翼而大有裨於來學者也耳食者猶曰此訓詁而割裂之者也識者以為然耶否耶姪孫光盛百拜謹跋

〔清〕陳梓輯

毛詩正本二十卷

清乾隆九年深柳讀書堂刻本

乾隆甲子新鐫

周易尚書
春秋嗣出

毛詩正本

深柳讀書堂藏板

叙

人心有所不能已之思而發為詩詩
言志者也根乎忠孝貞邪統乎興
衰治亂與春秋相表裏故易之為
道潔淨精微周流六虛不為典要而
詩之立教和平溫厚之中却又靈通
微妙不可捉摸昌黎所謂詩正而葩

誠得風人之旨也考其體製有思古
而傷今者有託甲而言乙者有比擬
者有寓意者有假借者有莊語者
有隱語者上閡世運升降下別風土
異同大要為千百世後有血氣心知
者立一善惡龜鑑至於字義中諧聲
象形會意轉注六書之法靡所不備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
詩之法不越乎此漢興齊魯韓三
詩各領學官而詩序獨後三詩散
失惟毛傳鄭箋孤行宇宙千有
餘年之本其序之善體詩志也宋
代理學昌明名賢輩出考亭說詩

間用古序京山郝氏議其以深為
淺而與毛傳相左者十居七八學
者沿習既久標其目曰毛詩但存
毛詩之名而毛詩之實則已去矣
我
朝文德覃敷首尊經學刊定十三
經註疏及九經解詩義皆考訂於

毛士人生逢
聖世尚期博覽遐搜何可於布帛菽粟之詩不去疑而取信哉余不揣譾陋爰取古序付之棗梨名曰毛詩正本非敢与紫陽樹幟盖科舉則宗紫陽而窮經須參毛傳嗟乎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之志也意苟可通何必其詞之泥耶即如鄭風二十一篇淫奔者且十有二聖人刪詩淫風何不盡汰乎及讀古序而知鄭之淫淫在聲也非詩也學者講求詩義正本窮原則哉者以斯編為考訂之一識云爾

時

乾隆九年歲次甲子季夏朔日錢唐剩夫陳梓桐友氏叙於深柳讀書堂

毛詩正本目錄

周南十一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十四篇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國風十篇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風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揚揚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將仲子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國風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國風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石鼠

唐國風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國風十篇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國風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以上鹿鳴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以上南有嘉魚之什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以上鴻鴈之什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以上節南山之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以上谷風之什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以上甫田之什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以上魚藻之什
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以上文王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以上生民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以上蕩之什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以上清廟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以上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以上閔予小子之什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以上駉之什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以上那之什
右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

毛詩正本目錄終

毛詩正本

陳梓習　男正心學乾訂

讀詩

六經惟誦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此孔子說詩之明法也孟子亦曰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故高子問小弁小人之詩孟子曰固矣夫高叟之爲詩咸丘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舜爲天子瞽瞍非臣如何孟子曰非此之謂也如以辭而已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意而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絶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

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非目巧可撰古人有詩卽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略曲盡爲千

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切詆爲妄作秖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今用之予未敢信其然也

詩序首句函括精約法戒凜然須經聖裁乃克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濶略尋思極得深永之味後人不解詆爲淺陋千古寸心得失自知此言詩所以難也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兄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間有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

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爲宗今于首句增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別之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删詩手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爲古而序爲非古改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爲別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規宣

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爲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綿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旣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爲同列相戒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行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脩泮宮閟宮但爲

脩祖廟如此則與風何別乎若是則三經紛如亂絲必尼父再生重加删正乃可通也

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

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何也曰此卽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爲男女發聽其聲靡靡

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又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樂盈而反減而能進盈而能反者思無邪之謂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敬主乎中而和爲終始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必無邪

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留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曲表而責直影也蓋凡聲音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摽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然則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中閨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詩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讀他書依憑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美之而無一語讚揚氓谷風刺之而無一語譏貶此類甚多朱子于東山改爲周公自作于氓谷風小戎改爲婦人自作又如周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今旨殊覺不然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

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

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餘可例推雖或卽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都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彷風人遺意至近體興而古意盡廢朱元晦以近體解三百篇宜其不達耳

詩意深厚正不貴明淺或借古以諷今或反言以明正或託其人口吻以發意中事或漫無可否述事以見意體裁不一要未有直發者朱子謂詩本性情辭無糚綴夫聲音之道

自與性情通歌詠所以養性情歌雅者溫良歌頌者柔直故曰詩可以興此性情之說也非謂其人自作卽見其人之性情云爾也人雖暴厲其爲詩亦必溫厚不溫厚則非詩故曰不以人廢言言不可以信人詩其可以信性情乎以此論性情失其解矣

凡詩之比鳥獸草木皆取諸目前至近貴使人異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爲布穀也鳲鳩之爲鸛鵒也皆愚夫所習見聞取

以爲比世儒不解妄事猜度轉入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託興曉喻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於中發於言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歡娛爲興喜怒哀樂皆本于興故詩者性情之道

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附會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此物不思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自知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于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爲好逑

然則淑女所以好逑之故已寓于首二句中明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爲興起所詠而已也豈惟失比之體亦錯會興之義蓋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木首二句比后妃逮下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鷄鳴喻世亂君子不變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已願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爲興起所詠之事而所詠事終不及焉即其所謂興者義亦不成矣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愚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絲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裁爲三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爲賦豈得謂其

中遂無比興耶

比者寓託之義非獨兩物切譬爲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託言于彼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稷葛藟之類此其覲切譬喻者也其他或文字音響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以喻其薰灼采艾以喻其爍膚此類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中谷有蓷蓷

一名茺蔚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妻之喻此類比之爲隱語者也如殷其靁之殷借作殷商以靁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蕩也兔爰閔周兔之言毒也雉之言癡也終南之條言理也梅言謀也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之言虎也如新臺有泚借作頮泚之泚君子偕老之玼兮亦借作泚言可愧也瑳兮之瑳借作巧笑之瑳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響者也如淸人

在彭在消在軸未必河上實有是地桑中孟庸孟弋未必上宮實有是女彭盤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喻庸言賤也弋言引也皆誨淫之喻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衣因緣于祭蠶小雅之鴛鴦取義于交物此類無序幾不可解故凡託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爲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莽可勝言哉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像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穿鑿及言詩比全没理會朱元晦所以誤比爲興其疎謬從來遠矣

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爲淫奔遂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披卷生邪思環席聽講則掩口而笑至使蒙師輟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違聖人雅言之意其關係豈淺淺哉

或曰夫子刪詩既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

也夫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繹志鄭衛之詩其何者爲淫詩與雖桑中溱洧志在刺淫而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而累志苟不逆其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誰不可爲淫詩者與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公其志皆正其聲靡靡皆似

婦人語蓋土風化氣習氣化響豈惟鄭衛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僻驕志以至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有淫聲而惟鄭衛爲甚故凡靡麗之聲稱鄭衛猶今人云楚歌趙舞云爾豈獨楚有歌而趙有舞與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齊音即齊詩十五國未有宋詩也則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與以鄭衛之聲獨罪二國非也又以聲罪詩豈不誤乎樂記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

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即詩也歌有辭而聲惟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辭此聲與詩之徵也鄭康成解禮不達因記有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爲歌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爲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聲歌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淫詩所由誤矣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

詩皆古賢達聞人感事託興勸善遏惡而作苟不關法戒則聖人不錄三百篇皆治亂興衰之蹟不獨爲歌舞之節而已朱子拘于論語正樂雅頌得所之說專以樂歌論詩偏改古序然則詩之爲經只如後世樂府俳唱之用焉能爲有

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之表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諍顯諫雖頌告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諸篇亦是代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毀譽後世以鋪叙爲記事外加譏讚自是三代以後淺薄文字

天下古今治亂與理之是非事之得失一定不可易然執理據事言出輿戎何也氣悍而辭倨則無言不讐惟詩之爲言也委蛇從容

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而聽者足以與是以
士君子立言取法焉夫子教伯魚曰不學詩
無以言其作春秋皆本風人美刺之意其刪
詩也明好惡辨邪正稽理亂與春秋相終始
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
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
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
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
所存者皆史之所遺如節彼南山則知幽王

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鐘淮水
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
饑裳裳者華則知絶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
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
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
春秋顯而微詩善言而春秋言善也世儒不
達謂詩不皆美刺詆古序爲鑿空豈不誤哉
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
甫作雅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六

義風俶成俗化俗成雅雅者正也以維風也
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地感鬼神而詩斯至
矣故終之以頌也

六義首風何也風者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
風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也風之爲物有聲無
形可披拂而不可把捉其入人微婉故聖人
巽以行權風也學者通乎風卽雅頌易入矣
雅頌可爲典要而風周游六虛者也

或謂予解詩大略而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耳

詩志也志明則辭易曉子云興於詩詩有興
猶易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
動如哭死者而數其事可哀不在事而在哭
泣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後儒以託物爲
興苟不託物其無興乎禮云溫柔敦厚詩之
敎也其失也愚高叟咸丘蒙執辭遺興所以
愚也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
已不得其興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
可爲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

謂得之古之詩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爲絶學矣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同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鄭也溫柔敦厚爲雅慆蕩凌厲爲鄭天全自得爲雅粧綴併比爲鄭五音合和爲雅四聲切響爲鄭古言四五爲雅近體六七言以至縱横馳騁如唐人歌行豪宕不羈皆鄭之屬也雅平也鄭重也鄭者畿內之國五方人萃而語咻沓雜而成鄭聲非獨土風也凡聲

音壯麗凄苦摇拽叫噪迭宕不平皆謂鄭自漢以來風雅久湮漢始作㒟武帝好文一時辭賦諸臣如司馬相如輩好奇弔詭而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其郊廟樂歌剏爲新聲用三言繁促杳渺類方士符咒語無復平雅之致如鼓吹鐃歌多教坊俚語方言雜演成曲正乃所謂鄭聲淫而好事者詫爲新奇附和謂爲古樂府體風雅之義于茲斬然矣迨乎六朝以後郊廟之歌頗有隹篇足追風雅者而反自遜以漢爲不可及千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于五而漢樂三言轉覺急促彈歌二言後人僞作魏以後用五言無復可加矣經用四言所謂樂盈而反貴雅而賤鄭也至于五音天成後人截爲四韻以求切響亦惟鄭聲爲然耳

人皆以義求音不知以音會義音發無心聲出義存如一爲音由噫生也不費唇齒氣出成響手應心畫是爲數始轉聲即二散則成

三施則成四合則成五文字隨聲音義理妙合故三四五爲鈫曲天然節奏由此推之凡聲音皆含義理非離聲音別生義理也先儒謂華人詳于義梵人詳于音離音求義未爲知音知音之義者始可與識字可與言詩矣

詩有一字爲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二字爲句者小雅魚麗之鱨鯊鰋鯉魴鱧周頌維清之肇禋是也有三字爲句者摽有梅江有汜之類是也有五字爲句者誰謂女無家

之類是也有六字爲句者政事一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爲句者父曰嗟予子行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爲句者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也有九字爲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而皆以四言爲準所以爲雅樂

右京山郝敬著

附韻學

古行文多用韻自尚書古經并各傳外凡諸子百氏及周秦間文以暨史記漢書淮南參

同諸書往往間及韻語而在古經則周易尤甚顧周易非盡用韻者其彖象原辭亦偶然及之惟夫子上下彖傳并雜卦傳則無一不韻一如詩歌銘頌賦誄之所爲以其用讚體讚必盡韻舊所謂贊周易是也至彖傳即用韻十九說卦則偶有一二語闌入韻間而序卦間然焉自陋儒拾得周易有韻一語并彖象原辭字字彊協以致矯直輮曲文部韻部一概亂盡此如拾殘炙而思以論味鮮有不以唖涕爲酸甜者也古凡散文有有意合韻者謂之用韻有無意合韻而韻偶值者謂之驀韻以驀然得之就辭觀義自是明晰乃宋明以還韻學喪亡鄭樵吳棫妄作音叶而朱氏引之以註詩易極其乖誕近吳門顧氏錢塘毛氏且有誤認陸詞切韻一書以爲東冬支脂諸部必三古韻學之所始妄以隋代陋儒一時杜撰之作反繩檢聖經謂鄉音謂土音謂非正韻則罪大惡極不可道矣此皆宋學解

經陋習不可不大聲疾呼以救正之者因復著易韻以祛世惑若東晉尚書郎李軌太子前率徐邈等作周易音則并音諸字不止韻底然其書亦亡焉

易韻門部即予通韻中四門并叶韻例也

一曰五部謂宮商角徵羽也古韻已亡今就宋韻今所行韻爲南渡理宗朝韻三十部中平上去各三十部入聲十七部不在內分作五部以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相通爲第一部爲宮音又曰喉音以宮商角徵羽即喉齶舌齒脣

也眞文元寒刪先六韻相通爲第二部爲商
音又曰齶音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相通爲第
三部爲角音又曰舌音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
十韻相通爲第四部爲徵音又曰齒音侵覃鹽咸
四韻相通爲第五部爲羽音又曰唇音
一曰三聲謂平上去也古無四聲至齊梁間
人始創爲平上去入之分齊周顒梁沈約始創爲四聲類譜
而古音盡亡然古但以平上去三聲通用而
不及入聲以宮聲商聲羽聲共十七部有入
聲屋沃覺藥陌錫職爲宮部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爲商部之入緝合葉洽爲羽部之入
而角徵十三部無入聲也凡此前後門部皆
自周易毛詩楚詞後以及漢魏六朝隋唐五
代詩文賦頌無不然者
一曰兩界謂有入無入也有入聲者十七部
又自相通用無入聲者十三部又自相通用
若堪輿之分界者然
一曰兩合乃卽此無入十三部之去聲與十
七部入聲合是三聲無入而有入入聲不通

三聲而亦有通也此皆韻學之至精至神者
嗟乎非三古聖人何以有此
一曰叶又卽此三聲之不通入聲者而偶有
一字闌及之又必其字原可作三聲讀者則
謂之叶又卽此兩界中有入之不通無入者
而偶闌一字且其字又素可通讀不必轉合
者則謂之叶舍此無叶矣此其例如大招以
西北作韻無東無西無南無北而古樂府亦有之魚戲蓮葉
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註者謂北原可讀碑故
司馬相如上林賦東南西北馳騖往來又以北合來可
驗也又詩夜如何其以旂與晨叶夜向晨言觀其旂
而左傳下陽之占亦有之龍尾伏晨取虢之旂乃說文
云旂斤聲徐鍇曰斤旂聲近故周禮典瑞註
圻鄂音斷鄂而淮南子通于無圻以圻音寅
則必其字原通讀又可據者以此言韻則庶
于古經無謬矣耳
右西河毛奇齡著
詩無古序了不會作者之旨讀詩如長夜矣

梓少年失學長而馳驅四方惟于篷窗間寂之際始得與古人爲緣淹雅淵博又何敢居然是編一遵古序未免與昔賢齟齬不合故于小序毛公之外前明則純節錄京山郝氏
本朝則採西河毛氏韻學一則穆堂李氏釋淫字義一篇自不敢妄置一語讀者諒之

剩夫陳梓識

毛詩正本卷之一

國風　陳梓

風者有聲無形而能動物故以名詩國風周列國詩古之王者采詩以觀民風故家國之詩謂之風風之爲體飄姚和動雅之爲體詳允端慤頌之爲體湛靜莊嚴若夫關雎麟趾之類則風雅頌之義備雅頌未有無風而能動者故六義首風然僅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刪訂止此以十五國概方內風俗大畧可覩矣

周南

周岐豐也岐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在西安府鄠縣周家王業首造之地故以首風文王以聖德治岐豐而化行梁荊梁荊在岐豐東南故曰南不言北者紂都在北文王三分有二正東南之間也言周召者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畿內曰周畿外曰召言南者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論其事

令世世師文王也言后妃何也化始宫帏后妃皆文王也如言四時百物皆天也朱子執此短序誤矣

關關雎(雎)鳩在河之洲窈(杳)窕(迢上聲)淑女君子好逑(求)

○參(初簪反)差(厠平聲)荇(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誤)寐(謎)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冒)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古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毛公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族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

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郝京山曰詩通關雎二南思過半矣本詠后妃之德而渾然不露託雎鳩荇菜爲比而內官蠶繅桑盛籩豆祭祀禮樂無所不備勤儉之節溫厚之性仁孝誠敬之思悠然可想衽席易溺能寤寐思賢反側不安不淫不妒尤

爲女德之先風教之本夫子賛其樂不淫哀不傷以此朱子謂宮人哀樂於后妃何預雖然不自后妃始也王者有卜夢求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王者有卑服康公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故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觀后妃而王道窺其深矣此夫子定二南之意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之覃兮施 異 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 痴 爲綌 隙 服之無斁 亦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 緩 我衣害 曷 澣害否歸寧父母

古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

毛公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郝京山曰關雎兼言蠶事此章專言績事蠶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常服恆居無羅紈不厭布縷嫁時無靡麗不棄澣濯采葛刈濩紡紝縫洗不辭親執言語服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儉之節恭順之性仁孝之心備有女如此爲婦可以安舅姑爲后可以母天下教婦順序說是也　又曰詩與傳記異事不必據語不必詳而情景躍然風人之致也葛覃僅七十餘字而賢女勤儉孝敬之

性悠然可想

葛覃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捲)耳不盈頃(傾)筐嗟我懷人寘(至)彼周行

○陟彼崔(催)嵬(危)我馬虺(灰)隤(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史)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疽)矣我馬瘏(屠)矣我僕痡(敷)矣云何

吁矣

古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

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郝京山曰卷耳酒漿也卷耳之草可爲麴蘖因酒漿而念及使臣有進賢之志也我馬陟彼皆使臣之事后妃而酌使臣酒何也禮王者獻賓則后妃亞獻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皆王者所以饗諸臣于外庭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于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由出也志在箴規義取卷耳以諷其聽也陳風東門之枌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則莫如卷耳之歌矣小雅間關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若卷耳者可謂德教矣凡爲天子后妃者志當如是故曰后妃之志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鳩)木葛藟(壘)纍(雷)之樂只(止)君子福履綏(雖)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古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

毛公曰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郝京山曰關雎以下三篇曰德曰志曰本皆言后妃之賢此篇言其福履下篇遂及其所生漸被國人致興王之瑞達化之序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終)斯羽詵詵(辛)兮宜爾子孫振振(眞)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毛公曰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古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毛公曰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嗟)椓之丁丁(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古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

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郝京山曰詠此詩者想見當世山林草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播棄之憂下能脩之上能知之四友十亂奕世用之不盡皆關雎之達化也後王艷妻煽處羣小蔽賢周宗以滅聖人刪詩首二南有以夫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浮)苢(以)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奪)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勒)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挾)之

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

毛公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郝京山曰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功而託詠采芣苢終篇變換纔六字一唱三歎恍然如見

庶女于原野之間而聞其謳歌之聲者詩所
以善于言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喬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末其
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古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
毛公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
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郝京山曰此序獨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
內官之職統諸王者焉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覺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稱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古序曰汝墳道化行也
毛公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郝京山曰首二章勞苦飢困不忘君子見其
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子勞苦勸以義見其
正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即其閑家可知故
曰文王之化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真公子于吁嗟麟兮

○麟之定丁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古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
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郝京山曰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
桃夭之子兎罝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
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
頭角振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

瑞見文王脩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
以公子爲文王后妃之子孫以麟比文王后
妃趾比公子於義牽强周南十一篇皆以次
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乖
序說不可改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
句

毛詩正本卷之二

召南

陳梓習

召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風名召南而詩
非召詩皆王敎也周南首善岐豐王者之風
召南敎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亦有南國
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召南無周詩專言
化之及遠也周南醇懿粹美覺宇內雍熙召
南轉移變動氣運方新皆始于閨門而達于
邦國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亮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古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

毛公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
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
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凡爲諸侯夫人者皆

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厚載以承天故關雎思賢君夫人之德靜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首召南召南者諸侯之風諸侯敎國先敎家召南先夫人之德猶周南先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與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時果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敎之則皆欲其如此也若朱傳云南國諸侯能正心脩身以齊家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則是紂時有二文王兩太姒也豈其然

乎故毛公謂國君積功累行意以文王當之而亦不專指文王又云夫人起家居而有之意以太姒當之而亦不專指大姒見詩人所以詠歌聖人所以編次二南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非按事指據也然則謂爲文王之化何也文王爲天子敎天下則后妃之德關雎也文王爲諸侯敎國人則夫人之德鵲巢也蓋敎于王畿必始關雎敎于列國必始鵲巢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爲巢木杪最高大不取墮枝有尊貴之義自冬至春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戶牖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鳩鳲鳩一名鵓鴿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之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而雎鳩變化以比王后鳲鳩守成以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鳲鳩何也王者開創諸侯襲享封國故周公作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無爲受成而其夫人可知也

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有爲毀巢之道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同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旋歸

古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毛公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天)草蟲趯趯(剔)阜(甫)螽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拙)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古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郝京山曰是詩謂初嫁之女自防則爲守禮
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爲鍾情小雅以勞歸士
體其情也召南以詠賢妻貴其禮也是故序
確而正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平)南澗之濵于以采藻(早)于彼行潦
○于以盛(成)之維筐及筥(舉)于以湘之維錡(以)
及釜(府)

○于以奠之宗室牖(有)下(虎)誰其尸之有齊(齋)
季女
古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毛公曰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廢)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跋)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器)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稅)
古序曰甘棠美召伯也

毛公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業)浥(邑)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古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毛公曰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拖)退食自公委(威)蛇(移)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古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毛公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眞)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古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

毛公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古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毛公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彗)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森)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儔)寔命不猶

古序曰小星惠及下也

毛公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史)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毀)

○江有渚處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跎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古序曰江有汜美媵印也
毛公曰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速野有死鹿白茅純豚束有女如

玉
○舒而脫脫兌兮無感我帨稅兮無使尨旁也吠
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毛公曰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濃矣唐棣弟之華花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古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毛公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拙者葭加壹發五豝巴于吁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宗于嗟乎騶虞

古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
毛公曰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郝京山曰周南終麟趾而國族張故爲關雎之應召南終騶虞而品物遂故爲鵲巢之應蓋好德者其子孫必賢安靜者其發生必盛化始宮幃近乎遠應非襲取也○又曰論騶虞而王者仁贊化育矣始於閨門施於朝廷

邦國達於天下以至天地泰和品物咸亨脩齊之效蔑以復加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立蓋王道以誠意爲本誠意以刑家爲先夫婦至暱也閨閫至隱也倡隨至便也其切近至不可離也是故君子愼獨勿欺必自此始于此眞能如見賔如承祭無惰行無逸志然後可以事父母對兄弟家人而無怍色然後可以處朋友事君使民而無愧心然後可以格鬼神孚豚魚之

夷狄蠻貊可行文王純一敬止又得大姒之助故其存神過化風行草偃民日遷善而不知皆脩身齊家刑于寡妻之積效也士君子進德修業內有賢配則事半功倍苟不幸而帷薄不淑則肺腑受恙非若藩籬外可以委而棄之也其事瑣于米鹽其幾密于嚬笑耳目心志錮其中無適可離必刻勵于衾影以求底於正然後家可齊國可治未有道不行於妻子而能放諸遠者矣正墻面立豈不信然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毛詩正本卷之三

邶 佩

陳梓習

邶鄘 容 衞皆商畿內之地今河南衞輝府淇縣即古朝 昭 歌紂都也武王滅紂分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衞邶鄘不詳所封衞以封康叔其後邶鄘皆併於衞各因其地所得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衞詩也以首變風何也二南成而周王朝歌後而殷墟 區 關雎基治綠衣兆亡紂覆于前衞滅于後所以明戒也

汎 泛 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孺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捲 也威儀棣棣 第 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 楸 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 闢 有摽 殍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緩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古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毛公曰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 尤 兮

○絺兮綌兮淒 妻 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序曰綠衣衞莊姜傷己也

毛公曰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郝京山曰正風雅而後爲閨怨者多矣綠衣之怨婉喻而不直其事憂嫡妾失所而不及私情渾厚端莊不激不怒所謂可以怨者矣

燕燕于飛差 初宜反 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 絜 之頏 杭 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

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止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古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
郝京山曰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規之子完
爲已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
故戴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其以
燕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别離燕雀
依人爲孚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莊姜於

嬀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爲比不言夫死
子弑國破人亡而託興燕燕闗山寥落隻影
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
之志有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爲絶唱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
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能有定報我不述
古序曰日月衞莊姜傷已也
毛公曰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
至困窮之詩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傲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埋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縊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帝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古序曰終風衞莊姜傷已也
毛公曰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湯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充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挈)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吁)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

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郝京山曰擊鼓踊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爲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與爲

無義則所失多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瞿)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顯)睆(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古序曰凱風美孝子也

毛公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

郝京山曰凡詩人美刺代爲其人之言非盡出其人之口然則謂之道性情何也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詠其事而可興可觀卽是性情之理非以其人之詩觀其人性情之謂也此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不忍斥其母之惡故若爲幾諫以達孝子和氣之衷凱風以比和氣棘小棗叢生以比七子

也爲孝子言則凱風似母棘心似子爲詩人言則凱風棘心皆諷其母之微辭也凱樂也物通淫曰風棘之言急也心花蘂俗云棗花多心婦不貞之比棘性晚發夏始生心東風吹桃李則男女及時炎風至桃李實落而棘生心非桃夭之時矣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善諷諭也棘雖非大材叢生爲籬中赤而外多刺比七子衛護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

水子雖無用亦足供薪水豈其悅毋不如黃
鳥乎黃鳥應節又爲審時之比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異)其羽我之懷矣自詒(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杭)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
毛公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毛詩正本 邶卷三 七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米)濟盈有鷕(杳)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
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昂)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古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毛公曰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祈)
誰謂荼(徒)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殖)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
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蒲)匐(迫)救之

毛詩正本 邶卷三 八

○不我能慉(畜)反以我爲讐既阻我德賈(古)用
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
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有洸(光)有潰既詒我肄(異)不念昔者伊予來塈
戲

古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毛公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
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十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古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毛丘之葛兮何誕但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又如充耳

古序曰旄丘責衛伯也

毛公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郝京山曰旄丘之怨從容不迫雖當流離之秋而其言委蛇有序篇終乃曰褎如充耳諷刺微婉氣象雍容詩所以善言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語 公庭萬舞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 左手執籥樂 右手秉翟赫如渥赭者 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夕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古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

毛公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古本三章朱傳分碩人俁俁以下四句爲一章共四章今從舊

毖秘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濟 飲餞于禰你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

毛公曰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是詩以自見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舉)且貧莫知我艱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琵)益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讁(責)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古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毛公曰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豫)雪其雱(旁)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其虛(舒)其邪(徐)既亟只(止)且(疽)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古序曰北風刺虐也
毛公曰衞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樞)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騷)首踟
(弛)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同)管彤管有煒(偉)說(悅)懌
女(汝)美
○自牧歸荑(啼)洵美且異匪女(汝)之爲美美人
之貽

古序曰靜女刺時也
毛公曰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郝京山曰君無道故外無防閑夫人無德故
內多醜行詩人不欲直斥因借淫者期會贈
貽而諷之以正賢賢易色之意也靜女謂貞
靜之女首章刺其君壞防故以城隅比城四
隅有敵臺最高峻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
城城者內外之閑以比禮義也國君以禮厚

防誰敢踰之所以爲搔首踟躕也二章刺其夫人無恥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小雅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詩人所以悅古人之有彤管也三章詩人自比猶鄭風之言縞衣綦巾也郊外曰牧荑秀曰荑賤而潔白比編氓之婦守禮人皆美之況爲人上者乎諷刺微婉緼藉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也朱子改爲淫奔之詩意索然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 此 河水瀰瀰 米 燕婉之求籧 渠 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免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古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

毛公曰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古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毛公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郝京山曰誦衛風至新臺二子乘舟天理民彝斬然盡矣狄人乘之國遂以亾而其禍皆始于幃薄之間詩首二南繼以邶鄘戒豈不章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正本卷之四

鄘容　　陳梓習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坦彼兩髦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古序曰柏舟共恭姜自誓也

毛公曰衛世子共恭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郝京山曰共伯以總角亡故序曰蚤死父母共姜之父母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蓋女子既嫁夫死守節常禮未嫁誓死人所難故鄘風首錄之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慈不可埽藪也中冓姤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古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毛公曰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郝京山曰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伯昭伋之兄也宣公卒惠公朔立而幼伯昭烝于朔母宣姜故詩人以牆茨為比茅蓋牆曰茨牆以蔽內覆之以茨揜蓋之比惡之深而思為揜蓋

忠厚之至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雞六珈加委委威佗佗駝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泚兮玼兮其之翟也鬒軫髮如雲不屑髢替也玉之瑱佃也象之揥替也揚且疽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皺絺痴是紲屑袢半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

古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毛公曰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腰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古序曰桑中刺奔也

毛公曰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純之奔奔鵲之彊彊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古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毛公曰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郝京山曰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依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官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來牝三千

古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毛公曰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帝蝀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
○朝隮(賫)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古序曰蝃蝀止奔也
毛公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
人不齒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古序曰相鼠刺無禮也
毛公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避)之良馬四之
彼姝(樞)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于)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彼姝者子何以予(與)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谷)之
古序曰干旄美好善也
毛公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彥)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
夫跋(潑)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
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芒)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許人尤之衆穉(免)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蓬)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古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毛公曰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
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

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郝京山曰按舊本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各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朱子合二三章爲一章以春秋傳魯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故改爲四章今從朱）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正本卷之五

衛

陳梓習

瞻彼淇奥（郁）綠竹猗猗（阿）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搓）如琢如磨瑟兮僩（限）兮赫兮咺（喧上聲）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檜）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古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

毛公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萱）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戈）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谷
古序曰考槃刺莊公也
毛公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祈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啼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互
犀螓秦首蛾眉巧笑倩茜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墳鑣

鑣翟茀弗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括施罛孤濊濊豁鱣蟬
鮪委發發撥葭菼坦揭揭子庶姜孽孽庶士有
朅挈
古序曰碩人閔莊姜也
毛公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郝京山曰此詩本爲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
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
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
就恒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不足復爲
昏主道矣意婉辭厚所以善于諷刺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痴抱布貿茂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
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鬼垣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
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

爾車來以我賄悔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屋若于吁嗟鳩兮無食桑
葚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兮其黃而隕雲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漸尖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杭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
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戲其笑矣靜言

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古序曰氓刺時也

毛公曰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淫婦爲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風人美刺微婉而刺尤鮮有直者惟雅端慤有之若民間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寬如必直指某人某事善而後爲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爲刺亦不達于風人之志矣此篇本刺而無一語譏誚但代棄婦自言而風旨棱然不覺此詩之爲刺者無羞惡之心者矣故毛公曰美反正刺淫泆今以爲棄婦自作豈肯詳道其醜如此卽使自道有何風旨而聖人錄之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笛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嗟上聲佩玉之儺乃可反
○淇水滺滺由檜鱠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

毛公曰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丸蘭之支童子佩觿奚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設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古序曰芄蘭刺惠公也

毛公曰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偉杭之誰謂宋遠跂氣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古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
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按此詩作于衛未遷國之先宋襄
公爲世子時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
在河南至戴公遭狄難渡河文公營楚邱則
衛宋皆在河南而襄公始爲諸侯耳按此詩
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不可則止之義隱然

言外詩之婉而不盡類此彼說詩者必欲直
言而後信何與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挈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殊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的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槀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妹
古序曰伯兮刺時也
毛公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古序曰有狐刺時也
毛公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配耦焉古者
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所以育民人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居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
古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
毛公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旣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所投㝵厚詩言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施猶厚報况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遂伐之事辭甚明僕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毛詩正本卷之六

王

王王城周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爲西周成王東營洛邑奠九鼎以時朝會而王仍居西京至幽王嬖褒姒黜申后逐太子宜臼奔申申侯率犬戎弑幽王西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宜臼于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地方僅六百里無以異于諸侯故東都之詩謂之王風其以次衛何也衛與東都皆故殷墟也紂亡于前幽厲踵于後故以東周繼衛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歲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古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毛公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西)于塒(時)日
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括)鷄棲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古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毛公曰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
風焉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桃)右招我由敖(翺)其樂只
且

古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
毛公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之子不與我戍(庶)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旋)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古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
毛公曰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
思焉
郝京山曰王室有難諸侯之師戍之侯國有
難方伯連率救之天子者制命者耳未有徹
畿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弒幽
王滅宗周窮凶極惡法所必討申有楚難平
王反遣畿內民爲戍忘殺父之怨而懷立已

之恩民彝泯矣詩人不忍直斥託揚之水以比其衰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旣不能令于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爲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之老稚亦不足矣力本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謂爲揚之水哉夫子刪詩存此篇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始平王垂戒遠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罕其乾干矣有女仳丕離嘅其嘆灘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笑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拙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古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

毛公曰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俄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古序曰兔爰閔周也

毛公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兔爰三章章七句郝京山曰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迹熄于五霸春秋始于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弊霸失兔爰之意矣

緜緜葛藟壘在河之滸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純)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古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毛公曰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古序曰采葛懼讒也

郝京山曰纔口傷人乘其間隔韓愈氏謂日隔之疎加以忌者之說哲人憂讒每在去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君臣相與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君側精誠可以直通羣邪有所畏而不敢小人譖君子必伺其間隔蓋君子易退難進孟軻致主憂十寒于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詩可以觀殆是類與如以爲淫奔之辭失之千里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尺鋭反)衣如菼(毯)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吞)毳衣如璊(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皎)日

古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

毛公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古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公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詩正本卷之七

鄭　陳梓習

鄭本西周畿內之邑卽今陝西西安府華州
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
徒死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嗣爲武公與晉
文侯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遂併虢鄶之
地施舊名于新邑是爲新鄭卽今河南開封
府新鄭縣畿內之國也周室東遷鄭爲輔諸
侯無王鄭爲先五霸迭興鄭爲首故鄭風次
王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
古序曰緇衣美武公也
毛公曰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鏘)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古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

毛公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郝京山曰朱子攺爲淫奔之辭非也詩寓言莊公逆母殺弟之事詳春秋傳葢莊公殺段之心切于祭仲仲欲早圖而公欲養成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爲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卽祭仲也畏父母諸兄國人云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寛而心甚險千載讀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

毛公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

說而歸之

郝京山曰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蕩比昵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爲國人美段意索然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

火烈具舉襢(坦)裼(夕)暴(搏)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杭)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冰)忌抑鬯(暢)弓忌

古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毛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郝京山曰序義與前章同刺莊公無中才之敎陷其弟于惡也夫溫文恭儉人主之美節射獵馳騁狎邪之遊行叔段爲君母弟夫人愛子而無師保學問與羣小田獵飲酒身親搏獸控鞚馳馬以爲事何待鄢之役而知其有將崩之患矣二詩亟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子删詩存此戒人君父兄于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淸人在彭駟介旁旁(崩)二矛(牟)重英河上乎翺翔

○淸人在消駟介麃麃(標)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淸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古序曰淸人刺文公也

毛公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罪不能伸法而以三軍之命羈勒一罪人苟擁衆作亂則危國率衆出奔則亡師公子素所以惡而作是詩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錄淸人義

正同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記之子舍赦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古序曰羔裘刺朝也

毛公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聲三上執子之袪區兮無我惡兮不

寁昝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丑兮不寁

好也

古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公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望思焉

郝京山曰鄭莊公射王幽母身棠大惡左右

用事惟祭仲祝聃高渠彌之徒宜君子相率

而去也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

不以今惡棄舊好念先德而惠顧嗣君也遵

大路者比率君子之道願留愛敎也其志本

正其語音好濫朱子因改爲男女相悅之辭

蓋據論語鄭聲淫以槪鄭風諸詩誤也夫所

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

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志本思

君子而辭似婦人豈可以辭遂改爲淫詩乎

朱傳未當然亦足以明鄭聲之爲淫而初學

諷誦焉能無惑故君子立言崇雅聖人發無

邪之旨嚴放鄭之戒有以也顧其志本正其

辭關理亂烏容廢之所以放鄭聲而不删鄭

詩存鄭詩而欲放鄭聲惟學者勿以辭害志

可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

將翔弋鳧符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

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

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古序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毛公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郝京山曰首二章自士曰以下爲夫語婦身勤職業親賓客保室家不以宴安爲樂也末一章爲婦答夫相其夫親賢取友尤不以射弋飲酒爲樂也古之賢夫婦交儆如此今人不然所以爲刺然必先有賢夫而後有賢婦士身行道而後行於妻子女曰雞鳴不過告以寢興之常期士曰昧旦則憂其晚矣故士之志尤敏于女也射獵在男子中饋在婦人士能勤業故以中饋戒女士不說色而好德故女損服飾以相夫有卷耳進賢之志不獨中饋之脩耳蓋惟有文王而後有后妃有昧旦之士而後有雞鳴之女故序曰刺不悅德刺男子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古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
毛公曰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習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疽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古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公曰所美非美然
郝京山曰刺忽之所謂君子者非君子也朱子以爲淫女戲其所私非也扶蘇橋松喻君子之孤危荷華游龍喻小人之榮寵詩人傷國事之非而恨世子之不可輔也故爲子都狂童之比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托兮蘀兮風其吹女汝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夭女

古序曰蘀兮刺忽也

毛公曰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郝京山曰誦其詩凄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寮友共濟所謂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振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飱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古序曰狡童刺忽也

毛公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非也謂忽以世子逐于權臣無大罪不宜國人敢刺之愚按鄭忽初卽位之事無所考但突以庶子能致外援得國豈獨祭仲之力抑亦忽有不滿于諸侯與國人者故春秋不稱鄭伯而書名不成其爲君也與詩刺忽意正同朱子疑狡童未可目君聖人未應與之愚按刺忽者多突之黨忽以嗣君初立席未煖而見逐故突黨狎之無異童子不童而人能携其有乎箕子麥秀之歌呼紂亦然人主使國人呼爲狡童其爲君可知矣若以聖人不删爲與之詩宜删不删者多矣如唐風椒

聊無衣皆篡賊之辭錄以志戒耳豈盡爲與之乎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疽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古序曰褰裳思見正也

毛公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非也蓋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衛陳蔡助之以入干櫟而終有鄭國忽孤立被弑以死當時爲突黨者不獨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爲突望諸侯之辭人情嶮巇如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心爲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其爲有國者殷鑒甚遠今不深惟其旨槩斥爲淫奔其可乎其可乎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 絅 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古序曰丰刺亂也

毛公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坦 茹 如 藘 閭 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古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

毛公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古序曰風雨思君子也

毛公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郝京山曰朱子謂詩辭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爲淫女風雨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夫輕佻狎暱者鄭之聲也然其志本思君子焉得以辭害志風雨鷄鳴亂世慘黯景象以爲心悅亦不倫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 今 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〇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〇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古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
毛公曰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郝京山曰朱子謂辭意儇薄施之學校不似
改爲淫奔非也若使辭不儇薄何以爲鄭聲
學子靑衿古今皆然同學少年往來嗣音正
朋徒久要之言如謂語儇薄鄭詩皆然若皆
斥爲淫則擧鄭國君臣師弟朋友莫匪淫人

所行莫匪淫事何以爲國自男女外豈遂無
詩而夫子何獨盡取淫人淫事以實其所謂
鄭聲淫之一語隘且刻矣淫詩不刪所刪又
何等詩乎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汝)無信
人之言人實迋(誑)女
〇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古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公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爲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
而傷忽之微弱也國風凡三揚之水皆微弱
之比一王風比平王微弱不能令諸侯也一
唐風比晉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
鄭昭公微弱不能制突也鄭昭公見奪于突
與晉昭侯見奪于沃其事同故其比同莊公

之子四人忽突子儀子亹皆以兄弟相殘而
忽以伯兄繼世同父解體竟死于高渠彌之
手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杲)
衣綦(其)巾聊樂我員(云)
〇出其闉(因)闍(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
且(疽)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古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

毛公曰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郝京山曰恒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爲幸雖有東門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爲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爲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團）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淸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古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毛公曰君子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郝京山曰鄭國多難兵革不息室家流離故詩人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美一人比君家語夫子遇程子欲贈之引此詩敎子路豈淫辭而聖人以敎人春秋傳鄭子大叔賦此享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豈淫辭而大享賦之趙孟謝之必不然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偉）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姦）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疽）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虛）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芍）藥

○溱與洧瀏（留）其淸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古序曰溱洧刺亂也

毛公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穆堂李氏曰歷稽經傳淫字其義甚廣不專作男女媟狎解也尙書天道福善禍淫作惡字解詩周頌既有淫威作大字解春秋左氏傳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作慆慢解醫和謂天有六氣淫生六疾作蒸鬱解梓慎謂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作差忒解周禮考工記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作浸漬解戴記母淫視作流移解聲淫及商作貪字解孟子淫辭知其所陷作泛濫解富貴不能淫作放蕩解魯語仲尼稱敬姜逸勞之論曰季氏之婦不淫作怠荒解晉語底著滯淫作久字解吳語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作僭字解管子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作深沉解列子黃帝篇朕之過淫矣作甚字解馬援武溪深行嗟哉武溪多毒淫作毒字解淫字之義其廣如此釋鄭聲淫者乃獨取男女媟狎之義亦可謂擇焉而不精矣且夫子所謂鄭聲淫者言其聲非言其詩也聲淫猶樂記論五音所謂怗懘所謂慢焉耳非謂詩辭皆淫奔之作也樂記之言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聲淫此之謂也粤稽鄭事五音之亂皆形見焉立國之初惟桓武爲繼美迫至莊公專任詐力而忘禮義至于質王子射王肩取麥取禾驕孰甚焉叔詹祭足傳瑕之徒入主而出奴陂且壞矣忽儀亹突五公子互

爭外蛇鬬而內蛇傷民無定主事與攻孰爲不亂者形之聲音怗懘而至於慢所從來者遠矣自文公以後至於聲公終春秋之世棄齊晉而惟楚之從失所與則傷之者至悉素敝賦以事強大四境之師無歲無之至於肉袒牽羊請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則五音咸亂荒陂憂哀以及於危君驕臣壞民怨事勤而財匱春秋之國未有甚於鄭者宜其音益怗懘而比於慢所謂鄭聲之淫豈不誠在是乎加以淫爲男女相亂之辭考之於鄭實無其跡春秋之事惟左氏爲詳雖其辭多誣然誣則俱誣必無獨不誣鄭之理若齊之襄簡及衛宣蔡景宋文陳靈楚平之爲君與魯慶父襄仲宣伯季魴侯衛公子頑晉趙嬰齊慶克慶封盧蒲嬖楚公子元陳孔寧儀行父之爲臣則鄭之君臣從未之聞惟文公有報陳嫣一語若南晳之爭則彊委禽焉未嘗亂也上無好者下安得有甚焉者乎若上巳之俗采蘭贈勺不始於鄭摯虞東晳之論可稽也然則謂鄭詩皆淫豈不誣哉小敘於鄭詩目以淫奔者東門溱洧二篇而巳餘則並指時事朱傳以其無確據槩不之從然目以淫奔亦無確據也時事無確據則去之淫奔無確據則用之豈非聞善而疑聞惡而信乎國風之詩童子必誦棠以養正先入者爲之主適有知而日陳淫詩於其前雖日刺殆不免於勸也父師講解亦不赧於顏汚於口哉且鄭詩之非淫奔亦不可謂之無據春秋襄二十六年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兼享之子展賦將仲子分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十六年韓起聘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子齹亦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蓋舉朱子所目爲淫奔者當時賢士大夫已盡賦於盟主君臣宴享之會其非淫奔固可確然無疑否則伯有之賦鶉奔者趙孟郎斥之以爲牀第之言尤使人所聞矣況仲子之仲褰裳之姜目有明據者哉以誤解鄭聲之淫遂槩目鄭詩以淫使天下之父師日以淫詩誨其子弟吾不知作詩傳者果何心也宋王氏柏學於勉齊固已疑之蓋先得我心者余斷然改之別爲箋釋雖違衆不服恤矣

毛詩正本卷之八

齊

陳梓習

齊太公望之封國古營丘臨淄之地今山東濟南府是也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故次齊蓋魯旣升爲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聖人蓋微之也

鷄旣鳴矣朝潮旣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旣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

憎

古序曰鷄鳴思賢妃也

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郝京山曰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周懿王殺而烹之故齊變風自此始思古以刺今也

鷄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旋兮遭我乎峱鐃之閒兮並驅從兩肩

兮揖我謂我儇(喧)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
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古序曰還刺荒也

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古序曰著刺時也

毛公曰時不親迎也

郝京山曰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下可知也壻往婦家奠鴈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壻不親迎但俟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爲新婦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苟無序不知其所謂矣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樞)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古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

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哲)柳樊圃狂夫瞿瞿(句)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古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毛公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雖)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句)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橫)從(宗)其畝取(娶)妻如之何

必告(谷)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菊)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古序曰南山刺襄公也

毛公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甸)甫田維莠(酉)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刀)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迭)

○婉兮孌兮總角丱(貫)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指也夫風未有無指者無指何以別其爲各國乎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義求大功事見春秋傳即位之

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年冬遂遇弒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實也何謂未見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笄之時突弁指爲君以後國君皮弁服犬自穴出曰突突而弁比衣冠而禽獸也莠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盧令皆匪人之比甚矣詩人之惡淫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零)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拳)
○盧重鋂(梅)其人美且偲(顋)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
毛公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關)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序)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偉)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
毛公曰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剝)簟茀朱鞹(谷)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問)水湯湯行人彭彭(邦)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標)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古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毛公曰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伊)嗟昌兮頎(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石)侯不出正(征)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煖)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古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
毛公曰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毛詩正本卷之九

魏　陳梓習

魏國名在禹貢冀州舜禹之故都也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等地是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首山嵩其北土隘民貧俗儉周初以封同姓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邶鄘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繼齊故魏風次齊

糾糾九葛屨句可以履霜摻摻纖女手可以縫裳要夭之襋棘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避佩其象揥替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

毛公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焚沮洳孺言采其莫暮彼其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古序曰汾沮洳刺儉也

毛公曰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

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
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
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毛公曰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
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旋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異兮行與子逝兮
古序曰十畝之閒刺時也
毛公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郝京山曰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
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
理日蹙故詩人託采桑無所以刺之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玄貆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參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脣兮河水淸且淪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鶉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孫兮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

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慣女莫我肯顧逝
將去女適彼樂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
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古序曰碩鼠刺重斂也
毛公曰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毛詩正本卷之十

唐

陳梓習

唐國名本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
山之西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爲唐侯因陶
唐故地得名南有晉水其子燮因改國號晉
即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稱唐從始封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慕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
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

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
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古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
毛公曰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自愉
○山有栲(考)隰有杻(鈕)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
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
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古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毛公曰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
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

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作)素衣朱襮(博)從子于沃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洛)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
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古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毛公曰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
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之子碩大無朋椒
聊且(疽)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椒聊且遠條且

古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

毛公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
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紬)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
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
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
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古序曰綢繆刺晉亂也

毛公曰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弟)之杜其葉湑湑(須上聲)獨行踽踽(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避)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古序曰杕杜刺時也

毛公曰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嶇)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

毛公曰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保)羽集于苞(包)栩(許)王事靡盬(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古序曰鴇羽刺時也

毛公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

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鳧鴈之醜其足蹼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栖卑矣勞則思集大鳥集于叢木比失所也栩言虎也棘言急也桑言喪也皆以比時政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郁兮

古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

毛公曰武公始倂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晉武公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伐晉侯緡滅之使其大夫賂周釐王王使虢叔錫武公服爲諸侯其大夫因王使來作

是詩美其君稱子者指王使也朱子改爲武公自述謂序言美爲奬亂夫序言美者非采風者美之非删詩者美之武公之臣自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駟驖云爾聖人删詩豈可者存之不可者去之乎亂臣賊子事所當戒則存之以告來許若謂此詩奬亂不可爲敎則自二南以下諸變風及春秋十二公所書亂跡亦多矣其皆可以爲敎者與存無衣乃所以爲敎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逝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古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毛公曰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古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

毛公曰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
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
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
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

陳梓智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伯益之後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周孝王時養馬于汧(牽)渭之間賜封邑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大夫討西戎不克死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王王以西周地盡委之秦始大郎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等處是也君子曰觀于次詩而知聖人之先見晉亡而秦興

矣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夫秦地即岐豐之地秦民即岐豐之民何爲夷之秦既夷矣陳檜曹諸夏反後夷狄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古序曰車鄰美秦仲也

毛公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由)車鸞鑣載獫(念)歇驕

古序曰駟驖美襄公也

毛公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三章章四句 郝京山曰誦秦風多威猛壯厲之氣所以虎視諸侯吞併六國而亦竟以暴亡聲音之道可以知德聖人先覺非讖識可到耳

小戎俴(踐)收五楘(木)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沃)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注)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留)是中騧(瓜)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決)軜(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求)矛鋈錞(隊)蒙伐有苑虎韔(暢)鏤(漏)膺交韔二弓竹閉緄(衮)縢(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焉)良人秩秩德音

古序曰小戎美襄公也

毛公曰備其兵車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郝京山曰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習尚固然時商鞅白起輩未生小戎已為之兆矣聖人前知如神序說所以為確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素)洄(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賫)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遲)○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史)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

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郝京山曰周之興也詩歌苗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强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爲鑿空豈不誤乎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

玉將將(鏘)壽考不忘

古序曰終南戒襄公也

毛公曰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贅)其慄彼蒼者天殲(尖)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虔)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古序曰黃鳥哀三良也

毛公曰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以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

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良亦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公何也三良之殉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生平悔過作誓思以賢遺子孫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厥後始皇崩令後宮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壙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遂以族滅聖人刪詩存黃鳥脩春秋不卒穆公誠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

棘急也桑喪也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亦以諷
三子也使三子知幾可無及於難臨穴而惴
雖百贖不可得已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聿)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歷)隰有六駁(剝)未見君子憂心靡
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弟)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古序曰晨風刺康公也
毛公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
同仇(求)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
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
子偕行
古序曰無衣刺用兵也
毛公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歸)玉佩
古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
毛公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

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
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吁)嗟乎不
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
承權輿
古序曰權輿刺康公也

毛公曰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毛詩正本卷之十二

陳

陳梓習

陳太皥伏羲之墟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舜之後有虞閼遏父甫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與皇帝之後封于薊堯之後封于祝者共稱三恪禮降于二客而尊于諸侯即今河南陳州地後為楚所滅諸國自秦以上次第可推自陳而下三

國最小先亡故附于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導

古序曰宛丘刺幽公也

毛公曰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焚宛丘之栩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宗邁視爾如荍蕎貽我握椒

古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

毛公曰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西遲泌秘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去聲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古序曰衡門誘僖公也

毛公曰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郝京山曰魏地隘其民纖嗇而君褊急故詩人望其君以恢弘陳地廣平其民游蕩而君愿謹故詩人誘其君以立志卒之晉强于諸侯而陳終不振故國不厭小俗不厭儉君不厭愿詩可以觀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鷗去聲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古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

毛公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臧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沛昏以爲期明星晢晢制

古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

毛公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古序曰墓門刺陳佗也

毛公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三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窮)有旨苕(條)誰侜(舟)予美心焉忉忉(刀)

○中唐有甓(必)邛有旨鷊(逆)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古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毛公曰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絞)人僚(了)兮舒窈糾(矯)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柳)兮舒懮(有)受兮勞心慅(草)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料)兮舒夭紹兮勞心慘(慥)兮

古序曰月出刺好色也

毛公曰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去聲)馬說于株野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古序曰株林刺靈公也

毛公曰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波)有蒲與荷(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拳)寤寐無為中心悁悁(涓)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古序曰澤陂刺時也

毛公曰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毛詩正本卷之十三

檜

陳梓習

檜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妘姓子爵武王始封平王東遷鄭桓公滅之而併有其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古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毛公曰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欒)兮勞心慱慱(團)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畢)兮我心蘊(尹)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古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長)楚猗(阿)儺(那)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古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

毛公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孽)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蓋)之釜鬵(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古序曰匪風思周道也

毛公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正本卷之十四

曹　　　陳梓習

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介于魯衞之間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後爲宋所滅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是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古序曰蜉蝣刺奢也

毛公曰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都律反)彼其(記)之子三百赤芾(弗)

○維鵜(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穢)兮蔚(畏)兮南山朝隮(賫)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古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

毛公曰共(恭)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古序曰鳲鳩刺不壹也

毛公曰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郎)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蓬）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去聲）之

古序曰下泉思治也

毛公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郇京山曰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故詩人念周京哀四國思明王與賢伯焉是時晉重耳始霸執曹君分曹地要王饗禮策命爲侯伯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與詩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千載知言孟氏一人耳後儒樊霸尊晉烏足與言詩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正本卷之十五

豳

陳梓習

豳周之始國也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今陝西西安府邠州等處是也周自后稷始封邰其子不窋（拙）失官不窋之子公劉始遷邠十世而古公亶父避狄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豳始也七月豳俗也始二南而終豳者豳周道之始二南周道之成也守成者原其始始則中變撥亂者反其終終則復始

文王基始周公代終周道之全也變風而終以周公剌則思復也左傳吳季札觀魯樂豳次齊先秦及夫子刪詩以豳終思周公也然則周公之詩何不遂以屬魯周公未嘗一日居魯也成王尊周公而不以爲臣魯本臣而因周公自尊故聖人爲魯頌不列魯風魯僭而以風爲頌王降而以雅爲風一也然則豳何不遂爲雅蓋公劉草創區區爾未足比諸侯而況可爲天子乎稱風本舊也然則鴟鴞

以下非豳亦屬豳何也皆西人之詩周公之
事也周公老于周而魯無風可繫進不敢附
于周南故退而繫之豳也後天下者周公之
心不忘先業者周公之志也非聖人孰能定
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 必 發二之日栗
烈無衣無褐 曷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 史 四之
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

執懿筐遵彼微行 杭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
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 完 葦 偉 蠶月條桑取彼斧
斨 鎗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 菊 八月載
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莠葽 腰 五月鳴蜩 條 八月其穫 鑊 十月
隕蘀 托 一之日于貉 莫 取彼狐狸 離 爲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公言私其豵 宗 獻豜 堅 于
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 梭 鷄振羽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
熏鼠塞向墐 覲 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
處
○六月食鬱及薁 郁 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 孤 八
月斷壺九月菽苴 疽 采荼薪樗 虛 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 布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 六 禾
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 陶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
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 賫 彼公堂稱彼兕 史 觥 光 萬壽無
疆

古序曰七月陳王業也

毛公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

之艱難作此戒之非也若是則朝廷獻納宜屬雅今與東山鴟鴞同繫風末則周南之變也聖人遭兄弟之謗庸非變與人情艱則思危勞則反本履泰則驕思先則懼昔者周先公之始造豳也勤以力本儉以制用豫以趨時孝以養老忠以奉君慈以育衆陰陽日月寒暑必按其節昆蟲草木榮枯必審其時祭祀燕饗興作勞逸必謹其禮敬天勤民敎養休息數百年而後成文武之業若此其艱難

也二叔不類有忝式穀成王以嗣子大弗克恭不寬綽厥心譸張于小人而疑忌師保是時紂子未殄東方多難西土人不靜國家之事未可知故公陳先世憂勤以告王使克念爾祖勿忘艱難亦人情疾痛呼父母之意與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郝京山又曰或問七月與篤公劉何風雅之殊也七月民事篤公劉君事也然周禮春官籥章云祈年吹豳雅蜡祭吹豳頌何也此詩歌于朝廷可爲豳雅歌于祭祀可爲頌鄭康成謂如采桑之女感時思歸是風春酒介眉壽是雅稱觴祝君是頌朱元晦不然之而以楚茨諸詩當豳雅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育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汝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徒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樵予尾翛翛消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梟

古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

毛公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郝京山曰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爲相使其兄管叔鮮監紂子武庚治殷管叔將以殷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王疑公公告太公召公曰我弗避繇以告我先王乃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誅之猶疑公未釋也公乃自東作此詩貽王首章言鴟鴞呼武庚也取我子謂陷管叔于死也二章未雨綢

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勸王早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已志然序不言公自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冲國家新造紂子未殄奄徐外叛故公作此詩悟王不知者謂公自明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哉序言非知社稷之計諒聖人之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子謂以金縢爲文有據而不知以金縢爲文者毛氏解序之說序云周公救亂者雖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詩爲周公東征二

年誅管叔武庚作按書居東非東征也居東避位而東征黜殷也居東二年東征則三年也誅管叔者成王非周公也管叔雖誅而武庚尚在是詩作于成王殺管叔之日公居東未歸而東征則西歸之後矣朱子誤于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于孔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于解金縢弗辟之語承訛相習使聖人蒙千古不白之寃以迄于今愚于書金縢大誥諸篇詳辨之矣

鴟鴞四章章五句 郝京山又曰誦鴟鴞而知周公於是始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罰弗及孥仁也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又叛則殷周不兩立者天下之定勢也況管叔誅矣武庚可獨免乎故以鴟鴞比之始視紂子爲不祥之物歸而遂有東山之師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杭枚蜎蜎娟者蠋蜀烝在桑野敦堆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稍在戶町挺

畽短鹿場熠奕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古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毛公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家室之望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
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憫其勞所
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
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
四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古序曰破斧美周公也
毛公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姤之子籩豆有踐
古序曰伐柯美周公也
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郝京山曰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尙留滯東
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
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意欲親
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
蹰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奚以懟其
既明也奚以喜既不以嫌難而失常豈以既
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
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晃而

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苟
無序必將以是詩爲婚禮而作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域之魚鱒付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汝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
兮
古序曰九罭美周公也

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郝京山曰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爲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三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蓋王雖不諒公而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詩所以嘆其不知而表公之盛德精忠無絲毫怏怏懟主之情其辭義懇惻微婉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郝京山又曰諷九罭而知聖人忠愛之無已也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始以王見疑而去負罪引慝人臣自靖之分也苟君能諒臣之無他則懼然相與棄其舊而圖其新豈復有纖芥不釋之憾詩人所以深知公而託詠于九罭之魚也爲人臣者師周公可矣

狼跋其胡載疐 致 其尾公孫 遜 碩膚赤舃 昔 几

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古序曰狼跋美周公也

毛公曰周公攝政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郝京山曰狼豺狼美聖德而言豺狼才貝之寓言也狼行顧其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狼性怯走善還比公居東西歸也世稱顛連曰狼狽冗亂曰狼藉播棄曰狼戾放散曰狼宕皆患難之比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郝京山又曰詠狼跋而知世路嶮巇自古爲然聖如周公猶不偶士宜何如以聖自處有大美而能讓焉其可矣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正本卷之十六

小雅

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風俗也雅正也正者政也言小政者爲小雅言大政者爲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司馬遷謂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怒以國風小雅並言不及大雅亦此意雅有正變

皆周未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鹿鳴之什

雅無諸國之別毛氏以次列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朱子以亡詩配數改編而小雅舊什亂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 挑 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沈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古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毛公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

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郝京山曰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苹蒿芩皆草生于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明主求敎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爲登歌之首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非周道倭威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灘駱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不遑啓處
○翩翩篇者鵻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許王事
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審
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毛公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辛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居六轡如濡如載馳載驅周爰咨
諏疽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毛公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郝京山曰此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
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耳人主
深居淸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
以周諮爲先務燕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歌
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
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

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弟之華鄂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並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沈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

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郝京山曰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使管叔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叛流言毀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叛成王執而殺之公不預聞不能救也鬱鬱飲恨情見乎鴟鴞大誥諸篇及天下既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於凡合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即管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即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鬩牆禦侮即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既安寧追惟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既不忍叔之死而又不敢尤王長歌代泣自怨自艾使工瞽諷誦愬諸同父亟稱良朋者自恨爲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末章云是究是圖其衷曲甚苦千載之下猶堪揮涕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愚于書全

勝辨之詳矣學者誦鴟鴞常棣讀大誥康誥而不諒公之心則千古猶面牆奚貴誦詩讀書乎

常棣八章章四句

郝京山又曰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叔之事愈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爲不仁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已之不能救也豈其有殺兄之事而又爲此辭乎春秋左傳亦惑于周公殺兄之說謂是詩爲召穆公作夫召穆公則宣王之季矣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有幽宣變雅雜于其中左氏紕繆不止此一端至其爲國語又謂爲周文公作其孤疑兩可本無足據然周公之詩序云文武何也凡文武之詩非作于文武之時蓋皆周公成文武之德作禮樂此其燕兄弟之樂也朱子疑世次不類謂此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可謂不達

伐木丁丁(爭)鳥鳴嚶嚶(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篩)酒有藇(序)既有肥羜(苧)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古我坎坎鼓我蹲蹲存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毛公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郝京山曰按舊作六章章六句朱子改併

三章以每章起伐木今從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丹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剪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娟為饎熾是用孝享禴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怡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古序曰天保下報上也

毛公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

靡家玁險狁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花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葵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肥四牡翼翼象弭米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古序曰采薇遣戍役也

毛公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

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兆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腰草蟲趯趯剔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充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皆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古序曰出車勞去聲還旋率帥也

郝京山曰前篇遣戍此與下篇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同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卒以杕杜小人之私情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睆宛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闡四牡痯痯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古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于罶(柳)鱨鯊(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毛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郝京山曰朱子謂魚麗非文武之詩不在鹿鳴什內據儀禮鄉飲酒禮笙歌相間謂歌鹿鳴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間鹿鳴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山有臺移舊章以合儀禮并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歌置周道文武之盛不講竊恐未然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笙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篇

管竽篇之類亦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散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煩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即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會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爲二未見其可

南陔

白華

華黍

古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毛公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郝京山曰此皆武王時詩萬物既多孝子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南風來陔隴之義孝子奉養清潔故次白華時和年豐故

次華黍詩亡而古序合編故序得獨存朱子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

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强誣之也但其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奏諸篇耳朱子執謂笙詩無辭以此

南有嘉魚之什

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詩六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宣王以下詩謂之變

小雅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兆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堪

○南有樛鳩木甘瓠互纍雷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〇南山有栲考北山有杻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〇南山有枸矩北山有楰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毛公曰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崇丘

由儀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公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郝京山曰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詩爲類耳

蓼六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〇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〇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你既見君子孔燕豈愷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〇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條革冲冲充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聽上聲露斯匪陽不晞希厭厭平聲夜飲不醉無歸

〇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〇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〇其桐其椅醫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郝京山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

湛露四章章四句 郝京山又曰朱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于魚麗之前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次第雜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

爲白華之什

彤同弓弨超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
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
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郝京山曰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表

其武功鄭康成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
託先王未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
而專征伐大亂之道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
可勝言哉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精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洛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西戎車既飭勅四牡騤騤葵載是常
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
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孺整居焦穫護侵鎬浩及方至于
涇陽織志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

○戎車既安如輊致如軒四牡既佶吉既佶且
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
御諸友炰庖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毛公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

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郝京山曰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此篇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為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

六月六章章六句

薄言采芑起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吸 簟笰弗 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祇 錯衡八鸞瑲瑲倉 服其命服朱芾弗 斯皇有瑲葱珩杭

○鴥聿 彼飛隼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征 人伐鼓

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田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灘 嘽嘽焞焞推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郝京山曰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歸而詩人歌之朱子改為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

勞頓之苦故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蕒菜軍行采食按詩本託言耳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眞有踐民田采芑之事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頹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虜既平軍聲既振方叔再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吉甫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

詩可以觀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郝京山又曰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蠻荆之語愚按禹貢荆居九州第六其地廹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所首善也焉得比之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也三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在今楚地正當四宇中央自衡岳五嶺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因稱荆蠻其地半天南王者南面失楚則如面墻顧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治則後附是以商周中興必先服楚若蠻夷先王荒之耳何以伐爲商頌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亦言近也此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玁狁遠而荆蠻近不得不討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爲攘楚之說質之經無據華戎錯居何國蔑有寧獨楚乎餘詳春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龍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算徒囂囂敖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阿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

毛公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語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標)俟俟或羣或友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巴)殪(意)此大
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

毛公曰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之什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
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
彼愚人謂我宣驕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

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忌)夜未央庭燎(料)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鏘)
○夜如何其夜未艾(刈)庭燎晣晣(制)君子至止
鸞聲噦噦(誨)
○夜如何其夜鄉(向)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
觀其旂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

毛公曰因以箴之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免)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
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
彼不蹟載起載行(杭)心之憂矣不可弭(米)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
友敬矣讒言其興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託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郝京山曰按序庭燎美而因以箴箴針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也情動之其辭悲鶴鳴誨誨教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

祈父甫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閟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初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卓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郝京山曰按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而小雅若此篇之類託民風以諷上故爲小雅大雅則專言君德所以與小雅異

我行其野蔽芾沸其樗樞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逐)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福)不思舊姻求我新特
成不以富亦祇(支)以異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七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揮)斯飛
君子攸躋(賫)
○殖殖(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噦噦(誨)
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碑)維虺(毀)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
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
泣喤喤朱芾(弗)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替)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淳)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
蓑何笠或負其餱(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
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
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

能與復故敘而歌之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之什
節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
心如惔談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阿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薦瘥嵯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慘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毗琵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武仕
○昊天不傭冲降此鞠訩凶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缺君子如夷惡去聲怒是
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
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蹴靡所
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鼠憂以痒羊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好言自口莠酉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瓊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積
維號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毀蜴
亦

○瞻彼阪反田有菀玉其特天之扤兀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求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料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似威穴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鏘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云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此彼有屋蔌蔌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卓哿可矣富人哀此惸獨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杭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業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鄒子內史蹶愧維趣楚馬楀矩維師氏豔焰妻煽扇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徹

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牆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印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撙沓踏背佩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妹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郝京山曰鄭康成以爲刺厲王非也豔妻之
爲褒姒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
疾威弗慮弗圖舍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
曰式臧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
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薛御憯憯慘日
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
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古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毛公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
爲政也
郝京山曰雨無正猶言天失常託天災以刺
時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即雨失其正忠
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世
儒疑不用詩辭命篇有如巷伯常武酌賚般
豈盡詩辭而意象悠然必求淺率易見則高
叟之癖矣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聿何日斯沮謀
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吸訿訿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
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
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
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呼) 或哲或謀
或肅或艾(乂)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平)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拖)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郝京山曰或謂小旻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得名也夫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又何別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

宛(遠) 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菜) 之螟蛉有子蜾(果) 蠃(裸)
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弟) 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虎) 率場啄粟哀我塡(顛) 寡宜岸宜
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贅) 小心如臨于谷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盤) 彼鸒(豫) 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迪) 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歷) 焉加
擣(倒)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趁) 如疾
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
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玉彼柳斯鳴蜩條嘒嘒惠有漼催者淵萑
丸葦淠淠畀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祁雉之朝雊姤尙求其
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墐覲之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旣隕運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
木掎紀矣析薪杝侈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
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

毛公曰太子之傅作焉

郝京山曰凡刺詩託爲其人之言不必眞出
其人之口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
獨託他詩皆眞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
弁之親親非宜臼所及耳故篇首以鷽斯比
鷽斯鴉烏也烏孝鳥能反哺鷽似烏而不知
反哺小而好羣飛宜臼爲世子依母歸申以
讐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
託鷽斯諷之賢傅之言也愚幼受朱傳竊疑
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
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
失之平王謂詩道性情小弁爲詩則親而爲
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晩讀毛傳此疑頓釋
益信毛公之于詩深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疽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呼
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
子如怒亂庶遄傳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餤談匪其止共恭維王之邛窮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剔毚殘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

蛇移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塚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紀何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
毛公曰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郝京山曰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支攪絞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吁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支也
○伯氏吹壎萱仲氏吹篪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奏爾斯
○爲鬼爲蜮域則不可得有靦腆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毛公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郝京山曰思請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

通篇非真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君賊友外誼已絕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讒不動之養乎蓋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即觀其人性情之謂也其人未必中和至其爲詩必無暴厲如執詩以信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孟子所謂高叟者矣
萋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泰甚
○哆扯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的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翻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汝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洛誰適的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倚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

毛公曰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之什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古序曰谷風刺幽王也

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谷風三章章六句郝京山曰小雅短章疊詠如此篇之類猶是風體大雅皆莊嚴大篇是以有小大雅之別

蓼蓼六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畏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曷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古序曰蓼莪刺幽王也

毛公曰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蒙簋飧孫有捄求棘匕比周道如砥止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眷)言顧之潸(山)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佇)柚(逐)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挑)公子行彼周行(杭)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列)氿(軌)泉無浸穫薪契契(器)寤歎哀我憚(但)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泫)佩璲(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器)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緩)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杭)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上聲)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挈)

古序曰大東刺亂也

毛公曰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郝京山曰按此亦幽厲時詩故稱西人西京之人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夫作者皆有所受之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莫)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團)匪鳶(沿)翰飛戾天匪鱣(邅)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古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毛公曰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八章章四句(郝京山曰朱子改小旻至此章為小旻之什)

陟彼北山言釆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
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
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
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毫)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

王事鞅(養)掌
○或湛(躭)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
靡事不爲
古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毛公曰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
父母焉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景)

○無將大車維塵雝(勇)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古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求)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泰)苦念彼
共(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旋)歲聿云莫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
共人睠睠(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郁)曷云其還政事愈蹙
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
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汝)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
古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
允不忘
○鼓鐘喈喈皆淮水湝湝偕憂心且悲淑人君
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抽淑人君子
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
籥不僭
古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郝京山曰幽王東遊淮上爲流連之樂故詩
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
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觀
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
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脩禮輯瑞柴望
祭告之典與秦政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爲刺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慈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藝黍稷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
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斯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烹
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
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積爲俎孔碩或燔煩或炙君婦莫
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善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

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
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
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古序曰楚茨刺幽王也
毛公曰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郝京山曰詩辭莊嚴典則多贊頌語與下篇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餘皆極陳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而銜恨于生今之世意在言外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郝京山又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朱子謂此爲公卿之詩本此天子之嘏辭無考今觀苾芬孝祀等語非王者之嘏辭與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雲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脉霂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亦翼翼黍稷彧彧郁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秘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聊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古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
毛公曰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之什

倬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子黍稷薿薿以攸介攸止烝我髦毛士

○以我齊咨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葉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〇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池)如京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古序曰甫田刺幽王也

毛公曰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為祭方社田祖之詩非也
首章傷今之意宛然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
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詩諷上微婉此篇與
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見之三章使

誦者罔覺所以為主文而譎諫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剡)耜(史)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〇既方既皁(早)既堅既好不稂(郎)不莠(酉)去其
螟(冥)螣(特)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稚)田祖有神
秉畀炎火
〇有渰(掩)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祭)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遂)伊寡婦之利
〇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
方禋(因)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

毛公曰言矜(鰥)寡不能自存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為農夫答甫田非也公卿
祭方社與農夫何預而詩以答之毛公矜寡
之說正詩人刺王之志見第三章幽王時田

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蠶食漸逼豐鎬不數
年而宗廟化為黍離此大田諸詩所由作也
哿矣富人哀此矜寡是謂不能自存焉爾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瓷)韎
(昧)韐(各)有奭(盻)以作六師
〇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丙)琫(蚌上聲)
有珌(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〇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

子萬年保其家邦

古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毛公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天子會諸侯于東都講武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按各章首二句悽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嘆其爲刺幽王明也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

康既没周道寖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脩會同遂廢故詩人觀洛水而思先烈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以周京密爾西戎故諷之以作六師慮其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序說備矣自此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華而旨悴畏禍之深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嗟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秦風之將興也變而之雅周雅之將亡也變而似風誦者當自得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 花 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古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毛公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天子美諸侯之辭以答瞻彼洛矣非也按序謂勲舊子弟賢而王不

能用耳昔者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則不
棄子孫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祿周道也幽王
之世女謁內嬖皇父家伯羣小蔽賢而耆舊
如家父芮伯凡伯諸君子皆不得進用世家
子孫或有爲人所傾服而不得譽處有文章
而不得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用小人在位
奪功臣之祿棄賢者之後故末章追頌先臣
功德似穀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虎 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虎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屛
○之屛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求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古序曰桑扈刺幽王也
毛公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非也
幽王沈湎于酒比暱羣小上下之間無復禮
儀故詩人刺之桑扈小鳥一名竊脂爲貪饕
無行之比然其羽毛猶有文章可觀人而無
禮儀則穿窬不如桑扈言喪失扈從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救 摧剉 之秣末 之君子萬年福祿
艾乂 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古序曰鴛鴦刺幽王也

毛公曰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
郝京山曰古先聖王仁民之餘澤及於萬物
取之不傷其類用之不過其節飛鳥不喪羣
廄馬不食粟騶虞所以歌王仁而魚麗所以
美富有也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
胎覆巢鳥亂于上剝膚取之而刈菅用之民
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託鳥
獸以比也毛云交於萬物者釋鴛鴦之義鴛

鴦交匹之鳥飛栖必雙聖王愛物不忍殘其偶故以爲比于飛不弋宿也畢羅小網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廐馬秣摧食以時也取之有道則飛鳥不失羣用之有節則廐馬不妄費爲盛世之鳥獸猶得所而況於民乎萬年福祿頌古明王之辭所思者遠而所悲者深是以爲刺

鴛鴦四章章四句 郝京山又曰按風雅之序皆始於治中於亂終於思治故風終豳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漢常武

有頍窺上聲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拖蔦了與女蘿施異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悅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柄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線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古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毛公曰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酗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

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閒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

無德與女汝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
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
爾新昏以慰我心
古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毛公曰褒姒嫉妒無道并進讒巧敗國德澤
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

郝京山曰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何緣
得入其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廷之法言
非房中之艷曲也是時褒姒專寵忠諫無路
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
思淑姬也車舝以比民勞無好友無德以諷
幽王之不淑也禮王后車服飾以雉雉善雊
曰鷸平林集鷸褒姒淫寵之比無旨酒無嘉
殽宮中沈湎之比高岡柞薪淫女據中宮之
比高山景行淑女母儀天下之比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盈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古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
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看烈祖以洽百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沈其
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
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
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弼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鐃)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欺)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古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毛公曰幽王荒廢媟(褻)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王朝有雅侯國有風諸侯飲酒自悔宜與衛風淇奧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之什

魚在在藻有頒(焚)其首王在在鎬豈(凱)樂(洛)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羅)其居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

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匡)之筥(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必)沸(弗)檻(減)泉言采其芹(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譬)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弗)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舒)天子所予(與)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弗)纚(離)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皮)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

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朱說則正變淆亂矣各章詠古諷今天子所與共奠天下惟諸侯先王爲侑饗以賓之爲朝覲以會之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屏翰固而天子

尊故首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來朝者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心懽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平無勤王之忠爲褒后一笑而舉烽火戲諸侯末年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西周遂亡詩人先見故序謂見微思古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預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 飫 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 現 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 慮 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 玉 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 器 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債 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居以凶矜
古序曰菀柳刺幽王也
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郝京山曰朱傳以桑扈至此篇爲桑扈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

不見兮我心不說悅
○彼都人士充耳琇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
我不見兮我心苑鬱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瘥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於
我不見兮云何盱吁矣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毛公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
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
郝京山曰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
辨等威莫先于衣服王京八方人萃習尙易
雜明主端好素履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
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
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袨服如後世
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
王不易民而化上好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旣
有周南幽厲之豐鎬焉可無此篇所以存都

人士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詔平聲五日爲期六日不
詹
○之子于狩受言韔暢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
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

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郝京山曰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

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宣王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

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其志但據文辭相類卽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奈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未章未見之情宛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野故以桑爲比桑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

隰桑五章章四句

白華(花)菅(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皮幽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仰烘于煁忱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燥視我邁邁

○有鶖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褊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支兮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言約而該矣朱子謂幽后字誤亦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淸潔共承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鐘風聲也鶖鶴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也皆所以比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

食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古序曰緜蠻微臣刺亂也

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翻瓠互葉采之亨又鏰郎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庖之燔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為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慇勤之驩物薄而禮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頍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而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朱子猶以為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不可讀矣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斬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隻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毛公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

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為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豈刪定之義漸石危險之比周在西荊舒在東故曰悠遠豕烝涉波東南江海之景豕江豬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徵也月離畢雨徵也畢北方玄武之宿八星形

如有柄小網故曰畢主邊兵亦謂雨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則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哀颯亡國之音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條）之華（花）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臧）羊墳首三星在罶（柳）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毛公曰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鰥）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朋）者狐率彼幽草有棧（斬）之車行彼周道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毛公曰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石序皆云下國興刺則舉世非之矣怨悱悽惋辭窮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卬召旻同其迫促所以終二雅爲亡國之情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郝京山又曰朱傳都人士以下至此）

十篇爲都人士之什

毛詩正本卷之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內文王至靈臺八篇爲文王詩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爲武王詩

文王在上於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尾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

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灌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許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古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謂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俱未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删定以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雅多言政事諷規主和大雅

多言君德彌直主敬故小雅未遠于風而大雅寖近于頌要其所言皆朝廷得失君道盛衰非爲聲音而已朱子于鹿鳴以下諸詩皆爲樂歌于文王等篇無以易之而國語以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有所本用之歌樂則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見之樂則鹿鳴諸詩亦不可爲通用之歌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郝京山又曰先儒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謂周公殺管叔同謬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沈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的使不挾四方

○摯至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貧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杭大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欠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杭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汝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邦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郝京山曰按此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於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而武王纘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固讓所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有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垤民之初生自土沮疽漆古公亶父陶甫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〇周原膴膴(武)堇(謹)荼如飴(移)爰始爰謀爰契(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〇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〇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〇捄(俱)之陾陾(仍)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平)百堵皆興鼛(高)鼓弗勝

〇迺立皐門皐門有伉(抗)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杭)

〇肆不殄(佃)厥慍亦不隕(尹)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退)矣維其喙(會)矣

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貴)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古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郝京山曰此詩詠大王始遷岐山人心歸附肇基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朋)棫樸薪之槱(酉)之濟濟辟(必)王左右趣之

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〇淠(譬)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〇追(堆)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古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兔罝野人皆爲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純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倦如六轡御馬無不調其適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恒情協共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六榛爭楛虎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
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沿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料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異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

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文王以聖德承祖考基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養和平之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發明其義箋疏誤以詩中君子即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干祿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父者厚非以此詩爲詠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併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不易詩言志序即志也不達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

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隆如謂詠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免于鶻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籩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憂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

代元命所謂干祿豈弟者正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騂牡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結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宜以是爲四親焉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齋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甫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始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人心之德主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恆恭和則仁恆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修齊治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闈乎於祖考達於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藹於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乎

於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雝肅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郝京山又曰朱傳作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今從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丙之其菑其翳意脩之平之其灌其
栵例啓之辟闢之其檉稱其椐具攘之剔之其
檿掩其柘都故反帝遷明德串貫夷載路天立厥
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佩松柏斯兌帝作邦作
對自大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

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麥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異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恭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以按遏徂旅以篤周祜戶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

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
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
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號安安
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
墉仡仡乞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
、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翯王在靈沼於烏牣刃魚躍
○虡巨業維樅匆賁焚鼓維鏞容於烏論鼓鐘
於樂辟必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駝鼓逢逢朋矇瞍奏

公

古序曰靈臺民始附也

毛公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民樂文王之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之難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

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稍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故序曰民始附善乎知文王也如徒以園囿鐘鼓耳文王豈荒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高叟之言詩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郝京山又曰按舊本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朱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古序曰下武繼文也

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郝京山曰按此詩稱武王之有天下以文德不以武功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信孝順反覆揄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篇曰繼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篇始武王故曰繼文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聿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

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
王烝哉
○築城伊淢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
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必
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
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
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
古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
毛公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詠文王遷豐武王遷鎬
之事非也本誦文武伐崇革商之功不獨爲
遷國而已蓋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
于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
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
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
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
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
故曰繼伐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郝京山又曰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

之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譜不足據夫文武之雅豈即作于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謚也

生民之什
自此至板凡十篇內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
詩民勞以下終蕩之什皆變雅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搭不坼策不副無菑無

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至)之隘巷牛羊腓(肥)字之誕寘之平林
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異)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孤)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亦)以就口食蓺之荏菽
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猛)瓜瓞唪唪(蚌)
○誕后稷之穡有相(去聲)之道茀(弗)厥豐草種之
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實栗即有邰(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巨)維秠(痞)維穈(門)維芑恒(亘)
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
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由)或簸或蹂釋之叟
叟(搜)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底)以
軷(鈸)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昂)盛(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
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古序曰生民尊祖也

毛公曰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郝京山曰此詩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推后稷
配天叙其功德之隆見配饗之宜非祭祀之
樂歌樂歌則周頌思文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郝京山又曰舊本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朱傳改第三章十句第四章八句今從之)

敦(團)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爾)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作)洗爵奠斝(假)醓(毯)醢以薦或燔
或炙嘉殽脾(皮)臄(覺)或歌或咢(惡)
○敦(雕)弓既堅四鍭(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
賢
○敦弓既句(姤)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
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乳)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古序曰行葦忠厚也

毛公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謂序不知比興之體與全詩本義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睦九族但見黃耇便謂養老但見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福祿隨文生意無復倫理此說非也蓋古序惟首一句而毛公檃括詩中語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詩雖不主仁及草木而以行葦比則草木也雖未嘗專爲養老乞言而已有優高年領敎誨之意推廣而言未爲不可六經唯詩言可旁通性情之旨悠緩含蓄與他文字根株不移者殊科毛氏深得解而古序簡約周道親親故但曰忠厚如朱傳燕父兄耆老詩中巳具成贅語矣其以行葦比者古路在井間旁近溝洫多生蘆葦牛羊往來踐踏故以爲比朱子

誤以爲無義之興幷序之告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郝京山又曰按鄭箋作八章章四句朱傳作四章章八句今從毛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叔公尸嘉告

谷

○其告維何籩豆静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捆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引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離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古序曰既醉太平也

毛公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父兄答行葦非也成王之世周道綦隆朝野安寧祭祀以時燕饗以禮君臣相說臣子願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

室家咸宜胤祚永昌所以爲太平祝頌而寓箴規也然詩實因祭祀燕飲作而序不及何也正大雅與正小雅異正小雅記先王善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故小雅序事大雅序義詩言醉飽卽燕飲言尸告卽祭祀故序不復贅但約其義而毛公以明良相悅濟濟多士稱太平之義亦不及祭祀獲福者詩志不主祭祀也朱子謂爲孟子斷章所誤過矣蓋忠厚莫先於親親故有行葦太平莫樂於燕飲

故有既醉守成莫重於宗廟故有鳧鷖序各有攸當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扶鷖衣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叢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古序曰鳧鷖守成也

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非也祭而賓尸常禮詩既言燕尸矣故序

不復贅但表其守成以志周道之盛王者所承事莫大於神祇祖考天下有道九廟安妥百神效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鳧鷖性謹愿江湖泳游有安樂之象鳧鷖之言負辰在涇之言在京以比守成鳧善沒鷖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天曰神地曰祇公尸者神祇祖考之所依公尸安卽神祇祖考安神祇祖考安卽持盈守成之效矣內外非一祭祭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

浮象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淸曰馨天生
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
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章在渚渚
小埠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湑脯
禮卑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潨衆也象羣主九
廟之尸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
祀禮尊故曰崇五章在亹門也凡繹皆于門
每歲春夏門尸有專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
尚飮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不言福

祿天子之福祿非戶竈門行所得司也無艱
而已歷舉公尸見百神懷柔序所以謂之神
祇祖考安樂此也鄭說彷彿而未盡朱傳則
憒憒耳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嘉樂洛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去聲率由羣匹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
解懈于位民之攸塈戲

古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郝京山曰詩本美成王而序不言美者美刺
詩之變也至德無稱故正風雅無美刺序言
嘉取篇首嘉樂以括全詩之義猶漢廣言德
廣蕩蕩上帝言天下蕩蕩斷章取義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郝京山又曰此詩或分六章章四句因舊解穆穆皇皇抑抑秩秩等語或作子孫或作成王不類故疑分章之誤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兩對語似皆指成王今按宜君宜王明是子孫之爲支庶者不愆不忘率舊章正是子孫事仍舊四章爲是朱註併威儀抑抑二章俱作稱願嫡嗣解則牽強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
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

永歎陟則在巘(偃)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
瑤鞞(丙)琫(奉)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
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
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
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嗣)之飲
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
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貫)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段)
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素)其過(戈)澗
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古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毛公曰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
于民而獻是詩也
郝京山曰周自后稷當唐虞時受封于邰至
夏中衰棄稷不務后稷之孫不窋失其世官
竄于西戎不窋之孫公劉復脩世業始營豳
居是周之始造也召公歌其事示嗣王使勿
忘先業猶周公之詠七月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迥)酌彼行潦(老)挹(揖)彼注茲可以餴(分)饎(熾)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雷)豈弟君
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既)豈弟君
子民之攸塈(戲)
古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毛公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郝京山曰朱子謂序語意疎非也朱以泂酌
三句爲無義之興而毛以黍稷非馨之比蓋
餴饎濯溉祭祀之事孟子云雖有惡人齋戒
沐浴可以事上帝况有道德如豈弟君子者
乎故以行潦比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謂明

德惟馨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拳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囚矣

○爾土宇昄板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平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容卬卬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鳳皇于飛翽翽諱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琫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古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毛公曰言求賢用吉士也

郝京山曰毛云求賢者擇相也用吉士者審庶官也人主擇相相擇庶官則羣賢輔而天下治召公教王求豈弟君子以用吉士媚天

子而愛庶民猶秦誓之求休休一个臣也德莫大于豈弟指周公之為冢宰以流言避位而成王疑忌師保召公不懌故作此詩諷王末章及車馬欲王迎周公復相位以安庶官耳及公歸亦作君奭師保同心吐握下士周道以隆所謂豈弟君子俾爾彌性者此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郝京山又曰按自此以上十八篇文武成三王之詩古序次第井然義理明切有何牽强附會而朱傳一切改作誠所未喻

民亦勞止汔(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
縱詭隨以謹惛怓(奴)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
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
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
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器)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異)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
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
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
女是用大諫
古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亶)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貴)無然泄泄
(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梟)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覺)
匪我言耄(冒)爾用憂謔多將熇熇(霍)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躋)無爲夸毗(皮)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希)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

惠我師
○天之牖(酉)民如壎(萱)如篪(池)如璋如圭如取
如攜(奚)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
○价人維藩(凡)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古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板八章章八句

蕩之什

自此至終凡十一篇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僻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抔

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叨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

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詛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咆烋哮于中國歛

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

無陪培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免爾以酒不義

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調如螗唐如沸如

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杭內奰避于中國覃

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結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古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毛公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

作是詩也

郝京山曰按此詩刺周室蕩敗故古序斷取

篇首蕩字爲目而毛公釋其義云天下蕩蕩

者猶漢廣之云德廣所及也德廣與漢廣不

相當天下蕩蕩與蕩蕩上帝不相當皆說詩

斷章取義之法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

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拱明

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
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

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必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
而角實虹小子
○荏任染柔木言緡民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烏乎呼小子未知臧否鄙匪手攜奚之言
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暮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
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
知亦聿既耄冒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

德俾民大棘

古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
毛公曰亦以自警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玉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莫此下民
不殄心憂倉兄怳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
靡有黎具禍以燼於烏乎呼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

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亶怒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民孔棘我圉語
○爲謀爲毖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素風亦孔之僾愛民有肅心荓云不
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羊
哀恫通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
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莘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
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
之貪亂寧爲荼毒
○大風有隧歲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
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
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利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古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烏乎呼何辜今之
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
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因祀自郊徂
宮上下奠瘞意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耗斁妬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
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祖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
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跋爲虐如惔談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
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顛我以旱憯慘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暮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
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仰
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
昊天曷惠其寧

古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毛公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
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松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
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
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止其粻張式遄傳
其行杭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灘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〇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古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毛公曰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之而作此事已詳篇中故序不復贅吉甫對揚于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

崇賢封建復古之治耳人臣立功紀勳著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于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爲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爲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爲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粱山不爲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郝京山又曰按申伯以王元舅褒封吾錫可謂厚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戚移祚簒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反覆手之間而已父子相繼宣與幽滅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聖人有微意焉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辭而不逆其志烏可與言詩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夷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〇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〇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必纘戎祖考王躬是

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懈以事一人
〇人亦有言柔則茹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鰥寡不畏彊禦
〇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上声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〇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邦)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馬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古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毛公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郝京山曰吉甫作詩備獻納非僚友私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强僭繼世不由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已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于彘是畿甸諸侯

且不知有天子而況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如朱說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送不少詩可勝錄乎

烝民八章章八句 郝京山又曰按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爲王保躬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而城齊之役何足以煩之亦異于釆芑六月之命使矣詩言袞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必)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漏)錫(陽)鞹鞃淺幭(覓)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庖)鼈鮮魚其蔌(速)維何維筍(笋)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疽)侯氏燕胥

○韓侯取(去聲)妻汾(焚)王之甥蹶(貴)父(甫)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邦)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許)魴鱮甫甫麀鹿噳噳(語)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皮赤豹黃羆

古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毛公曰能錫命諸侯

郝京山曰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士服見王王策命錫車服歸始爲諸侯厲王中衰諸侯繼世不稟命宣王中興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此詩故序目曰韓奕言命韓奕奕然也序不本其事者詩言入覲王命纘考則繼世也言鞹鞃淺幭則喪畢也禮喪車鹿淺幭革飾詩具故序不贅序者志也志美宣王中

興能錫命諸侯而朱子謂錫諸侯爲常事非也若使天子常能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跡不熄而春秋不作矣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誇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嘗知有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此四王者孱王非興王也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謂之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韓之命治亂邪正何可相比乎然美中興而並及娶妻何也王室又安邦國和平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舉猶二南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可徵天子有道則諸侯秉禮親喪畢入覲歸而後議婚道揆法守秩然可觀與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相違遠矣所以美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離)爾圭瓚秬(巨)鬯(暢)一卣(酉)告于文人錫

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啓)首天子
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古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毛公曰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郝京山曰按周京偏在西隅去東南遠故淮
夷最難服成王初立周公東征三年滅國五
十而後徐淮定伯禽封魯亦爲東土重也厲

王中衰四夷交侵至宣王北逐玁狁南平荆
蠻而淮夷猶未附初命召虎經營再勤六師
親討必東土寧而後西京安此江漢常武所
以爲宣王之終事繫大雅之末簡聖人删詩
次第可見而周之興衰始終由東征其故亦
可考而知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泰)祖太師皇父(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杭)戒我師
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
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坎)如虓(哮)
虎鋪敦淮濆(焚)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灘)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

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古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毛公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
夷詩人美之非也按宣王自將詩既言之矣
淮北淮南後人臆說耳前篇由江漢進師爲
南此篇由淮浦達徐爲北師行便利不同總
之淮土前篇召虎經營疆理功成可謂有丈
人之貞未幾淮夷復叛宣王欲一大剏之故

不復用虎而命皇父程伯六師親征懲前之不武也蓋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終周之世叛附無常召公謂惟德可懷遠天子躬環甲冑遠問荒裔不可爲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命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末致諷規之辭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删定之意斯善言詩也豈徒取南北爲目已乎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塡顚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抽

○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菊人忮至忒譖僭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必沸弗檻敢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古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郝京山曰按毛傳二章十句朱子以哲夫二句屬三章今從毛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顚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語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紅昏椓卓靡共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皐皐訿訿紫曾不知其玷店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西七如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去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敗）胡不自替職兄（况）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烏）乎（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古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此詩中所已言序云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耳小雅終苕之華何草不黄大雅終瞻卬召旻皆悲惋悽切所謂亡國之音也昔周道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召旻命篇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言皆昏椓臯訿之輩辭約而意該矣朱子譏爲不成文理過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正本卷之十八

周頌　　　陳梓習

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誦則乏響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爲祭祀作而皆以弦頌告於廟故同爲頌

清廟之什

於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亦於人斯

古序曰清廟祀文王也

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王焉

郝京山曰成王初立二年周公以流言避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此詩卽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也

清廟一章八句　郝京山又曰此篇卽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鍾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烏穆不已於烏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格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古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郝京山曰太平治功成也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

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皡皡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驩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皡皡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爲而萬民化此以爲太平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肇禋因迄用有成維周

之禎
古序曰維淸奏象舞也
郝京山曰按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有戰伐之功則舞以象之如文王戡黎伐崇遏密大雅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故象以舞而此其歌也序不言文王何也詩言文王之典矣不言祭文王何也凡頌皆祭也朱子改爲祭文王之詩複說也古序不作此等語

維淸一章五句

烈文辟(必)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烏)乎(呼)前王不忘
古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郝京山曰成王七年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于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故嘉迺功戒勿忘先王美箴之意備矣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入聲)矣(句)岐有夷之行(杭)子孫保之
古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郝京山曰按此爲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大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大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

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于大王文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大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大王旣祀大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序說是也

天作一章七句 郝京山又曰舊註徂矣爲句朱以徂作岨連岐字爲句今從舊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古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祀成王之詩非也古者冬至合祀天地于郊此詩頌昊天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于尊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樂非一章此其刪存之一耳昊天難名卽文武受命以頌天故大雅文王之篇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必言聖聖同天也成王云者猶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書酒誥云成王畏相皆

成就之義非成王誦也不敢康基命單心皆頌文武功德宥而寬者天之德密而深者地之德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二后所以德配天地也朱子改爲祀成王則詩當作于康王後郊廟之歌周公所定一代憲章後王詩焉得列天作我將之間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泥文生解引國語爲徵按國語解成字之德無以辨其必爲王誦也其云德讓信寬固和皆所以基命成其爲王者也若皆謂美王誦則二后不過應受而成王功德遠過祖考豈詩人立言之意周家基命由二后蘇軾謂成王非基命之主是矣又據商頌祀武丁謂周頌亦當有康王以後詩夫商頌古樂僅存無容再刪周公所定內外百祀之樂夫子刪存止三十一篇焉得更有後人制作雜其中有之亦當附小毖載芟後不宜攙入祖考廟樂之前不然則頌亦錯亂矣豈但序不足信乎又據周禮圜丘方澤謂天地不

當合祀蓋信以周禮爲周公之書承訛久矣夫廟祀考妣合食王者父天母地毋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陰不得離陽妻不得違夫此理甚明今拘周禮謂天地當分祀則自不肯以此詩爲郊祀天地之詩何怪乎或曰周郊配稷詩不及稷何也獻祖之樂與天異思文所以獻稷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六句 郝京山又曰舊作七句愚按二后受之連下九字當爲一句實止六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假）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古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郝京山曰古天子冬至郊祀天地一陽初生氣本無形故禮不貴物埽地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配以始祖古之郊祀也周公制禮每歲季秋享帝于明堂帝者天之神生物之主物至秋而形成故祭備牲牢配以父郊天報

始享帝報成郊配后稷始于祖之義也明堂配文王成于父之義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古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郝京山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徧歷四方會諸侯于方嶽之下燔柴升禋以告天山川遠者望而祭之周公成文武作禮樂此爲巡守祭告之歌戢干戈櫜弓矢皆武王事而序不及武王者後王巡守祭告通用之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語即周禮鐘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歌之大者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

九夏之三也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管）將將（鏘）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古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非也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爲鋪張文

義不類蘇軾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于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卽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遏饗元后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卽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爲謚耳豈凡言成康者卽爲二王乎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古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郝京山曰詩言配天德也序言配天祭也有是德故有是祭此其樂歌也周禮謂之納夏一名渠百穀獨舉來牟者來小麥牟大麥也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爲百穀繼絕續乏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舉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之什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離)爾成來咨來茹(孺)嗟嗟保介維莫(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余)於(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止)乃錢(翦)鎛(博)奄觀銍(質)艾(刈)

古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郝京山曰朱子改爲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免禍謫洛誥以明農敘正文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爲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爲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將行呼保介猶

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卽時物告之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旣昭假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古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郝京山曰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卽其樂歌也春

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夏同也

噫嘻一章八句 郝京山又曰按頌皆事神之樂而不言鬼神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產云人道邇天道遠故頌于郊不言天言聖人于廟不言鬼言功德祈不言福言人事此章祈年與後章報賽皆言農夫勤動勞苦而所謂格天事神者在其中故曰人者鬼神之會祭祀聖人務所以爲民之義而天地鬼神弗能違矣詩至頌而愈遠故曰興於詩成於樂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妒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古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郝京山曰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于杞武王崩成王誅武庚黜殷以微子爲殷後與夏之後杞皆客焉二客來助祭則告于廟鷺白鳥也人臣精白乃心弗緇其節似之鷺善羣西雝西京之辟雝雝和也爲無惡斁之比有斯容諷其心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吐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子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古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郝京山曰萬物至秋冬而成且終矣故祭以報之秋則享帝于明堂祭四方冬則祭八蜡通用此詩故槩言報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桃磬柷祝圉語旣備乃奏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
厥成

古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郝京山曰此周公制禮作樂成大合諸樂奏之以告于文王之廟非為祭祀也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為始作樂而已亦非為釋奠養老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衣)與(余)漆沮(疽)潛有多魚有鱣(蟬)有鮪(委)鰷(條)鱨(常)鰋(偃)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古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郝京山曰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象)維辟公天子穆穆於(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古序曰雝禘大祖也

郝京山曰此禘太廟之樂歌大祖周始祖禘行於大祖廟追祀大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即所謂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于始禘也禮不王不禘周之有禘自武王始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大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

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辟公廣牡相祀者表大禮也魯以大夫歌雝夫子非之於春秋書禘於詩錄雝春秋之志也鄭氏以大祖為文王朱子因改為武王祀文王之詩夫文王穆考世室主稱大祖則后稷何加焉武王未受命雖有王祭禮樂未與周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雝故其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王禘祭通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此緯書之說也夫祭未有

大於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
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
諦昭穆之謂也子孫祀遠祖豈宜太疏莫遠
於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年五年不已疏
乎遠祖格則羣主咸集故曰祫商頌濬哲亦
禘也徧及羣公先正卽祫也禘惟合享故其
禮重魯僭禘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祫
也或云時祭亦有禘有祫諸侯亦有禘有祫
夫禘之爲時祭以禘舉于春也祭莫大于春

其次莫大于秋春爲歲首秋爲物成魯頌閟
宮曰春秋匪解郊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義曰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子云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故禮莫大乎
禘嘗也諸侯之有禘祫以其亦有始祖有合
食襲用其名而禮非諸侯所得盡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必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條革有鶬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
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戶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古

古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郝京山曰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
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穉也此卽其初立朝
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徵如此
世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而
後致政倂強此詩爲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據
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

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
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
乃始見諸侯乎初年以流言疑忌叔父豈幼
冲無知者之所爲乎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疽上聲敦堆琢其
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
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古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郝京山曰武王誅紂封微子于宋成王誅武庚遂命微子後殷此其始受命來見周廟故舉武庚事以諷之曰威曰福尋常祭享不及此辭雖頌客而亦告于廟故皆爲頌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古序曰武奏大武也

郝京山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者昭德爲威所以大武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煢在疚救於烏乎呼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古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郝京山曰此成王既免喪而見於先王廟之詩以下四篇成王守成之事而詩多裁自周公借祖考之靈光訓嗣王故告於廟後世遂以登歌昭功德爲憲章故皆爲頌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古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弼時仔茲肩示我顯德行杭

古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聘蜂自求辛螫釋肇允彼桃蟲拚盤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去聲予又集于蓼了

古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郝京山曰成王既誅管叔武庚而訪於羣臣亦周公之志也初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成王執管叔誅之悔其始使而公亦自悔也故曰丼蜂求螫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詩與康誥召誥皆裁自周公而此時哀死之意徵慮患之計深不如棠棣鴟鴞悲惋者彼公自言而

此爲王言也稱小毖自謙求助之辭天下之患未有不狃于小者餘詳前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刪)載柞(窄)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眞)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貪上聲)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標)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子)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邲)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

古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測)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蒿)荼蓼(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某)止穫之挃挃(窒)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淳)牡有捄其

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古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郝京山曰前篇祈年此有年而遂報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其紑(浮)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奈)鼎及鼒(玆)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譁)不敖胡考之休

古序曰絲衣繹賓尸也

毛公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郝京山曰此祈蠶之祭繹而賓尸之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黃桑衣先帝太昊木德之君司蠶桑者薦衣祈蠶也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此卽春祭薦衣祈蠶之尸靈星龍星卽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神象物絲衣載弁者尸服也蠶爲絲故衣絲紑潔白也象蠶色蠶馬同氣蠶首似馬俅俅下曲貌弁無曲者象蠶形也祭必繹尸所

以報也大夫以下祭于室卽日賓尸于堂謂之儐諸侯以上有室事有堂事祭之明日賓尸于廟門外謂之繹繹者天子賓尸之名繹繼也繼昨日也又謂之祊門內外曰祊始祭迎神于廟門內楚茨所謂祝祭于祊也明日送尸于廟門外春秋所謂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繹也禮器曰爲祊乎外祊繹皆廟門外西塾鬼事尚右也古者門東西有堂室曰塾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

矣庫門內失廟門外是也于東方失于西方是也庫門大門也廟門在庫門內左繹當在廟門外西塾也言繹又言賓尸繹者賓尸之名賓尸者繹之事也引高子語明所賓者蠶神之尸也漢有靈星祠蓋舉時人所知者證之鄭康成據士冠禮絲衣爵弁附合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之說以絲衣載弁爲士徂堂基牛羊鼎爲省牲器夫繹禮殺于正祭牲牢器皿皆用祭之餘有司徹云掃堂燅尸俎行禮

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乎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卽少牢云祭畢尸出廟門外俟儐天子明日儐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徃儐于門基也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者牲鼎皆自堂往門始祭牲入先大牢後少牢徹故羊先出而牛從之鼐鼎大以烹牲體鼒小以盛和羹羹近尸牲近外故鼐先出而鼒從之猶士虞禮

杙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往基之序也兕觥以下則祝願之辭鄭以絲衣戴弁爲助祭之士朱傳改爲祭而飲酒則序言繹賓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謂矣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蠶祭惟此一篇故聖人刪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

絲衣一章九句

於烏鑠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蹻蹻嬌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句允師

古序曰酌告成大武也

毛公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郝京山曰大武武王之樂春秋傳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卽武也其三曰鋪時繹思卽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卽桓也武樂歌非一酌亦武樂春秋傳作汋但未定第幾章耳序云告成大武寵受王造是武成也酌相時也晦則養熙則用時也時者天之運聖人之中聖人至公無私故道莫大乎時而用莫大乎酌毛氏因遵養之語及養天下明武非力服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酌一章九句　郝京山曰毛傳允師二字爲句朱子改爲八句今從毛

綏萬邦屢盧豐年天命匪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烏昭于天皇以閒之

古序曰桓講武類禡也

毛公曰桓武志也

郝京山曰按春秋傳此武樂第六章頌武王伐商講武類于上帝禡于先戎也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朱子以詩稱武王爲疑夫講武類禡武王伐商時事而詩非伐商時作也周

公爲武舞因爲歌歌非一章頌非一事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賞般頌巡行皆武樂也而作于成王世何得不稱謚既云綏萬邦屢豐年則詩非成于當年明矣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烏繹思

古序曰賚大封於廟也

毛氏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郝京山曰按春秋傳此武樂第三章武王克商有天下大封將帥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

賚一章六句

於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妥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古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郝京山曰舊以此爲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遊也書云盤于遊畋媻姍勃窣行路之貌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并目亦武樂之一章耳武樂各章殊事而此爲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已或云頌成王則不應篇名與武酌等同例也

般一章七句 郝京山又曰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或定于成王之季年也

魯頌　　陳梓習

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儗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淩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雍家臣專祀魯之不法甚於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薨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築天子世室請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為作頌

典廟樂駉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僭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處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詩先春秋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彰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嗚呼春秋之義備矣魯升而為頌王降而為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適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為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周并存也或曰為魯風不亦可乎曰頌不可以為風歌於廟與歌於邦國不可同日語春秋諸國無風徵獨魯八方雖殊而接壤可旁通國大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

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十五國槩方內大畧可覩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之夫左氏非真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篇脩辭耳不足以徵詩豈魯文獻之邦而無詩可采不如邶鄘齊鄭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故宋嚴粲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得之矣

駉駉扃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聿有皇

有驪 離 有黃以車彭彭 邦 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 追 有駓
披 有騂有騏以車伾伾 披 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 駝 有駱
洛 有駵 留 有雒 洛 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 因 有騢
遐 有驔 簟 有魚以車祛祛 區 思無邪思馬斯徂
疽

古序曰駉頌僖公也

毛公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郝京山曰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禮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魯以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也僖公國富好侈季孫行父爲之從臾非三思者所爲故夫子譏曰再斯可矣又讀此詩歎曰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聖人之意可知毛公之說釋魯人所以頌僖公之事非謂僖公可頌也然則序不言樂歌何也凡頌皆樂歌不復舉而但各本其所頌之事如武樂之桓酌賚般成王之閔小子訪落諸什皆然若謂生前美僖公則行父當成公朝僖公薨久矣臣子尋常美君何必請於天子請天子而後頌知頌非天子不敢作也成公六年魯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故頌即作於此時將推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

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誌僭也不然東遷而後無雅又焉得有頌乎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 必 有駜駜彼乘 去聲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 淵 醉言舞于胥樂 洛 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
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 玄 去聲 夙夜在公在公載
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

兮

古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郝京山曰此亦僖廟之樂歌序言作者之志而諷刺隱然若曰作頌者自謂君臣有道云爾此篇大類風體昳宕姚佚無復凊廟肅雝之意春秋以來新聲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洛泮水薄采其芹勤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旆鸞聲噦噦誨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〇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矯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〇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卯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〇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戶

〇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虢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〇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譁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〇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〇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甚懷我好音憬耿彼淮夷來獻其琛真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古序曰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郝京山曰僖公嘗脩葺學宮史克頌其事以為樂歌夫國君脩學非甚殊勳也古序言能者寓春秋之義天子學宮四面壅水環如璧

曰璧廱諸侯三面有水北缺如半璧曰泮宮芹藻茆皆水菜芹勤也藻文也茆酉也首言學故曰勤次言教故曰文三言飲酒故曰酉以下因脩文而願以武功禮出師受成于學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魯外患莫如淮夷故以服淮夷為頌其辭虛誇聖人存之亦誰毀之意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秘宮有侐洫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隈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黍稷重穋六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
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舉奄有下土纘禹之
緒
〇后稷之孫實爲大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
貳無虞上帝臨女汝敦堆商之旅克咸厥功
〇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
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
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
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汝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鎗毛
炰胾羹䆗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
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〇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
冑朱綅侵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
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愛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
〇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
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〇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〇天錫公純嘏古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
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〇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短是度是尋是尺
松桷角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
曼萬且碩萬民是若
古序曰閟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郝京山曰魯頌皆爲僖公前三篇頌生平功
德此一篇新其廟宇將以爲世室配武宮告
成功也故首舉廟宮未歸於脩廟序云復周
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開周大王

遷岐成王建魯下及僖公伐楚復常許奄有海邦淮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爲目夫常許失矣魯何能復也僖公有駉馬之富有樂胥之臣有在泮之功侈郊禘三望之僭願大而力小遠思蠻貊而近失常許故序即辭表志而作者之諫自見亦春秋之義也或以是詩爲美僖公脩姜嫄廟夫魯不聞有姜嫄廟詩言姜嫄者誇魯之自出明郊祀后稷之故耳如僖公有日

脩祖廟是時行父之父季友爲政則頌不待行父請作矣行父當成公時脩僖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重葺曰新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也成公朝死久矣追叙始作以見今之更新久而不忘耳若姜嫄廟豈待奚斯始作邪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郝京山又曰朱子改訂爲九章因首章十七句爲例以王曰叔父下五句屬上章合十七

句爲二章以乃命魯公至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亦十七句爲第三章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句爲第四章少一句謂有脫漏今按詩章法原不拘長短但當察其文義語脈舊本王曰叔父以下三十八句詳陳魯開國與郊廟祭祀之盛故爲一章公車千乘以下則頌武功恢復土宇分爲四章意重復土宇也今從舊

毛詩正本卷之二十

商頌

陳梓習

初契爲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即今陜西西安府商州十四傳八遷都至湯徙居亳或云即今河南府偃師縣十九傳又五遷都河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又徙居河北都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朝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爲殷後封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使脩其禮樂奉其

先祀宋衰舊典散佚七傳至戴公當周宣王時宋大夫正考甫者孔子七世上祖也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祀其先王及孔子刪詩時存五篇耳夫杞宋無徵夫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况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誇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猗依與余那羅與置我鞉桃鼓奏鼓簡簡衎看去聲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古序曰那祀成湯也

毛公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郝京山曰此詩多言樂何也郊特牲云殷人

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閒即此意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戶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虎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宗假格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其錯衡八鸞鶬鶬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古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鄭京山曰成湯至于大戊七世矣商道寖衰大戊脩德中興遂號中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殷祖成湯宗大戊武丁此祀大戊之樂歌也朱子以詩稱湯孫改爲祀成湯今按詩云及爾斯所言自湯及大戊也云諸侯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人心表中興之功也亦猶玄鳥頌人心土宇正祀二宗之詩若那祀成

湯無庸及此矣湯孫凡後王主祭者皆得稱之豈必祀湯始稱湯孫乎前篇言樂此篇言味祖遠難格故衎之以聲宗近易感故侑之以食不得謂二詩無辨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升 龍旂十乘大糦 熾 是承邦畿 祈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 格 來格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古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鄭京山曰中宗十三傳至武丁而商業又寖衰武丁恭默思道乃復中興號稱高宗頌高宗而推本祖德正所以表中興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 峻 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員 既長有娀 松 方將帝立子

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賫 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支 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 贅 旒 流 何 賀 天之休不競不絿 求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 拱 大共爲下國駿厖 猛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 赧 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古序曰長發大禘也

郝京山曰朱子謂當爲祫祭之詩按大禘卽祫也故雖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母此商禘也并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盖追祀遠祖則

子孫咸集所以首四時爲重祭也時祭合享或不止禘而據雖與此詩則禘非特祭甚明然此稱大禘雖稱禘何也雖序云大祖其爲大禘亦可知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迷)入其阻裒(抔)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低)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必)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責)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角)有梴(蟬)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古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郝京山曰此高宗崩三年喪畢祔主於廟之樂歌頌中興之功而歸于作廟所謂百世不遷之廟也若玄鳥時祭之歌耳然什先玄鳥而後殷武何也重服楚以終頌也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牆故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而要也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業

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覩此爲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釆芑是也孟子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明王不作楚未易撫也有王者起必在東南是以仲尼不遇于齊魯將遂適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徘徊陳蔡之閒者垂十年其意常在楚耳及子西見阻昭王不祿然後反魯删詩脩春秋二經聖人心思隱微所寄也春秋重與楚王以楚本易王也詩十二國不列楚風以楚非一國也天運自北而南故風始南音頌終歌楚欲有爲而不得爲聖人未竟之志可思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周公作立政曰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王者先內後外先德後功始二南而終殷武文武內外之辨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清〕沈青崖撰

毛詩明辨錄十卷

清乾隆毛德基刻本

毛詩明辯錄

家艮思觀察好學深思宦游之暇惟事纂述易詩春秋三傳各有明辨錄予既總序之矣歲戊辰先出其毛詩鏤版以行復以首簡授予予惟董子有言詩無達詁蓋言志永言之義宜參互尋繹而得之若墨守一家之言苟駁前師則拘於其方非善說詩者也自宋以前詩無不宗序說者即伊川亦謂毛萇最得聖賢之意惟鄭漁仲作詩辯妄始極詆其謬而朱子多從之原朱子之意豈不以齊魯韓詩並廢獨主毛公而陋儒又從而增益附會千百年學者之心思錮束於一家必脫棄臼科別發新義乃可賢耳而宋元以來說詩者又或墨守集傳雖有他家不復措意不反為朱子所訶乎今觀察之為此書大旨折衷集傳而博采衆說以廣異聞未嘗墨守一家其研究聲韻足補才老之叶音辨析名物大類鄂州之翼雅殆真能參互尋繹深有得於詩無達詁之意而卓然為善說詩者已抑予聞之永樂之脩五經也名為大全而當日編輯諸

臣率皆攈竊一家之成書以罔其上我

朝文治誕敷

御定傳說彙纂自注疏迄有明靡不攟摭薈粹蔚為鉅觀一洗大全之陋是書出遵

王翼聖堪為彙纂之鼓吹觀察盍并易春秋三傳志版行之予雖老猶將取向之總序其端者一一為之專序焉

乾隆庚午仲秋歸愚沈德潛題

衛宏詩序以明意康成詩譜以紀年二家雖不必盡當然自子夏毛公以來老師宿儒相傳如此良以詩之爲體不若史之質言紀事有可顯証也宋人輒以文論詩凡詩中非有人名事蹟可考者遂以漢人爲無据而斥之憑臆見以自是夫石渠虎觀講論異同者豈不賢于兎園俚儒乎南湖公不勝好古之思仍以毛氏冠其名著爲明辨録復兩京鴻博之規洗近代謏聞之陋自兹始矣虞山盛元珍

昔文中子以春秋尚書與詩全目爲三史上下千餘年朝野之得失存焉也而詩之微婉善感人心有過於書法之謹嚴告誡之沉懇者奸人之雄悍夫之惷愚示之衮鉞之寄渾噩聱牙之編載或恬弗之恤而下里清謳無心之唱歎入乎其耳觸乎愴焉有痛之真輒涕泗迸流怦惻不自禁故興之善物歸焉顧人代荒遠其采貢存删之故通儒莫能究晰史遷謂古逸三千餘篇歐陽推詩譜圖又當不啻乎是然季札所觀雖次序與今異而全詩亦止此數故朱子亦謂夫子固未曾删特刋定而已舊自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而今以豳爲風殿退秦于唐後論者探夫子之微意言人人殊而鄭氏詩譜則且檜先於鄭依邶鄘先衛之例王在豳後與雅頌接雖未爲無所見然經自聖人定後議論所不敢到也王魯齋直欲去淫風三十五篇陳少南要廢魯頌噫其甚矣學者生古人之後其疑之不可通闕之斯已耳沈使君良思學贍而思勤于經史並有著撰而毛詩明辨録先板行

屬序於予予受而讀之見其貫穿諸經左右咸逢又身歷邊地考古風土之遺辨晰民物致爲精覈即音韻亦細與折中而大旨發明朱子之集傳特詳意思名通不執一見朱子雖不主大小序而菁英要靡不搴擷是録亦羅其元要罔有缺訛其洵不爲毛鄭佞臣而多於前功矣乎夫前人志有所觸發之于聲詩明者能於千百載下善以意逆之而知其在高山在流水是三百篇留牙生之操使君起而爲其子期泠泠絃軫識聽其真以之拈說匡稚圭之所不是過而興觀羣怨之蘊奧益抽闡發皇而不可以已誠四始六義之一快也其羣經之纍如珠貫史論之靡靡可聽殆弗可測量已乾隆己巳二月錢唐桑調元書

毛詩明辨録序

人生而有言長言之而爲歌不自知其合於節奏而有元音至理存焉蓋由心而生因心以感詩教之所以通於治道也王者命太史陳詩以觀風命樂正因詩以合樂用之朝廟燕饗典至鉅矣而聖人於此區分六義釐訂四始刪存三百蔽以一言殆欲由性情而歸於道德以補政刑之不逮歟顧詩之作本以言志讀詩而不得其志之所向是猶窘步於迷塗面墻於闇室也秦火以後齊魯諸儒收拾斷簡各立門戶亡慮數十家而今之傳者獨萃於毛氏以其能依詩序而不爲野獲耳夫言發於此而可通於彼則不窒義見其小而可該其大則不拘弇陋執泥之說固不可與言詩然諸家異同不啻枘鑿吾不知白虎未經論定之先其聚訟糾紛更何如也自考亭夫子集傳以來學詩者咸衷於一我

朝彙纂一編以朱子集傳爲主而附引諸儒之說以析其中蓋朱子之裁正小序者不少而小序之爲

詩學津梯已二千餘年莫之胥易未可盡非故仍附卷末以待學者之尋繹取携於此可以仰窺
聖學之權衡焉青嘗於吟咏之餘合觀其大鳴小鳴凡淂其平而鳴者多正不淂其平而鳴者多變羣倫理之大端勤蟲魚之小物以古人之摯誼觸後世之深情傳注之功尚矣然學於章句之中超於義類之外思之既入隨在有獲可以不閡於彼此而齊物於小大寧僅自怡而已因著明辨錄十卷姑為彙編之塵羹土飯以惠子弟詎云有當於興觀羣怨而能仰裨於至治乎

乾隆辛酉秀水沈青崖自序

毛詩明辨錄目次

第一卷

綱領一

第二卷

綱領二

第三卷

國風一 周南 召南 邶

第四卷

國風二 鄘 衛 王 鄭

第五卷

國風三 齊 豳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第六卷

小雅一 鹿鳴 白華

第七卷

小雅二 彤弓 祈父 小旻

第八卷

小雅三 北山 桑扈 都人士

第九卷

大雅　文王　生民　蕩
第十卷
周頌　魯頌
商頌

毛詩明辨録卷之一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綱領一

采詩

凡大師所采之詩皆合樂律可歌以配八音者也

大師既采之列國還以頒之列國故列國皆能備樂列國之士夫皆能賦詩魯爲宗國得備四代之樂故獨盛於他國

杞宋之祀夏商先王必有専樂即宜有専詩乃商

有頌而夏無頌者宋世近而人文杞世遠而同於東夷之俗故曰杞不足徵

魯宋無風或謂時王不以列國視之故大師不陳其詩果爾則王降爲風東周之王宜命大師升之於雅而不聽其降矣文章之道與風氣爲汙隆豈王者所能主哉子夏申培皆列魯風於二南後當是雅頌之未得其所也

逸詩

夫子刪詩惟刪其篇不曾將一國之風盡刪季札

觀樂其全詩篇目與今存之詩無異同者可見矣歐陽文忠言夫子刪詩有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者此論新奇可聽而未確也終春秋之世列國君卿大夫風雅相尚賦詩見志惟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鄭子駟引周詩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陳敬仲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皆逸詩可見夫子所刪無多而歐陽氏祖史遷以爲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以詩譜推之何啻三千邵子亦有仲尼刪詩十去其九之說詩之兼史原不能事事

相表裏如周宣王命將用兵封申伯韓侯築齊城平江漢獵敖洛魯侯平淮夷諸大政他經史所不載者已多矣若以西東周列國國各有風十五國之譜君各有詩信非三千不能備詠矣

四詩

詩有四而其名僅有風雅頌三者非本義也顧炎武以南豳雅頌當之其別南于國風之外者近理而竟斥列國之風於不數且以豳爲一詩亦屬大過然則四詩者何南也風也雅也頌也豳亦風之一

王迹

詩者王迹之所起也二南作而王政以行降王風爲列國而王政以微檜曹以後殿以豳風溯王迹之所由基也文王得后妃以德化於上周公輔成王以貞固其後開泰保泰其包舉十五國風者乎十五國之入春秋者惟衛鄭齊秦陳曹六國而已東遷以後周名棄於秦邶鄘滅于衛王夷於列服晉稱爲唐仍其故名而又以魏先之檜入於鄭豳

則有邰之故國而伯翳之新疆矣春秋十二國豈盡無風雅之人無可錄也故曰詩亾

六義

六義之分風雅頌爲作樂編詩之分體賦比興爲作詩言志之殊情截然有辨乃大序與周官大師職序次六義皆以風爲首加於賦比興之上而雅頌居其末豈無說哉風者諷也十五國風二雅三頌咸有諷咏之意蓋朝野地殊而性情則一美刺異致而指歸則同故大序繼之曰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此即釋風之爲義所以該乎賦比興之全而非專爲國風言之也

或曰頌有美無刺惟述先王先公之功德有何諷義而亦以風該之蓋當時郊廟樂章非因郊廟明堂缺樂特令太史撰述乃是後賢後王思慕先世之盛見制作之明備而後有詩大師因取以合律爲告廟般薦之用則作者亦本於諷諭以爲引翼當世君臣之助耳詎不可謂之風耶

後世之詩賦多而比少興尤少所以不得幽閒淡遠之情如左思詠史詩云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此興體也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此比體也然後世詩題本多寄託如詠史游仙何爲以今人而述古事以人世而慕仙境蓋皆有爲而言之是賦中已兼比興所以比興愈少耳

大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所謂譎諫者諷導之詩不以正規而尚譎後世且以爲謗讟之與而罪之矣魏應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因作百一詩其詩入選樓迄今讀之似無忌諱而當時人僉怪愕以爲應焚棄之則譎諫之罪在漢魏已然何怪後世之無詩也

不以譎諫而直斥其非者有家父之節南山寺人孟子之巷伯當時秉國均進讒慝者如此其訩惡而不敢罪諷刺者所以序有言之者無罪之說是猶古道也

毛公傳有興無比無賦當時詩學似不以賦比興爲三體也左傳春秋諸賢賦詩言志有自作者有引用古詩節取其意或即燕飲時賦之賦者非若矇之誦工之歌較誦爲舒徐較歌爲促節非朱子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之謂即如季平子賦采菽韓起賦角弓范宣子賦黍苗雖有比興之詞亦皆謂之賦至于比之爲義寓於興中凡興皆與正意對照或反照故毛鄭凡遇興詞皆言以某物喻某事不別立比之一體如關雎荇菜俱是比后妃也然

則於六義中取賦比興三者爲三體自孔氏穎達云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朱子則三經而三緯之也

正變

鄭夾漈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獨出于詩序此誠探源之論也青嘗繹詩大序之言渾然可味其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序本未嘗分何詩爲正何詩爲變自漢儒承序說而分二南爲正風邶與鄘

十三國爲變風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爲變小雅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民勞至召旻爲變大雅博士家相傳而不敢改此正變之過於拘泥而風雅之道不明也夫美刺之別當因其詩以定而不可謂正中無變變中無正如二南爲風化之首宜皆爲正而何彼穠矣一篇爲平王以後之詩附於召南者刺王姬徒有穠豔而無肅雝則此一篇宜爲變風所以子貢申培皆列於王風至於豳風七月之篇王道方興禮義由之以起政教無失未可與東山破斧諸作同爲變也齊有雞鳴之賢妃鄘有柏舟之志節干旄之好賢衛有淇奧之學問鄭有緇衣之愛戴曹有鳲鳩之均一豈可謂十三國皆屬變風其在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斯干無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賓筵魚藻采菽角弓二十篇其在大雅抑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六篇皆變而不失於正所當融會序意而釐改者也

周公大聖而其詩歸於變風者大序所謂傷人倫之變也故不特鴟鴞破斧爲人倫之變即九罭狼跋詩人如此愛慕而公之心有愁然者則亦變也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與采薇出車無異也楚茨四篇與頌之載芟良耜無異也桑扈鴛鴦諸篇與蓼蕭湛露無異也而先儒徒以前後分正變不於知人論世間一再思之殊可慨已

尤可惜者衛武公之耄而好學大學以爲文王以後之一人其詩三篇淇奧在風賓筵在小雅抑在

大雅皆斥於變風變雅之倫此不察於學問之道不可與言詩也

序雖言風雅皆變而其言發乎情止乎禮義則惟言風而不及雅蓋雅作於朝廷關乎政教而不獨民之性情一涉於變而先王之澤遂不足以挽之如板蕩者豈猶有先王之澤哉

頌亦有變序不言惟成氏伯瑜及之按魯僖之賢豈能上躋文武比隆於殷之高中而以史克之詞與清廟並列亦見其不倫矣駉馬無邪何如衛文之秉心塞淵閟宮新廟何如楚卯之揆日作室淮夷來同何如西秦之小戎駟鐵乃魯爲頌而十三國爲變風何其誦讀之不平如此

風分正變以二南當正以邶之下爲變此其大畧也列國之中東遷以前豈其無正詩詎可盡列於變風如鄘之柏舟衛之淇奧鄭之緇衣齊之雞鳴俱宜爲一國之正風若豳之七月周公作之陳戒于王固不可與鴟鴞之危懼同年而語奈何亦指爲變風

國風

武王大封建千八百國即春秋時猶存百二十四國其他錯見於經傳而亡在春秋前者又數十國何以大師採風僅十有五國耶或民俗歌謡無當於勸懲者不採或要荒僻壤不協於音律者不採故僅止於此歟且此十五國者如周召豳者不盡周之封號而春秋十二國之有詩者惟衛鄭齊唐秦陳曹七國與焉乃知制作之才難也

周南召南

朱子集傳曰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夫周國在殷受之世文王之化及於南國諸侯猶之齊秦之在周也彼時周公召公方爲公子公姓豈得因其采地列爲風首蓋於武王既有天下以後追集文王時化行南國之詩被之管絃則周非復殷之舊邦故不稱周之國名而以周公召公分陝之地各自北而南而以爲十五國之倡焉后妃諸篇傳之宫中奚待於大師采而陳之至若東遷以後之詩亦附於二南篇末蓋述王

姬之盛不同於黍離之響也然亦僅可云附而已周易之周訓爲代名周南之周訓爲國名蓋周南列於國風之首非王化之成而王化之基也文雖演易於羑里而非武王易姓受命未能遽以後天彖辭改連山歸藏故周易之周不同於周南之周也

二南皆言宮闈之事下及於諸侯大夫之夫人妾媵之微而其述政事者於周有兎罝一篇於召有甘棠羔羊騶虞三篇而已故其入樂編爲房中用於射鄉可以通用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鵲巢則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采蘩則諸侯之妻能奉祭祀彼國自有風何以歸之文王蓋文王時爲侯伯自西而南皆其所董率故化得而及之迨德愈盛而化愈遠即非西伯所屬亦被其化惟其由周而及他國故不專屬於周而以南縣之也此等諸侯自盟津大會之後或仍其舊封或削其爵土或遷其疆域自不便以殷封國列於十五國中故統之以二南焉

二南是商之國風所謂當殷之末世而周之將興也以雅以南雖是言籥舞有此二種其實二南不應列於國風之首別是一種先儒所以相傳無替者一則拘於關雎爲風之始一則苦於六義中無南之名故千古無敢異議而二南遂不得出國風之外矣

王

風非雅之降也王是周之降何以言之以周召之隆其化方行其治尚於成康昭穆而列爲風首周

公繼之乃有豳風以殿風後故知風雅相抗衡也然豳風二南當殷季世而其風漸趨於盛王風藉文武之餘蔭名爲共主擁有神器而化不逮於天下其風漸流於衰故以爲降耳

鄭風

鄭聲之淫夫子表之矣惟其詩淫所以聲淫後人徇小序多刺亂之作因曲解之曰其聲淫非其詩淫果爾則歌非以永言而聲非以依永也夫鄭詩二十一篇古序以爲男女相悅惟丰東門野有蔓

草溱洧四篇而朱子所增定爲淫奔之詞者有將
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
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等十一篇是鄭詩之
中惟六篇不淫毋乃太甚朱子初年說詩亦欲從
序說呂祖謙引述於讀詩記中至晚年乃論定如
此非故刻也男女之情如水之流一失其防遂不
可遏如鄭與衛同有淫風然衛之淫扇於上鄭之
淫徧於下故夫子所欲放者鄭聲而衛不與焉亦
以其太甚耳

後世多忌諱刺時者多託於婦人之言以君爲夫
冀悟其所天逐臣之不得志者爲棄婦之詞出處
之不以其道者寓狹邪之語甚至唐之無題亦以
感君殊不敬矣周室雖衰猶不禁諷刺何至託爲
男女相悅之言也故知朱子後之改正者不盡非
也

豳風

集傳曰周公攝政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
戒成王謂之豳風此指七月一篇而言恐不然周
公作詩納諷於王冀王之效祖德不暇計其詩之
可爲雅頌與風也後之大師採之無可附故自爲
豳風之首篇而以鴟鴞諸作附之七月一篇可雅
可頌故用之蜡祭迎寒暑亦謂之雅頌豈可入於
變風耶鴟鴞以下則大序所謂傷人倫之變也謂
之變風可也

合觀豳風七篇其次序與史傳悉合七月初輔政
所陳述也鴟鴞遭流言而欲救亂也東山公歸而
恤士也破斧征士之愛公也伐柯東人知公之必

歸也九罭東人愛公不欲其遽歸也狼跋東人追
美公遭流言不改其度也君臣兄弟之間不幸而
遇此事人倫之變故編於風末而謂之變風若七
月一篇則固太平宰相之詞與大田相似可謂之
雅與良耜相似可謂之頌故有豳雅豳頌之稱焉

二雅

雅分小大序雖以政有小大言之而未必盡然采
薇出車戎事也蓼蕭湛露覲禮也車攻吉日講武
也楚茨信南山祀典也鹿鳴菁莪興賢也其政較

之大雅不爲小而分之如此者樂官分之也
文王之什多周公所作卷阿召康公作民勞常武蕩召穆公作板凡伯作桑柔芮伯作雲漢仍叔作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作則大雅者皆大臣之作也

聲音之道既亾末由究司樂之分小雅大雅然就其詩之既分者而讀之覺小雅與風相近大雅與頌相近

頌

說文曰頌貌也古字與容通用廟亦貌也所以頌詩多作於廟祭而美其君德者不與焉

魯頌

集傳曰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今所存之四篇皆美君之詞非正頌也然則魯別有廟樂之頌歟朱子何所考據而知之使其有之夫子何以不錄天子所賜之廟樂而錄史克所作之頌耶或曰魯頌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夫使賜天子禮樂許其作頌則亦奚待於請其必請而後得編於頌則無廟樂可知矣

諸侯祭宗廟一國之大典即不名爲頌亦當別自有詩而竟未見豈雅中大田等篇南中采蘋等篇以之通用耶魯郊禘大禮使其直用周樂則疑於僭故朱子謂其別有廟樂也

商頌

昔殷之亾微子抱其樂器而犇周國雖亡而禮樂不與之偕亡況武庚既叛微子封宋許其用殷天子之禮樂以爲周客豈無詩章以祀其宗廟至戴

公時始從周太師處得商頌十二篇耶周之太師得備六代宮懸者周在侯封時固未得備至有天下之後始從三恪杞宋徵求得之何以本國反失其世守之樂章且宋與杞不同夏之亡至周末千三百餘年而杞又竄在東夷謚法都廢其樂章之無考可知杞本國無考周太師亦何從而備之所謂周備六代之樂者亦不過韶濩之音世所共宗之樂而非其祭廟之詩也不然正考父能求之周

大師杞何不能效尤耶且正考父既得頌十二篇亦僅有之古文當爲子孫世寶如圖球然孔子奚忍刪七存五若謂當孔子之先已亡其七篇自正考父求而得之宋國必以爲寶何至距孔子七世又亡其七篇旋得而旋失哉

商有頌而無雅豈廟祭有詞而朝會燕饗無詞歟蓋制作之權出於天子禮樂之興替視國之存亡勝國之社屋之而詩歌能獨存乎商頌之不亡者以宋祭祀所必用故得以貽留若夫殷之燕享朝

聘既不行於周世自必久而湮沒此有頌無雅之故也或曰周禮在魯凡周之風雅頌魯則備焉何以并有商頌曰此孔子之家傳因取而並列於詩者也故附於魯頌之後

舞詩歌詩

詩中之爲舞樂者二南有南籥周頌有維清即象箾也武爲大武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武舞也酌爲籥舞內則十三舞勺燕禮云若舞則勺此專以應舞節者舞詩也其專以歌者如鹿鳴之三用以升歌清廟之頌一唱三歎以及小雅間歌皆應歌節而不可以舞者也然則宜鐘鼓宜磬筦宜干戚宜羽籥不容假借亦猶漢晉間樂章有橫吹鐃歌等曲之不同也

篇名

篇名皆古人自定非孔子刪詩始加故左傳所述賦詩其篇名與今無異惟季武子賦節南山稱爲節之卒章其有取中間二字或章末二字爲名者如騶虞權輿之類蓋因章首多虛字而因以實者

名之或有取全句者或有擇一字者即此見古人製題之善後世義山放翁作詩亦嘗摘句中之字爲題然而近體豈可模倣古詩不過效顰云爾叔于田之名大叔之名小乃編詩之人加大字小字以別之召旻加召字以別於小旻蘇氏謂大雅必有大弁而今逸之其論甚確然當孟子時已謂之小弁則子貢以前篇名已定矣

頌之篇名如武酌賚般之類皆別爲題名因舞以爲名也

分章

詩之分章於大師陳風時已定故左傳賦詩多有詠第幾章者蘇潁濱考定載馳爲四章亦參觀於左氏傳也然二章之既不我嘉兩段實可分爲兩章或以參差荇菜末章亦似兩章爲問然關雎之二章主未得而言三章主已得而言截然分定與此不同也

采采芣苢不以二句爲一章物其多矣以二句爲一章此中可見古詩人之妙芣苢三章十二句只易采有掇捋襭結六字耳而意思層層已繪出聖世氣象若分爲六章或并爲二章便無意味所以分章亦有詩人意到筆隨之樂一章之中自分段落如大叔于田前段四句言叔于田後段六句言叔在藪此如填詞之有兩段也

車攻本作八章章四句朱子云以五章以下考之當作四章章八句沔水卒章脫首二句皆分章至當不易之論

思齊注疏本作四章章六句而朱子從故言分五章以後三章章四句輔氏廣曰四章五章章首皆有一肆字此非確解也肆猶故也結上文之詞惟中庸故至誠無息起句承上章用故字其他未之有也依注疏作四章惟其亦臨亦保故大難雖不殄絶而光大亦無玷缺惟其亦式亦入性與天合故成人小子皆有德造此以文義言之當如此以叶韻言之末章式入德斁是一韻也

靈臺篇疑當分作五章章四句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六直反)與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爲一韻下文麀鹿濯濯四句爲一韻則兩王在句相對矣不然麀鹿攸伏句與濯濯不叶也周頌不分章然章中自有段落魯頌分章與風雅無異所以爲變體所以詩傳詩說皆編在邶風之前

章句之多者有小雅正月十三章九十四句大雅抑十二章一百十四句桑柔十六章一百十二句魯頌閟宮篇十三章一百二十一句章句之少者有齊風盧令令三章六句周頌維清一章五句潛賚一章各六句

章法蟬聯

大雅文王篇二章末云不顯亦世三章首云世之不顯三章末云文王以寧四章首云穆穆文王四章末云侯于周服五章首云侯服于周五章末云無念爾祖六章首遂以複句為起句其末云駿命不易七章首云命之不易下武篇王配於京成王之孚受天之祜三句直用本句蟬聯

既醉八章章首固多蟬聯即一章之中如令終孝子女士皆用蟬聯之句叠兩句以蟬聯者僅有於論鼓鐘於樂辟廱二句皆開後世法門

什

雅頌之以十篇為什者孔子刪詩時無之蓋自毛公始也春秋時列國君卿賦詩言志相與贈答亦嘗引用二雅而無言什者孔子刪詩惟有去取而無釐訂篇什之說或作小序者因而敘次乎後世惟陸孔輩釋什伍之義而孔又引樂師注雍在周頌臣工之什以為據要之樂師之注亦是漢儒語又引鄭箋南陔下云毛公推改什首非孔子之舊鄭乃東漢人不知毛公定什故為此言耳

毛公以魚麗足鹿鳴之末而以南陔白華華黍無詞者附之其於古詩合與不合不可懸擬然無大礙朱子因儀禮之文又泥於十篇為什遂割南陔為鹿鳴什終白華華黍為次什之首未免割裂且如合樂奏周南三篇俱極整齊則用瑟於堂上者自宜用首什用笙於堂下者自宜用次什而不容混於同什之内亦當類周召二南之有別也

二言

二言詩甚少惟鱒魴鱨鯊祈父肇禋等句而已

陟岵三章章六句父曰嗟予子行役以七字為句然首章嗟予子叶止字次章嗟予季叶棄字三章嗟予弟叶死字似乎行役二字别為一句是三章章七句音節尤促而古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朱子曰二章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今陟岵三章予季弟三字亦句腰叶

三言四言

何喬新論詩云振振鷺三言之所起關關雎鳩四

言之所起維以不永懷五言之所起魚麗於留魴鱧六言之所起交交黃鳥止於棘七言之所起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所起此說似新奇動聽然畢竟指定何句爲起則又不然如振振鷺爲魯頌螽斯羽爲周南魯未分封以前已有三言矣關關雎鳩爲周南猗與那與爲商頌周室未興以前已有四言矣再如交交黃鳥止於棘朱子分三章章十二句則非七字可知魚麗於留魴鱧朱子分三章章四句則非六字句可知識者勿爲所欺也

爲此說者頗多如吳訥文章辨體亦及之徐炬事物原始且謂五子之歌爲聯句之體更爲傅會

六言七言

魚麗于留魴鱧旣辨其非六言其通章皆六言者有俟我於著乎而偶用六言者有政事一埤益我狂童之狂也且等句交交黃鳥止於棘旣辨其非七言通章皆七言者經無之其偶用七言者有還予授子之粲兮胡取乎三百廛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二之日鑿冰沖沖二句以燕樂嘉賓之心如彼築室於道謀今也日蹙國百里儀式刑文王之典等句

偶用八言者有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傚我友自逸等句古人作詩原未限定字數而以之入樂亦與宮商無礙

助語辭

同一助語辭而國風所言各異如鄘風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是以只爲語助也鄭風叔善射忌狂童之狂也且士曰旣且是以忌與且爲語助也墻茨

偕老全用也字桑中全用矣字干旄知子之來之全用之字緇衣還十畝全用兮字南山全用止字著全用乎而豳之鴟鴞用斯字皆其國語然也採風之中已有方言顧楚些人皆知之鄘只鄭且人不之察耳小雅亦有用止字爲語助者方叔蒞止卜筮偕止之類有用思字者烝然來思嘉賓式燕又思有用焉字者菀柳章不尚息焉

疊句

文以疊句見意者或意取稠密或情貴丁寧或以

下句作轉語皆可用之汾沮洳曰美無度美無度此取其稠疊也園有桃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下句乃轉語也

有疊半句以成句者如其雨其雨采苓采苓在起句歸哉歸哉樂土樂土在中間

疊調

韓蘇之文好用疊調有疊至十數句者鴟鴞連下十個予字北山連用十二個或字一用長短句一用五言皆爲後世疊調之所宗生民篇實方實苞連用十個實字

我女爲句

北門二三章叶韻在我字之上擇兮二章叶韻在女字之上我女字與之字兮字矣字乎而字不同此三百篇中變體鴟鴞篇連呼十個予字但在句首蓼莪之四章連呼九個我字俱在句中與此不同然亦是變體

毛詩明辨錄卷之一

毛詩明辨錄卷之二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綱領二

叶韻

聲韻之文起於賡歌然所見無多惟三百篇旣富且該考韻者宜於此討之其叶韻之法諸體畢備有可參考昔朱子雖云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而其注釋聲韻極其謹嚴蓋天地間風水相遭鳥啼雨灑皆有自然之韻而謂人爲萬物之靈由性情而達之語言文字有不合韻者乎

古韻通用

韻學之嚴始於聲韻取士頒之禮部遂爲學者之律其中有古韻通用如一東二冬有轉韻如東冬轉江今就詩考之東冬轉江四支通五微轉八齊七陽通八庚更有與今異者一先與十一眞常通用其仄韻亦然讀者依集傳吟諷自知

古音本同

以今韻律古詩故必從所注反切而後叶在古人當必本作是音非借音以叶韻也如關雎三章左右采之琴瑟友之以今音讀之采在十賄友在二十五有自不相叶故注采爲此禮反友爲羽已反以叶之乃芣苢首章亦曰薄言采之薄言有之是二詩人之不謀而合者皆以采有爲一韻非借用可知矣古人讀下皆作後五反如召南宗室牖下邶風于林之下陳風宛邱之下俱叶六語韻古人讀來皆作六直反以庶民子來與亟字叶二雅甚多詳見陳季立詩經古音考毛際可辨駁之非也

四聲通叶

古人用韻借他字而讀作某音以叶之在古人必非窘於才而借用也蓋因古今四方語音不同之處今悉律以韻譜故須注反切耳古人所讀之音既不同則四聲亦不可泥如毛詩中多有以仄字叶平韻者或以平字叶仄韻者行露章何以速我訟音祥容反叶二冬韻靜女卒章洵美且異音夷叶四支韻小星章維參與昴音力求反叶十一尤韻擊鼓章憂心有忡音敕衆反叶二宋鵲巢章維鳩居之音姬御反叶七御韻漢廣章不可方思音甫妄反叶二十三漾韻其他不可枚舉皆以平聲叶仄仄聲叶平者也

土音不同

周人讀角字竟如用字麟之角叶下句族字誰謂鵲無角叶下句屋字皆注盧谷反可知其音同用字也衛人讀南字竟如吟字燕燕遠送於南實勞我心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南字皆音尼心反衛人讀漕字竟如愁字泉水篇云思須與漕駕言出遊漕字叶徂侯載馳篇亦云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同叶十一尤孑孑干旄在浚之郊讀郊如高叶四豪碩人敖敖說於農郊亦讀作高旄邱之葛兮讀居謁反以叶節字彼采葛兮亦讀居謁反以叶月字

周衛之間讀玖爲紀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邱中有李貽我佩玖玖字俱音舉里反又讀馬爲母召南言秣其馬叶楚字鄭國巷無服馬叶武字大叔於田乘乘馬叶組字俱音滿補反　鄭人讀

華爲夫有女同車以舜華叶琚都山有扶蘇以荷
華叶都且　齊鄭俱讀英爲央抑不知用八庚之
轉韻鄭清人二矛重英齊著尚之以瓊英皆叶於
良反魏風美如英句
齊人讀明爲茫雞鳴次章東方明矣東方未明首
章俱叶七陽韻讀謨郎反
鄘人魏人俱讀兄爲虛王鶉之彊彊我以爲兄陟
彼岡兮瞻望兄兮皆叶七陽今吴人尚呼兄爲阿
兄似虛王之音也

秦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於風字讀作孚情反今
蘭洮人語音尚以風爲分也邶風淒其以風叶實
勞我心則衛風亦必有讀爲分音者矣
陳人讀麻爲磨衡門次章曰不績其麻叶娑韻東
門首章曰可以漚麻叶歌韻
王人讀蕭爲修彼采蕭兮叶三秋曹人亦然浸彼
苞蕭叶京周

叶本音

御本音遇御車也又音迓迎也乃鵲巢叶居音据
而御字反作魚據反是讀迓爲遇大叔于田叶射
字而御字反作魚駕反是讀遇爲迓也
豈本音芑其在豈弟讀爲愷乃魚藻次章有莘其
尾叶飲酒樂豈則仍讀芑之本音矣桑柔靡所止
疑注引儀禮解立疑立之疑讀魚乞反而叶韻則
仍讀作疑本字商頌百祿是何何似任當如荷字
而叶仍作何音

全不用本音

古今音有不同注釋家以反切使其合韻或以前

從後或以後從前或以多就少或以少就多要必
其字本可讀作某音而後從之非臆斷也亦有本
音全不同不得不改從別韻如左右采之采叶此
禮友叶羽已是二韻俱不用本音蓋采在十賄若
以後從前勢必讀友爲海友在二十五有若以前
從後勢必讀采爲柳無此讀法故從四寘爲韻又
有本字已合韻而別叶者亦有全不用本韻如秦
風駟鐵次章辰牡孔碩舍拔則獲本字已合十一
陌韻乃又音碩爲常灼反音獲爲黄郭反以從十

藥

一字兩韻皆收

今韻中一字讀作兩音而兩收者甚多若一音而兩收者經不乏也如葛覃其鳴喈喈注居奚反叶八齊韻北風其喈注亦音居奚反而下叶霏歸是同一居奚而又可叶五微也邶風伊余來塈叶四寘韻而召南摽梅章頃筐塈之叶五味韻檢今韻亦兩收四寘訓息也又仰塗也五未仰塗也不聞有兩音兩義今摽梅章塈訓取谷風章塈訓息是

義不同而兩收也

依義叶韻

若詩本四句止用二韻而又不叶勢必取字義之可叶者叶之如鵲巢首章維鳩居之百兩御之御之字義當讀爲迓若以上句就下句韻將必讀居爲假以叶之矣而居讀爲假無此音也故以御字本音爲主而以上居字讀作姬御反以叶之姬御據言鳩乃據而有之此依字義而叶韻也又如摽有梅之二章其實三兮迨其今兮如以今字就三

字爲韻將必讀今爲藍無此音也不如以三從今而叶爲疏簪反蓋三字原與參同而參又與參昴之參同字故依訓詁而叶之

換韻

定之方中三章首二句零人相近爲韻或以人字從九青叶或以零字從十一眞叶無所不可似不必以下五句田淵千三韻改從十一眞也蓋此篇體製精嚴其首章首二句用一東韻下五句換四寘二章首二句用六語韻下五句換七陽則末章

首二句另韻下五句換韻正其宜也蝃蝀三章上二句以人姻爲韻下二句以信命爲韻兩句一換今乃讀信爲伸讀命爲民以從十一眞亦是叶者過拘之處朱子集傳叶韻多採取吳才老之說則其不妥處或未改正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本用六麻韻集傳因下用琚都并讀車爲居而以華字音芳無反以叶之如以首二句爲一韻下四句換韻則不必多此糾纏矣二章有女同行顏如舜英本用八庚韻集傳因下

用鎁忘并讀行爲杭而以英字叶於良反亦惟不肯換韻之故耳

鹿鳴首四句苹笙本叶庚韻下四句自叶陽韻故簧將連句用韻此正換韻也而集傳必改讀鳴爲芒苹爲蒡笙爲喪以合七陽商頌烈祖篇賚我思成連叶羹平爭本屬八庚至下黃耇無疆句始叶鶬將庚穰諸韻正是從庚轉陽而集傳并成庚等字俱改讀從陽韻似可不必

古詩換韻不分解數

李于鱗分唐詩爲一解二解或四句六句爲一解說本晉宋書樂志固爲太拘然聲律之文必謂盡無節奏亦非文家自然之音古詩却不拘此如七月首章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兩句本屬一串而褐字叶上發烈韻歲字叶下耜趾韻不俟其詞之畢而即換韻也鶴鳴篇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此三句當爲一解乃以蘀字換韻與下錯字叶二章亦是穀玉爲韻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乃上句蟲字叶上蜂字下句鳥字叶下蓼字

商頌烈祖既載清酤賚我思成酤字叶上所字成字叶下羹字此又頌之不拘解數也（鮑照梅花落用韻本此法）

古韻當以類推

古人讀驅如坵鄘風載馳載驅已音袪尤反以叶下歸唁衛侯乃小戎篇首章第三句游環脅驅音注云叶俱懼反又居録反按俱懼於上下韻俱不叶若作居録是從下一屋韻也豈有驅字讀作鞫字者乎是宜援照載馳以類推求讀爲邱字之爲有據

平仄互叶

肅肅兎罝與第三句武夫叶椓之丁丁與第四句干城叶野有死麕與第三句懷春叶白茅包之包音補苟反與第四句誘字叶唐風葛生之五章夏之日與第四句歸于其室叶冬之夜又與第三句百歲之後叶故後字讀作户字也小雅采薇首章三韻互叶薇與歸叶作莫與故叶家與居叶魚麗于留與酒字叶鱨鯊與多字叶卷阿與來歌叶又南讀尼心反與音字叶桑柔首章柔劉憂與旬民

互叶次章翩批賓反泯彌鄰反燼咨辛反頻與夷黎哀音依互叶三
章將子兩反往競其兩反梗古黨反與資疑維階居奚反互叶四章宇
怒暖五反處圉與慇辰東音丁瘏互叶六章僾逮與風孚音反
心互叶此章互叶獨多
周頌烈文篇公疆兩韻互叶絲衣篇紑基兩韻並
叶

重句似韻非韻

氓之首章匪來貿絲匪我愆期俱不算韻二章以
望復關是韻其下接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俱非

韻與厭浥行露叶韻不同雞鳴篇曰匪雞則鳴第
三句不當用韻其次章第三句云匪東方則明亦
皆同上謨郎反似間句亦叶其實非韻也

同句似韻非韻

有女同車首章將翺將翔彼美孟姜此乃間句不
必叶韻而偶然合韻不可作陽魚兩韻互押也即
次章正用七陽韻仍有上二句翔姜二字亦是偶
合而非有意叶陽字也

叶音互異當從畫一

鶉之彊彊我以爲兄兄音虛王反無踰我墻畏我
諸兄兄音虛陽反同一兄字同叶七陽韻不宜互
異巷無飲酒洵美且好好字音許厚反摻執子之
手不寁好也好字音許口反同叶二十五有韻不
宜互異

已合韻者不必又改音

關雎輾轉反側側字從本音已叶十三職矣乃伐
檀次章寘之河之側兮下文直億特食皆十三職
韻何必又音莊力反以叶之夫首句伐輻輻字本

在一屋故音筆力反以從職韻側字何可與關雎
異同耶

韻有兩叶

周南灼灼其華宜其室家已合六麻韻而華又音
芳無反家又音古胡反以從七虞終風且霾次句
叶來第四句思叶新才反已合十灰韻而又注霾
爲貍來叶陵之思叶新齋以從八齊擊鼓末章于
嗟闊兮不我活兮本韻七曷已叶矣而又注闊爲
苦劣注活爲户劣以從九屑韻夫上章死生契闊

閭字所以讀苦劣者欲從下句與子成說爲韻故也末章月用七曷韻何必屈從九屑　相鼠首章本叶四支韻皮儀爲本字無不叶者乃必改從五歌韻

唐風山有樞下叶榆婁驅愉俱七虞韻乃因婁字讀作閭字者少遂將樞音烏侯反榆音夷周反驅音袪尤反愉音他侯反以從婁字作十一尤韻且兩音之以存疑其失本音者多矣

已在本韻復音以叶之

四支之中本收絲師而曹風鳲鳩復音絲爲新齋下泉復音師爲桑夷

四紙之中本收子字而麟趾復音子爲奬里讀作泲字蓋宋時宗廣韻故一韻中又有分别

起結句不用韻

起結句不用韻者大概是二三章相同之語則不用韻矣如螽斯羽薨薨甘棠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起句不用韻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其樂只且已焉哉天寔爲之謂之何哉結句不用韻殷其靁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起結相同俱不用韻其或有起結句同而仍叶者如其虛其徐既亟只且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兩句自相叶不必與上文叶也集傳于于嗟乎騶虞首章叶牙字二章叶五紅反似可不必

桑中篇結三句中宮既叶則末句上字不叶亦可今集傳于首章以中字叶諸良反宮字叶居王反以從上文七陽韻更將末句上字叶辰羊反讀作平聲及至二章麥北弋不能以中宮上政從之何

獨于首章必叶陽韻耶至末章上文適用葑東與中宮音合猶之北風末章狐烏之合耶且也

叶重韻

蟋蟀之卒章役車其休末句良士休休古人叶韻一字兩義者不妨重用上休字歇也下休休安閑之貌猶之蕩篇下民之辟辟君也其命多辟辟邪辟也則作兩字用矣然亦有同一字義而重叶者七月之五章第五句九月在户第八句塞向墐户同此音義竟重叶也此與板篇無然詍詍爾用憂

詎抑篇於乎小子亦既抱子雲漢篇靡有子遺則不我遺兩無正之三章如何昊天不畏于天四章戎成不退譖言則退皆於首句末句叶重韻轉接之語複上為韻如小雅杕杜之二章曰其葉萋萋我心傷悲下又繼之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小宛念昔先人有懷二人連叶重韻皇矣篇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文王有聲遹駿有聲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烝民篇剛則吐之剛亦不吐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瞻卬篇不自我後式救爾後周頌執競

篇威儀反反又云福祿來反酌篇於鑠王師又云寔維爾公允師商頌湯降不遲昭假遲遲黃耇無疆降福無疆此皆重叶者至商頌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穆穆厥聲連用三聲字尤全詩中之最少者也

厭浥行露作起句而第三句云畏行多露是以兩露字為韻也終風篇句句叶其二章曰惠然肯來莫往莫來其三章曰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叶韻也氓之二章載笑載言體

無咎言二言字皆韻也三章士之耽兮四句以兩說字成韻溱洧中三句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三句皆無韻是以兩觀字為韻綢繆結句如此良人何人字復叶為韻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南叶尼心反兩林字兩南字皆韻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以轉語再叶聲字亦作一韻采薇再叶玁狁之故皆是也

間句可以不叶

行露之二章以屋獄足三句叶第四句誰謂女無

家原可不叶今注家字叶谷字讀三章以墉訟從三句叶第一句誰謂鼠無牙第三句誰謂汝無家亦可不叶今注牙叶五紅反家叶各空反似可不必君子偕老三四已連叶佗河則五六不叶亦可今以象服是宜宜字叶牛何反又如鄭風叔在藪與叔于田相對田字既不在韻中則藪字亦非韻也乃以首章之藪字叶素苦反而二章藪字不叶七揚韻知首章亦可不叶也齊風東方未明之末章不能辰夜可以不叶而亦音羊茹反以叶之唐

風揚之水末章第三句我聞有命是閒句乃亦音彌并以叶十一眞韻黄鳥章臨其穴惴惴其慄兩句可以不叶而集注以穴字音戶橘以從慄字韻

第二句不叶乃變體

古今詩體四句者叶一二四惟第三句不叶或首句亦不叶而變體或竟有叶一三四者如東門之枌次章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原字無韻集傳以爲未詳蓋差字與下麻娑俱合韻惟原字不可讀作歌韻

信南山之末章首句享叶虛良反第三句明字叶謨郎反第四句叶皇字惟第二句苾苾芬芬無韻

思齊篇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以首句三句叶而第二句神罔時怨不叶

虛字叶韻

虛字語助連下數句者不作韻若獨用一二虛字亦在所叶之中君子于役曷至哉哉字叶下來爲韻園有桃彼人是哉叶將黎以從下四支韻采苓末句胡得焉焉字叶旃然韻秦風小戎二章末句胡然我念之之字叶期字韻終南末句其君也哉陳風墓門首章末句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兩虛字叶小雅常棣亶其然乎巷伯敬而聽之采綠薄言觀者黍苗蓋云歸哉篤公劉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朱子曰就用之字爲韻

通篇一韻

三百篇中通篇用一韻者絕少惟陳風月出用篠皓韻

無韻

集傳於韻之不可音釋者輒注無韻未詳然風雅中無韻者甚少惟頌詩用韻與風雅不同竟多無韻者如維天之命全篇都不合韻

比

比有一句二句三句或全用比者如魴魚赬尾終風且暴一句比下卽接正意如終風且曀不日有曀二句爲比下接正意如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是三句比而只有一句正意也螽斯羽三章全用比竟不明指后妃而正意已寓

甫田婉兮變兮亦然

比有暗比全不說出正意其中又有單比雙比之分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雖引匏與濟兩端然匏方葉而未成壺無以為濟渡之用只是一意次章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雙起雙承是用兩物同比正意也若以匏葉苦不可食與濟水深不可涉朱子亦嘗從此說以為別是詩之一體然興所以引起正意不聞引起喻意全詩中如此者亦未多見此朱子因毛鄭以首章為興故云然耳自著集傳直

以首二章俱作比也雙比用兩物為比而解者不察合為一事如齊風南山崔崔言有高位而為人所瞻仰者雄狐綏綏方說邪媚之獸是兩層比意次章葛屨冠緌亦以兩物為比

碩鼠暗比始終用雙關說惟首二句呼碩鼠而斥言之以下女字指鼠即指君

鴻雁于飛三章皆比朱子分首二章為興末章為比與凱風自南首章為比下二章為興自有區別

隺鳴全篇用比並不指陳正意讀者合所比之四層而細繹之知為陳善納誨之辭此尤詩人之有含蓄蘊藉者

角弓五章老馬反為駒三物為比六章毋教猱升木兩物為比然依箋疏皆用如字串下是同引喻而比中又有比也言以老馬視之如駒而飲食俱過其量是皆不顧其後者也殊不知食宜量其饇飲宜酌所取也下章言毋教猱升木若教之則如以塗塗附然矣皆比中之比

白華八章以白華白雲滮池桑薪鼓鐘鶖鶴鴛鴦

扁石八物為比亦別是一體而毛公祇以為興也

雙比中有明比者如谷風首章既以谷風陰雨比同心矣又以采葑菲者比德音物雖不同其實前後二意固自貫穿三章涇以渭濁一比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又一比亦如首章以兩物為比如歐陽永叔謂棄妻顧惜其家之物是實有其事而賦之然婦人無取魚事不如蘇潁濱云逝梁發笱因人成功之謂為得比體許魯山曰謂勿敗吾所為之事則梁笱亦借喻之物也

正比易明惟用反比意味更涵蓄而深長如匏有苦葉首章言涉者必量淺深而奔者不知高下四章言濟渡不從人招而奔者有招即從俱是反比有兎爰爰以兩句比下四句以兎之爰爰比初之無爲以雉之離羅比逢此百罹蓋前後一人之身而初則爲兎後則爲雉非以兎比小人雉比君子也若將雉兎分君子小人則詩中我生之初我生之後轉無着落豈我生之初即爲雉之離羅者耶此篇是正比

興

興者本意之引子朱子傳曰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詩人旨趣正在不肯徑遂說出而必先以他物與正意相映合方有意味如雎鳩之摯而有別荇菜之柔順潔清乃詩人情之所托不期其合而自無不合者也輔氏廣曰此是興而兼比未免爲兩岐之說矣

興有與正意絕不相屬者如鳧鷖在涇與公尸之燕何涉其或有虛字相同兩相呼應如揚之水不流束薪朱子曰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又如交交黃鳥止于棘與正意甚遠毛鄭強爲解說終屬未安然其大意乃是反興之遠者有與正意相關者即無虛字呼應亦謂之興究與比有別

以一句興三句江有汜芄蘭之支是也以三句興一句林有樸樕是也以兩句興兩句而後詠歎兩句者殷其靁是也即小星末句亦是于興外足之以兩句興四句山有樞隰有榆與下衣裳車馬四句蓋以兩有字爲興也宛其死矣二句亦是興外

詠歎足之

興有以兩物重疊興起者亦有以兩物貫穿興起者如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兩物之聯貫爲一意者也如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此兩物重疊而不貫者也沔彼流水駃彼飛隼以兩物反興正意

以兩物興起而正意只應一物則又興中之變體中原有菽螟蛉有子本以兩物同興而正意僅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則將中原有菽拋開矣似乎

以中原之菽與起螟蛉之子爲興中之興

四月維夏前三章但叙夏秋冬時景未見興意

頌中興體最少如振鷺於飛于彼西雝即是興也

以它物它事引興者有正反之分引起之物則如此而今所值之事則如彼所謂反興也召南有殷其靁一篇以雷在斯不出百里而行役者獨違斯而去爲興邶風凱風之三章以寒泉猶能滋浚而七子不能事母其四章以黄鳥猶有好音而七子莫慰母心皆反興也山有榛隰有苓以物生各得其所與碩人處非其位鶉之奔奔以鶉鵲有常匹興頑之無良以相鼠之有皮興人之無儀鄭風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不見子都大雅以豐水有芑興武王豈不仕

興之正反亦於字句之義辨之如唐風杕杜杕訓特己寓孤獨之意與下文獨行正𦀌湑湑毛解曰枝葉不相比則與下踽踽亦合矣至次章菁菁毛解曰葉盛也則與下文睘睘不合矣故鄭箋補之曰菁菁稀少之貌依毛解首章正興次章反興固無是體依鄭箋兩章皆正興依朱子集傳湑湑菁菁俱作盛貌兩章皆反興甚矣讀經之難也

賦而比

先比而後賦事者直謂之比不言比而賦也若方敷陳其事而忽推觀物理夾寫一二語於賦中朱子所以有比一體如谷風二章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然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亦是賦中帶比何以不謂之比蓋石與席雖是比物而句中以我心作主究與僅言石席者有別也

小弁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非是純賦詞乃是泛言天地間物理而以今之情事異同處轉之如謂山蓋卑爲岡爲陵謂天蓋高四句朱子皆謂之賦其實與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有別此又是賦中之別一體此章上四句既爲賦則下四句爲比其實上下八句是兩層比意

頍弁三章只是賦中有比未嘗興起不知朱子何以云賦而興輔氏廣曲爲之解曰有頍者弁本但言與宴者弁頍然耳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

何以興起下二句細繹實維伊何亦不似興

賦而興

氓之六章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夾在敘事中詞語未嘗呼應不知何以謂之興當是賦而比　王風黍離述其所見既非託物因所見而行爲之靡靡心爲之搖搖亦是實寫其憂而非由於黍稷引起直是賦體不兼有興　鄭風野有蔓草亦直敘其時與地如魏氏浣初之說謂蔓草得露其澤渥美人得遇其意濃故以爲興則竟以爲興不似氓之

六章先賦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何以亦謂之賦而興惟溱與洧士與女兩相呼應斯爲賦又兼興東山首章蜎蜎者蠋末章倉庚於飛皆賦後又興此皆詩人興致乃見情思如直言獨宿車下直言皇駁其馬未嘗非敘事而文氣不舒展亦欠情致矣

小弁七章既敘君子之信讒不惠而中間忽入伐木析薪因句中矣字如相呼應故謂之興亦可以爲賦而比也

比而興

氓之三章桑之未落下言鳩無食葚本與上一意貫下因于嗟無食詞與下二句相呼應故又以爲興耳至于下泉四章即比即興與氓之三章不同他詩似此者或謂之比或謂之興未有兼言者卷阿鳳凰鳴矣梧桐生矣既用雙比而又以桐之菶萋鳳之雝喈興君子車之庶馬之閑比而帶興且以隔章爲興是又一變體也

興而比

以椒聊之蕃衍興之子之碩大興既卒矣復就椒以詠歎之故又以爲比

伐木丁丁興鳥鳴嚶嚶下接四句言鳥之出谷遷喬嚶鳴求友皆爲鳥述非正意也再接二句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然後說到人之求友則鳥乃比也不知朱子何以於此章不註興而比

小弁之四章菀彼柳斯有漼者淵借二物以興正意而下文却接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是正意未曾說出而又比矣五章以鹿雉爲興而下接譬彼

壞木則又比矣而朱子不以為興而比者葢因舟流壞木明說出譬即不算比矣

賦似比

於直言之中而有難以直言者如賈用不售借賈之售寫己之事又如衛風碩人詠莊姜之美連下四個如字其云柔荑凝脂蝤蠐瓠犀皆借物以比況也如淇奧美武公亦下四個如字其曰切磋琢磨皆借工匠以比況于三章又下四個如字其曰金錫圭璧又借物以比況也

君子于役雞棲于塒三句不過言日之將夕如陶潛景翳翳以將入唐人詩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間敘始可謂之賦耳如集傳云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則是賦中之比矣蘇潁濱曰君子無至期曽雞與牛羊之不若嚴氏粲曰雞棲牛羊下來皆休息之時皆是比意婦人思夫僚友念其儔侶皆不當以畜類為比

衡門豈其食魚二三章比也而朱子以為賦此衡門之隱者如果有食魚娶妻之事方謂之賦若只取詞中豈其必之四字之意則固已託物矣人莫不飲食也道亦在其中飲食男女亦無求于人之二端不以為借言要是賦中變體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託物以為喻也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猶指萇楚而言言外見正意此比中之别體而朱子曰賦也乃以末句為主也此篇與雄狐綏綏相似狐豈應服裳萇楚豈應有家室而皆稱曰子所謂託物以言情者如是

正月之三章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五章誰知烏

之雌雄旻天三章如匪行邁謀四章如彼築室五章如彼泉流六章如臨深淵皆賦中之比也

四月之七章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四句純比而注以為賦者以四匪字貼人而言如我心匪席之例故不以為比然匪席匪石尚有我心二字此則但云匪字似當為比

大雅賦中兼比者尤多如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為梟為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如彼歲旱如彼棲苴彼疏斯稗池之

竭矣泉之竭矣之類

賦似興

采唐采麥采葑非如葛覃卷耳芣苢實治其事乃託言欲采唐者必於沬鄉猶之食魚必河之鯉鄭箋云猶言欲爲淫亂者必於衛之都是也即謂孟姜實在沬鄉居處采唐亦是先言他物引起孟姜非實去采唐朱子因上下詞中無呼應者故定爲賦而實兼有興意籊籊竹竿四章毛皆以爲興朱子以其與正意不相呼應槩謂之賦然託物以賦

終有興意

河廣二章上下誰謂二字互相呼應與行露二三章雀角鼠牙同一詞語乃彼爲興而此爲賦者以河乃宋衛所共之水也故竹竿釣淇亦謂之賦惟朱氏公遷疑河廣當作興也

小雅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注以爲感於時物之變故以爲賦夫楊柳依依雨雪霏霏誠是感物之變此云杕杜有實恐是興起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朱傳曰興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朱傳曰賦也此猶匪席匪石不以爲比之意也

比似賦

出自北門猶之出其東門無甚深意不過起句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之類耳乃毛傳過於深解以北門背明鄉陰喻仕闇君因以爲興朱子改爲比本毛傳也故猶采背陽向陰四字以釋之不如張子云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深爲得解夫詩義本深而淺讀之與詩義本淺而深讀之皆足以失詩人之本旨必謂出北門爲比未免深讀矣若從朱子

說當是一種比而似賦者故拈出之

木瓜三章直言贈物微而酬之厚本是賦體夫所謂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今無彼此之分而以爲比體只如許氏天贈所云以木瓜比微物以瓊琚比重寶非眞以木瓜等相報施也究之木瓜即微物瓊琚即重寶故可以作賦讀也

比似興

甫田正喻兩無字互相呼應又驕驕忉忉重字亦

相應毛傳以為興而朱子改為比諸比體中似此相應者甚少蓋此篇原序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則詩中所謂思遠人尚是託辭朱子雖不引用序語而渾括其意曰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亦是推廣言之所以為比乎

興似賦

谷風末章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正自陳勤苦作家之事非興也乃因御冬御窮兩句如相呼應遂謂之興不托他物以引正意而即述所治之事以為興此興之似賦者

東方之日兮東方之月兮言當此之時姝子在我室中直是賦詞而集傳仍注疏之舊亦以為興此却不見興意

汾沮洳之采莫采桑采藚實事也言以公路大夫之家而躬自采莫于汾水之濱此正刺其儉不中禮若舍此首二句而但言其美無度則其何以異於公路之處反不可得而見矣朱子雖定以為興而興意集傳未言惟徐氏鳳彩曰以賤草興下地猶有微美可採興之子有美而不足觀吾不知其於采桑又將何以注也

園有桃注疏與集傳均以為興而鄭箋却有魏君食園桃之說錢氏天錢所以為此篇興而兼賦綢繆束薪言昏時燎薪為燭娶歸之用三星在天寫其時也興意甚少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一章猶言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直是賦體不知朱子何以定為興疑有錯訛

興似比

新臺三章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其比喻之切疑其當為比體矣然與惟鵲有巢同為興者彼以居之御之兩相呼應此以之設之求亦相呼應也

朱子定比興不在引起之詞而在正言如營營青蠅止於樊與止於棘其詞同乃首章為比次章為興蓋首章正戒君子無信讒言則為比而二章止言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則為興矣於此辨別比興之意亦可以悟凱風鴻鴈詞同而比興不同者矣

序說不同體亦各異

比興賦三體因詩柄不同因而各異者不在辨體之中如鄭風雨序以亂世思君子則為興朱以當風雨晦冥之時而會所期之男子則為賦以此類推序說如人面之有眉目不可少矣

毛詩明辨錄卷之二

毛詩明辨錄卷之三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國風一

關雎

窈窕淑女即是后妃鄭箋言后妃欲求賢女與共己職是謂后妃求淑女以事君子如后妃自述則其意甚淺如人述后妃之德亦不過樛木之一端耳二三章荇菜亦祇偶取其水中柔順之物以引起求之之意耳不似蘋藻必用以承祭祀也鄭謂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則是實采荇菜賦而非興矣且方叙其求祭祀之物而又忽入后妃求淑女詞氣不屬不如從朱傳為順宮中之人於后妃始至樂君子有此善匹而追叙其未得之憂已得之樂此即雅之文定厥祥大姒嗣徽音也若后妃欲求窈窕之女在未歸周以前媵娣有父母主之既歸周以後媵妾已足備數何必外求耶於義都不可解

葛覃

此篇毛曰興也朱子改為賦蓋毛主后妃未嫁而言鄭亦依之凡興原為引起正意而其鳴喈喈之下未述正意不得為興其二章直言治葛之工成葛之用刈濩絺綌即鄭箋亦不能曲解為喻為興也故不如朱傳通章作賦體之確且如鄭箋所云如在父母家體長色美宜嫁君子才美遠聞此不過後世美女才女即足以當之未足以見后妃之德也睢鳩之關關必后妃既嫁而美之黃鳥之喈喈詩人何為以詠未嫁之后妃且未嫁而言歸寧終有未安處

師氏

師氏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此指女子將嫁之前而言不知此女師即內則姆教婉娩之人歟孔穎達謂女子既嫁傅姆尚隨之周禮九嬪以德言容功教九御教於為婦之時后妃之貴非九嬪所能教意必自有專官周禮內官無所不備而所載師氏則居虎門而教國子者非后師也魯女伯姬嫁於宋火至必待傅姆而後下堂則邦君夫人既老而猶有師可證矣若依毛鄭說作未嫁時之詩則必教於公宮之時將為婦而預籌及於歸寧也不失之太早乎

卷耳

卷耳苓耳廣雅云形如鼠耳陸璣疏云葉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朱子曰據本草即今蒼耳子考蒼耳子葉大如掌與廣雅言形如鼠耳者不合與陸疏葉似胡荽者亦不合也又蒼耳莖粗如指與細莖蔓生亦不合且蒼耳草結實如棗核有刺其葉不可食未可信本草也

寘彼周行

左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故自毛傳以下莫不謂思君子官賢人者周之家法邑姜治內后妃實貽之徽音且念在官賢豈遠為婦人干預外政其說似可聽維是適采卷耳尚未盈筐何忽念及於朝宁之用人豈以卷耳宜采喻賢人宜用采不盈筐喻賢人用之未盡耶然而下三章亦

絕不及用人行政一語維有曲寫其懷人之情而已且以筐寘道左與下文陟崔嵬酌金罍同一無聊無賴之意斷以從朱子集註爲是又謂此詩后妃所自作似無確據文王朝會征伐羑里拘囚之日后妃在宮闈中或者蠶桑之禮躬舉大典何至自向山野携筐采菜下同於閭閻思婦朱子於二章註云託言欲登崔嵬或亦有見於后妃之不宜適野乎左氏引詩每節取其意如衆郤缺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遂以谷風爲薦賢歟舉孟明曰於以用之公侯之事其遂以采蘩爲能官人歟

陟彼崔嵬三章

卷耳二三四章以爲后妃託言登高飲酒者固非婦人所宜即從註疏以爲使臣勞苦在外君當知之而官其賢者以此爲前後聯絡之義亦多勉強夫進賢之途孔多匪獨憫念行人且當文王時伐密伐崇更有倍於行役勞苦者惟其行險而順故毒民而從無敢怨者后妃何獨注意於使臣朱子以婦人不應干外事而專主懷人是已然不體究

小序卷耳后妃之志一語所重在志字而惟於后妃身上着想所以動輒窒礙后夫人之出自有翟車何至僕馬皆病采不盈筐而寘道左以是寫已之憂思耶使從后妃之志而推之懷思其君子行役而因及其道路之阻修六個我字皆代君子設想如父曰嗟予子行役豈不親切有味而必爲后妃設言登山飲酒耶

螽斯

朱傳曰爾指螽斯其實爾字雙關指螽即指后妃以子孫之稱於人爲切於物爲假借也

桃夭

昏姻以時謂二十嫁三十娶不指定桃之始華爲得昏之時也如以桃華時爲得昏期又何以解於次章之實三章之葉耶桃之始華在仲春即夏小正綏多士女邶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時詩人託物起興却不拘此

兔罝

興多託物惟此章朱傳謂因事以起興細玩詞義

與敷陳其事而直言者無別故朱子亦云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其所以謂之興者只因其上下相應耳此興之別一體者

武夫

古者文武不分途有武備者即有文德故首章言干城次章言好仇末章言腹心直是方召一流人物墨子以閎夭泰顛當之豈後世武夫所可及哉

漢廣

興意每取兩相應爲引起之詞如此詩首四句以南有漢有爲詞以兩不可爲應是興意已盡矣興意正意已畢而又就江漢以詠歎之故朱子以爲興而比漢儒因下四句亦有兩不可字以爲亦是首二句興起殊不知詩之詠歎法三章同詞意味深長全在於此

駒

駒稚馬見周禮攻駒今毛以五尺以上爲駒豈西南夷庢馬形小者皆名爲駒歟朱集傳云駒馬之小者小即幼稚非言形體小也

麟趾

麟之趾與螽斯同一喻也而螽斯爲比此爲興者以螽斯始終不曾說出后妃而此詩則美公子公姓公族也然比有二體或暗比而不說正意或明比而說出正意故自不同朱子因小序有關雎之應一語故從毛傳亦注爲興耳

吁嗟麟兮乃是贊文王后妃非重複上文也上文只贊美麟之趾定角有麟之仁而後有趾定角之仁因公子公姓公族之皆善乃推本其所自故歎美之曰吁嗟麟兮嚴氏粲曰吁嗟麟兮指公子猶楚狂接輿稱仲尼曰鳳兮是未知末句與首句有別處惟熊朋來曰麟以興西伯非公子也爲得解

蘩

蘩皤蒿爾雅蘩由胡郭注以爲未詳大戴禮傳曰由胡者蘩母也蘩方勃也似蘩母與蘩爲二物故傳別言之蘩生於土爲白蒿可以飼蠶由胡生於水中可爲菹如今之水芹與陸芹同名而異味也左氏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四物皆生

於水中故知蘩非土生之物正義雖言于沼于沚不在沼沚中而在沼沚旁及下章直言于澗之中無可置詞強云亦謂於澗曲內非水中也究當以經爲主蘩乃采於水中之物也儀禮豆實諸葅無復蘋蘩想周初祀事猶未備物不妨薦薄物後乃日事於盛耳

草蟲

草蟲之鳴阜螽之躍采蕨采薇與思婦何涉而自思者聞見之下皆成感觸故隨意述之與託物起

興不同處吟諷之餘自可得之毛傳以爲興未嘗不似但與敘事處不相呼應耳

宗室牖下

朱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室之前曰堂東戶西牖以之限室內堂外此牖下如在室內即是奠於祖考神主之前而爲祭祀如奠於牖外即是堂上乃是嫁女之前禮於宗室毛傳之說爲合矣鄭箋與毛解同故云戶牖間之前酌女於宗子廟中在堂行禮依此講解庶與季女句無悖不然豈有大夫妻承祭祀而尚稱女者乎

召伯

召南中有文王時詩亦有武王時詩如甘棠之召伯召公封伯在武王受命以後召伯草止聽訟而人追思之又在召伯之後而朱子集傳乃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不幾疑文王時召伯已爲文布政歟曰非也武王所敬承者皆文王之謨訓功烈則召伯雖布政於武王時要皆文王之德化所貽留者也

行露

首章毛曰興也朱曰賦也細辨之當是賦中帶有比意而決非興興之爲義興意與正意兩相呼應如二章三章誰謂何以兩相呼應雖雀角鼠牙以爲搆訟之比而不得不謂之爲興今首章即朝露以婉拒強暴是實有其事而賦之行於露中而爲露所沾濡即如不避嫌疑而爲強暴所侵陵相似故謂賦中兼有比意則或有之

室家不足

朱傳依劉向列女傳謂求爲室家之禮未備未暢詩人之旨也詩人若謂汝雖能速我於獄而欲終爲汝之室家則不能也亦猶末章不汝從之意但不汝從則女子之志而言室家不足則幷聽訟者自有明斷決不爲汝誑辭而使我歸無禮之室家也言外該有此義

行露之詩女子固知以禮自守而男子未免有強委禽之事不如周南言秣其馬之有情有禮豈女子被后妃之化而男子獨不被文王之化耶曰聖世不能無頑讒女子知自守聽訟無枉斷即道德齊禮之驗若大車檻檻終是民免無恥氣象迥別

羔羊

古人弁服凡有縫者必飾之如會弁者以皮縫弁其縫處多嵌碎玉爲飾故衛人美之曰如星今大夫服羔裘是應以緇衣矣然集皮爲裘下幅寬廣當以六皮成之六皮則有五縫每縫之上皆以素絲組鑲嵌表而出之如會弁之有星耳紽似言其縫之墳起緎似言其縫之分界總似言其縫之合攏要皆言其五縫也

殷其靁

凡興皆取其意之相似者而此詩是反興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殷殷然只在南山左近何獨我君子從斯而遠適乎在南山之下與何斯違斯緊相呼應諸家論同風雨興歎者皆不切惟朱公遷曰在字與違字相呼應顧夢麟曰此詩反興之始爲得其解

摽有梅

此篇毛以爲興朱以爲賦似毛義長感物起興先言梅以引起求我庶士與桃夭何異乃彼爲興而此爲賦殊未允當以摽梅爲興語尚有感物含蓄之意若作見梅之摽爲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下二句便直遂無味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賦此詩者所以冀士之以禮來求然須作興體看乃見其閒雅耳

且如昏時梅落宵征見星俱係當前所見之景物非遠託於異物也乃標梅爲賦小星爲興不過因

句中有兩在字兩與字相應毛傳於小星不言興亦未協

寔命不同

此詩人之安命也論語曰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此皆以氣數所定即理之所在而不與命違戾也女生於庶長為媵娣其辟女君而宵征也分也即命也安之而不敢怨也

江有汜

以江之有汜與婦之有媵則三章同意若以水決

復入興媵亦復歸其義僅通於首章且近於比矣江尚有汜而之子不與我偕行亦是反興

野有死麕

此篇以興為味長言野有死麕尚以白茅藉之豈有懷春之女吉士不以禮聘而思誘之哉二章言林中有樸遬野外有死鹿小木微物尚以白茅純束豈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求哉末章乃正告吉士言不容急遽毋為苟且也此是旁人為貞女詠不可因末章有兩我字而竟作貞女自詠蓋女無自言懷春亦不容自譽如玉也毛鄭以通章皆賦死麕樸遬皆非禮聘之物且云貞女之情欲令人以麕肉為禮而來殊失貞女氣象亦非文王德化

媵

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何得適齊侯之子古之媵女有貴賤之分非娣必貴而妹必賤也貴賤分於適庶女亦猶夫子耳適長女聘於諸侯庶女為娣兄弟之子為姪姪中有適有庶適姪之從姑而嫁者以姪雖出於適而

為公子之子差賤於諸侯之適女故質家親親貴娣文家尊尊貴姪妹可為娣不可為媵堯妻舜以二女一為妻一為娣非為媵也今言武王之次女宜為媵者於古義不合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言一國之女恐其血脈相似不宜于子故必使他國媵之是媵非女弟可知矣武王次女如亦邑姜所出自當別嫁於諸侯若於齊國丁公為毋舅乙公為表兄如其為乙公之妻必見於它經傳故不如齊襄公之子為確耳

何彼襛矣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即作魯莊十一年共姬之事亦無不可其不編之王風齊風者蓋因文王后妃之教久而不衰故續於召南之後即以下列國之詩非必出於一時不盡采之太師可傳則傳之矣此詩既在東遷後則騶虞當更在其後但騶虞之在東遷後無可据耳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或續詩皆在召南中亦未可知且壹發五豝與齊風盧令令氣象相類不似文王時盛大渾容集詩者因其與鵲巢相應故置於召南之末歟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合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三篇而不及以下之詩可見周公作樂時二南只有前數篇也

騶虞

周召二十五篇皆以三章為正體蓋詩人言志歌以永言非長言之詠歎之不足以盡其情也惟小星騶虞言可盡意亦可盡不強增所謂辭達而已非言之不永

柏舟

思婦孤臣同一哀怨詩序以為仁人不遇朱子定為婦人不得於夫試將此二意各讀一過無不各肖以是知詩人之語妙也讀古詩十九首亦不可泥定何況讀經

此篇毛傳以為興而朱子以為比蓋正喻兩意不相呼應者朱子即謂之為比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則月微夜則日微是日月迭相為微猶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也日月遷流無時而盡而我心之憂亦無底止安能奮飛乎鄭箋以日喻君月喻臣朱子以日明喻適月虧喻衆妾都有沾滯處即如日月篇起句亦呼居諸而朱註曰賦也可知此章亦可作賦

女所治兮

女鄭箋云女女妾言此綠衣染絲為之皆出自女手致使顛倒衣裳之色我則常思古人惟求免於愆尤而已此是反比以起下意毛傳云綠末也絲是本也蓋以絲與上章黃裏黃裳同意言絲之間

色而反奪素蓋即首句而已有奪適之比不重在治絲染色之人也若以毛解則朱子以女指君子於治字中寓嬖少妾之意比意更足

俾也可忘

胡能有定當作冀望詞德音無良即是無定處言何時能有定而使我可忘其無良乎箋亦作忘無良解諸家解以爲莊公忘莊姜莊姜忘莊公者義皆淺末章報我不述承第二章言何時能有定非徒報我其報有不可殫述者矣冀望逾厚之意

終風

毛鄭孔皆以此詩爲州吁而作蔣氏悌生郝氏敬皆從之漢唐儒不過因其列在燕燕之後故云然耳然細玩味首章顧我則笑二章惠然肯來末章願言則懷俱非母子之詞春秋時非所生之子而上烝者多矣莊姜賢夫人豈不知遠嫌而作此詩哉斷以朱子改正爲莊公賦者爲是

凱風

此篇四章毛傳皆以爲興朱子以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夫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與吹彼棘薪原無異處而一爲比一爲興蓋首章有棘心夭夭承接以比母氏之劬勞故謂之比

雄雉

雄雉之君子行役在外室家思之與卷耳草蟲殷其靁等作氣象不侔音節亦異自足以刺宣公乃鄭於首章泄泄其羽箋云喻宣公整其衣服奮訊其貌志在婦人不恤國事於二章下上其音箋云與宣公大小其聲怡悅婦人如此解轉覺詩人滯

拙矣不知漢唐以來何以宗鄭者不懈

匏有苦葉

小序以此篇爲刺宣公惟三章賦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此不類刺宣公詩故朱子止言此刺淫亂之詩然此篇是女求男之辭觀二章雉鳴求牡比喻顯然惟濟盈之喻釋者不同夫違禮犯義猶之過涉必有滅頂之凶今行險儌幸不至濡軌而雉鳴求牡深可恥矣蓋上句與下句兩比意自各别若作求牡一意解便失之矣

涇以渭濁

涇濁渭清因二水合流連渭俱濁然其別流之沚使不涸於急流之中則固有湜湜之時也故夫何暱於新昏而不以我爲潔哉今新昏既爲爾室自必別有相夫之道盡改我之所爲然我向日規模如漁者設笱爲梁現成可以取魚汝其勿去我梁勿發我笱乎既而又轉念曰我身尚且不保又遑計身後之事哉如醉如癡忽昏忽醒此正詩人忠厚之志若以水之清濁比容貌之姸媸意味較淺

既生既育

婦人無子宜其見棄於夫此篇第五章乃自述其有子也阻其德而不售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美而無子此婦自言近來夫阻我德所以不曾生子因此不便直言故假賈以爲辭然昔時亦曾育恐育鞫正當夫家困窮顛覆之時孰知既生既育頓忘我德而竟視我如毒螫乎若以生育解作養家生計與上章何有何亡下章御窮俱重複矣

匪車不東

黎國本在衛西而黎侯寓衛郤在今范縣西北是在衛都之東也言黎之君臣寓衛日久至於節物變換衣裘俱敝而不見車馬東來以禮收恤如衛之盧漕邢遷夷儀齊桓賻贈忘其亡國如歸故里今所望於衛之東轅者亦是此意非必伐狄恢復望衛以覇業也

孔氏穎達曰旄邱責衛伯也黎侯以衛爲州伯當修連帥之職此言有所本史記言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爲公故衛世爲侯伯又黎國本在上

黨壺關即今潞安長子之間與衛之西境相接故黎有國時原屬於衛覇後乃爲晉所侵耳

流離

毛傳以流離爲鳥少好長醜以比昔爲諸侯今爲寓公是比而非賦也然黎方罹患詩人當以鶹鳥之老者爲比何反以少好者爲比乎故朱子但以漂流離散爲解瑣尾亦猶式微耳

簡兮

簡毛訓大猶之次章自稱碩人鄭訓擇以爲選取

於士中而合舞也朱子以爲簡易即簡略也再言簡兮者如式微詞氣微而又微此亦簡而又簡也三傳之義俱可通然玩世不恭者若自譽而實自嘲則與其言簡易不如誇之云大而又大擇而又擇也

公言錫爵

萬舞文武俱備惟於大祭祀用之故鄭以公庭爲宗廟而引祭統畀煇胞翟閽寺以釋錫爵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夫燕禮大射鄉飲酒鄉射俱有

獻工之禮惟君燕臣使宰夫爲主人其鄉禮主人大夫與公言不合者不引所謂主人洗升獻工用爵與本文合故朱子引之然獻工固用爵而非用散但無萬舞之事終以從毛鄭爲妥

諸姑伯姊

古之媵者以卑媵尊小君有君道不降其所尊故娣者弟也不以姊從姪者兄弟之子不以姑從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於是與其娣姪謀之以圖歸寧故先曰孌彼諸姬聊與之謀然卒不可往故次章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蓋姑姊者其別嫁或在室者而非首章之諸姬也孔疏以爲言衛女欲嚮衛國爲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則亦不以姑姊爲媵從也

彤管

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月日授之環以進退之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夫女史書記進御之法三代宮中應有之彤管恐是秦漢以來故事蓋古

之書以削刀且無筆書安得有筆管後世謂女史爲彤管者因毛傳此詩遂爲美談耳且如靜女在衛宮未御於君何以貽君彤管其所貽者彤管之法耶則不必贊其有煒其所貽者筆耶則女史執以書者貽君何用且果女史用彤管以書事則如朝臣搢笏必有見於經者何以他經不聞此朱子所以未從毛鄭也

毛詩明辨錄卷之三

毛詩明辨錄卷之四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國風二

兩髦

髦之古制不可得考矣然雜見諸經者男爲兩角夾囟而垂女爲三髻亦有下垂之髮翦齊之蓋子生三月髮短不能爲髽髻四面盡垂而翦之爲鬌至於稍長髮可約之以纚簪之以笄而猶垂其餘髮以爲髦内則言子事父母拂髦者拭之而使順也喪大記曰小歛主人脱髦言不垂餘髮也内則注云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又云拂者振去塵而著之蓋因喪大記文言髦可脱則亦可著所以言是用髮别爲一物加於纚之下冠之内也恐無此飾又喪大記注曰父死脱左髦母死脱右髦玉藻曰親没不髦不聞有左右之分孔疏云父母有先死者於三日脱之服闋又著之此皆于記文之外别爲添出況古人右父左母其云父脱左母脱右者知後人之詞也共伯之死昔人既辨史記之謬非

武公逼使自殺則死于僖公在時故曰兩髦小序稱爲世子可見矣

特

特亦訓匹是也朱子又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黄氏佐云特如萬人之特婦人稱夫之詞黄鳥篇曰百夫之特此猶豪傑孤立之稱未可爲婦稱夫之証惟小雅云求我新特則亦稱夫與此同義蓋特猶牡也周禮馬特居四之一言牡馬也此乃借用之詞凡牡皆謂之特陽數奇故稱特書曰牝雞司晨匏有苦葉篇曰雉鳴求其牡此禽獸之互言也人何不可借用且韓詩作直字尤見其爲馬特之特矣古之特字皆作犆字也

衡笄

纚之簪笄直插之惟后之副笄用衡衡者横也考周禮追師職曰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後人因鄭云皆以玉爲之遂謂衡與笄爲兩物馮氏復京云衡垂於當耳笄横於頭上此又因

君子之佩有衡衡故疑婦人首飾別有衡也殊不知左傳衡紞紘綖即指衡笄而言簪於髮而使副得覆於髻者衡笄也笄當有二其笄端大而末小必有花樣如今鳳頭萬卷書之類然後可以繫紞而垂瑱又必有兩枝一自左而插於右一自右而插於左然後可以垂於副之兩旁兩紞兩瑱當兩耳也六珈鄭以爲若漢步揺上飾當是以玉爲珠如王者有旒繫於衡首行步則動揺諸侯命婦其數六但只垂至於鬢不若紞之繫瑱直垂至耳

髢

顧豐堂漫書云婦人以髮飾首曰假髻作俑於晉太元中殊不知鄘風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即假髮所以飾眞髮之不足者宣姜之髮如雲無事於髢又左傳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注髮也可見古人已有假髮矣而謂始於太元中乎

縐絺

展衣以丹縠爲之而所蒙者縐絺絺以葛織本黃白色今人以絲織縐古人以葛葛之極細者取其縷蹙蹙織之爲縐

玼瑳

自來訓爲鮮盛然恐當是玉飾之名如琚玖之類玼以配翟衣瑳以配展衣惜無他經可証故不敢強解瑳字又見珮玉之瑳非言其色澤

我以爲君

惠公於宣姜母也非小君也嗣君稱父爲先君未聞稱母爲小君者親不掩尊也首章以鶉鵲刺頑

猶可託於惠公之言而稱之爲兄次章刺姜亦託於惠公而稱爲小君其稱名不順況母之淫非子所宜斥言故凱風頌母爲聖善今雖他人代惠公措辭而直以淫刺其母并沒其母之稱而稱其疎者同於路人必不然也然則何人稱之爲君曰此衛公族之詩也羣公子於頑爲兄於姜爲小君我者作詩之人不必假名於惠公也

升彼虛今

毛傳曰虛漕虛也孔疏曰文公自漕徙楚邱故知

升漕虛故國徙後其地為墟考楚邱在濟河間杜預云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以今皇輿表考之即今城武縣而漕在今滑縣相距五百餘里豈能升高而望朱子集傳曰漕楚邱皆在滑州夫果皆在今滑縣自可望楚然楚即在滑而堂在今堂邑距滑更遠何以能望然則虛乃泛言高阜之處非指漕也漕亦暫廬之地未及一月何以成墟後世市集稱墟以赶集為趁墟豈必故國之都

望楚與堂

堂只是楚邱旁之地名非必堂邑傅氏寅曰堂是今博州堂邑博洑二州連境夫博與堂今東昌府屬在滑縣東北七八百里城武在滑縣東南五百里而楚邱與堂邑南北相去亦七八百里豈有南望楚北望堂之理故知傳說非也

騋牝

邦國六閑合良駑皁牧之數言之麗馬亦在其內衛人美武公止言騋牝騋者七尺之馬馬特居四之一則牝有三千特有千匹矣以此孳息日致蕃阜此誇大其牧馬之盛非可以尋常侯邦應畜六閑之數計之也必兼牡言以配戰車三百乘拘矣夫豈不知牝馬之不可戰陣耶

定之方中

此詩是追敘而美之非初遷時語首章言爰伐琴瑟直是可伐為琴瑟次章終焉允臧猶云到底果然好亦是據現在而言末章騋牝三千更不能懸擬畜牧之數猶之左傳云季年乃三百乘亦記於閔公二年也劉氏瑾謂二章以前本其始二章以

後要其終蓋未知琴瑟騋牝皆非虛言也申培謂史克以美魯僖者亦難預賦其盛也

相鼠

蝃蝀知命相鼠言禮草野詩人皆知學問以是為由於文公之教化則亦足以見文公之治矣若必泥小序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是追刺其從前以形今日之有禮豈羔羊真美大夫者反不足以見王化歟要之衛武衛文本與周召之化甚遠苟能知奔之當止無禮之可

惡卽覘其化之行矣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班固以爲妻諫夫之詩非也夫夫妻外則相敬内則相愛莊姜曰中心是悼蓋姜有不敢直斥莊公而隱悼於中心也奈何妻之苦口至欲死其夫耶婦人以夫爲天死則安歸故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推之五倫中人皆不當激烈若是申培以爲刺三叔之詩殆或然歟

素絲組之

毛傳以素絲爲御馬之用鄭箋以爲縫旌旗之旒縿一則上屬干旄一則下屬良馬孔疏兩釋之朱子不取毛說者因孔疏釋毛意又推廣之云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夫御馬固如治民然此大夫方來禮賢末句纔爲賢者慮其何以告之豈有先告以治民之法卽毛之本意亦止以素絲御馬不牽涉以此馭法告大夫然則爲此說者孔疏釋之過耳毛傳固可取也如鄭說以素絲織組縫旒縿不應中隔在浚之郊而下屬於良馬蓋紕乃合絲縷而未成繩者組乃合紕之數股而爲繩者皆以縶維良馬而爲御者所用也

漢劉歆鄧析子序曰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干作竿未嘗以馭馬之法先告也

旄旟旌

三章互文也州長建隼旟其干之首有旌焉析羽爲之有旄焉以旄牛尾飾之乃一物也今圖作三物者與傳意背爾雅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

上則干之首有旄有羽最爲明確亦可發明此篇互見之義

大夫跋涉

鄭箋云衛大夫跋涉來告難於許朱子集傳云許之大夫有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玩文義當以鄭說爲長蓋夫人如果自許出唁義所不可許大夫當必阻於朝何至夫人至漕乃從後追之耶且不寫其憂於衛亡而獨憂不許歸唁亦不近情然朱子所以取許大夫之說

者以下章既不我嘉不爲許人所許可故有是詞至三章并怨其稱狂故於首章大夫即指爲許人耳夫不我嘉誠許人之勸阻以大義責之者不必指定跋涉即不我嘉之人也

芃芃其麥

狄滅懿公方在於冬盧漕之時已是十二月夫人行野那得見麥之茂盛耶即云想像如是亦未有冬日之麥而芃芃者當是憫其未滅之前衛之故國如是其盛今土地人民不知如何耳或以野之膏澤能長茂盛之禾大邦必能庇亡國而因以起興乎不然按之時月此二語無着許魯山言采蝱與麥皆託言

會弁

會弁者王及諸侯之朝冠弁師職曰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言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邸下柢以象骨爲之則是其式亦爲平頂而非銳頂可知既有象頂包於文鹿子皮之內邸圓則弁亦圓邸方則弁亦方大約弁制是圓非方王弁璂十二侯伯之璂七子男之璂五孤之璂四三命之卿璂三再命璂二此言一縫之中玉數有等可辨而皮弁之縫凡幾則自王以下皆同經無明文亦不可考又古者束髮別無網巾之類以組束之服弁而加笄者貫以玉簪則皮弁之上當有兩孔以通笄者又璂與綦同不獨皮弁有之即韋弁亦有璂惟士之韋弁皮弁其會無璂今禮經所圖綦弁不可爲式也

老使我怨

婦之從氓纔三歲非眞老也言我本欲與汝偕老今尚未老已如桑之黄隕使其果老不且使我怨恨無地乎天下事焉有無盡期者譬如淇水湯湯不知何所底止而終有岸隰如滎澤之大而亦有泮以比男女亦有散時也以下再言結髮信誓絶不念及我其如此貳行之士何哉中間淇隰二語似比非興

芃蘭

尋常童子欲速而蹈成人之事不足興刺然必以

爲刺惠公則又無人君之據當時士大夫世居職位必有以童年而仕如春秋所譏仍叔子來聘故有此詩也

自伯之東

衛在鄭之正北王在衛之西南俱與東不合惟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庶幾近之然思婦在室豈遽忘其身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耶鄒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豈有以淇縣目洛陽爲東者胡氏紹曾曰衛人從王屬右

軍虢公林父正東行矣夫左右軍皆從王而東伐鄭由京師向鄭南行右軍在西路寧得援爲東行之據然則何以云東也葢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常供護衛周禮虎賁旅賁之職夾車而趨即執戈盾者不必拘泥殳字若泥定兵器爲殳則建於車右非常執者又王有從車貳車而無前驅之車故於執字前驅字而知爲夾車步從正旅賁也其妻從仕於周故云自伯之東

之子無裳

之子指鰥而言非指狐也比體屬上二句心之憂矣乃述正意豈有復說狐之理且狐非服裳帶者不宜雙關也蘀兮風其吹女女字指蘀而言不可與此並論

木瓜

朱子不依小序美桓之說一語顛倒曰若依此詩爲衛人欲報齊桓則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報之確極爽極然小序以爲美桓公者非無故也投木瓜者衛之先施於齊報瓊琚

者齊之報衛匪報之獨厚乃欲籍是永爲好耳此詩必係齊人所作考僖公十八年衛文公從宋襄公伐齊納孝公其年三月齊人殺無虧夫公子無虧有大德於戴公文公乃齊桓甫卒而衛文即伐齊致無虧被殺故齊人述舊事以愧衛言桓公欲永以爲好豈知身甫卒而即名亂乎大有譏諷意是小序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二語不合而其所言美齊桓者大旨固不爽也

衛風

張橫渠論衛詩既云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而又曰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夫土薄則疑於不肥肥則何以云薄殊不知列國之風氣因乎土土之形勢在乎山川山培之而氣厚川流之而氣疎衛惟瀕河氣洩所以人氣輕浮與厥田滋生成賦上下者不同論也

黍離

東周之大夫行役即所見黍稷而寫其憂則誠有之其云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惟小序及詩說

言之而他經無述之者竊謂周之王澤十二世何遽斬絶厲幽之無道中有宣王振興即至平王東遷盡棄岐周之地畀之秦國惟時秦尚秉周之政令何至東遷未久尹伯犒秦師即不保其宮室宗廟耶思昔周公營洛邑之時亦有朝廟以會諸侯今縱不能保有兩都而竟以中興之主等於異姓受命雖光武之遷漢未嘗有此而謂平王時顧如是耶箕子麥秀之歌以周代商宜其如此未可以東遷爲比也

彼稷之穗

五穀由苗而穗穗而後秀故朱子集傳曰穗秀也乃嚴氏粲疑論語解吐華曰秀秀爲未穗今所爲秀則已成穗殊不知吐華即在穗上無穗外之華嚴之察物未得其詳也

曷至哉

惟不知其期故云何時可至以足其詞非不知其所在也即下章有佸亦言何時可會輔氏廣釋曰不知其今在何所不如從蘇潁濱嚴粲之說爲長

苟無饑渴

雄雉末章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憂及於處世其慮遠此章末句僅念及饑渴其慮淺殷其靁之言曰何斯違斯莫敢或遑知臣子當服王事雖思之而辭婉此章云不知其期曷至哉是不以行役爲當盡之分而辭亦徑直沈氏守正謂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信哉

君子陽陽

古者士大夫家有樂不自考擊幼習象勺成人之

後亦不聞無故自舞今君子行役初歸即謂有室家之樂何以執簧執翿聲容並肆且我者婦人自稱君子執簧而招婦由房豈吹予和汝耶君子執翿而招婦由敖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之意耶故朱子仍存小序之說與簡兮並讀可也詩說謂景王好音士遂習之頗合

戍申

申爲平王母家且平王所避難之國故戍之然東遷以後不特不聞治弑幽之獄而且戍之集傳所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此春秋之例所必嚴故春秋始於平王聖人有微意焉因戍申而及於甫許近楚諸國豈勝戍哉卒之入春秋未久而楚即縣申平王豈能常保其母家耶申培曰荊子討申侯弑幽之罪伐申并侵許甫是荊知有君平王不知有父也　揚之水朱注揚悠揚也因緩弱而不流東蒲似亦可通然于之字不甚洽今考路史宣王子尚父幽王封爲揚侯本在洪洞其後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壬戌劉子奔揚癸亥如劉在今偃師

附近或者平王東遷以後揚侯改封于劉子國邑之旁或入鞏之水本名爲揚揚水緩而不流王遣畿内之民戍申戍甫路經于揚見此水以起興也

曷月予還歸哉

戍者更番守備以歲爲計瓜時往者亦及瓜而代此詩人因逾月不代故其謳思第曰曷月與不知其期者不同

兔爰

此篇當是幽王時詩不必拘定平王蓋我生之初正當宣王中興故曰西周之盛我生之後正當幽王三年遇此君弑國亡之亂故言逢此百罹若東遷已定民方安集不至於如幽之甚細繹之非痛定之思也序謂桓王失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其人自序生初猶及見西周之盛即在宣王中年二三十年又歷幽至平至桓五十餘年則是八十老人詠此詩者豈經幽王之亂反安然不憂至此桓王伐鄭一用兵而反爲百憂乎何其不知輕重

罦

兔爰二章雉罹於罦叶下造字音步廟反此罦字古人必原讀爲殍如餓殍亦從孚字也不然豈有以孚音叶造覺韻者乎

葛藟

朱氏公遷曰物得其所人失所依則是此詩爲反興也細繹其義詩之詠葛藟者多矣葛覃則施于中谷葛藟則纍於樛木不宜生於河滸之物今乃在河之滸如人去鄉里宗族而流離也

采葛

王風主世衰時亂非如鄭衛多淫然世治而標梅行露漢廣死麕皆先革其淫俗不爲強暴所汚世衰則俗淫勢所必至況鄭衛逼近東都采葛斷以朱子爲是若作刺讒則首句語意不了於比興賦三體俱不合錢氏天錫曰東周之俗非鄭衛比以大車邱中爲淫詩闕疑可也此爲不知風土者

大車

小序曰刺周大夫也男女淫奔陳古刺今此蓋因王風爲周衰之詩焉得有止乎禮義之舉然詩中無陳古之意未可強説也即就本文畏子不敢亦是民免而無耻之供招而況聖王之世不妨於行露死麕衰世不妨有大車正於此可以觀風

璊

孔疏曰璊玉赬色也此正注也又廣之曰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夫禾之赤苗所以亦名璊者以其似璊玉非璊玉如苗而始稱爲璊也

彼留子嗟

子嗟子國毛傳作姓留名子嗟子國其父也世爲賢大夫能治其民至此不能用故思而歎之朱子以留姓無可考故疑爲婦人淫奔之詩然王風雖衰較之鄭衛猶良婦人於其所私豈肯直道其名氏故稱泯指復關而言上章采葛亦言其事不斥其名惟將仲子言其男子之字然終詩止於一人而此則既思子嗟復思子國末章則合二人而思之淫者未必蕩至於是即蕩於心未肯蕩於口終以子貢子夏爲妥惟留之爲邑爲姓未可定

仲子

毛傳曰仲子祭仲也鄭箋引伸其說莊公有毋而詩并言父一不合也莊公同懷更無長兄其他公族亦無見經者惟左傳有公子封亦曾諫莊公然不知其必爲兄二不合也

叔於田

叔之不義春秋誅之而鄭人美之其初贊其仁武其後又愛之而戒其無傷是何得人心之深如此要之欲爲竊國之謀者如陳氏則厚施公子光則

陰養死士豈無其黨羽揚譽以收人心者哉

磬

騁馬曰磬范氏處義曰謂使之曲折如磬夫馬之馳驅不能如磬折惟人之御馬收縱俱在轡轡掾之則身直舍之則身僂故曰磬磬以言乎人之馭馬也

羔裘

鄭之羔裘美其大夫較羔羊之美在言外者更爲著明何以在列國則爲變風蓋王化之行如羔羊

惟述其衣服威儀之合度紓徐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芣苢桃夭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爲盛歟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中有頌美者皆云思古之盛以見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刺而無美也豈理也哉

三英

鄭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然則何以不言三德而必曰三英則三英終是裘飾而可與三德映合者如首章咏羔裘之如濡潤澤而毛順故下以

洵直美服比羔裘之人二章咏羔裘而豹飾文采而有威故下以孔武美服此豹袖之人是每章第二句皆雙關說也此章晏字之義言其安且燠而毛傳釋爲鮮盛者與下句粲字關照若裘飾本無三英專主服之者之德行而言則上下句不相胞合矣古之織帛無文采豈皆純素衣則用繪裳則用繡錦則雜采則絲織之織縞當必有紋五紽五緎縫之飾三英當是緇衣上織成之花古人謂花爲英其數三因以比君子之德之著爾又思古之

皮衣另加裼衣襲於裘外而裘不與絲紵連綴爲
衣故五紽五緎得而見之若皮縫縫入衣内何從
見之耶羔裘毛色有黑白之分或以黑白羊皮六
張相間縫之而成三英以言其皮則五紽以言其
毛色則三英也

遵大路

爲思君子作者於勸旨加切朱子何以不從蓋序
說與詩不合者有數端焉序曰思君子又曰國人
思望則是既去之後思之何以詩人云執袪執手

在將去未去之時耶且君子去國其所惡者醜者
國之讒佞也爲其惡與醜者必不思之必不留之
令詩人云無我惡無我醜則是留者既所惡醜之
人故定爲棄婦耳

女曰雞鳴

鄭俗淫亂而有雞鳴戒旦之士女誠可美也三章
之中頻稱子爲女語士之詞然只是詩人述女之
詞如此非女自作玩首二句女曰士曰可知矣此
亦士夫之家富而好禮氣象飲酒偕老琴瑟在御
賓客贈報俱有從容之樂

偕老

偕老惟夫婦言之見於鄘風君子偕老又見於氓
之六章及爾偕老而此以爲賓客夫賓客飲酒偶
爾合歡即極親愛何至定以終身且三章之中屢
稱子矣何以子興視夜之子指士而言以下兩章
俱指賓客洵如毛鄭之解試問加鳧鴈者士也與
之宜之者主與賓也不已拋却賢女戒旦乎若謂
中饋婦人所主此與子者指女與賓言而下二句

飲酒則指士與賓而言是兩與字有兩義矣況下
言琴瑟靜好亦是夫婦之和非朋友之和至下章
投贈方推廣到待賓上去乃有次第

有女同車

鄭公子忽成齊齊人欲婚之以文姜忽以齊大非
偶辭之夫忽既不娶齊姜何以與之同車而得見
其佩玉之都德音之良乎若謂不得孟姜而想象
其美空中摸擬如洛神賦之體詩中却不見有刺
忽失助之意且詩人於事後追賦鄭厲公復入之

後則魯之文姜敗行己聞於鄰國國人方將以忽之不娶爲得計豈猶美孟姜而悔其失昏乎

此詩雖非刺忽亦不似淫奔詩中並無淫佚之思有謂此篇爲男悅女者疑同車同行有男子在故曰同殊不知二女亦可同車同行或者道路所見而思慕之如宋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艷之類或曰初見不應言其德音不忘要知淫者之所謂德音即性情温柔使人思之不置耳

蘀兮

此篇序爲君弱臣強不倡而和朱子定爲淫女之詞夫女之所與定情者當擇其美好專注一人今乃呼伯呼叔其詞與黎臣呼衛臣者同似非淫女之詞然丰之後二章亦呼叔伯以風吹蘀動興男倡女和是上句女字指蘀即指女子也今下句女字卻指叔伯是兩女字上下意不對針若以國勢之危比風之振蘀而望同朝之自謀則兩如字相應矣然以倡屬君和屬臣與作者口吻不合當從呂氏祖謙說諸臣中有知幾者苟有倡定厥謀以遠禍當和之耳

狡童褰裳

二篇淫詞顯而易見序皆以爲刺忽忽爲世子理應得國其爲公子時頗有才武英名及即位而再逐于突國人之貳由忽名之聖人脩春秋無大低昂桓十一年書曰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不繫鄭於突而繫於忽者猶有右忽之意焉桓十五年書曰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以其有二君故皆名之然突稱伯而忽稱世子者忽之立未

久也昭公在位僅二年被弑乃鄭人於厲公之教貳竊國絕不刺之而專刺忽二年之中積詩至十餘篇何其甚也左傳賦詩多斷章取意即淫者之詞以屬望於韓宣子此子大叔之意也宣子喻其意而應之亦是節取耳若大國之卿無意于恤小聞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賦豈不以子大叔爲懟晉而失其舊好耶且昭十六年子旗賦同車子柳賦蘀兮子游賦風雨子蓋賦蔓草皆節取其句若因大叔之賦即以爲非淫之証則未確也

終鮮兄弟

依朱子集傳兄弟原不必指昏姻說以激揚之水微弱興終鮮兄弟二句以不流束楚興無信人言二句惟其無兄弟而僅有伉儷所以為微弱彼揚之水尚不流束楚而我微弱之家顧可信人之誑而自相離棄乎若云刺忽則莊公之子猶有九人雖相戕害不可謂非兄弟作詩公族伊何人哉乃能稱予女二人以疎間親哉

有女如雲

祁祁如雲因上句有諸娣從之故當訓為衆此章如雲只言其飄曳飛揚穠艷與下縞衣綦巾對照耳不必言其衆且如雲之女只作見美女而我思不屬耳亦不必作淫女觀

綦巾

縞衣繒衣也綦巾綵巾也不當論色縞為白衣綦為綵巾雖言貧陋無此服色下章縞衣茹藘是白衣而茜巾尤為不雅如毛傳以白色為男服綠茜巾為女首服是縞衣綦巾為兩人而作詩者自云匪我思存却為旁觀之辭於文義不順

顧命綦弁孔安國謂以文鹿子皮為之弁師以璂飾弁故或疑綦璂通用女子之巾無飾璂者亦無用蒼白色者或者綵織之耳

茹藘

東門云茹藘在阪種植之茜也此云縞衣茹藘染色之茜也然茜無所不染毛傳但云茅蒐之染女服而鄭箋云染巾者承上章綦巾而言也女服以朱帕首竊所未聞此章茹藘並未言巾必承上章

綦巾而謂茹藘染紅巾拘矣朱子集傳所以改為衣服之色

溱洧

淫奔者自敘多我汝之辭此篇三言士女皆旁人之言蓋上巳之辰秉蕑贈勺竟相傳為盛事踵而行之國中士庶無不從風而靡士非一士女非一女故詩人為之敘而述之似非自敘也

毛詩明辨錄卷之四

毛詩明辨錄卷之五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國風三

雞鳴

齊風之始必實有賢妃能警其君者故歌其事非哀公荒於色而詩人爲之述古也孔疏引夫人御於君之禮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此尚書大傳之文合后夫人而言之后十五日一御于王夫人五日一御於君不知太師奏雞鳴

專爲后夫人尊崇而設抑媵娣嬪妃之御太師亦奏雞鳴乎且太師奏雞鳴於陛下是太師直宿於朝房而奏於內朝由此以至宮寢意必每門傳奏而後能達然方奏雞鳴之時尚未擊柝應門未辟豈以聲相傳耶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太師之奏雞鳴亦類此歟古制不可復考亦不可復行此篇只是耳聞雞鳴如鄭風女曰雞鳴之意非有官爲奏達而相警戒也

並驅

齊以馳騁田獵爲俗故交錯於道路非止一人此詩先云遭我于峱次云並驅從兩肩則所遭者有二人而非詩人與所遭者並驅逐獸也嚴氏粲乃悞解爲詩人與所遭之人並行驅馬從逐兩獸殊失上句遭我之義

著

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毛傳曰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孔疏云毛以首章爲士二章言卿大夫三章言人君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

著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朱子直以爲刺不親迎者解作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毛鄭所謂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乃指婦家之堂故以爲陳親迎之禮朱子因首章先言著次章言庭三章言堂是由外入故作壻家考婚禮賓升階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孔疏云奠鴈再拜當在房外孔因上文女立於房中故云然耳何休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户夫户與牖皆以限寢室

之內外户内爲室户外爲堂是婿當奠鴈于户外時女尚在室中婿降而出婦乃出户從降也何以知奠鴈時女未出室婿之奠鴈再拜孔以婿拜爲授女不爲主人故主人不荅拜夫男子下拜稽首重禮也主旣不答婦若在旁無不答者惟其女在室內婿在户外故無女答之文然則女子窺觀先見婿於著入寢門矣次見於庭三揖至階矣再次見於堂北面奠鴈矣在婦家亦有此三層然曰俟而不曰迎故朱子引吕氏之説昏禮婿先乘其車

俟於門外道婦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合諸説而衡之似集傳義長

充耳

充塞也實也男子以弁冕爲首服旒以蔽目纊以塞耳即充耳也然充耳之飾於何繫屬蓋外插於弁內貫於髮者爲衡笄衡首繫紞以色組爲之下垂至耳其末繫瑱貴者以玉偕老所謂玉之瑱也犀𤘽兕象牙角皆可爲瑱卿大夫士之飾亞於君者美石亦可爲之然則充耳之爲物內實以纊外裹以組上繫以紞如今綿球樣著於耳者和軟而不搖蕩其外面又加以瓊華爲瑱所以從外視之惟見瓊華而不知近耳之有充耳也若以孤紞懸重玉而無充耳在內襯之獨不慮搖蕩擊耳乎毛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瑱黄爲黄玉瑱旣疑同於君之玉瑱且以充耳與瑱合爲一物下句瓊華不得不指爲身之所佩如以瓊華爲身佩則尚之字當另指端服矣鄭箋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是以充耳爲紞也夫紞以懸瑱旣織三

色組爲之則雜采合成一望而見何以目所先見爲素再見青黄殊爲牽強愚竊以物理幷此章之詞義推之毛謂充耳爲瑱者固非鄭謂充耳爲紞者亦非惟充耳別是一物貼於瓊華之後所露無多故見之不真而疑有素青黄三色瓊華近素色瓊瑩近青色瓊英近黄色故詩人就之逾近所見逾真非一人而三易其充耳之色亦非君卿士各言之也我者婦人自謂非刺時者設爲婦詞豈容以一我而士俟之卿俟之君俟之耶

不夙則莫

嚮明出治嚮晦入宴息此天地晝夜之節君臣所以率作興事者也若俾夜作晝勢必俾晝作夜故詩人刺之

五兩

集傳曰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何等翦截若鄭箋拘泥五兩以爲喻文姜與姪娣及傅母同處又以冠緌喻襄公糾纏不清矣夫文姜與姪一娣一老傅姆一纔四人耳與五不合且四人無配偶猶

屨之四隻非四兩也於兩字又不合鄭又解之曰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襄公所與淫者獨文姜非并及姪娣老傅姆何以云襄公從而雙之不分皂白孔疏亦云文姜與娣姪傅姆有五人豈以君夫人之姆有二人耶孔又言葛屨五兩其數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此尤混解兩句合爲一句也要知葛屨一比冠緌一比猶之上章南山一比雄狐一比南山自高雄狐自淫不可合爲一比詩人言外縱有屨自有兩緌自有雙不可混配亦不可入正解奈何以雙止插入五兩爲解此漢唐儒者說詩迂處

仁

譽獵者之仁不過稱其好耳與心德無關黃氏佐釋之曰不私不吝友愛之意充溢俱可不必夫人莫大於孝友以共叔段之嫺於射御而詩人美之曰洵美且仁其爲仁也可知矣淫奔之詩何嘗不言德音文姜之醜何嘗不稱豈弟耶

齊子歸止

南山敝笱兩詩皆言齊子歸止乃南山解爲始嫁敝笱解爲大歸惟鄭箋云文姜初嫁於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其後朱子以敝笱爲刺魯莊之詩因以歸爲歸齊然兩詩句同而義異恐非本旨且從鄭箋以爲始歸見今之不然有多少含蓄意

汶水

東汶水由安邱與濰水會經昌邑縣入海非齊魯往來之道自以桑經所言西汶水爲是此水在新

泰縣南爲小汶河又東流與泰安萊蕪諸水會又南流至汶上縣西入濟在曲阜之北故爲齊魯必經之道莊二年會禚禚在禹城博平之間是文姜渡汶而往四年會祝柯注云魯地而不知其所在五年入齊師師未出齊境亦文姜渡汶以往七年會防防在金鄉是襄公渡汶而來再會於穀穀在東阿亦文姜渡汶以往故詩人但賦齊子而不言襄公也至鄭箋所云汶水之上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其都爲何邑鄭箋已不可考今以春秋所

紀會地歷歷按之或者祝邱在汶水之上耶

朱鞹四驪諸侯可乘夫人亦可乘而鄭箋必以爲襄公乘是車而來會以汶水考之似非襄公來會然婦人不立乘謂乘安車駕一馬而不乘四驪也

猗嗟

或問子可以制母乎趙子匡曰國君風教之本莊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此固正論然即以詩教比例以觀彼凱風七子以士庶之家尚能頌母之聖善自責其無令人卒之母爲改行則莊公之宜備責矣

齊風

魯備四代之樂昭代列國之風亦多掌之太師惟齊風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章不應存之魯國宜爲國諱也季扎觀齊樂止歎其泱泱表海者殆以是歟

魏

魏之壤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不過在汾將入河之下流而不在汾源也汾由靜樂過太原迤南至平

陽經絳州稷山河津之北而入黃河魏都在今芮城蓋西南皆瀕大河不獨南枕河曲也朱子云河中府解州即其地雖解州與芮城接壤然與春秋微異

晉滅魏在閔公二年則刺儉不中禮之詩亦或在平王以後

象揥

揥以髩髮象骨爲之貴者之飾君子偕老云象之揥也似專爲婦人之飾今好人亦以爲佩雖與婦

人之簪者不同而男子髫髮亦用之可知

桑

古之農桑隨處皆有召南采蘩或以為飼蠶鄘之桑中又曰說於桑田衛則氓之貿絲由於桑之沃若鄭則無折我樹桑魏則汾之沮洳言采其桑又十畝之閒桑者閑閑秦風阪有桑匪獨豳風有女桑遠揚也迨至後世組織繒帛益事奇巧而桑者僅賴吳蠶欲以一方衣被天下豈不難哉

河干

伐檀而寘之河干先儒据此以為魏境南枕河曲夫魏都芮城南跨河西亦瀕河河固在其境內而伐檀所詠則非黃河也黃河自龍門以下駛急澔汗豈得有淪漣之致況河以清言尤其所少考解州之北涑澮諸河皆在魏境當是小河之清者斷非黃流

三百廛

廛不作一夫所受解只是一間屋禾是穀穗之連稈者下二章三百億三百囷與此髫髮此君子之有田祿者若井受之夫何以有三百廛之多也故鄭箋云在位貪鄙無功受祿然魏唐之間多蓄聚在古昔已見一斑伐檀伐輻伐輪雖寘之不用亦必自勤其事方為不素餐若彼肉食之貪鄙不勤其事而有厚蓄彼君子之所不屑也古序與朱傳本無大不合處

唐風

朱子集傳於魏曰民貧俗儉於唐又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昔太史公之傳貨殖也於關中則曰膏

壤沃野千里南則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天水隴西畜牧為天下饒燕有魚鹽棗栗之饒齊帶山海膏壤千里而言三河若鼎足王者所更居土地小狹其俗纖儉習事則河中之瘠至漢猶然今距漢二千餘年天下富商大賈皆聚於魏唐故都與古大殊者其民能耐貧所謂惡衣食致其蓄藏以勤儉致富也

歲聿其莫

豳風之月從夏正蟋蟀在戶夏之九月戶以限堂

室則在堂與在户不遠此詩從周正則建亥之月即歲莫矣

從子於沃

鄭箋以爲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夫東人之愛周公者則曰衮衣繡裳秦人之愛其君者則曰錦衣狐裘皆就其所見而歎美之今叔已封伯自得服其朱襮奚待於國人之進其曰從之云者乃是至沃之人得見桓叔之意爾

椒聊

毛傳云椒聊椒也朱子以後世無名椒爲椒聊者而爾雅廣博亦無以爲聊者故從陸璣以爲語助辭其實毛說即可爲据爾雅曰科者聊郭注曰未詳又曰椴大椒又曰椒椴醜莍合觀之大椒名椴小椒名科科一名者聊科與莍同音凡此椒類與椴相似皆叢生而結莍也此可以爲聊字非語助之証

三星

毛詩以三星爲參鄭箋以三星爲心朱子從鄭而釋爲建辰之月劉氏瑾曰春秋之初建辰月日在畢昏時日淪酉位而心宿始見於東方考日躔與昏旦中星堯時至周末千八百年差二十度春秋之初與月令纔差三度即以建辰月言之月令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差三度日在昴昏張中何至昏見心耶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春秋之初火昏中者即非季夏亦是仲夏其過桃夭冰泮之期豈止一月已哉若依毛說三星爲參則當春秋時正合孟仲春之昏星然詩人所言不定於初昏

若介於昏旦間而爲半夜則又差三宫次矣故三星不當拘執爲其宿也且如星之以三相聯者固不獨心宿而參星中横三星四隅有足亦未可摘參之腹以爲一宿或者古人以伐三星當參則又不甚明顯非舉目即見者也要知三星在天月明之甚故獨大星可見毛鄭之以參心爲注者亦舉其大星耳首章在天言見於東方次章在隅見於東南隅三章在户戶必正南向見於正南是中也然則首章爲一更語次章爲二更語三章爲半夜

語今毛以參星言以在天爲十月在隅爲十一二月在戶爲正月鄭以心星言以在天爲四月在隅爲五月在戶爲六月是就三人之婚姻而成此詩也篇中婦語夫夫語婦夫婦相語明是一時之言而可以分作三人之婚姻乎

束薪

古之婚禮成於昏昏必以燭燭以束薪燎之故直敘其事當作賦看若以爲興語無着落孔疏云謂負薪至家之時見星在天未必束薪之時星已在

天此於情事不合玩末章見此粲者三女爲粲一妻二妾士夫之家豈有躬自負薪之理況昏娶之期預先擇定即平日負薪之子亦必暫輟豈有臨娶而尚負薪又首章爲婦語夫之詞豈有女子將施衿結帨而甫釋薪乎即託言亦於理不合昏禮嫁女之家三日不滅燭思嗣親也燭爲昏嫁所必需故多束之

采苓

欲定詩之比興者當先知物之性與事之情參考他詩隰有苓是苓生於下濕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即今茭白葑亦澤中所生苦苦菜陸璣曰生山田及澤中則此三物皆澤生而欲采之山顛人之擇言猶之采物今欲采澤物而於山猶之欲聞讒言正論而問之讒夫也故戒其不可輕信而姑舍之無遽以爲然言外有當審情度理之意

左之

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獸必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以實鼎

俎近於不虔殺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尚右之意古之逐禽射于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奔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殺者車上射獸亦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之有命使御左車者非爲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媚子徹左以迎獸耳

文茵

文茵有文之茵以藉車箱蓋小戎爲兵車箱底及

兩旁非於板上蒙皮即紲用皮蒙所以謂之革車用皮固堅或慮其滑故又以茵藉之毛傳但言虎皮而不言所坐之褥古人立乘不坐於車中也且以魯頌淺幭參觀之式板之上尚冡虎皮何況於車中

暢轂

轂者輪之心外菑三十輻内爲孔以貫軸者也注言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謂之暢轂夫車之廣僅六尺六寸兩輪離車箱各

七寸故軌以八尺爲度輻末出於轂外以轄鈐之是軸約長八尺五六寸足矣轂之菑輻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注云輻外長一尺九寸輻内長九寸五分並驅之下勢必轂相擊而貫暢轂之輻勢必兩末各長尺許出於軌外統計軸長非一丈以外不可然細考車人之制未有直言轂長三尺二寸者乃是漢儒以柯度之故知其爲三尺二寸耳此固秦制不載於周官然恐無此暢法至於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賢徑八寸五分零故鄭自注云大穿甚大似悞殊不知其注轂長三尺二寸者本悞也余另有辨見周禮輪人本條下

鋈

小戎篇言鋈者三一曰鋈續二曰鋈以觼軜三曰鋈錞注皆曰白金靷以皮爲之凡皮條之長者其接處分處俱用鐵爲環以聯絡之今陰版之上繫靷者以鐵續之也觼環之有舌者今俗名攙子所以約皮條線絲而以舌穿之錞者矛柄之末插於車者以鐵爲鋭刃或言平底爲錞三物俱非白金

之柔者可勝必應用鐵而消沃白金以飾於外即今之鋈金塗銀也孔疏以爲白銅白鐵若是白鐵不必沃而白銅又難沃於鐵上斷以白銀爲是且以見秦産之饒也

觼軜

毛傳曰軜驂内轡也許氏説文解同它經無用此字者無可參考夫驂之内轡苟非繫於軾前何以馭四馬而六轡在手但鄭箋云軜繫於軾前軾乃平鋪之板豈能釘觼以繫軜如謂别有下垂之板

如軓之有陰則經無其文且軾之所恃以爲固者有轛柱也軾高三尺三寸非若陰板之庳而可用力若兩驂馳驟轛爲之撼動矣且龍盾之合其詞未畢盾在軾前軓後兩扇何以聯綴何以插豎合字中未盡其意故用鐵攙貫以皮條拴縛于車上而軜乃車前柱木之名也此句是終上龍盾之文若是言驂之內轡何不於游環脅驅陰靷鋈續之下以類言之而忽於盾下及之或以上文方言騧驪是驂故遂及于軜則中間隔以龍盾句又何謂也夫盾爲大干其制與尺寸雖不可考然左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則是櫓高九尺矣高九尺之盾蔽於車前比人更高其左何以射其右何以擊刺或如兵車之輪高六尺六寸人高八尺兩手在盾上易於施技耳盾既高六尺軾僅高三尺三寸驂之內轡勢必從盾之上復下繫於軾是驂馳而盾搖蕩矣或於兩盾中間留縫以通轡軜使繫於軾前故夾龍盾句於驂之下軜之上乎

蒙伐有苑

蒙毛訓討羽鄭釋爲厖又釋討爲雜謂兼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後儒多從之然甚費解愚謂蒙當如蒙彼縐絺之蒙周禮方相氏亦言蒙熊皮謂蒙中干以文彩之皮何等直截且如畫羽於干未見其文采而適與籥翟之眞羽重複矣

鏤膺

毛傳云膺馬帶也馬之襻胸以金飾之固謂之鏤膺今詳二句文義俱言韔弓之制而忽以半句說到馬帶似非倫類及讀鄭箋祇云鏤膺有刻金飾設使亦謂馬帶之上有刻金飾則何不復舉馬帶以爲說蓋弓室之以皮製者其繫於人胸下又爲革鞓故須飾以鏤金也孔引弟子職曰執其膺揭明膺爲胸人之服韔豈不在胸耶

交韔二弓

一韔室中而貯二弓孔疏謂顛倒安置之如是張弓半月之形則韔必作魚尾式以便插二弓之弰如是弛弓覆之角至覆之筋至其曲直不同不知

何以交貯愚謂交字不必過泥只是貯二弓于韔室耳

竹閉緄縢

弓韠一名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以備損傷此不過述兵車備是器以利用非謂弓韜于室便已弛絃而縛韠也然既夕禮注當以今制融會讀之今人用重弓者弛則角至若以人臂力屈使張弦或有款側易於損傷角面故以拿子兩截縛之使半如已張則上弦易而弓亦端直張後稍定乃解之近世多用桑柘木而不用竹當即是弓檠耳

檖

棃之種惟秦中極多有金瓶棃長柄棃軟子弔彈等名目今金城郡有弔彈子八九月間熟大如龍眼食之味酢以繩繫過冬變黑色僅存薄皮所包漿汁甘美可啜似與陸疏鼠棃鹿棃脆美二字未合然詢之木工其樹有赤紋理其即詩所謂樹檖乎

同袍

孔疏引玉藻文曰纊爲襺緼爲袍同一著綿之物而分爲二名者纊是絲綿緼是枲絮也古人織布多用麻葛而棉花與木棉二種治爲布者極少孔安國注緼爲枲著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今穎達以新綿爲襺襆用舊絮爲緼是從子路衣敝緼袍而生是解殊不知緼袍已麄而敝則更不堪非敝者方爲緼也然則著綿絮者方謂之袍今人并呼單夾衣爲袍者尤失考據

權輿

釋詁訓權輿爲始未析言之也故郭璞注爲天地之始陳氏曰作量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夫冬官輿人所掌合一車之箱而成造之未有先定何物名之曰輿而後加以轐軫較軾也或言軫亦名輿未見於經輿既爲車之總名而非一物則權亦不可分故朱傳亦渾言之郭注必有所本天地之始稱權輿故凡始亦稱權輿也

閼父

有虞閼父爲周陶正王朝大夫受地視伯則即其

利罷用已當封國不必因其神明之後而始封也且因大姬下嫁始封胡公是又因愛壻之故而封爵如後世駙馬都尉之寵秩也非武王所以崇三恪之裔也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于陳其封閼父歟滿歟記雖不載然既封之後召為陶正妻以大姬無所不可必不因為陶正因妻大姬而始封舜後也鄭據左傳子產之言未免說壞大聖人作用心事子產嫻於辭令欲言周有大造於陳故為是說猶之其對宣子重幣句句飾說奈何遂信之哉

鷺羽

後世文武用籥翟者虛有籥名不可以吹并以雉尾插於籥末左右手易換執之證以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詩不合也然雉羽而不綴緝何以執持今陳之風俗不用雉而用鷺魯亦用鷺植之云者必有所插而後可以為翳也且安知不有籥耶

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籥翟帝舜舞干羽于兩階合文武為萬籥舉干而戚該之舉羽而籥該之矣孟子曰見羽旄之美析羽而注于旂竿之首曰旄旂用長竿舞用短竿其注羽則一故皆謂之旄然則此詩之云植者注羽也

菽

菽非荊葵予於爾雅辨之矣即以此詩喻人顏色之美自宜以菽麥為比益菽麥枝柔而有阿儺之致風吹雨濯如秋海棠若荊葵幹直花生葉間大者如錢小者如豆何取而愛之以致其慕悅耶陸璣疏云荊葵可食微苦今荊葵根苗葉無可食者再以郭璞所引謝氏之說曰小草多華少葉今惟菽麥層層開花而葉少錦葵則葉多花少不相合也爾雅釋草木下逮雀麥瞿麥無所不有豈有菽實可充百穀而不見於經者乎

昏以為期

序說親迎女猶有不至者夫士昏禮賓奠鴈於堂女已在室賓降階出女從之故主人不降階而送及女升車壻授綏御輪然後自乘其車歸俟於門

外則凡行親迎禮者壻與女相離不遠豈有迎而不至之事如其女之不隨夫則當賓降階時已知女之不隨矣何待歸俟於家至於明星煌煌而後歌此詩耶玩詩中無親迎意以事勢揆度亦不合故朱子改定爲男女期會之詩

刺陳佗

古序以墓門爲刺陳佗而朱子不從者盖佗之爲人左氏紀載各殊誦詩者知其人論其世乃可知古人作詩之旨今佗且未定爲何人則刺亦不容

妄擬依春秋桓五年佗弒桓公太子免而自立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子躍是爲厲公依史記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七年太子免之弟躍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夫佗之殺于魯桓公七年見於經文証以左氏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五父即佗之字而非二人明矣焉有佗立七年之久史記之謬不攻自破但佗簒立于桓六年而見殺于桓七年已經踰年改元而云立未踰年故無謚一疑也佗以庶叔弒太子免其惡較著若太子免之弟躍兄亡應立七年之中無失德何以謚厲二疑也春秋魯桓公十二年書陳侯躍卒而不書葬故不知其謚孔疏引世本以爲躍即厲公公羊何休又以躍爲佗子衆說紛紜莫知所定此詩之作如以爲刺佗當在蔡人既殺之後則夫也不良直指佗而言宜如蘇潁濱之說國人咎桓公不去佗故不能保其後嗣與詩詞甚合然佗未形其逆亂而

欲桓公翦手足以保其子非詩人忠厚之意若依小序之說刺在蔡人未殺佗之先由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孔疏曰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絶故刺佗欲其去惡傳而就良師是夫也不良專指惡傳夫佗身爲大逆而諉咎于傅之不良且欲其去惡傳以保厥位是作詩者愛佗而黨佗比之鄭人愛叚于未亂之前者有甚焉豈可信乎故朱子初解依序而晚年改定曰不良之人不知其何所指闕疑愼言也

防有鵲巢

毛傳以防爲邑郡國志云陳縣北有防亭朱子集傳以防爲扞水之堤孔疏云鵲非有樹木不巢故知防是邑夫邑可有樹木堤上豈無樹木其言堤防之上有鵲巢亦隱寓有樹木存焉非謂其巢於土堤也況以下句卭爲邱下章中唐爲廟中堂塗皆言地而此獨言邑與下句不類矣故何氏楷亦從朱子說

檜風

檜地既入于鄭若其詩爲鄭作則亦宜列于鄭前惟其小國自爲風所以敘於陳後曹前蘇子由之說不以檜比邶鄘也鄭桓公爲幽王卿士彼時都於咸林豈能越千里而有檜地即桓公從史伯之謀將滅虢檜以圖東徙亦必先從陜州而後及於密縣乃不聞桓公時滅西虢則是武公從平王東遷乃始滅檜及東虢朱子譜鄭既考得其詳以爲武公定平王於東都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於譜檜互異謂檜滅于桓公時此未經改正之傳門人誤錄耳故引蘇子說亦訛舛

羔裘

人情有所好惡必於其衣裳容貌再三致意焉秦人之美其君曰錦衣狐裘東人之頌周公曰袞衣繡裳王人之畏大夫者曰毳衣如菼鄭人之美君子者曰羔裘豹褎豈皆其君臣之間脩飾其衣服而詩人始誦之歟何獨於檜君而沾滯於詩人之寄懷遂謂其好潔衣服哉小序大夫以道去其君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則誠有之若謂不能自強政

治之處專在好潔衣服上則是衛莊公之妾皆服絲衣黃裳也眞足解頤矣

聊與子同歸兮

孔釋毛傳願與同歸於已家其釋鄭箋則云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二說皆極拙而無味夫同歸者猶下章之言如一也選詩云白首同所歸不過同志之意何以釋爲歸家之歸朱子所以注云愛慕之詞夫衰世不行三年之喪與作詩者何所關涉而云庶幾其見之也又云我心傷悲耶益作詩

者遇父母之喪欲遵周禮恐爲世俗所譏訕欲從檜俗又不安于良心所以冀望同志而與之同行古道耳如此以意逆志庶幾可求古人之用心

顧瞻周道

周道猶言周行作者心在西周而託於大路以言之曰以爲風之飄揚耶則匪風之飄揚也以爲車之馳驅耶則非車之馳驅也然則周道之上昏慘沉霾者何色耶轟然振動者何聲耶我雖欲迴顧之而有所不堪惟有切怛而已此篇董氏逌曰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亂而人不安深得此詩之旨凡眞作風與車講者俱講不去然以風車爲比者則又失之矣

蜉蝣

此篇刺奢意詩中不露惟鄭箋云死亡無日此則詩人之所憂也玩末句可見

鳲鳩

曹雖小國武之穆也叔鐸而下豈無賢君卿必謂變風有刺而無美恐非確論夫不知善善惡惡不可與讀春秋不知美刺不可與讀詩詩序於凡美者輙云陳古以刺今而於鳲鳩一篇尤難言刺非朱子盡埽舊說曷能正千古之失

流火

月令孟秋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以月令中星退至周公輔政時七百餘年約十二度孟秋日在軫昏牽牛中旦觜中再退至公劉時又差七八度孟秋日在角昏女中旦參中當牛斗昏中之時大火在西南隅申位故曰流火劉氏瑾以爲七月流火據周公時所見而言此篇天時人事物產無不就后稷公劉時而言獨流火據周公時未合也自堯時至月令只差二十餘度不及一次不甚遠也

蠶月

蠶月不可指定者蠶種有食檡棘欒蕭之不同即桑蠶亦有數輩今世稱二蠶三蠶至夏蝇蚊多始不可育蠶未可指定建辰月也即每年有閏無閏寒暄早晚難定而禹土之外九州寒暖不同未可一律故以蠶月稱之

載玄載黃

治蠶爲帛績麻爲布織成之後皆須染色孔疏專以染繒言之未若朱傳云凡蠶績所成者皆染之之爲該也

穹窒

毛傳曰穹窮窒塞也朱子以穹爲空隙愚竊謂穹是屋之窿高處有隙者窒之窒之而不使通亦是避風之一法穹窒在上熏鼠在下塞向北面墐户南面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甚爲得解即下文所

云入此室處也鄭釋東山灑埽穹窒謂穹窒鼠穴是又以穹窒熏鼠爲一事不且與四者之注自相刺謬乎

改歲

上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迤邐叙來將次十一月矣故云曰爲改歲猶今俗云將過年耳非指定十月爲改歲十月之晦十一月之朔周之改歲已預用于豳時猶之徹田爲糧其軍三單在公劉時已創一代規模

剝棗

剝擊也棗之熟者擊之始落然剝之字義只應訓落而擊寓其中不應竟訓剝爲擊也古人用字之妙曰食曰亨曰剝曰穫曰爲曰斷曰叔曰采曰薪字字用之切當

叔苴

鄭箋云麻實之糝乾孔疏云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月令季秋嘗麻麻子未聞可以爲飯初不知薦寢廟者以之當粢盛歟抑如鄭說爲糝孔說

爲羹歟

禾麻菽麥

許魯齋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如此推看極細但豳地苦寒諸禾稼皆遲而麥中有燕麥至九月方收此予在隴渭間所見者不得謂麥之不納于十月也即以菽論豌豆戎菽五六月間隨麥早熟若黃黑豆則亦九月始熟故必至十月而我稼乃同耳

吹豳

凡豳樂皆歈歈者籥也籥爲黃鍾度量之本農爲稼穡衣食之源故豳詩豳雅豳頌皆吹籥也周之始祖后稷以農事開國封於豳故凡農事之際所歈樂章皆稱爲豳歈豳之不和以歌猶笙詩之吹笙不間以他器故周禮獨屬之籥章昔人謂若九夏之亡者得之矣必欲以詩實之若時邁之爲肆夏捉風捕影則小雅惟大田甫田二篇有合於祈年田祖而楚茨乃祭祖之始未可混充也周頌豐年載芟皆有烝畀祖妣與楚茨同旨惟良耜一篇有殺時犉牡之語是祭田土之神之詩也

王雪山駁鄭氏分七月一章爲三截兼風雅頌者云一詩如何分爲三種因引周禮籥章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合籥笙師歈竽笙塤籥簫箎篴管舂牘應雅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頌器之聲合籥皆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耳此說頗有理但逆寒暑祈年祭蜡皆掌於籥章一官誠以吹豳大典必須專官故不分之笙師眡瞭而宮懸之中有雅器頌器則確爲用有不同故器亦各異而總以籥爲主諸器之中有考擊者而專屬之歈知以籥爲主也

鴟鴞

鴟鴞惡鳥取鳥之子毀鳥之巢通篇詩皆鳥言也鄭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孔疏釋之曰假言人取鴟鴞子是以鴟子喻管蔡鴟巢喻王室也孔又引陸璣疏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着樹枝以爲無毀我室之証不如朱傳直作鵂鶹惡鳥之爲確也

後世禽言自此詩始於人爲比於鳥爲賦以鳥之賦爲人之比篇中十予字皆鳥自稱也小雅緜蠻亦託爲黃鳥之言然黃鳥微物豈有命後車載之者乎此篇句句皆作鳥言能雙關正意

鄭言周公作鴟鴞篇之故既不考其時事又不達小序救亂之意故多妄說其云三年服終將欲攝政成王踐祚在襁褓中當諒闇時已攝政矣豈待服終且將欲者未攝政也未攝政則管蔡流言何

由而興因流言而避居東都毋論彼時洛邑未營無東都其避居之意豈大夫待放耶至於王果疑公殺公屬黨豈語言文字所能感悟者鄭說俱是後世情事絕不類大聖出處夫救亂之說施之於既誅管蔡之後管蔡雖誅王心未悟亦事理所有故知序說不謬鄭解自謬耳

鄭說宗序傳而又甚之子貢傳曰周公孫于魯殷人畔似先孫而後殷畔也申培說曰周公避居於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亦是周公先避此

皆不察事理若成王初政流言四布公以叔父至親豈如異姓待放何至孫於所封之國效後世季孫臧氏之謀耶且三監既叛不知王復名公歸朝授以兵柄抑從東遂命之歟乃不以金縢與東山之詩合參而信序傳滲漏百出矣

東山二章

果蠃之實六句備述五物是家中全無人之光景非真目擊而詠之乃是征人未至家想像其如此耳三章纔想到婦歎於室并言婦知征人將歸為之灑埽穹室則蟲豸皆可驅除此又是轉念而為之想像也征婦在室惟有長歎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一身尚無心修飾而況於室宇惟有任其淒涼聊落而已非二章與三章自相刺謬有敦瓜苦即果蠃之施宇者薪在宇下也此却非灑埽所能去者故仍在也詩人細心如此

敦烝

敦彼獨宿朱傳曰敦獨處不移之貌有敦瓜苦孔疏是瓜之繫蔓之貌隨其本文以為解非詩人用

字之義又烝在桑野毛曰烝寘也烝在栗薪毛曰烝衆也詞同而義別固未可信朱子曰烝發語詞亦無它經可以引証者愚竊謂東山之詩連用敦烝等字乃是方言敦當作堆字行軍宿於車下古草止之法不能舒展而卧僅蹲踞於車下與瓜苦一堆相似故皆用敦字蠋與瓜苦自在桑野栗薪非人所能寘以蠋之衆對宿之獨以瓜之堆蔓延於薪或言其衆于義亦通常棣烝也無戎亦宜訓衆要是東人之方言耳

四國

毛傳曰管蔡商奄也武王既滅紂封其子武庚于殷而使管叔蔡叔監之則管蔡未封國可知不然豈有虛己之國無人涖治而監人之國者乎商者契之舊封至湯有天下以後河患數遷已改爲殷二叔所監者殷也何以復以商爲國號至于奄國助紂爲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驅其君于海隅而戮之伯禽所封之地即奄國故墟豈至成王時尚有奄耶書序奄君薄姑勸祿父叛何足爲據而毛公乃信之哉

伐柯九罭

伐柯九罭二篇既在東山破斧以後則東人愛慕周公即在東征一役而非別有避東之年可知

毛詩明辨錄卷之五

毛詩明辨錄卷之六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小雅一

嘉賓

在燕之賓固謂之賓然賓與主俱指敵者而言若君燕臣以宰夫爲主人及君燕外國使臣迎於門内終有不敵之體焉襄四年叔孫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對曰君所以嘉寡君也謙言不敢當賓而以兩君爲賓主此雖春秋時辭令然亦可見說詩之法宜如是活看不可膠滯

鼓瑟吹笙

射鄉食饗之禮周公先定未有此詩以前不知工歌吹笙用何樂章抑鹿鳴三篇南陔三篇在未定燕射諸禮以前已有詩耶周公因古禮本是先歌後吹故遂爲定制歟瑟與琴疑俱是工歌時所鼓故益稷篇曰搏拊琴瑟以詠然考燕禮歌鹿鳴三篇時工止四人二瑟大射工六人四瑟皆無琴吹笙時笙三人和一人亦無琴末章所云鼓琴當是

歌鄉樂時合奏用之而此詩先述之乎季氏本曰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是謂升歌有琴亦與后夔說同豈是虞以來詠有琴瑟至周公定儀禮時乃專用瑟耶樂典亦述拊以革囊爲小鼓將升歌先摶拊是不獨有琴配瑟抑先有拊聲爲倡導矣

嘽嘽

朱傳曰嘽嘽衆盛之貌此章言四牡中有駱馬非如五章駕彼四駱皆白馬黑鬛也既於四牡中獨詠駱馬則不得言其衆盛矣嘽字從口當是喘息

之聲采芑末章云嘽嘽焞焞如霆如雷此其有聲之證程子曰駱馬強而耐遠而猶喘息不止則四牡之騑騑不止益見矣毛傳云喘息貌是也

常棣

此篇爲燕兄弟之樂歌以六章有儐爾籩豆云云也以爲泛常燕兄弟不應言死喪急難等詞故小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然胡不與鴟鴞破斧並編乎惟管蔡爲人倫之變故在風猶居變豈列於雅而反爲正乎朱子不依小序者以此之故

酤

毛傳曰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言王之酒人有夙縮之酒則以清洌者醑我如其釀之初成則雖一宿之酤亦可飲我只在禮意之周而不在酒之新陳無若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也況王之待我諸父諸舅婚姻兄弟亦至渥矣泲酒藏之以待我暇而飲之何時不可以合歡乎故結言飲湑於暇時也乃鄭箋鄙陋謂酤爲買酒不特天子富有四海無此窮相即末句飲此湑矣亦不可解矣

蹲蹲舞我

燕饗之禮用舞者不見於經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故孔疏引之以見使人舞也所舞何樂亦不可考豈燕兄弟故舊歌伐木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之歟

舞必以鼓爲節陳風坎其擊鼓值其鷺羽而此亦云坎坎鼓我可以知舞者必鼓古人言振興者曰鼓舞亦緣此也

于公先王

武王有天下之初必備七廟追王三世以上皆先公也王者受命崇其列祖奉天以尊之何必限于三代而武周制禮不敢越必其祖考實有肇基王迹而後敢追故止及於大王耳湯之孝思非不如武其祖考實未有如周室者故商頌之詩不聞追尊益昭事小心奉天者不敢誣其祖考也

天保

天保篇南山有臺篇純是頌體何以不入頌蓋子孫臣庶頌其先公先王之功德而可歌於廟者方入于頌此嘏辭皆入雅惟魯國頌君之詩因無風雅故附于頌斯其所以為頌之變體歟

采薇

序言文王之時西有昆夷北有玁狁以天子命命將遣戍夫文王為西伯時攘夷狄固其職也而將帥必受命于天子之所則是從朝歌受命置方伯于無用矣又曰城彼朔方惟周都豐鎬其正北之地逼近於戎故以河套為朔方紂都朝歌時未有朔方之稱故朱子斷以為周王時詩

腓

戎車之君子言將帥也其小人則步卒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依于車上卒伍七十二人隨車而動車進則進車退則退車左則左車右則右如腓之隨足而動無時可離詩人用字最為典切黄東發辨此字義引生民牛羊腓字之為證以闢鄭箋改作芘字之非極明晰朱子不廢程說學者專從之可矣

魚服

以魚皮為矢箙朱注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陸璣曰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為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是以今關東俄羅斯國所產魚皮淺毛可染作帽者而言也俗名海騾皮但柔脆而毛易脫若僅用其革又慮無文采色澤竊意古人所用魚服當是今鯊魚皮堅韌有文如砂石近世多用為刀鞘鞍橋之屬

衛戴公廬于曹齊桓公使人歸夫人魚軒杜預曰

魚軒以魚皮爲飾若是淺毛之皮可以爲車茵可以爲車蔽而不可爲軒軒之用魚亦黨魚皮

出車

此勞還率乃合六軍之衆率而非大率也代爲之言文中皆稱曰我至三章則曰王命南仲此述其大率也下文繼之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衆率自述其受命於王而歸美於大率者如此不然豈有勞南仲一人而薄於衆將者乎叅考大司馬師率旅率可知也

天子命我

周之初興侯甸采衛莫不率俾惟玁狁之戎性同犬羊世居西土爲周之害雖文王之化不能革面至武王勝殷遏劉大功者定而不能兼靖西夷則王事多難維其棘矣不必爲武王諱也王命南仲定爲周王而非殷王亦非文王時事後世追稱爲王蓋追王者未有并稱爲天子者也况以下句朔方考之尤是周有天下以後之事惟其都鎬所以河套爲朔方若殷人都商邱安得有朔方之稱堯時朔方又在平陽之北非周朔方也

喓喓草蟲

詩人直用名南句而不嫌於同且添當時將帥之名以實之則知代爲南仲妻懷思之詞也名南原詠亦是將帥妻可知故朱子於彼注云大夫妻者互証於此詩也觀其用名南句益証其爲名南以後之詩矣

薄伐

朱傳曰薄之爲言聊也他處薄字如薄污我私薄澣我衣薄言徃愬薄言還歸俱可作聊字講此薄字與薄伐玁狁當如薄其城下謂直抵西戎之巢穴也虞書曰外薄四海亦此義

言采其杞

勞還役之詩代叙其室家思念首章杕杜有實日月陽止是遣戍之次年十月也二章杜葉萋萋又次年之春莫也三章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又次年之秋采杞之實非采杞之葉也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無論何時遣戍代者至後又留防秋一

年今末章云期逝不至所以卜筮偕止若采杞之苗葉即在杕葉萋萋同時不必又詠此三章矣

笙詩

毛公以爲亡其辭者謂本有而散亡之非有無之無也後世因其無可追求遂以爲有聲無辭如果吹笙之始本無辭朱子何爲以南陔足鹿鳴之第十篇以白華爲什首此可以知笙初有辭至孔子時已亡失故不以其辭列之詩爾王雪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等七調無詞黃東發以琴曲長清短

清有譜無辭爲証是矣然追溯其訂譜之初未有無辭者即以淺近者喻之如今之十番並無唱曲之聲而僅有工尺究其初亦用王十朋祭江曲譜出工尺若數百年以後習十番者祇留工尺則亦笙詩矣

汕

漁者取魚其具甚多用罩者以方網驅魚入罩提而獲之嘉魚首章云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汕者以薄汕魚今人編竹爲簿插以逆刺魚能入不能出謂之蒙叟蘇欒城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沉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輓而出之即詩所謂汕也其詩云寒魚得汕便爲家兩兩方舟載小車其製雖與江浙之蒙叟小異其爲汕一也爾雅罩謂之汕惟王雪山云罩胡郭反魚同斡水聲汕魚上流貌黃東發引說文汕魚游水貌以此解用重字亦頗確切

在宗

宗室牖下彼言大夫妻故得以宗子之室爲解此

天子燕諸侯而毛傳曰夜飲必於宗室是因夜飲而別易其處矣天子之庶兄弟亦有大宗小宗然與天子貴賤懸殊胡爲燕于其室鄭箋曰夜飲之禮在同姓諸侯則成之在庶姓讓之則止是天子燕諸侯因同異姓而分厚薄固無此禮即以此詩首章末章俱不分同異姓而獨此次章私于同宗諸侯殊未允當朱子仍毛傳文而申之曰蓋路寢之屬也天子燕饗宜在路寢不聞別有屬室名爲宗者則以宗爲路寢之屬者亦未妥協

雲漢詩曰靡神不宗宗即禮也故禮官爲宗伯在宗或是禮官司樂之屬載考之考當如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之考謂作樂而考擊也言夜飲而使秩宗之官作樂以娛之耳漢唐宋儒莫敢異解青以寡昧獨創此說匪敢與先儒異同實於彼說有所未安誠不得已也

毛詩明辨錄卷之六

毛詩明辨錄卷之七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小雅二

彤弓

彤弓之賜有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如此其夥而三章惟詠彤弓者舉其重以爲榮也朱色爲周之所尚後世帝王所御之物亦多重朱色如朱門朱邸之類可見饗禮極盛惟公足以當之此賜彤弓得專征伐必是州伯待以上公之禮者始足以當之

菁菁者莪

育人材者爲天下喜樂亦說得去然周室作人養之辟雝泮宮者其教甚周其選取於鄉遂而登進之者極其慎重故論辨官材至於授職良匪輕易今此詩如謂歌於育材之時則失之太驟歌於官人之時則又似乍得此賢材者故朱子改定序說謂爲燕飲賓客之詩也

侵鎬

焦穫澤既是三原則鎬卽周京朱子所謂逼近京邑深得厲宣之際情形乃因劉向有千里之鎬之語遂疑爲非鎬京殊不知末章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益吉甫自京率師逐玁狁至太原距鎬千里今班師歸鎬又行千里故述行役永久特來歸自鎬文法倒裝不可以春秋公至自晉之例解之大抵此詩是飲燕於太原而慶其成功之作劉向之意亦復云然非謂千里之外別有鎬也

太原

明人周斯盛辨太原之非陽曲近似有理周君於嘉靖間曾輯山西通誌而覺其非青嘗輯陝西通誌更辨周氏兩說有可棄取焉一謂涇水所出之原州一謂河北地爲五原當以五原爲確玁狁在北昆夷在西種類不同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大抵在鎬京之北而不在東北也侵鎬者侵未及鎬猶言謀寇京師因欲侵鎬而遂及朔方長驅而來至於涇陽凡在涇水之北如邠州三水等處不必指定平凉之开頭山也至於禹貢原隰底績並非指定鎭原等處青別有辨惟所云漢唐以來以河南地爲五原郡黃河自金蘭受洮湟諸水由横城口至府谷之君子渡東西流千里餘其河南地卽明之河套今以處鄂爾多斯者古五原郡也朔方當鎬京之正北不必今之寧夏始足當之其地水草茂密實爲歷代穹廬之地故逐之使歸其巢穴耳彙纂又引宣王料民於太原爲證辨其非料民於陽曲尤爲切實

其車三千

朱子曰法當用三十萬衆故有謂兼起鄉遂公邑之兵有謂會諸侯之師每致疑於動衆之過多夫大司馬之法王六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合七萬五千人適當六鄉民户之數六遂亦賦兵車再合之畿内都邑可知非户盡籍爲兵也戰車之制輕車一乘七十五人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合輕重車三千亦須十五萬人中興之兵精而不多賢者爲將練而有律或言車兵三千人耳其三章曰陳師鞠旅卽三千之數也不然北伐之師元戎十乘其先

鋒兵只有二旅中軍三倍之可矣
古之用兵謂之遏劉不尚殺戮至戰國時王翦非六十萬人不可直是殘民以逞歷觀春秋隱之初年鄭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閔公二年齊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戍曹用人不多猶有古意至於襄二十四年鄭子展子產率七百乘伐陳昭公八年魯大蒐于紅革車千乘昭十三年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以漸而多即二百四十二年而前後不同如此然晉魯治兵車不過千乘此詩在周盛時其車三千必非三千乘也

簟茀魚服

象弭魚服前既釋之矣然服非專為矢箙如衣服然衣弓則為弓服衣車則為車服此魚服當是魚軒淺幭之類所以飾車者用魚皮也不然豈有上下文俱說車馬之飾而中閒忽插矢服二字與本句簟茀已不倫類矣

約軝

車重在輪輪重在轂轂之用約軝之夏篆已然矣兵車暢轂長逾于常轂其用約尤不可緩惟是以皮為約未見其堅雖加以膠漆遇水必敗古人造車轂用六材全以革束之而約之用皮未見於它經或者亦如今制用鐵箍於皮上未可知也朱子注以皮纏束而朱之亦因鄭注考工輪人云篆轂約也以皮纏之上加朱漆故知纏皮耳然陳篆必正經無用皮之文此二語本商頌文殷輅朴素渾堅專取其固未嘗有意於文飾故知篆之用朱未確也

漆沮之從

漆沮二水今名石川河沮水發源於徵寧漆水發源同官至耀州與沮水合流入渭在涇之東非洛水也洛水由定邊縣之琉璃廟發源經保安縣至甘泉鄜州洛川中部宜君東南流至同州亦入渭入黃河渭之三河口洛水昔人傳訛亦有漆沮之稱但去西都較耀州為遠而耀州之石川河於禹貢恰合漆沮固不得以此易彼也

百堵

毛傳一丈爲板言其閣也五板爲堵言其高也板築者東板畚土築之登登累五板而成一堵孔疏以板廣二尺計之是堵墻高與廣俱一丈也春秋傳曰五板爲堵與毛傳同義亦言累五板之高成一堵也惟五堵爲雉直是五丈爲一雉而云雉長三丈則又似板僅長六尺也夫六尺之板築土乃堅於理爲近若板長至丈雖立木以束板多慮其潰似乎鄭說爲是韓詩正義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言堵雉之廣非堵雉之高然與毛說亦殊

西南其戶

廟寢之制皆後室前堂南其戶牖無西戶者若謂天子效世室之制五室皆四面開戶兩窗加一戶則不獨西南有戶東與北亦有戶何獨舉西南言之若謂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如今之配殿廂房有面東者則西戶面西者則東戶亦不應獨言西戶蓋此句承上似續妣祖專言廟制廟于室中西墻下立主室內但通東房而不通西房其東房與室相通處有戶即所謂西戶也由室至堂一牖一戶則南鄉之戶也若是則東房有牖無戶戶在室內可以懸擬惟西房之戶外嚮亦如兩夾室之制經無明文然室西南爲奥室西北爲戶已經設主前有几筵必無於主之北開戶出入者故知無東戶也

楹

堂上有兩楹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是也楹之下右爲西階左爲阼階所以升降于堂而分堂上堂下

者也兩楹高大而直則堂之軒爽也左傳以覺報宴覺明也此楹不依序而顯然在外今人所謂明柱也此在路寢前庭朱注宮寢之前庭黃氏一正曰在路寢之後寢室之前所謂適小寢釋服之處是猶今之退堂向北爲戶牖者也

牀

古人之牀不專爲寢而設坐常席地偶或於牀或息偃在牀蟋蟀入我牀下孟子舜在牀琴是也昏禮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夫初昏設枕

席不言牀則卧之無牀可知左傳楚薳子馮詐病掘地下冰而牀焉則非常卧牀榻又可知登于反之牀軍中亦有牀

衆維魚矣

夢境迷離固不可以常理拘人化爲魚亦夢之所有然不如鄭箋以爲人衆相與捕魚之爲得也人捕魚則收獲者多故爲豐年之兆

氏

王荆公曰朝廷以尊官爲氏京室以大族爲氏與

朱傳訓氏爲本者可以互相發明矣然未探其源也凡植物皆有根柢而罷之盛載夫物者亦曰底如有底曰囊無底曰橐是也東方七宿有氐名曰天根則天亦有氐何況國家尊官大族

均

鈞以範金從土亦必是成物之器朱子之問誠爲精細潘時舉以造瓦器之車當之曰車盤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考字書造瓦之具旋轉者爲均又董仲舒曰泥之在均惟甄者之所爲可見古人下字必不苟也

正月

序曰刺幽王朱子不詳其世次然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爲幽王時詩可知即不然亦東遷之始追咎之詩必無異世又有如幽王之寵褒姒者而援褒姒以爲鑒戒也

滅烕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朱傳曰烕亦滅也凡没于水曰滅从水从烕易曰過涉滅

頂凶書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滅字當用烕字而借用滅字今上句燎之方揚似當用烕字而下句褒姒烕之宜用滅字以幽王之溺而不知也不知何以倒用毛傳曰滅之以水也孔疏音註云字林烕武劣反說文烕從火戌聲火死于戌釋滅烕二義甚當

輔

今人以木縛輻名曰夾板此因輻不堅乃爲此以益之若新輪無藉于輔也古人必能防于未然早

用此輔矣

洽比

集傳云洽比皆合也毛鄭於比字無訓釋竊謂比字當作比而從之如易比卦又親昵也方與洽字有分別

陽月

正陽之月忌日蝕蘇氏曰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竊謂陽月之義謂剝極之時陽將來復冀望之詞故杕杜篇曰日月陽止止雖助語辭而亦有征夫邇止之意言陽將來也玩此不獨月爲陽月即日亦爲陽日陽日者日將至也

皇父卿士

詩人舉此七官實以七人乃小人之拔茅連茹者故雜舉之卿士即是執政之大臣觀其敘於司徒冢宰之上可知況下章俱言皇父之權勢作都於向則封之以國而非采邑擇三有事是大國三卿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至春秋時莒人入向其國猶存則是封於幽王時也故知非宰士也宰士如後世丞相長史豈能如此作威福也

常武篇曰王命卿士大師皇父益自宣王時已執政又命之爲將其時君方勵精皇父仰藉天威倖而成功遂竊權柄至於幽王時自謂老臣益無忌憚一人之身而美刺攸分可不畏哉大師乃三公之坐而論道者謂之卿士猶後世閣臣號曰大學士也

豔妻

鄭箋云敵夫曰妻因執爲厲王之后而非刺褒姒殊不知天子八十一御妻妻者棲也謂進御而棲宿非士庶之家妻者齊也之妻且幽王既黜申后廢宜臼之後褒亦立爲后矣胡可以妻字拘泥

向

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於向向在尉氏西南九域志同州有向城此皆地名而非國名也惟春秋隱二年夏莒人入向向在譙國龍亢縣即今懷遠縣尚有龍亢集左傳曰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則向爲姜姓之國皇父之所封在向知皇

父之爲姜姓矣孔疏因毛傳釋向爲邑故以桓王予鄭之十二邑内有名向者當之殊不知周室都西之時雖作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而其旁之地俱以分封列國不爲王朝大夫采邑曾見有西都時周之卿士有采地在東都者乎曾是采邑而稱都有三事大夫乎桓王賜鄭之向邑在今尉氏縣之西南未東遷時其地爲蔣國安得皇父於此立國乎故知皇父封向斷以龍亢爲是

十月之交

杜氏長歷已推至平王四十九年則上溯幽王不過五六十年唐時其書尚存故唐志知爲幽王六年日蝕也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劇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王應麟云虞劇造梁大同歷則自晉至梁其説皆同況豔妻煽方處雖不明言褒姒而其爲指斥褒姒甚顯不應疑爲厲王之詩鄭箋疑節刺師尹此篇譏皇父亂朝豈不許有兩小人專政耶又疑司徒爲鄭桓公而非番或前後任此官豈可据此而反黜朔日辛卯之証乎

謂爾遷于王都

鄭云王都謂彘也厲王之彘猶之魯昭公孫於鄆豈可稱都葢時人當幽王之困窮設爲此言今其舍王都而遷去則云新遷之處未有室家藉詞推託試想當時王室多難亦曾從王出居于彘又誰從爾作室乎下二句正是指厲王事以爲証則此日之遷王都正爲犬戎見逼有先鄭莊而謀東徙者非如毛説正大夫離居而欲搭之還都也劉氏瑾亦謂此二句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

離居不復隨王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竟以東都爲王都似作於平王時既徙之咎不宜怨誹如此故愚解爲舍王都而遷去也

雨無正

雨無正之名篇前賢論之未究其故葢脱簡與沿誤二者兼之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黍稷當以雨無極爲篇名何以訛爲正字想當時齊魯詩之傳授不同毛詩宗小序其篇名只取雨無二字下句釋云正大夫刺幽王也因此詩二章有正大

夫離居之語故前序正月十月二篇皆言大夫刺幽王惟此篇加正字也注疏分章句毛未嘗分自鄭箋始鄭讀小序以為必無篇名雨無二字者因以下句正大夫之正連屬上句而篇名遂成雨無正三字矣況鄭以正月十月兩詩序例之彼皆稱大夫此何以獨多正字故决以正字連屬上雨無二字名篇此沿誤之由來也又鄭悞以序中所以為政句謂序釋正字之義故箋云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孔遂依其説以附會傳訛至今矣

或疑雨無名篇下連虛字恐無此理考三百篇中合虛字為篇名者於周南有螽斯於邶有簡兮於衛有伯兮於鄭有籜兮於唐有椒聊於大雅有皇矣於周頌有敬之則此篇以雨無名亦無不可也

如彼築室於道謀

集傳章句從古授受豈敢異議然如彼築室當為一句于道謀是用為一句不潰於成為一句言如彼築室者然惟道路之謀是用有不敗其成者乎潰字當作潰敗解或詁之曰是用不潰于成與前章是用不得于道同一調豈容改竄殊不知於道謀是用更合本章之調是程是經是聽是爭是用恰相合也如改為三句與前三章皆章八句而後二章章七句也

我辰安在

人當愁怨之餘而追咎其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亦至不得已之思也鄭箋云言六物之吉凶後人緣此以為五星七政算命之祖夫天運至速不可得而見所可得見者十二辰之恒星也恒星之行最

速故吳澄曰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火木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遲又不及日益其遲速之故即諸曜在天高下之差也人生之歲月日時不同因而星象羅列之宮次度數不同又益之以四餘而占其休咎所謂在者言其原盤耳日者又以流盤合之原盤推觀其動靜體用而造化可探然則小弁詩人本未言命也

居河之麋

巧言刺讒非徒盡言以招人過也己身罪辜固當

暴白而國是之亂亦宜有以匡正惟願朝夕即除君側之讒佞而後快於心此詩人之忠厚也故泛言之恐王悞以不讒者爲讒於是指其所居在河之麋指其微尰之疾指其居徒幾人而讒者如繪不得致疑於誰河矣此末章之意也

胡逝我梁

梁是魚梁不應在城中里居之前故鄭箋以爲蘇國之門外言國門外則與下章胡逝我陳我聞其聲殊相懸絕想當時蘇公得罪不復在都郊居之

地有梁在門前故以梁與門並言然則門猶是所居之門耳若非黜退郊居何以言唁哉

二人從行

舊說暴公與其侶愚謂二人皆從暴公者上章之末既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業已不肯直斥暴公及至此而忽連暴說及耶且伊誰云從句内未見其必是一人從之故於第二章斥言二人而又於二人之中要替他洗釋一人云不知誰爲此禍者辭愈婉而愈深比之出三物以詛者更婉逈也

及爾如貫

箋曰其相比次如拘之在繩索之貫也此解如易貫魚之義與上二語不聯洽另是一譬喻矣且一繩共貫無甚意味愚竊謂此貫字當解如纍纍貫珠之貫言壎篪之音相和不知是否

南箕

南箕之形踵狹舌廣大東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令人尚呼箕口爲舌故以喻讒人又箕主風風善入故又以喻讒

緝緝

緝緝繼續之貌讒人之言娓娓不倦如績麻然故謂之緝緝翩翩如鳥翼捷捷如馳驟幡幡如旗旛招展以此四物想其用疊字形容之妙方得作者苦心毛傳捷捷猶緝緝幡幡猶翩翩何必次章屢易其辭

巷伯

巷伯即寺人孟子凡宮刑者皆稱寺人而巷伯則其官名也箋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

伯故以名篇篇中無此意殊多此一層且孟子以賢才被譖而受宮刑其以貝錦南箕爲比緝緝翩翩捷捷幡幡摸擬譖人得文家之三昧班固以之擬龍門太史其文筆真不誣也朱子所辨楊氏之說深切著明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

箋曰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夫施予之恩不獨在燕饗之際即此簋飧棘匕與下文如砥如矢如何闌會引起之處先儒未有確解則非興也

愚竊謂此篇譚國納貢於西周咏其重徵首章前六句言京師館客之飲食與前朝後市街衢無異于文武成康之時不知何以睠顧而出涕也以此句引起下章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五六七章不敢斥言王朝而以天文代人事則三章皆比也

熊羆是裘

熊羆之皮純黑無文彩毛麗鄰厚後世無爲裘服者楚王以熊皮爲席今亦以熊皮隔濕氣故鄭箋以爲使搏熊羆在冥氏冗氏之職裘作求字解如此解未免牽強朱子所以仍從毛傳曰言富也其實揆鄭所以改注之意不過熊羆不可爲裘耳

啓明長庚

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或在日前則曰啓明或在日後則曰長庚似非俱指太白若專指太白則夕見西方之次日必不能晨見東方故孔疏据孫炎之說以啓明爲太白而云長庚不知是何星也郭璞注啓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何以不曰昏見西方爲長庚殆亦疑長庚之非太白後世以庚爲金位遂以長庚當太白李白傳夢長庚星而生故名白則在唐時已然矣

天畢

毛以天星之畢爲掩兎之網鄭以爲祭器宗人執畢孔疏引孫毓云祭器之畢名象所出畢弋之畢又取象焉故以箋義爲長然以釋天考之濁謂之畢郭注曰掩兎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是星先名濁後乃名畢濁與畢皆掩兎之器而異其名則可知星名畢者是指掩兎之網而不指祭器之

畢故朱子取毛傳也及朱子注月離於畢則又云畢是漉魚底叉網漉魚汁水淋漓若雨此隨其取象而言非畢之本義

匪鶉

鶉本字鶴鶉也即鶉之奔奔之鶉今音徒九反注雕也蓋作鷲字讀也鶴鶉小鳥飛常在田野間不能戾天且與鳶非同類難以並言故從鷲耳

毛詩明辨錄卷之七

毛詩明辨錄卷之八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小雅三

大夫不均

王朝行役不輕使卿大夫王人子突救衛下士之微者而掌兵事其他役可知也北山之詩蓋士之所作其自言曰偕偕士子故怨執政之大夫不均也朱氏公遷曰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之不均豈以偕偕士子為行役者之謙辭耶

鞅掌

毛曰鞅掌失容也鄭曰鞅何也掌猶握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孔為之解云馬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考鞅為馬駕具未別其為何物自劉熙釋名云鞅嬰也喉下稱嬰於是以攀胸當之古之攀胸其名為膺且於駕車時無碍於迴旋齊太子光抽劍斷鞅欲軔車者斷鞅鞅固非在腹亦非在嬰也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於此可知還車者必解鞅從容則掉轉之急遽

則斬斷之又纆而馬之説可知驂馬有靷而無鞅服馬有鞅而無靷故説文云鞅頸靼也乃繫於頸之軟皮條馬蹄行遠必施鐵掌是服勞之馬頸有鞅蹄有掌不得休息以喻士之從事于王事者如馬之服鞅與掌也漢唐諸説咸可廢置

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儀禮歌有瑟無琴三笙有笙無磬但立於磬南而已此以雅也惟合樂始有琴瑟有笙磬有鐘鼓此以南也然則同音匪獨笙與磬二器而實合衆器

以同音也小雅鹿鳴三章南陔三章以及間歌之外王者或别歌大雅二南關雎六篇以外王者或徧及於它篇俱未可定故總承之曰以雅以南凡合堂上堂下之樂者即可以合舞故又繼之曰以籥不僭籥者文舞配羽者也干者武舞配戚者也萬舞合文舞武舞鄭以雅爲萬舞又以萬南籥爲三舞又以萬爲武舞籥爲文舞不知其所謂南舞者文歟武歟夫歌雅而有雅舞歌南而有南舞合樂之所有然皆用羽籥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即南用籥之証由南而推之雅雅亦用籥故總言以籥不僭也然不僭二字專指籥舞以舞有行列無差忒也

萬非武舞呂氏祖謙辨之詳矣鄭據公羊以萬舞爲干舞而簡兮之次章又繼萬舞而言有力如虎又其三章左手執籥似二章言武舞三章言文舞殊不知萬爲舞之極盛惟天地及祖廟用之楚子元欲蠱文夫人振萬于其側者演舞之時必合文武始足動人又魯有仲遂之喪萬舞入而去籥則

萬之有籥可知又簡兮篇毛傳以干羽爲萬鄭箋亦云萬舞干羽也孔疏云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鄭於彼箋既以萬爲干羽合舞而於此箋又以雅爲萬且與籥舞並列爲三不且自相背謬乎且籥舞即羽舞舞師教之以祭四方干舞即兵舞舞師教之以祭山川故知惟天祖大祀乃用萬舞也何休謂周武王以萬人定天下象其功者因名舞爲萬夫武觀兵於孟津會同者八百國億萬人一心其耆定爾功者寧止萬人何其鄙也何

氏知萬爲武王舞而忘商頌已有萬舞有奕之詞
則其言之無徵可知已
熊氏朋來云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故曰
笙磬同音夫堂下樂受磬均確有商頌依我磬聲
之證無遺議矣其堂上樂受笙均引鹿鳴鼓瑟吹
笙爲證是大不然鹿鳴爲燕樂鼓瑟升歌不與笙
和及奏三笙詩又不與瑟和是鼓瑟吹笙乃兩事
也即至合樂時衆器並舉亦未有以琴瑟之貴而
隨堂下匏笙之賤者器以金石爲貴故居八音之
首以聲以振簧未足爲領袖也

楚茨

序凡列在變雅者皆主於刺故以楚茨爲祭祀不
享君子思古而作而通篇無一語慨今傷古者猶
之七月在豳風之首同於變風也朱子斷爲有田
祿者力能奉祭是已而公卿二字尚宜從漢儒不
作爲天子亦必作爲諸侯祭祀庶幾協詩詞之義
一章公卿田祿無十萬斛者下士百畝中士二夫
上士四夫大夫八夫卿祿四大夫者三十二夫四
井所入不過三千二百斛而已何以有我庾維億
之多也二章公卿之牲無用牛者諸侯之大夫少
牢饋食諸侯之士特牲饋食惟天子之大夫索牛
魯用天子禮樂故周公以白牡魯公以騂剛郊有
帝牛稷牛明堂之祀維羊維牛兹何以有絜爾牛
羊之牲也四章公卿之妻無稱君婦者卿大夫雖
有家臣宰老其稱大夫曰主而不稱君稱大夫妻
爲主婦而不稱君婦今曰君婦則非后即夫人矣
於此三者知非公卿之祭不獨萬壽無疆等侈辭

也然天子之祭非頌即大雅今列小雅知爲畿內
諸侯也

此篇首章言粢盛二章言牲牢三章言俎豆四章
言祝告五章言徹奠六章言祭畢而燕或以爲豳
雅恐公劉大王時無此整齊制度

樂具入奏

祭畢而徹歌雍者天子之祭也諸侯徹用何樂章
未見於經或者殺禮而無樂歟少牢饋食之禮有
司徹送尸之後無燕今此詩於既徹而又燕于寢

即以祭時之樂入奏於寢不知所歌何詩旣非諸侯明日繹祭又非燕公尸而別有祭畢而燕之詩更見其非公卿家行事矣

是剝是菹

楚茨於牛羊言或剝或亨葢牛羊有皮可剝剝而亨也若瓜菹無皮可剝但應云削而亦云剝者此與豳風八月剝棗皆應訓落故愚於彼辨剝字不宜訓擊謂擊而落之也於此剝字亦應訓落諺云瓜熟蔕落惟熟者始可剝也但棗之剝須擊而瓜之剝須摘黃瓜臺詞云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剝之謂也

瓜有數種有可生食者七月食瓜是也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以絺亦是生瓜有宜烹熟作菹食者疆埸有瓜是剝是菹是也爾雅不分但云瓞瓝其紹瓞讀經者當加分別何以知七月食瓜是生食之瓜豳風字法不苟食鬱及薁曰食鬱薁不可烹也烹葵及菽曰烹葵菽不可生食也

洛

西都有兩洛水一出商洛在今雒南縣其委歸河南境一出延安保安經鄜洛中宜至同州之三河口與渭河黃河合流而古人又以東漆沮爲洛水今石川河是也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商雒在雍境者無多葢爲洛川之洛周天子非北伐玁狁何爲統六師而臨洛水以是知爲東洛即車攻所謂駕言徂東搏獸于敖之意

韎韐

兵士之服染茜皮爲韠凡率兵之將士皆得服之故謂之均服又曰載是常服又曰與子同袍皆言服無等衰也今鄭因韎韐爲士服而士無統師之任因以諸侯之世子喪服初除者當之支離之至要知軍帥旅帥軍司馬行司馬之屬皆服韎韠韋弁并首服而亦用赤皮故云有奭耳

鞞琫有珌

君子指天子巡狩東洛親統六師故自佩容刀鄭以琫珌之飾未分等殺疑爲將帥所佩是上句君子至止亦謂將帥而下句君子萬年乃指王也豈

有君臣同稱者耶孔疏于上章福祿如茨亦歸之將帥則全與王者無涉六師之云竟爲虛設尤謬

蔦

蔦寄生也本草一名寓木凡桑槲楊楓等樹上皆有之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而圖經以爲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此說不察物性凡鳥之胃食物下嗉即化豈有草木子與糞俱落而能發生者若云食時遺棄則所食之子各有本種豈能生爲寄生花葉如一且果有子落枝節間

則不必桑槲等木皆宜有寄生而何以此數種之外不生寄生耶

車舝

朱子於此章云燕樂其新昏之詩則是昏禮既成婚姻燕會壻父婦父交相稱譽以寫其仰慕之心繹其詞氣則壻家之詞居多今朱子於三章雖無德與汝注云汝指季女而言微有未妥蓋首章思孌季女逝兮二章辰彼碩女皆非對女而言首章又云德音來括二章又云令德來教則是迎女在

室而知其爲德門之女也其云雖無好友知其爲姻親矣則此式燕而稱汝者乃婦家之人也與三章之好爾無射五章之鮮我覯爾六章之覯爾新昏三爾字皆指所燕之賓何獨汝字指季女耶且考夫婦同牢無歌舞之事娶婦之家三日不作樂思嗣親也今云式歌且舞則燕亦在三日之外

各奏爾能

賓筵首章言射禮飲酒次章言祭而飲酒章旨截然有辨祭前擇士以射祭後不行射禮人所共知

而毛公解賓載手仇謂賓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殊爲攙雜所以朱子採取鄭箋釋爲獻尸卒爵惟康爵一解酒以安體固不可取矣鄭云空爵與爾雅合梁氏益引明堂位崇坫康圭朱子釋爲坫上之爵其義似較空爵有味而末一句以奏爾時毛曰時中甚爲牽強鄭曰時謂心所尊者亦無他經可証蘇氏曰時物朱子曰時祭皆與上康爵不浹洽且與本句奏字不合此非淺學所能強解諸說中蘇氏爲近魚麗曰維其時

矣頍弁曰爾殽既時或酌康爵而勸酬并進嘉殽耳

黼

袞舉衣之最尊黼舉裳之最卑而黼爲刺繡可參考於他經也毛引冬官繢人文曰白與黑謂之黼夫刺繡于裳之黼爲斧形非言其色也然繡斧形者以何色繡藻粉米及黻者何色經俱未言茲得繢人白黑之説即可以知繡斧者亦白黑色也白兼黑象斧之金色而繡于纁裳之上亦顯而可觀也

邪幅

古人無襪其纏束於足脛上者惟幅而已假使幅之外別有他飾則幅不外見詩人不詠之矣惟其上有幅故左傳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在漢時爲行縢今俗稱爲裹脚但不知此邪幅用何布爲之古人脱屨登席邪幅在裳下必見故與舄並稱耳彼交匪紓乃總承上赤芾邪幅而言其有禮度則其上交之無不敬可知非專承邪幅之能纏束也

垂帶而厲

厲垂帶之貌信如此解則臧哀伯之諫不應以鞶厲游纓列爲四物且帶裳幅舄既言帶矣而又曰鞶知鞶非帶也既曰鞶又曰厲知厲非鞶垂之貌也葢帶裳幅舄之帶原無用革之文自鄭注爲革帶遂與鞶無異以內則証之男鞶革女鞶絲則鞶之用革有據而帶之用革無徵也然男子之帶用絲可徵之鳲鳩云其帶伊絲則男鞶用革男帶用

絲可知也葢惟女鞶絲故婦事舅姑施縏袠縏字從糸則知從革之鞶必用革矣革帶雖揉皮極軟不能下垂爲紳故知鞶爲加于衣上之硬帶如後世金玉角帶之比易曰或錫之鞶帶葢鞶亦可名帶而帶不可名鞶也後世服制有金玉帶仍用軟帶可知古人有鞶復有帶古人器物一物數名如刀有琫有珌此因鞞有刃首刀靶而異其名又如芾又名韠又名韍此一物而自異名則帶之垂者名紳名厲皆可名也或紳有繐而厲無繐雖不可

考而厲別是垂帶之名非垂帶之貌也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之韜其數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是厲之韜其數然帶言其廣紳言其長知其爲兩物而非所垂之紳亦廣四寸二寸何以知之鞶革不能挽結而有餘也

五日爲期

君子行役五日最近即六日不歸何至憂思鄭箋以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然豳風有三之日四之日而不及五六之日且此詩不曰五之日未敢信

其爲五月之日也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孔疏辨五日一御諸侯之制且云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此皆顯達臆度之詞而非有所據也内則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諸侯之妾有媵有娣姪各從其稱稱妾者通乎大夫以下故王肅有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之語是五日之注毛公未嘗錯誤孔又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怨殊不知此篇詞意原無行役之事蓋其嫡恩不逮下雖君子在家而五日之御六日常不至非獨一次不詹而且每期不詹所以序云怨曠也下二章述其君子才藝之美與己之奉承無不合也

宣王封申伯於謝

名伯營謝之事史記不載然非宣王始封也或見侵逼而遷都或城郭傾圮而新築皆無可考合之崧高之篇甫侯申侯維周之翰四國蕃宣則爲王朝卿士可知因而聯姻天室其曰王之元舅是厲王之后亦申女也後人因以詩爲封外戚之證殊

不知天子之后必娶於諸侯申故有國因係王之母家所以營謝邑以廣其疆土耳然此詩稱申伯而幽王申后爲申侯之女則是伯爵而晉侯矣與春秋紀侯皆云以后父進爵則未知其果有進爵之典否也或曰申伯侯伯也

瓠葉

瓠葉亨以爲芼兔首炮以爲餼燕飲之禮所不載之薄物故先儒以爲庶人之禮然先嘗而後有獻有酬一如燕者然故錄其詩於雅焉瓠葉豆藿後

世所不食箋謂爲苴然或和羹加滑以爲芼亦未可知有兎斯首箋訓斯爲白兎白在腹尾而不在首殆猶螽斯鹿斯鸒斯之意助語辭也則直是以兎首爲餼言其物之至薄朱子言數魚以尾數兎以首極得解但三章之治兎者鮮者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是非一兎之首其體或登俎或充庖而首則所重故見於歌詩

荆舒不至

西周都於鎬京山川平曠雨暘和會故其東征將士所經歷之境皆不能受石之萃峯雨之滂沱見有謳吟猶今人厭黔楚諺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之意序說荆舒不至而征之確矣

毛詩明辨錄卷之八

毛詩明辨錄卷之九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大雅一

京

京者高大之區不獨京師有是稱也故衛風曰景山於京豈衛方播遷而有京師之稱耶又思齊篇曰京室之婦猶云大邦有子耳固不得以虞書嬪於虞而必以京爲周京也又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京爲岐旁之地名則誠有之而非京師也九原古作九京古京字與原字通但原字多一畫則安知所謂周京者非即膴膴之周原耶周人所至目其高大之處即名爲京所以公劉篇曰乃覯於京京師之野則在豳已先有京矣至大王遷岐而有周京至武王宅是鎬京遂以爲京師之稱耳

沮漆

沮漆與漆沮有別漆沮之從是役祠之石川河自土沮漆乃杜陽之漆渠河也今據水經兼引扶風沮水遂相混矣周之初封有漦在今武功公劉有

豳國在今三水大王時始遷於岐在今岐山則惟有杜陽之漆而已安能蹐有祋祤之漆沮祋祤今之耀州即文王遷豐時尚未兼有其地而況大王時乎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其縣西水經注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則麟遊之水名漆而不名沮可知矣夫詩之本文不曰漆沮而曰沮漆又曰自土沮漆者非詩人拙于詞而倒文以叶韻也蓋沮非水名乃是阻水爲澤以爲畜魚漑田之用猶之彼汾沮洳之沮也

土杜也杜陽也齊詩作自杜沮漆麟遊即漢杜陽言豳民初生賴有漆水自杜山今山在招賢鎮壅遏爲陂以漑其田土而得生養之道故至漢世猶名爲漆渠水不然何地不生民何地不居民而以此爲美談耶周頌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今岐山麟遊山河其流如瀉焉能畜魚焉能有潛魚之處以是知頌之贊漆沮者正贊其漆陂故能畜魚耳若夫禹貢漆沮既入敘於涇之東其爲石川無疑程大昌雍錄辨之極悉矣豈有雍州數百里之內鎬東有水名爲漆沮鎬西有水亦名爲沮漆者耶

率西水滸

漆水之西沿流而東南至岐山縣南入渭益豳國在漆水東故以漆水爲西循水以往抵鳳皇山即所謂岐下也周原本在岐山縣東北與鳳皇山相連益即岐山之麓也以此證之漆水與岐山合而無沮水明矣安得以沮漆二水名釋自土沮漆之句乎

縮版以載

古公之遷城郭宮室皆須新創此章縮版言築廟宇室家之墻下章捄之陾陾乃言城郭故七章遂言皐門應門豈有遷國大事不及城垣之理且城之雉堞亦由堵而起城亦可言百堵也若以築宮室之墻既言縮版復云築之登登詩人不如此重複

上帝耆之

詩人用古語字雖賴有爾雅訓詁解其十之八九而有不可解者朱子每云未詳其義如上帝耆之

若以耆定爾功之義釋之耆致也猶取也言其德爲上帝之所取則與下句憎其式廓之憎字不合若因耆解爲致并以憎解爲增則此二句已述上帝之西顧矣何必用乃字轉到西顧所以毛鄭解爲耆老之耆天殆縱二國之末造至老而不改變憎惡其惡之浸大乃翻然而眷顧西土無已則猶從漢儒

鮮原

書有文王徙程之事後儒因据此詩伐密以爲作程伐崇以爲作豐夫崇在鄠縣滅之而都於豐故下武曰旣伐于崇作邑于豐若伐密之後密在今靜寧州自岐山出節西向伐密安得從密班師越五百里而徙都咸陽耶且以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二語繹之則鮮原仍在岐山之畔而非咸陽也咸陽雖在渭河之滸而去岐陽已三百餘里豈可復稱岐陽耶夫頌天妹者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茫茫清濁縣亘二千里非指其近渭之山水則亦何從而識其處故必言郃陽而後知爲馮翊之渭此言渭水而不離岐山之陽則非程邑可知且程邑非都故史記亦無作程之事程之去豐纔三十餘里城郭宮室宗廟事不易集文王豈肯屢勞吾民耶通鑑外紀鮮原在岐山之陽不出百里皇極經世云商受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而無自程徙豐之說斯可証其無還程之事矣

下武

朱傳曰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若言文武造周而下文又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語意不對三后中之大王王季應世有哲王句又於三后中分出文武配以武王謂於首句相應甚爲費解惟朱得之卯古詩語云下武不上武也爲簡而該葢因武王以武定天下樂名武謚亦號武而不知其不徒尚武也

豐水東注

傳釋家皆言禹治豐入渭東注於河則是渭之東注而非豐之東注豐自北注也古人何以不云北注而言東注葢禹貢時水道與周不同周時水道

與桑經不同桑經又與酈注不同今又與酈時不同禹之導渭者不過灃涇漆沮四水而已灃在渭之南涇與漆沮在渭之北渭所納全雍之水者豈僅止於此四水不過舉其最大者而餘水之小者可以不述也以水經考之渭水東流先受澇水次就水次田谿水次甘水而後受豐水乃禹貢不言澇就諸水而言豐者或彼時澇就諸水其下流不能自達於渭由豐而始達歟且豐水之出谷處名豐谷而其源則合高冠太平二谷之水而總名之

曰豐則豐水固流入於渭也又考古水經注豐水出豐溪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為支津一水西北流又漢書元后傳成帝時王商穿長安城引內豐水注大陂以行船則古豐與今大不相同豈可以今豐而律周之時豐耶武王之時已有滈水而獨言豐水者文王之宮在焉故獨重之而溯當日禹績其見於禹貢者亦再三敘豐水則其引納諸水由豐達渭可知已

生民

高辛之世芸生日衆此溯祖德而必本於生民者周家之生民也惟本后稷之所自生不原其父而原其母者知父非帝嚳也周人禘嚳祭太祖之所自出不必稷之父而後為自出即數世以上皆可以言自出殷周之同禘嚳天子祭太祖之所自出不祭庶人故禘嚳耳非契稷皆嚳之子而始禘之也周既立太祖后稷廟而又立姜嫄為閟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妣在祖前者太祖之母故注為姜嫄也周商皆禘嚳而不禘簡

狄姜嫄之夫者禮無二尊尊姜嫄之夫則不得更尊嚳矣此有天下者所以抑情而尊尊也鄭氏謂嫄為高辛氏之世妃者可以盡掃諸儒之陋說

克禋克祀

集傳謂姜嫄祀郊禖以求子則下句之義可通而不知此言姜嫄之德可以精意享之以為後世求嗣之典禮猶之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也若言姜嫄祀先禖於義未通當帝嚳之時社稷大祀尚未立焉得先有禖神若謂姜嫄簡狄俱是嚳妃則行郊

禖之禮當與簡狄俱何以嫄獨往也月令之制天子親帥后妃嬪御詣郊是與祭者非一人何以嫄獨履大人跡乎又孔疏云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惠光顯之果爾是嫄已有娠何待履大人跡乎此詩乃周人追頌其始祖降生之異而歸美於祖妣之德故曰生民如何如何中有兩意一則人未知其異而述之一則述其異而思有以報之故繼之曰克以禋祀於是垂爲世法以祓無子周人傳之載於月令履帝武

敏正應如何句也夫姜嫄有神異而生后稷稷之功德已配天矣尊其母爲先禖更探之殷人玄鳥之祥而祭用仲春夫豈爲過舉哉

敏

敏之訓拇古無是解惟鄭生東漢之末信讖緯符瑞之説故据此詩解作拇殊不知欲從履巨人跡之瑞則武即步武矣必用敏字以足之言履帝步武而疾有歆動亦可通至於斷句履帝武敏固能成句而歆攸介攸止則不成句矣以敏字叶母鄙反此句乃閒句本可不叶也

誕寘

隘巷平林寒冰備言其棄之之處也棄之而有諸異於是收養之猶之令尹子文虎乳之邧子田而收之也無人道而生子故懼而棄之若使姜嫄爲帝嚳妃當必與御豈可云無人道惟嫄有夫爲高辛氏之世裔當履巨人跡時適無人道故棄之耳

后稷肇祀

稷始有家室何以便能祀上帝且集傳於此章注

云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恐夏時制作未備雖有郊祀不應有以祖配天之理即有之亦非稷所得行然則后稷之祀其祭先則姜嫄之克禋克祀所當報生育之本也其祭神則上帝之不康禋祀所當報降種之本也惟其稼穡由于上帝所以祀神而上帝即歆之非稷僭王禮而以祖配天也

公尸

冢人爲后土尸又爲墓祭亡者尸士師爲勝國之社稷尸周官雖有其文而多未備如墓祭覸者是

君冢人爲之尸若是后妃將令冢人之妻爲之乎又如勝國之社必有稷士師爲社尸將以其貳爲稷尸乎經有滲漏則當闕疑豈容更爲之衍說其未有之事增其臆度以釋他經則其悞後學不少矣毛萇於鳧鷖之詩專主宗廟之尸而鄭乃析五章爲五等之尸四方萬物天地社稷山川七祀皆各有尸無論無此衆尸即諸祭皆各有尸何獨於宗廟之繹祭而賓此衆尸乎若云繹祭只賓昨日宗廟之尸而天地山川之尸原不在座則又何必歌以頌之使鄭自解亦無說矣

公劉

公劉遷豳由狄而遷非由邰遷也邰在武功若見迫逐而遷自宜向陽和之地不宜從百泉溥原南岡遠涉千里而始館于豳也夏太康時不窋嗣封已失官守竄居戎夷之間鞠陶之困適當中國羿浞簒奪無以自振故至公劉而圖東還也譜以公劉當太康時似不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時者與史記合也篇中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正指其在戎狄間已有土田倉廩干戈如少康之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有其基乃思安輯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且公劉爲周之賢君其在戎狄不過寄居無國號無都城宗廟社稷故欲遷徙擴其疆宇亦復立國土而戎狄間之土田倉廩不輕棄去益其地在平凉慶陽之間與百泉溥原南岡壤地相接以至於豳皆隷版圖所以啟闢榛莽驅除異類必用兵役今鄭箋云爲夏人迫逐乃褁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則是公劉爲逋臣也殊不知大王之遷岐見迫于昆夷即不復有豳國公劉之遷豳不棄其故有之土田倉廩迨數傳之後夷狄逼處豳且不能保而況平凉慶陽之故土哉

百泉

百泉在漢爲朝那今之平凉也由徃百泉而瞻溥原由溥原而陟南岡乃始見京則溥原在平凉之東豳之西可知矣

廬旅

公劉率衆來遷于豳其所從之民衆皆須授之以室廬故曰廬旅非賓旅之旅也下章止旅迺密亦指衆民而言何以此獨先及於賓旅耶

酌之用匏

祭天器用陶匏陶是瓦器在竹籩木豆之先最古朴之物即生民之篇所謂於豆於登之類是也匏是剖瓠爲器祭既用犧象尊若復以匏盛酒不幾贅出乎善夫公劉之詩曰酌之用匏蓋尊以盛酒酌酒者必用勺彼時未加龍勺華美之物酌酒實

爵而用匏爲勺也且公劉初遷國其牲則豕非祭天也或注以匏爲尊鄭箋以匏爲爵皇氏以匏爲盛牲牢之器大謬

渭芮

豳地近涇而遠渭何以遽能涉渭横渡蓋觀於下文芮鞫之即而知公劉之民徧於皇過二澗由長武而南豳屬隴州皆其境宇故得涉渭耳芮鞫正義止釋水內爲汭水外爲鞫如果爲二澗之內外則詩人一夾字已足以盡之何至止旅之密始即芮鞫而居耶汭爲水內古稱渭汭洛汭者皆水所會處惟周禮雍州其川渭汭汭與芮通乃入涇之水名而非水內之謂也今長武有宜祿川一名黒水河由隴州發源與靈臺河合即古汭水史記云自漆沮度渭取材用非從隴寶鳳汧度渭更無涉渭之處

卷阿

此篇序謂召康公戒成王篇中爾字皆指王而豈弟君子亦指王則俾爾彌爾性俾字孰爲使之雖

注家引王於出征以佐天子爲證而終有未安所以鄭箋謂所用之賢者爲豈弟君子而媚於天子庶人者皆賢者之所使也王能用賢者錫以車馬則其福祿如此此召康公所以勸之以歌俾勿壞耳猶之賡載之歌歌股肱則作歌之人亦在明良之中今康公從游於卷阿而賛來遊來歌之君子非自譽其矢音乃賛當時王所用之賢使之永貞此任賢之心庶幾其樂無疆爾朱子不從鄭説以賢者爲君子礙於首末二章矢音遂歌近於自譽

也然指王爲君子則來遊來歌者亦王也王旣自歌則矢音者又何人斯末句以矢其音之以字便說不去矣

彌性

彌毛傳訓終也鄭箋亦云使女終女之性命殆猶書言考終命此何足以仰贊聖德此何足以主百神常純嘏愚竊謂此彌字當訓作滿字在阬滿阬在谷滿谷之意人之性分非聖人必有欠闕惟聖人然後能踐形而盡性盡性者必極于至命推而

極之何嘗非命而特不可以考終之命釋彌性使詩人言性之學不明於天下後世也可知孔子子思孟子言性不由創造

詭隨

民勞五章極言小人病國之狀一曰無良二曰惛怓三曰罔極四曰醜厲五曰繾綣而皆曰無縱詭隨則知此五者皆由詭隨而生者也嚴氏粲曰懷詐面從也凡人臣挾詐在心君子不易測更加之阿諛順從鮮不以爲忠愛而信之此殆中其所不能察而縱之也非知而縱也且詭隨之用心以詭爲隨以隨爲詭彼見人主好英察則假訐直精明以竊其威柄彼見人主好寬和則藉寬大和平以市其福恵此則以隨爲詭者更有變亂黑白以爲明矯誣正直以爲公援引黨私以爲薦賢誅鋤善良以爲去惡此則以詭爲隨者其幾起於至微其害至于叵測寇虐易知詭隨難防其在帝世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益卽詩人之所謂謹也吁可不慎哉

惛怓不但佞口亂邦鄭箋讙譁不足以盡之載號載呶呶從口者亂在口此從心者心旣昏憒而昧其明而復僨亂交作也罔極非僅失中道乃惡之靡所底止也醜厲言衆害交作也繾綣則小人之固結其君正人君子不得而指摘之斥退之如有所纏繞盤踞之狀也甚矣詩人之善言詭隨情狀也

不實於亶

學與治一理皆以誠信爲主使徒尚空言而出話

不然則言與行違所謂不實也上帝有不反其所爲乎昔也眷之顧之啓之佑之省之謂之至於今而方難方蹶方虐方懠所謂板板者如是人豈如天何哉

善人載尸

上帝板矣善人在朝無可如何欲進忠言而小人詭之欲陳良謨而事勢已去欲以身徇而蔑有所濟欲委之以去而逃無所入則惟有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詩人能言小人之狀而尤善繪善人然此善人不能見之幾先謹於詭隨至於國勢既渙天命人心所不屬而始束手無策則善非大善乃閉門修齋伴食中書之流也不然殷有三仁寧去寧奴寧死而決不爲尸也王伯厚云裴度之晩節也可謂知言

大善之人必能用人行政如七章所云必能格君心之非如八章所云何至於此而載尸耶然則末二章是正告以君德之當敬而懷德之維寧也敬德二字爲此篇之結穴

蕩

蕩蕩與板板不同蕩蕩廣大之貌惟廣大之上帝乃可以爲下民之辟此句是冒起至下文疾威上帝而其命多辟纔言其衰亂今因全詩傷周室之壞而并首句亦釋爲法度廢壞之貌則何必又言疾威上帝乎

文王曰咨

君上之虐政難以斥言而託于文王所以歎殷紂者大序所謂譎諫言之者無罪也既託其言則中間用字皆當似咨殷語方合如鬼方及末句在夏后之世是也殷自遷都後不復號商今並稱其新舊二名者舉盛以概衰之辭耳鬼方殷世夷狄名周世無之

芮伯

芮伯雖是周之同姓乃是從黃帝子孫得姓以來別以功德封於夏商者非后稷之支庶姬姜皆著姓豈姜氏之後有多國而姬姓只有周伯乎益自文王時虞芮質成之後至於孟津大會芮亦與焉

武王因而封之入為卿士巢伯來朝時芮伯作旅巢命至東周桓九年王使芮伯伐曲沃其後臨晉屬晉則晉滅之也

貪亂

民心忽后忽仇與天命同其靡常此云貪亂與書言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正是一意故云寧為荼苦嚴華谷詩緝云苦於虐政欲其亂亡本從鄭箋寧字訓安安心于荼毒寧讀去聲作寧可食荼中毒以戕其身與播虐者偕亡亦與安字無大殊旨

圭璧既卒

典瑞所掌玉人所造有名之圭璧皆君王執以禮神者非用以獻神也獻神幣則焚之玉則瘞之春秋有沉璧於河之事即庪縣沉貍之義自韓詩內傳有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因謂燔牲者并燔玉夫牲取其臭加蕭以達其氣猶之用鬱鬯以祼天神至尊不祼故燔柴玉之燔何取乎爾說者又引雲漢之詩以証之殊不知國有災祲君臣憂憫雩以告天望以祈山川索鬼神求廢祀殺牲無算圭璧幾空甚言靡神不舉耳國之壇墠皆獻牲執璧以禱亦可云卒豈必瘞燔而始卒耶且祭天者加以牲上而燔之小祀不燔牲將燔玉于何所乎

無不能止

讀詩一得解此句云羣臣盡力救旱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不感格也諸家皆費解於理不順惟此上下文義俱聯洽

嶽降

詩人嶽降本非託于神靈乃本其祖宗而言之姜氏在帝堯時為四嶽之官猶之天地間之有五嶽故詩人推本而言之從崧高發詠也天為國家而生大人如山川降靈者然後世遂與傅說為列星並言之其謬實甚若使姜非太岳之裔詩人必不能憑空揑出蓋人本乎祖而非山川自能降神後世二氏輪廻之說便思竊取此等意思以為談柄

郿

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故孔疏以為宣王省視岐周

餞之於郿乃參觀於江漢之五章曰於周受命自名祖命始知爵人者必於岐周之祖廟廟中必有名康公配享即盤庚所謂爾祖其從與享之爵命此等老功臣之子孫始徙岐周廟若是新封建則王即命于鎬京之廟而已於此知申伯之所以適岐周者以此之故

峙粻

三章既言徹其田土至此又言徹土疆者立徹法而取其租稅也申伯未至國而土田稅入已積倉廩故曰峙峙者儲蓄如山也若是道路之委積與下句式遄其行似有關會而於再言徹申伯土疆者無謂矣

仲山甫

權德輿云魯獻公仲子山甫爲周卿士食采于樊是山甫爲周之同姓矣而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考史記魯武公朝周宣王欲立其少子戲而山甫諫之後立孝公亦出山甫所定杜欽何以知其異姓而德輿之言指

爲魯公子者吾知必有所本杜云山甫就封於齊者仍韓詩之謬也山甫自有采邑在東都畿內其徂齊者乃持節而城齊也豈自爲就封哉本詩甚明可見當漢世士夫習韓詩者衆耳

柔嘉

柔者六二之道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抑之篇曰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衛武公之以柔自戒崧高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與此言柔嘉如出一轍者人臣之德未有不柔者也彼之惠直此之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皆柔道也舍是而言柔則又近於體柔貌柔矣以此思之可以得六二之中道矣

衮職

上公服衮故東人愛戴周公者曰衮衣繡裳又曰是以有衮衣兮采菽曰何以予之玄衮及黼春官司服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衮非王所獨何以專指王之闕失而言自毛傳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而鄭箋又輔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

之言於是後儒無敢異議其實言三公之職不稱其服者久矣今得仲山甫居此官坐而論道方稱此任猶東坡名試謝啓有云悮占久虛之等之意黄東發引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云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不賜詩言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似爲得解

毛鄭謂仲山甫補王闕失者非無據也宣王欲立魯公子戲料民太原山甫皆諫則固敢諫之大臣也故朱子亦沿用其說

烝民

崧高烝民皆以贊美封建持贈之作然崧高美申伯而名伯城之者不過兼美之而已烝民美仲山甫而所城之齊僅曰城彼東方仲山甫徂齊二語而已此文家定主客之法

顯父

王餞於郿王之元舅王親餞之也顯父餞之王使顯父餞之以代王也朝之公卿餞者私情此惟仲以天子之命故詩人特述之耳韓侯同姓嗣封不若元舅始封之重故使人餞之韓是武之穆其受命當在武王廟只在鎬京不往岐周是以出宿於屠集傳以杜伯國當之

燕師

春秋城虎牢在會諸侯皆以徒衆來襄事則韓城之役燕師完之固其宜也但韓即秦晉戰於韓獲晉侯之處故梁山在其封內於北燕甚遠名公即爲周司空不宜遠役其所封國之民或者南燕之衆未可知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此於用燕師固近而於奕奕梁山句不合恐非宣王時之韓侯

北國

宣王中興以申伯爲南方之伯以齊爲東方之伯以韓爲北方之伯彼伯韓在近畿之東北河東汾晉閒戎狄甚多故使韓侯爲長以填撫之則虞虢晉魏諸國皆其所統轄可知矣

至於南海

名虎既征淮夷疆理其地是從荊舒以至淮揚莫

不底定是徐方亦在其內何以常武之詩又復命將親征再舉而後來庭耶說者謂淮徐之師在宣王十年以前十二年不耕耤宣政始衰至於三十九年敗績于姜戎盡亡南國之師是狃於江漢之役而黷武也史記不載此淮夷徐方二役亦以他經史無可叅考不知其孰先孰後故但以二相輔之修政諸侯復宗周一語渾括之

南仲太祖

南仲爲周初大將而皇父乃其裔孫皇父作都於向封爲列侯而春秋莒人入向以向姜不安莒故知向姜姓則皇父上溯南仲皆姜姓也困學紀詩云名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夫名公奭周之同姓事武王成王與南仲同時安得爲南仲之太祖殊失考據故特表之

皇父

宣王命將皇父因其爲元師所以又加大師之職其本職則卿士也其家世則南仲之嫡孫也南仲在文武時爲將是今皇父之太祖也十月之交皇

父去此不遠其職又同則是一人何以前勝大將之任而其晚節乃恣縱不堪若是於此可決十月之交幽王時詩非厲王詩矣若是皇父在厲王時其惡已彰宣王中興之主豈肯命匪人爲將相惟其在宣王初政時備官卿士其惡未著宣王因其世有武功於是命之又得尹吉甫在朝程伯休父爲司馬整飭其左右戎行率而征淮畧有就緒而奮武謀猷皆出於王則皇父碌碌因人成事槪可見矣及至四方既靖皇父遂居太師之位其小人之態畢露君子讀十月之篇朝廷用人豈可保其始終不渝哉

程伯

文王程邑只是所居成邑非遷豐可比故武王有天下以後卽以程邑爲采地使卿士重黎氏食之至其後乃有休父若是有宗廟之邑如豐京者豈肯作采地以食公卿耶

三事

六師之衆師有師率旅有旅率其下有行司馬軍

司馬等官以分領之程伯休父爲中軍司馬佐大師而兼掌左右四軍之陳行也天子六師或中軍二師前後左右各一師其制不可考而以左傳晉三軍三行及新三軍觀之是有兩中軍兩上軍兩下軍也六軍之帥皆卿大夫此三事正與兩無正三事大夫相合也邲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因軍帥不和致於敗績則大帥固當擇人而三事大夫亦不可不就緒緒者絲之緒言其就理也三農之事可以言三事則三軍之事亦可稱三事矣

來庭

韓奕曰榦不庭方毛訓庭爲直固是費解集傳云不來庭之國梁氏益引左傳以王命討不庭說者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庭言不趨走於庭此似得其概而未盡也凡王會貢獻皆陳其方物於庭不庭者不貢獻於庭王者不貴異物然貢琛受球詩人歌之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皆述其來庭也然則不庭方者不以方物陳於庭者則榦之非不庭之方也至於此章徐方來庭則直以徐國爲徐方又與不庭方之方不同

毛詩明辨錄卷之九

毛詩明辨錄卷之十

秀水後學沈青崖艮思父著

周頌

清廟用瑟

樂以人歌爲貴和人歌者必以絲聲燕有升歌祭亦有升歌清廟是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歌者尚不同聲襍和必先之一倡一倡者清之至也則瑟之外無他樂可知堂上之樂有琴不以和歌他樂器豈能和哉文王世子明堂位祭

統皆曰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者維清篇也清廟升而維清下者此用瑟而彼用管管在堂下以配舞非有貴賤之等也

曾孫

昊天有成命篇漢儒解成王不敢康如成王之孚不以爲祭成王之詩也至朱子而毅然改正爲康王時詩維天之命篇雖亦祭文王之詩但是康王時祭文王非是武王成王時祭文王也觀於曾孫篤之一語可知鄭康成曰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文王之曾孫自康王始得稱之下至昭王穆王以至卜世三十皆得稱之而獨不可在武王成王時稱曾孫也武以子稱曾孫成以孫稱曾孫當世稱謂不合必無預爲後世制造樂章而用之鄭既知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而又強釋之曰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斯蓋欲附會成王之說也

維清

象武者文王之武舞也文王之文舞用籥文王之

武舞用箾季札觀樂有象箾南籥也成童舞象正是習此以維清配舞節其容易習故繼舞勺而遂舞象諸家因序有奏象舞之說遂謂將舞象先奏維清之篇殊不知維清之詩即奏於舞象之時和之以磬管以按舞節孔疏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孔知此詩作於舞象時是矣而云堂上則失之彼文王世子既曰下管象則知清廟在堂上歌維清在堂下奏而舞象者自在庭也論語云八佾舞於庭又有瞽篇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蓋歌工樂人

皆序立於庭惟升歌挾瑟則歷階而上堂其配磬笎者則在堂下故曰下管鼗鼓堂下之樂既列滿矣安得有舞位故知舞在於庭孔謂奏象舞雜在堂下殊未當也

烈文

此篇序說諸侯助祭而朱子集傳因謂諸侯錫此祉福夫廟中所敬惟神不當分其敬於助祭之賓即祭畢而燕以樂獻賓亦不當頓忘神恵而歸美於諸侯之錫福也鄭箋謂天錫諸侯以福祉孔疏

云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我先君文王賜汝以福祉似俱可通載見之篇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亦如是解葢天子告諸侯之詞有體如下文無封靡於爾邦有戒辭者方是天子美諸侯之體豈有先感其錫福而後又戒之者乎且助祭不過美其肅雝顯相何得謂之戎功則戎功亦指諸侯之祖父而言爲是

彼岨矣

黄東發依古讀法以彼岨矣與彼作矣相對爲句而以岐字屬下句似尚有理其釋彼岨句云似不過謂太王文王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與詩意不合葢頌大王文王者方就岐山創業繼序之功德豈有竟舍山而不贊美之理况岨字言山之險則下句夷字亦言山之平方爲對針言山之險者平則大王文王之功德自見如黄所解則岐字屬下句讀更無着落矣朱子改定詩經句讀如履帝武敏等句世共駭之東發服膺朱子猶云恐驚俗其他可知矣

昊天

周家一代之樂郊禘大典豈可無樂故序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樂而以雝爲禘樂然我將爲明堂配上帝之詩則必先言天而後言文王玆既爲郊樂則何以不頌稷而頌二后耶且思文一篇既云克配彼天則即爲郊樂豈待此篇始爲郊樂哉故朱子改爲祀成王之詩

郊祀天地謂南郊北郊皆以郊括之后稷配天專主南郊而古之北郊即以社當之故中庸言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社之配本以稷則思文一篇于南北郊無不宜之也昊天有成命渾言天命未若思文言粒我烝民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無言地也以此較比則此詩非郊祀之樂矣

我將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孔頴達謂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夫祭五帝則必為五位此葢因月令季秋大饗帝而疑其合祀耳五帝之說起於秦月令秦書也故春曰其帝太皥夏曰其帝

炎帝中央土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皥冬曰其帝顓頊尊古之五帝以主四時而非謂上帝有五也帝為主帝夫子釋文王方位而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玩八乎字知其即一帝周旋主宰而非有八帝也五帝出於五運本於五時皆戰國神奇之說儒者所不取秦襄公始作西畤文公作鄜畤德公作密畤祀青帝靈公作上畤祠黃帝下畤祠炎帝獻公作畦畤祠白帝不祀古帝而祀上帝諸侯而僭天子之禮自秦倡之周之明堂不祀五帝斷可知

也夫明堂有九室季秋之月大饗帝天子雖居總章右个而饗帝大典仍在太廟太室朱公遷曰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則天之位北坐南向若並祀五帝將並列五位皆居中南向抑各如其方而為位歟

明堂

詩疏曰明堂之祀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其神配以文王武王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此帝皆言上世有天下之帝所謂人鬼也

祀帝而并及神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得於告朔迎氣祀之然其義有未安者如文武同在配位將一昭一穆歟抑肩隨於西南隅乎告朔之禮季夏之月中央土寄焉將於是月之朔專祀夏帝夏神抑附祭黃帝后土乎迎氣亦不及土設使不祭是黃帝后土終不得與太皥四帝句芒四神共將享於明堂文王武王之心有愀然其不懌者矣月令迎春而反不言明堂再祭以其既有郊祭禮不欲數則亦可已矣告朔諸侯用特羊告廟天

子以特牲亦禮所應隆然天子何不告廟而必祭於明堂疑此亦後儒附會之語

右

維天其右之向作保佑解纔說將享羊牛如何便能保佑且天尊而文王親必由文王而後能格天非祭主能自格天而僅配以文王虛爲尊崇其親也釋右爲尊較舊說爲確然云在羊牛之右猶未妥協天神之位東向在饌之右文王之位東北向亦在饌之右何以不言既右上帝亦右文考而獨

曰維天右之蓋尊天於文王之右也惟上帝獨尊嗣王不敢自必其德之足以歆格與否庶幾儀式刑文王之典克以致福乎而果也能錫福之文王則降在牛羊之右而饗之矣蓋文之享可必而天之享不可必故於天曰右於文曰饗也明堂之祭天有天之牛羊文有文之牛羊猶之郊有帝牛必有稷牛周公白牡魯公騂剛故知既右饗之之右文王降在其饌之右維天其右之天在文王之右也

肆夏

鍾師奏九夏有肆夏昭夏納夏鄭康成引杜子春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夫樂章既亡不可追考肆夏若別名樊何以不徑言樊遏渠而於樊又加肆夏之名乎韋說固牽強并樊遏爲一樂而肆夏自爲一樂且以時邁執競思文

三詩當之呂說亦無依據夫樂之歌詩必其詞義於事相合乃爲有取而用之今就諸經之言肆夏者繹之春秋傳曰天子所以饗元侯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亦以敬也夫饗禮迎賓與天子巡狩絕不相涉其不合者一禮曰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君子威儀容止合樂之節何必恢張其詞至於昊天子之懷柔百神更隔霄壤矣至云尸出入奏肆夏與時邁其邦亦不合且子春以賓來奏納夏又與禮言賓入門奏肆夏互異九夏之樂八章

俱亡豈因時邁有肆於時夏之語而遂指為肆夏哉

祭三王

朱子改序說以執競為祭武成康之詩確乎不易朱氏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此為全不知廟祀之制者武之有世室因六世之後武廟祧始為此室以置祧主若在昭之世武安有世室耶且周之祭非祫非禘不合各主而祭于一

廟安得有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之事然則朱子所謂祭武成康者蓋昭王之世祭三王之廟皆用執競之詩各歌於三王之廟也

始作樂而合乎祖

作一代之樂審音定律考成匪易固當頌美其盛事然非常典又非祭于廟何以亦編之頌中愚竊謂祭之前期省牲合樂恐其行禮作樂之時工與器有未嫻習以貽俎豆羞者故必先合以習之此或其詩乎若依序說祇是成王六年周公制作之日一咏此詩以後永不復用此時既非大祭屆期何以二王之後適來戾止以是推之知每遇大祭必先合樂大祭謂祫禘之禮遷主於太廟而合食則樂亦獨盛故止言合乎太祖也

猗與漆沮

集傳從序說兼薦鮪說然此詩則是季冬嘗魚之詩蓋嘗魚得兼諸魚而薦鮪專味無諸魚也以此推之月令薦新俱有樂章可知

雝

此篇自是祭畢徹俎之樂非正祭所用也孝子曾孫對其祖考無自稱天子者惟用於徹時故為旁觀者之詞并美其助祭主祭之人於薦廣牡以下始代孝子之詞而稱予誰謂頌不分章歟

序謂為禘太祖也禘為大祭自宜別有樂章但此詩不似禘樂禘義有二一為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以太祖配之周人禘嚳今詩既不頌嚳又不頌稷則非大禘也一為審定昭穆之祭先王三年喪畢木主入新廟合祀以審班命詩頌文王文母則非

吉禘也大禘五年一舉吉禘一代一舉以詩義繹之皆所不合不如循論語周禮樂詩之文謂此詩爲徹之切當耳

毛以烈考爲武王而不注皇考爲何人鄭以皇考爲斥文王而不釋烈考爲何人夫烈考與文母並言則其爲文王可知未有子先於母者知鄭說之不足據也皇考在他處則爲對曾孫而言是曾祖之稱今對綏予孝子則皇考爲父以成王而稱皇考似指武王是毛說亦未爲安所以朱子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然細繹詩人作頌始終是旁人口吻即詞中予字亦非祭主自稱若是自稱豈有言厥後者即豈有自祝其眉壽者耶其曰相予肆祀綏予孝子此兩予字乃廟中有司自稱猶言我之祭主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皆以有司徹豈天子之祭不有專司徹者乎故詩中多祝祭主之辭

奏大武

序于維清曰奏象舞于武曰奏大武本言舞時奏此樂歌是合舞與詩爲一也孔疏言周公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是謂大武之樂別有詩章而此乃奏大武而有是詩殊爲贅設

閔予

閔予訪落敬之小毖四篇乃一時所作本非祭廟之詩然王朝于廟羣臣納言亦于廟則非鴟鴞之比矣故太師編之于頌

趙

今人呼鐵劃爲銚殆與良耜之趙同義孔疏云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經之本文趙固是刺地然庤乃錢鎛錢銚也銚音七遥反其音與趙音直了反者略同其必因刺地之器名銚而刺地遂謂之趙也猶之衣讀去聲爲服之義食讀去聲爲食之義也穫禾短鎌名曰銍而良耜曰穫之挃挃同一珍栗聲从金爲器从手爲刈禾之聲斯可悟趙之因銚矣

荼蓼

薅田者其取材甚多或以灰或以骨或以黑豆江

浙水田農家每掘坑刈草實之覆以滋泥俟其朽而糞田其收較倍又燉煌種瓜忌見雨水於沙地上作畦種瓜離根下一寸許挖孔釆苦豆苗塞之俟其自朽則瓜茂而實大此可以補齊民要術所未及詩人今言荼蓼之朽何其體物之細如此

絲衣

繹祭非爲祖考而爲賓尸然亦用牲牢遣專官以此詩與禮文祊祭參考之似當在内塾而不當在外塾廟門之内外各有東西兩塾塾亦有室有堂

有基基猶階也廟室有祖考之主所以祭於室繹祭不設主不迎尸所以行事于塾之堂記言爲祊乎外者言在塾戶牖之外也以別於廟中行事於室之文非在外塾也行禮以右爲尊故禮記注謂廟門外之西室若於内塾則以東塾爲右其堂面北故也玩此詩自堂徂基知繹祭之不在室彼禮注之言西夾室者當以是詩正之矣

高子

公穀傳中有魯子沈子之說子夏儀禮傳中復引傳曰則子貢之前更有傳也子夏詩序序末以高子附之孔疏云其人在子夏後毛公前故疑公孫丑所述高子即此人也然齊人高子當孟子時已稱之爲叟則在孟子前去子夏時不遠而學齊詩者也徐整直云子夏授高行子趙岐云高子齊人即其以絲衣之篇爲賓靈星之尸致使漢儒遂謂鳧鷖賓尸天地山川四方祖宗靡不有尸彼蓋謂靈星爲農祥故序於良耜之後信矣夫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因陋漢儒言凡祭皆有尸不知祭地祭月用女尸否若以如祭天祭日用男尸則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之謂何而使地祇與夜明俱以男子爲尸耶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惟虞祭有之以後雖祭宗廟惟爲考尸不爲妣尸何其厚考而薄妣耶所以古人立尸以祭已是拙法而謂天神與人鬼一視皆立尸則尤謬之甚者矣

酌

漢書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周公制禮作樂皆在成

王六年故謂勺爲成王時詩今詩詞中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即言成王不獨黄東發之論云然武王之嗣非成王而何武王之嗣而師法其前之有武功者非成王法武王而何武王雖耆定大功而淮徐西戎之未即叙者皆待成王次第平之故有六月諸詩則成王之用武不能諱也此篇前六句頌美武王後二句言成王能繼其武功也王雪山以遵養時晦爲推本文王文之伐密伐崇未嘗不用武而不可謂於鑠王師先言王師而後言遵養時晦則武王十三年以前之心且文武以心相傳遵者遵文王也若文王則又何所遵哉

大封於廟

賚爲封建功臣之詩序意本無武王伐紂時語葢自武王大封建推本於文王之世德必受命於文王之廟遂垂爲一定之制至後世凡有封建皆於祖廟故江漢之詩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後世始封續封之候載見於廟豈無樂章亦必歌此故序不專主伐紂爲大封也爵人於朝者論定後官之爵爵人於廟者錫山土田之爵謂侯封與官常故有辨也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

序有此說鄭箋亦仍之黃東發辨之云行父卒於襄公五年即使壽踰七十其在文公時方弱冠安能逮事僖公而爲之請命於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傳亦未必逮事僖公此其考據是矣而未足以折服其心行父史克追頌僖公又何不可然詩中多生時語而非死後追頌如令妻壽母指成風成風薨於文公四年是季孫行父如陳如

晉之前已薨矣尚得謂之壽毋乎且末章云新廟奕奕莊公之時丹楹刻桷修廟必書豈新作閟宮而不書者乎惟祥而升主毀檐易瓦乃累世皆有則不書僖公新莊公廟閔公廟俱在元年三年伐淮夷之事十三年會鹹十六年會淮作頌當在會淮後尚可稱新廟未有追頌而猶稱爲新廟者也以此折之序之妄見矣

駉駉牡馬

贊衛文者曰騋牝三千贊魯僖者曰駉駉牡馬是何彼重牝而此貴牡耶蓋嘗論衛文初遭狄患遷定其國家須滋生蕃盛故多牧牝馬古之牧政馬特居四之一又牝馬所生歲育一駒以此計之衛合牡駒不啻數倍于三千也魯之專言牡馬者取其有駕車之材而駑者不與焉牝馬不以服車滋生者當别爲一閑故不入頌其本於心思之圖維而乃有是蕃盛則二君如出一轍矣因論人君政有萬幾何事可以置其心思於不用而可有成即牧政一端推之有其心乃有其政耳

淮夷

淮夷之見於經者惟江漢篇宣王伐之至魯昭公四年隨楚子爲伐吳之役於是乎書之或中國之會盟征伐不得與焉或得與而聖人以其夷而斥之均未可知今泮水之五章曰獻馘獻囚六章曰桓桓于征在泮獻功七章曰既克淮夷八章曰來獻其琛豈無其事而虛爲頌禱哉僖公之時齊晉迭伯魯實從之狎主夏盟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會於淮左傳曰謀鄫且東略也杜預曰鄫爲

淮夷所病公以是年十二月出會諸侯次年春與
伐英氏至九月而歸英氏在英山縣境其殆淮夷
之别種乎不然即其黨也春秋所重在滅舒救徐
抑楚故于魯服淮夷不專美之而其實鄫屬於魯
東略之役或公獨任之而不與諸侯偕乎然則僖
之功烈足以上紹伯禽費誓者即淮上兵車之會
也此事與魯頌駜合宋趙悳詩疑問引僖十五年
公孫敖救徐淮夷攸服可知歐陽詩本義以會淮
未服於會辨其不合青故從而衡之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周制諸侯不得祖天子魯但當以周公爲始祖成
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得祀文王文王已追王不因
魯祀而卑故賜以天子禮樂賜天子禮樂者追祭
太祖之所自出故魯得行禘祭又周以孟春上辛
祈穀于上帝以文王配魯既得祀文王或亦得祈
穀祀天至於郊天而以后稷配若魯亦得行此禮
與周何異所以青亦疑之黄東發引吕覽言魯恵
公請郊祀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因並疑成王未嘗
賜魯以天子禮樂此又過甚之辭也成王德周公
使之葬於文王陵側則其使魯祭文王亦應有之
事但不令其郊天耳故恵公乘平王東遷而請之
亦猶楚子問鼎秦伯立時之意然自隱桓莊閔未
有書郊者至僖公末年始卜郊而不從豈卜郊而
從者春秋不書歟此詩必是矜其創見故作詩以
美之即明堂位所云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或指僖公以後而言
耳夫孟春宜祀於明堂而郊當在長至孟春宜配

以文王而后稷之配亦當在長至今魯行郊禮不
於長至而仍於孟春雖僭配后稷爲前此所無尚
與周制少異不可因此詩有祀天稷配之文直謂
自伯禽以來振古如兹則大謬矣困學紀詩云魯
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也可謂知言

毛炰

古人獻牲其鑊爋而登之鼎者有剥與烹之法毋
論全烝半體節折皆須剥去其皮而烹之也惟此
去毛炰用周禮封人之法爓去其毛而炰之孔疏

云其餼則有以火去其毛而炰之豚是謂以火燎
毛許曾齋曰湯中瀹肉斯爲得之温湯燖去豚毛
未至於熟又必烹之乃熟耳小雅云炰鼈膾鯉鼈
亦用温燖也

胾羹

毛傳羹大羹鉶羹也大羹不和盛以瓦登鉶羹肉汁加芼盛以鉶羹本有此二種商頌烈祖亦有和羹和以五味對大羹之不和者而言然羹中加以蔬芼肉滑與否則無可考今魯有胾羹者乃切肉爲細胾而和之爲羹非胾與羹爲二物也上半句毛炰是去毛而炰則胾羹是切胾而羹也

朱英綠縢

朱英矛飾孔謂絲纏而朱染之不知其何所据古者以旄飾干用旄牛尾則爲矛飾者亦宜茜麄牛尾似非絲之所能纏也綠縢以約弓於檠其爲繩固矣然繩用絲則太費用蔴紵未有染綠者大抵以熟葦染綠色堅韌可用

居常與許

鄭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朱子因别無可考亦遂引用之其實非也古文常與棠通用故常棣之華維常之華詩皆作常字此其一證魯之西南有棠爲魯公觀魚處今爲魚臺縣亦名唐然則常即指棠邑也蓋常者舉其遊觀之所許者復其朝覲湯沐之邑也是時許已易祊田而猶願其居之者祝辭也

松桷有舄

毛傳曰舄大貌如美其大則釋詁文弘廓宏溥等三十九字皆訓大而不聞舄在其内愚竊謂桷之在簷者俱用兩層承接如舄之承蹠猶言何以舟之維玉及瑶之意凡新廟寢者改塗易簷故用松材爲桷而美其有舄也殷武末章云松桷有梃梃者延也接椽也惟其爲堂前之接簷所以架於旅楹之工而又贊旅楹之有閑也殷制堂有兩楹如今之明柱其餘爲旅楹

奚斯所作

奚斯所作者新廟之工而漢書曹褒傳云奚斯頌

魯注云薛君章句以是詩爲奚斯所作蓋如吉甫作誦之類而以孔曼且碩句作肆好解也予既辨非史克所作則奚斯之作亦未可知

商頌

玉磬

堂上之樂依鐘故稱金奏堂下之樂依磬即引此詩依我磬聲爲證磬設堂下笙工立磬南者是也金石二音爲八音之長金聲玉振玉於八音不別爲位置即在石中樂有特磬編磬此云磬聲既未專屬特磬何以知其爲玉執競篇曰磬筦將將則編磬之與簫管並舉也久矣何必指爲堂上之玉磬耶虞書戛擊鳴球球玉磬在堂上此詩亦未明

指爲球

於赫湯孫

戴岷隱云湯孫不應自誇因指爲商世之先王黄東發駁之云然則湯孫之將豈先王自奉祭祀耶可謂言之透徹然祭祀之詩不盡出于主祭之人或助祭之人或有司之徹者或代祭主而致辭如烈文曰維王其崇之噫嘻曰王釐爾成非王自稱可知也雝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曾孫自稱於皇祖可以稱天子又可自譽其穆穆乎此皆詩人之

詞然則殷之詩人頌殷之主祭者又何訏于於赫
之辭乎烈祖篇曰及爾斯所朱傳云爾主祭之君
葢自歌者指之知爾字爲歌者所指又何疑於賚
湯孫爲於赫乎

玄鳥

天以天下授人其始祖必有神異固無足怪但詩
人多不明言其事迹而僅見於詩歌亦虞駭人之
聽聞而微言之耳簡狄之時社稷之神未定安得
先有郊禖之祀月令以秦書述周制而謂高辛之

世已先有之此一妄也月令因此詩玄鳥之祥故
祀禖神于仲春是月令附會此詩而謂簡狄因祀
禖而吞卵則史記之附會月令二妄也燕以仲春
起蟄而來始營巢至初夏育卵祀禖既於仲春玄
鳥甫來安得有卵三妄也燕之生卵必于巢無載
飛載生之理何得遺卵于道路四妄也簡狄將祈
于禖見燕卵非素所宜食之物何至遽吞五妄也
然則詩人所詠之謂何或者如白燕投懷見于夢
兆歟或者上古以鳥紀官而高辛氏之支子適爲
是官誕育契歟即爲神靈所集之身矣朱子集傳
不易史記者以其相傳幾二千年無有異説與其
爲無稽之言以釋經不如仍前人所傳予豈敢謂
吞卵爲必無但論其理如此

宅殷土

殷之國號既始于盤庚則盤庚以前歌此樂以祀
宗廟者不應稱商復稱殷故有疑商頌爲正考甫
所作者殊不知正考甫但與周大師相校對而已
非初撰也商爲契之封國殷則商之地名不妨並

言猶之周之稱岐與豊鎬也

綴旒

綴旒先儒多以旂上縿釋之愚謂若以物喻當以
冕上旒爲是葢天子爲下國冠冕人所瞻仰有元
首之戴焉則不當以旂爲喻下章從齊詩作駿駹
亦有乾爲馬之意

長發

商周之祖同德咸善即教養政殊其安民一也然
積德累仁燕天昌後恒不如周即以此篇所頌言

之商有相土足以比周之公劉而大王王季文王之聖聖相承無有也商有有娀足以比周之姜嫄而周姜太姒太任之内治皆賢無有也湯之伐桀先之以韋顧昆吾猶之文有伐密須崇侯而字獯鬻平玁狁夷狄之患無有也湯之左右有阿衡足以當周之鷹揚而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賢才挺生無有也此卜年卜世所以悠遠于有商耳

殷禘

殷禘之禮不可考然與周同禘嚳者以兩朝太祖

皆出自高辛氏之後也周頌詩存者多尚莫定何者爲大禘之詩商頌僅存五篇焉必長發之爲禘祭耶盤庚言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未見其必爲禘也禘爲追享大祖尚在配位豈有以功臣配配位者乎今頌湯而并及阿衡知非禘樂故朱子以爲宜祫祭之詩也

荊楚

楚鬻熊爲文王師楚之始祖也使其生長蠻夷文王以大邦世子豈輕師之度鬻熊亦是黃農世裔當商之衰失其官守其人睿智可以師而始師之安知熊之先不世有荊楚至成王奄有四方而復封之乎古人稱荊爲楚如言刈其楚楚即荊條是二字本可通稱晉始封唐後乃稱晉唐仍陶唐之舊名安知封熊繹之時不仍其地之舊名而號爲荊矣荊之改楚猶唐之改晉必謂商時并晉水而無之豈理也哉竹書夏桀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則夏商之有荊也久矣

毛詩明辨録卷之十

寓舟先生與家大人同官甚久每稱其握蘭省署稍暇即手一編洎晉精邊陲因地核事因今證古不以政務鞅掌而弛所學迄於今将二十年矣先生撰著等身俱成於甘蘭羈困之際如易詩春秋三傳各有明辨錄通鑑綱目則有尚論編並能闡發精奥提挈綱領出入於漢唐宋諸大儒其餘詩文集及塵屑又若干卷莫不搴華尋實彬彬乎為風雅之鉅觀矣歲丙寅膺　特達之知出守章貢道由吴門過訪家大人把臂言歡基亦得侍聆緒

論未幾擢任中州觀察胥江言別留示此編基方趨庭聞訓紬繹深思多所裨益然不敢秘之枕中遂謀剞劂以公共好至先生博聞多識平日身體力行誠皆原本經術茲則其豹之一斑也爰於工竣聊志梗槩云乾隆戊辰秋仲古吴世姪毛德基拜跋

〔清〕胡文英撰

詩經逢原十卷

清乾隆刻本

序

屈騷之源于三百篇史遷言之而人不敢以注騷者注詩以詩有四家各持一說也毛詩晚出集三家之所長而去其艱澁故人競趨毛第古人治詩兼通衆家之說如毛氏小旻章易韓氏之不就爲不集馬傳仍以就解之是也釋文引班氏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弊此學者之大患也朱子

懲習詩者之耑已守殘博采諸家一洗陋習然猶泥于淫奔之說呂東萊嚴坦叔馬端臨諸人又據序而揚鑣學詩者益增岐途之惑夫騷之所愛美人香草即詩之好色不淫騷之所嫉鄙固偷樂即詩之怨誹不亂史公雖不注詩而其探本之論要不可易已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十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詩經逢原總目

卷一　序　總目　總論　發凡
卷二　篇目　周南召南
卷三　自邶柏舟至衛木瓜
卷四　自王黍離至唐采苓
卷五　自秦車鄰至豳狼跋
卷六　自小雅鹿鳴至無羊
卷七　自節南山至賓之初筵
卷八　自魚藻至大雅文王有聲

卷九　自生民至召旻
卷十　自周頌清廟至商頌殷武

詩經逢原總論

史記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班氏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此三家詩目）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立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

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陸氏釋文或云、陳俠授謝曼卿、陸氏詩疏、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釋文云、宋徵士鴈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瓛、並爲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立于學官、平帝世、（王莽專政）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人無傳者、惟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又云、梁有桂州刺史淸河崔靈恩集衆解爲毛詩集注二十四卷、攻崔氏集注、會萃三家、如其儀一作其義一之類、呂東萊撰讀詩記時、引用書目、其書尚存、韓詩自鄭氏箋詩之後、其學漸微、顧野王玉篇、及李善文選注、漢書顏師古注、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白氏經史事類、所引皆韓詩、張參五經文字、亦兼用韓詩、如

吁嗟夐兮之類、宋初惟徐鼎臣兄弟好用韓詩、如太平御覽載簡簡黃鳥、旣作我德、樊笱在梁、其魚魴鯤之類、劉元城董廣川俱及見之、但字有不同耳、金韓道昭五音篇海所引亦多韓詩、如出其闉門、麀鹿噳噳之類、陰時夫韻府羣玉、所引亦多韓詩、如[illegible]詩篇名、睆彼牽牛、食我場穀之類、魯詩亦自鄭箋之後、其學遂微、宋王魯齋好魯詩、故有魯經章句、其云桑中當曰采唐、雨無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若以小東爲

題、則有饛簋飧、當爲第二章矣、皆魯詩之說也、元朱孟章詩經疑問、論甘棠詩、以是求之魯詩、得無亦有取乎、陶九成說郛、大槩本之諸家、隸辨云、後于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碑、經典釋文所云本又作者、皆碑中字也、今隸辨載石經魯詩殘碑、當時王伯厚所未見者、如胡取乎三百廛兮、毋食我黍、陟岵三章、三歲宦女諸句、校王伯厚詩攷所載石經魯詩殘碑、又有加增、齊詩久微、逸齋補傳、載抱衾與裯、齊詩作幬、而集

韻亦載幬字、可見齊詩宋時尚存、讀詩記亦載有董廣川所引猗彼女桑、毛詩古本亦有不同、如郭忠恕汗簡所載古毛詩、參髮如雲之參、夏竦四聲韻所載顔古毛詩、楙古毛詩、䶥古毛詩之類、說文自稱詩用毛氏、未可執開元改經字以後之書、疑許氏非毛詩也、

范氏後漢書衞宏傳、因作毛詩序、玩一因字、可見前乎此者、毛詩未有序也、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衞敬仲所作、沈既云案鄭詩譜意、是推原之辭、非有實據也、昭明文選以序屬之子夏、唐世盛行文選、唐人遂不敢立異同、孔氏鄭譜疏云、作序乃始雜亂、果子夏序、孔氏敢云爾耶、韓昌黎云、子夏不序詩、朱子云、作詩序者、正如山野學究、見識卑陋、而胡說又云、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反亂詩本意、章如愚曰、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又曰、彼序詩者、妄人耳、又

曰、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呂東萊讀詩記、嚴粲詩緝、仍用詩序、馬端臨楊愼諸人、又言朱子去序之非、紛如聚訟、然伐柯九罭異詩而同一序、厲王幽王、隔世而皆一衞武公、其謬誤類多如此、但其中有漢儒口傳詩義、未可全棄者、茲列序及集傳、而參以諸說、瑕瑜互見、俾讀詩者自爲擇執云、

范氏衞宏傳、馬融作毛詩傳、范氏在康成鄭氏之後、于經典大書、豈敢苟且、捨毛氏傳而稱馬

氏傳耶卽如葛覃詩害澣害否傳直云曷何也毛氏豈敢顯易聖經之害字爲曷字又非毛自與毛立異又小雅車舝詩傳云慰安也釋文云慰怨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疏稱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則今所載詩傳是馬氏所作無疑義矣又東門之墠釋文引毛詩作東門之壇注云依字當作墠是毛氏本作壇馬氏本作墠故云否則依字句爲贅設矣孔氏疏云毛以爲東門之壇又云箋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是孔陸

親見毛鄭諸本作壇故孔氏云徧檢諸本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左氏不引詩而云此者孔氏知此詩因鄭伯不爲壇朝周而賦非爲淫奔而賦也毛鄭孔陸俱作壇衞氏序以有家室字遂疑爲淫奔不可在壇馬傳欲附衞序故注以爲除地歟書稱三壇同墠壇因築土稍高故以斜坡爲坂墠則去草之平地耳安得有坂而云壇墠可通耶諸家攻毛氏之經就馬氏之傳因未細攷孔疏也六朝傳經者已指衞序馬傳爲毛氏孔氏奉功令疏毛詩不敢辨是非故力用壇字欲人諒其苦心耳

鄭元作毛詩箋後漢書注云箋薦也薦成毛義也案鄭果薦成毛義魏王肅何用述毛非鄭王基又何用駁王肅申鄭義鄭箋慨經師移文改目甚亂聖經之次第故鄭箋刻削其太甚如亦白其馬傳云亦亦周也箋云亦亦武庚也之類甚多是箋字與箴膏肓之箴同義非薦也古者箋翦二字通用又作剗甘棠詩勿翦勿伐汲古

閣引釋文云韓詩作箋通志堂釋文云韓詩作剗五音篇海云剗削也劉斷也豈箋剗二字皆源于劉通作翦歟後世尊鄭氏之箋故宗毛氏而廢三家其實毛馬鄭義各不同也鄭漁仲六經奧論云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則可知矣吉蠲爲饎鄭氏以蠲爲圭吉圭爲饎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襮鄭氏以襮爲綃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也其畊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其畊

釋釋、亦兩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爲當作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豔妻扇方處、鄭氏以豔爲閻、閻妻扇方處、則漢杜欽之傳之言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旣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則其改字不出臆見、愈可信矣、據此則經師改聖經、而鄭氏正之、非鄭氏敢改聖經也、玩移文改目之歎可見矣、

詩譜之作、鄭氏蓋就毛詩之次第言之、而非聖

經之舊次第也、鄭譜正義云、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于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于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案文公爲厲公之子、而其詩反雜亂在祖父之前、是序非作于子夏、而倒置在衞氏之時可知矣、鄭旣箋毛詩、故就毛之次第、如周頌、噫嘻、成王之詩也、反置在武王雝詩之前、馬氏鄭氏遂不敢以爲成王、傳云、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能成周公之功、皆遷就時世以亂經、何彼襛矣之詩、衞氏移入召南章如愚所云、變白爲黑也、然因詩譜而得存舊義者、亦復有之、如王城譜疏、君子行役、與文選注君子行役、互相表裏、而于役之訛、藉是以證、歐陽公鄭氏詩譜、得之河東絳州、如麟之趾作麟趾、淇奥作淇

澳、鶉之奔奔作鶉奔、大叔于田作大叔、遵大路作遵路、次序雖顚倒、而目錄猶稍存髣髴、如衞序以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并歸大叔于田讀詩記引藍田呂氏、以不義得衆畢屬叔于田、而集傳因之、呂氏蓋本舊說、而非臆撰、擅改毛序也、使序果出于子夏、服鄭敢立異同、孔氏鄭譜疏敢云、作序乃始雜亂耶、惟序誤康成、鄭氏所以歎旣移文、改其目、亂甚焉、晦菴憤歎、寧使經文繚戾破碎、而不忍以序爲出于漢儒者、蓋

序與譜實相表裏序既亂其時世譜又不敢言序某詩屬某時某世今誤移于此遂使學者模稜持兩端而罔知適從然漢唐宋先儒所見同則序之謬誤可知而不當拘于舊說矣

陸氏釋文音義于詩經獨爲詳盡第通志堂所載釋文或非原本如呂氏讀詩記宛彼鳴鳩下引釋文宛作菀而今本釋文及各本詩經注疏俱無此又如甘棠詩勿翦勿伐釋文云韓詩作剗明監本及汲古閣皆云韓詩作箋攷五音篇

海剗斷也是剗與箋皆源于剗之隸省未可因現在釋文而遽疑箋字爲誤也又唐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周釋文云周曲也韓詩周右也汲古閣及明監板釋文直云周韓詩作右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云周韓詩作右是宋時釋文與今板不同又齊風敝笱詩其魚魴鰥釋文云鰥毛古頑反鄭古魂反集韻以鯤鱞鰥刋并入二十三魂鯤字司馬溫公類篇并鯤鱞鰥爲一字由昔人未攷鰥爲鱞之隸省鯤爲鱞之小寫其分音分義可歸并也

孔氏之疏自是經學功臣第當作疏時毛詩本與今多異如疏云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與成伯瑜毛詩指說同而今本毛詩俱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而疏作維其載矣虺虺其雷疏引十月之交作爗爗震雷而今毛詩作爗爗震電匏有苦葉疏引陸璣草木疏匏葉表翻翻之形而今毛詩作翩翩瓠葉王城譜疏君子行役而今毛詩作君子于

役尚書乃賡載歌疏直引詩曰西有長賡而今毛詩作長庚葢有唐一代以律詩制科取士自香山之外鮮有留心章句者故多遷改歟第陸氏作音釋孔氏作疏極爲苦心經學如參差荇菜乃奉敕而修陸氏不敢言荇字隸省而于爾雅音義中云毛詩云參差荇菜說文作莕其苦心所寓千載誰得而知之皇矣第四章維此王季乃奉敕之書孔氏不敢言誤止于疏中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文而曰此云維此王季彼言

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不敢言義理之短長、若曰後之留心詩學者、當自知其故耳、

風、諷也、如風之被物、無不感動而應之、風之有益于物、有聲而無形、其化導人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周南召南之風、文王憫商俗之頽靡、故使周公召公勸善求賢、使人同歸于道、周公召公承文王之意而行之、故有周公召公布化之

詩、有商民感化之詩、有虞芮諸國順化之詩、有崇侯虎費仲諸人梗化之詩、聖人著之、以見周家善與人同之公心、凡爲天下國家者所宜取法也、然其辭微、其旨遠、其事言乎此、而意存乎彼、故解者鮮得其當焉、國風之體、與騷無異、故史公贊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謂辭如好色、而寓意非淫也、繼乎騷者、如十九首、多以女子寓意、讀騷者不以佚女美人爲實境、讀十九首者不以倡家女蕩子婦爲實事、反以國風之玉女室家爲實字、何深于視騷及十九首、而淺于視國風也、故國風之詩、如衞宣公、新臺宣姜、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蝃蝀有狐齊風之于襄公、南山文姜、敝笱載驅乃斥其淫亂之事、其餘無所謂淫詩也、衞序泥于鄭衞之音一語、遂于鄭衞之風、加以淫風大行、淫風流行之說、集傳并取子衿諸詩、亦以爲淫奔、王魯齋吳師道諸人不察、并欲摒諸詩而不取、是皆就詩之字面言之、而未嘗揆其時世、察其用意也、夫眞好色、安得謂之不淫、史

公之說、葢觀其深矣、故必如衞宣齊襄之亂倫、宣姜文姜之敗檢、始責之絕之、無所謂述淫也、故抑鄘衞有康叔武公之詩、宜居于前、而或反在于後、則鄭氏所云師移其第也、其詩皆繫于衞國興衰存亡之機、治亂得失之故、而說詩者泥于字而臆度之、遂使聖經之義、在可有可無之間、或移之他國、易之他人、而無不可者、豈詩使然哉、說詩者之過也、王風黍離以下、見周不能復振之由、鄭風緇衣以下、見鄭君臣行事用

人得失之故齊風以賢妃而興以文姜淫女而敗魏風唐風紀晉事之始末秦風紀其以權術霸道而興以怠棄賢人而衰陳風檜風曹風紀其所以衰微之故陳有公子完而不能容曹有公子臧而不能用檜以叔妘而亡其國皆詩人用意之微也豳風七章多紀周公之詩而繫之于豳國先儒每疑而未決然玩左傳季札觀樂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語即模稜不可解儒者或致憾于東漢儒林私行金貨定

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致使聖經失其舊云

雅常也正也周家一代之制度其文可常用其理爲極正如鹿鳴四牡至車攻多道儀文節目故謂之小雅然竊有疑焉如庭燎白駒斯干無羊皆宣王時之詩應直接瞻彼洛矣王雪山以瞻彼洛矣爲宣王會諸侯東都之時是也而反在節南山之後序者遂以楚茨諸篇爲刺幽王之作晦菴集傳始以楚茨諸篇爲祈年頌禱之

詩善乎李榕邨之言曰小雅之亂而無序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爲篇幾七十餘而出于幽王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然晦菴榕邨之說非無本之學康成鄭氏曰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而馬端臨諸人不究亂甚之義反嘵嘵以朱子去序爲非夫不攷箋疏已爲末學膚受而因朱子淫奔之說之失并攻其所是豈平心之論乎東遷以前事難攷證惟鼓鍾之詩疏

以爲昭王序以爲幽王夫鼓鍾爲樂何至于憂心且傷憂心且悲蓋樂極生悲徃歌來哭詩人早知昭王有膠舟之禍矣其節南山序以爲刺幽王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自玆以後刺幽王者三十餘篇鄭氏所謂義順上下刺幽王乃作序者之過疏所云作序乃始雜亂非子夏作序而鄭氏敢與之立異同可知也

大雅者紀周家之大事也大事莫過于脩德行仁合乎天理有周脩德莫盛于文王故以文王

為首章大明述武王之受天命、緜述大王之肇基王迹、棫樸旱麓兩篇非必文王之事、乃移文王之後或附于文王焉、思齊述三母之德、皇矣述文王仁必有勇之故、靈臺述文王辟雍以教養斯民、下武述周家之世德、文王有聲言文王有其端、武王竟其緒、生民溯后稷之功、子孫宜食其報、行葦既醉、鳧鷖假樂、頍與小雅之伐木諸篇相似、或以為行葦本述公劉之仁、故在公劉之上、公劉述當日由戎狄之間以遷于

豳之事、泂酌卷阿、召康公為成王陳守成之法、民勞似周室初衰之詩、板蕩桑柔為厲王時之詩、中夾抑詩一篇、衛氏遂以為衛武公刺厲王、然厲王剛暴、故通鑑厲王元年、楚子自去其僭號、注畏厲王伐去其所僭王號、厲王非柔懦之人、反教之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是益之暴虐矣、且此云亦聿既耄、國語注引為武公九十餘歲作、又隔厲王宣王至幽王無道五六十年、又作賓之初筵詩、無是理矣、

意者、此亦為幽王而作、如末篇瞻卬召旻之為幽王、經師誤移于此、衛氏遂并以為刺厲王歟、雲漢以下、為宣王中興以後之詩、亦屬周家之大事、故并入大雅、韓昌黎望唐之中興而極贊宣王憤起揮天戈于元和聖德碑頌、自謂不媿大雅、蓋深得聖人備載周宣王中興諸詩之意矣、自古守成之主、耽于逸樂燕安、一知憤激自脩、即可以為令主、昌黎雖不注詩、而于詩實觀其深矣、

周頌三十一篇、自是頌體、如閔予小子諸篇、雖非稱頌祖先功德、而成王創鉅痛深、入廟即以此自警、則此頌亦如諷誦之誦、于頌無礙也、第其篇次錯亂、如鄭氏所云、師移其第、亂甚焉、衛馬鄭諸儒、隨其次第而釋之、未免牽强、周頌之詩、大半周公所創、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思文、天作、我將、雝、烈文、武、賚、時邁、般、酌、桓、有瞽、潛、皆作于武王時也、閔予小子以下、乃成王以後之詩、今乃移昊天有成命于第六篇、噫嘻于第十

二篇而以國語有據之成王爲成此王功諸儒亦覺成王之詩不應先于武王故曲爲之說又左傳載時邁武賚桓俱爲克商之後周公所作今以時邁入于第八篇武入于第二十篇賚入于第三十篇桓入于第二十九篇如成王閔予小子之詩反在桓賚之前今次第既不得其眞則解釋者亦模稜而難定願學者虛心勤力勿過信舊說而玩鄭氏亂甚之義諒鄭氏不得已之苦心庶不至經文繚戾破碎如晦菴之所歎

云且卽據賚之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大封功臣固爲武王之事卽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亦武王時事何以在于閔予小子之後疏言作序乃始雜亂信矣

魯頌四篇關雎疏云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第序與詩及鄭譜多自相矛盾之處不可不辨譜稱僖公薨後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今觀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又云令妻壽母黃髮兒齒則顯爲生時祝頌非薨後之辭又僖公十六年會于淮未歸而取項爲齊人所執二十年新作南門書不時也俱僖公之失德而鄭氏附致以爲僖公之美得無阿其所好歟又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賴臧文仲之諫而止二十二年與邾人戰不聽文仲之諫而敗于邾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公懼于晉自殺子叢而詭辭謝楚其不正極矣三十三年薨于小寢而卽安其時爲公之臣者東門襄仲及臧文仲其君臣如此而有駜序云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孔子稱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而序以爲有道又何以說焉然則駉之一篇說文作駫駫又作驍驍玩篇中思馬二字非詩人無聊湊字實季武子作三軍自爲司馬故以思馬喻司馬非贊美之辭也有駜一篇夙夜在公顯屬大夫之事故序以君臣二字掩之泮水一篇詩貫以爲美孝公者近是此說良然葢孝公從周宣王伐淮夷或者有是頌耳其閟宮一篇在孟子時已定爲周公伐楚之詩或文人改竄章句故不

得其眞、且此詩誇大失實、正如後世脩廟碑記、并監工之公子奚斯、亦綴名篇末也、其詩中所稱白牡、乃文王以上之祖、多屬殷時祭祀之舊、禮諸侯不祖天子、避嫌也、故有姜嫄而不祀高辛、文王以上用白牡、而不用天子之禮、史記及先儒稱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皆漢儒之誤也、成王伯禽習聞周公之訓、豈肯陷周公于不義、曾子易簀臨死不敢亂禮、況太公召公尚在、肯從此不義之舉乎、成王臨死屬召公以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其學豈後于曾子、而自蹈非禮乎、若以天子禮待周公、是二天子矣、魯得祭文王、魯之分支由文王、家祭如此、故三家者以雍徹、其四卜郊、猶三望、乃僖公僭禮之始、故春秋筆之、非魯先公有郊望禮、嚴氏引詩故、亦言魯郊自僖公始也、左傳所謂啟蟄而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即今祈年之禮、至四月卜郊、則僭圜邱之禮矣、是時齊桓霸諸侯、僭擬天子、管仲僭擬邦君、僖公從齊桓伐楚、出見紛華而慕、如臧文仲

之竊位、又不敢言、僖公在位三十餘年、遂相沿陋習、而不可改矣、僖公以前未有此也、魯得用天子禮樂乎哉、且夏商天子之後、亦止許其祀禹祀湯、以天子之禮樂、非謂杞子宋公、可用天子禮樂、祀杞東樓公、西樓公、宋桓公、襄公、而自爲頌也、魯與杞子宋公何異、而僖公得云頌乎、商頌五篇、辭極古奧、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見于左氏所述、其烈祖一章、歐陽公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烈祖以爲

成湯者非也、歐據序言之、第帝王開國皆稱祖、其繼武者多稱宗、不能如衛序之既稱祖又稱宗也、文選注、或作列祖、此亦有意義、下句有秩斯祜、蓋古人咸秩無文、凡所謂秩者、祝號牲幣之次第、有此秩即降此福、于斯字更確、長發詩爲下國綴旒、傳云、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而鄭注禮記郊特牲、又作爲下國畷郵、可見此箋隨毛字而釋之、非詩之義也、又疏稱綴之爲表、其訓未聞、蓋未詳綴之與

啜、馬鄭義通用也、又禮記疏、今毛詩作啜、旒、是綴與啜通之顯證、但未知孔疏時是啜、何年改作綴耳、其殷武一篇、首末不甚聯屬、未知何義、史記載熊繹于周成王時封于楚、與左傳昔我先君熊繹之說同、而詩中稱殷武伐荆楚、豈楚先封而後絕歟、抑詩人張大之辭歟、共或因高宗伐鬼方而附益之歟、史記及韓詩章句、以爲美襄公、襄公迂而愚者、學者不能無疑焉、

賦比興之說、其義易見而最難晝一、詩序據周

禮成文而言之、正義又云、賦比興元來不分、如關雎之詩、傳言興也、而集傳因之、葛覃卷耳之詩、傳言興也、而集傳以爲賦、漢廣傳言興、而集傳義兼以比、麟之趾顯爲比體、而傳及集傳皆以爲興、夫麟非常見之物、安必取興耶、行露首章、集傳以爲賦、勝于傳之爲興、二章三章、實係比體、箋中似字、即係比意、而集傳俱以爲興、又有比興游移、如狼跋其胡、顯爲比體、而詩傳集傳俱以爲興、夫狼豈常見之物、而取以起興乎、

鄭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尤屬模糊、旣曰喻、則爲比體矣、安得承興字言之、但此是以狼比管叔、不當以狼比周公、向來誤認、遂致擬人不于其倫、至詩傳以公孫爲成王、與字又不知屬于何所矣、詩傳于首章或添興也、餘則不用、但賦比興一篇之中、或有疊見、勢難句句解之、要在學者自領其致耳、

爾雅一書、爲九經之津梁、而于詩義尤爲繁備、如履帝武敏、旣微且尰、是刈是濩、張仲孝友、有

客宿宿、有客信信之類、不勝筆述、是以注詩者、自西漢至今、率以爲據、而郭氏注中所引、胡不承權輿、陽如之何之類、與今本毛詩不同、蓋此書果爲周公所作、則在三百篇之前矣、如爲叔孫通所益、沛郡梁文所補、則多西漢諸儒之言也、書中精當處、自是聖賢所傳、而漢儒傳謬傳會之處、亦復不少、如貛與狼、顯係兩物、而釋獸以爲狼牡名貛、而陸璣詩疏因之、唐蒙女蘿女蘿兔絲、並非一物、郭氏云別四名、而經以女蘿

兎絲爲一物女蘿在木兎絲在草兩物也古詩云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謂二物恒相近非謂夫婦是一非二也又如鮥叔鮪陸氏釋文據爾雅如是而後人又依沈氏以叔爲魚名并改作鮛初學記云大者王鮪次者叔鮪此以王叔二字分大小次第若以叔爲魚名則王亦可以爲魚名矣其取義頗爲不類鮥魚北方名鮥鮰魚又名掎角魚吳中名鶯公魚越中名鶯斯魚云是黃鶯入谷所化土人取河泥者往往得泥

裹黃鶯文選王鮪岫居卽此蓋黃鶯不能爲巢冬則滚泥入谷水深不能出卽化爲鮪及鮥水涸泥散則仍爲黃鶯鮥與鮪形頗相似無鱗而有黃黑斑鮥魚有掎角鮪魚無掎角北方鮪魚大者十餘斤湖北鮪魚粉紅色俱似鮎而鬚短名爲叔鮪者謂次小于鮪非以叔伯之叔爲魚名也又廣雅以麰爲小麥而蘇州土人以元麥爲麰麥常州薛堰橋諸處亦然蓋麰麥與小麥相似而色淡味亦不同治小學者所宜辨也

左傳禮記引詩最多當左氏時去聖未遠七十子未全沒其章句意義字法亦多聖經之舊如左傳百祿是荷毛詩作何愷悌君子毛詩作豈弟之類減上減旁皆隸省也左傳外禦其侮毛詩作務左傳彼已之子毛詩作其皆假借也左傳陳錫載周毛詩作哉乃通用也襄公十一年左傳引小雅采菽詩樂旨君子杜氏注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孔氏疏旨美也詩稗疏云凡樂只皆應同此說意義甚優蓋詩人樂君子有美德

故頌之祝之古人不尚虛譽若無美德而頌之祝之此雖後世阿其所好卑鄙譽人亦以空言爲恥況古人耶但不考注疏之人專尚杜林合注左傳俗人遂改左傳樂旨爲樂只蓋但見毛詩及時俗左傳故妄改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詩入邶風則邶鄘衛皆衛詩矣三國皆衛詩則衛風自應以武公淇奥之詩爲首而今之序次則鄭氏所云經師移其文非聖經之舊也左傳昭公元年子

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是詩人取義以無使尨也吠比旁人不得藉口滋事旁人藉口滋事猶楚靈欲戮魯使叔孫穆子之類詩人本以告兄弟之國衞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誤認以爲真女子集傳亦以爲女子王魯齋遂以此詩爲淫詩金仁山

許白雲皆以爲然許氏曰其陰邪猾賊形于言辭者也其鄭衞之風歟王金諸公皆朱子的派而其說與朱子不同者誤以爲女子則其說誠然也禮記與左氏同異者雖不多然如鵲之賁賁以爲寡人之類其字既不同則其義亦各有短長一槩同之恐遺皮傳之誚耳

古人解詩有但傳詩義而不傳詩字者有既傳詩義并傳詩句者有詩義詩字俱不顯而暗相符合者有讀詩得大意而檃括無遺不露圭角者但傳詩義而不傳詩字者如司馬相如上林賦悲伐檀是也是時文翁治蜀使相如至京師受五經還教蜀人相如領受經義故知伐檀詩爲國家求材而不能用及用違其材虛縻歲月君子謀道不謀食安肯素餐其稼穡狩獵皆反覘語也衞序既已誤認先儒遂多模稜之說而不知長卿以一悲字貫之而有餘矣既傳詩義并傳詩句者如劉向列女傳載碩人詩莊姜始至操行衰惰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

尊崇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美遂感而自修也此說較左氏之義正而合如左氏之說以此詩爲衞之臣子所作夫臣子形容國母如是而且見其膚如凝脂有是理乎若傅母婦人則固習見不嫌于褻也衞序與左氏合此衞氏采春秋以傳會而實其說于理則欠也其詩義詩字俱不顯而暗相符合者如古詩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

自雕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此即伐檀寘河干、及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之義、但古人吐棄糟粕、不若後人套襲耳、其讀詩得大意、而檃括無遺、不露圭角者、如孟子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包括卷耳一詩、如陟崔嵬、陟高岡、陟彼砠、卒之張目望遠、歷喻行道之難、終以望道未見之意、左氏能官人也、已見文王虛懷若谷、見道無窮、衛序義順上下、牽入后妃夫婦人而陟崔嵬、陟高岡、陟彼砠、大飲酒、將置文王于何地乎、李青蓮笑白髮死章句、白香山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非香山欲翻青蓮之案、章句固當攷究、但青蓮所笑、止在死字、恐人執先儒之說、執拗到底、不論情理耳、

許氏說文一書、于經學最為醇正、故當時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鄭氏雖駁其五經異義、而會意之處、時復用之、許氏自記稱詩用毛氏、而今毛詩之字、與說文絕異、據郭忠恕汗簡、夏竦四

聲韻、古毛詩與今許氏說文同、如鬒髮如雲、說文作㐱、古毛詩亦作㐱、而陸氏經典釋文解鬒、髮稠也、則改㐱為鬒、已在陸氏之前、特古篆文毛詩未動、故郭氏夏氏、據篆文毛詩云耳、說文之精詣、勝于毛鄭者、如髦、髮也、髳、髮至眉也、毛鄭借髦為髳、馬傳既不分明、鄭氏又云、髦之制未聞、夫髦、髮也、何制之有、髮至眉、始有制耳、鄭氏既不明其制、則自應以許氏為主、集傳承詩傳之說、云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蓋指共伯也、總緣誤以女子之髳、為男子之飾、不知彼柏舟、是旁人喻貞女、則彼兩髳、亦屬旁人指貞女、兩彼字、非一屬女子、一屬男子也、說文髳、髮至眉也、有二義、十三歲以上、女子未上頭、則其髮垂兩鬢、女子有夫而寡、則翦兩鬢之髮、如處女未上頭之形、而不用膏沐、如矛戟之張、故从髟从矛、非謂男子翦已之髮夾囟、如女子、亦非翦人之髮夾囟、類優人也、說文于經義、體會入微、故畧舉一二字以見其

凡第今之說文徐冉臣等校定云李陽冰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徐氏見季所論切中李氏之病蓋李氏雖工書而于字義不深臆改說文之字而于意義不明之字如汎字闕文不知攷釋文以補其誤邪字之外用隸行之字改爲篆文字而又闕其取義此亦可見其攷據疎而難信矣又爾雅釋文云說文作葯而今本說文

無葯字可知今之說文乃李陽冰本也

古書愈攷究愈精確惟俗人嬾于研求傳訛不已遂成痼疾或至諱疾忌醫隨時粉飾遷就皆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道詩自四家分鑣王伯厚所云字之異者以百數蓋毛鄭假借隸省已異于聖經而隨時遷改異之中又有異王雪山稱商頌殷武章魯哀公五年引詩命以多福比今詩校一句更三字杜氏無他辭又魯襄公二十六年引詩作命于下國封建配福今本相

同杜氏亦無他辭則春秋之時所傳已有差舛在宋時王雪山所見左傳如此而今本左傳毛詩俱作封建厥福經史事類如月之緪詩傳云恒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蓋月之上弦日盛一日讀詩記引孔氏曰箓本定本緪俗恒釋文曰本亦作緪弦而就盈與日之初升俱進而不已之義若省作恒是常久之義與就盈無涉且月安得長圓乎白氏攷據精確始用緪耳又通典五十九卷引詩其葉溱溱見王伯厚詩攷而今

本通典多作蓁蓁左傳揚水之卒章四言不敢告人關雎章句疏亦作不敢告人而今詩本多以字成伯瑜毛詩指說引毛詩七字句不敢効我友自逸而今本句首多一我字作八字句鶴鳴九皐見東方朔客難三國志文選注諸書而今本多于字左右商王見經史事類文選注而今本句首多實字家伯維宰見注疏本而今本沿呂氏讀詩記作冢宰朱子集傳原本作爲宰又如楚茨章鼓鐘送尸宋書禮志引此詩作鐘

鼓送尸、北堂書鈔引詩亦作鐘鼓送尸、孔疏于鐘鼓既戒云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于鼓鐘送尸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以前本作鐘鼓送尸、宋以後不攷孔疏、鈔胥倒寫相沿不覺非經之原文也、學者果能虛公研究、識古書之正僞、豈獨讓于昌黎耶、

三國六朝經涉亂離、詩義鮮或攷究、有唐一代韓魯尚存、故初學記、北堂書鈔、文選注、漢書、及後漢書注、白氏經史事類、杜氏通典、廣徵博采、

足補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之闕、第字義古奧、非好學深思、且視爲塵羹土飯、又書既繁賾、或以魯韓爲毛、或以毛爲魯韓、孔氏正義、至爲詳愼、然如尚書益稷謨、乃賡載歌疏、引詩曰、西有長賡、周禮天官大宰九職疏、引生民詩曰、藝之荏菽、並未聲明毛詩魯詩韓詩、不知當日毛詩本如是耶、抑兼用魯詩韓詩耶、又如顏師古漢書注、引詩曰、五楘艮輈、未指何家、後漢書注引詩寺人巷伯、[illegible]云毛詩、而今本毛詩無巷伯字、張參五經文字、僾見詩、而今毛詩作吁嗟洵兮、韓詩作僾、白氏經史事類、引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此與太平御覽、引詩奐筍在梁、其魚魴鰥、文茵暢轂、駕我旗鼎、睆彼牽牛、載震載肅、及司馬温公類篇、引詩維參與鼎、丁度集韻、引詩卭烓于煁、禮部韻畧、引詩繡衣朱襮之類、俱未指明魯韓毛何家、但諸公俱深心大力、留心經義之人、非獨學有原本、或別有會心、未可死據學堂書籍、以爭同異也、後此則

韓氏之五音集韻、五音篇海、黃公紹之韻會、陰時夫之韻府羣玉、俱讀破萬卷、馳騁古今、毫末不敢作僞、故其文可據、近時若六書通、隸辨諸書、亦非隨波逐流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詩經逢原 發凡

一詩之義蘊既深必當兼收衆說以備參攷第古今義理之廣書籍之多方土不同名號不一既須信而有徵亦當情理不悖茲于箋疏集傳之外如毛詩指說詩本義蘇氏集解李黄集解詩總聞讀詩記詩緝詩補傳詩疑詩集傳名物鈔詩經疑問諸書悉加采擇不敢偏執以成固陋

一詩經分章有鄭氏之分章有毛氏之分章有

集傳之分章如關雎五章章四句鄭氏之所定也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毛氏之所分也靈臺詩五章章四句毛鄭之所同集傳作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呂東萊引左傳經始靈臺詩云其言得之矣又云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今分章皆從鄭氏者以鄭氏見四家分章聖經原文如此不可忽也

一句讀悉依毛氏其有應行參攷者如爾雅引詩履帝武敏其歆字屬下句左傳揚水之卒章無以字又見關雎疏爾雅左傳在毛之前義又稍勝不可遽沒其善胡不承權輿見鄭氏權輿注不敢効我友自逸成伯瑜指定七字句決非苟且今悉注于本句下某書作某以示慎也

一國風無什而雅頌有什者古以竹帛分卷國風各有國名自不能混故不用分什小雅大雅卷帙既緐自應分某某之什其笙詩六篇

先儒不以入什者以單有題而無辭不成卷軸故隨意厠列玩六月序與今詩目次不同可知其故蘇穎濱以南陔起什讀詩記從其說而由庚崇丘由儀依六月序推改集傳以白華起什亦未知何本茲諸什仍用毛氏

一集傳以前俱遵箋疏本用衞氏詩序雖昌黎稱子夏不序詩程伊川蘇穎濱皆指駁之序不盡去至朱子則盡去之即有採入者亦非原文然衞序如終風詩莊姜遭州吁之暴見

侮慢而不能正諸序、深得聖經精義、瞻彼洛
矣諸序則集傳爲勝、今先載衛序、次載集傳、
又博採先哲及近代經學中發明精確者、以
備攷、其有諸說未當經義者、亦參以鄙見、
一音切之善、莫過于陸氏釋文、其有不合韻者、
所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可祛一切矯揉音
韻之弊、況五方音韻不同、所謂北音以屋爲
烏、南音讀大成情、河南人以河南爲哈南、陜
西人說三原如三曰、又常熟人說江南如江

能、則鼓鐘詩韻本合安徽山西說風如分、則
烝民詩穆如清風、與以慰其心本屬同聲、而
不須用協、葢古人樂操土風、故隨所往而皆
合于天籟也、
一古書字不能無同異、如左氏與公穀同時、不
能不異、左氏、史記漢書後漢書俱有異同、王
伯厚詩攷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一洗末師專已守殘
之陋、然上帝甚蹈、注云蹈當作神、未引國策

及荀子、昊天有成命、用周語作注、而未申明
於字之異同、不可休息、依吳才老用韓詩、
而今坊本删其義、爰其適歸、爰字下、引家語
作奚、坊本删家語作奚四字、直作奚其適歸、
李黃集解、十月之交詩、直作熠熠震電、雖據
集韻之字、而集韻亦必本之三家、呂氏讀詩
記于諸家同異之字、義理優長者、載于本章
之後、亦祖陸氏釋文馬融韓詩並作杝之例、
兹引用古書之字、俱注于本字本句下、義有

未暢者、于本章後加附攷、以足之、庶便觀覽
云、
一毛詩借用之字甚多、非深究而得其原、遂成
歧說、如蔽芾甘棠、韓詩本作蔽茀、三百赤芾、
漢書東平王疏本作赤紱、大車檻檻、字書引
詩俱作轞、觱沸檻泉、爾雅及說文本作濫泉、
口義相傳、一二傳猶或不誤、數傳之後、學者
見上下文有不安處、于借用之字、隨字立義、
如芮鞫之卽、本作泦字、是水外、馬氏隨鞫字

立義云鞫究也能不我甲韓詩本作狎字馬作甲狎也鄭作狎習集傳則指爲甲乙之甲三歲貫女魯詩石經殘碑本作宦女馬傳云貫事也馬氏本作宦學事師之宦故云事也左傳云宦三年矣古者宦成然後官之故王伯厚詩攷又作三歲官女蓋魯詩初傳是宦字官宦二字通用又形相似故異本作官馬氏本又因同音用貫後人又作習慣之慣則與傳中貫事也義相隔矣

一深于詩者前莫過于春秋時之士大夫後莫過于屈子今觀左氏國語未聞有刺譏君上之詩屈子當懷襄無道之時至死未聞有刺及君上之語史公云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又曰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非刺君也序詩者不明此義則曰刺厲王也刺宣王也夫周之臣子習聞禮義君猶父也君父可刺乎聖人誨人學詩曰可以怨未嘗曰可以刺也蓋怨者怨君

父之不察恐敗國亡家誹者非同列之不忠不正故爲怨誹而不亂如小雅序之專刺君父豈能不亂卽如小弁之詩孟子止述其怨衞序則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刺其君太子刺其父有是理乎故帙中雖載諸家詩序遇此類者皆不用其義

一吕東萊與朱晦菴論詩不合者以晦菴于詩有男女室家之字者卽指爲淫奔之詩恐非詩之本義也再傳至王魯齋過于篤信淫奔之說取野有死麕諸詩三十餘篇欲棄而不錄如秦詩之晨風亦指爲淫奔則過矣方回固嘗以詩義商之于王伯厚伯厚知此說之未足以爲定論故取三家詩作詩攷三家之說未必盡佳然如溱洧詩藝文類聚載韓序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焉此不過如後世嬉春廟會之類衞序遽以淫風大行加之豈一國男女嬉春之俗卽爲

淫地耶、鄭人亦過于受枉矣、玆各還詩之本義、故于淫奔之說不道、

一詩義不取傅會之說、亦不取無徵之事、如靈星之尸、雖傳于高子、而星無親族、安得有尸、鋸板爲屋、乃南方所有、西戎無此、而班氏附之、斯螽莎雞蟋蟀本三物、而合之爲一、說雖本于程伊川、而其實不同、善心曰窈、善容曰窕、義雖出于揚子雲、而無當于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諧聲之處、左氏稱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玆所引者、必于古有稽、于今有據、非然者、不敢引入、

一詩中用字、大抵以不相悖謬牴牾爲主、范氏稱康成鄭氏經義純熟、謂其于各經能貫通也、若于一經及一國一章之中、自相牴牾者、槩不用其義、如曹風季女斯飢、與采蘋詩有齊季女、干旄詩彼姝者子、與東方之日彼姝者子、關雎詩君子好逑、與南有樛木之樂只君子、及未見君子、振振君子、秦風之厭厭良人、與殲我良人同一用字、苟悉心攷之、本屬一貫、又式微式微、與微君之故同作輕微忽略義、見詩緝引胡氏李氏之說、若作無義思難中而怨其君非理矣、

一詩義以康成鄭氏所傳晦菴朱子所論、及先儒所云爲主、其有鄭氏及朱子未暢其義、及不能確持其說者、則取說文以下諸說補之、諸說未及、而可因左氏諸書遺意以發明之者、如鄒氏以白駒爲餞箕子、何元子以十畝

之間爲齊姜勸晉公子重耳去齊、鄒說以園有桃爲里克殺奚齊卓子將納重耳、秦納夷吾、克知不免賦園有桃之類、皆根據古籍、追溯神情、非敢苟立異同也、

一詩自毛馬鄭諸家之各本字樣不同、注疏本與朱子集傳亦異、玆本十月之交章朔月辛卯、雨無正章昊天疾威、多遵用乾隆四十八年

御題宋板五經字樣、家伯維宰、爰其適歸、降予卿

士俱遵用注疏本字㨾、其他如東山詩、江南本作亦可畏也、俱不從、仍用注疏及集傳原本不字。

詩經逢原 篇目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兎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兎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經逢原卷二

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 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周南召南總論○周南召南文王爲諸侯時之詩也攷其詩曰公侯干城振振公子公侯之事故不入雅不入頌其爲國風之首者見文王使周公召公求賢勸善中雖險阻艱難卒之人皆嚮風而化同歸于善爲諸侯所宜效法也中惟何彼襛矣一詩爲後人所移入論見于本章之下

周南

關雎○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集傳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詩所曰關雎者后妃求賢于內也歐陽氏曰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則序皆不通也蘇潁濱曰今毛詩之

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于子夏余竊疑之又云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也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氏之所集錄也朱晦菴云詩小序或是後漢衛宏之作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義理誤人處○經史事類關雎周公作程氏曰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序中哀窈窕思賢才六字本先儒傳經口義哀賢才之滯于巖穴故竭力求之揚子雲以窈窕字爲儀容何哀之有且王季尚存文王豈不待父母之命而自求后妃若以爲文王因聖女行事不同是誣文王也故宜以關雎爲文王治外之詩葛覃爲太姒治內之詩庶不失開國規模但毛鄭以關雎爲后妃求淑女後人以爲文王求后妃諸解經者不越此二說茲備引諸說

俟學者自擇云、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鄭音呼報反逑。

關關、鳥聲。雎鳩、未詳。或曰、高陽土名黎雎、黃黑色。河洲、周地東表大河。河旁有洲也。窈窕、深曲貌。謂深藏不市也。疏云、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蓋巖穴幽深、毋多賢哲也。君子、文王也。好、如國風好色而不淫之好。逑、急也。聚也、

參差荇爾雅釋文作荇音杏下同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參差、長短貌。荇菜、莖長數寸、葉在莖端。金陵人名莕芽菜。武進名梧白草。池州府石埭縣

直呼爲荇菜。作平聲。流之、荇菜如萍。鼓水則聚于一處也。寤寐、言或寤或寐。無時敢忘也。荇菜散布、而左右流之。則自聚。猶賢淑散處、而寤寐求之。則俱得、

附攷 爾雅釋文、莕、音杏。本亦作荇。詩云、參差荇菜。說文作荇。又張參五經文字、莕荇二同、並音杏。集韻及司馬溫公類篇、並載莕荇、同作一字。致釋文、則說文原本作荇兮、本說文莕或从行、乃李陽冰所改。徐氏昆仲未搜爾雅釋文五經文字、故未論及。五經文字不載荇字者、見此爲隸省非本字也。集韻類篇并載此三字、亦雅俗共賞之意。此字會意、取草行水中、若無水則草不能行、非六書之義、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釋文本亦作展轉反側。

服、事也。以此爲事也。悠、長。懷貌、輾轉反側、不計久暫得始休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采之、已得而擇之也。琴瑟、不軒輊也。友之、接以禮、

參差荇菜。左右芼音冒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澇之。

芼、如芼芼之芼。用之也。鐘鼓不蔽賢也。樂之、慰其情、

關雎五章章四句

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是樂賢才之歸周。不淫、樂不過度也。哀是哀矜賢才之滯于巖穴。然誠求必得。不傷、哀矜不過度也。史記、國風好色而不淫。謂辭同離騷之求女、而寓意非淫也。後之彼姝者子、有美一人、彼美淑姬、可類推也

葛覃○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集傳、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詩所曰、后妃所作、以訓嬪御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覃、延也。施、移也。萋萋、盛貌、黃鳥、倉庚也。灌木、叢木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爾雅釋文

作鑊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文選注作射
莫莫葛老而葉疏貌鑊煮也精
曰絺粗曰綌服習勞也射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同浣我衣。害
馬作仍澣害否。音補歸寧父母。音模上聲
言㦤作言我也卬古俺字汚洗其汚也私燕
服澣洗濯曷何也否不用也。案玉篇不甫
孬切西音讀負如𦕵切得補字越音讀負如
缶故作方久切茲據羣經音辨作弗武切乃
西北土音也說文否
从口从不不亦聲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集
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
左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鄭氏
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案左氏以及鄭
氏之意首章乃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前一層境界二三四章
乃文王望道未見之意惟衛氏義順上下故
牽入后
妃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淮南子及新論作傾筐。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

卷耳不盈言薄物猶難𦗼致起下得賢才在
位之難也嗟如殻且于嗟之嗟懷人所思之
賢人也周
行列位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說文作瘣頹我姑說文作及音沽下同酌
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瘣頹無力貌陟崔嵬而馬瘣頹喻一已行之
終有不能繼之時及盡也金罍酒器大一石
附攷 說文我及酌彼金罍又郭忠恕汗簡載
石經姑字夏竦四聲韻載石經姑字似說文
㚸說文及字是及與姑古通用也第說文
及是盡數之義馬鄭姑是聊且之義蓋依左
氏之義切文王說則說文義長于下句永字
針對用序意切后妃說文王非庸主何勞后
妃與聞國政而
況登山飲酒乎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音光維以不
永傷。
玄黃馬汗貌易曰其血玄黃謂雜色也
樂府沫流赭蓋馬既汗成玄黃雜色也
陟彼砠五經文字作碏音徂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
吁禮部韻畧作吁矣。
陟砠喻有阻而不通之處瘏痡皆病也馬瘏
僕痡喻極力不能行道濟時愈見周行之人
不能不懷也吁矣自
悵其望道未見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

妒之心焉○集傳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詩貫宮人美文王也又云樂只蓋指文王非后妃也案樛木詩箋疏君子字俱指文王集傳指后妃蓋用衛序之義

南有樛釋文引韓詩作朻音鳩下同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朻木高木葛藟似葛之藟纍重疊緣附之貌只應作旨美也說見小雅南山有臺及采菽篇蓋無可美之德則樂之爲無因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寬布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繞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集傳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南國婦人聞后妃不妒而子孫衆多故賦螽斯以美之

螽斯羽詵詵說文作辡所臻反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蝗屬斯語助辭辡辡多而和集也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衆聲繩繩繼續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輯同揖揖和輯也蟄蟄初潛而後發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

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集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周公敷政南國無所不宜民悅其道因以桃夭爲比而賦之○古人託物寫意皆有遠致遙情如古詩行路難意在行道難陶淵明桃源記意在道之源流不知有漢何有魏晉寓言秦焚詩書遂失道之源漢儒尚不能得其源流魏晉何有杜少陵題桃樹貧人食滿眼花亦從此詩發源衛序泥于

歸字以爲國無鰥民、視如喜新婚之祝辭、毋乃太淺乎、此詩于歸與漢廣詩于歸、鵲巢詩于歸、皆有深意、其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麕、俱誤于就字面言之、遂致王魯齋許白雲諸儒、誤以野有死麕爲淫奔之詩、因其源不真、則其流愈遠也、

桃之夭夭。九經字樣作枖枖下同 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枖枖、柔立貌、灼灼、盛也、華以喻敷化、于歸、以嫁喻周公駕之所至也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 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桃色也、實、喻民食其德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潤澤貌、葉、喻餘蔭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集傳、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文王得禦侮之臣、綱紀肅然、詩人賦兔罝、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後漢書注作糾糾下同 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喻綱紀肅然也、兔、陰類、喻小人、糾糾、雄貌、公侯、文王時爲方伯也、干、扞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文選注引韓詩作馗渠鳩反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馗、九達之道、施中馗、喻不使小人顯行也、仇、匹也、輔助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施中林、喻不使小人陰行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集傳、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周公秉軺布化、采取羣材、詩人美之、賦芣苢、

采采芣苢。釋文引韓詩作苡下同 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苡、車前也、薄言、不敢自以爲足也、采之、始采也、言采采芣苡、以比車前之材、無不攬取也、後世求下車已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亦此意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
之。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掇之拔茅連茹也，捋之老而戀土，錄其賢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
之。
袺小裹之也，襭兜也，袺之魚貫而進也，襭之包羅不遺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
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

得也。集傳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
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
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
可求矣。周公布文王之化，南國望慕之切，
賦漢廣。此詩若眞作遊女講，見人妻女而
巳願爲之秣馬秣駒，輕佻刻薄，古人豈肯出
諸口。此蓋江漢之民慕周之德化，欲潛歸于周，故以漢廣名篇。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詩攷引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說文作羕，下同矣。不

可方爾雅作舫，下同思。
上竦無枝曰喬，不可休喻未嘗蔭庇也。思語助辭。潛行爲泳。羕寬也。舫并舟也。不可求喻堅肯適我也，不可泳喻不能潛歸周也，不可舫喻不能并周爲一國而受其恩澤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高貌，言我也，錯薪刈楚喻周布新政，願爲之翦除荆棘也，于歸以嫁喻駕言周公駕至，雖爲執鞭所欣慕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蒿屬，斬之蓬蒿藜藋，亦開新之意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
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集
傳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
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
情如此，而追賦之也。周公循汝墳以布化，
賢人喜之，賦汝墳。
遵彼汝墳。爾雅注作濆，下同 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文選

注引韓詩作愵音箸如調飢。汝水名，濆涯也，調汝水之旁也，伐條枚取材也，君子指周公，愵怯弱也，調音與朝同，朝宜褰朝飢，喻勢難自保其心㦎㦎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如夏肄之肄，殷所削伐之餘也。不遐棄，一視同仁也。

魴魚赬勑貞反尾。王室如燬。詩攷引韓詩作焜，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魴魠也，以喻殷紂下愚將亡也。尾赤言魴魚天生赤其後，以起下殷政酷烈，亦天使之赤其後，如火焜之漸然也。父母指周公，故云邇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程伊川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案序稱麟趾之時，則二章三章又當云麟定之時麟角之時矣，故程子駁之。○集傳，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南國戴周公之德，推本而歸美于文王，賦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文選注作吁，下同嗟麟兮。

麟仁獸，趾足也，公子指周公諸人，麟之趾以比所行皆仁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額也，北方謂額曰定，爾雅作題，乃西音腿字之誤。姓同姓也，麟之定以比依于仁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族承上公姓而推廣之，兼異姓而言之也。麟之角以比神武而不殺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詩經逢原卷二

召南鵲巢第二 陸氏原文

召南

鵲巢。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讀詩記、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攷鳲鳩之性情、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于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案朱子戲呂伯恭爲毛鄭佞臣、觀呂駁此序、呂氏亦未嘗全信序文也、○集傳、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

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召公敷政南國、民得安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美之、○左傳、昭公元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穆叔引詩、謝趙孟極力營護、使已得免楚靈之難、猶召伯極力營護、使商民得免紂之虐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音漁之。

此言鵲之營巢、而鳩得安居、比召公之營治、而民得安居、故召公駕之所至、民皆輻輳環繞而愛戴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便也、將、順而隨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生聚也、成、如成都成邑之成、謂聚而不去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

事以美之也、○召公布化、使士皆不失職、詩人賦采蘩以美之、○樂記、采蘩者、士不失職也、以喻人衆事繁、儒序以爲婦人之事、古人辨色始入、質明而祭、無婦人夜辨公事之理、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采蘩、以喻事繁、沼沚、以喻一定之處、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于澗、以喻得間即爲、

被之僮僮。禮射義疏作童童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

還歸。

被備也之指蘩言童童六書通云童籀文从廾敏速之意祁祁備之已多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南國之人見召伯而歸心焉賦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太平御覽作趯趯音剔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喓喓聲也趯趯躍也草蟲阜螽以喻草野之情君子指召公覯飽觀也降下也商政既衰民情不一或如草蟲之呻吟不定或如阜螽之跳躍無歸故未見召公之時其憂心忡忡而靡定既已見之而又飽觀之則得所依歸而心定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鼈菜陟南山而采蕨以比向高明而別加訪問惙惙心動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菜名吳中名曰金剛藤滇南名曰草薢菜采薇以比向高明而微問風旨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召公率其卿大夫循殷法而布文王之化詩人賦采蘋以美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雞鷄也其形犂蹙濱涯也藻水草也昏義注蘋藻皆水物陰類也此葢喻周遵殷制也

于以盛讀平聲之。維筐及筥。于以湘顏師古郊祀志注引韓詩作鬺音傷之。維錡及釜。

筐筥以喻臣舉廢墜鬺飪也以喻熟而用之錡釜鑊屬以喻晝一之程

附攷 顏師古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曰于以鬺之云亨煮而祀也馬傳亦云湘亨也二家字異音異而義則同第毛在韓之後史遷所不知又湘乃水名借用之字無亨煮之義葢古書本無其字故六書有假借一條若本有其字則不煩假借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音齋季女。

奠定也牖下納約自牖也舊說祭祀攷祭祀無在牖下之理尸主也季女喻賢臣如微箕之屬曹風季女斯飢亦非謂女子也葢其時費仲崇侯虎之屬秉政剛之報最須納約自牖主于賢臣方可免患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集傳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召公爲治不忍擾民就甘棠之蔭以聽訟民感其德化賦甘棠

蔽芾韓詩外傳作芾音弗下同甘棠勿翦釋文引韓詩作勿剗音產下同伐召伯所茇。

蔽遰陰也蔽芾盛貌甘棠木名剗削其土茇草舍也

附攷 勿翦勿伐釋文云勿翦韓詩作剗案甘棠應是極大之木故可以舍其下非翦所能動又蔽芾韓作蔽茀茀乃蔽日干霄之大木馬氏覺翦字義有不稱故以蔽芾爲小貌鄭氏又以爲止舍小棠之下皆曲就翦字立議召公非僬僥氏安能俯而入小棠之下又末章勿拜鄭云拜之言拔也廣韻作扒莶攀條之意若云屈之使如人拜然則十圍之木安能屈耶或人僕緣而拜其上則可矣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敗傷敗也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廣韻作扒音擺召伯所說。

扒攀裂其枝也博雅云扒擘也說稅同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集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者自述巳志作此詩以絕其人○文王忠于殷小人譖而囚之羑里召公賦此以抒情焉○讀詩記引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是鄭氏髣

髴記大義不覺流露也

厭浥行露。釋文作厭挹行暮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挹藏貌行暮喻陰行善夙夜盡忠于殷也謂行多露崇侯虎譖諸侯歸周將不利于紂故囚之羑里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衆不敢與崇侯異猷故速文王于獄也雀無角實事也穿我屋喻小人刺探于周也女未嫁者之稱左傳女有家謂婦也女無家喻未有二心速獄則無人白其枉矣室家以喻國家不足喻其理不厭人心。太平御覽文王在羑里乃申憤以作歌曰幽蔽牢獄誰

其言兮、無辜枉梏、誰所宣兮、雖未可據、而誰字神情、有相似者、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韓詩外傳作爾從。

鼠無牙、猶雀無角也、亦不爾從、惡不可爲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集傳、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召

公忠孝勤儉、詩人歌之、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釋文作它協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釋文引韓詩作逶迤逶迤下同

羔羊、小羊、羔羊跪乳、內則孝于親也、素絲、帛之無文者、素絲眞率、外則素其行也、五它、五幅也、退食自公、敬事而後食也、逶迤、退思補過貌、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六書正譌作黬音亦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革、裘敝而見革也、黬字从或、謂素絲已敝、而或以他帛易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脫綫而縫之也、總、勾箴使不脫也、不以惡衣爲恥、故愈見從容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殷政暴虐、民樂召公之寬仁而歸之、賦殷其靁、○

殷其靁、北堂書鈔、入禁令部、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也、殷雷、喻殷法令之嚴厲、斯、指殷地、何斯違斯、言何能在殷地而不遵殷之法令也、莫敢或遑、救過不給也、振振、仁厚貌、君子、指召公、歸哉歸哉、決于歸周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在南山之側、言不能避此而旁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在南山之下、言法將近、而宜速歸周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
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集傳南國被
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
時而有强暴之辱也○召公求賢若渴將歸
成周詩人述其意而美之
摽有梅。釋文引韓詩作楳下同 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
吉兮。
摽零落也楳果名以喻女無媒而不嫁士無
薦而不售也其實七以比爲日無多也求我

庶士我所求之庶士
也迨願也吉急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經史事類作暨音既 求我庶士。迨其謂
之。
塈盡
與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
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
矣○集傳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
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召公佐文
王布化夙夜盡忠詩人歎君子小人勞逸不
同爲之賦小星○易林旁多小星三五在東
早夜晨行勞苦無功亦言小人在東文王召
公雖盡忠竭力無人能知也
嘒禮部韻畧作嘒音歲下同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
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星有彗貌小星召向日喻小人在朝也彼
盔如飛廉惡來費仲崇侯虎之屬東紂都在
岐山之東鄭氏周易注東鄰謂紂國中此章
東字義亦相類也肅肅敬謹貌宵征喻陰行

善也夙夜在公忠于殷也
不同勞逸有天壤之分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類篇作昴力求反 肅肅宵征。抱衾
與裯。文選注作幬音綢 寔命不猶。
參昴二星名案禮月令孟春昏參中尚書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注鳥
南方朱鳥七宿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主木
草七星柳即昴也是參與昴並于春時同見
故曰與若昴宿于冬時見不得曰與也
幬床帳也踰足以覆被斯民也猶如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
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

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集傳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疑此為虞芮爭田而悔勸其無爭者賦此案李黃集解圖虞芮在漢江之旁召南布化之地近鎬京與史記芮國在今馮翊界之說相合詩中悔字乃二國愧悔之悔作序者義順上下俱疑為女子之事第自殷其靁至野有死麕五章均于女子無涉也

江有汜。呂氏讀詩記作洍音儀上聲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洍江旁葭葦之地如後世爭沙洲之類若平地封域安得閒田歸如盡歸乎來之歸以文選注作已下同六書正譌古已以共一字鄭氏周易作卑高已陳是也不我已避不止宿也悔愧悔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沙渚也不我與不偕行也處退而不爭各安其所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水中稍高之地古人以呼沱爲墓田是也不我過不經由其居也嘯閟而歷口出聲也爭田而悶故嘯感文王之德化故歌嘯也歌嘯而成歌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殷之天祿已終文王貞于事殷詩人美之○李黃集解及許白雲皆以此爲淫奔之詩特未玩左傳厖也可使無吠之正意耳

野有死麕。釋文作麇 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音邀之。

麇鹿類白茅喻潔也包裹也喻殷之人心已去文王擁護之也女陰類以喻文王爲殷臣懷春思與物皆春也吉士誘之歸周之諸侯知文王懷救民之心願文王勿事殷也

林有樸樕。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鄭作屯 束。有女如玉。

林林總也以喻衆樸樕旁枝也承上章而言衆人皆不能無旁念也屯束束之固也如玉喻文王之貞潔自愛也

舒而脫脫韻府羣玉作娧娧音代 兮。無感太平御覽作撼 我帨集韻作帥 兮。無使尨也吠。

舒緩也、娩娩、舒遲貌、蓋其時諸侯有婉言勸
文王無事殷者、帨、一名面簾、女子出行用之、
不指嫁時、無撼我帨、自愛之甚也、無使尨
也吠、喻旁之小人、不得藉口而行譖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禯矣○序、何彼禯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集傳意與序同、○六經奥論、何彼禯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齊僖公送文姜于讙、詩人見其艷而無德、故諷之、

何彼禯矣、釋文引韓詩作莪下同。唐棣之華。曷不肅雝。文選注作雍王姬之車。

何、詩之之辭、彼、魯人指齊也、莪、衣厚貌、唐棣、一名黃棣、棠、閉黃華、不肅雝、冶容誨淫也、王姬之車、齊僖公夫人、周平王之女、所乘之車也、儀禮疏、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蓋其母王姬、衛宏作序、誤認所嫁之女、即王姬、故移入召南、

何彼禯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華如桃李、艷也、但言其色、則無德可知、平王、周平王也、孫、外孫女也、齊侯、僖公也、言此以見不宜以艷稱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釣、釣魚也、喻以盛飾餌魯、故魯受其釣也、厥後魯桓死于齊、絲、單絲、緡、綸也、伊緡、合絲而爲緡、言魯巳受釣、無可如何也、覆言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諷其莫貽羞于尊行也、

附攷儀禮士昏禮疏、何彼禯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是此車乃齊侯妻以巳車送女、非謂女即王姬也、此詩不應在召南之中、亦顯然矣、康成鄭氏稱經師移聖經之次第、改聖經之篇目、孔疏詩譜云、孔子之後、始顚倒錯亂、又疏邶鄘衛譜云、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于下耳、又云、換爛在作序之後、又疏王城譜云、簡札換爛失其次、又疏鄭譜云、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又小大雅譜疏云、序傳會其意、以爲篇次之意也、又云、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是詩序非作于經師、即作于衛氏、詩篇之顚倒失次、非亂于經師、即亂于衛氏、何彼莪矣一詩、灼然應從康成左氏膏肓之文、入齊詩爲敝笱諸詩先聲、但相沿已久、未便移其次第耳、

何彼禯矣三章章四句 朱晦菴于何彼禯矣詩曰、有是有些不穩當、鄭康成論履大人之跡而生稷曰、悉信亦非、不信亦非、先儒亦俟後人論定、學者幸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也、

騶虞○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集傳、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

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于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于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召公佐文王求賢詩人美之賦騶虞

附攷 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云騶虞義獸曰虞人翼五豝以待馬氏詩傳也白虎黑文班孟堅東都賦曰制同乎梁騶誼合乎靈囿文選注引毛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是今之詩傳即衛宏傳所云馬融作毛詩傳而非文選注毛長之詩傳矣又周禮樂以騶虞疏曰騶虞者天子掌鳥獸之官也唐成伯瑜毛詩指說麟鳳龜白虎爲五靈之長鵲巢感騶虞義獸也白虎

黑文義屬西方金毛蟲之長亦不害生物又劉芳詩義疏作騶吾文選注引琴操作鄒虞莶梁騶者騶從施行馬如梁以當逸翚之獸騶吾淮南子以爲馬歐陽六一曰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與賈氏馬傳同義先儒添禮記四靈爲五靈者以衛氏詩序麟獸是雎鳥之應此亦應以獸爲鵲鳥之應方有關照也

彼茁者葭○壹儀禮鄉射禮注及鄭箋俱作一下同發五豝○百加反于藝文類聚作吁下同嗟乎騶虞○

茁草始生也葭蘆類豝豵類騶虞騶從之虞人也葭茁五豝騶草澤多材吁嗟騶虞騶羅致難緩禮騶虞者樂官備也謂賢材既多官事可以不攝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蓬草名豕生三子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又作鄁 柏舟第三 陸氏原文

邶 案邶鄘之滅已久而留邶鄘之名則其中或有邶鄘之詩魏鄶之滅已久而不并于唐鄭則其中或有魏鄶之詩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柏舟○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集傳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莊姜以莊公昵嬖妾而信讒故賦此詩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文選注引韓詩作殷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汎舟浮水也柏舟以柏爲舟比已之性嚴重不如嬖人之輕而易駕亦汎其流以比已之備位夫人而不用其言也耿耿儆惕也殷憂衆憂也因下文羣小而言微非也言非我無酒不能敖遊而消憂也

附攷 文選注引韓詩如有殷憂毛作隱或因口義相同而借用隱字耳馬氏詩傳云隱痛也此但就字義而釋之若順詩文作如有痛憂非惟費解且痛是痛憂是憂如何聯在一處殷憂直貫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及既多不少義甚優王伯厚謂艾微學廣異義亦先儒之意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鏡也茹度量也兄弟猶姊妹謂厲嬀戴嬀也據憑也不可據厲嬀戴嬀皆被讒不足憑恃也薄言未深言也愬言枉也彼謂莊公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轉移也席卧席也卷曲藏也棣棣柔順也選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息之寤辟玉篇作擗音弼有摽

悄悄私憂貌慍含怒也羣小嬖人之黨也覯閔見病也侮羣小欺之也靜言息之靜中自言而自息也擗心動貌寤擗醒而心動也摽拊心也

日居音姬月諸胡迭釋文引韓詩作臷音耋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戸管反衣靜言息之不能奮飛

居與雞同音五音集韻䨺籀文日宇是日字象形日中有雞也諸蟾諸見爾雅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日中有雞月中有諸蓋故老相傳之說也或行失其道而被食也故光微匪澣衣不安也奮飛奮翅而飛也

附攷 柏舟詩日居月諸馬傳鄭箋俱未解釋居諸二字之義至日月詩傳曰日乎月乎故疏云居諸者語助也攷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如傳疏所云

則昌黎詩成爲爾借乎乎矣況果爲語助則應作日居月居或日諸月諸一字已足安用易二字豈居字專爲日之語助諸字專爲月之語助耶蓋居諸乃日月之主宰居與雞同音不特借用五音集韻團籀文日字是日字象形日中有雞也諸蟾諸也爾雅鼁䵶蟾諸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卽蟾諸也日中有雞月中有諸乃故老相傳之語莊姜婦人不能出宮故止可呼日月而訴之

附攷 釋文音義迭韓詩作戜音同云戜常也馬氏無傳箋云日君象也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毛氏借迭作戜鄭氏仍用戜義云日如月然蓋韓用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故云常也然此戜字應作蹉跌失行被食故光微驗意則在莊公毫釐不明見日月俱有主宰何莊公無主見不明至此寵愛州吁也如解迭作更義則互指日月

不明者有二人義與韓詩鄭箋異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序綠衣衛莊姜傷巳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集傳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案莊姜未嘗失夫人之位但寵妾太甚不聽其言耳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巳

綠不正之色黃正色裏衣裏也巳止也言邪正反置如莊公之尊顯嬖人而反抑莊姜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裳下服亡忘同綠衣黃裳則上下顚倒愈甚矣

綠兮絲兮女(汝同)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尤同)兮

絲未爲衣之時以喻其端甚微也汝指莊公治由絲而爲帛而染綠也訧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當暑之衣凄其風起而涼也以比巳之過時而君棄捐之也然我思古人不因炎涼改易眞爲先得我心之所期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集傳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巳子莊公卒完

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魯隱公四年衛桓公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弑桓公而自立非立後卽被弑也事見史記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今燕子也差池不齊也以比巳與戴嬀同棲于衛今將分別也瞻近而望遠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郞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頡上飛而定也頏並飛也
將攜手而送也佇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飛而且鳴也南陳在
衛之南也實勞我心思之甚也
附攷 陸氏釋文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
余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案南字土音
江南常熟縣作能音正與上音下心協安知
莊姜當時非用土音耶北史李業興山西長
子人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此
山西土音也而江南宜興縣土音稱三如薩
京師人亦稱三如薩相隔數千里土音
如一因學者拘泥强協故附誌于此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

之思。以勗禮記作畜寡人。
仲氏戴嬀之娣行居仲也任肩也其
後陳人執州吁戴嬀盖有力焉塞實淵應作
淵親睦也溫和也惠順也淑善也愼謹也先
君莊公也先君之思謂莊姜乃莊公所繫念
也畜勉其顯養也易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戴嬀恐莊姜哀痛桓公而傷生故臨
別時言莊姜爲莊公所繫念當善自頤
養勿過哀傷生使先君增痛于九原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
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集傳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莊

姜痛桓公而知州吁之必亡也賦日月
日居音姬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照臨下土天鑒不遠也人指州吁也逝往日
也古處以古道自處也定定位也左傳厚問
定君于石子盖州吁弒君國人不服其勢
不定也寧與甯同願州吁不來朝我也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
能有定。寧不我報。
冒照臨無遺也逝不相好莊姜素惡州吁也
報報命也盖州吁弒君人心不服事事報命
于莊姜假稱國母之命自
古弒君之賊多用此智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
能有定。俾也可忘。
可忘願其
不記我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
有定。報我不述。釋文引韓詩作術
父母莊姜之父母史記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今州吁亂桓公弒疾痛慘怛甚矣不
卒不能終其生也盖莊姜以死自厲不顧
生也術法也言時以不法之事來報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

侮慢而不能正也○集傳、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州吁僞事莊姜、莊姜悼之、賦終風、

終風且暴。說文作瀑音報䁘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之風、瀑風瀑也、比州吁之瘋狂無忌也、顧向也、我莊姜自謂、謔浪笑敖州吁無正事、可言以雜事渾飾也、悼傷心也、蓋州吁雖不致弑莊姜、而向之强笑、心亦知莊姜惡之、故朝見時勉强以雜言渾飾然無禮甚矣、故莊姜愈傷心也、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風甚揚塵而昏黑也、惠順也、肯來本不肯而强來也、莫往來顧其斷絶也、悠悠我思徐思艮策也、言州吁瘋狂、天地昏黑、僞若自願來此者、然我不往近彼、亦莫來我、得徐圖艮策也、

終風且曀。於計反下同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韻府羣玉引詩傳作躓音致

曀塞也、不日不數日也、躓傳云跲也、願言則躓如我之願而言、則州吁必如管叔之載躓其尾也、

附攷 馬氏詩傳、躓跲也、五經文字、躓字在足部、从口下止、非从口也、陸氏釋文作疐劫也、本又作嚏、又作嚏、鄭作疐、劫本又作跲、孫毓同、韻府羣玉、躓字下詩載躓其尾、願言則躓、據陸氏所引、則諸家俱依馬傳、因鄭氏作疐、故改爲疐于跲也、劫也、義全異、非經之原文、作嚏也、此序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實爲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確據莊姜婦人、力不能誅州吁、故願州吁躓跲、思雷擊州吁、引入他義、未合也、

曀曀讀詩記引韓詩作壇壇其陰。虺虺虛鬼反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壇壇天陰塵也、虺虺雷聲也、則懷則思雷擊州吁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

禮也○集傳、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州吁欲求寵于諸侯、會宋陳蔡伐鄭、軍士怨之、賦擊鼓、

擊鼓其鏜。說文作鼞叶音騰踊李黄集解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鼞鼓聲、踴頓足也、躍跳也、踴躍州吁命其士踴躍也、土國運土于國都、城漕築城于漕邑南行、鄭在衛之南、我獨南行、怨冒鋒鏑之危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去聲

子仲、公孫文仲、州吁命之將兵者、平陳與宋、蓋陳與宋舊有隙、州吁勸之同伐鄭、以和解

之也不我以歸言將敗而死也忡憂不能自主貌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爰于也居屋居處露處也謂將行之時也于時居處而忽喪其馬然求之則在林下蓋行之迫而亂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契約也闊寬也久也成說言或死或生相約不負也子王肅注謂其室人也與子偕老言唯願生還而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釋文引韓詩作夐兮不我信鄭如字兮。夐路遥不我活言必置之于死不我信言必音問不通蓋州吁阻兵安忍人盡知之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集傳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衛之賢母與鄉黨競七子賦

凱風

凱音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韻會作袄母氏劬勞。凱風薰風也棘心棘芽也彼棘心喻鄰里心生荊棘也袄袄棘方長貌言薰風正可解慍而鄰里生荊棘母氏苦與之較量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棘薪棘成薪而有芒刺也彼棘薪其不遜愈甚也聖善母恐其子受害而已當之也詩總聞令人賢婦也言七子之婦無能調停承順亦以自責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因地寒而泉出不廣也浚衛邑言地寒而泉出不廣以比家寒而不能沾溉鄉黨致母氏爭競也

睍睆太平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簡簡鳥聲喻幾諫復諫也黃鳥黃鸝也載再也載好其音期悅則復諫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集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衛成公以其弟

叔武攝衛由襄牛奔楚適陳叔武思之賦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衆雉之長也公羊注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蓋喻言治衛非已所能也泄泄緩也成公出居襄牛本不欲往為國人所迫故如雄雉之離羣而獨往泄泄然不果也我叔武自謂懷思念成公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音不定也其時成公由襄牛奔楚由楚奔陳又值晉楚率諸侯交兵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能得成公之一定音聞也展誠也君子指成公實勞我心謂念之甚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謂日月往來也悠悠思之遠也道遠自衛至楚陳皆遠故云何以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百爾君子謂百官也德行以德行事也忮害也臧善也蓋國人不喜成公諸侯又敬叔武之賢百官浮議必有欲立叔武者故以此拒之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集傳此刺淫亂之詩○衛成公欲棄晉與楚詩人諷之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匏有苦葉喻楚未可用濟李榕邨曰匏再貢之濟水濟深喻晉勢之方盛厲流水險惡而張手努力也揭褰揭衣裳而過也

有瀰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古音九雉鳴求其牡

瀰水盈貌鷕雉鳴聲濡需同陷也易需于泥軌九轍也車以行陸今濟盈而幸其不需軌不可得也牡雄也喻晉方雄長諸姬衛不假道而爭雄挑敵啓釁也

雝雝經史事類作嗈嗈鳴鴈旭易釋文作旴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嗈嗈鳴鴈婚禮奠鴈也旴日遲遲之春日也歸妻以求婦喻求輔言以禮求婦亦必待時今失禮于晉亟求輔于楚不可得也其後成公如楚楚不相親而適陳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濟渡者以喻晉侯伐曹而假道于衛非我也人涉卬否言人皆歸晉而衛獨不然卬須我友喻望救于楚言濟深必從舟子今挾苦匏則難涉待與濟則需軌以此傲晉而侯楚烏乎可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集傳、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衛君棄其舊臣、故託爲棄婦之辭以致諷、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攷引韓詩作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習習、風和貌、谷風、東風也、谷風陰雨、喻艱難之時也、密勿、密言勿浅、晉書王坦之贊、密勿于王言是也、采、摘也、葑、菜名、菲、爾雅云葍菜、下體、猶云末節、言葑菲薄物可采、爾豈可以末節而不采我耶、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燕下同）爾新昏。（婚下同）如兄如弟。

遲遲、去而不忍之貌、有違、已有相違之處也、畿、畿輔近都之處、望其勿逐之太遠、以便招之即至也、荼、苦菜、薺、薺菜也、燕、安也、新婚、新知之人也、兄弟、手足相待也、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經史事類作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經史事類作恤）遑恤我後。

涇渭、二水名、涇濁而渭清、湜湜、水清見底也、止、定也、言水定則渭自嫌涇濁、以起下燕新婚、自以我爲醜而不屑也、逝、去也、梁、浮橋也、發、起去也、笱、沈水以取魚者、恤、憐也、

就其深矣。方（應作舫）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去聲）匍匐救之。

深淺、喻隨高逐下也、何、或也、黽勉、盡力也、喪、讀如小大近喪之喪、匍匐、急而力也、言已盡力救人失位、已失位而無人能救也、

不我能慉。（後漢書注作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既阻（太平御覽引韓詩作既作）我德。賈（音古）用不售。昔育恐育鞫。（蜀本石經作昔育恐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讎、仇讎也、作、作難也、德、善也、鞫、窮理罪人也、顛覆、困苦之時也、日恐日鞫日顛覆、其衛成公與元咺訟之後乎、

我有旨蓄。亦以御（禦通下同）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爾雅作勩）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旨、美也、蓄、積蓄也、禦、當也、冬、以喻寒苦之時、洸、淨盡也、潰、破爛也、詒、欺也、勩、勞也、伊、汝也、塈、息也、謂息肩于我之時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集傳、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案衛序無失國二字、失國則無國矣）

不能言歸集傳加失國二字而又云此無所攷姑從序說未知出何序說或曰申公詩序有失國二字見元末陶九成說郛或其時以功令行毛詩故集傳止言序說如詩所云推以舊說則桑中亦必宣姜之詩之類但毛詩序渾融可用如左傳魯襄公久于楚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亦止爲楚國禮貌衰微輕忽魯君之甚非謂魯襄失國楚衰微不能救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韓詩作路

式加矜式之式式微衛之禮貌甚衰也左傳魯襄公在楚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是也微君之故言衛所以不敬黎君乃輕黎君之故耳徒然奔走無益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躬身也泥中辱在泥塗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集傳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狄侵黎、黎人求救于衛、衛人許救而不救、黎人怨之、賦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爾雅前高後下曰旄丘葛葛藤誕長也節葛之節也叔伯指衛臣多日猶言多時也黎人以此喻衛人節次虛誕早言不能救黎亦不難轉求救于他國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呂氏春秋作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承上何多日也而言以爲也處居也令我安居也與與之師以救患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狐裘冬時裘也葛節長則夏時矣蒙戎裘敝貌言裘已敝矣匪我之不東來告汝也因其政出多門無同心救患之人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瑣衣碎貌尾拖沓貌言衣裳破敗也流離猶流落也褎盛飾貌黎臣敝服衛臣盛服言慢之也充耳塞耳言黎愈急而衛愈緩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集傳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衛君選賢而不能用、詩人歎之、賦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

俁俁。釋文引韓詩作扈扈音午 公庭萬舞。
簡選擇也方將萬舞先試之以干戚之舞也日方中而其人在前言其人材顯而易見也碩人猶言若人扈扈韓云美貌公庭諸侯上食之處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籥餘若反 右手秉翟。
有力如虎承上萬舞言之執轡如組令其御車遊宴以試其才也執籥秉翟復試之以文舞也赫光顯貌渥赭醉容也言其才已歷試可用乃賜之卮酒而罷之故下章言西周之

亭歷反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賢王遇此必隨地以擢之不拘資格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榛果名苓大苦也西方美人謂周初哲王也言山榛隰苓隨地有材可用我思誰能用之惟周先哲王也重言美人西方深惜碩人之不遇時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注疏本作三章

泉水。○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集傳意與序同、○此詩與載馳略同、末章之漕、即載馳之漕也、

毖說文作䀣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䀣直視也泉水肥泉之水也淇水名孌婉孌柔順也諸姬即下文所云諸姑伯姊也謀商歸衛也言䀣彼泉水亦流于淇以比水源木本不可忘也與諸姬謀不敢自主也

出宿于泲。文選注作濟 飲餞于禰。釋文引韓詩作坭音擬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濟水名餞諸姬餞行也坭地名皆設言之也伯長也問諸姑及伯姊行齒既長有定見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文選注作轄 還音旋 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言皆地名脂膏車也舝轉軸試車也還車自衛來嫁之車今復適衛則謂之還也遄速

也臻至也瑕疑辭亦也害害于義也此皆與諸姬謀之詞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肥水名在衛地永長也須漕皆衛地是時戴公廬于漕也駕假借也寫抒也皆設言之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集傳、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衛之賢臣內外交困、賦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釋文作慇慇 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韓詩外傳作亦已焉哉下同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出北門喻不趨炎也、慇慇憂之甚也、窶家本窘也、貧采地薄也、艱兼此二者之難也、亦已焉哉無可如何也、謂之何哉言此成何境遇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埤避支反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趙岐孟子注作適音的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天子之事、適歸也、政事本職之事、一埤猶言一齊也、交此往彼來不絕也、徧人人也、讁確訊也、以言求其斷也、

王事敦我。毛如字鄭都回反 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韓詩作誰類篇引韓詩同催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迫也、强委之也、遺留置也、留置于此獨使爲之也、誰促也、促其早行也、

附攷 釋文摧沮也、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誰、案催說文字也、韓作誰、謂以言催促也、婦人不知事多難、爲催促早爲、亦屬情理、若从手而云沮婦人而敢于用手摧沮主人、衞序之所謂忠臣、集傳之所謂賢者、身分盡失矣、又趙岐孟子注上章讁我作室人交徧適我、是古之讁與適通、此適字亦止如無適無莫之適、謂求我之專主早斷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序北風刺虐也、衞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集傳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齊之賢臣知衞之將滅、勸公子燬適齊避之、賦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五音集韻作霶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戶郎反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以喻狄難、狄卽潞子之屬、在衞之北也、雨雪喻氣象之陰慘也、雱斜侵而入也、惠恩誼也、好相愛之深也、同行、行以避也、虛虛不實也、邪不正也、虛邪如鶴實有祿位之類、亟急也、且苟且也、言此類之人平素則極假極不正、至于既急惟有苟且而已、其後衞果一戰而滅、

北風其喈。喈音皆 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喈風聲之大也、霏雨雪僉密也、歸歸于齊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赤周之正色、喻在朝也、狐妖媚之獸、黑暗色、喻民之隱情、烏烏鴉也、喻臣多妖媚、民多怨聲、勢不久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張華女史箴、衛姬嬌桓耳忘和音、蓋齊桓陳歌舞竽瑟之樂、不息救衛也、又易林云、季姬踟躕、還望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居室無憂、蓋齊桓公之少女適衛文公、燬、同望齊桓之救也○齊衛姬勸桓公封衛、賦靜女、戴公立十數日卒齊桓公立文公、

靜女其姝。俟我於凡於俱應作于傳寫之誤耳後同城隅。愛說文

及石經作僾而不見。搔首踟躕。文選注引韓詩作躊躇

靜女、齊桓公女、衛文公夫人、左傳歸夫人魚軒是也、姝、順貌、我、衛姬代齊桓自我也、城隅言極目而望也、僾路遥而蔽塞也、搔首躊躇衛望救之切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懌。鄭作釋女美。

孌婉孌也、貽寄也、彤管、女史所掌、貽我彤管桓公之女寓書求救于齊也、煒光煇貌、說釋女美、言此書之來、衛人共仰其光輝、皆說釋女之美德、實亦齊國之美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郊外也、歸贈遺也、荑草之初生者、言人苟自外攜一草與人、人必美而異之、以爲有情今齊國果能救衛、則非獨女之彤管爲美、衛人必美君之貽矣、其後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其所貽亦厚矣、衛人安得不美齊桓之德耶、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集傳意與序同○衛宣公爲子伋娶婦、而聞其美、誘之入新臺而納之、衛人惡之、賦其事、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瀰瀰。燕婉之求。集韻作𨗉下同籧篨音渠音儲不鮮。

新臺、新造之臺、泚、汗出貌、潤澤似之、瀰瀰水滿貌、燕婉宛轉、雙棲也、籧篨結朒之疾、如竹席之挺而不能俯也、鮮、齵齵也、

新臺有洒。釋文引韓詩作漼七罪反河水浼浼。釋文引韓詩作浘浘音尾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漼鮮貌、西北方謂自炫其物曰漼、浘盛貌、不殄、此疾難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太平御覽作羅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許氏說文引詩作䵽鼁音秋施

鴻則罹之見宣姜不誤入宣公亦無如之何也籧篨蟾諸也一名癩蝦蟇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集傳意與序同○劉向新序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惡其長子伋使人與伋乘舟于河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伋之傅母憫之賦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汎汎乘舟貌 養養憂深貌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瑕遐通疑辭也

附攷 衛氏序爭相爲死蓋據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史記作伋意亦相同但玩詩義中心養養不瑕有害是二子未死時作序以爲二子既死國人傷而思之不如劉氏新序之義確而合蓋因乘舟未死故使盜殺之乘舟在前盜殺在後也馬氏傳亦據左氏作注但二子同乘舟則壽安能先往覺此義不隱復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意欲傅會詩序反以乘舟實事爲譬喻故取新序之說以補左史之闕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經逢原卷三

鄘柏舟第四 陸氏原文

鄘

柏舟○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集傳意與序同、○貞女守志、詩人賦柏舟以美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讀詩記引韓詩作髧音毛下同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注疏本作它母也天只音齋土音不諒人只。

彼柏舟以比女子生性之堅貞也、髧、截髮使短貌、兩髦兩鬌也、女子許嫁則束髮爲髻、夫死則剪其兩鬌之髮、使若戟張、以示未亡也、儀、居夫喪之禮也、之至也、只、語辭、猶言何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釋文引韓詩作直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河側、喻貞守必不行也、直、當得也、慝、應作忒、更也、無忒、不改適也

附攷曰釋文、髦說文作髳、呂氏讀詩記引釋文曰、髦、韓詩作髳、是今本釋文、與宋時本異也、馬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既夕禮注云、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其制未聞、許氏說文、髦、髮也、髳、髮至眉也、毛氏借髦爲髳、鄭氏經義純熟、博通今古、猶云其制未聞、是鄭氏亦習聞先儒之說如此、非實有所謂髦之制也、儀禮既夕禮說髦、禮記內則拂髦之義、皆畧整蓬首、非冠之外別有所謂髦也、詩之兩髦、則應從許氏作髳、傳中子事父母之飾一語、皆因誤于衞序、以柏舟詩爲貞女所自作、因以髦屬男子說、不知此乃旁人美貞女之詩、彼柏舟之彼、既比貞女、則彼兩髦之彼、豈可又屬男子、女子兩髳、謂婦人喪夫、則斷其兩鬌之髮、如戟之張、故說文从髟从矛、又云、髮至眉、則其象如處女未上頭之形、但處女加膏澤以示未嫁、寡居不加膏澤以示不嫁、如傳說有髦之制、夫翦人之髮以覆巳額、則類優人、翦巳之髮以覆巳額、則類處女、究何取焉、柏舟詩爲旁人作、則愈顯其貞、如衞序作是詩以絕之、父母可絕耶、嚴坦叔詩緝及逸齋、以髦貼婦人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序、牆有茨、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集傳、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博雅作篝下同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埽、埽除也、中冓、猶言閨中、道、述也、言埽茨則壞牆、言中冓則傷國體、故以爲醜而不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釋文引韓詩作揚下

同

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顯治也、揚外揚也、諺云、家醜不可外揚、言之長、不欲言而託言之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陳士元韻注云、讀舊本作抽、音搐、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總而去之也、抽、一二指搐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集傳意與序同、○宣姜

將託公桑以淫亂、詩人賦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升菴引三蒼注作鬠、音富、笄六珈。委委佗佗。舍人作禕禕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鬗編髮爲之、笄衡笄也、六珈夫人之首飾、禕禕盛飾貌、佗佗從容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大方也、象服、象桑葉始生之服、見周禮內司服疏、蓋將往公桑以國母之法駕行之也、

玼音此、又且禮反、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眞忍反、髮如雲。不屑髢周禮追師注、說文鬃傳俱作鬄、音替、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也。揚揚字疑衍、且去聲、之皙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璀粲也、翟翟衣、后夫人之服、鬒髮眞髮也、鬄、今假髮也、瑱耳墜也、象象牙也、揥所以摘髮、且邪也、今諺謂人不正氣曰且、亦通作姐、嵇康詩恃愛肆姐、且之皙、猶諺云、白得邪路、皙白也、天、天神也、帝、尊嚴也、婦人夫死則悴形容、撤服飾、今其服飾儀容、絕不類未亡人之象、雖加所圖畫之鬼神、何爲也哉、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說文作褻、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揚疑因上揚字而衍、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文選注無兮字、邦之媛釋文引韓詩作援、也。

瑳、新鮮貌、展亦夫人之服、蒙、加也、縐絺、今縐紗也、褻私也、袢、婦人袢汚所服、褻袢愈彰其

醜也、清目好貌、揚眉好貌、且之顏、猶諺云邪路面孔、展誠也、援欲得齊援也、言此淫亂之人不誅而留之、將以求齊人之援、亦以歎衛之無人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集傳、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于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李榕邨曰、

推以舊說則桑中亦必宣姜之詩也○宣姜召所私者偽為采桑之婦以入詩人知之賦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唐蒙也一名兔絲以喻淫行之人沫地名孟姜偽稱伯姊以欺人也期桑中偽託親蠶以別擇也要邀請也上宮宣姜之宮也期我要我送我皆代所私者述宣姜之意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麥以喻莫逆北以喻陰私之地弋亦姓以喻偶獲其人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葑猶丰也東以喻少艾庸亦姓以喻常往來者

附攷 陸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桑中詩並無悲意則非桑間可知桑間蓋如子夜歌諸曲市井優倡極道相思斷腸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桑中詩亦無哀思之意說者必欲合而為一謬矣此詩李榕邨曰推以舊說亦必宣姜之詩深有理據蓋孟姜孟弋孟庸皆有寓意若實在歷指某姓之妻女淫亂發人陰私如此之多刻薄無謂又何取焉此詩據易林要我桑中憂思約帶之言合參之更為易見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集傳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鶉鵲鶉也奔奔彊彊各有乘匹之貌言鶉鵲各為耦而不亂宣姜與頑禽獸之不若也兄惠公稱頑為兄也我以為兄恥之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君小君也或曰其時惠公幼宣姜蓋臨朝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集傳意與序同

定之方中作于文選注作為下同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營室星也月令十月昏見蓋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作楚宮乃僖公二年之十月也楚宮在楚丘之地卽名楚宮也揆度也室居室也樹種也榛栗果木椅桐梓漆材木也爰伐琴瑟言將來可爲琴瑟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唐石經作然允臧

升登也虛邱墟高地也堂地名景山見商頌京寬平之地也降觀于桑審其地宜桑否也卜用守龜卜也吉祥也終後來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頻忍反三千說文作驪牡

靈雨好雨也零落也倌人主駕車者星晴也說勸農也直猶但也塞誠實也淵深慮也

附攷 據許氏說文作騋牝驪牡則此句應在匪直也八句之上玩匪直二字神氣如此說文自稱詩用毛氏豈鄭許氏五經異義鄭又從馬氏受業故用馬氏駁許毛詩本不用許氏毛詩本歟玩衛氏序百姓說之是此詩作于文公初立國時衛人稱美文公之作疏云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爲之以衛之滅後立國斷不能有三千之馬卽華車三百乘亦末年之事也孔氏稱詩與序倒總因三千二字與詩通章序事不合故發此疑案誠以二十餘年以後之事不能預詠于種樹勸農之時又緊根秉心塞淵非頌禱虛詞也蓋求合于左傳則馬氏毛詩本爲近之求合于經文則許氏毛詩本未可廢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集傳此刺淫奔之詩○齊人強昭伯烝宣姜衛人鄙之賦蝃蝀

蝃藝文類聚作螮音帶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螮蝀虹也在東喩齊在衛之東也莫之敢指喩衛畏齊也言螮蝀在東人固莫敢指矣然宣姜適衛已遠父母兄弟非齊所得而主也

朝隮李氏易注作躋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躋升也崇朝終朝也覆言遠兄弟父母眞于齊無與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同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乃如之人謂齊人也懷婚姻猶言念親誼大無信初許伋而後歸宣公今復妻頑也不知命言宣姜命應寡居故不配少年之伋宣公又卒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此康叔怨管蔡霍之詩○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則邶鄘衛之中、有康叔之詩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漢書作亡下同）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鼠有皮、形管叔之面無皮也、亡、喪失也、儀、義也、傳云、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管叔以流言危周公、是闇昧也、言蔡霍年幼無知、管叔已老、何靦然如是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有齒、喻蔡霍年幼于周公、無止、越分也、言管叔倚老無顏、蔡霍年幼、何不知分量、如是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體、四體也、禮、理也、遄、速也、言管蔡霍于周公、皆文王之子、手足一體、應相爲念、何無理至是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左傳及家語作竿下同）旄。○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集傳用序意、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整垂貌、干、幹也、旄、節旄也、浚、衛邑、素絲、素縷也、紕、疊也、素絲良馬、聘幣也、彼姝者子、指賢人、畀、裨益也、

子子干旟（音餘）。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旟、今黑飛隼方旗也、組、交疊也、五之、有加禮也、予、報其意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旌、旗、祝、連屬也、六之、亦言加禮、告、告以德言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集傳、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儀禮聘禮疏作軷音拔）涉。我心則憂。

唁弔失位也悠悠長行貌漕衛邑時戴公廬
于漕大夫許之大夫軷涉軷車涉水大夫不
徒行也憂恐其
以大義相責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韓詩外傳作我下同不臧。我思
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嘉善也旋反返衛也臧亦
善也濟水名閟閉也止也
附考韓詩外傳引詩曰視我不臧毛作視爾
不臧許穆夫人賢女也賢者責已而不
責人故衆穉且狂句亦是衆人責夫人之辭
非夫人責許人也故下復云大夫君子其言
何等温原若先斥之而後
稱爲君子覺語意不倫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說文作莔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

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莔草名貝母也治鬱結之疾善
懷善于思念也行行事也尤過也穉謂夫人
少不更事也狂謂嫁出之女與人國
是也衆穉且狂衆人穉之狂之也
我行其野。芃芃薄紅反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芃芃盛貌魯閔公二年冬狄滅衛麥盛時蓋
次年之春也控告訴也大邦大國可以出師
救衛者也因因大邦之卿
大夫也極主也之往衛也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毛詩載馳
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
章八句集傳依左傳作四章再此詩疑有
錯簡首章下卽應接陟彼阿丘章鄭氏云
許大夫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此正見應
接上章下章以既不我嘉接
許人尤之方于既字有承接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衞淇奧第五 陸氏原文

衞

淇奧○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集傳、衞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

瞻彼淇奧、綠（禮記作菉下同）竹猗猗、有匪（禮記作斐下同）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韓詩作宣下同）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淇、水名、奧、水發源深奧處也、傳云、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疏云、綠爾雅作菉、箋疏以為二草、陸璣則以為一草、猗猗、盛貌、斐、文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宣、昭著也、切磋琢磨、自治之密也、瑟僩赫宣、得力之顯也、諼、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說文作膾音快）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色之盛也、充耳、塞耳也、君有黈纊、琇瑩、美玉也、膾、弁皮弁也、如星、弁上玉也、言充耳琇瑩以比聽言之明、膾弁如星以比示物之誠、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簀、織竹為簟也、金錫受人之陶鎔、圭璧為人所珍重、寬綽、不苛細也、猗、歎美詞、重較、卿所乘車、時武公為王卿士也、謔、戲言也、虐、刻薄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集傳、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石碏諫莊公而不聽、退而隱居、誓乎衞難、詩人美之、

考槃（文選注作盤下同）在澗、（釋文引韓詩作干）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老也、盤、盤桓也、干、河干也、碩人、老成之人也、寬、不迫也、因寬故州吁石厚不意其謀也、獨寐、恐寐中漏其言于妻子也、矢、誓也、弗諼、不忘州吁之惡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釋文引韓詩作過音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阿、曲阿也、薖、深藏不市也、過、有過人之才智也、弗過、石碏不往、州吁使石厚就其家而問

之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爾雅作逐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陸隱也謂陸沈也逐謂誘州吁適陳因逐

而誅之也弗告誓不告州吁以善道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集傳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莊姜始至。頗爲冶容。傅母作碩人之詩。姜遂感而自修。

碩人其頎。五音篇海作頎 衣錦褧衣。苦迥反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人指莊姜。頎頎若削貌。褧單衣也。邢國名。今邢臺縣。譚國名。今歷城縣。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

附攷 五音篇海引詩曰。碩人頎頎。鄭氏第三章箋云。敖敖猶頎頎也。必韓魯諸家作頎頎。毛作單字。故鄭直用重言。非可以意改也。頎字从頁从斤。乃肩若削貌。曹子建賦肩若削成。正用此字意。先儒必欲解頎爲長。則猗嗟詩頎而長兮。便成長而長兮。下文敖敖又作長貌。豈莊姜專以長見美耶。且莊姜與常人並長。何足爲詠。作極其長。又于柔荑美目不稱、

手如柔荑。徒奚反 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 蠐。音齊 齒如瓠犀。螓說文作䫄音爭 首蛾眉。巧笑倩音千去聲 兮。美目盼文選注作眄匹莧反 兮。

荑茅之始生者。蝤蠐木中蟲也。瓠犀爾雅作瓠棲。蓋如瓠中之子排列者。䫄好貌。蛾眉婦人之眉。䫄首蛾眉。猶言增氣之蛾眉。以上生質之美。可以任之。以下冶容。可以不必。所以勉而戒之也。倩笑美貌。盼視美貌。論語釋文動目貌。劉勰新論盼視巧笑本此、

附攷 說文䫄。詩所謂䫄首。玉篇同。案䫄字从頁从爭。䫄首蛾眉。猶言增氣之蛾眉。蓋婦尚德則見人不愧。尚色卽諺所謂擡頭不起也。說文此義與劉向列女傳傅母作詩神氣吻合。此句橫擔上四句。生出下二句。不言以上生質之美可以任之。以下冶容之端不可開也。又文選注作美目眄兮。朱子詩經集注原本亦從釋文作眄。蓋廣雅釋經止有眄眄二字。集韻說文引詩曰美目眄兮。或作盼。則說文本作眄。其或作盼者在後也。又藝文類聚載七闢巧笑在側。顧眄傾城。七辯靨輔巧笑。清眸流眄。皆本之碩人詩、

碩人敖敖。說鄭作遨 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鄭氏王后路注作蔽 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猶嫋嫋弱貌。遨更衣也。前之衣錦絅衣乃在途常服。故于此更朝服也。農郊此謂其自齊來嫁時也。驕壯貌。幩馬繁纓也。鑣鑣披拂貌。翟蔽以朝諸大夫行禮也。君小君。謂莊姜也。夫人初來。諸大夫有應行之典禮。因莊姜弱不堪勞。故夙退。言衛之迎者敬莊姜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濶反 施罛濊濊。呼活反 鱣鮪

于軏反發發。釋文引韓詩作鱍鱍音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釋文引韓詩作钀钀音抐庶士有朅。釋文引韓詩作桀

活活水流聲。濊濊罛礙流聲。鱣魚名。後漢書雀躬三鱣是也。鮪魚名。初學記曰大者王鮪次者叔鮪。鱍鱍魚戲貌。葭蘆也。菼薍也。揭揭礙流貌。庶姜姊姪也。钀钀女子細步貌。庶士媵臣。桀壯挺貌。言齊之從者不敢失儀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

美反正。刺淫泆也。○集傳。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衛獻公賂甯喜以復國。既而殺之。詩人託爲私奔被棄之辭。以爲臣之有二心者戒焉。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爾雅作敦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氓市廛之民也。言氓以喻市道交也。蚩蚩同嗤嗤笑貌。布貨泉也。抱布貿絲以喻私布腹心也。敦丘形如覆敦。愆失也。將請也。無怒莫急也。如莊子怒而飛之怒。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詩作履
韓詩攷引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乘登也。垝垣敗牆也。以喻敗檢踰閑。復關男子字也。以喻復國。漣漣涕貌。載有也。履韓云幸也。謂私奔而無咎也。賄私蓄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文選注作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沃若膏潤貌。鳩鳥名。葚桑子也。耽並處而樂也。言鳩以喻久也。左傳甯氏九世之卿族。桑

葚以喻失國之人。桑葚味甘。以喻爲甘言所誘。猶可說喻獻公猶可向人解說。不可說喻甯喜二心事君。無可解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經史事類作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隕自落也。徂往之其家也。湯湯水盛流聲。漸漬也。濺也。裳下衣。爽失信也。二行與前所行不一也。罔極無所止也。鄭箋同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

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因其無室而爲之室故勞也靡有朝
不計日也旣遂謂男子遂所求也暴忽遂之
也咥笑聲也躬自悼愉皆寧悼子自
作之孽如、以文子右宰穀所云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鄭作畔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隰下溼也畔涯也總角童稚初束髮如角也
宴相安也晏晏嬉戲也蓋獻公與甯喜必幼
即相善故以情相告也旦旦指日盟
心也反反已也以喻反國是至此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集傳、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籊籊音滌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弱貌、爾
謂父母之國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喻巳
所生之地

附攷 詩總聞、及李黃集解、作遠兄弟父母、何
元子曰、古注疏、及蘊子由、呂伯恭、嚴坦
叔諸本、俱作遠兄弟父母、今朱子本作父母
兄弟、誤也、攷近詩注疏本或作兄弟父母或
作父母兄弟、但唐石經亦作
兄弟父母、疑應從唐石經、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笑見齒貌儺行綏也言得
歸喜而見齒綏步以前行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滺滺、水緩流貌
檜木名楫欒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釋文本亦作丸下同蘭○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譏州吁以諷莊公也、

芄蘭之支。董氏引石經作枝下同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

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韓詩作萃下同
丸蘭未詳古者女子佩蘭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如是也若孌人則猶丸蘭之似蘭非蘭
矣枝以喻孌人之子童子指州吁也觿所以
解結古禮能治繁者佩觿童子佩觿非義方
也容遂莊公寵而弗禁得恣
肆也帶萃稜角峭厲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釋文引韓詩作狎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韋沓也佩韘好兵
而弗禁也狎習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

作是詩也、○集傳、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衛懿公敗于滎澤、戴公不知所之、華龍滑禮孔勸濟河求救于宋、遂宵濟、遺民喜于復生、賦河廣○此詩乃衛國存亡之機、故載之、舊說以爲宋襄公之母思襄公而作、宋襄之母未有七出明文、旣犯七出、其詩何足取、且宋襄公卽位

時、衛已渡河、與宋接壤、無用渡河、衛序全未想及、諸家因之誤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經史事類作航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葦蘆葦也、航渡也、跂舉足也、此未濟而勸之之辭、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經史事類作舠音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舠小舟也、崇朝終朝也、此旣濟而喜之之辭、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集傳、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衛人從宣王伐淮夷、其室家思之、賦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玉篇作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朅桀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王謂天子、前驅在前驅除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飛蓬亂也、膏沐膏其髮沐其容也、適主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文選注作日出。願言思伯、甘心首

疾。

杲杲日出貌、首疾頭痛也、其雨日出喻望王施恩澤而不用師、今反自將也、

焉得諼草董氏引韓詩作萱。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

萱草名能忘憂也、樹植也、背私室也、痗病忘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集傳、國亂民

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此詩亦爲宣姜而作○雄狐夂夂是高位而邪有狐是卑者而淫宣姜

有狐綏綏（詩攷作夂夂 音雖下同）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狐淫獸也夂夂行遲貌在彼淇梁因送我乎淇上而思之也憂無裳寄物以致念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岸危處曰厲易林采唐沬鄉要我桑中失信不會憂思約帶即心憂無帶之義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集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齊桓公有大德于衛文公成公即位不報德而伐齊詩人諷之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果名瓊琚以喩居心之厚也言古人厚往薄來亦不作報施言所以永全姻好也今以怨報德烏乎可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瓊瑤以喩遠而不二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瓊玖以喩久而不忘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王黍離第六 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王

黍離○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集傳意與序同○東遷之後求賻求車四出不已詩人因久役而憂王室之不振也賦黍離○此詩疑家父所作此憂心卽節南山詩憂心如惔之意此何人哉卽降此鞠訩降此大戾之意行邁靡靡卽慼慼靡所騁之意尹氏厤家父直言故使之求車以分謗

附攷 劉向新序云衛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太平御覽韓詩傳曰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曹植亦以爲尹伯封閔尹伯奇而作衛序用箕子麥秀之歌意攷此詩當玩其逐字寓意所在若畢爭其黍稷之先後與齊風單爭魴鰥之大小而遺却忘昆正意同病且詩中憂字是憂其現在序中閔字是傷其旣往各不相涉如何牽合求字此字俱實有所指蒼天正與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同情苗穗實俱有寓意豈

黍獨無苗穗實而自始至終長見離離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玉篇作愮 心愮愮音義同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穀名離離行列貌稷穀名池州府名蘆稷吳中名粟北方曰明高粱禮稷曰明粢是也邁行之速而力也靡靡行貌愮愮不定也求王使之求也穀梁傳曰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故曰愮愮黍之爲言庶也言黍離以比列國離心稷苗以比求積利之端心憂謂憂王室之不振也我何求非已所求也此何人哉指導王以利之人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音遂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以喻漸增如醉不意王家之事一至于此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實以喻盈足如噎不能下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

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集傳、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此諷人求放心之詩、

君子于役。王城譜疏及文選注俱作行役、下同 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釋文作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行役、踰心爲形役、日夕、踰時暮、雞棲羊牛下、卽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之之意、

附攷 王城譜疏、君子行役、又文選注、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又衛序、君子行役無期度、是經文本作行役、因鄭箋于往行役四字而後人誤改耳、且于卽往也、鄭箋連用于往二字、亦必有誤、通章純屬寓意、若眞作行役、豈有不日不月之理、且此詩君子及君子陽陽、俱爲周天子言之、故入王風、屬他人說、何國不可、而以爲王風耶、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坊本作牛羊誤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日不月、踰流蕩忘返也、佸、歸而暫見也、桀、橫木以棲雞者、括、如括囊之括、謂收藏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集傳、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旣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景王請伶州鳩以鐘和、州鳩退而賦此、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太平御覽作執 我由房。其樂如字 只且。七也反

陽陽、得意貌、簧、笙中簧也、左簧、以比先入簧惑之言、房、房中之樂也、右執我由房、言樂已不和、必欲州鳩從景王也、且、苟且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 右招。原本韻會作執 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樂甚貌、翿、鷺翿也、以比導之非者先入也、敖、舞位也、舞者右手秉翟、左執翿則不能成舞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集傳、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東遷微弱、不能使諸侯

相保詩人望仍都鎬京賦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釋文作已下同)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地名左傳劉子奔揚詩人蓋以當陽喻周室也不流束薪不能下令于流水之源也彼已猶云彼等謂諸侯之人也予詩人謂周室也曷月旋歸望仍都鎬京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楚荊也不流楚則更弱矣甫國名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草也不流蒲則更弱矣許亦國名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集傳意與序同○襄王忘大叔帶之難而立隗氏詩人諷之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說文作灘下同)其乾矣有女仳(音比)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蓷益母也以喻後母灘乾以喻其難已平也有女襄王之后也仳仳倠也倠離因醜而被離也襄王之母早死幾爲後母奪嫡今不憶後母之難廢后而立隗氏也

附攷 說文引詩灘其乾矣乃聖經原文此詩以益母喻後母以灘乾喻周襄王後母之難風波纔息今又立隗氏隗氏亦後母也二章言其難不過倏忽之間三章言其難兆端已見襄王後果有出奔之事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速)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應作倏言其難倏忽將及也條頓足貌歗淚落無聲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董氏引韓詩作惙下同)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濕洮也喻兆端也惙泣不止也何嗟及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集傳意與序同○富辰忠于王室爲王子帶所囚自勉死于忠以報王賦兔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知反)尚寐無吪

兔陰狡之獸爰爰謀窟貌比子帶之私通隗氏也雉雉雞也性耿直離麗也羅網也無爲

子帶本一無能爲之人故富辰勸王召之也罹事多而難也吪動也尚寐無吪甘于死而不移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俘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覆車也造造作也覺醒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網類無庸謂其無所用也聰聽聞也蓋富辰嘗勸王召子帶故子帶欲以舊恩生全之富辰甘于死而不聽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襄王將出狄師以伐鄭、富辰作此以諷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不絕貌葛藟以比周鄭一本也河黃河也周鄭俱近河滸水涯也兄弟周鄭同姓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亦近水之地有謂心目中有此人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漘水邊也昆兄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序采葛、懼讒也、○集傳、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此諷王宜勤于親賢以得益之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葛爲絺綌采葛喻其人可依、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爲祭用采蕭喻其人可藉、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爲灸用采艾喻其人可以攻我之疾、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集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

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王以陋氏爲后王子帶逼焉詩人諷之

大車檻檻（經史事類作轞轞）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遠行之車轞轞車艱行貌毳衣狄人之衣菼葭初生紺色爾思作如是想也子指王也言后乘王子之車王子服后所遺之服豈不欲如是耶特畏王而尚不敢耳

大車啍啍（廣韻作㬿 音吞）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遲重貌璊赤玉也奔謂后偕子帶同奔也

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轂生也穴葬穴也有如皦日誓辭也此述后及子帶之誓惜王之不悟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集傳以爲淫婦之詩○蔿國將奉子頹以作亂詩人諷惠王宜弭其患賦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韻會作將其來俔 俔音奢）

有麻喻始交也彼謂王子頹也子嗟傳云子國之子將請也俔語辭五大夫作亂皆主于蔿國周語云子國爲客是也

附攷 顏氏家訓江南舊本悉單爲施韻會俔字注說文伺人也从見它聲徐曰伺候也引詩將其來施施當作俔字又疏箋易傳以爲伺候閒暇獨來見已之貌又詩總聞古施字作俔伺候之辭時遯切叶嗟攷說文繫傳但作俔不作俔俔則江南諸舊本非無據也又此詩三章皆四字句施字从㫃也聲俔字从見它聲或見也聲並兼會意應作奢音與麻嗟爲韻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有麥喻莫逆也子國即蔿國也來食王季諸大夫田而收膳夫之秩無食故作亂也

丘中有李（經史事類作黍）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傳作遺）我佩玖

有黍喻難離也之子指子國及諸大夫言遺棄失也玖喻九鼎言子頹與子國諸人比恐有鼎遷之患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攷 章如愚曰平王之世周道雖衰猶爲天下之宗主聖人何得降之爲國風耶李榕邨曰先儒惑于詩亡之義乃以雅爲西以風爲東而有黍離降爲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存誰則降之耶攷季札觀樂王風已與二雅不同非周天子周太師自降爲國風亦非魯

太師及聖人，降爲王風，蓋周太師不陳列國之詩，以觀好惡，惟收畿內之詩，以見一時之風習，魯太師得之，聖人錄之，孟子所謂詩亡者，謂周太師不陳列國之詩，諸侯肆無忌憚，僭亂相尋，聖人修春秋，以示天下之公好公惡，與陳詩無異，其王風本屬舊章，至章如愚李榕邨之說，止爭一降字耳，

詩經逢原卷四

鄭緇衣第七 陸氏原文

鄭

緇衣○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集傳意與序同。○鄭武公爲司徒，周人愛之，詩人賦緇衣。○玩篇中子字，只指一人言之，

緇衣之宜兮，敝文選注及釋文作弊，下同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黑色，以緇爲衣，蓋取其儉也，弊予改爲，喻武公能除弊也，子，指武公，還，還退食也，粲，米之白者，所以爲飯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好，愛其稱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韓云，儲也，蓋豫備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集傳、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祭仲諸人屢請莊公除公叔段、公畏人議、巳而不知訓之以正、陷弟于不義、詩人探其隱而歎之、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以喻同居、無折樹杞、喻叔段初起意時、莊公卽宜折其萌而訓之、乃姑息養成其惡也、懷、私也、私與仲謀叔段也、父母之言、武公生時必以叔段爲託、夫人姜氏又爲之言也、亦可畏、見迫于父母、不得巳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牆、如兄弟鬩于牆之牆、桑、喻蠶食之意、指西鄙北鄙貳于巳之時、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以喻同室、檀、彊韌之木、喻厚將得衆之時、多言、衆議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集傳、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大叔恃勢而橫、邑人畏而避之、故反言以譏之、

叔于田。巷通作陳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陳、堂塗也、無居人、如史記萬石君傳、里中長老皆走匿是也、洵美且仁、反言以譏之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狩、臯盧之戲也、叔蓋博奕好飲結交任俠之徒、從之、則日後受莊公之戮、不從則目前受大叔之戮、故避之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變于言適者、見叔將遠出、則奪馬以行、故人不敢在外調習其馬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附攷 歐陽公至絳州得鄭氏詩譜、鄭莊公之世、將仲子、叔于田、大叔、羔裘、遵路、女曰攷鄭氏此譜、周南召南無異、惟麟之趾作麟趾、衞之後卽次檜鄭、其篇目惟衞檜鄭與今

詩小有不同、其餘篇目無異、叔于田孔疏依馬傳音泰、又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集傳及讀詩記詩緝俱依蘇子由說、作大小之大、要之歐公不敢妄作、蘇氏諸人、未細攷耳、又陶氏說郛亦有大叔篇目、藍田呂氏在晦菴集傳之前、以不義而得衆屬之叔于田、可知晦菴分用大叔于田序亦有所本也、

大叔于田○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集傳、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叚見能不已、莊公忌之、詩人兩譏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家語作儛音舞）叔在藪。火烈（文選注作列下同）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汝同）

如組熟也、儛、如儛鑽之儛、夾而進也、若作歌舞之舞、則或低或昂、或進或退、御非其馬之正矣、藪、澤也、火、列、列炬而田也、襢裼、露臂也、暴虎、空手搏虎也、狃、習也、國人勸其無習暴虎之勇、恐其反傷、亦以譏之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謂一服馬在轅中、一服馬備大鞍右轅、以備轅中服馬有故則易之、二服馬共二轡、左引轅中馬、則右轅隨而左、右引備馬、則轅中服馬隨而右、其左右驂兩馬各二轡、四馬六轡也、上襄、善行也、鴈行、整也、揚、火盛也、忌、觀者驚詫之辭、又以喻莊公忌之也、抑、發語辭、控、勒馬、磬控、磬折而控也、縱送、縱馬如送也、

叔于田。乘乘鴇。（詩所作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應作韔）弓忌。

驪白雜毛曰鴇、齊首、不馳也、如手、垂而將解也、阜、掊聚之如阜、將息也、慢、無聊也、罕、少也、釋、放也、掤、箭筩也、韔、藏也、叚見公不加稱美、故至于馬慢發罕、釋掤韔弓、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集傳、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鄭使高克救衛、克僞次于彭于消于軸、

作進師之狀、聞狄入衞、而棄衆奔陳、詩人譏鄭君之命將不愼、賦此詩、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鄭邑名、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皆甲也、旁旁、車聲、二矛、車左右各一矛也、英、今矛上纓、翱翔、遊戲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 二矛重喬。釋文引韓詩作鷮音喬 河上乎逍遙。

消、亦地名、麃麃、緩散貌、鷮、以雉羽飾矛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說文作搯音叨 中軍作好。

軸、亦地名、陶陶、羣行貌、左、車左、兵車、主將居左、副居車右、御居中、旋、盤旋、搯、拔刃也、中軍、軍中也、作好、作樂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集傳、蓋美其大夫之辭、

羔裘如濡。洵詩攷引韓詩作恂 直且侯。彼其讀詩記引韓詩作己下同 之子。舍命不渝。韓詩外傳作偷

濡、潤澤也、恂、信也、侯、中也、如射侯之侯、舍命不偷、如子産不避子晳之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豹飾、以豹皮爲表也、孔、甚也、武、威嚴貌、力、定力也、司直、如子産稱直鈞之類、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晏居也、三英粲、日宣三德也、彥、美士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集傳、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晉楚爭鄭、兩大難事、故以大道求其執政而思免焉、詩人憫之、賦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 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市坎反 故也。釋文作兮下同

遵、循也、大路、猶大道、摻、攬也、袪、袂也、惡、厭也、寁、遄迫也、故、故舊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釋文作𣪘市由反 不寁好也。

𣪘、棄也、好、相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序、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

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集傳、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公孫楚之妻、賢而知禮、被放而不怨、詩人美之、賦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昧旦、蒙昧而將旦也、明星、啓明也、爛、星燦貌。翺翔、謂鳥將翺翔也。鳧、水鴨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加、射中也、宜、五味調和也、在御、士無故不徹琴瑟也、靜、不喧也、好、無怨也、莫不靜好、雖被

放而處之如常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王雪山曰應作貽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子、謂其夫也、來、謂初來求婚、雜佩、珩璜屬、順、左氏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問、允問也、好、愛也、報、答禮也、此追述其初聘而已相合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集傳、此疑亦淫奔之詩、○鄭申侯勸文公受成于楚、大夫孔叔諫止之、詩人賦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禮部韻畧作蕣下同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喻申侯乃陰私之人、蕣、木槿也、朝華暮萎、顏如蕣華、喻其言不足恃、將翺將翔、喻其將飛揚而適楚、佩玉瓊琚、以喻將背畔而不可制、其後申侯城虎牢、鄭人以其咨繫于齊、且似畔鄭而歸楚、遂殺之、彼、謂孔叔、美孟姜、謂齊方勤我、洵、信也、都、盛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王逸章句

作鏘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舜英、猶蕣華也、鏘鏘、喻背畔而鳴得意也、德音不忘、喻齊之令聞不虧、所宜親近也、左傳孔叔曰、棄德不祥、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集傳、淫女戲其所私者、○此諷人君不用賢而近邪也、

山有扶佩觿作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未詳、隰、下溼也、子都、喻人之佳者、狂且、輕狂苟且之人也、

山有橋釋文作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喬，高也。游龍，草名。子充，喻人之有實行者。狡，言不實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集傳：此淫女之辭。○厲公居櫟，賂諸大夫以求入，既入而殺傅瑕、原繁。詩人譏之、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女。汝，下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落葉也。吹汝，喻厲公已去國也。叔伯，厲公稱原繁為伯父也。倡，說文云導也。厲公如如

蘀之飄流于外，以美言誘諸大夫曰叔兮伯兮倡。則予將和汝。今乃藉端殺之，為可譏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釋文作飄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平聲女。
飄，流落也。要，要盟也。謂有所求而相要約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集傳：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雍糾漏言，為祭仲所殺。厲公怨之，賦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謂雍糾也。不與我言，謂不密言于公，而謀及婦人也。不能餐，厲公立，載其尸，不及餐也。言彼狡童無知，不與我商言，而謀之于妻，以至于死，使我至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與我食，謂終食之間即可決計也。不能息，公出奔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也、○集傳：淫女語其所私者、○晉楚交爭鄭，而不能長庇焉、鄭人怨之，賦褰裳、○呂氏春秋載涉洧詩曰：泰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蓋微有師承矣、

子惠思我。褰韻會作攐，下同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玉篇作僮，下同之狂也且。
惠，愛也。攐，揭也。溱，鄭水名。僮，惛也。狂僮，如鄭公惡鄭于楚是也。且，苟且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亦鄭水名士以喻可事之國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集傳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晉文公爲公子過鄭鄭不禮焉文公返國鄭人憂其討也賦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音弄同衖兮悔予不送兮。子重耳也丰豐滿也言子之儀容甚偉又嘗俟我于巷悔我其時不送而無禮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鄭作棖兮悔予不將兮。棖大門旁立棖也將請也言其初至棖時應請之當時亦未有此禮也

衣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褧單衣也喻外雖簡素內未忘敬也叔伯鄭與晉同姓也駕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之駕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與歸歸誠于晉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集傳門之旁有壇壇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鄭莊公怨王不朝詩人諷之

東門之墠釋文作壇茹藘易林作廬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喻周室東遷壇朝日之所歲華紀麗朝日于東門之外喻天子當陽諸侯所宜尊敬也茹藘茅蒐也可以染絳茹藘性赤周尚赤以喻封植同姓言周既封鄭鄭不可忘周之德也阪土壇側坡也密邇相近故日在其室邇左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也甚遠鄭伯不朝也

附攷 釋文東門之壇云依字當作墠今注疏引釋文皆作墠音善依字當作墠又正義毛以爲東門之壇又引左傳未嘗不爲壇又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是毛氏述聖經本作壇馬氏詩傳易作墠鄭孔不同不知何時攷爲墠也古經解鉤沈引唐石經亦作東門之壇

東門之栗有踐詩攷引韓詩作靖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栗社壇所植周人以栗也靖盡力也家室亦喻王室王室言桓公武公功在周之社稷其盡力王室者顯然周豈不思鄭因鄭不往朝耳

附攷 王伯厚詩攷引韓詩有靖家室又云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作靜又史

記宣王名靜漢書作靖蓋此詩諷鄭莊公而教之以忠孝首章諷以天子當陽所宜尊敬次章東門之栗周人社壇以栗言鄭桓公武公忠于周功在周之社稷今莊公不朝既不忠于天子又不念宣王桓公武公之親愛是不忠而兼不孝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集傳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鄭伯悟而迎燭之武國人喜而賦此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淒淒風雨盛貌以比秦晉之勢喈喈雞聲以喻警報之急君子謂燭之武夷平也知其能弭患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五音集韻作嘐嘐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療同
瀟瀟聲蕭索也嘐嘐聲不絕也瘳病已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如晦以喻合圍勢重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集傳此亦淫奔之詩○鄭國多故學校不修詩人悼之賦子衿

青青子衿詩攷引石經作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釋文引韓詩作詒音
青青學士之衣以深青緣淺青也衿衣襟我詩人自謂國家也詒韓云寄也言望學者意諷主學者不求賢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紛帨雜佩之屬來謂至學中也

挑說文作叏音叨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叏出也達徑歸也說文不相遇也在城闕出入不由大道不見以不由道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如三月言望興學校之甚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集傳淫者相謂○衛人屢從諸侯伐鄭鄭人賦揚之水以諷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汝下同無

信人之言人實迂（求往反）女。揚周地以喻天子當陽不敢斥言王室故曰揚之水以比鄭衛其源同出于周而弱亦相似也人指他姓迂誑同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五音篇海作闉下同）門○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集傳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此鄙競進之詩○五音篇海闉城曲重門也詩曰出其闉門玉篇闉城內重門也詩曰出其闉闍又闍城門臺也案城曲重三字正解闉字則引詩仍須歸源解闉字非解闍字也緣後世學者胸中止泥舊說遂改說文玉篇之字乃校書者之誤改非說文玉篇之本文也五音篇海之所以得不誤緣此書皆僧人所刊幸未爲學識淺者所寓目耳其曲字作內字亦屬筆誤李善文選注引說文曰闉城曲

重門也又此詩本章疏亦引說文作城曲重門可知今本說文內字之誤九經字摞亦作闉音因城曲重門也俱未嘗作城內講不知改曲字爲內字之誤始于何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釋文引韓詩作魂）闉城曲重門也闉門以喻不直之所有女如雲喻歸附者衆縞素也綦青色喻素相親之人魂神也

出其闉闍。（鄭作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爾雅作徂）縞衣茹藘。聊可與娛。（釋文作虞）闉都市里曲折之處以比曲徑舊作闉闍鄭作都者以登城臺不能憑空而出也荼茅花輕白可愛比輕薄競進也徂往也縞衣茹藘喻素有赤心者虞量而後入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集傳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此樂于遇賢之詩

野有蔓草。零露漙（字林作專音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子華）

子作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疏云、靈作零字、故爲落也、是詩之原本作靈、因鄭氏有零落也之箋、而改耳、靈露清風、猶霽月光風之意、邂逅、不期而遇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瀼瀼、露不斷貌、偕臧、蓋兩賢方能並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集傳、此詩淫奔者自

叙之辭、○文選注引韓詩、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

附攷 太平御覽載溱洧詩序、漢書注引韓詩傳相同、乃鄭國有上巳嬉春風俗、如後世廟會之類、曾國蜡賓、一國若狂、聖人不禁、衞序誤以爲淫風大行、鄭氏不察、注云、士女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此說大有害于風俗、人心集傳覺其不倫、故仍從韓詩序、但未能全破其說耳、此士女皆鄉里鄉黨相熟識之人、故問答戲謔、不禁、諸解于伊字其字相字、未嘗逐字推敲、故以爲淫詩也、

溱與洧。方渙渙釋文引韓詩作洹洹、洹音桓兮。士與女。方秉蕑詩攷引韓詩作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釋文同、徂、下同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釋文引韓詩作恂盱、下同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藝文類聚作芍、下同藥。

洹洹、水緩流貌、蘭、李時珍及詩稗疏、以爲即今之醒頭草是也、亦名解汗草、北方曰茝康草、既徂、已往而歸也、恂、信也、盱、縱目而矚也、伊、士指女言、其、女指士之妻、而言、今紹與人謂他曰其、相謔、彼此戲言而不讓、士贈女芍而美其容、女答謂士之妻則然、不加以芍還贈之也、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

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清貌、殷、衆也、盈、滿也、將、行也、其時將歸、故行而謔也、○余聞之杭董浦曰、上巳乃戊巳之巳、非辰巳午未之巳、案古者用干不用支、如先庚先甲、祭丁祭戊、俱用干也、第傳訛讀成巳午之巳、故據杭說以正之、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雞鳴第八 陸氏原文

齊

雞鳴○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集傳、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齊衞姬勸桓公勤政、詩人美之、賦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昌、謂官位整齊也、以月光爲將曉、方寢而驚覺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 疏云定本作與 子憎。

薨薨、蟲飛聲、甘、願甚也、子、謂君也、夢、寐也、會、朝會也、歸、散朝也、庶、衆也、言已獨與君樂、恐羣臣衆與君憎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 釋文引韓詩作嫙音旋下同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集傳、獵者交錯于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盧蒲嫳慶封、驕侮子雅子尾、賦嫙、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 乃刀反 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 釋文引韓詩作婘音拳 兮。

子、盧蒲嫳謂慶封、嫙、回旋便捷也、遭、逢也、峱、山名、喻心中懊憹也、肩、麢類、兩肩以兩奸喻子雅子尾、左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揖、擧手而請前也、婘、拳勇也、毛作儇、亦輕捷之

意、蓋嫳自恃其拳勇、慶封又譽其能也、

子之茂 叶昌 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茂、才也、兩牡、喻兩雄、好、技藝精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昌、博大也、兩狼、喻獸之有良才者、臧、善于技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集傳、東萊呂

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巳也○晉魯曹衞大夫聘于齊頃公嫚之諸大夫憾而賦此

俟我於著（說文長箋作宁）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宁門屏之間聘禮鄭氏注既而俟于宁是也乎而成伯瑜曰悔之深也即此見諸大夫悔其聘齊非女子悔其來嫁也充耳以素喻齊君不聽恒人之言也尚瓊華言待客皆虛文也諸大夫悔爲齊人所辱故其詞如此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庭朝也青以喻親暱之臣也尚瓊瑩明知客有是疾而戲之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堂庭內房外之地黃喻簧惑之甚也尚瓊英言其發露衆客殘疾無禮之至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集傳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齊侯欲取魯仲孫湫諫止之齊人美之賦此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左傳云將東之日喻此時之情形也彼姝者子喻魯人鄘詩竿旄彼姝者子亦非謂女子也在我室與齊相親也即跡也履我即猶秉周禮所以本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月以喻疆域在我闥喻魯爲齊之屏藩也履我發魯恒從齊以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集傳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顚倒衣裳猶言見衣而反得裳求領而反得邊幅也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令提撕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經史事類作晨）夜不

夙則莫。經史事類作暮

樊藩也圃菜園也狂夫指來召之人瞿瞿驚惶貌晨早也不能晨夜人斷不能月夜何候也言未明未晞使我顚倒衣裳以爲有王急之務也及究之乃不過折柳樊圃之細事而狂夫乃瞿瞿然驚我人不能日夜在公今不夙則暮何以應役哉、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集傳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南山崔崔。五音集韻作嶉 雄狐綏綏。玉篇作夊 音雖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嶉嶉咄嶭鄙棄之貌鄭氏周易注、摧、退也讀如南山崔崔之崔、嶉與摧皆鄙之使退言不堪之極、人不欲見也、夊夊、行不善貌、有蕩由歸言魯之綱紀蕩然、所以淫蕩之文姜歸之而不蘇蓋文姜初請婚于鄭公子忽如忽之託辭不婚亦無彭生之禍也

葛屨太平御覽作履 五兩。冠緌加誰反 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五疑當作亡、聲形相近而訛耳、兩屨梁也無兩以喻失其良人、雙止以冠緌續屨梁也言冠雖敝、不以補屨、猶文姜雖喪其良人、不當以襄公續之也、庸自由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釋文引韓詩作橫由 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韓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鞠、𨇨鞠也、言任其播弄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極、窮也、使其羞恥、如窮人之無所歸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集傳、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去聲 甫田。維莠驕驕。詩攷引法言作喬喬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種也、甫、大也、莠、妨苗之草、喬喬、莠高貌、忉忉、心不適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桀桀、高挺貌、怛、心不下貌、

婉兮孌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童稚貌、總角、束其髮爲小髻如角也、丱、慣通、言常見如此也、突、忽然也、弁、冠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集傳、此詩大意與還畧同、○子雅將錮盧蒲嫳、故賦此詩、

盧令令。讀詩記引韓詩作泠泠 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泠泠鈴聲也、盧蒲嫳以禽獸比子雅子尾、故子雅亦以犬比盧蒲嫳也、美且仁、反言以曉子旗也、

盧重環。經史事類作鐶 其人美且鬈。鄭作權

鐶、犬頸鐶也、權、拳勇也、

盧重鋂。音梅 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鋂、犬鎻也、偲、强力也、極言宜重加禁錮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集傳、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文姜既會襄公于禚、同部 欲以多人誇耀于魯、詩人歎之、

敝太平御覽作弊、下同 笱在梁。其魚魴鰥。太平御覽作鯤、同鱞 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 如雲。

弊笱、寡婦之笱、時文姜已寡、故以此起興、魚以喻下愚、鰥、古作鱞、毛作鰥、脫去弟字耳、魴鰥以喻忘昆、

附攷 太平御覽引詩曰、弊笱在梁、其魚魴鯤、丁度集韻二十三魂、鯤鱞鰥卯作一字、司馬温公類篇、鯤鱞鰥亦作一字、魴鯤鱮、正喻文姜下愚忘昆長、忘倫叙、今詩作鰥、乃隷省字、直讀爲關音誤矣、正義曰、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魴鱮以喻忘其倫序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釋文引韓詩作遺遺音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遺遺、得意順從之貌、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集傳、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茀玉篇作第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易林作旦夕

薄薄，車驅聲。簟，笰。以簟爲笰也。朱，鞹。以朱漆固鞹也。文姜爲未亡人，而乃朱鞹護車，言無恥也。蕩，寬貌。旦夕，言不拘早晚，長往來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齊力也。瀰瀰，柔貌。豈弟，豈復成其爲弟也，意與忘昆同。

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旁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彭彭，行急貌。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儦儦，疾速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集傳意與序同。

猗釋文作欹下同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欹嗟，詫詞。昌，氣象寬展也。頎，瘦削貌。抑，愧而低首也。若揚，揚而勉強貌。

猗嗟名玉篇作顛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升菴奇字韻作帪音征兮。展我甥兮。

顛，愧而低首貌。前言美目揚，此言美目清，譏莊公非盲，而不見父讐也。正，射的也。展，誠也。展我甥，言非齊侯之子，胡爲其母淫于襄公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文選注引韓詩作纂兮。射則貫慣同兮。四矢反釋文引韓詩作變兮。以禦亂兮。

孌，好貌。纂，集，衆人之所長也。貫，習熟也。變，不應如常射禮也。禦亂，謂討亂賊，宜誅襄公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葛屨第九 陸氏原文

魏

葛屨○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集傳、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作、○此譏儉而無禮之詩、

糾糾葛屨。太平御覽說文繫傳同作履 可以履霜。摻摻文選注引韓詩作纖纖 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紀力反 之。好人服

之。

糾糾、輕貌、葛屨、春夏所著、可、豈可也、纖纖、柔貌、女、婦之未廟見者、裳、下服、古者男女不同椸架、未廟見之女、而使縫男之裳、則太無禮矣、要、裳褼、襋、字從衣旁、二束、蓋裳帶也、好人、反言以譏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詩人取譬、其警之者深矣、

好人提提。王逸章句作媞媞 宛然左辟。同避 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媞媞、好貌、宛然、偃然也、左、避、禮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喻無鬢佀面目也、象揥、以象骨爲摘髮、言其富厚、不能託言貧所致也、褊、隘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集傳、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晉獻公已去桓莊之族、復信外嬖梁五東關嬖五之譖、出羣公子、詩人諷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去聲 彼其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 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名、沮洳、下濕雜穢處、莫、未詳其形、或曰蕈也、彼已之子、指嬖人、美無度、美過度也、如薰香傳粉之類、殊、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公路、晉公族之官、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

殊異乎公行。

英、華也、公行、亦公族之官、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非直流也、藚、續斷也、公族、凡公之族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集傳、詩人憂其國小而

無政故作是詩○里克殺奚齊卓子將納重耳秦納夷吾克知不免賦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桃喻重耳出亡在外殽以喻遙遠歌且謠思見重耳而無由也士也驕謂不顧荀息及惠公之黨彼指夷吾是哉言夷吾即足爲晉君乎子曰何其討無所出也蓋亦勿思悔已行之未審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喻夷吾將至也食喻國人已受納也聊行國欲避夷吾而無地也罔極謂既殺奚齊又殺卓子荀息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集傳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何元子曰陟岵晉狐偃從公子重耳出亡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父狐突也山多草木曰岵上尚同旃之也止止于役而不返也

陟彼屺爾雅作峐與屺同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無草木曰峐季幼子也棄行役自棄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兄狐毛也必偕與同役者不離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集傳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辭如此○何元子曰十畝之間齊姜勸晉公子重耳去齊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釋文作旋兮

十畝之間喻公子及從者所居之館閑閑以喻蠶妾于無意中聞之也行謂從者與子旋

謂從者謀與公子將返晉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所居之外也、泄泄、以喻外人知之、漏泄其事將不美也、逝、勸其速行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君子不得進仕爾、○集傳、詩人述其事而歎
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晉君求賢而不
能用、詩人諷之、賦伐檀、司馬相如上林賦、悲
伐檀是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爾雅作瀾
猗。蔡邕石經作兮下同不稼不穡。胡取禾石經魯詩殘碑作乎三百
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坎坎、用力貌、檀、良木、可爲車、干、水涯也、爾雅、大波爲瀾、廛、市倉也、貆與貛同、獸名、伐檀寘干、喻求賢才而不用也、不稼穡、不狩獵、而有獲、則無此理、君子亦不肯不行道而素餐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車輻也、直、直流也、十萬曰億、特、野豕、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反順倫兮。河水清且淪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太平御覽作米三百囷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輪、車輪也、淪、水上稜文也、囷、囷也、飧、熟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
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集
傳、民困于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
之也、○士困于宦學、賦碩鼠、

碩鄭氏周易注作鼫下同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石經作宦下同
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新序叠適彼句樂
土樂土。爰得我所。
鼫鼠、田鼠也、比卿大夫之營私者、今鼫鼠似白兔、皮似銀鼠、而柔脆、宦、宦學也、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古者卿大夫之下、俱有宦士、事卿大夫、而學治吏事、宦成而官之、故魯詩毛詩俱注云、事也、莫顧、屈于不知己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外傳叠適彼句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相當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新序疊適彼句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詩經逢原卷四

唐蟋蟀第十 陸氏原文

唐

蟋蟀釋文作蟋蟀下同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集傳，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晩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飮爲樂。○帝堯勤儉七

十載，唐地近光，被化尤深，詩人述其風俗之美，賦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文選注作暮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蛩，一名漆漆，秋出冬藏，在堂，冬時也，聿語詞，暮，晩也，除，已去不可計算也，大康過于安佚也，職，主也，居，素位也，瞿瞿驚顧之貌，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逝，邁皆往也，外，遠慮也，蹶蹶勤若不及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慆，過也。休休，謂勞于前則逸于後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集傳，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晉昭

侯富而憂貧，詩人知其將爲曲沃所滅，故諷之。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玉篇作摟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文選注作婾，鄭作偷

樞榆，俱木名。曳著之而行也。摟，恐曳及地而摟之也。宛，其死未死而如死也。他人，非我子孫也。婾，爲人所取也。

山有栲。隰有杻。女九反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杻，檍也。弗洒弗埽，富者一于積財，故任其塵埋也。考，擊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漆樹也。鼓瑟以愉，稍移其慳嗇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集傳，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彊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曲沃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

附，賦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禮部韻略作繡衣朱襮。音博 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以比其源自周也。鑿鑿，分明貌。喻明見曲沃之情而護之也。繡衣，即七命之服也。襮，領也。子，指引進之人也。君子，指桓叔也。

附攷 禮部韻略引詩繡衣朱襮，又鄭箋繡當爲綃，疏云，鄭氏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是鄭箋應屬第二章誤移于此耳。鄘風以素衣爲喪服，白衣朱領非吉非凶，自古不聞有此服飾，此必聖經本如韻略所引，下章繡字亦當在素字處，則朱綃更易解矣。蓋綃乃衣裏，白衣紅裏，亦無此服，願留心經義者共攷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應作繡衣朱繡。周禮注作綃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白貌、綃繒也、朱綃、繪裏也、鵠曲沃之邑、

揚之水。白石粼粼。文選注作磷磷我聞有命。不敢以關睢疏無以字告人。

磷磷水清石見貌、有命謂天子之命服將至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集傳、此不知其所指、○師服見沃曰彊而晉日弱、賦、椒聊、

椒說文作茮聊之實。蕃衍文選注作蔓延下同盈升。彼其韓詩外傳作巳下同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音嗟下同遠條且。

椒有二義、毛詩从木、蜀椒也、說文从艸、秦茮也、聊語詞、蔓延、喻沃之勢滋蔓難圖也、盈升、今晉省秦茮、尚以升斗計也、彼巳之子、指桓叔也、朋比類也、且歎聲、無可如何之辭、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匊掬通、畚掬、箕類、大于升、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集傳、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詞、○荀息傳奚齊、三公子之徒將發難、詩人諷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束薪以喻新政、三星以喻三公子之徒在天顯而易見也、夕以喻不明也、良人以喻奚齊幼弱無能爲也、如此良人何以不可婦、喻不可輔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釋文引韓詩作覯音故下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散而難束者、在隅以喻肘腋之地邂覯、韓云不固之貌、猶云下物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六書正譌作妏音粲下同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楚棘手難束者、在戶則象愈近矣、粲者驪姬所生、雖美不正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序、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集傳、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辭
○晉惠公使寺人披賊重耳詩人諷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
焉崔集注作次下同
杕行列也湑湑露沾貌比合也次鴈行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應作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佽焉

菁菁光澤貌睘睘窮獨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
民也○集傳此詩不知所謂○晉將爲沃所
并猶恃沃以爲藩詩人諷之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袪袂袖也薛君曰袪去也居居爾雅云惡也晉以君自居沃以長自居故相惡也子指晉也故親故也羔弱豹强以喻晉弱沃强裘內袪外以喻晉在內沃在外羔與豹不相合裘與袪不能離猶晉之不能離沃然不合之形已顯沃豈無他人足恃惟以子爲親故而不相并聊

羔藝文類聚作狐裘豹褎徐究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
維子之好
狐性多疑喻晉君之不能决也褎袂也究究亦惡也晉究沃之無尊沃究晉之蔑長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
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集傳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晉人城成周役者怨之而作此詩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
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鴇水鳥苞叢生也栩櫟也王事天子之事靡盬不堅固也左傳周敬王不遑啟處十年勤戍五年故告晉而城成周蓺種也怙恃也所得所也言鴇非棲樹之禽以比已非築城之材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
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苞棘以比王事之急也極止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

毋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芭桑以比王城之宜固也常復其常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集傳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于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曲沃武公滅晉周釐王受賂立爲晉君詩人譏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七侯伯七命子指釐王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六天子正卿六命晉鄭審遷王畿入而爲王治事則服六命之衣也燠周釐王四年冬王命晉侯蓋裘服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序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集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此述人君好賢之詩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釋文引韓詩作逝下同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行列也逝韓云及也言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也飲食謂敬養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讀詩記引韓詩作右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左道右以喻已之生質稍偏不能得中道而求君子不棄之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

喪矣○集傳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晉重耳既去狄季隗思之賦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藝文類聚作忘下同此誰與獨處

蘞草名予美指夫也忘此十二年相依之情又七年不暇通音問也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息休息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角枕以角爲枕錦衾以錦爲衾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後漢書作久 歸于其居。

夏日永冬夜長尤繫人思也百歲之久謂偕老也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是也歸于其居生爲其人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同穴也死爲其鬼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集傳此刺聽讒之詩○晉獻公信驪姬二五之讒詩人諷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經史事類作偽下同 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照有苓于首陽之巔則無是理矣無信不可信也旃語詞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茶即今茗也南方所生首陽之下則無是物矣無與不可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水草湖中所生在山則非理矣無從不可從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經逢原卷五

秦車鄰第十一 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秦

車鄰○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集傳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秦君因寺人以進用人材、詩人美而惜之、

有車鄰鄰。五經文字作轔轔音鄰 有馬白顛。古頂字見汗簡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詩攷引韓詩作伶

轔轔車行石道聲、白顛白頂也、君子指秦君、寺人宦者、伶韓云使伶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竝坐鼓瑟推誠心以待也、耋言過此以往即耄耋不能樂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簧笙中簧、亡言過此以往老死不能樂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集傳此亦前篇之意也○此箴秦君能射御而不近正人也、序以車鄰爲美秦仲駟驖爲美襄公然觀其詩曰寺人曰媚子則商鞅因景監以見趙高之禍亦伏于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安在其爲美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驖黑色也、阜壯也、六轡轅中正服與轅右備服共二轡左右驂馬各二轡也詩稗疏引大戴禮曰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軜夫以六轡比六官則轡止于六而無八媚子侍臣、

言近小人而無正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奉逢也、時是也、辰牡三月之牡、獸孔碩、三月獸肥也、左之射獸之左也、舍拔已舍即拔矢再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文選注作鑾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驕。

北園近獵地之囿也、輶車輕車、鑾鈴也、獫獵犬、載獫亦鶴有乘軒之意、犬驕則不能獲禽見逸周書皇門解、歇驕息其桀驁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公子鍼好車、懼選奔晉、其妻念之、賦小戎

小戎俴將善反下同收。五楘梁漢書注作艮。輈游環脅驅。

陰靷鋈音沃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太平御覽作文茵暢轂驚我旗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經史事類作版亂我心曲。

小戎王云、駕兩馬者、俴遮陰也、收、車冃也、五楘考工記云、艮輈環灂注云、輈有節膠之被環灂謂漆沂鄂如環、歷落然有五也、輈即今車轅之入車箱者、劉越石詩駭駟摧雙輈、游環繚環也、脅驅、合驅也、陰靷以熟皮爲兩靷鋈銷金也、鋈續、靷之續處以銷金飾之、茵竹簟也、公子適晉、夏月盛暑時也、暢、覽也、轂輻所輳也、驚我旗異、旗驚我異也、如玉、溫文貌版屋、猶板輿、車也、言馬驚幾至覆壓、公子溫文爾雅、本非馳驅之人、今好車受驚、使我方寸俱亂也、

附攷 漢書注引詩云、五楘艮輈、又考工記、艮輈環灂、環灂即所謂五楘也、顏氏引詩蓋據三家言之、夫輈、轅也、鉗制車軸之處、尤爲著力、故以皮條五道束之、又加之漆、其形歷落然、即考工記環灂之意、最爲堅固、故稱艮、毛氏偶然借用梁字、非必曲轅也、集韻載說文曲轅直轅、其制不同、直轅即今雙轅也、牛車平地、可用獨轅、至今河南諸處猶用之馬車轉旋撇裂、自古必用雙轅、蓋車輪剗塗濂泥、獨轅不能挾以回旋迷行也、

附攷 太平御覽引詩云、文茵暢轂、驚我旗異集韻載茵輞茵云、說文車重席、或作䕈蓋據韓魯諸家詩字、舊說不知此茵是何時所用、故云虎皮褥也、今攷定秦公子鍼夏月去秦適晉、正用竹簟時、故當從茵、又驚我旗異謂旗驚異馬、幾至覆壓、公子溫其如玉、本非馳驅之人、今出奔時受驚、使我方寸俱亂也、若作念夫如玉之美、而不歸、遂亂心曲、乃

極不堪之婦、與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者無異、何以入經、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赤馬黑鬣曰騮、中、轅馬也、騧、白鼻馬也、驪黑色馬也、龍盾、畫龍于盾也、合、一左一右如合也、觼、觼鐍、同觼、觼軜、車鐶與轡鉤相接之處、鋈以觼軜、觼軜皆以鋈也、在邑、公子巳食邑于晉、左傳臣與羈齒是也、方何爲期、左傳曰秦公子必歸、蓋其妻亦知公子必歸、但歸期未定、徒勞思念耳、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太平御覽作鐓蒙伐說文作瞂有苑。

虎韔(勑亮反)鏤膺。交韔二弓。竹閉(鄭氏考工記注作䩉)緄(古本反)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列女傳作愔愔)良人。秩秩德音。

韓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孔羣、甚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鐓矛坐處、鋈鐓、鐓以鋈也、蒙、冐也、瞂干也、苑古通作宛、謂蒙干之衣、隨干而宛轉也、虎韔畫虎于弓袋、鏤雕鏤也、膺當面也、交韔二弓、于韔內覆皮、可藏二弓也、竹䩉、竹第也、緄、縺邊也、縢、絲屬、愔愔和順貌、秩秩有序也、德音、言也、左傳載對司馬侯趙孟叔向之言、皆有條而不紊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

固其國焉、○集傳、不知其何所指、○賢人抱道而隱于秦、秦不能用、詩人歎之、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葦也、蒼蒼、老也、所謂伊人、鄭箋云、是知周禮之賢人、道阻且長、喻言其道之深遠也、周之興也、當彼苗者葭、已羅致羣材、秦已盡有岐豐之地、乃任偉抱之賢、老于草澤、非立國長久之道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道阻且躋、喻言其道之高峻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右、與賢人之道相左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集傳、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

渥丹。(釋文引韓詩作沰) 其君也哉。

終南、山名、條、爾雅云、柚、君子、謂君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渥沰、平常也、其君也哉、足爲人君也、言終南以比高位、條梅以比羣材、至止之時、錦衣狐裘、貌雖如平常、而德足以爲君也、史記所謂貌不踰中人、亦此意也、

附攷 釋文云、韓詩作顏如渥沰、云沰、赭也、案渥沰今俗語云平常也、薛君諸人不能持其師說、遂傳會毛氏作赭義、然貌不踰中人及眇小丈夫而有盛德奇才者何限、貌平常而德足爲君、正詩人用筆曲折抑揚之處、必欲以赭字傳丹字之意、是必紅面者而後可以爲諸侯矣、正解以渥丹爲花名、是又必花面而後可爲諸侯矣、豈其然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經史事類作有杞有棠) 君子至止。黻

衣繡裳。佩玉將將。經史事類作鏘鏘 壽考不忘。

壽考不忘、願其常爲君、而不忘此用才行政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集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康公以子車氏之三子殉穆公、三子之妻哭而賦黃鳥、經史事類、以殲我良人入喪夫門、又潘安仁寡婦賦、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于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是三子之妻因夫死

亦自引決、不當如左氏之言、沒其貞烈也、且小戎詩厭厭良人、亦自妻稱夫、非謂旁人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之瑞反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不忍分離之貌、棘、喻急也、從、從葬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貌、穴、壙也、惴惴、懼也、慄、戰慄也、天、婦人哭夫則呼天也、殲、滅也、贖、貿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桑、喻喪也、仲行、亦名也、防、當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楚、喻苦楚也、鍼虎、亦名也、禦、可禦敵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集傳、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晉惠公負穆姬之屬、爲秦所獲、穆姬怨之、賦晨風、

鴥詩攷引韓詩作鷸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鸇、小鳥名、李善文選注、晨風、早風也、鬱、屈也、北林、晉在秦之北也、君子、亦指惠公、言鸇彼晨風比惠公、如鸇之小鳥、而欲乘晨風以飛揚、勢必不能、鬱北林比惠公屈于羣臣、如號射之類也、未見、尚未入秦也、憂心欽欽、雖憂而不敢忽也、如何如何、惠公臨別時、穆姬與之熟商也、忘我實多、謂屬賈君及納羣公子、左傳穆姬怨之是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邦角反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苞櫟、喻秦、六駮、喻惠公之桀驁不馴、然終爲秦所係羈也、靡樂、左傳稱秦晉兩君、匪以玉

帛相見、而以興戎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檖、赤羅也、苞棣、喻穆姬、于惠公有兄弟之誼、檖喻有綵羅之親、如醉、不意惠公所行如此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集傳、秦俗彊悍、樂于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周襄王使

左鄢父告子帶之難于秦、穆公欲假以圖霸、詩人賦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王、周襄王也、于、與小雅王于出征之于同、曰也、王曰興師、周天子告難于秦、使秦興師救周也、修我戈矛、秦非無戈矛、蓋欲假王命以大修戎備也、怨偶曰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說文及鄭箋、作襗、音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襗、褻衣、袴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集傳、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

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舊說以爲秦康公爲太子、送公子重耳至渭陽、康公卽位而作是詩、但左傳送重耳者乃穆公、太子守爲監國、不能偕穆公同至渭陽、卽位追作詩、李榕邨以爲臆說、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太平御覽作輅車乘黃。

輅、木輅、可以行遠、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

者有始而無終也○集傳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音烏說文長箋作句下同 我乎夏屋渠渠。文選注作籧籧 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 爾雅注作胡下同 不承權輿。

於歎美辭夏大也籧籧郵列貌莊子稱蘧廬蓋館舍也于嗟歎辭胡何也權輿始也穆公好賢適館授餐故由余蹇叔百里奚皆至詩人歎此時何以不繼其始也

附攷 爾雅郭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案此詩每章五句也字不作句則乎字亦不作

句騶虞詩不于吁嗟乎作句則於我乎亦不作句詩經無方旁於字有者宜音烏說文長箋以於作句注云烏正是此章詩應以於字作一句吁嗟二字作一句於是歎其始之美吁嗟是歎其後之衰

於。我乎每食四簋。音軌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四簋簋也如陳饋八簋之類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陳宛丘第十二 陸氏原文

陳

宛丘○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集傳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子之湯王逸楚辭注作蕩 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蕩遊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闚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坎擊鼓聲鷺羽儀從之飾也舊說以爲舞者所執但舞者多秉翟未知是否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五經文字作纛

缶瓦器道謂且行且擊也纛八君後隨之旗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集傳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

事以相樂也、○陳俗好巫、其大夫原仲之女亦爲此、故諷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浦反 子仲之子。婆娑从女沙聲其下。

枌、榆也、栩、櫟也、皆喬木也、子仲之子、原仲之女也、婆娑、巫者奉神之聲容也、

穀旦于差。釋文引韓詩作嗟 南方之原。詩總聞原今人猶呼御韡切

不績其麻。市潛夫論市作女也婆娑。

穀旦、佳日也、嗟、韓云招集同類也、南方之原、原氏之居于南者、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視爾如荍。祁僥反 貽我握椒。說文作茮

逝、往也、越、于也、鬷、衆也、邁、亦往也、爾、指子仲之女、荍、荍麥、粉紅色可愛、我往邁之衆也、椒、傳云芬香也、蓋巫者以奉神之芬香、分惠于人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集傳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詩攷引韓詩作療飢。

衡門、猶云華門、或曰、衡宇也、泌、狹流也、洋洋、小流貌、療、治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集傳此亦男女會遇之辭、○此望其君求賢之詩、

東門之池。可以漚去聲麻。彼美淑釋文作叔下同姬。可與晤歌。

漚、漬也、叔姬、猶云孟姜、比賢人也、晤、見也、國無小、必有與立、東門之池、可以漚麻、陳國雖小、亦必求賢人以咨詢、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釋文作苧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苧、白麻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 彼美淑姬。列女傳作孟姜 可與晤言。

菅、菅草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

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集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時君初任賢臣後復疎之被疎者賦此詩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牂牂葉揚起貌明星啟明之星煌煌大盛也楚辭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亦此意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又蒲貝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肺肺得露下垂貌晢晢天大曙而明漸小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集傳亦不知其何所指○此諷人君去邪之詩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斯析也夫指不良之人已能去也昔前代也言墓門有棘以比此邪佞必根于祖父之世然當如墓門之棘決然去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文選注作誶下同音翠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鴞惡聲之鳥以比醜聲也萃集也止應作之語辭也誶責備之聲容也許予予許也顛倒思予過後追思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集傳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時人有竊人之善以為已能者被竊者作詩以諷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陟留反予美○釋文引韓詩作娓音美下同心焉忉忉○

防猶旁也詩所云邛我也苕凌霄花也侜幻取也娓美也忉忉憂勞貌言旁僅有鵲巢我之美苕豈鵲所攫乎誰取予之美而使我心焉忉忉乎

中唐太平御覽作堂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類篇作虉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甓甎也虉綬草未詳其形言中堂僅有甓我之旨虉豈甓所食乎誰取予之美而使我惕惕不寧乎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陳公子完賢而適齊、友人念之、賦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其趙反又其小反兮。勞心悄兮。

同姓日也、異姓月也、是時齊桓方勤于政、故以爲比、皎、明也、佼人、好人、謂公子完也、僚、謂與顓孫同奔、窈糾、未出之時、深藏固結以自晦、至是乃得舒也、悄、不敢聲言也、蓋公子畏禍私奔、友人亦不敢明言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懰、私行不使人知也、懮、優同、懮受從容任受而有餘也、慅、心熱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五經文字作懆兮。

燎、左傳云、繼之以火也、夭紹、懿氏妻之以女繼續無窮、五世其昌也、懆、思之甚而急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集傳意與序同、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唐石經又作姬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說、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戲言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集傳此詩之音、與月出相類、○此憂其君不得賢輔之詩、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

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兩美必合、美一人則危矣、故傷之、涕泗、涕淚四出也、滂沱、涕多貌、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爾雅疏鄭箋同作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釋文作婘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蕑、蓮子也、碩、實也、婘、未舒也、碩而大宜發舒也、今乃婘焉、則寤寐皆無如何、惟中心悁悁而已、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太平御覽引韓詩作顩音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菡萏、荷之未舒者、顩、不發舒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檜本又作鄶 羔裘第十三陸氏原文

檜

羔裘○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集傳、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逍遙無憂貌、豈不爾思、謂應思此境自何而來作何究竟與國休戚者安能不勞心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翱翔無事貌在堂退朝之後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光澤也曜日照羔裘而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集傳、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

憂勞也、○詩總聞曰、喪制、人之變、所厭見而
諱言者也、今欲同歸如一、而如一尤不美、非
人情也、語勢亦不如此、余謂已之親未死、因
守禮而願其親死、與必悲哭祉同譏、已之親
已死、則不能與友如一、○李榕邨曰、令上篇
觀之、恐是一類、○詩貫曰、以棘人自居喪者、
牽附耳、且喪服不聞有韠也、○檜君侈、臣下
化之、賢者不波、故語其友如此、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說文作臠臠）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庶、庶幾也、素冠、本質不爲組飾也、棘、急也、臠臠、盛飾貌、慱慱、憂思旋轉之貌、賢者言、我于昔時猶見質朴之風、今貧者皆爲盛飾、虛而爲盈、故勞心于風俗之不善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子、詩人謂其友人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護膝也、蘊結、不解也、如一、不異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
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集傳、政煩賦重、
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
也、○檜君聽鄭寄帑、卒爲鄭所滅、詩人歎之

隰有萇（韻府羣玉作長、下同）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下濕之地、長楚、未詳、猗儺、柔貌、夭、少也、沃沃、潤澤貌、以比檜君少享富厚、止圖逸樂、不知其他、檜君之甚爲可樂、即旁觀之甚爲可歎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家、有國者即有家也、將喪國亡家、而不改其樂、庸愚之甚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室、檜君之室也、國語云、鄶之亡也、由其室叔妘淫亂、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
而思周道焉、○集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
作此詩、○檜君不能朝周述職、詩人憂之、賦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詩攷引韓詩作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詩攷引韓詩作悡、音掣）兮。

發狂風也揭車絓不能行也周道徃周之道也怛怛然私憂不釋也詩人言非風發不可行車揭不能行而檜君未見行周道而述職故私憂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匹遙反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飄暴風也嘌車傾也弔繫念也

誰能亨同烹魚溉之釜鬵。音尋 誰將文選注作能 西歸懷之好音。

溉滌也鬵釜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蜉蝣第十四 陸氏原文

曹

蜉蝣○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集傳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曹君不能强于政治以衣飾相尚詩人憂之賦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吳中名楊牛北方名水牛硬翅如蛣蜣而長多小白點內翼紅黃采色楚楚鮮明也以蜉蝣比浮華之飾憂其不久而勸以儉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有華采也息勸其不必華飾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發也閱穴同掘穴如蛣蜣之發土成穴也如雪硬翅上白點也歸說言歸于我之所言爲佳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

近小人焉、○集傳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鄭氏樂記注作荷戈與綴同祋 彼其後漢書注作巳下同之子。三百赤芾。後漢書注作韍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荷、肩也、綴、祋同、補祋破衣也、韍印組也、三百赤韍即綬若若耶之意、

附攷 後漢書注引詩曰、彼巳之子、三百赤紱、案紱印組也、易困于赤紱、朱紱方來、皆謂此也、古之印皆以佩玉爲之、繫以赤紱、集韻紱紼綬也、或从市、又市、韍、韠、說文韠也、通作芾、是毛氏借韠之芾作紱、馬傳遂疑爲韠、箋云、佩赤芾者三百人、旣云佩則非在膝而鄭氏原不作韠義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鵜鶘、言鵜本下流之鳥、使之居高無益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玉篇作噣音晝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噣、啄也、媾、合也、謂所居之分位相合也、

薈說文作嬒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嬒、女黑色也、蔚、戈飾貌、南山、喻君也、隮、升也、婉孌、媚好貌、季女、喻賢者、斯飢、祿薄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序、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集傳、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曹公子臧賢、國人願立之而逃、詩人賦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讀詩記作義下同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布穀也、在桑以喻出亡在外、君子、謂子臧、義一、守其節而始終不二也、心如結、固辭不肯立也、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釋文作綦

綦弁上點如綦也、帶絲弁綦、貴介之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忒、差也、鄭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胡不萬年、願其長爲國人法也、在梅在棘在榛、願其念子而返國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集傳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曹之賢大夫不忘尊周賦下泉○何元子以此爲曹人美晉荀躒納周敬王余玩易林正合此義因引申之易林下泉苞根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寒泉也彼下泉喻王子朝之黨皆下流不肖之人也苞如苞有三蘗之苞稂童禾稂莠害苗之草喻子朝害正雖若成苞羣小附之終久無成也愾王所惡也左傳諸侯敵王所愾寤歎獨醒而憂王室也彼周京敬王所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草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蒿屬念京師憂王室未寧人民不安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易林作荀伯勞之

芃芃黍苗嘉種茂也非苞根苞蕭苞蓍之可比陰雨膏之則自天降康非下泉之浸可比

四國有王四方之國皆知尊王室也荀伯晉荀躒也勞代敬王勞來諸侯之人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何元子曰自是而後列國不復知有王矣故夫子之刪詩終于此余謂刪詩美四國有王亦正望天下尊王之意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經逢原卷五

豳七月第十五 陸氏原文

豳

附攷 豳字並無六書義孟子昔者太王居邠莊子太王亶父居邠趙岐孟子注邠風鴟鴞之篇酈道元水經注邠詩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又豳美陽亭即豳也从山从豩闕集韻邠豳豳引說文義攷唐以前止有邠从邑分聲豳从山二分會意自東漢以下好隸行其从山二分之分作分分後遂譌作豳又作豳李陽冰工書而疏于攷證以隸行之字雜篆體淆亂說文至其取義則闕可知無說以處豳字矣又集韻汃說文西極之水也爾雅西至于邠國爾雅釋文又作汃从邑之外从山从水皆邠也說文脫簡落汾字下乃作西至汃國而仍作府巾切李氏不能攷正而以豳混幽後人并幽字而失之非六書之義也

七月○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集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說文作畢發 二之日栗烈。下泉疏禮部韻略同作列 無衣。太平御覽作火 無褐。何以卒歲。集傳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第西北方少入聲晦菴未至西北故欲改叶音今仍其舊 三之日于耜。韓作預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炎輒反 田畯至喜。鄭作饎

七月夏正七月也周正建子其農時耕作仍用夏正也火火星也七月暑退則昏見偏西故曰流火授分授也衣寒衣也一之日冬至一陽之月也二之日二陽之月也栗冽風侵人貌褐厚絮衣也太平御覽引韓詩之說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于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蓋西北苦寒凍二月未可耕也饁餉田夫也田畯勸農之官饎酒食也至饎嘗其旨否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太平御覽作及柔桑。春日遲遲。采

蘩祁祁。女心傷悲。殆釋文作迨 及公子同歸。

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鸎也懿筐以繩繫筐易于收放也柔桑嫩桑葉也遲遲日長也蘩應作桑祁祁衆也傷悲自憐辛苦也殆始也公子邠公之女也

附攷 殆及公子同歸馬氏鄭氏以公子爲豳公之女蘇氏以公子爲豳公之子細玩文義應作豳公之女蓋豳公之子應稱世子又男子不應以朱爲裳女執懿筐至于祁祁甚衆俱歸豳公之子則無此理獨指歸世子之女而言此固周公之祖母也不應以此形容且衆女中必有十二三歲不應嫁者二三十歲已過嫁者安得皆因嫁而傷悲詩指同歸非于歸也豳公子非贅婿安得雙雙而來雙雙而徃稱同歸耶女心傷悲只主辛苦傷感而不敢情言傳中始字宜細玩

七月流火。八月萑（戸官反）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讀詩記作掎）彼女桑。七（崔靈恩集注鄭箋同作五）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萑荻莨葦即今葦子蠶月蠶忙之月今四月也條桑識其桑之可植者斨斨刀也遠揚長枝也猗掎角斜束也女桑嫩桑也鳴伯勞也曹子建論伯勞以五月鳴孔陽甚明也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戸各反）。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經史事類作各）私其豵。獻豜（古牽反）于公。

葽苦菜也秀秀而不實也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隕墜也蘀脫也葉黃色而脫也貉今貉子皮也同并力也纘繼也武功田獵也私留爲已有也豕生三子曰豵豜三歲野豬

五月斯螽（太平御覽作螽斯）動股。六月莎（音沙）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文選注及讀詩記同作室）熏鼠。塞向（五音篇海向作𤗈音向）墐戸。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動股躍也莎雞一名絡緯振羽以羽鳴也七月八月九月俱指八言非謂諸蟲在野而俱又移入人之宇及戸也蟋蟀一名漆漆入牀下言蟲猶知畏寒所以起下穹室也穹室深其室也熏以草煙熏之也𤗈北向𤗈也墐隔也嗟呼也此室謂穹室也

附攷 太平御覽螽斯部引毛詩螽斯羽詵詵兮又引毛詩豳七月曰五月螽斯動股又螽斯章傳云螽斯蚣蝑也豳風七月篇傳云斯螽蚣蝑也在馬鄭不立異義是螽斯本一物不過鈔胥偶然倒寫耳

附攷 文選注引詩云穹室熏鼠塞向墐戸讀詩記同又鄭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謂穹室一也熏鼠二也塞向三也墐戸四也若依馬傳作穹窮窒塞也窮其寒則其義難通且與塞向之塞義雜而複若穹室熏三字俱指鼠穴便無四者且鼠穴也何用窮之既塞矣又何從熏之其爲室字因上穹字頭作穴此亦誤寫作穴頭而後人將錯就錯爲說流漱石之解亦未可知讀詩記并東山詩亦作酒埽穹室呂氏精于考據必非苟且箋載穹

室鼠穴也人安能入鼠穴而酒埽之若在鼠穴之外塞之足矣酒埽而居之有是理乎

六月食鬱及薁（詩攷引韓詩作藿音育）。七月亨（藝文類聚作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古茶字）薪樗。食我農夫。

鬱郁李也小如櫻桃爾雅藿山韭未詳其形葵向日葵也菽大豆剝擊也介扶也壺瓠子也斷瓠瓠已老而斷其蔓也叔收也北音二字相同苴大麻子也荼即古荼字荼本春采秋而采者極粗蓋食農之荼不用細也薪樗所樗爲薪也

附攷 說文荼苦荼也从艸余聲徐鉉曰此即今之荼字爾雅檟苦荼此字集韻載九

麻內云、茶陵縣名、在長沙、攷茶陵縣、即今長沙府之茶陵州、茶茗之茶、其下从余、即賒貸之旁、時遮切、苦菜之荼、亦作此字、但苦菜秀于四月、六七月即枯絕、非秋冬所能采、故此詩荼字應作茶茗之茶、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築場圃、去圃之蔬菜以築場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麥菽麥也、嗟、呼也、宮功、公事也、爾、是時也、于、往取也、索、絞也、綯、繩也、亟、急也、乘屋、升屋也、播、布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釋文及藝文類聚同作陵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太平御覽作觴萬壽鄭氏月令注作受福無疆。

沖沖、鑿冰聲、陵、陵陰、陵之陰也、其蚤、極早也、獻羔祭韭、其時應開冰也、肅、嚴也、滌、除也、朋酒、二尊也、躋、登、稱、舉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集傳、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管叔以武庚畔、流言之譖自明、周公可對成王、賦鴟鴞、

附攷 書金縢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流言者、不根之謠言也、方起之時、非獨成王及太公召公不知此言起于何人、即周公亦不能逆料管叔之謀、故周公欲避居東國、及周公既去、太公召公自足以支持周室、太公召公亦必訪問此言起于何人、管叔武庚之謀、久而自行敗露、故曰罪人斯得、周公知成王已覺管叔武庚之謀、故敢為詩以貽王、則周公之心事已白、又曰王亦未敢誚公何也、蓋成王積疑已久、二公雖知周公之忠、亦不敢輕易進言、成王以當日使管叔監殷者周公也、今乃委罪于武庚誘管叔、成王雖以此誚周公、周公亦所難辭也、而其中曲折有未深知、故曰未敢誚公、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而集傳則為故周公東征二年者、取于孔氏傳辟法也之說耳、周公及二公當時果知流言起于三叔、必當告之成王、方可與師誅討、豈可目無幼王、擅自統師、直至得管叔武庚而誅之、

成王猶在夢中未知周公之意乎孔氏之傳
適足爲奸雄欺侮幼主者藉口誣周公而害
義理豈淺鮮哉且使周公當日奉成王之命
而征管叔何至成王未知周公之意周公不
由成王之命而自征管叔則管叔亦可以挾
天子罪周公矣如孔氏之說周公擅兵權自
爲進退亦不必告二公視周公幾如操懿矣
豈復成其爲聖人二公豈肯任周公自握重
兵是眞將不利于孺子矣果有此事則金縢
乃史官之筆何不日周公東征二年則罪人
斯得而乃爲此模糊影響之言曰周公居東
二年則罪人斯得耶鴟鴞之詩果作于旣誅
管叔武庚之後是成王在陝西周公在
河南以此詩挾制成王未敢誚公若畏周公
之勢矣且史記明載周公奉成王
命伐誅武庚管叔不必模糊也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

鴟鴞俗名毛頭鷹以喻殷武庚乃鹿頭小子
也子喻周之管蔡霍流言雖起于羣叔而周
公爲親者諱故但指武庚耳恩顧
念也斯指室言鬻養也閔可憐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杜綢繆牖戶。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迨及也綢繆猶經營也徹剥也桑杜桑皮也
舊說以爲根鳥安能發土而取根字林作撤
但指皮言詩傳因毛詩借用土字遂疑爲土
中之物而以爲根耳鳥安能入土中而取樹
根之皮耶牖戶鳥
巢通氣出入處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釋文作屠曰予未有室家。

拮据手口共持之貌捋採取也荼辛
苦也瘏口裂流血也鳥之成巢則然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五音集韻作予維音之譊譊

譙譙憔悴也翛翛敝也翹翹高危貌譊譊
祝其不要如此也古詩里中一何譊譊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集傳成王旣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旣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成王至曾迎周公賦東山以答鴟鴞之意故篇中仍以室言之

我徂東山。慆慆經史事類作滔滔下同不歸。我來自東。零九經字樣作霝下同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

衣。勿士行（太平御覽作衘鄭亦音衘）。枚。蜎蜎（烏玄反）者蠋。烝在
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成王代周公自我也東山在魯地孟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周公旣避流言高卧東山魯事由伯禽今成王自起東山起之也滔滔日久也我來之我成王自謂也我來霝雨成王出郊天乃雨也我東日歸迎周公歸京也我心西悲念西地久無周公幾致禍也勿士衘枚勿遽興師伐武庚請周公歸京再行也鄭氏亦以爲成王親迎周公先歸京師後伐武庚蜎蜎蠢動貌蠋桑蟲也桑喪也以比武庚因武王之喪而蠢動者衆也敦坐視也彼指管叔獨宿孤棲之鷙鳥亦管叔也亦在車下言管叔匿于其中一經發軔亦將飛揚也鴟鴞詩周公言武庚誘管叔東山詩成王言武庚及衆人蠢動而管叔因之皆爲親者諱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力果反）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在戶。町（音亭）畽（音同）鹿場。熠燿（詩攷引說文作熠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蠃野瓜也亦施于宇管叔甚間王室使微有瓜葛之親者繫屬于內以爲助也伊威蠨蛸皆蟲名喻小人也町畽不靖聲貌鹿場以喻祿父之地即武庚也熠燿螢火乍明乍暗以比烽火之警也言人不在室則蟲物侵擾以比周公不在王室小人擾亂也不可畏不足畏也伊此也可懷謂其故可思也

附攷 王伯厚詩攷引說文詩曰熠熠宵行六書通引說文詩曰熠熠宵行儲光羲詩丹鳥飛熠熠蓍蠅亂營營二句皆用詩經字則其爲三家及聖經原文未可知也毛詩熠燿乃因下文熠燿其羽而誤書耳熠熠有重複之義以喻烽火屢興可畏之甚故下句接云不可畏也是成王悟後比方語若空說螢火人豈有畏螢火者哉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讀詩記作室）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釋文引韓詩作蓼）。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鸛水鳥將雨則喜喻管叔之樂禍亂也垤蟻塚也喻武庚不過如螻蟻之微也婦以喻輔

弼之人如太公召公是也二公雖知周公之忠而管蔡霍之黨布滿宮掖如果蠃施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成王宮中府中見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孰不畏周公之嚴正而受管叔之術者則二公亦惟有長歎嫌疑之際如後世之迂儒一激即敗矣烏知二公之居心哉洒埽穹室潔治之也我征聿至言周公將歸京也敦團也蓼一堆也瓜苦蓼薪喻無人撩理故荒蕪也三年謂周公居東二年並今時爲三年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爾雅注作騜）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熠燿喻陰蒙已過氣象更新也之子指東國之賢人蓋成王旣迎周公復取羣賢以

自輔也、黃白曰騜、騮白曰駁、親、如書惟朕小子其親迎之親、九十其儀、威儀極盛、書稱我國家禮亦宜之也、爾雅、褵、介也、介與嫁駕同、言親結以勸嫁、翰親爲勸駕也、其新指羣賢其舊謂周公也、

附攷 山東在陝西之東北、河南在陝西之東南、舊說不明地形時勢、以成王往山東迎周公之東山詩、夾入周公往河南東征武庚之破斧詩、夫流言方作、成王亦疑周公、不得王命、周公安敢東征、出天子之師則不可、出魯國之師則成叛逆、周公豈能張空拳以往耶、且所謂勞歸士者、此士卒豈從空而降耶、金縢明言居東、而後人誤以爲東征、明言二年、而後人牽入此詩作三年、一誤于衞氏詩序、再誤于鄭氏以東國爲東都、曹子建詠周公事云待罪居東國、言待罪于周公之國、非待罪于武庚之國、亦非一周公待罪另一周公征武庚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集傳、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周公奉王命征武庚、成功而歸、周人喜之、賦破斧、○此鎬京人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釋文作匡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斨方銊斧也、匡、正也、將、將就可過也、蓋其時武庚擾亂、人心驚懼若不能過、至是而悲喜交集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經文字作訛哀我人斯、亦孔之嘉、錡、應作錡、刀斗也、訛、訛言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讀詩記作掔哀我人斯、亦孔之休、銶、韓云鑿屬、今名抓、掔、保聚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周公既征武庚、東人喜見周公、賦伐柯、○此周公東征時、河南人作、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言伐柯必以斧、取妻必以媒、以比非武庚之亂、不能得見周公、不以亂離爲苦、而以見周公爲幸喜之甚也、

伐文選注作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之子、謂周公、籩豆有踐、
知其文事武備兼之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也、○集傳、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
見之、○周公既平武庚、將歸成周、東人因乍
見而忽離、賦九罭、○此河南人作、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九罭、罛網也、鱒魚名、之子、指周公、衮衣繡裳
蓋周公既平武庚、成王遠錫章服、以昭功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汝下同)信處。

汝、謂周公所宿館人之處、再
宿日信、幸得再見周公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不復將留
相王室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是此處也、以、亦也、西北音以亦相似而通、
言此處亦有衮衣、願以衣公而留之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
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集傳、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
常、故詩人美之、○周人誹管叔而美周公、賦
狼跋、○此成王迎周公歸京、鎬京人作、

狼跋其胡。載疐(說文作躓下同)其尾。公孫(鄭作遜)碩膚。赤舃几几。
狼以比管叔、跋躐也、胡、老狼項下寬皮也、躓
跋尾而跲也、言狼跋其胡以比管叔自踐其
流言、載躓其尾以比管叔自絶其後、公遜周
公避流言、居于東魯也、碩大、膚美也、舄古今
注云以木置履下、几几安詳貌、喻
管叔急行而亂、周公安行而冶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有德之聲
聞也、瑕玷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鹿鳴之什第十六 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小雅

鹿鳴○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集傳此燕饗賓客之詩也○周室行求賢之典凡賢人始至者、歌此以侑宴此後世賓興之始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 鄭作寘 我周行。

呦呦鹿鳴聲苹草名承盛也筐所以盛幣將將意也好猶善也寘置也周行列位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他彫反 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青蒿也昭、章顯也恌薄也敖遨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都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名湛久樂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集傳此勞使臣之詩也○此宴而遣使臣之詩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於危反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 我心傷悲。

騑騑行不止貌周道大道也倭遲長也靡盬不堅固也我代使者之言也

四牡騑騑、嘽嘽 他丹反 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嘽嘽勞敝貌白馬黑鬣日駱遑暇也處寓居也

翩翩者鵻、朱惟反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飛翔貌鵻夫不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駸，楚金反，字林七林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音審

駸駸，馳驟貌。諗，告也，驗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 ○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集傳：此遣使臣之詩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猶煌煌也。華，盛貌。華，草木之華也。高曰原，下曰隰。駪駪，速行貌。懷，私也。言其出使盡忠于君而不及私，美之亦以勉之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如濡，柔而澤也。周，徧也。爰，于也。諏，訪取也。使者采風，故須周徧，不論高下，皆須訪取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如絲，紬繹不已。謀，計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沃若，如水沃之而順也。度，度量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均，不剛柔也。詢，徧問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 ○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集傳：此燕兄弟之樂歌。

常棣之華，鄂不鄭作拊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未詳其形，或曰卽紫荆也。鄂，應作萼，華之未放者。拊，鄂足也。韡韡，鄂多貌。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玉篇作捊矣，兄弟求矣。

喪，失位也。威，可畏也。懷，思念也。原隰，猶言高下也。捊，取也。言有所應取之物，人不肯顧，惟兄弟求之卽至也。

脊令文選注作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乃旦反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鶺鴒，小鳥。況，況味也。言鶺鴒在水，今在原，飛鳴不定，似有急難之狀。人有急難，亦惟恃兄弟相爲解救。每見良朋，況味不過爲我長歎而已。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經史事類作侮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鄭作助

鬩，兒鬭也。于牆，門內也。烝，鄭作塵，久也。無戎，鄭云無相助已者。言兄弟暫失歡而禁外侮，朋友久相好而不能助也。

附攷 外禦其務，朱子集傳引春秋傳作侮，今高頭講章刪去此句，總注直作外侮，假樂君子，集傳引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坊本亦刪之，而注中直作嘉美也，若晦巷

此注爲無根者、又如爰其適歸、引家語作奚而坊本直改爲奚其適歸、不可休息、引吳氏曰韓詩作息、王伯厚以朱子不可休思從韓詩、而顧氏音學五書云、今本思仍作息、疑是朱子未定之本、殆所見亦屬坊本高頭講章未究集傳原本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此言庸人之情、喪亂既平而安寧、至視其兄弟有不如友生之親愛者、豈理也哉、

儐文選注作賓爾籩豆。飲酒之飫。文選注作饇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賓列也、籩豆所以盛殽核、饇區飲也能飲者飲、不能者止也、孺似孺子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韓作耽

翕、合也、耽、並處不厭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趙岐孟子注作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孥妻之從也、究、講求也、圖籌畫也、亶、誠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集傳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丁丁、斫木聲、嚶嚶、鳥鳴聲、幽谷、深谷、黃鶯冬則藏于深谷、春和則出而遷于喬木也、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神聽和平、言有此和氣感孚、則鬼神亦順其所爲、而終得平安之福也、

伐木許許。初學記作滸滸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詩總聞作失下同不來。微我弗顧。

滸滸、鋸木聲、釃、漉也、藇、縮酒之草、羜、羔羊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寧失豈主人有失

禮之處也、微我弗顧、言客得毋不禮我也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咎、客咎主人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阪、側阪也、衍、多餘也、踐、行列也、失德、失歡也、乾餱、餅餌之屬、愆、以此爲過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玉篇作墫墫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湑績斟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士人舞貌迨及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注疏本作六章

天保○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集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爾謂君也單獨也除降也益庶皆獲福衆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進也穀善也罄盡隨所向也維日不足極言降福之多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此俱指受福言之也、

吉蠲讀詩記引韓詩作圭爲饎。是用孝享。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文選注作礿祠烝嘗祭于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圭爲饎造饎印以吉宍形如圭也孝享祭祀也礿祠烝嘗皆祭名君指先王卜與也尸傳神辭也、

附攷 馬氏于公先王傳云、公事也、鄭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音義云、盩直留反、太王父名、疏、祖紺即諸盩、又云、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又鄭以孝享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攷四時之祭、祧祖不與、祧祖所與者、祫祭也、鄭氏就公字立義、且泥魚麗詩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疑此爲文王之祭、先但文王時已尚爲諸侯、安得有先王、文選注祭于先王、應是韓魯詩文、故載以備攷、並推馬傳不敢以公爲先公之意、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弔至也詒貽同民質則不滋生事端坐享太平也徧皆也言皆君之福德也

如月之恆。經史事類作絙音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絙上絃而就盈也升初出也騫傾而將倒也言汝如松柏長茂民皆承其蔭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集傳、此遣戍役之詩、

○此將帥出征而歌以侑宴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作始生也莫難定也玁狁北狄也不遑啓居謂出征之後扃門不能啓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太平御覽作戎未定。靡使歸聘。

柔嫩而可食也烈烈心火之盛也載重也聘問也謂寄言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勁也薇蕨同時而生蕨老而成薪薇老而甚剛故土名金剛藤陽十月也疚病也不來不作生還之想也、

彼爾五經文字作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薾華盛貌常常見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盛貌定安也捷戰勝也古之戰兵戍兵不亂一月三捷此戰兵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唐石經作曰戒。玁狁孔棘。

騤騤分行貌依猶乘也小人軍衆也腓足骨傍車也翼翼整貌象弭以象牙飾弓弭也魚服以魚皮爲弓袋也戒儆也棘棘手難征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藝文類聚說文繫傳同作斯後同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依依垂貌霏霏雨雪貌遲遲心急而覺馬行之遲也渴飢傷悲亦代之言情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序出車勞還率也○集傳此勞還率之詩○宣王命南仲城朔方以禦玁狁詩人美之賦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疏作維其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指南仲也牧郊外也自天子所親承王命也棘急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郊關外之地旐龜蛇旗旄旟見前旆旆飛揚貌憂心悄悄臨事而懼也況益也瘁憔悴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釋文作攘

南仲宣王時大將見帝王世紀城築城也方
朔方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
我南仲自我也赫赫威名
久著也攘逐之出境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黍稷方華夏秋時也載塗滿路
也簡書王所授以平寇之命也
喓喓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指南仲我心則降知其
能武事也薄伐猶言迫逐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訊採信賊也
醜賊之醜類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序杕杜勞還役也○集傳此勞還役之
詩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杕木成行列也睆圓明如目也實杜
梨子也繼嗣接續延長也遑遽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

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葉寒將落貌
征夫可以歸時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
幝幝釋文引韓詩作緩緩音綫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緩緩敝也轂久而寬故謂
之敝也痯痯行不能肆貌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載裝也期逝往時所訂之期恤憂也卜筮家
人見不歸且卜且筮也會言謂所占之言相
同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集傳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此羣臣謝燕之
樂歌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
歌魚麗燕畢而歌故知爲謝燕之樂歌
也若以爲燕享之樂主人
豈有自誇其旨且多者哉
魚麗于罶音柳鱨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罹也罶笱也鱨揚也好游
水面俗名揚葉鱨鯊吹沙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爾雅云鯛疏云鱧魚鱌子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鯉即今鯉魚或云此里俗之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疏云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又述箋云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又云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于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陸氏原文

南有嘉魚○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此賓主獻酬已畢入席重燕兼美賓之詩故末章云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澇

南鎬京之南也嘉美也烝衆也罩魚罩也樂盡歡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竹斷也衎安樂也始有立飲祭拜諸文至是坐燕故安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見樛木可纍甘瓠知旨酒可綏嘉賓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又情誼重疊也以鵻之羣來比嘉賓之羣集而言其情誼重疊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此羣臣受燕而頌禱之樂歌

南山有臺詩稗疏作薹北山有萊樂只春秋注疏作旨下同君

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萊蘺也、旨春秋
疏云、美也、君子指君也、

附攷 詩稗疏、樂只君子、左傳只作旨、凡樂只
皆應同、左傳樂旨君子、杜注諸侯有樂
美之德、疏云、旨美也、蓋聖經在春秋時本作
樂旨君子、毛氏借用只、故樛木詩馬傳鄭箋
俱未釋此字、惟釋文音義云、只是也、蓋根鄭
箋其君子之其字來、又南山有臺箋云、只之
言是也、集傳以只爲語助辭、未知所本、或屬
想當然之說耳、第古人斷無虛譽樂其人卽
祝頌之、與後世諂諛之徒何異、詩稗
疏根據左氏、其理頗長、故述其意、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杞枸杞也、北
方名枸檵、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何通不眉壽。樂
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爾雅云山樗、杻爾雅云檍也、遐豈
有也、眉壽老而生壽眉、卽壽徵也、

南山有枸。音苟北山有楰。藝文類聚作柳樂只君子。遐不
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枸枳椇也、宋玉風賦、枳枸來巢、黃耇、
面黃色如垢、蓋亦壽徵也、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
亡其辭、箋云、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
亡之、

蓼蕭○序、蓼蕭、澤及四海也、○集傳、諸侯朝于
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而飄消貌、蕭荻也、斯語辭、湑厚貌、以蕭
承露、比諸侯承天子之恩也、寫去其鬱也、譽
處可譽
之處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露滋貌、龍變化也、光光輝、皆指
下文德言之、蓋祝其壽而誌其德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同愷弟。同悌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沾濡不去也、壽豈、傳箋疏不
釋其義、太平御覽作壽考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

和鸞韻府聲玉作鑾雝雝。萬福攸同。

濃濃盛多貌。鞗革以革爲鞗也。沖沖、和也。和鑾鈴聲和順也。雝雝從容也。此蓋燕畢而將去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天子以蓼蕭燕諸侯。其異姓者先出。此則留同姓夜宴以盡歡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文選注引韓詩作愔愔下同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盛貌。晞乾也。愔愔、知心貌。天子于同姓諸侯。略分以言情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豐草澤及小民也。宗同宗也。載重也。考、考究也。同姓諸侯既多考其昭穆而齒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在杞棘無物不被也。顯明。允信也。莫不令德。周之子孫。不失其序者多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同愷弟同悌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貌。令儀善儀。美而寓規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集傳。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諸侯敵王所愾。錫彤弓以寵異之。則歌此詩。

彤弓弨五音篇海作弴下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初學記引三禮圖云。彤弓、天子所用。弴、輕貌。讀如剽悍之剽。彤弓不主貫革。言物至輕而典至重也。受言藏之。天子所受于先王以錫有功也。鄭氏以爲受天子所賜。王氏以爲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皆於一朝二字神氣不合。饗之、天子出彤弓以侑燕。賞諸侯之功也。

附攷 集韻弨、弴。說文、弓反也。引詩彤弓弨兮。或作弴。弨又作上聲。釋文尺昭反。弛貌。

字林、充小反。五音篇海、于弨字下不引詩。但云弓弛皃。于弴字下云尺招切。弓弛皃。詩云彤弓弨兮。楊氏書學正韻于照母下注弛弓。于穿母下注弓反也。弴或从票聲未詳。案集韻或作弴者。三家也。根字林充小反作剽音。楊云聲未詳者。知其不同弨音也。韓氏引詩入弴字下者。功令不禁韓詩。故用韓詩也。說文弓反是藏弓。故反縛之。楊氏入穿母同紹音者。以物紹而縛之。蓋天子以弓賜諸侯。亦是封縛示敬。非去弦而弛也。說文、字林、釋文、集韻、五音篇海、書學正韻。俱深思經學之人。故推詳其義。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以安車受之。不敢忽也。右、侑食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
既設一朝醻音道之
櫜韜也醻導飲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
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集傳此亦燕飲
賓客之詩○此天子燕賓興之士也
菁菁文選注引韓詩作蓁蓁下同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
樂且有儀

蓁蓁潤澤貌莪爾雅云莪蘿今一名黃蘿蒿一名胡蘿蒿一名蒿子蘿蒿以喻賢才根本之美也阿山阿也樂且有儀其儀足法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沚水旁之地喻漸受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陵高原也喻漸登進也古者貨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如獲重寶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楊舟以楊木爲舟也載沈載浮喻心之不定休安息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
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
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
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
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
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
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

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
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
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
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
矣

附攷 序以六月宣王北伐也而下接鹿鳴廢
一段似六月以下皆宣王以後之詩者
而常棣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爲周公所作采
薇詩序又以爲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故采
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又若此三詩作于文王時者魚麗詩序云文
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又若此
諸詩作于文武時者朱晦菴于常棣詩注云

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案此皆衞氏雜采諸家、顛倒謬誤、李樗郭所云、小雅之亂而無序、殆不可詰者、願學者細攷之、自見其得失矣、

集傳、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鄭箋作日、下同）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猶㤈㤈也、六月本不應出師、今因玁狁甚熾故也、常服、尋常之服、蓋六月大暑、人不能甲胄、當以常服為簡之師也、王曰出征、以王命出征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物、猶色也、四驪、齊其色也、閑、調也、我服、即常服也、三十里、師行之度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顒、頭大而高也、薄、迫逐也、奏、報也、膚公、大功也、嚴翼、整齊也、共、同也、服、練習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嘗試也、整、安居也、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鎬應作鄗、晉地、方、朔方、即下文太原、相近之地、至于涇陽、烽煙達于涇陽也、織文、非繡畫也、鳥章、鳥隼旗也、白旆、疏云、帛為之、央央、明貌、元戎、大兵車也、啟行、在前鋒度地以居兵衆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安、安置也、輊、俯也、軒、仰也、佶、壯健也、閑、習也、大原、地名、文武、能文能武也、憲、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資暇錄作寒）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燕喜、歸而策勛飲至也、祉、福也、御、圍侍也、寒鼈、涼殽也、張仲、宣王時賢人、

附攷 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氏文選注、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五臣注盡從李氏出、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因注詩曰、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為炰鼈以就毛詩之句、案此可見曹子建用字皆有來歷、三家詩作寒、亦大有理據、故子建用之、蓋鼈無毛不用炰、且連甲炰之、則體醜不可食、去甲又軟不可炰、故韓奕詩炰字、徐作甫九反、字則宜作缹、謂入缶而蒸之也、詩緝亦用此意、周全炰字、第炰與缹究屬音義各別、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應與采薇、出車、杕杜相聯屬、俱美宣王中興之詩、

采芑○序采芑、宣王南征也○集傳、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方叔南征北伐、凱還而燕、歌以勞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菜名、新田、耕二歲之田、菑畝、始耕一歲也、方叔、宣王時大將、涖、臨也、干、楯也、師干之試謂習其踴躍擊刺、路車、戎車也、奭、赤貌、簟茀、以竹簟蔽車、魚服、所以韔弓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鑾同瑲瑲、服其命服、朱芾紱同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高下適中之地、約、束也、軝、車板也、瑲瑲、聲之盛也、朱紱、赤紱、皇、煌煌也、瑲、玉佩聲、葱珩、葱色之珩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韻詩記作鼘鼘振旅闐闐、徒顛反

飛隼戾天、以比師干之捷也、鉦、銅鉦也、鉦人、伐鼓、進則鳴鼓、退則鳴鉦、司之共一人也、陳、疏行也、鞠、旅衆爲踊鞠以習便也、鼘鼘、鼓聲之洪也、振、整也、非收兵之振旅也、闐闐、威武不懈貌、

蠢爾蠻荊、文選注作荊蠻下同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劉歆毀廟議作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蠢、笨也、大邦、天朝也、元、大也、猶、猷同、嘽嘽、安閑也、推推、相續也、威、畏服也、言荊蠻聞其曾伐玁狁、故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集傳意與序同、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攻、治也、同、足力齊也、龐龐、車馬衆行聲貌、東、東都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韓詩作圃草、駕言行狩、

田車、田獵之車、好、善、阜、大也、圃草、即左傳圃田也、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建旐設旄、搏文選注作薄獸于

敖。之子謂王也苗獵也選簡閱也徒從獵之人也囂囂人衆聲薄獸猶言從獸敖地名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奕奕鮮整貌金舄飾皮金于舄即珠履之意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絡繹不絕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疑此錯簡應作既調弓矢射夫既同。經史事類作射矢斯同助我舉柴。說文作掌決若指以鉤弦者拾著臂以助勁者佽序立也調合也柴田獵所得之禽如積薪之多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箇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猗跛也如破矢中物之捷如破竹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蕭蕭馬鳴聲悠悠安閑也徒御不驚習而靜也大庖君庖不盈分之均不多取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征行事也聞令譽也聲叫囂也允信也展誠也大成大德成就集衆善也之子馬融詩傳于第三章指有司言恐不足以當大成之目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〇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〇集傳此亦宣王之詩〇宣王西田于漆沮史臣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說文作既禡既禂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戊剛日也禮外事以剛日禡祭天駟也禱求獲禽也從從獸也羣醜衆獸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五音集韻作麈鹿噳噳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庚亦剛日也差與查同謂省察檢點也同獸多處麈似鹿而大羣鹿隨之噳噳鳴聲

附考 五音篇海口部引詩曰麈鹿噳噳馬傳麌麌衆多也箋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釋文音義又引說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說文从口云羣口相聚則其爲羣鹿之聲可知矣而今本鄭箋麕牡曰麌夫麌爲鹿口及鳴聲鄭氏豈肯以麕牡解之是箋或本

作麕牡曰麌而習詩者誤改箋字故其義不貫也且上二字既作麀鹿牡字于何處生根經文既係麌麌二字鄭豈肯破經字而以一字解之相如上林賦曰沈牛麈麋左太沖蜀都賦剪旄麈埤雅引名苑曰鹿大曰麈羣鹿隨之其字从鹿从主蓋羣鹿之主也箋又曰噳復噳言多也蓋此麈既鳴曰噳彼麈又應聲相聞見麈鹿非一則羣鹿更多故箋云爾又凡獸之牡者多能鳴牝者不多能鳴則噳噳者爲牡獸無疑而鄭箋之意盖可領畧矣五音篇海蓋及見字學舊本留心經學之人深足珍也

瞻彼中原。其祁正義爾雅舊注作麎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後漢書注引韓詩作駓駓騃騃

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中原平地也麎牝麋也孔有大有也駓駓趨貌騃騃行貌羣大羣也友偕行也皆指獸言

悉率左右指諸侯言燕樂也

附攷 傳云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又麕牡曰麌疏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又爾雅疏其牝者名麎詩吉日云其麎孔有是也據孔氏邢氏之疏則鄭箋祁當作麎乃聖經原文毛氏誤作祁鄭氏正之非鄭易聖經之字也又前疏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是孔疏亦覺馬氏作大其說難通應從鄭氏也

既張我弓。既經史事類太平御覽同作又挾我矢。發彼小豝。殪經史事類作登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發發矢中之也登中也北方以射中爲登着田獵一曰乾豆二曰賓客故獵後可延賓酌

醴以爲禮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鴻鴈之什第十八陸氏原文

鴻鴈○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集傳意與序同

鴻鴈于飛。肅肅釋文作翽翽其羽。之子于征。劬韓作數下同勞于野。爰及矜詩攷引齊詩作今人。哀此鰥寡。

翽翽羽聲數勞屢勞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中澤以喻既還而未得安居也于垣反故居也五板爲堵究終也

鴻鴈于五音集韻作羣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嗷嗷哀鳴聲哲人謂王也宣驕顯其驕矜也二章已集中澤矣末章又云哀鳴所謂痛定思痛念昔日之苦則今日之休息彌足感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集傳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周先王勤于政詩人賦以諷宣王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文選注作鸞聲鏘鏘

夜如何設爲詢詞也杜詩數問夜如何本此央中也庭燎庭下設燎以照也君子羣臣也鸞車鈴也鏘鏘車行時鸞聲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禮部韻略

作鑾聲噦噦。艾、蒼白色、謂將曉時也、晣晣、夜漸明也、噦噦、車止時鑾聲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音薰君子至止。言觀其旂。从㫃斤聲叶音芹

煇、火既久熱氣也、

附攷 詩總聞、鄭箋、宣王問早晚之辭、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此當是執事之人、歎夜漏之未盡、而朝臣已集也、此說深有理據、蓋諸侯之旂、安敢至天子殿前、而宣王觀之耶、此詩因古詩有起視夜何其、故相傳于其字作句、否則應從摽有梅其實七兮讀法、以夜如何三字作句、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序、沔水規宣王也、○集傳、此憂亂之詩、○此諷諸侯宜盡忠于王室之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眄通、視也、朝宗于海、喻知所主也、鴥、迅飛貌、隼、鷹隼、擊逐鳥雀者也、載飛載止、不逐小人、如李商隱云、更無鷹隼與高秋也、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恐有亂亦不能免、是不忠而兼不孝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水盛貌、不蹟、不循理之人也、弭、消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經史事類作集于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訛言、流言也、懲、創也、集而不擊、則小人愈肆、敬事後食、則讒不敢興、乃其理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序、鶴鳴、誨宣王也、○集傳、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此諷人君應聽外庭直言、不宜專信小人也、

鶴鳴于于字疑衍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五經文字作厝

鶴、鳥名、皋、山澤交會之地、高高下下者也、蘀、落葉也、厝、礪石也、鶴鳴聲聞、喻直言無隱也、魚、陰象、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是也、小人忽彼忽此、猶魚之在渚在淵也、園檀、下蘀、宮人似乎堅實可信、而中有不實也、君雖以我爲外人而遠之、不知它山之石、亦爲有益、未可輕棄也、

鶴鳴于三國志無于字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穀惡木也擇則埽除穢雜而猶易穀則植之而混檀更須研別也山石攻玉學問不必高出于我能去吾假師吾師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左傳作圻下同)父○序、祈父刺宣王也、○集傳、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畿內之民、怨祈父不修其職、而使民受困、賦祈父、

祈父。予(玉篇及五音篇海作維)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圻父官名爪牙言與王一體內以衛主外足有爲也轉移之也恤憂也

附攷 玉篇引詩維王之爪牙五音篇海同又杜氏春秋傳注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是韓魯或作維杜氏顧氏覺維字義長故從之也鄭氏作予詩人果爲王之爪牙則與王一體矣豈他人所能轉耶且呼圻父而自稱王之爪牙若負氣而挾制圻父者蓋王之爪牙耶後世金吾之流人不能轉之于恤苟奉王命出征乃食祿受役怨王即爲不忠矣若在小民則信陵君猶令獨子歸養圻父不察宜其怨也

祈父。予(應作維)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爪士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誠也不聰聾憒不聞也尸主也古者親老無能養之人亦不令其遠行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集傳、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箕子旣陳疇而去、周人留之不得、賦白駒○任彥升表、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築、藏器屠保、見微箕皆初隱而後仕也、故何元子引鄒氏、直以爲餞箕子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光潔貌白駒殷尙白也縶絆也維繫于綱繩也伊人謂箕子周人愛箕子而不能留故託言此皎皎白駒食我場圃之苗宜縶維終朝庶伊人于此逍遙而不遽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韻府羣玉作穀)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永今夕則愛之更甚矣嘉客周以客禮待箕子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釋文作遯)思。

來思已去而望其重來也公侯時箕子已封也逸豫無期言歸國之後卽不暇逸也愼爾

優游猶云仔細行樂也勉爾遯思箕子云我不顧行遯恐箕子遯不就封故勉之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文選注引韓詩作穹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穹谷深谷言其迹之遠也生芻一束謗其白駒來也如玉品望貴重之至也遐心棄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序黃鳥刺宣王也○集傳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幽王寵褒姒而薄申后并憎申后之弟被憎者怨而賦此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穀惡木也黃鳥非啄粟之禽蓋寓言也穀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鄭作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疏云諸侯有相違背者盟以信之此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背已故云不可與盟也歿疏意即幽王棄薄申后之義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集穀喻枯惡而肆害集桑喻倚桑梓而欺異鄉集栩喻恃詐力而不敦古處皆被憎者指斥之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集傳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幽王黜申后并薄后黨而棄之被棄者怨而賦此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婚下同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樗白樗也今謗以白果比白眼相看婚姻親也言本以大木可蔭庇故就之今乃是蔽芾之樗以比求庇而得此無義之人不足庇而思歸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蓫牛蘈未詳其形言本以爲可食而采之今乃不堪食而宜棄也居久居宿暫宿暫宿而不可得則其薄更甚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葍蔓茅未詳其形舊姻宣王于申伯姻親幽王于申后爲因親作親故曰舊姻新特新來

特異之人謂褒姒也富福也幽王以得褒姒爲享福而不知其非福不過一時之新異耳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序斯干宣王考室也○集傳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鄭作瘉

秩秩行列貌干河干也幽幽深邃貌斯干南山依山臨水也竹苞團聚也松茂不零落也

式法也謂循法也瘉病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續繼也妣太姜也祖太王也百堵綿述太王百堵皆興也西南其戶凡築室之制宜然也居處笑語頌禱之辭

約之閣閣。鄭氏考工注作格格 椓之橐橐。釋文作柝柝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鄭作幠

約束板以盛土受築也格格方整也椓築也柝柝築墻連聲如擊柝也攸除足蔽風雨也攸去不令損壞也攸幠有所覆蔽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釋文引韓詩作朸 如鳥斯革。釋文引韓詩作鞠 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跂翹立也翼張而敬也朸直也鞠韓云翅也翬錦雉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猶蟄蟄光滑貌覺圓滿貌楹柱也噲噲明爽貌正正屋也噦噦曲折貌冥臥室也寧休息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草席也簟竹席也羆熊類虺土虺蛇也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也亦主占夢祥兆也熊羆多力生男之兆虺蛇陰伏生女之兆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詩釋疏又作紱 斯皇。室家君王。

裳今帬也璋章也印璽之類弄璋周晬之禮也喤喤大聲也朱紱小兒以紅帛纏臂也斯如此也皇顯明也室家君王祝其長大成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韓詩作褅說文作禘 載弄

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裼，抱帬不開幅曰者，瓦，績麻所用之物，非，不是也，儀，美名也，酒食是議，習于中饋也，罹，憂也，不遺父母憂，即爲美，不望其他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序，無羊，宣王考牧也。○集傳，此詩言牧
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爾羊來思。埤雅作斯，下同 其角濈濈。釋文作䚡䚡 爾牛來思。
其耳濕濕。始立反

爾雅，牛七尺以上曰犉，䚡䚡，和也、濕濕，馬云，呵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韻會作吪 爾牧來思。
何同荷，下同 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吪，覺也，荷，肩任也，蓑，蓑衣，笠，簦笠，三十，言備物不竭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薪，牧人卧具，蒸，碎草，所以飼者，矜矜兢兢，羊行立之狀也，麾肱，揚手也，升，上宿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
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經史事類作蓁蓁

衆魚，夢魚之多也，旐旟，夢旐變爲旟也，蓁蓁，盛貌、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十三句

詩經逢原卷七

節南山之什第十九 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集傳。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鄭漁仲云。詩明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是君側之人。非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釋文引韓詩作炎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平聲 何用不監。

節。覛也。巖巖。磊立貌。赫赫。勢耀也。師尹。周大師尹氏也。炎。火盛也。斬。斫傷也。監。守覛之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阿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才何反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釋文作噆 莫懲嗟。

猗。阿同。有實其阿。雖稍阿而尚平。無傾側之患也。薦。進也。瘥。差怪也。宏。大也。無嘉。不善也。噆。曾也。懲。懲創也。嗟。嘆聲。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潛夫論作底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猶言何等人。何等物也。均。與鈞同。維。維持也。毗。倚賴也。俾民不迷。使知所趨向也。弔。愍也。空我師。空據我師保之位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鄭作紀 無小人殆。瑣瑣姻亞。經史事類作婭 則無膴仕。禮部韻略作士

問。與聞也。仕。宦情也。弗問弗仕。謂空據師保之位。託言少無宦情也。勿。莫也。君子。王也。式。用也。夷。平也。紀。經理也。言當用平正及能經理之人也。瑣瑣。猶小人也。姻婭。親也。膴。厚也。

昊天不傭。釋文引韓詩作庸 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庸。非常也。鞠。窮也。訩。凶同。窮凶極惡之人也。惠。順也。戾。戾氣也。屆。至也。闋。休息也。夷。平心以聽也。惡怒。民怨也。違。遠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經史事類作醒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式月。猶每月也。上承亂靡有定。下指俾民不寧而言。醒。醉而覺也。夢而醒也。秉。執也。成。成法也。卒。終也。勞。苦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駕四牡。出使也。項。頸也。領。提也。蹙蹙。行不能前貌。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爾雅疏作怡既懌。如相酬矣。

茂盛也、矛如戰鬬也、怡稍喜也、懌甚悅也、言小人之性、喜怒不常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不平、不公平也、覆反也、正射的也、忌家父之正直、反怨之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新論作或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周大夫、王訩、王所庇之訩人也、訛、以言開導之也、家父自言我今作誦以究王訩者、蓋期或悔悟而畜萬邦、非爲己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集傳、此詩亦大夫所作、○幽王之時、小人比周謠詠以致亂、賢者苦之、賦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說文作譌下同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正月、卽自古相仍之正月、春秋春王正月是也、正月有霜不爲灾、繁霜則非所宜矣、譌言不實之言也、京京、猶兢兢、癙、疾名、蓋人陰憂逆氣所致也、痒、延也、

附考 傳云、正月、夏之四月、箋云、建巳之月、魏了翁正朔考云、先儒謂七月一詩、皆以夏正爲斷、愚則曰、非特七月一詩也、凡詩篇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皆夏正也、非特詩諸篇也、凡易書周官春秋左氏所書之月、亦皆夏正也、案魏氏正朔考、所論極爲精當不易、蓋商周改正朔、乃改朝賀之日、非改春夏秋冬、及二十四氣也、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周用夏正也、左傳春王周正月、亦見周之正月、在春之寅月、不在冬之子月也、如諸說欲移周正月作夏四月、不如正朔考之確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爾雅疏作瘐瘐是以有侮。

父母生我、史記所云、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瘉、病也、莠言、草率之言也、瘐瘐、病甚也、言小人見其憂、故意戲侮之、以爲笑樂也、

憂心惸惸。念詩總聞作今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專一之貌、無祿、貧也、于何從祿、古者公卿有田祿、家臣器具不假、今爲勢力所兼并、我則且不得食也、夫愛其人者、愛及烏屋、今我之臣僕、汝獨不推烏屋之愛、而兼并之耶、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以喩林林之民也、薪蒸、謂刈之也、夢夢不明也、言瞻彼中林、則刈如草菅而不顧、人如是之殆、天乃夢夢不分善惡、則固有定數矣、天定無不勝人也、上帝究誰憎而爲此耶、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

故老。訊釋文作訙應从言丸聲意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訙與頑同聲戲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玩箋中侮慢字則訙字與骫骹之骫同義予聖自足不問人也烏翼左掩右雄右掩左雌惟烏翼純黑雌雄一時難別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說文作趚音義同縮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春秋繁露作迹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說文作蜥

局俯貌趚謹行貌倫次序也有迹信而有徵也虺土虺蛇也蜴蜥蜴四脚蛇也

瞻彼阪田。有菀經史事類作苑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阪田也菀曲貌特以曲而顯也扤阢也克勝也言阪田之以菀而特出天之曲折扤我有如不勝者亦如菀特之有定數也彼指王也執縶通謂羈絆也仇仇拘攣貌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經史事類作陽寧漢書作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音血之。

結之不解也正長也厲醜惡也燎庭燎也陽光明也能爾也褒姒王嬖妾烕倏忽移置也不肯自滅其燎而令褒姒烕周輕重倒置也

附攷

史記厲王末年發龍漦童女遭之計其時童女不過六七歲及厲王在彘十四年則童女之孕正二十歲及笄也宣王初夫婦有粥檿弧箕服者王命執之而逃適此遭龍漦之女生女以爲不祥而棄之逃者夫婦聞其哭而收之則始生也及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三年王入後宮織室褒人有罪入褒姒于織室贖罪幽王見褒姒時褒姒已年近五十歲矣以褒姒之美斷無五十歲不嫁之理即處女至五十歲始嫁恐亦難于生子則史記以伯服爲幽王所生者誤也左傳云攜王奸命則伯服乃褒姒前夫之子攜帶而來者若以爲幽王所生則幽王三年幸褒姒四年生伯服十一年而幽王死于驪山其時伯服不過七八歲耳安能奸命而即王位此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終止也終其永懷不肯遠慮也窘束手也又窘陰雨必有近憂也輔防車之木輸車傾而失物也將請也伯行路之人求其助力故尊稱之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員懸也屢顧爾僕長察之也踰險不意所謂入險而脫必有敗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魚以喻民炤分明也言民畏上之見其情猶魚畏人之見其形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釋文作員
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洽比、聯絡也、員、周旋也、
佌佌說文作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後漢書作速速方穀
民今之無祿。天夭後漢書注作夭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
惸獨。
佌佌、軟熟貌、有屋、安居也、速速、小斟貌、方穀、飽食也、夭妖通、喻褒姒、椓啄通、害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〇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〇賢

者嫉羣小、比褒姒以召亂、賦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十月、夏正十月也、交、十一月初一、尚屬十月節氣也、朔月、告朔之月、周建子、爲天正、于十一月稱朔月也、按尚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傳以爲即牧誓戊午渡河日也、其年正月朔日辛卯、筭至幽王六年十月初一辛卯日食、魏了翁正朔考不誤、日月食之故、天清空一氣、而有九道、所謂行也、日一日一周天、行之過速、則越乎道、而附于積氣、而食焉、及不能進、而陽氣繫之者衆、以此漸退、仍入于道、而復舊焉、月行較日稍遲、過遲則亦越乎道、而附于積氣、及不能留、而陰氣繫之者衆、以次漸進、仍入于道、而復舊焉、如下章所云不

用其行也、醜、國家之恥也、人之于天、形雖隔絕、而氣則相通、人君政治得中、于陰陽之氣不戾、則無日食之咎、故以此爲甚醜也、微、日月被食而光少也、哀、可憐也、
附攷 漢書劉向傳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學齋佔畢、魏了翁正朔考、俱作朔月、王雪山、呂東萊朱子集傳、李黃集解、俱作朔日、惟嚴氏詩緝作朔月、何元子作朔月、疏云、朔月辛卯之日、又云、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據正朔考云、是周八朔月也、故日朔月辛卯、學齋佔畢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也、是宋時之本、已有不同矣、今注疏諸本、或作朔月、或作朔日、蔡聞之先生古文雅正詳辨之矣、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所常行之道也、月、有臣象妻象、故被食不足爲過、日爲君象、故被食、當省其故也、
爗爗李黃集解及集韻作熠熠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
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
憯釋文作慘莫懲。
熠熠、電光貌、震、雷也、不寧、不安也、不令、不善也、沸騰、如沸而騰、湧也、山頂曰冢、岸爲谷、谷爲陵、變易之象也、慘傷山川之壞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側留反
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三家拾遺魯詩作閻妻煽方熾

皇父當時之卿士、柄政者也、番、司徒名、家伯冢宰名、仲允膳夫名、聚子內史名、蹶趣馬名、楀師氏名、閻妻七子之妻、皆倚閨門之勢、煽交通宮掖、方鼓其熾焰、所謂女謁行也、

抑韓詩作噫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釋文作臧禮則然矣。

噫嗟歎聲、不時、不知農時也、禮則然矣、皇父假托之詞、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所封之邑、三有事、大夫也、亶、但也、侯、維也、多藏、富也、憖、勉強也、一老謂三事之足以爲王治事者、徂、往也、居徂向、往居于向也、

黽勉前漢書引作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嗸嗸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音撙沓背憎。職競由人。

密勿、密謀勿洩也、嗸嗸、讒人妄怨貌、噂沓、口面承順也、背憎、背後卽厭惡正人也、競、爭爲此態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釋文作悔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毛詩指說作不敢効我友自逸上無我字

悠悠、長也、悔、悔氣也、羨、有餘也、憂、不足也、徹、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集傳、此詩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東遷之後、暬御之臣、憫王室之弱而作此詩、○王魯齋曰、篇首當添雨無其極二句、

附攷 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又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

大夫刺幽王也、太平御覽詩總聞、晁璞、俱作雨無正、攷此詩之誤、抬得不全、韓序點破正大夫之正字、屬上句、形迹宛然、小序及箋則傳會之耳、此詩前二章、俱十句、疑經師脫落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以小旻章首句及弗慮弗圖添入、盡此詩首章、皆仰天而歎之辭、並無刺厲王幽王之意、箋、王旣不駿昊天之德、倒提經文、落空說、已屬費解、以弗慮弗圖屬天說、上天豈可謂其弗慮弗圖、又云、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得罪、厲王幽王、果能使有罪伏辜、則桀夷、公號石父之徒、伏辜何至于亂、蓋有雨無二句、則饑饉字有根、不夾入旻天二句、則不駿句直貫末句、願好學者平心靜氣參之、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董氏引韓詩作薰胥以痡

無其極久雨也浩浩廣大貌昊天上帝也駿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令久雨絕民之生故曰不駿其德喪凶喪疫厲也爾雅夏爲昊天秋爲旻天經舊云旻天疾威因小旻而誤也舍除也伏其辜謂讒諂巧從之人已罹殺戮足蔽其辜也薰胥以痡韓云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有罪之人牽連無罪者玉石俱焚也

周宗左傳作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宗周杜氏云周舊爲天下所宗也滅此象已息也止戾猶底止也正大夫六官之長離居

詩經逢原 小雅 卷七 十二

或亡或出不在位也勩勞也三事大夫卽三有事也式用也覆倒也言望諸人出力善以定禍亂倒反爲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辟言不信謂祝史竭誠祈禱天不肯信而仍降之災也行邁長往也臻至也凡百君子三事邦君諸人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讀詩記作慘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成謂已成兵端也飢成已成饑饉也兵端已成而不能退師饑饉又成而不能進無所

謂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也暬御近侍也慘慘憂勞也訊應作誶嚴厲也譖應作讃聽言則答口給也讃言則退唯諾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音翠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春秋釋文作卑躬處休。

出驕言也西北責人驕言曰出卑躬處休僞爲卑牧以求安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仕事也棘棘手也殆危也言其時治事之難云在此之人皆勞罷不可使則天子怒矣云何人可使則明知朋友之瘁而故使之爲所怨矣

詩經逢原 小雅 卷七 十三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爾有車馬徂向諸人也王都東都也未有室家託辭爲貧不中徙也鼠思如鼠之遲泣血泣如血下皆小人之狡智急淚也無言不疾僞爲自恨無室家也誰從作爾室責其遷向而不肯遷近王都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集傳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賢

者歎王不能擇善而從故賦此詩、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同猷下同）回遹（同聿）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敷延布也猶猷同蓄于內曰謀行于外曰猷回曲旋也遹邪也回遹曲折不正也沮止也斯沮猶言罷休也覆反也邛窮也甚不佳也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集也交口如是不臧則從也訿訿毀也吹毛求疵孔臧則違也具俱也底止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龜卜之也國有大事則卜從某人之言吉否今鬼神厭惡小人故不肯告猷也集韓詩作就不敢執咎無任事之人也匪行邁謀謂未與行長路之人謀之彼既未經此道安能得其要領而準以行耶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先民古聖賢也程法也大猶古人之大法也經以為經而傍之行也道謀與行道者謀之彼豈暇審其是否耶潰敗也散也言斷無有不敢其成功者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韓詩作腜音畝）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謂初謀東遷也腜厚集也艾乂同淪陷沒也胥相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暴虎空手搏虎馮河空手揭河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集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此幽

王時之詩鄭以為刺厲王未確○讀詩記引釋文作菀彼鳴鳩

附攷 左傳昭公元年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又國語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韋昭注云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宋庠音釋云宛詩作菀令尹子圍妄自尊大故賦大雅之明明在下而詩篇實不名大明孔晁注逸周書云明明詩篇名趙孟故為謙虛謹飭故賦小雅之宛彼鳴鳩而詩篇實不名小宛故宋庠所以見之詩作菀左氏欲形容二人之驕與謙故以大小對言之經師就春秋傳移文改目以取信于人非必聖經原文也蘇氏過信舊說遂疑詩有大宛而孔子刪之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此正昔人所歎寧道孔聖誤諱言服鄭非者矣疏又傳會之曰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

狹小宛然、于宛字生鑽一穴、繫上小宗亦顯然矣、況鶻鵰非小鳥乎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莵、翩飛貌、鳴鳩、爽鳩也、高飛則鳴、翰、翼也、戾、飛之奮也、先人、應作先民、唐人避諱而改之也、明發、將曙也、二人、王雪山以爲宣王宣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文選注鄭箋同作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聖、及于聖也、溫、不兢、克、自持、飲雖無量而不及亂也、富、長也、醉而不醒、長日如此也、各敬爾儀、相戒、飲不可失儀也天命不又、猶言大福不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博物志作之子。螺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中原、平原之地也、菽、大豆也、螟蛉、草木上蟲如小蠶者、螺贏、小青蜂也、負、抱也、螟蛉時螟蛉曲尾加螺贏之背、有如負也、式、使也、穀、善也、揚子法言、螺贏負螟蛉入穴、祝之曰、類我類我、七日而化爲其子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北堂書鈔作無忝所生

題、應作睇、視也、脊令、水鳥、載飛載鳴、以喻事宜兼爲也、邁征皆向上往前之意、夙興夜寐勤也、忝、愧辱也、無忝所生、同父母之人、當共勉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釋文引韓詩作哀我疹寡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太平御覽作握粟出白自作能穀

交交、飛而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淮南子、桑扈不啄粟、今云啄粟、猶雀有角、鼠有牙、宛而獄之也、鄭氏曰、竊脂肉食、率、循也、疹、苦也、犴、鄉亭之繫也、握粟、即上云桑扈所啄之粟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溫溫、和氣也、恭人、恭敬自持也、集木、恐墜也、臨谷履冰、恐陷也、此皆兼戒勉之辭、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集傳、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幽王太子宜臼、避居于申、其傅爲之賦小弁、○漢書作小卞、是古無盤音也、既無盤音、則恐其混于頍弁、而別之爲小弁也、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昂首貌、鸒、鴨居也、一名慈鵶、性能反哺、以比宜臼本孝也、斯、語辭、歸飛、歸其所宿之地也、提提、力飛貌、我、傅代太子自我也、罹、離也、辜、微有罪故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太平御覽作禱假後漢書注作寤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不敢行也。周道大道也。鞫盡也。託言茂草難行，故踧踧于周道也。惄焉如禱，如求神然，恐不能貸已之過也。用老，人多憂則易老也。疢頭重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羅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梓木名。必恭敬止，讒者必以不敬父母爲辭，故明之也。瞻仰藉也。依內恃也。屬連也。毛皮毛。羅麗也。辰時也。猶言命也。

菀經史事類作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千罪反者淵。萑葦韓詩外傳作萑淠淠。孚計反又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菀不直貌。彼柳喻彼小人也。斯語助辭。蜩蟬也。嘒嘒蟬聲也。漼淵深貌。萑小爵也。萑葦萑棲于葦也。淠淠軟弱之貌。菀柳鳴蜩喻小人受美蔭而鳴得意。漼淵萑葦喻已臨深不安。舟流無人操舟喻任其飄泊也。屆至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釋文作跂跂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說文作瘣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奔以喻被逐。跂跂奔貌。雊雉鳴也。求其雌時申后亦被廢，欲幽王念申后并念其子也。瘣木瘻漏也。疾用無枝，因疾則無枝，諷王不宜憔悴其枝葉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五經文字作兟音辛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九經字樣作殣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看也。投兔兔急而自投也。兟心若不忍貌。殣埋也。君子指幽王。秉心立意也。隕落也。既隕不知不覺已落也。

附攷　五經文字儿部兟色巾反，見詩，今毛詩中無此字，各字書亦遺失此字。徐騎省昆仲博極羣書，留心字學，經學亦未嘗論及此字。第張參大儒，當時奉敕定五經文字，以

許氏說文、陸氏釋文、石經、韓詩諸書參互攷訂，擇善而從，斷無謬誤。其故在後人用隸省，箋疏只作尚或先之，不復深求義理，亦不論韻之合否，又遭李陽冰改竄說文，石經、韓詩非功令所行，漸至淪亡，而聖經之字一跌不能復舊矣。鄭箋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集傳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此皆就隸省之字而曲爲之解。鄭說固不免虞人之逐譯，兔非家畜，安得知人心而投人。或以飛鳥依人爲比，然此依人之鳥亦鷹隼家畜之禽，非野鳥依人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醻壽酒也。字从壽酒省。讒言之入，如壽酒至則受也。惠順也。不惠以我爲逆也。舒從容也。

究尋其究竟也捇牽而仆之也抴曳離也有罪謂伯服乃他人之子異姓亂宗左傳所謂攜王是也、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屬垣竊聽也言高莫如山深莫如泉以見君子不可淺近發言小人將竊聽而行譖也逝梁發笱諷王須留後也因歎王不能覩我之身豈暇恤我之後乎所謂怨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集傳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

于天、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同徂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唐石經作憮音呼下同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音泰憮。予慎無辜。

父母徂在天之靈同已徃之父母也亂禍患也憮不分晰也威可畏愼眞也、

附攷 傳云憮大也箋云憮敖也于亂如此憮句俱爲無礙至下句昊天太大昊天太敖則成語病矣攷唐石經二憮字俱從巾旁不从忄旁又禮部韻畧引詩亂如此憮又遂憮大東又韻會于憮字下引詩云昊天太憮俱从巾旁蓋巾旁則有掩覆之義从忄旁則成論語孟子憮然之憮所當辨也、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釋文引韓詩作減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辭呂反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譖也減稍少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爲善修福也遄已早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緇衣疏云皇本作躬維王之邛。

盟與小人盟也小人欲固結其君則每于醉飽歡娛之際乞憐而盟詛焉君如信之則後遂持盟恃質而無所忌憚矣長久也盜以喻小人暴忽然也維王之邛實使王受其病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讀詩記引韓詩作趯趯音剔毚釋文士咸反兔。遇犬獲之。

奕奕光大貌秩秩有序也莫髣髴酌定也忖細思也趯趯跳行也毚急而亂行貌、

荏染經史事類說文繫傳禮部韻畧並作苒音冉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苒柔而不能斷以比小人佞而軟熟也此君子指王也樹種也以比使小人立于君側也行言所用之讒言也數計其某時入某言也蛇蛇直言無隱之貌碩大也如簧宛轉聳

聽也言直言無隱方可出諸只如簧之巧豈不愧乎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釋文作湄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何人若不知其人。鄙之也。斯語辭。拳。藝也。勇。勇力也。職。主也。階。梯也。微。骭瘍也。尰。腫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附攷 巧言詩當作五章。何人斯當作九章。今分章如此者。以詩序有暴公蘇公字。傳詩者誤以序屬維暴之云章。遂釐出居河之麋章屬巧言章。其實巧言之篇目在末章。何人斯篇目在首章。凡詩題不取首章即取末章字。其從中間數章取題皆誤也。杜氏注左傳以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卒章。爲彼何人斯。誤也。獻公于孫文子甯惠子孫蒯。初本無嫌隙。故先以召食而不與。二子食戲之後。又與孫蒯飲酒而戲以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故定姜曰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茂之謂輕忽孫甯也。衛獻公本屬戲謔無恒之人。以戲孫氏爲取樂。非知其欲爲亂而激之。又不備之也。又爲猶將多二句與巧言詩通章毫無關會。與何人斯章亦毫無關會。疑後人移章之後。增此二句以例巧言八句之數。故連用二何字作韻。又突作五字句。湊泊之跡宛然。

何人斯。○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高誘淮南子注。暴桓公。蘇信公。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集傳意與序同。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艱作僞心勞也。我蘇公自我也。逝過也。梁橋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句今云不我可。

二人。已及暴公也。從行。隨王以行也。唁。弔失位也。始者不如。暴公初自謂不如蘇公也。不我可。猶言我不可也。皆暴公之言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聲。呼聲也。呵殿之人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忽然風也。攪。擾亂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箋疏俱作一下同者之來。云何其盱。

亦。猶也。脂爾車。待以客禮。少休而去也。盱。張目貌。言汝若一來。何至使我張目而望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釋文引韓詩作施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施弛同，釋也。祇，敬也。言能一來啻弔故舊，豈不使我敬汝乎、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經史事類作私

伯仲，兄弟也。壎篪，二樂器，奏樂則壎倡而篪和，以喻朋友兄弟不宜參差也。貫，連穿也。諒，體諒也。三物，鷄犬豕也。詛，使行誓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藝文類聚作測 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巽中謂之鬼箭。靦，慙愧貌。反側，反覆不定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集傳、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寺人有正直而被讒者、作此詩、

萋七西反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萋斐，小文貌。貝，螺鈿也。工人璞爲玩器，有似織成之錦者，以喻讒言湊集工巧也、

哆昌者反兮侈音齒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張口貌。侈，拖舌貌。南箕，言小人之在君側，敢行其讒，猶南箕之在天上，敢逞其舌也。適往也。加下所云咠咠幡幡也、

緝緝咠說文作咠，从口耳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咠咠，口耳語也，與刺刺同。翩翩，往來輕薄貌、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

捷捷，利口也。幡幡，反覆遷就貌、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即萋斐之人。好好，安逸也。勞人，即被譖之人。草草，憂勞也。視，鑒也，鑒其惡而誅之也。矜，憐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投，舉而投之也。畀，與也。不食，其肉臭也。有北，陰地也。不受，人世不容此不肖之人，陰地亦不容此不肖之鬼也。投畀有昊，惟天誅之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後漢書注作巷伯 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猗，依也。畝丘，高丘如畝之平。巷伯，永巷之官。敬而聽之，欲邪人之改過，正人之防患也、

附攷 後漢書宦者列傳贊、況乃巷職、注、引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劉敞云、詩名巷伯、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是此詩之所以名巷伯、以詩中有巷伯二字也、若無此二字、則巷伯篇名、奚自而立、鄭箋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疑古本毛詩與鄭氏所箋本異、蓋古毛詩如郭忠恕汗簡夏竦四聲韻所載與楷書本異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谷風之什第二十 陸氏原文

谷風○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集傳、此朋友相怨之詩、○此怨王棄舊之詩、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汝下同 將安將樂。音洛 女轉棄予。

習習、解見前、風雨恐懼、以喩屯蹇之時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頹、風之焚輪者、謂如火之焚、如輪之轉、風之極暴者、寘予于懷、相保無恐也、遺、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平聲

維山崔嵬、喩君無恙也、草死木萎、喩臣民離亂、死亡略盡也、此必幽平之際、有此境象耳、大德、扶立之勛、小怨、辭氣禮貌之失、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集傳、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此詩疑幽王已死、太子之傳、諷宜臼而作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飄蕭欲長貌、莪、爾雅云、蘿、雲南名蒿子蘿蒿、初生與蒿始生相似、莪則長養其本根、

蒿則飄零于異地、以比始生似可養親報本、今乃飄零在外、不能報本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爾雅云、牡蔚、亦蒿之類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小罍大、缾之酒皆罍所益、猶親皆子所養、今親不幸、子之恥也、鮮、少也、謂無兄弟也、既無兄弟養親、已又不能養、故生不如死也、怙、賴也、恃、負也、銜、含也、恤、憂也、出入、自孝子度父母之心言之、言已出則父母含憂望已、入則不見至、已之怙恃者父母、而父母反不能得已之力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鞠躬而抱也拊拊其背懼寒㬉也畜徐養也長養而長也育教而兼養也顧廻顧復叮嚀也腹肝腸相繫念也昊廣大貌罔極不能盡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阨

南山烈烈喻申侯急迫飄風喻西戎忽然而來發發不停留也害阨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整肅貌弗弗屢吹貌卒終也不卒不能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集傳意與序同○王魯齋曰大東當曰小東若以小東爲題則有饛簋飧當爲第二章矣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滿貌簋椀也夕食曰飧捄不直也棘匕以棗木爲匕箸也砥平也潸涕下貌

小東大東杼柚經史事類作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釋文引韓詩作嬥嬥音挑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小東大東鄭箋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不作小國言者譚大夫爲小國告病不爲齊魯大國告困也

附攷 小東大東不取句首小東二字爲目而以下二字爲篇目者經師改聖經爲大東小東故取大東爲篇目初學記引毛詩曰大東小東此經師改經改篇目之確據也後世但遵用經師之篇目而仍依聖經作小東大東者以鄭箋小也大也小字在前大字在次傳經者不敢改箋故仍作小東大東也王魯齋用魯詩故云大東當曰小東若以小東爲題則有饛簋飧當爲第二章矣但不獨以小東爲題有饛章當爲第二章即以大東爲題有饛章亦應在第二章蓋詩非取首章字即取末章字爲篇目無在中間攫字作篇目之理且有饛簋飧有冽氿泉文勢順下不必中間夾小東大東章也

有冽氿音軌泉無浸穫爾雅釋文作穫通作樺下同薪契契苦計反徐苦結反寤歎哀我憚釋文作癉下同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寒意側出曰氿泉穫木名契契氣恨而歎息之聲癉勞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詩攷引韓詩作采采衣服舟鄭樵引朱育集字作周鄭箋同人之子熊羆是裘鄭作求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東人之子諸侯之子也職勞職事勞苦也來謂迎而慰撫之也西人之子京師之人也采

采華飾貌。周人之子、亦京師之人也。求、徵求也。私人、非出于公舉者。百僚是試、爵賞濫及匪人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太平御覽作絹絹〕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絹絹長貌。佩、如我紱子佩之佩。璲、逸齋云、或以絲作繸。漢、天河也。跂、隅列貌。織女、星名。襄、穿也。來回不定、共七次也。

附攷 詩稗疏引崔豹古今注曰、繸者、古佩繸也。佩綬相迎、故曰繸。許慎之所謂綬維也。長三尺、與綬同采。然則璲者、綬下之維、以綴佩、用絲爲之、故曰鞙鞙、不以其長也。說文無璲字、其字作繸。董巴輿服志、戰國解去綬佩、留其絲繸、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徐廣注曰、今名繸爲繸、則繸爲綬維無疑。而青州貢絲、則固爲譚之職貢也。案此則後人借璲爲繸無疑。若玉也、安得以長短言之。且于杼軸織女字少關照。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經史事類太平御覽並作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尚書乃賡歌疏作賡〕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報章、爲文章以報我也。睆、星明貌。牽牛、一名黃姑、一名牛郎星。啟明、日將出而此星先明、故曰啟明。賡、續也。日既入而此星常能續日之光、故曰長賡。捄、萊同。畢星、萊聚行行列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徐府佐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玉篇作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星恒在南方、斗星恒在北方。箕不可以簸揚、斗不可以挹酒漿、以喻大臣尸位、無益于人。我雖苦而不能援也。吸、縮也。縮舌不敢言也。西柄之揭、以斗口向東而徵求也。春時斗柄東指、此云西柄之揭、蓋秋夜夜行所見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〇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〇集傳、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四月六月、卽夏正之四月六月。徂、往也。四月至六月、爲日最長、有憂者尤覺難度。人、外人也。非外人可比、胡忍坐視不救乎。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文選注引韓詩作斯莫〕爰〔家語作奚〕其適歸。

淒淒、蒼涼貌。腓、韓云變也。亂離、荒亂流離也。莫、未定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附攷 此章疑爲衍文、似蓼莪詩中南山烈烈一章誤入、故蓼莪詩民莫不穀、箋與此相同。玩此詩上章百卉具腓、與下章山有嘉卉、脈絡相承。此章于上下文不甚聯合。箋曰、烈烈猶栗烈也。古人稱冬日可愛、栗烈義亦不甚確、學者細詳之。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嘉卉美果也殘賊、猶殘疾也尤過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遘同遇也禍憂患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滔滔水順流貌紀綱紀也有知有其人而恤之也

匪鶉釋文作鷻音團今詩借用鶉鶉之鶉音淳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鷻鵰也鳶鷹也此言已無所逃其苦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枸杞也北方名枸檵桋赤楝也一名黃楝樹、一名楷其芽可案茶酒名曰黃楝芽蕨薇杞桋雖可食然皆野菜極言民間之貧苦也維以告哀亦杼軸其空之意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集傳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偕偕清剛强立之貌士子使臣自謂憂我父母謂父母記念之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徧也滿也率盡也濱猶邊也大夫指執政之人不均、因其賢而長使之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馬壯貌傍傍急貌嘉美也鮮選擇也將行也方將謂能行也旅膂同剛强也旅力方剛謂中年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左傳作憔悴事國。或息偃在牀。

或不已于行。

燕燕逸樂貌居息休息也息偃在牀逸之至不已于行勞之至也此以下皆言役使之不均也

或不知叫釋文作嘂叫本字號。或慘慘釋文作懆懆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不知叫號人之疾痛不知也懆懆劬勞已之疾苦難顧也棲遲偃仰得自如也鞅掌勞于王事不得自由也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湛樂飲酒湛樂而又得飲酒也慘慘畏咎慘慘而又須畏咎也風議議論風生而安逸也靡事不爲事事須親歷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萇子欲强王室詩人以其知小而謀大故諷之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疷音學五書作疧兮。

將扶而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祗但也自塵牛馬既多塵及于扶車之人也疧同瘽言事多而有不分明之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沈古頃反

冥冥昏晦也熲耿同憂不能寐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釋文作壅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平聲兮。

雍壅也謂塵蔽人也重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集傳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厲王流于彘芮良夫從行旣久念周召二公之作。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征行也徂往也艽野獸蓐荒野之地淮南子野彘有艽莇王流于彘故以爲言也二月亦以夏正言之初吉朔日也載再也離罹也毒患害也共人周公召公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故稱爲共人彼共人周召在都也鄭氏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成康之後

惟宣王爲賢君涕零如雨周公召公必剀切以厲王相託付感于知己不覺涕零非受苦思家而涕也古人有言死節易保孤難周召及芮良夫俱厲王至戚世臣周召保全宣王賢主易芮良夫保全厲王闇主難周召以保全故主不肆虐不傷生非芮良夫不能士爲知己死此忠臣義士灑血涙而不辭者也罪罟法網也蓋厲王暴虐如故榮夷公之屬尚在彘故法網密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暮下同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釋文作癉我不暇。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庶衆也蓋榮夷公之屬但能言利不能理事故賢者之事甚衆也癉我不能

瞑勞極不能息也。睠睠，殷勤之貌。此譴怒厲王之譴怒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傳作燠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同慼 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燠，煖也。慼，多而縈也。顯顯，頻也。興言出宿，託言欲歸覩共人也。此反覆亦指榮夷公之屬。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音汝

嗟，歎辭。君子，指周公召公諸人。靖，盡力也。或曰靖，宣王名。芮良夫于宣王至戚尊行，故質而直呼其名。共爾位，協和以理也。以，與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介，韓詩外傳作分

景，大也。

附攷 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曰靖共，曰待，曰賢者之君，其為厲王在彘，宣王未即位之時可知矣。如序言，大夫悔仕于亂世，夫君子之仕，逢其盛則為皋夔，際其衰則為龍比，身為大夫，受國厚恩，而曰悔仕，豈非害義之甚乎。集傳但以二月西征，歲暮而未得歸釋之，夫不能歸家度歲，遂至涕零如雨，亦茸極矣，聖人肯錄之耶。外傳作分爾景福，亦深有義理。蓋厲王宣王俱在，若盡歸功于周召二公，于心亦不安也。論其時勢，周召二公事宣王，賢主易；芮良夫事厲王，闇主難。榮夷公之屬尚在，厲王之所安也，能調停承順，使厲王不肆虐，不傷生，至十四年之久而善終，其境有難于皋夔龍比者矣。潛德之幽光，烏可掩哉。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 ○序：鼓鐘，刺幽王也。○集傳：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昭王鼓鐘淮水之上，詩人諷之。

鼓鐘將將，文選注作鏘鏘 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鏘鏘，作樂聲。湯湯，水流貌。且傷，且將傷也。淑人君子，俱指周先哲王。允，信也。懷允不忘，懷其信實，不忘國家之政治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戶皆反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鐘簴聲。湝湝，水盛聲。且悲，且將悲也。蓋樂極生悲，理所必有。其後昭王由此而適楚，有膠舟之變也。蓋明者見于未然，否則作樂固無所謂悲傷也。回，邪也。

鼓鐘伐鼛，叶鳩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說文作怞，音抽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鼓名。許氏說文从鼓咎聲。淮有三洲，水落而見洲，為時之久也。怞，憂不絕也。猶，鄭作瘉。

病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音能。三家多鞸任朱離句以籥不僭。與晉同七心反

欽欽猶欽欽、鼛鼛厭其聲也、雅常用之樂、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馬融詩傳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是毛詩亦有此句、而鄭氏刪之也、否則傳之所注爲贅矣、先儒或以雅爲二雅、南爲二南、但二雅二南用之燕享、所謂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周之太師無故而藏其樂器、從王出遊、悉太師及樂官俱不能從、且如雅中白駒留賢、南中關雎諸詩求賢、聽者必朝服臨之而不敢褻、豈衰周之王所樂聞耶、晉何也、言不見其有何佳處、不足樂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此述祭祀而頌禱之詩、此詩以爲刺幽王者固非、但詩有萬壽君婦字、必非公卿之詩、且宗廟用樂章、惟天子所獨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楚楚草盛貌、茨蒺藜也、抽拔其根也、與與實垂貌、翼翼如翼之張、言盛也、庾倉之餘屋也、妥安神也、侑勸神食也、介謂夾而進也、景明也、謂享昭明之福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烹同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爾雅作閍音崩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絜叀也、肆陳設也、將扶也、閍門祭也、皇暀也、迎神而如在也、神保、尸僕也、尸須護持、故曰神保、詩總聞曰、神保、尸之贊相也、饗亦食也、少儀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蓋當祭之時、神保接受飲食以達尸、又代尸傳命、酬賓錫福、祭畢、神保扶尸出廟門、諸祭者送尸之後、神

保即歸、不暇食饗、故及未祭而饗之、孝孫主祭之人也、慶喜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沈徒洛反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執爨、司火也、踖踖、靜也、君婦、主祭之婦、莫莫不言而治也、庶、衆也、爲賓爲客、如某豆爲某賓客而設、蓋各投賓客之所好也、獻、獻神也、醻、醻賓也、古者祀先祖而設尸、則必有賓客便與尸酬酢、故賓客獻飲食于尸、尸亦獻飲食于賓客、酬賓則神保代之行爵也、度、度量其不誤也、獲、得神人之歡心也、格、感也、尸不言、神保代尸言、故云報以介福、而以萬壽爲酢于主祭之人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文選注引韓詩作馥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敬也、式用也、莫無也、愆過也、工祝善于祝者、賚予也、徂賚孝孫、如今飲福酒受福胙之類也、馥芬也、孝祀明德之馨香也、神嗜飲食、因孝祀馥芬也、卜予也、幾機同、式法也、百福之來、如機之始動而未已、如式之一定而不移也、齊一齊也、稷卽同速也、匡不使踰、勑不令返、極中和之福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宋書禮志作鐘鼓北堂書鈔同送尸。神保

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徂位、孝孫就其行禮之位也、神保聿歸、尸已出、神保歸而更服也、諸宰百執事之人、君婦王后及妃也、廢不用之物、則棄置之也、備言燕私、賓客既去、其本宗之人、可因燕而盡私情也、

附攷　宋書禮志鐘鼓送尸、北堂書鈔亦作鐘鼓送尸、又孔疏鐘鼓既戒云、鐘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疏以鼓鐘送尸云、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鼓以送尸、如果經文字作鼓鐘、則不應同上文俱作鐘鼓、其爲傳寫謬誤無疑、第自宋以來不聞論及此字、亦不知謬誤起于何時、姑誌之以俟留心經義者、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綏安也、後祿謂積後之福也、小大猶言長幼、惠順適也、時是禮也、盡之謂無以復加也、替廢也、引長也、皆小大稱譽頌禱之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集傳此詩大指、與楚茨畧同、○此述農事畢而祭祀頌禱之詩、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音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信任也、南山終南山也、甸奠通、禹敷土、奠高山大川、言任南山之高、禹能奠之也、昀昀平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如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田之、治之以爲田也、疆疆界也、謂四至也、理田稜也、南東其畝、向陽承雨澤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亡革反霂。音木既優玉篇作瀀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雲一色相合、將雨雪之兆也、雰雰亂墜貌、霢霂小雨也、瀀雨有餘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

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疆埸地之犬牙相錯者。翼翼、行次貌。彧彧、豐滿貌。畀、與也。尸賓、尸及賓也。壽考萬年、尸錫之也。

中田有廬。疆場唐石經作場有瓜。是剝是菹。菹音苴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中田有廬、謂守瓜菜之草舍也。疆場有瓜、場圃本種瓜也。剝、剖也。菹、治而覆之、使變成佳味也。

附攷 唐石經作疆埸翼翼、疆場有瓜。釋文二字同音。亦傳箋疏與釋文同。攷上章疆埸翼翼、是疆畔犬牙相錯、故應从交易之義。疆場卽九月築場圃之場、乃場圃種瓜之地、在各人村莊廬舍之所、不必在犬牙交錯之處。鄭箋牽合畔上種瓜、豈種瓜必在交界之所耶。唐石經用字、自必有韓魯詩可據。其理甚長、故不肯隨俗浮沈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文選注作鑾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清酒、清潔之酒。騂牡、周人尚赤。鸞、鈴也。鸞刀、有鈴之刀也。膋、脂膏也。升香達臭所用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陸氏原文

甫田○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此詩與楚茨畧同。

倬玉篇引韓詩作菿音到彼甫田。歲取經史事類作收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菿、犂翻也。甫、大也。陳、舊穀也。自古、自昔也。薿薿、特立貌。攸介、并力也。攸止、休力也。烝、進而稱勉之也。髦士、後生有力者、可以力田也。箋忽以爲道藝相講肄。上下文止言力田、牽入

別義、殊爲不類。

附攷 經史事類作歲收十千。此必韓魯及石經舊義。故白氏用之。毛作取、乃因下句我取其陳之取而誤同耳。蓋歲收十千、乃頌禱豐年之意、與末章千倉萬箱相呼應。若作取、是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定制厚斂矣。豈周人計畝均收之意耶。甫田亦止言大田。馬傳謂天下田也。夫天下田何止十千。鄭箋甫田謂一丈夫之田、推而極之、實說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上地穀畝一鍾、以此求合于取十千之義。將詩義全然看殺、總非詩人頌禱之旨。

以我齊釋文作齍音咨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平聲田祖。以祈甘雨。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臺案同。禮稷曰明粢。犧羊。純色之羊。社。如社而稷之之社。以社以方。以社爲主。祈四方之年。歲蓋天子以四海爲家。卽下御田祖之祭也。御。圖耗也。此祭馬傳主春。鄭箋主秋。其實夏祭祈雨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經史事類作饎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去聲長畝。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主耕斯田者。饁。挈器而餉也。田畯。勸農之官。饎。酒食也。攘。鬪也。易。治。長。竟也。不怒。勸導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茨。蒺藜也。如茨。形其密。梁。屋梁。如梁。形其高。坻。水中高地。形其寬。京。高邱。形其大。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集傳。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此亦述力田頌禱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爾雅注作剡音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大田。寬田也。種。擇其種也。戒。謂農事所應避忌者。剡。利也。俶載。鄭云。應作熾菑。謂火耕也。播。布也。庭。均也。碩。大也。曾孫。指有大田之人。若。順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說文作蟘音特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釋文引韓詩作卜畀炎火。方。房也。皁。穀始孚育也。堅。實也。稂。童粱。莠。草之似穀者。食心曰螟。食葉曰蟘。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田稺。穀未老也。卜火。爆蟲聲。猶言爗爗然燒殺之也。

有渰萋萋。詩攷引韓詩作有弇淒淒興雨詩攷引韓詩作雲祁祁。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弇。雲合而閉塞也。淒淒。陰蒙貌。祁祁。徐而布也。穉。穀之小者。穧。穉類。與中日白穧。秉。把也。遺秉。謂遺漏之秉。滯穗。卧地之穗。農夫不及收者。寡婦無夫不能田。故拾此以自資。而人共快其有此也。

附攷 王伯厚詩攷引韓詩作有弇淒淒。興雲祁。又釋文音義云。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此陸氏一時疎忽。未經詳繹故也。凡雲從下上。雨從上下。故雲可曰興。雨可曰降。有雲可以無雨。有雨不能無雲。其興者雲也。雲合而氣聚。故雨非雨自下上。又從上下。有如許曲折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經史事類作饎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精意以享謂之禋、來方禋祀、侯田畯來始祭也、騂牛也、黑豕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集傳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詩總聞、此必宣王會諸侯東都之時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又七界反韐音閤又古洽反有奭。白虎通作艴以作六師。

洛、水名、泱泱廣大貌、如茨、言其積之密也、韎袜同、韐、甲也、艴、赤貌、作、起也、韎韐有艴、以作六師、蓋天子親甲冑以訓兵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有珌。寶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鞞、刀鞘、琫、鞘上鼻、進刀則持以相奉、珌、秘同、刀柄也、以玉瓖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同偕至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此天子美諸侯左右王室之詩、

裳裳讀詩記作常常下同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常常、常久也、湑、露滋貌、有譽處、有可稱譽之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黃貌、章、文章、蓋五服五章以錫有德也、慶、如慶以地之慶、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沃若順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之右之言其才德無不備也似之似其爲人言相稱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此天子美方伯而因以勉之

交交桑扈○說文作雇下同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雇喻護民無淫鶯文貌君子指方伯胥才智之臣也以桑雇有鶯然之羽興方伯樂有才智之臣故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所以障內外者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去聲受福不那○去聲

翰翼也翼蔽則更重于屏矣百辟諸侯也憲法也戢藏兵也難發難也方伯有連兵討叛之責故不能戢兵亦不許無故發難也那語助辭不那猶無恙也

兕觥其觩○說文作兕觵其觓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詩攷引漢書作匪儌匪傲萬福來求○

觓曲貌柔柔其性思柔飲此酒卽思柔此性也匪儌不儌求于上也匪傲不傲慢于下也來求不求福而福自從之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集傳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此天子巡狩諸侯頌禱之詩

鴛鴦于飛○畢文選注作畢音必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匹鳥也畢有柄之網羅長網也言鴛鴦畢羅必雙致以興君子萬年亦必福祿兩致之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韓云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遐福長享此福也

乘馬在廄○摧經史事類作莝下同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秣飼也莝說文作剉說文繫傳作㓷又作剉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同妥之○

妥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序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此宴朝會
諸侯。使知共尊王室之詩。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蘿。施于松柏。未
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高貌。弁皮弁。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蓋以弁為首之所尊。欲人共知王室之宜尊親也。蔦寄生也。女蘿緣生者。施延繫也。以喻同姓繫于宗周也。奕奕憂心未定貌。說懌言歡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

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怲怲（兵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期似也。怲怲憂不散貌。臧把握也。馬融長笛賦。掖擎拔臧。有臧可持定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宋書符瑞志作爲）霰（蘇薦反）。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阜多也。兄弟甥舅。九族也。集謂霰雨成霰也。霰雪子也。無日不多日也。幾幾何也。雨雪必先降霰。猶人死喪必先老景。言相見無幾。不能長叙。曷如樂酒今夜同宴以盡歡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左傳太平御覽並作轄下同）○序。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
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燕樂其新昏之詩。○韓姞于歸。其傳
母勉之。賦車舝。
間關（讀如機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
德音來括。（釋文作佸）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關車轉軸聲。舝車軸頭鐵也。思發語辭。孌婉孌好貌。季女幼女也。逝往。韓國也。飢渴。韓侯初立來朝。朝畢即娶。娶畢即歸。有似飢渴。故曰匪飢匪渴也。德音聞其賢也。佸會也。謂

適然聞女有德音。遂成機會也。友謂賢女。行也。
依彼平林。（太平御覽作瞻彼中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列女傳作展）
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音亦）。
鷮雉之有文采者。辰誠也。碩女指韓姞。射厭惡聲貌。言雉有文采。猶女之有令德也。能式燕而且有譽。則人自好爾不厭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
德與女。（汝同）式歌且舞。
雖無德與汝。言彼雖未見以德與爾。然歌舞侑食。即其好賢之心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

覯爾。我心寫兮。析薪指堉父言左傳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今析薪葉湑則韓侯之能繼武可知矣鮮指湑葉而言謂其負荷新美王錫甚隆故我覯爾而心寫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婚同以慰釋文引韓詩作慍我心。高山比女之父素尊顯也止應作之仰之以興下行之也景大也景行大道也以比顯德行也言女之家素有德也行之人以爲法望其無父母貽罹也騑騑如琴行逝韓也慍懊懷也若云如此有德之女徒爲他人教養不能留也其實乃深喜之

附攷以慰我心傳云慰安也釋文述傳云慰怨也王申爲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慍我

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據釋文慰安也是馬融義此可以爲馬融作詩傳確據蓋毛傳本作慰怨也因鄭氏以慰除我心之憂也鄭用馬義故諸家從之其韓氏毛氏則同一義也其云慍者懊懷也若言如此有德之女空爲他人養而惆悵也其實乃深喜之此義最爲曲折有味如鄭說二章俱作除去心之憂覆而寡味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集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營營說文作謍謍廣韻同母青蠅止漢書作至于樊。說文作楙豈弟左傳作愷悌君子。無信讒言。營營小聲諺云營營蝌是也青蠅一名臭蒼蠅楙藩籬也君子謂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棘荊棘止于棘則多刺而難驅也罔極無所底止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榛蓬鬆之樹止于榛則欲驅而不能也構合之使鬭也二人已與聽者爲二人也止于楙尚遠也于棘則漸進而亟矣止于榛喻讒言已臻君側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

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集傳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衛武公以幽王沈湎故賦此詩以爲法戒亦主文譎諫之意也此詩前二章述古先哲賓之初筵惟祭及射方飲酒又不亂足法也後三章陳今時賓之初筵無祭射之事惟崇飲足戒也故以二賓之初筵爲綱領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經史事類作射矢斯同獻爾發功。發

彼有的。釋文作勺以祈爾爵。

初筵初設席也左右衆賓秩秩有序也楚整齊也旅行列也和不烈旨美也孔偕舉爵同先後也鐘鼓既設饗賓必作樂也舉觶主人導飲也逸逸從容貌大侯大射之侯抗肩任而來也張弓上弦也射矢斯同無長短輕重也發功發矢之功能勸賓飲也勺如左傳著于丁寧之著謂射中也祈爾爵祝其中而願賓飲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殼室人入又。酌彼康爾雅疏作漮爵。以奏爾時。

烝衆也衎樂也烈祖祖宗之有武功者所謂飲食必祭也洽合也百禮終宴百拜也壬任也謂獨爲一耦以敵衆耦之人也林衆也錫純嘏烈祖錫諸人以福也各奏爾能分耦射也載再也仇引臂取矢也各奏爾能之後賓之負者不服乃伸手求矢也室人家臣也又再取矢也見賓求矢更入內取矢以盡賓歡也漮空也漮爵空爵飲盡者則益之也奏告也爾時猶云此時可已不必更競勝負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作昄昄音翻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文選注作躚躚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昄昄分明也幡幡搖動也坐遷或就人之位或使人就己之位也躚躚輕舉貌抑抑謙下也怭怭必欲如是爭競也秩即初筵秩秩之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太平御覽作峨峨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號呼也呶讙也亂我籩豆移置也僛僛同謂造爲醜容也郵尤同過也傞傞短貌舞者必蹲其腰醉則愈覺其短也伐德猶云乏趣無酒德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鄭作慝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監監酒者史文人佐之以記其德否則不敢肆也慝過也慝勿從謂謂過醉者不可與語但無使大怠荒而已勿言勿語謂不當言不當行者不可出諸口戒之也童羊羖有角因其出不順理之言亦罰之使出不順理之物難之所以警之也不識不知人事而昏也又再飲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詩經逢原卷八

魚藻之什第二十二（陸氏原文。攷此什應止于緜蠻瓠葉以下四篇。不另起什。統于魚藻之什者。以詩止四篇。不能成什也。）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魚藻○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集傳。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此美康王承先德以坐治也。

魚在在藻。有頒（音班）其首。王在在鎬。豈（愷下同）樂飲

酒。

頒。聚首貌。鎬。武王所都也。愷。開懷而飲也。魚在藻則得其所而聚首。王在鎬亦居其所而放懷樂飲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動也。枚乘七發。莘莘將將。蓋發動之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在藻依蒲。隨意得所也。那。移也。那其居。謂遊宴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集傳。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晉文公平王子帶之難。內史興美之。賦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采菽筐筥。以喻匡王室而舉廢墜也。路車。諸侯之車。同姓錫以金路。玄袞。玄衣而畫袞龍也。黼。黼扆。昔周公抱成王。負黼扆以朝諸侯。今文公定襄王。比之于周公也。

觱沸檻（玉篇水部作濫）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

旂。其旂淠淠（匹弊反。徐孚蓋反）。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泉湧貌。濫。自下泛濫而出也。觱沸以喻勇于勤王。濫泉以喻晉源于周。采芹以喻勤于王室。為可取。

赤芾（詩稗疏又作紱。春秋傳作旨。下同）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赤紱。圭組也。股。股肱也。邪幅。纏腓者。俗云裹腿。蓋赤紱邪幅者。天子蒙塵于外。諸侯奔問官守。不容緩也。否則諸侯無徒行。且過褻矣。交。上交也。紓。緩也。天子于諸侯。有上下之分。

而代天子言交者、左傳所謂天子降心以逆公也、予嘉予也、旨美也、

【附攷】說文股髀也、又髀股也、三國志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是髀股乃臂非膝也、攷股有二義、一爲下體之股、一爲大臂、今俗有割股之說、書之股肱良哉、左傳股肱周室、俱謂臂非謂臂也、股肱以相聯在一處、亦非只下體之股湊在壓之以肱之肱、合而言之也、又禮王制贏股肱決射御、顏氏家訓謂鄭注捋衣出其臂脛、則股之爲臂顯然、非贏出其膝以射御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春秋傳作福祿）福攸同。平平（釋文引韓詩作便便）左右。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從）

維柞之枝、以木本喻晉源于周也、蓬蓬喻晉方盛、詩稗疏樂只君子、左傳只作旨、凡樂只皆應同、殿定也、既定襄王于郟也、便便閒雅之貌、左右狐趙諸賢也、亦是帥從、同力王室、故并美之也、

汎汎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釋文引韓詩作肶）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楊舟、以楊木爲舟、紼索也、纚麗也、維繫也、謂縈繫留之也、葵心向日、天子葵之、天子以爲乃心向王室、知其忠也、肶坐也、猶言福祿坐定有也、游亦不急也、戾歸至本國也、優游而戾、言從容不久、卽至其國、猶云緩緩歸也、鄭箋用易義、患不出其位、卽襄王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集傳意與序同、○王出狄師以伐鄭、富辰諫之、不聽、賦角弓、

騂騂（說文作弲弲音涓）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婚同）姻。無胥遠矣。

弲弲角弓貌、翩忽反也、角弓反則不能禦亂、兄弟婚姻遠則不能禦外侮、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王也、言非獨巳也、又將使民化之而爲此也、傚傚尤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綽綽、寬和也、裕不相迫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亡。

民人也、一方、偏執巳見也、巳斯亡、言亡而後巳也、左傳僖二十四年、鄭伯怨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號不讓爵、鄭又怨王、故并譏之、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釋文引韓詩作儀）饇（音迂）

去聲如酌孔取。

儀我也，饇爲小兒進食也，孔取多取也，老馬宜識路而反爲駒，子孫不足法，是不顧其後也。儀饇孔取，言當自知止足，非比幼小貪食也。

毋教猱乃刀反升木。如塗塗唐類函引北堂書鈔多泥字附。叶服

君子有文選注無有字徽猷。小人與屬。

毋莫如此也，猱猴也，猴本不安靜而又教以升木，如狄本思遷而又引之也，塗塗厚貌，附以泥抹也，徽美也，屬尋付也，言君子之徽猷不用而反屬之小人也。

附攷 唐類函引北堂書鈔詩云如塗塗泥附，案馬氏詩傳塗泥附著也，經文塗塗重字，傳以一字釋之，必有脫簡，既解云泥，則成泥泥附矣，劉向九歎曰白露紛以塗塗，注塗

塗厚貌，劉氏傳經之人，其用字必本之經，是此詩白文應如北堂書鈔所云，蓋虞世南所用必三家詩也，鄭箋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更一附字以求變人耳目，苟用善著塗著其著則其說有難安者矣。

雨雪瀌瀌。見釋文引韓詩作曣下同音宴晛曰釋文引韓詩作聿下同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以喻小人蒙蔽之象，瀌瀌連落貌，曣日暹出也，晛日氣也，聿即也，言日出雪消，以比君聖則小人自退也，婁驕貌，即莊子所稱呂鉅也，言不以小人爲下作而棄之，是使之居其位而婁驕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同髳我是用憂。

浮浮漸積貌，流雪水盛而流也，聿流喻小人雖多，天子當陽則自珍去也，蠻南蠻，髳即庸蜀羌髳之髳，言君子當思禮義，不應如蠻髳恃一偏之見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太平御覽韻府羣玉並作苑宜音灣下同柳○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集傳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厲王暴虐，諸侯相戒，故賦此詩。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韓詩外傳作慆下同無自

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菀曲貌，菀柳不直之物，尚以爲佳也，上帝喻厲王，慆慢也，暱自求親近也，靖治也，極窮困也，言此不直之木，莫求息于下也，上之性情甚慢，無自求親暱也，如初使予治其事，後乃使予至于窮困之地，自暱是自求窮困也，蓋以怨報德，亦不直之義也。

附攷 王伯厚詩攷引韓詩外傳上帝甚慆，無自瘵焉，毛氏借用蹈，不過偶棄忄旁作足旁，義不異也，馬氏遽以蹈動釋之，是曲爲遷就也，鄭箋云蹈讀曰悼，是髣髴韓氏音義以就毛義耳，其實韓作慆慢義優于鄭，戰國策及荀子作上帝甚神，是師有異傳，于下文極遵字亦未見有關會處。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鄭音際

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憩同。瘵重。瘵病也。今諺謂瘵病曰瘵勞。邁逐之行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傅附同。近也。于何其臻。言王之心。如鳥飛附天。無所底止也。曷謂同。使也。居以凶矜。處之以凶險可憐之境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集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此平王遷都洛邑。從遷之人。慨念西京而作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孔疏。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二句。服虔曰。逸詩也。今韓詩實無此首章。

彼都人士。臺（釋文作薹）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薹。蓑衣笠。箬笠。緇撮。以小緇冠撮其髮也。綢直。人材不鄙偎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音挽）結。

琇。玉也。吉。姞同。尹姞。尹氏。姞氏。皆貴族也。苑結。難釋然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勑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嚴整不亂也。卷。盤髮也。蠆。蝎尾。光潔而帖也。言從之邁。託言欲從之而往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伊。指彼都士女也。旟。盼首飾之在髮有耀也。盱。翹望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集傳。婦人思其君子而言。○幽王初得褒姒。申后懼其惑而忘返也。賦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太平御覽作臨）沐。

綠。染綠之草。綠色不正。猶褒姒嬖色非正也。兩手曰掬。一手曰匊。不盈一匊。言采邪色。無益于德也。予。申后自謂。曲局。卷曲不理也。臨沐。望王臨幸。而適爲容也。

附攷太平御覽引詩云、薄言臨沐、臨沐、謂臨幸而適爲谷也、玩此臨字及下文狩字、知爲申后念幽王之作、序云、采綠刺怨曠也、箋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疏云、鄭差後宮之數、爲天子御日之文也、鄭氏既有此意、是鄭先受韓詩、本指幽王、而不指他人、故云天子御日之文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藍之草、亦不正之色、襜、衣衿也、古者后統六宮進御、皆主于后、則幽王之始寵褒姒、后亦未料其如是之迷也、詹至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之子、謂王也、天子之獵曰狩、綸合之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釋文引韓詩作覩者。

魴鱮皆魚名、以喻得美譽也、薄言觀者、設言喜王有德而觀之爲快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集傳、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宣王以謝地盇封申伯、使召穆公往治其事、詩人美之、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膏之、如膏塗之、使其潤澤滋長也、勞之、謂勞南行之衆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役人自我也、任、負也、謂徒行者、輦手車也、集、齊集也、歸哉、役畢而歸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御、大車載物須御也、我御、各自御其車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整貌、烈烈、振作貌、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平泉清、立國之大規模、故曰有成、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集傳、此喜見君子之詩、○此念賢友之詩、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太平御覽作儺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喻下國、阿、桑本、盤曲貌、喻其根本之深也、葉以喻德行、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儺婀娜安詳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沃，光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幽，黑而光澤貌。德音，有德之言也。膠，綢繆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釋文作臧之。何日忘之。遐，遠也，久也。謂，會而相謂也。臧之，以此爲善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集傳。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菅，草也，可以爲席。山海經，白菅爲席。喻幽王昵褒姒枕席之歡也。白茅束，喻幽王爲褒姒所纏繞，不能自主也。之子，指幽王也。遠，遠申后也。我，申后自謂。

英英白雲。經史事類作露露經史事類作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英英，露氣貌。雲彼菅茅，以喻褒姒偏承恩澤也。天步，猶言國運。猶，圖也。蓋龍漦夏庭，檿弧箕服之故，申后至此知之，而王不圖維，爲無可如何也。

附攷 經史事類引詩云，英英白露，雲彼菅茅。唐類函亦引之。詩傳云，露亦有雲。鄭箋云，白雲下露。孔疏云，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今問田夫野老，悉如孔疏之所云。言天氣晴明，日色既沒，露自草木之根如貫珠而上，一有雲彩，即止而不上。是毛鄭所云，不若白氏所引韓詩之確也。白詩云，我辨在章句。唐時惟韓詩章句猶存，故知白氏所引爲韓詩也。集傳以水上輕清之氣言之，第無水之處及高山之上皆有露。又露從下上，若輕清之氣化爲露，則是露從上下矣。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太平御覽作漫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急流貌。北流，以喻褒姒。滮水自南來也。褒城在漢中府，乃鎬京之南也。浸，水涔也。浸稻田，以喻幽王爲褒姒所蒙，有道而成無道也。嘯歌傷懷，言人至中年，哀樂亦能傷人，長爲淫泆，其傷必甚。我是以念碩人而不置也。

樵彼桑薪。卬烘集韻作灯呼工反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桑薪，以喻褒姒之喪心。卬，我也。灯，火熇也。煁，竈也。以喻巳扶掖褒姒，令反成勢焰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釋文引韓詩作怖怖，音沛。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惑于褒姒，顯而易見也。懆懆，急欲白也。怖怖，意不悅好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鶖，水鳥也。鶖宜在梁之卑，鶴宜在林之高，位置本應爾也。今置褒姒于后之上，不幾使鶖在林之高乎。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匹鳥，戢斂也。右翼掩其左也。二三其德，則鳥之不若矣。

有扁斯石。履之卑（叶比）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扁，蹋地貌。履之卑，言石本高，履之則覺其卑。后本尊也，今褒姒作賤之，則卑矣。疷，病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序，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集傳，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厲王暴虐，文人散佚，宣王卽位，命輶使招之，詩人賦緜蠻。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文貌。陸雲寒蟬賦，緜蠻其形。黃鳥，黃鸝也。丘阿，丘之阿也。我勞，代文人自言其情也。黃鳥木棲，以比文人宜在高位。今止于丘阿，則但出谷而猶未遷喬也。故飲食教誨車載，皆所以體恤之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一隅也。一人向隅，君子爲之不適也。畏不能趨，亦恐其勞苦倦極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側，旁也。止于側，恐其他徙也。極，至也。謂至王周京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集傳，此亦燕飲之詩。○此詩言薄物可以致用，偏材可以造就，是在君酌而行之耳。

幡幡瓠葉。采之亨（同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葉動貌。酌嘗以喻斟酌而明試之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禮，兔曰明視。兔首以喻微物有所見也。炮，去其毛也。以喻新進不能純也。燔以喻柔其性，使成材致用也。獻猶進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叶酌）之。君子有酒。酌言酢（音昨）之。

炙、喻變其性也、酢、猶送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酬言醻之。醻音濤

醻導飲也、嘗之、爲君嘗食、而後君嘗之也、獻之以爲甘、而不敢私也、酢之、願君受之也、醻之、君不飲而已復飲、以示無難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〇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〇集傳、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〇宣王不聽仲山甫之

諫、而立魯懿公、魯人弑懿公、宣王伐魯、軍士怨之、賦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水中石見之貌、以喻魯人弑懿公、其所由來者漸矣、維其高、喻懿公戲本幼于括、今乃棄長立幼、是以卑爲高、致有今日之師也、武人、軍士自謂、皇、遑同、不皇朝、言無一朝之暇也、東征、山東在陝西之東、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終也、以喻懿公被弑也、曷其沒、猶言何日盡也、不皇出、言入尚難知、何暇計出也、

有豕白蹢。蹢音的 烝涉波矣。月離離論衡作麗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豕、王雪山曰、江豚也、豬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蹢、足也、涉、陟通、陟波、興波也、唐詩、江豚吹浪夜還風、畢星好雨、月爲太陰、又麗之、故主大雨、滂沱、大雨貌、不皇他、言風雨行師、救死不暇、豈能征伐耶、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〇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

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〇集傳、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淩霄也、芸、盛貌、黃、華本色也、但言苕華、則地之無毛、而民之困可知、是以始則憂之、而終則傷心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青青、尚無恙也、如此、謂困窮之極也、

牂羊墳首。易林作牂羊羵首 三星在罶。經史事類作霤釋文同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牝羊。羵首，首如羵羊也。霤，承霤也。在霤，猶在戶也。

附攷 釋文，罶本又作霤。釋文中凡本又作某者，多韓詩字，如邶日月詩本亦作術，乃韓詩也。經史事類引詩云，三星在霤。攷罶，魚罶也；霤，屋霤也。在霤，卽在戶之意，仰首卽見也。若魚罶在平地，人固見罶而不見三星之在其中，蓋仰始見星，俯始見罶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集傳，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草木黃則落，今俱黃，是憔悴也。將，爲事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讀詩記引韓詩作鰥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獨爲匪民，言不以人待之，所以起下文匪兕匪虎之嘆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率，由也。

有芃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毛蓬鬆也。言狐畏見人，故由幽草，我非狐也，亦由此何哉。棧車，無梁之車。彼者，偶見之而非常行，以見路絕人稀之象。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一句

文王之什第二十三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大雅

文王○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集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

文王在上。於音烏後同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于天、明于天理也、舊邦、舊爲諸侯也、命、天命也、謂因文王明于天理、天則新加眷顧也、不顯、其時周亦不甚顯也、不時、常有此命也、陟降、進退也、帝、卽天理也、言天之常有此命者、因文王進退不離乎天理也

亹亹讀詩記引崔注作娓娓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左傳作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文選注作枝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後漢書注作奕世。

娓娓、純亦不已也、世說新語、娓娓而談、本此、令聞、美譽也、陳、敷也、錫、上帝所錫、文王之新命也、載、承受也、侯、維也、不顯、謂未有大功積于民也、奕世、謂世世赫奕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猶、謀也、翼翼、爲善以顧子孫、如鳥之卵翼、不怠也、思、語辭、皇、美也、王國、周家之國、楨、榦也、謂可以支持廢墜者也、濟濟、衆貌、言不但周之後世、卽文王當日、亦賴多士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和靜貌、緝、續、熙、廣也、敬止、長止于敬也、假、大也、麗、如日月麗乎天之麗、謂于商相繫屬也、十萬曰億、不億、不止十萬也、侯、維也、服、歸附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況甫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常、一定也、膚、寬大貌、敏、明捷也、祼、灌獻之禮也、冔、殷冠也、常冔而祼、使有臣子之勞、而不列臣之位也、藎、忠也、爾祖、商之祖也、

無念爾祖。聿詩攷作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厥、指殷士、無念爾祖、述脩厥德、言空念之無益、宜述其意而自脩、以成其德也、命、天理也、喪、離心也、未喪師、謂衆未離心之日、克配上帝、立人之道也、鑒、照見其好醜也、駿、大也、自求多福以上四句、慰勉殷士之言、殷之未喪師以下四句、訓戒嗣王之辭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絶也爾謂嗣王也宣布也昭明也義問美譽也虞慮也載事也臭氣息也儀常也刑模也孚合也言有可慮者殷之興廢皆本于天而天之事又無聲臭之可尋惟當取法文王則能合天下爲一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周公述殷之所以失周之所以得以戒嗣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詩攷引韓詩作訦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四方。

明明在下民至愚而難欺赫赫在上天至遠而可畏訦信也殷適殷之適子謂紂也挾挾制也言天初位置紂爲殷王後不使挾制天下即此可見天之難信而至不易者惟王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選注作我文王、

摯殷諸侯國名仲氏仲女也任摯姓嬪妃也京周京也及王季行德言王季太任同心爲善故有身孕而生文王也注疏本以太任有身二句屬下章、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翼翼恭敬周詳貌聿語辭懷容受也回違也方國四方歸附之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風俗通作郃音合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詩總聞作祉大邦有子。

天監在下天視自民視也有命既集人心歸則天命集可知矣載年也合配也洽郃今郃陽嘉祉猶云厚福大邦莘國也子女也、

附攷 王雪山詩總聞本曰文王嘉祉大邦有子毛作嘉止鄭箋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孫毓云此時文王纔十三四歲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正義曰毛以爲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爲主如疏之說則文王既不得爲孝子安得爲聖人乎詩總聞所引大槩韓魯石經之説嘉祉作美福

意講義頗勝存之以俟參攷、

大邦有子。俔讀如覓字上音天之妹。文經史事類作大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譬如也大定厥祥大禮擇吉也造舟爲梁以方舟比而爲梁也不顯其光倶從儉朴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釋文作佑命爾。燮伐大商。

纘繼也謂繼續周家之緒業也長子長女也燮如火之燮一舉而殲也、

殷商之旅。其會說文作旝音快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汝同無貳爾心。

旅師旅瘡、杜云、大將之麾也。牧野、地名。維予侯興、武王以諸侯而興。臨事有懼心也。臨、鑒臨也。汝指武王。貳、疑也。爾亦謂武王。此蓋尚父告武王、而堅其伐暴救民之心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釋文引韓詩作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洋洋、寛貌。煌煌、光澤貌。彭彭、四貫貌。師、太師之官。尚父、太公望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言威武也。亮、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朝。清明、紂既敗死、穢惡之氣俱消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

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周公述大王之創業、文王之任賢、以訓嗣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讀詩記作杜**沮漆。古公亶父。陶復**玉篇作覆音復**陶穴。未有家室。**

緜緜、績績貌。瓞、小瓜也。民、周人也。初生、猶起先也。自、從也。杜、地名。沮漆、二水名。古公、猶云古先。太公也。亶父、名也。陶、竈也。復、覆也。穴、不能安門、如穴也。陶復陶穴、謂土室如窯。內則爲複閒以居室家、外則如陶穴、將就出入也。未有家室、謂不建房舍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文選注作帥**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來朝、猶云明早。來朝走馬、決意避狄人之難也。帥、循。滸、水旁也。岐下、岐山之下。姜女、太王妃也。聿來胥宇、相定岐山之下可居也。

周原膴膴。文選注引韓詩作腜腜音每**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地名。在岐山南。寛平之地曰原。腜腜、肥貌。菫、木菫也。類篇引說文、木菫朝華暮落。禮、菫榆以滑之。今菫榆俱極滑。荼、苦菜。飴、餳也。菫荼如飴、言水土之美也。始、始基也。謀、與衆謀之也。契、合也。止、不必前行也。時、謂是地可居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安慰。從行之衆也。廼左廼右、分布某在左、某在右、各治其事也。疆、邊也。理、如南東其畝之類。宣、分布也。畝、專治也。周、徧也。周爰執事、所有之人皆使之治一事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建者。司徒、掌地畝者。太王時本無此官、後世追名之也。立室家、造房屋也。其繩則直、如築牆則橫豎皆須用繩綫也。縮、束也。束版以載、築土牆者、兩旁用版夾之、方能受土成墻也。廟、祀祖先之所。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也。

捄音俱、徐又音鳩**之陾陾。**耳升反**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扶冰反**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捄盛土也陾陾重也度傳送也薨薨猶轟轟也登登築聲削屢削去複土也馮馮牆土落地聲鼛鼓興大工之鼓也弗勝成功速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釋文引韓詩作閌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西都賦注作將將 迺立冢土。文選注作社 戎醜攸行。

王之郭門曰臯門閌高而圉也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高貌冢社大社也當時亦無臯門應門冢社之名皆後世追名之也戎醜大衆也攸行有事則宜于社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混夷駾音隊文選注作突矣。維其喙矣。

肆故也殄絕也厥狄人也不能遂其誅求故慍隕墜也厥問太王之聲譽也柞棫拔歸太

王者衆自除其道路之荊棘也兌隊通行道兌歸者衆也混不正也混夷即狄人之不循理者突奔也喙喘息也言其偷生喙息不敢復肆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虞芮二國名其君爭閒田不決乃相與朝周而質之文王至周則見周之人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愧而自退天下聞之歸周者四十餘國蹶蹷也紂聞文王得衆而欲殺之囚羑里七年而歸則亦頗蹶而後生也予謂文王疏附布化以招徠也先後導文王爲善成文王善舉也奔奏效力也禦侮武臣之能爲干城者言文王初由虞芮質成而顛蹶後賴四輔而得生也推竹書紀年則質成朝周在羑里之前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集傳、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此詩疑詠歌穆王之事。

附攷春秋繁露以此詩爲文王郊而後伐崇詩中無一字及征伐則義不確矣序以爲文王能官人集傳以爲詠歌文王之德第詩書所稱文王受命者天心眷顧故紂命爲西伯得專征伐又語文王曰譖西伯者崇侯也故皇矣之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文王若妄自尊大郊天而起六師則同爾兄弟之國先不服矣安能伐崇文王有聲箋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左傳秦晉交兵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晉師人多死文王伐崇在鎬京西南涇水用舟之地與晉相隣在鎬京東

北地亦無涉然則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殆穆王聞徐偃王陸地而朝諸侯故起水陸之師穆王乘駿先行故六師及之未及親征偃王已爲楚所滅故雖云六師不言征伐何國也詩中言壽考者穆王享國百年勉勉我王亦正合穆王怵惕維厲之意文王安行之聖固不勞勉勉也蘇潁濱詩注謂文王受命稱王亦誤于漢儒之說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王。左右趣賈子作趨之。

芃芃盛貌槱置之涇地使還性猶人雖削伐亦有還性之時所以起下趨之也辟法也辟王穆王作呂刑以詰四方故曰辟王趨成也賈誼云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左右奉璋諸侯皆侍也峨峨尊敬貌髦士少年美材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水聲涇水名烝衆也楫之鼓楫行舟也邁長行也六師天子六師及之穆王乘駿先行故六師追而及之也穆天子傳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明也雲漢天河也章文章也雲漢爲章于天人君亦宜以文德治也壽考穆王百年也遐何也杜預曰作用也用人承上文左右髦士起下文綱紀四方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鐫也琢琢玉也其章承上文爲章而言相璞也謂以金玉相間成文也勉勉不怠也綱紀舉其綱紀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集傳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逸齋詩補傳用衛序鄭箋以此詩爲美太王王季朱子用孔疏以此詩爲美文王

○穆王勤于祭祀、詩人諷之、

附攷 序中但言太王王季箋中亦止言太王王季又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而疏云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集傳因疏之言以此詩爲詠歌文王之德如舊說諸詩義則受祖二字游移無定但文王何嘗干祿求福何庸讚以不回玩此詩之義亦爲穆王而作逸周書王若曰祖祭公而序云受祖也乃穆王受祖祭公之戒耳逸周書祭公解稱穆王拜手稽首黨言黨乃讜之隸省讜言直言也序中受祖二字本此旱麓詩實穆王之事而錯簡在靈臺諸詩之前後人遂疑爲太王王季及文王之事子張學干祿乃學者之事若天子諸侯干祿不過求長生意者祭公染疾穆王爲之祈禱祭公知死生有命如旱麓之榛楛未嘗因無水而旱死即以此詩爲規戒穆王受其規戒故云受祖歟鄭漁仲論穆王極道穆王爲周之賢君觀逸周書及君牙諸篇良然左傳子革之言不過借端絕楚靈之欲肆其心非眞穆王欲肆其心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國語作愷悌下同

旱麓乾旱之麓榛楛皆木名濟濟生意之茂也愷悌君子謂穆王也干祿仍以愷悌見不必他求也夫旱麓之榛楛似不能長生矣而長濟濟然死生有命也君子何患乎不長生也止當以愷悌爲懷居易俟命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小貌今浙紹人謂少物曰一瑟下文義同玉瓚圭瓚酒巵也黃流以鬱金浸酒黃色而暢故曰黃流言有玉瓚則自然受酒愷悌君子則自然受福祿并不用干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鴟也戾至也言鳶飛而至于天魚躍而往于淵物各有所至君子亦以作人爲至何不

作人耶、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盛也、介助也、此述其祭祀之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小而散碎貌、言有柞棫、則民自燎之、有君子、則神自勞之、其福祿俱不求而自至也、

莫莫葛藟。施韓詩外傳作延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延、緣也、條枚、條直之枚、葛藟延于條直之枚、鬼神降福于正直之人、故愷悌君子求福常不回邪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集傳、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此述三母之德也○劉毅永初二年疏、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又崔琦箴、周興三母、後漢書注、引列女傳、大姜大姙大姒、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思語辭、齊同心爲善、所謂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也、媚順也、周姜太王妃姜女也、京室之婦

自邠遷岐、初立家室也、太姒文王妃也、嗣續也、徽美也、徽音令聞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神即宗公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寡居之妻、兄弟姊妹也、御如御車之御、謂使之無縱逸也、言婦人主蘋蘩以供祭祀、賢母能順于宗公、無有怨恫、故雖寡妻之易怨者、亦以爲法、至于兄弟、以及一家一邦、俱就御而無敢縱逸、爲難能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鄭箋作厲假不瑕。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即曷不肅雝之肅雝、詩之雝雝肅肅、同在宮和惠于嬪御也、在廟敬謹于祭祀也、不顯亦臨、指在廟言、無射亦保、指在宮言、蓋常人之情、以鬼神不顯、或不親臨、妾媵畏懼、或不懷保也、肆故也、戎疾大患難也、不殄、如太王有昆夷之侵、文王有羑里之囚、終不殄祀也、厲嚴毅也、假假借也、如大王之事獯鬻、文王之事昆夷、太姜太姒俱有力也、不瑕、無瑕玷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董氏引韓詩作擇譽髦斯士。

不聞亦式、敬鬼神、嚴屋漏也、不諫亦入、誠心待人、虛心容物也、成人有德、指三母諸子、如泰伯仲雍王季文王武王周公諸人也、古之人、亦指三母、擇、分別也、無擇、有教無類也、譽髦斯士、言髦頭後生、譽而勉之、即成佳士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從鄭氏作四章

皇矣○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集傳此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詩言天眷周德故使文王伐密伐崇以基王業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禮部韻略作瘼維此二國其政鄭作正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上帝天也赫赫昭著也監察也瘼疾苦也二國殷氏以爲密與崇也不獲失其常道也四國四方之國究推究也度量也耆衰也式廓空有此地也此指豐地宅安宅也言大哉天也其臨下昭明察視四方之疾苦密崇二國不行正道究度四國又無足以當此者天以商政既衰憎其空有此地而西眷周家以密崇爲周之安宅以基王業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釋文引韓詩作殪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又音列啓之辟之闢同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烏簟反其柘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鄭箋作妃受命既固

作斲也屏屏去也木立死曰菑殪死而卧道之樹脩削其旁枝乇不使參差也灌叢生之木栵爾雅云栭卽今木耳也木根腐而生栭須平之以便行也啓開其菑闢除草使木長也檉河柳椐横也攘取其礙路之枝剔剛其無材之榦檿山桑也柘作也遷移其天命也明德謂周也串慣同串夷熟夷也猶今苗人亦有生苗熟苗之分也載路滿路也妃鄭云太姒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兌隊通成行列也對待也天爲周造邦并爲造一待周之基蓋周數傳而王非遲以待之不可也大伯大王長子王季大王少子自大伯王季言于此時天命已定也因心猶隨心

也篤厚也慶善美事也載再也載錫之光言天與之增光也祿諸侯之秩喪失也奄因也

維此王季孔疏引韓詩作文王帝度入聲其心貊孔疏引韓詩作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度度量也莫約莫也內度其心外莫其德音愼之至也克能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長領袖也君主宰也順順天意也比合人心也比于文王其心與文王相合之人也悔過自內覺者也祉福也施延也

附攷 本章疏云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

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蓋當時以功令脩毛詩、孔氏雖心知舊說之誤、業已贊美之、欲置之不論、又恐誤後人而取譏于識者、故先引左傳、再引王肅注、及韓詩、隱然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氏蓋亦苦心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漢書注作換 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注疏本及朱子原本俱有于字或從孟子無于字 周祜。以對于天下。

帝謂設辭也、畔換盤桓不進也、無盤桓故先登、歆羨利其兩斃也、無歆羨故赫怒先登于岸、先渡水登岸、據形勝之地也、密國名、大邦謂周也、阮國名、共周地、下所云我岡我陵也、按旁制也、徂旅寇人過共之師也、對天下此心可以見天下之人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依恃也、京紂都也、依其在京、依附紂黨小人之勢也、侵阮疆卽上文所云也、陟我岡寄人侵阮必由周之高岡也、無矢無飲使寄人不得肆也、鮮原地名、見逸周書、將將近也、謂近渭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上聲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音學五書作弟兄 以爾鉤援。與爾臨釋文引韓詩作隆下同衝。以伐崇墉。

予承上帝謂也、懷明德念文王之明德也、不大聲色、謂德之所被、默運潛移、不動聲色也、不長雄長也、夏中國也、革兵革也、不長夏以革、不以兵革雄長中夏也、蓋既有明德則不須專恃兵威也、不識不知無心也、帝則天一定之法也、詢謀也、仇方仇敵之國、弟兄與國也、鉤援鉤戟、援之以上城者、隆衝衝車也、攻城之具、崇國名、墉城墻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說文作禷音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

崇墉仡仡。說文作圪圪音扤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安詳貌、言言女墻加張口露齒也、訊細作也、執訊執而問其故也、連連猶屢屢也、馘亦作聝、割耳也、字林馘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玩安安意是割耳也、禷獲賊祭告也、禡祭馬祖也、致致師也、附有降者察受之也、無侮閩周之威皆畏服也、茀茀蔽城而攻也、圪圪韓云搖也、肆縱兵也、絕除惡務本也、忽使之忽諸不祀也、拂逆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周公述文王之

爲靈臺藏修遊息以作養人材故上下皆樂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經營之始也靈臺文王臺名民喜其臺如神靈之所居故衆稱之曰靈臺經舉其大綱營謀造也攻用力也不日不數日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亟急同勿亟文王恐民喜而過勞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之趨父事不令而自爭適也囿園也麀牝鹿也攸有也伏不驚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賈誼新書作皜皜王在靈沼。於牣

魚躍。濯濯潔貌皜皜白貌沼池也於歎辭牣充滿也躍跳也

虡業維樅。賁釋文作蕡音焚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虡鐘鼓架也業所瓌木樅牙如鋸齒也蕡大鼓鏞鐘也維鏞凡作樂鼓先于鐘也論討論其聲之合否也辟廱天子之樂文王時本爲泮宮周公時則應尊稱爲辟廱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太平御覽作蓬蓬矇瞍奏公。文選注作功鼉或作鱓水族也呂氏春秋帝顓頊命鱓先爲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鱓鼉

之鼓腹甚響故取以爲名猶後世之稱鯨鐘也蓬蓬鼓聲矇青盲也瞍無目珠者奏奏樂也功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從鄭氏○東萊呂氏曰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于文義甚叶若愈于毛鄭今觀楚椒舉詩止于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下武○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集傳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成王能繼往開來康王尊之以配列祖之詩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文選注作陟配在京下武詩釋疏云應作大武案鄭箋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蓋篆文下大二字或相似而譌否則箋之大字爲贅矣大武武功之大者因一戎衣而有天下故曰大武維周先世用兵者如黃帝阪泉涿鹿成湯東征南征皆非一戎衣也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在天聖賢已死精靈不泯相天造物也陟升也升而配天京師之郊祀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王謂武王也世德因世有哲王皆積德也作求求合于天理也永長也永言配命長合于

天理也。成王，武王之子。言配命之美，由成王能實有其德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式，法也。孝思，思繼前人，卽孝也。維則，足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淮南子作愼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愛也。一人，謂成王也。侯，射的也。愼，謹修也。應侯愼德，言成王之德，適中如應侯而無差，以其能愼德也。昭，明也。嗣服，繼體之君所當服膺也。

昭茲來許。後漢書注作昭哉來御繩後漢書注作愼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詩經逢原　大雅　卷八　十九

御，御宇也。來御，後來御宇之君也。愼其祖武，不越祖制也。於，歎美辭。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來賀，如越裳重譯而朝也。遐，疑辭。亦也，不遐有佐，言豈不亦佑啓後人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集傳、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周公述文王武王創業貽謀之美、以訓嗣王、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文王烝哉。

有聲，仁聲四被也。遹，越、通、愈也。駿，晉也，進也。求厥寧，視民如傷也。觀厥成，無凍餒之老也。烝，韓云美也。言文王初有聲時，不敢息遑，愈進而有聲，卑服不敢康，愈求民之寧，純亦不已，愈觀其治功之成，文王豈不美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嗣王止知文之所以爲文也，而不知其有武功，故以伐崇徙豐言之。

築城伊淢。釋文引韓詩作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詩經逢原　大雅　卷八　二十

洫，深池也。匹，實也。革，變也。猶，猷也。追來孝，追既往之孝思，開將來之孝思也。王后，文王之后太姒也。言築城則池甚深，作豐邑則制度匹實，非變更其謀猷也，蓋追往開來，成其孝思耳。太姒豈不美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公，功也。濯，鑿潔也。垣，城牆也。攸同，歸之者衆也。翰，羽翼也。王后維翰，言太姒助之以成也。文王四于羑里七年，非太姒之有爲，安能宴然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積。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績功也皇王武王也辟法也言豐水東注乃禹導之績四方攸同皆武王之足以爲法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京武王所營也置辟廱所以廣教化無思不服下民思武王之德無有不服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疑也卜龜卜也宅居也龜正卜于寶龜以定也成之因卜吉而成其事功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晏子春秋作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應作氾詒貽留也孫謀詒之法度使孫自謀之也燕翼燕生子以翼蔽之猶人之生子必以道輔之也此言豐水決而復入尚有遺留之氾以興起武王之立功業詒厥孫謀之意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詩經逢原卷九

生民之什第二十四 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集傳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于常人也○周以農事開基周公歷叙后稷之始末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賦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作何見爾雅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太平御覽作肅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民周人也姜嫄高辛氏之世妃精意以享鬼神曰禋祀祭郊禖也弗無子因弗可無子而禱于郊禖也履履隨步也帝高辛也武足也敏行之疾也歆喜也攸有也介行也以求子故帝與妃俱步行因帝行之速姜嫄婦人不能如帝之速故喜或行或止也震有娠也肅鄭云肅戒不復御也即此可見前本御而有娠非無人道而生子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韻會引說文作羍音踏不坼不副。經史事類作疈音必無菑經史事類作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發語辭彌厥月滿十月也先生初生時也牽小羊也后稷初生頭方如小羊也坼犯而裂也疈自裂也害阨同赫顯著也靈神異也上帝天也不寧猶言不如此言天不如此佑之安能無恙也康羌也料也不料以禋祀而居然生子也

附攷 說文繫傳引說文云牽小羊也從羊大聲讀若達臣鍇按詩曰誕彌厥月先生如牽牽羊小羔也說文于牽字下注小羊也于達字下注挑兮達兮可知小羊應用牽字經師借用達馬氏詩傳云達生也此注甚不明若云先生如達是何義理鄭箋云達羊子也鄭氏蓋見聖經本義作羊子但經師旣借用通達之達則曲爲之說曰羊子易生夫大牛羊孰不易生而單指羊耶惟其初生頭方似羊宜乎坼疈菑害矣而又不坼疈菑害斯

爲赫然顯其靈異若易生自無坼疈菑害何足爲靈耶吾鄉蔣涑塍楚辭餘論曰昔人以達爲羊子后稷之爲達豈生時形與之類故惡而棄之歟此說足以申棄之義且上章履帝武敏單說帝字明指高辛氏此章上帝字方指天說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徐堅初學記作鳥翼覆)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隘狹也腓足脛骨也字摩而過如撫摩愛字也平林曠野林木之地會適也伐平林伐木之人也覆翼以一翼蓋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大聲泣也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讀詩記作穎)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類篇作瓞蒲猛反)

覃長也訏大也載滿也言其初生似羊家人以爲怪而棄之後屢顯其異而收之也匍手行也匐伏行也匍匐爬也一二歲時也岐立也嶷小兒有知貌以就口食未能持盌箸故望食也蓺種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葉大也穟穟齊也麻大麻黃麻青麻白麻也麥大麥小麥麰麥也幪幪茂密也瓞小瓜也瓞瓞堅實貌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釋文引韓詩作拂)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讀詩記作房)。實苞。實種實褎(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相助也拂拂除之也豐草茂草也種之植之也黃老而黃不中道夭也茂繁盛也房孚甲也苞成包生聚也種可以爲種也褎漸苞也發發生也秀出穗也堅精足也穎出穎也栗如栗之堅強圓足也卽有邰家室從教民稼穡啟封于邰故老相傳立家室始于此也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恒(崔集注作亙古鄧反下同)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降天生也秬秠釋文云俱黑黍也穈赤粱也芑白粱粟也恒本作亙今諺謂殷實曰亙任在肩負在背肇始也肇祀始立國亦始祭祀也

附攷 疏云恒集注皆作亙字呂氏讀詩記亦引崔集注作亙又增韻亙延袤也詩大雅

亙之秬秠是亙乃詩之本字後人借用恒與天保詩借用恒字而不用緪字一也李陽冰改竄說文恒字不入心部而云从心从舟在二之閒入二部說文長箋駁之曰不成字蓋从心亙聲兼會意則可从心从舟在二之閒究係六書何義耶今觀玉篇收恒字于心部玉篇原本說文可知李氏之所移矣又傳會毛詩如月之恒反比玉篇詳而云古文恒从月丁逵中月上弦而就盈疏中取漸進之義俱無關會許氏用意深醇斷無忽又从月之理諸字書辯駁更改緣未細玩箋疏及諸家詩義以字借用之字爲實在憑空結撰耳亙之秬秠宜用亙字謂盈疇皆然也故云竟也偏也非謂常之秬秠也如月之緪宜用緪緪二字謂月上弦而愈進非謂月常圓以必無之事爲頌禱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弋紹反 說文作舀 或簸 波我反 或

蹂 音柔。釋之叟叟。釋文作溞 溞音搜 烝之浮浮。釋文作烰 烰音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蒲末反 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春入日舂之也舀謂自臼挽出也簸簸去其糠蹂其穀未能離穗蹂躪之使落也釋淘米也溞溞去糠皮肥膩而疎爽也烰烰熟也惟細思也取蕭祭脂以血膋達臭也羝牡羊也軷祭行之神也燔熏也烈炙也嗣歲舊歲已過新年嗣續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昂同高也豆木豆登瓦盤香始升穀之芬芳也居歆安坐而享之也胡何也臭芳臭也亶誠也時及時也胡臭亶時上帝居歆因此也罪非自外見悔非自內覺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集傳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敦 經史事類作聸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廣雅作苨 苨音擬

行葦蕲苞之葦也勿踐莫作踐也方始也苞蕲苞體成叢也苨苨葉得露而長育之貌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相關戚也具爾皆如是也肆陳也授几安老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音迓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古雅反 又音嫁

筵爲折俎殽果兼用者席則冬用鼎春夏用簋也緝猶續也御侍也緝御猶言遞代蓋授几必多人以助也獻主人獻賓卑幼獻長者酒也酢回敬也爵有耳杯斝斗杯也

醓 他感反 醢。呼改反 以薦或燔或炙。嘉 讀詩記作加 殽脾臄。渠略反 或歌或咢。

醓醢老汁字從沈浸省會意醢肉汁薦藉食也臄口上肉也咢字從二口蓋應聲而和也

附攷 讀詩記董氏曰、舊書作加殽、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又鄭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疏云是爲嘉美之加也、攷加殽、謂脾函本非常用之殽、故增加之以爲敬、非天子燕客而以脾函爲嘉美之物而誇張之也、又此詩爲燕客所歌、主人自誇嘉殽、亦非體、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將射而試弓之謂、堅、謂弓不壞也、鍭、金鏃也、舍矢、發矢也、鈞、輕重等也、賢、勝也、序賓以賢所以厲中也、

敦弓既句。（音鈎）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句、句弦也、如樹、巧力兼至也、不侮、仍以賢而不以勢力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主祭者、主、爲主人以敬賓也、醹、酒厚之至沾口不釋也、大斗、大杯也、祈黃耇、爲老人上壽願其享福也

黃耇台（爾雅作鮐）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鮐背、老人背有鮐文也、引、在老人前、翼、在左右以扶之也、祺、期頤、介、助也、景、大也、美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從鄭氏）

既醉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集傳、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此天子既宴諸侯、諸侯謝宴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德、謂恩誼也、君子、謂王也、介、畀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介爾昭明、世世皆與以令名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化也、澤及天下後世也、高朗即高明也、令終、書所謂考終命也、俶、始兆也、公尸即祭時所設之尸、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靜、清潔也、嘉、美也、朋友、賓客也、攝、檢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韻府羣玉作君子）不匱。永

錫爾類。

孝子、主人之子也、不匱、孝有餘也、永錫爾類、使同類皆學其孝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隋書作爾）胤。

壼、壼範也、以其孝爲閫門之範也、胤、子孫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緣附也、莊子、蚊蝱僕緣、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列女傳作士女、下同）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士女如士之有德有才者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疏云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此祭之明日復宴公尸之樂歌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野鴨左傳云饔人竊更之以鶩鶩即鳧也鷖鷗也禮當其爲尸則弗臣也鳧鷖浮水之鳥常不沈者故擧以樂公尸喻不臣也涇水名寧安受福也成成就其福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爲就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湑酒之既泲者脯陳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潨衆水所趨也來宗衆皆以公尸爲主而陪之也宗家廟也崇益之使高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說文作醺醺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亹水自中行旁岸如門也醺醺醉意無有後艱衆人皆託其福庇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序假樂嘉成王也○集傳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公尸謝王者之宴頌而且規也

假左傳作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詩攷作佑命之自天申之嘉美也嘉樂猶樂旨也君子指王也顯顯光顯也佑助也申重疊也

干祿百福後漢書注作天錫百祿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後漢書注作煌煌宜君宜王釋文作且君且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煌煌盛也且方且也愆過也忘如數典而忘其祖也率大率也以子孫千億言之也由經由也舊章祖宗遺法

附攷 後漢書注引詩云天錫百祿子孫千億是時功令已疏毛詩則此所引爲韓詩

石經可知毛詩干祿百福干或是千字之訛衛氏詩序于旱麓詩又倒用之曰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駁之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呂東萊曰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而不知衛序本之此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春秋繁露作仇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仇匹同時同德之人不敢爲天下先故受福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文選注作懈于位。民之攸塈。

紀有紀律不紊也燕安慰也朋友異姓之親也塈息也謂民得安寧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集傳意與序同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誠實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居閒居康安康匪居匪康言勤也埸與鄰封錯壤之處疆與鄰封畫壤之處將欲遠行凡邊地之所積皆取而歸之于積倉遷居之後便于運致也餱糧乾餱餅餌之屬槖木器囊布具皆所以盛物遠行也輯除盜也光顯明也除盜者明示以威故下文遂言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干楯也戈鉤鋒也戚斧也揚燿之使盜畏也爰方啟行有備無患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魚輦反又魚偃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胥相也斯原邠之原也既庶既繁其土宜人也順不逆人情也迺宣始昌言居此也無永歎人不怨遷也蓋公劉始遷若暫居者然至是而知土美人樂始定居也陟則在巘以山脊不可居稍降則爲平原而可居也舟流行也時無五金錢幣故以玉與瑤爲用復慮玉瑤之難行也倡以鞞琫容飾其刀則易行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逝往觀也逝百泉酌其可用不可用能用不能用也瞻溥原引水以灌植也京師邠都也處處隨地可居也廬旅爲廬以庇行旅也正言曰言柔言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鄭箋作扆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依永居也扆座有可依者即古椅字曹羣牧處牢圈也匏瓠之小者可爲盌也食飲君宗邠人皆愛敬公劉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孟子作邠居允荒。

既溥既長謂地也景測日影也相陰陽宜植物也單與擔同度水由筧槽而通也泉不甚近故令軍人擔筧槽三截以致水也隰下濕原高原徹通也周人百畝而徹蓋舊制也爾雅山西曰夕陽邠公劉所都之邑孟子莊子俱作邠或作豳隸行攸爲豳也允荒甚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白虎通作于邠斯觀涉渭爲亂。取厲取

鍛。釋文作取碫取碫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周禮職方氏注作汭泦之即。

于邠斯觀謂徧爲相度也亂隨意步也碫磨石鍛治器止基迺理先立根基條理也因是而人衆因是而無物不有者何哉因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惠工通商行旅者必止其地旅既密則人衆而貨集汭皇澗之內泦皇澗之外即接也謂夾澗居人相接見止旅之稠密也

附攷 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鄭注引詩曰汭泦之即馬傳芮水厓也鞫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案汭从水內聲意泦爲水之尾末義又省用九聲極爲周到經師借用虞芮之芮鞫理之鞫馬傳芮水厓也已爲不明又云鞫究也尤屬難解非有鄭氏之箋及雍州注則詩義亡矣鄭氏之功不可掩如此又今常州府宜興縣有東泦西泦似洞而差小天津府謂小海曰海泦子俱音九益知鄭氏傳經非無徵不信者可比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序。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集傳。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釋文作饙饎。豈弟文選注作愷悌下同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水聲行潦驟長之水饙和也饎喜食餅餌之屬愷開誠也悌巽順也言行潦至賤至易而饎必待之而成以比小民至賤至易必得其心而治故愷悌之君子不敢自外于民而民亦以之爲父母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濯滌也罍所以貯酒歸來歸君能愷悌故民來歸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溉浴也潔也塈息也君能愷悌故民藉以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集傳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成王承文武之治鳳凰巢于卷阿召康公從遊因王之歌賦卷阿以規之

有卷者阿飄釋文飄作票風自南豈同愷下同弟同悌下同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阿山阿也三面高而中下曰阿票輕也矢發也直言其事也矢音謂成王也

件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件奐與盤桓同爾謂成王也優游閒暇也彌滿也彌性全其所受于天也先公古公也酋終也願成王如古公之福壽也

附攷 先公馬氏無傳鄭箋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疏云公是君之別名攷先公謂古公亶父也禮記中庸篇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凡于生時未爲王者皆得以公稱之許自雲名物鈔云古公壽百二十歲故召康公以此祝成王若云指武王則當云先王不當云先公也斯干篇築室百堵似續妣祖亦指嗣古公姜女之百堵皆與此章似宇與斯干似宇馬傳同云似嗣也蓋周家之日新月盛壽長享福者莫如古公故臣子恒以此祝其君嗣美古公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昄章猶言版圖昄博厚也百神爾主富有天下百神之祀皆以王爲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盛貌謂受祿之多也純不雜也嘏福也

有馮釋文馮作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憑可依據也翼可扶進也有孝可以矜式天下有德可以淑艾吾身皆指在王左右之賢人也以此諸賢引翼吾君故君得成愷悌之美而爲四方所取則也

顒顒卬卬文選注卬卬作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大也昂昂顯也圭璋特達也顒顒則無瑣屑昂昂則無委靡圭璋特達則權不下移令善也聞聲譽也望威儀也綱綱領也言由此故聞望之善四方皆恃以爲綱而不紊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神鳥羽蟲之長也翽翽羽聲亦集爰止止于卷阿也鳳之所止衆鳥隨之藹藹盛貌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吉士，善士。媚，順也。言鳳有衆鳥隨之，王多吉士相隨，亦如羣鳥之環向于鳳也。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傅，負也。傅天，背負蒼天也。吉人，凡從人也。媚于庶人，惠民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論衡、韻府羣玉同作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菶菶萋萋。雝雝經史事類作噰噰喈喈。

梧桐，樹名。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盛也。噰噰喈喈，鳳鳴聲。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庶，衆也。多，有餘也。閑且馳，虞衡撫之患也。此矢詩，康公自謂也。遂，隨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集傳：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周至懿王而政衰，太師歌詩，儆其近習貴臣，因以諷王也。○史記：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說文作朁不畏明。柔釋文作揉遠能音耐邇。以定我王。

止，語詞。汔，至此也。中國，畿內也。詭隨，蹤跡詭秘而隨聲附和也。式，用也。遏，止也。朁不畏明，耐可不畏高明也。揉，使之馴也。能，聯其情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逑，聚而不散也。惛怓，惛憒妄言也。爾勞，舊所爲之政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罔極，不知底止之人也。慝，惡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愒，息也。泄，漸去也。醜厲，兇頑無賴也。戎，汝也。式，法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

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繾綣柔惡之人也正反以正爲反也玉女貴重之如玉而不忍其隕也大諫盡言以諫也此章大諫在末章板章大諫在首章蓋厲王時發端卽宜極諫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序板凡伯刺厲王也○集傳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厲王暴虐老臣凡伯息與貴臣同諫故賦此詩

上帝板板爾雅及後漢書注作版版下民卒韓詩外傳作瘁癉當但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廣韻作悹悹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上帝喻厲王版版一定以刑法相繩也瘁憔悴癉病也猶猷同靡聖不睿也悹痯同病也亶閑誠布公也不實在閑誠布公是無遠慮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類篇作呭呭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釋文作繹矣民之莫矣

難難服事也憲憲訢其美也蹶蹎也呭呭言畏葸貌輯合理也洽和也繹不苟也莫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異事各司其事同寮同爲庶官也囂囂猶聱聱傲也服可行也先民古人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禮部韻略作懽懽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虐暴虐謔謔戲也懽懽言而又言也蹻蹻翹足不顧貌多久積也熇熇熱病也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說文作唸吚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也夸誇也毗合也卒迷盡亂也善人載尸如以告則殺也唸吚畏罪不敢前之聲容我謂國家也葵向也蔑資無可資藉也惠順也師衆也

天之牖風俗通作誘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韓詩外傳作誘民孔易民之多辟文選注作僻無自立辟

誘導也壎篪同氣也璋圭合體也取攜便也攜無曰益此外無加增也僻偏也辟法也

价詩攷作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介甲也屯衛之士也藩藩籬也大師京師也垣墻垣也大邦諸侯也屏前蔽也大宗同姓

之鄭大夫也翰羽翼也宗子宗族也

敬[蔡邕傳作畏]天之怒。無[左傳作不]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後漢書作敬天之威不敢驅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釋文作遊羨]

[天指上帝言若前之天非爲王言者此所以爲譎諫也戲豫戲而逸豫也威變也驅馳放縱也王往遁旦曉也遊羨放溢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第二十五[陸氏原文。攷蕩至召旻共十一篇召旻不另起屬于蕩]

[什者以單篇不能成什也]

蕩○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李迂仲曰蕩之序有可疑者詩中言蕩蕩上帝而序乃以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意都不相干涉]○集傳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文作僻]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詩攷引韓詩作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寬大貌辟君也疾威暴戾也僻偏也烝衆也匪訦不可信也鮮少也]

文王曰咨。咨女[汝下同]殷商。曾是彊禦。[楚辭注作彊圉下同]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咨歎息也殷商紂也彊圉彊而不義也掊克聚斂也服事也滔德滔慢之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釋文作詛]侯祝。靡屆靡究。

[而汝也秉執也義類自以爲義之類懟與民爲讎也流言以對口給也寇攘式內謂如寇之攘奪其民而入之于內也詛祝詈而禱也屆至也究竟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說文繫傳作咆哮]于中國。

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咆哮盛氣貌時是也背在後側在側無背則無可倚託之人無側則無可扶翼之人陪貳也無卿無賢卿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釋文作或號或謼]俾晝作夜。

[湎沈湎也式法也止容止也靡無也俾晝作夜飲而忘其甲子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經史事類作螳]如沸如

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字从三横目三大或省作奰故文選注亦作𣰰从四者誤音備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螳螂也如蜩之不靜如螳之好爭如沸之發而不止如羹之糊而不分指所用之人也喪亡也奰衆皆怒目而視所謂道路以目也覃延也鬼方遠夷也

附攷 經史事類引詩云如蜩如螗韻府羣玉說文長箋同詩傳蜩蟬也螗蝘也箋云如蜩螗之鳴釋蟲蜩蜋蜩螗舍人曰皆蟬也集傳因之云蜩螗皆蟬也但蜩螳沸羹是四事今合蜩螗爲蟬讀成如蟬如蟬于理不順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時是也舊舊人舊法也典刑常法也大命天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有言故老相傳之言也揭撅也枝葉喻外象本實本根也喻內基撥被發也鑒鏡也戒也殷鑒在夏則周鑒又宜在殷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集傳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衛武公因自戒以儆幽王作抑戒。攷詩中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與賓之初筵。同一主文譎諫。其爲儆幽王無疑。而一在小雅。一在大雅。或經師所分屬。或別有寓意。未可定也。至衛序以爲衛武公刺厲王。攷厲王三十七年流彘。其時已云亦聿既耄。至幽王嬖褒姒時。又閱五十餘年。則武公已百四五十歲矣。豈足信乎。

抑抑國語作懿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儀之密也隅廉隅靡哲不愚凡性敏之人恒以聰明而不習誠敬則愚也疾天賦所偏之病戾執拘自是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羣經音辯作梏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經史事類中論同作爾威儀。維民之則。

無競不強人以從己也四方其訓所謂四海之內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也梏檢束也自檢束其德行則四國皆仰而順之也訏大也謨謀也定命立命也猶猷也辰時也則法也訏謨則不爲小算定命則無意外之虞遠猶則非止目前之計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韓詩外傳作愖

音鳩下同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上聲明刑。

今武公自謂，賓以諷王也。興，習俗時尚也。荒湛樂而沈湎也。汝亦武公自指也。紹，承先人之統緒也。敷，廣也。共，向也，守也。刑，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

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

戎作，用逷蠻方。

肆，故也。弗尚，弗以爲佳也。泉流往而不返也。淪，流久而沈也。夙興洒埽，盬因幽王昵枕席之歡，不能早朝晏罷，故及之也。章，章程也。戒，戒心。逷應作惕，警也。用戒戎作，言既有女戎，

必有男戎，不可不爲戒備，其後幽王果死于犬戎，斯言驗矣。

質詩攷作詰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

詰，教也。侯度，諸侯之度。柔嘉，人皆柔服而嘉美之也。

無易去聲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詩攷引韓詩作詶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

民小子。子孫繩繩，詩攷引韓詩作承承萬民靡不承。

捫舌猶云掩口。逝，追也。言發由己始，則人不能捫，終則我不能追也。訓，酬也。以好言者人

亦以好言訓之，以惡言者人亦以惡言訓也。惠，順也。小子，稚子也。朋友固不可忽，卽庶民小子亦然，無小大無敢慢也。如是則子孫繼續，萬民皆承化也。小弁詩君子無易由言，此詩亦曰無易由言，可知俱爲幽王而作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

可度入聲思，矧可射思。

友，交也。輯柔，謹而柔也。遐，甚也。愆，過也。友君子而不愆，無人非也。在屋漏而不愧，無鬼責也。格，至也。度，測也。射，不敬之聲容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

實虹戶公反小子。

辟，法也。辟爾爲德，以爾德爲法也。俾，使也。臧，心善也。嘉，言美也。僭，過當也。賊，柔伏也。僭爲剛惡，賊爲柔惡。不僭不賊，豈有不爲所取法者乎。投桃報李，卽無言不訓無德不報之意。童，童牛也。虹，僞言也。

荏說文繫傳作苒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話釋文作詁言，順德之行。其維愚

人，覆謂我僭。同譖民各有心。

荏苒解見前。言緡之絲，因柔木也。此二句起下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意。詁，古人之訓言也。

暨何也、

於乎文選注作嗚呼下同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暮同成。

嗚呼、歎辭。否、不臧也。示、指示也。示之事、明示以某事。如是則是、如彼則非也。提、拔也。提其耳、恐其置若不聞也。靡盈、不自滿也。夙、早也。莫、暮晚也。不自滿則早知其故而早成人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音涝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困學記聞作懆懆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昊天孔昭、仰天而訴也。夢夢、不明也。懆懆、憂勞也。君猶天也。天既甚明、則君亦宜加之。今乃夢夢焉。故使我憂勞也。諄諄、詳語。藐藐、忽略也。虐、刻薄也。不以為教導之、反以為刻薄之也。八十九十曰耄。時武公年已九十餘也。此武公藉以諷諫。若非為王而言者然。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止、昔人之行止也。艱難、兩難也。蓋人君皆有祖先之德澤。天欲宥之、則視其無道而難忍。天欲絕之、則念其祖德而難絕也。忒、差也。回遹、回邪也。棘、急也。棘木多刺。俾民無所措手足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集傳、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芮良夫保護厲王出奔、榮夷公譖之、怨而賦桑柔、

菀北堂書鈔作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釋文作況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菀、不直也。不曰桑而曰桑柔、喻榮夷公所植之人、皆為繭絲聚斂之謀也。旬、布列也。捋采其劉、喻聚斂太急也。瘼、病也。不殄、心憂不懼難也。倉況、猶倉皇也。填、塵同。言變起倉卒、

厲王與榮夷公諸人、倉皇出走、不意有此風塵澒洞也。昊天寧不我矜、見孽皆自作、非由天意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騤騤、急行也。翩、亂貌。承上言倉皇出奔之象也。泯、絕也。靡國不泯、無國可投也。具禍以燼、謂國人俱為禍亂焰雖過而其燼未息也。頻、蹙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音睚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蔑、輕也。資、藉也。言王與國人、皆輕舉妄動、無所資藉也。將、助也。疑、定也。云徂何往、諸侯皆

怨無可投之國也維患也競强也言宜反已自患不應執意如此之强也厲階以喻導王以利指榮夷公之屬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釋文作亶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鄭作禦

亶厚也東西靡定諸侯皆不納也覯痻見病也孔棘我禦見四面皆敵人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毖謹飭也亂況禍亂之景況也削末滅也執熱以濯喻宜及早悔過解釋此難也其何能淑歎其不然也載則也

詩經逢原 大雅 卷九 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普耕反徐云補耕反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遡向之也僾唈也人向風而逆氣則唈今逆民情如此亦不適也荓使也民本有敬上之心使之太煩恒若不及使民不得耕耨以至于此也

天降喪亂。滅詩總聞作蔑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滅蔑通降喪蔑王卽國步蔑資天不我將之意蟊賊指榮夷公諸人具贅卒荒具備臣數如生贅瘤卒致荒亂也旅力餘力也言謀利不遺餘力不顧天理也

附攷 詩總聞本曰蔑我立王此必石經韓詩之本而王氏用之鄭箋云滅盡也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鄭氏亦覺厲王現在忽爾稱滅于理未安故爲此解王氏所引則作輕蔑義見厲王之虐與國人逐王皆屬輕舉妄動則滅通作蔑亦無不可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相助治之人也不順不順情理也自有肺腸亦指榮夷公諸人俾民卒狂致國人共若狂而逐王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甡甡羣行貌進退維谷其時芮良夫蓋匡王以行榮夷公之屬復短之也進則受譖欲退

詩經逢原 大雅 卷九 三九

則已受周召二公之託付義不容負國恩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覆狂以喜如教厲王弭謗也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責榮夷公諸人可以諫王而不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良人正人也忍心指榮夷公之屬求迪顧復怨王之辭荼斷腸草也一名鉤吻廣東土名大茶葉徐鉉曰荼卽今之茶字貪亂荼毒言民亦知爲亂如食荼必死出于不得已也

大爾雅注作泰下章同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

式穀。維彼不順。征韓詩外傳作徃以中垢。
泰風西風也隧葬道也愉言自造此死路也徃行也中垢肺腸齷齪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貪人敗類貪利之人乃敗類也如醉昏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既之陰同蔭女。反予來赫。釋文作嚇嚇音赫
朋友亦謂榮夷公之屬蔭女人念芮良夫之忠直故不敢逼并免榮夷公之屬也嚇恐之也謂以厲王之勢挾制之也

民之罔極。職涼鄭箋作諒下同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職諒善背陽為信然之語而過即背之也回遹用力上下交爭利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定也職主也職盜為寇始為盜而後成寇而實自榮夷公諸人言利如主使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集傳與序同
倬文選注引韓詩作對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詩攷作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春秋繁露作洊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對仰視也雲漢天河也昭明也回轉也洊臻屢至也靡神不舉禱之徧靡愛斯牲禱之誠卒盡也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釋文引韓詩作鬱隆烔烔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於例反靡神不宗。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春秋繁露引詩作耗射下土寧一我躬
鬱蘊也隆厚也烔烔熱氣盛也久旱則蘊蓄之熱氣愈甚也殄絕也不殄絡繹也郊祀天宮祭祖奠瘞祀天地之儀也宗尊祀也靡神不宗統內外而言之也不克欲救而不克也不臨雖祭而不享也耗減收也射敗也寧耐可也一我躬願已獨當其咎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鄭作嗺
不可推不能推移也霆雷言天怒而旱如雷霆之加罪于民也不我遺言偕死也嗺嗟也

言此何敢不畏懼灌吁嗟求先祖之救而已、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
沮止也赫赫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逃也大命大數天命也近止將絕也瞻仰視顧下視
言無可求救也羣公如周公太公諸人在天之靈也先正先代正直之人助代請于天也
言諸人或袖手旁觀父母祖先何忍視我之死乎
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詩攷引韓詩作炎如焚。我心憚經史類作燀暑。憂心如熏。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旱而無物貌魃旱厲也炎燎也燀苦也遯逃也言羣公先正雖若不聞上天有好生
之德寧可使我無所逃遯乎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釋文作疹我以旱。憯七感
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同暮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文選注釋文同作祀宜無悔怒。
黽勉強支持也畏去行不知所之疹病也憯曾也何也祈祈年祈穀也孔甚夙早也方社
四方祭社也虞思也不我虞不代我思忖也悔恨也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冢宰。

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鄭作賙無不
能止。瞻卬釋文作仰下同昊天。云如何里。
友紀百寮之次序也散無友紀百官奔走分禱不復有行列也鞫分散貌庶正衆尹也疚
病也冢宰百官之長趣馬趣駕之官師氏守王門者膳夫廚役也左右王左右使令之臣
也靡人不賙因旱極而普賑饑民也里語助辭猶云了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說文作有譓其聲大夫君子。昭假
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
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譏風聲也有風則無雨也昭誠假至也贏餘也言祈禱極誠不遺餘力也成成緒也言大

命雖近不可輒棄成緒尚須祈禱以自勉也我宣王自謂也戾至也及也言今之所求者
皆爲我一人而天降之罰以至于累及庶正皆受此憂勞也曷惠其寧顧詞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
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集傳、宣王之舅
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崧高維嶽。初學記作嵩高維岳駿藝文類聚作峻極于天。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
方于宣。

嵩中岳也降神猶言鍾靈甫仲山甫也翰輔翼也蕃藩蔽也宣布化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亹亹勤勉也纘積而任之也邑申之本邑謝益封之地式法也召伯召穆公也宅所居也登處也世執其功願無墜其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功也徹通計其田以行稅法也傅御王左右也私人眷屬也申伯爲王之舅故命左右寺人之儔衛其私人以往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作也藐藐深遠貌蹻蹻強壯貌濯濯鮮明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應作迒音記王舅。南土是保。

介圭諸侯之圭迒木鐸也往迒王舅言王舅此行應如木鐸之常在耳切記于心以爲南土保障也

申伯信初學記作言邁。王餞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粻。太平御覽作糧式遄其行。

邁往也餞送行也郿地名還南歸本國也誠歸謝人服申伯之德誠心歸附也彊彊界也峙儲也糧餱糧也式用也遄速也

申伯番番。音翻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猶翩翩嘽嘽安行也戎周邦之人謂宣王也元大也憲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升菴引崔靈恩本作增申伯。

惠順也揉柔服也聞聲著也誦歌詠之辭也碩大也增益也言此非以自矜所以激厲申伯而增益其德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集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玩式遄其歸、及仲山甫永懷、必可以不往城齊、而宣王命之往者、蓋諷辭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烝衆也則法也有物有則如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也秉賦也彝常性也懿善也美也言人受天賦之本性皆喜此美德蓋人性皆善也昭明也假降也猶言降神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柔而不嘉則爲陰惡故柔嘉始足以爲則也令善也翼翼稱量無輕重而後行也小心如是而不式古訓則僅于謹飭而不足以爲貴矣威儀是力如立不易方之類也若順也明命王之命令也賦宣布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式法也百辟諸侯也纘繼也戎汝也保包也俾君無逸德也此皆王勉仲山甫之言也喉舌出納所必由也發興起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同懈以事一人。
肅肅嚴敬也將奉也小曰邦大曰國否不臧也明之宣王命以牖啓之也哲敏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後漢書注作鰥寡。不畏彊禦。漢書作圉

茹食也欺其柔而魚肉之也彊圉彊梁也見離騷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
輶猶通如毛言易舉也儀像模也圖計算也愛莫助謂舉德也袞天子所服也職事也袞職天子所行之事不敢斥言至尊故曰袞職闕少也補之如諫棐長立幼之類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文選注作鑾下同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
東方。

出祖因仲山甫出使而同僚祖之也業業行之順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分仲山甫永懷。以慰其
心。
騤騤馬安行而疾也式遄其歸願其工竣早歸也清風解慍去煩之意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集傳。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作此以送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詩攷引韓詩作啅]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同恭]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廣大也梁山山名甸奠同定也倬寬也直也受命承王命而來朝也戎汝也易更改也言不易以安其心也榦整治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戎辟宣王自謂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說文作鍚音陽]鞹[苦郭反]鞃[胡肱反]淺幭。[莫歷反]鞗革金厄。

修長也張開展也淑好也綏章綏旌也簟茀以竹簟爲茀也錯衡衡錯采也鉤膺馬胸前帶有鉤也鏤鍚馬眉上飾鞹鞹同寬也鞃輿旁扇邊可張以蔽輿牖者幭輿上半罩以防雨者鞗靮條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徐作缹甫九反]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音苴]侯氏燕胥。

屠地名顯父周卿士缹入缶而烝也蔌菜蔬也筍竹萌蒲蒲蒻也且堆列貌胥共樂也

韓侯取[釋文作娶]妻。汾[爾雅釋文西至於邠國說文作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應作之]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白虎通作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傳云汾大也大王居邠言外家本于周室以見貴族也蹶父周卿士姞姓姪娣諸侯一娶九女祁祁多也爛燦爛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去聲]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經史事類太平御覽同作滸滸]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孔武不委靡也韓姞蹶父之女也相攸擇地也滸滸大也甫甫肥也噳噳鳴聲衆也貓似

虎而小慶既令居慶其既得善居也燕譽樂而有譽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太平御覽作虎]豹黃羆。

溥大也師衆也百蠻百種之蠻追貊北狛伯長也實是也墉城垣壑隍也畝計地籍記數也獻貢也願其經理既定來貢方物不負王之恩禮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集傳意與序同。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江也浮浮水急泛流貌滔滔長行貌匪安匪以此為可安也匪遊匪以此為可遊也求淮夷自取也匪安嚴戒備也匪舒貴神速也鋪鋪張安自尊大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湯湯水流盛貌洸洸雄勁貌時靡有爭蓋淮夷不敢拒王師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後漢書注作徹我土疆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

南海。

滸水涯也疚病民也棘自生荊棘也來極欲其來會極歸極也

王命召虎。來旬鄭作營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營經營也宣布化也召公謂召公奭也維翰翼文王武王也是似勉其繩祖武也肇韓云長也敏勤也戎汝也公即召公奭也常勤如乃祖公故錫汝以福也

釐爾圭瓚。秬音巨鬯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與也圭介圭瓚玉瓚卣尊也文人撰文之人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言于王朝受命如錫冊封自召虎之祖康公至于今日始再有此寵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也揚宣揚也休美也言所以報王之恩禮惟宣揚德美也作為也考高也言為祖先之光也令聞美譽也矢施也文德政教德化也洽浹也言從此以文德為治教化自洽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集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宣王因召穆公

之師既還。自將以伐淮夷。尹吉甫諷之。賦常武。

赫赫釋文作嚇嚇下同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下同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周禮夏官注作儆既戒。惠此南國。

嚇嚇明明傳命威顯之貌南仲周之卿士大祖宣王同姓之尊行者如穆王稱祭公謀父為祖祭公是也大師官名皇父其名也六師天子六師戎軍也戒戒備也惠此南國除暴以安民也

附攷 常武首章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為大師箋云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

今大師皇父是也傳以爲二人箋以爲一人集注云南仲見出車篇命卿士之謂南仲爲一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攷鄭氏必以爲一人者因衛氏采薇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而出車詩中有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不敢以南仲爲宣王時大將集傳出車詩注云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出車亦宣王之詩經師移之衛氏遂以王爲殷王殊不知紂都冀州文王在雍州之域安能遣大將出師越紂都而伐玁狁耶常武出車之南仲本一人一時集傳既以出車詩爲周王不必遷就鄭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吉甫也程伯畿內諸侯休父其名也左右陳行俾掌置陳也戒嚴也率循也省察也徐戎國名三事三農之事就緒各安其業而不擾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鄭作驛）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赫赫業業軍容之盛也嚴威也舒展也保作保民之東作也匪紹直趨也匪遊不兒戲也驛騷遞相驚恐也霆疾雷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釋文作而震而怒）進厥虎臣。闞（呼減反）如虓（火交反）虎。鋪（釋文引韓詩作敷）敦淮濆。仍（釋文本或作扔）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闞敢闞也字从門从敢虓虎聲也字从九虎敷布也敦屯也濆水旁高地扔古拿字就也往擒之也醜衆也截整齊也所所止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釋文引韓詩作民民）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嘽嘽衆盛也飛翰疾也江漢不絕也民民謂我之兵變服如彼之民使不備也翼翼絕其要害也不測不可知不克不可勝也濯勢將洗蕩之也

王猶（詩攷引韓詩作猷）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猷謀也允信也塞不洩也庭朝也回邪也征者正也彼既不邪則可以還師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集傳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凡伯怨王嬖褒姒以亂政賦瞻卬

瞻卬（後漢書作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我我國家也孔大也填應作顛謂顛覆也厲灾也言大地應顛覆不寧故降此災害也邦靡有定國勢動搖也瘵病也蟊賊羣小也疾病也夷平也屆止也言既有此疾則斷無平

心而止之時也罟網也罪罟法網也不收恆張也瘳病已也言更無平心而不病民之時如下章所云也

人有土田。女汝同。下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潛夫論作女反脫之

汝指羣小而言褻姒之黨也脫釋罪也○此疑錯簡汝反有之下應接此宜無罪汝反收之有收一韻奪脫一韻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同噫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
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谷永傳作匪降自天

詩經逢原 大雅 卷九 罒

無亂字此詩七章皆四字句因鄭箋亂字而增入耳應從谷永傳

生自婦人。匪
教匪誨。時維婦寺。侍同

哲明敏也哲夫古賢人也成城創業也哲婦謂褒姒褒姒輸織室時已五十歲嫁夫生子故謂之婦傾城謂敗國也噫傷痛聲梟鴟比褒姒之惡聲也長舌能言也階梯也寺徐作侍近也蓋此詩專責褒姒不及寺人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
三倍。古音君子是識。婦無公事。經史事類作功休其蠶織。

鞫鞫獄也忮害也忒差也竟究竟也背違其初言也極終此獄也慝惡也賈畜貨而鬻者三倍謂其鬻獄而獲利也君子謂旁觀之賢人也功事女功之事也言褒姒本輸織室之

婦豈無女功而息其蠶織何耶

天何以刺。戚音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
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喻幽王刺刺探也神鬼神陰類喻褒姒之黨也言天何能刺探而知其事乎何神不如賈三倍而富乎介紹也狄戎狄也介狄因褒姒之黨以致戎狄之禍如介紹也忌忌凡伯直言也弔問也不祥不祥之人也不類如國語所稱侏儒戚施實御在側也人正人也殄絕也殄瘁國運將絕而憔悴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詩經逢原 大雅 卷九 罜

罔不信也優多也幾幾及也言禍亂將作也

觱沸檻應作濫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
皇祖。式救爾後。

言出泉之深以比醸禍之久寧自今言早知其故也藐藐高也克能也鞏固也忝愧也皇祖后稷也爾後繼自今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
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集傳此刺幽王任

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詩人怨王用小人以致禍亂賦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去聲 瘨經史事類作瘼 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韓詩外傳作御 卒荒。

旻天指幽王也。篤大也。喪凶也。瘼病也。我我國家也。卒盡也。御服用也。荒少也。

天降罪罟。蟊音矛 賊內訌。戶工反 昏鄭作閽 椓靡共。同供 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蟊賊比小人也。訌言之工也。閽司門者。椓奄人也。靡共因小人之訌。奄寺亦不供職也。潰潰猶憒憒也。回遹邪僻也。靖治也。夷傷也。言此憒憒之人。實治傷我國家也。

皋皋訿訿。音紫 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曲諂也。訿訿柔順也。玷瑕也。孔填不寧。救過不給也。貶下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經史事類作如彼草木莫不潰茂 如彼棲苴。我相去聲 此邦。無不潰止。

潰壞也。潰茂因饑饉也。棲依也。苴水邊亂草。以喻周之形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馬作況 下同 斯引。

時此時也。疚民病也。疏行列也。粺應作稗。喻敗類也。替廢絕也。職主也。況景況也。引長也。言有主之者。故其景況益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鄭作瀕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不云不究其故也。自瀕漸涸也。自中源竭也。溥徧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毛詩指說作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 日辟音闢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日辟國百里。甘棠敷化。日見歸附也。日蹙國百里。聚斂逃亡。日見荒蕪也。尚尊也。有舊如召公之辟國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陸氏原文

武進胡文英繩崖甫輯

周頌

清廟○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集傳與序同、○此周公奉成王率諸侯以祀文王之樂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鄭氏大傳注作逡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北堂書鈔作斯人）

於、歎美辭、穆、靜也、清廟、專祀文王之廟、肅雝、敬而和也、顯相、諸侯有顯著之德以助祭、如多士是也、對、立也、越、行也、在天、文王在天之靈也、逡、踐同、走貌、不、丕同、丕顯丕承而無射、并頌文武之德、以祝嗣王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序、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此祭文王之樂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同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左傳作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韓云念也、不已、不息也、純、天理之熟也、恤、愛撫也、收、受也、駿、進也、惠、順也、曾孫、祭者之子孫、篤、勉力也、言念天命穆然不息、其無聲臭而不顯者、維文王純德之美似之、天果有所以恤我、我受天之眷、亦當進而順于文王之所爲、並訓子孫勉力修德以答天庥而繼文德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序、維清、奏象舞也、○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清、清廟也、緝、繼也、熙、廣也、文王之典、象箾南籥也、肇禋、自武王初祭文王而言、迄用有成、至于武成時也、禎、福祥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集傳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此天子帥諸侯、分獻于配享功臣之主、而因以勉之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鄭箋及左傳作順之。不顯維德。百
辟其刑之。於乎同呼前王不忘。
烈武功也文文事也文選注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辟公諸侯也烈文辟公以武功文事開國之諸臣也錫茲祉福諸臣蓋與享之故能助先王錫祉福也我成王自謂也子孫指辟公之後封大也靡奢靡也毋封靡欲辟公子孫崇儉德也王王家也崇尊重也戎大也念茲戎功欲諸侯念祖先之功繼序猶纘序也皇美也競爭競也順之謂已無競則人不逆也不顯維德不務外而惟修德也刑法也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也不忘勵諸侯不可忘先王之德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集傳此祭大
王之詩○大王文王有功德于串夷周爲立
廟岐山俾歲時伏臘祭焉此其樂歌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詩攷引韓詩作岨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作造也高山岐山也荒開荒也彼謂岐地也作耕作也康安也謂治岐也夷串夷也夷行而子孫保言串夷不斷此廟之祀亦不輟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集傳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此康王祀成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於國語無於字緝熙單國語作亶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康燕安也夙夜早晚也基立也宥從容涵養也密靜謐也緝繼天命也熙廣大命也○聖經緝熙亶厥心見國語此詩道成王之德○集傳既依國語應在閔予小子之後經師移在我將之前鄭氏因其在文武之詩前義有不安不敢指爲成王故云成此王功又夙夜基命作句與昊天有成命相呼應宥密二字作句其於緝熙之於字國語逐字解釋不釋此義此有於字疑衍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集傳此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此嗣王
宗文王以配天因道其敬天法祖之意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釋文作佑下同之。儀式
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進獻也佑助也儀式威儀法式也刑模也靖治也伊此也言所以能日治四方者此福皆受之于文王也佑饗既饗而知蒙文王之佑也我嗣王自謂畏天之威言不敢以佑稍

肆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集傳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此頌武王行巡狩朝會之典純以德教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韓詩外傳作振)之。莫不震(玉篇作振)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遠往也其邦諸侯之國也子之天顧復之也右序依右而序如夏之後商商之後周也實右序見天之子之也振之儆戒興起也疊重疊振疊謂屢加振作也懷思也柔順也河黃河也喬高也喬嶽五嶽也允信也王謂武王維后盡其爲君之道也式序在位黜陟幽明也戢藏也櫜韜也懿美也肆陳也時是也夏中國也

附攷 韓詩外傳引詩曰薄言振之謂振作也馬氏詩傳震動玩動字亦振作意不作震驚意蓋天子省方巡狩振其綱紀非欲人畏懼也玉篇引詩并下句亦作莫不振疊蓋振作重疊使天下之人同歸于勤修眞得聖人之遺意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周禮鍾師注作執僾)○序執競祀武王也○集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此祭成王康王而美其善法武王威儀明晰也

執競(詩攷作僾 音絳下同)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初學記作鍠鍠)磬筦將將。(初學記作磬管鏘鏘)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潛夫論作板板賓之初筵作昄昄)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韓云服也僾不明瑰而強也今諺曰僾子烈功也言能服強者武王使無道者不敢肆其強乃武王之功也不顯成康成王康王遵武王之法不更制度如不顯也皇美也上帝

美其善守成也斤斤分明也鍠鍠大聲也穰穰多也簡簡少也板板嚴肅也既醉既飽指神也反復其舊也言有時降福簡少則子孫必反已自修使威儀分明神既樂而醉飽福祿仍復舊而穰穰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序思文后稷配天也○集傳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粒通)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文選注韓詩作嘉麰 音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

常于時夏。思念也文教民稼穡有相之道也烝衆也極稼穡以爲極則也嘉美也麥大麥也帝舜也命卽帝命棄之辭也率有率人稼穡而後能養人也常卽稼穡之事也言不分疆界常須稼穡其功甚大宜配天也

思文一章八句

淸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第二十七陸氏原文

臣工○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曰、序誤、○集傳、此戒農官之詩、○此成王戒臣工使知

重農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同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恥反乃錢子踐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嗟嗟呼而詢其所爲也臣工羣臣之各執事者釐與也成成法也成祖宗之成法也咨詢也茹度也言與以成法使其咨于人而度量以成之也保介統率鄉人之官也畬三歲田也如何新畬謀其田也皇美也來麥名常州名曰元麥蘇州名曰來麥北方名曰來大麥將奉也明上帝之明恩也明昭上帝顯上帝之功也迄至今也康年有年也庤峙同儲也錢鎛同形如火鐮而有鋒刃直隷名曰爪鐮以剪穀穗鎛亦鐮類也奄倏忽之間也銍截穎艾刈同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釋文作意下同嘻○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朱子曰、序誤、○集傳、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此康王述成王之德以勸農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如字爾。率文選注引韓詩作帥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經史事類作爲耦。噫嘻笑也意嘻鄭云多大之聲蓋其意樂農事之興故嘻笑大聲也昭假明與寬假也爾農

官也時此也駿大也發耕也爾私私田也三十里一望之地也服事也耦合耕也十千爲耦極言耕者之多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集傳、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此微子往觀于辟雍之詩、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詩攷引韓詩作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去聲在此無斁。詩攷引韓詩作射丁故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羽也鷺鷺鷺也西雍文王之雍也以其在鎬京辟雍之西故曰西雍我客以微子爲客而不臣也戾至也斯容如鷺之振羽潔白可觀也殷尚白故以此美之彼本國也此周京也射厭惡也庶幾望之也永長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序豐年秋冬報也○集傳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稌稻也廩倉也十萬曰億陳穀曰秭烝畀祖妣言祭祖妣皆賴此穀也洽百禮索百神而祭之也皆齊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釋文作鼓下同○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集傳用序○周公相成王合先代之樂而審音俾先王之後共考其成焉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禮記注及宋書樂志俱作㮕音引縣鼓鞉磬柷尺叔反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鼓在周卽遷鼎于周之意頌亦戒也崇叢也崇牙虡業之牙叢叢然也樹植也樹羽刻崇牙四亞如樹立之羽也應小鞞也㮕小鼓也縣鼓周之鼓鞉播鼓也柷起樂之器圉止樂之器喤喤聲之和也我客先王之後也成樂之大成也

附攷釋文有瞽本亦作鼓隷辨凡本亦作某者皆石經魯詩中字也然亦有本亦作某係韓詩字衍如揶風報我不迷釋文曰本亦作衞而韓詩實作報我不衞之類是皆作鼓必韓魯詩之說也玩下緊接設業設虡鐘鼓之架及樂器不及瞽矇一字則作鼓之文未可輕棄也經言我客戾止先朝樂器不敢輕褻又求先朝遺老共攷其然否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釋文引韓詩作涔音岑下同○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集傳意與序同○此立廟漆沮祀大王以上祧祖之樂歌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漆沮二水名在邠地涔魚池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卽此見鱣鮪非大魚可知矣

潛一章六句

雝○序雝禘大祖也索序言禘大祖安得有文母神主後漢書注右作有自是傳經細心人劉貢父强欲從右未知其故○集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此武王及后祭文王大姒誕忌之

樂歌。○詩所云武王祭於文王之廟徹而歌此詩後世遂用爲祭徹之樂

有來雝雝。文選注及漢書作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後漢書注作有下同烈考。亦右文母。

來后自內宮來也至止后至家廟也辟公同姓諸侯如周召虢叔諸人也相維辟公家祭以子姪行酒殽也天子謂武王也廣牡炰炙全烝之類肆從容陳設家祭亦如家燕也假寬假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祀贊者稱武王也宣宣昭也哲知也維人言文王能以

德化覺斯人也文武乃文乃武也燕安也燕及皇天天地位也有祭如在也詩緝曰古注以烈考爲文王文母爲太姒也三家家祭以雍徹蓋欲以文王太姒誇示于人而不知其悖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集傳。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成王重帥諸侯祭于武王。及配享功臣之樂歌。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再也辟君也厥章王所錫于諸侯之儀制也鶬麋鶬鞗革交文歷錄然似之也休美也烈武王烈也休有烈光諸侯有武王之餘蔭光輝也率率領也昭考武王也皇亦指武王言因祭而武王降多福于諸侯烈文辟公亦從而安諸侯以多福先王先公皆降多福則能使諸侯受純嘏矣。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案序以爲微子來見祖廟周之祖廟微子不當見殷之祖廟在宋不在京師何可混也○集傳與序

同。○微子來見而歸周爲之祖祭。此其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都回反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客謂微子也白馬殷尚白也萋棲同且未定也有依棲者有未定者指微子從者而言也敦待也琢治也旅行李也言其從者有萋有且待治行李而後歸也信信四宿也授縶縶馬言將留之也追之既去而追之使返愛之甚也綏安也左右綏之言安之者不一端也淫應作行行威猶行色也夷平也言縶之追之綏之皆不能留則既有行色惟祝鬼神降

禍、使之平安返國耳、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序、武、奏大武也、○集傳、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何元子曰此大武一成之歌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音留）耆（巨移反）定爾功。

（嗣武繼續者武王也、遏止也、劉殺傷也、耆老也、定永清大定也、耆定爾功、武王未受命也）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陸氏原文○攷閔予小子至般共十一篇般不別起什者、止存一篇、故統于閔予小子也）

閔予小子○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集傳、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

閔（文選注作憫）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詩攷引韓詩作惸惸）在疚於乎（音烏呼下同）皇考永世克孝念茲（漢書作我）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憫可憫憐也、小子成王自謂、遭遇也、不造謂武王崩也、惸惸孤立之貌、疚遭喪而病也、皇考武王也、永世猶終身也、言武王終身之孝以見已之未能孝養爲憾也、皇祖文王也、庭家庭也、陟降庭止、言文王在天之靈常在于庭、不敢不夙夜常敬也、皇王、文王有聲詩以爲武王是也、序緒同、繼緒思不忘、成王自言夙夜在心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集傳、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問也、訪予訪也、落止始終也、昭考武王也、悠遠也、艾盡也、歎武王之道甚遠、已行之未能盡也、就合也、判渙離也、言我所行、將合于昭考之道、及其後猶判渙而未能合也、家多難武王既崩、管叔以武庚叛也、紹如匪紹之紹、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恐已不勝其任祈武王陟降其家、以保佑之也、休美也、以保明其身、歎武王能就業明哲終其身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集傳、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去聲）哉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韓詩外傳作弗)時仔(音兹)肩
示我顯德行
敬之敬之重言以丁寧之也天天道也顯明
也思語辭命天命也高高天之外象也陟降
猶言賞罰也士事也監視也此以上述羣臣
進戒之辭不聰敬止前雖誤聽流言而今不
敢不敬也就成就也將扶而進也緝續熙廣
也時是也仔肩任之于肩也弗時仔肩示我
顯德行恐學力不勝望
羣臣之教已因有進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韻府羣玉無小字)○序小毖嗣王求助也○集傳

此亦訪落之意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爾雅作甹夆甹普經反夆孚逢反)
自求辛螫(釋文引韓詩作赦)肇允彼桃蟲拚(文選注作翻鄭箋作翻)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毖慎也甹夆爾雅云甹曳也謂勸闘也成王
喻遭武庚之亂無人解救也辛苦辣也赦韓
云事也成王初信流言而任周公避居于魯
是自求辛苦之事也肇始也允信也桃蟲小
鳥鷦飛貌言始信其如桃不過一蟲耳今翻
然而飛居然鳥也喻初視武庚爲不足介意
後幾成不可制也家多難管蔡甚
間王室也蓼辣蓼也以喻辛苦

附攷 韻府羣玉毖詩篇名元陶九成說郛所
載亦同蓋其時不以功令行毛鄭故陰
時夫陶九成朱孟章諸人得以會萃諸家擇
其理長者錄之此必三家詩說也三家詩宋
時俱在如董氏載韓詩之四月逸齋述齊詩
之抱衾與裯之類如近時六書通隷辨諸書
亦往往摭遺補逸不可謂古籍
久亡棄名山之藏而不錄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集傳此
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
不殊○此述力田逢年之詩

載芟載柞(側伯反)其耕澤澤(釋疏作釋)千耦其耘徂隰
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勅感反)

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釋文引韓詩作繹繹)其達有厭
其傑厭厭其苗緜緜(釋文引韓詩作民民)其麃載穫濟濟
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有飶(蒲節反又蒲必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釋文沈作俶)
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
兹。
芟鋤草也柞櫟也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畛
隴田疆界也主田主也伯長率領衆農之人亞
次于伯者旅衆人也彊與強同謂有力者能
左右之曰以嗿饕食聲饁餉田也媚農婦

洽餙之隹依婦守候農夫食畢而徹器也畧
磨刮之也俶載鄭作熾菑謂火耕也下篇同
函含生氣也活生也驛驛長不已貌達出土
也厭壓也彼此爭長也民民衆也麃耘也斂
香甚也俶猶斂也胡考壽之稱且權且也今
今時也振古猶從古也言如此豐年祭養非
權且非于今乃從古
如斯所以慶神惠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序良耜秋報社稷也○集傳或疑思文
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豳頌
者其詳見于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
是否也○此詩之意與載芟畧同

詩經逢原　周頌　卷十　七

畟畟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伊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太平御覽作讓伊黍其笠伊
糾其鎛斯趙集韻作掫或作趙通作趙以薅呼毛反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說文作穦之秩秩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

畟畟耜不停留貌或來瞻女農夫遥望餉田
之人路遠視未眞也黍糗飡之屬笠竹笠糾
斜軒貌趙走而削也薅刪棄也荼穢草也朽
爛也挃挃捆堅而光也穦積也秩秩有次序
也崇高也墉牆也比密也櫛枇笄也牛七尺
以上曰犉捄角曲貌續繼也古之人先祖也

附攷 集韻引詩曰其鎛斯掫或作趙通作趙蓋
王伯厚詩攷引周禮注作其鎛斯掫
鎒耜之類以薅荼蓼必須掉換手力不能糅
執也趙字从走从削北音讀削如蕭亦走而
削之意兼諧聲後人作燕
趙之趙乃隸省之字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集傳此亦祭而飲酒之詩○此臨牲之詩
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爾雅注作戴弁俅俅自堂徂基自

詩經逢原　周頌　卷十　八

羊徂詩攷引韓詩作來牛鼐鼎及鼒音兹徐音災兕觥其觩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釋文作不吳不歑吳音話胡考之休

絲衣生絲所織之衣紑淨也不緊貼體也載
在首也俅俅高圓貌徂行也基堂下階地也
自堂徂基自羊來牛先省陳設後省牲也鼐
大鼎鼒小鼎也旨酒思柔妥神也吳犬聲也
傲慢也蓋省牲時向牲行禮人或傲
慢也胡考之休猶言大老之福也

附攷 王雪山詩總聞將祭而眡牲眡饌眡器
之類也案序以爲繹賓尸又引高子曰
靈星之尸是此亭因高子序中有尸字遂以
爲繹賓尸而不知靈星之尸乃臨牲之詩音
相同曰傳而誤也凡祭內神有尸外神無賓
尸誰爲星之賓誰爲星之尸耶祭祖先旣有
尸不用生牛羊雍
詩廣牲乃全烝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儀禮注經史事類五音集韻並作勺○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集傳此亦頌武王之詩○禮內則十三舞勺見蒙養之時當遵養時晦也

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鑠鍊金也於鑠王師歎武王之師乃百鍊之師也遵養時晦未至其時遵奉天命闇晦而養其鋭也純熙謂天命已盡歸周也大介一戎衣也龍馬云和也猶賀彤籠緫之義也蹻蹻武貌造造邦也

酌一章九句

桓○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集傳此亦頌武王之功○此頌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去聲之。

綏安也桓桓武貌厥土十亂之屬厥家周家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云定厥家昭于天其理不爽也皇美也閒代也皇以閒之謂周有美德而代商也

桓一章九句

賚○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集傳此頌文武之功○武王大封功臣而因以見行賞之不苟也

文王既勤止。應作之我應受之。敷左傳作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受之受天命也鋪敷也時是也繹思尋繹而熟思也徂往也定安民也於歎辭武王言文王既勤勞于先我應繼其緒故于敷是天命尋繹熟思我行此大加封賚維求定是周之天命因歎息而言羣臣所當共爲繹思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集傳般義未詳○此巡守而因謀治河之詩、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詩攷引韓詩多於繹思句

皇美也嶞山之狹而長者喬高也允信也猶謀也翕合也翕河河合流也裒聚也時是也對求朝之諸侯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駉第二十九 陸氏原文。攷閣本云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而陸氏不言什者以止有四篇不成什也

魯頌

駉○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朱子云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集傳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僖公牧馬蕃息季武子欲法之以作三軍叔孫穆子爭之不從乃盟諸僖閔詩人諷之賦駉

駉駉 說文作駫 牡 藝文類聚作牧下同 馬在坰之野 羣書考索作牧于坰野下同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 類篇作騜 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駫駫強貌牧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季氏畜馬旣多牧地不能容而在坰野畿非地而妨農也思無疆有遠慮也思馬思畜此馬也以諭司馬是時季氏欲增中軍司馬不從穆子之言自是齊楚代討于魯襄昭皆如楚因武子不

能有遠慮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朱帷反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無期不當意必固我也左傳稱武子固請之是不能思無期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繹繹不絕也斁厭也無斁謂宜熟思審處今武子未嘗返思是不能思無斁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音遐有驔有魚。驔釋文作驔音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祛祛、勉强而行之貌無邪、謂不當有私意季氏欲專魯、故假此畜馬、是不能無邪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序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集傳、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魯大夫御叔好飲酒、詩人惜其才、賦此以諷、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釋文作鼘鼘下同醉言舞。于胥樂兮。

夙夜在公、大夫有應盡之職也、周南夙夜在公、亦不指諸侯言、在公明明、言不當飲酒昏惰也、鼘鼘、鼓聲、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公而但飲酒、樂則樂矣在公之義何取乎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穀詒孫子、見當爲子孫垂法、不當徒飲酒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序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集傳、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也、○魯孝公脩泮釋奠、詩人美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音代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茷茷旂寬漾貌、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韻府羣玉作武下同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蹻蹻强直貌伊教國語稱能訓治其民是也、

附攷 韻府羣玉蹻字注云蹻蹻强直皃詩其武蹻蹻五車韻瑞同又云武皃蹻蹻王之造黃公紹韻會云蹻彊直貌詩其馬蹻蹻但馬無直義旣下直字則指人不指馬可知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疏云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箋疏恐人議及其音昭昭爲無根故曲爲剖白但音昭色笑怒教俱是形容解釋强直之意五項俱從强直二字曲折生出連頌馬之德不如頌人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說文作茆徐音柳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茆菜名、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

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靡有不孝、故得謚爲孝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矯疏作蹻蹻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蹻蹻、武貌、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逖同彼羣經音辨作被東南。烝烝皇皇。五經文字作睢睢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逖遠也、被、服也、王肅用毛義、賈氏因之烝烝、衆也、睢睢、進也、承上于征而言、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旣克淮夷、宣王自將以伐淮夷、孝公以師從征也、

翩彼飛鴞。經史事類作鳩集于泮經史事類作泮林。食我桑黮。經史事類作椹懷我好音。憬文選注引韓詩作獷音光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經史事類、藝文類聚並作路南金。泮、水名、集韻、泮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淮、獷、强貌、大路、輅也、左傳與其大路、

附攷 經史事類作翩彼飛鳩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白氏好韓詩、蓋韓詩之文也、鄭箋言鴞恒惡鳴、今來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

善音、喻人感于恩則化也、夫鴞鄕毛頭鷹、莊子所謂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豈能食黮、又昔人謂鳴梟東徙、不能變音、豈因食物而變其聲、若鳩之食椹、則所謂吁嗟鳩兮無食桑葚、乃其理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序、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曰、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僖公命公子奚斯修閟宮、故奚斯作詩以記之、此詩作于僖公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歸、若在僖二十六年、如楚乞師以後、則無

頌作此詩矣、左傳文二年、巳載魯頌、十八年、始有史克、是作于季文子史克之前也、

閟宮有侐。文選注引韓詩作洫、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宮、姜嫄廟也、洫、宮旁溝也、上帝、天也、依、順也、求子而即有子、是天順其所求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下同王。居岐之陽。實始翦說文作戩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文選注作致天之罰、届于牧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汝、下同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戩、謂靖商亂也、届、至也、敦、待也、待紂率其如林之衆來戰也、

附考 說文引詩曰、實始戩商、今詩作翦、馬氏詩傳云、翦、齊也、鄭箋云、翦、斷也、疏云、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顧野王玉篇引詩云、來朝趣馬、鄭元曰、馬七十二匹也、大王避狄人之難、救死而恐不贍、邑于岐下、豈商家之太倉稊米耳、安敢翦商、故許白雲以論語注翦商之志、乃朱子未及改爲言、此正深于論古者、許氏作戩、必聖經原文、字从晉从戈、戩商、謂始以干戈靖商亂、如竹書紀年季歷伐戎而勤王家、忠于商、非誅商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後漢書注作啟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經史事類作犧樽鏘鏘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東魯在今山東也、毛炰、燎毛而治也、大房、盛諸物之大器也、三壽、李善曰、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也、

附考 詩緝曰、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言皆未可信也、禮記之書、如禮運以魯爲不當郊禘、明堂位祭統以爲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詩故曰、魯之郊、是僖公之僭禮也、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譏其廢禮、郊魯之郊、自僖公始、其得謂成王以錫周公乎、公羊云、魯郊非禮也、案魯之郊、自僖公始、後遂相沿爲陋習、漢儒以爲成王康王念周公之勳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周襄王不敢頒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成王獨敢頒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乎、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

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史記作荆荼是徵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藝文類聚作鮐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荼、包茅也。是徵責楚包茅不入也。左傳、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僖公從齊桓公伐楚、借以爲美談也。莫敢承、不敢以包茅不入爲是也。左傳、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文選注作瞻奄有龜蒙。遂荒釋文引韓詩作幠音呼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幠、覃也、

保有鳧繹。釋文作嶧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嶧、二山名、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爾雅作齯

常、許、皆地名、齯齒、如小兒之生齒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鄭氏五寢注作寢廟繹繹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注疏原文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逢原卷十

那第三十 陸氏原文。攷閣本云那之什詁訓傳第三十、而陸氏不言什者、以止有五篇不成什也

商頌

那○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集傳、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猗與文選注禮部韻畧並作欹下同那與。置我鞉鼓。鄭氏明堂位注作植我鼗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鄭作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文選注作鼗鼓鼘鼘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釋文作鏞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詩攷作怡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美也、歟語辭、那多也、言禮樂之美而備也、植立也、鼗播鼓、鼓大鼓也、簡簡擊鼓邊聲、衎樂也、烈祖湯也、奏格進而感格也、綏安也、思成因念祖先之形像而成形、故祖先安享我之祭也、鼘鼘鼓聲之和也、嘒嘒管聲也、依相倣隨也、赫赫容貌之盛也、厥聲人聲也、鏞鐘也

數繹同、謂其聲相續也、奕奕然整齊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懌悅也、亦不怡懌、見商樂之美、已之先代有所不如、而生愧也、自古在昔先民、皆古人之稱、謂商之先代也、有作作此禮樂也、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代訓子孫之言也、顧予烝嘗、願先代鑒其誠而享之也、將奉進祭祀之禮儀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序、烈祖、祀中宗也、○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此祫祭之詩、

嗟嗟烈文選注作列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左傳作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祁支反錯衡。八鸞鶬鶬。經史事類作八鑾鏘鏘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經史事類作顧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秩牲幣祝號之次第、如先奠某祖帛、次奠某祖帛也、有秩斯祜、次第皆降福也、爾指主祭者、所處所也、賚予也、和羹以諭調度之適中也、戒謹飭也、平無過不及也、鬷總至也、嘏飲福酒也、飲福人所競欲、故以無言無爭爲美也、約軝八鑾、諸侯來助祭者也、溥將、溥天之下、諸侯皆來助祭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序玄鳥祀高宗也○集傳此亦祭祀宗廟之樂○此頌武丁中興之樂歌○玩肇域彼四海即孟子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意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文選注作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詩攷引韓詩作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文選注作封）

詩經蓬原 商頌 卷十 三

假（音格）來假祁祁景員（鄭云作員）維河（釋文作何）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左傳作荷）

元鳥燕也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祈子于郊禖後生契以爲郊禖之靈故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居也殷地名茫茫曠貌帝天也古帝猶云老天命之也武湯湯有武功故曰武湯正域彼四方正商四方之疆域也命厥后即命武湯也奄有盡有也九域九州也殆息同懈也武丁高宗也靡不勝言武丁繼湯之緒足以勝任也龍旂十乘諸侯來助祭者大糦即吉圭之饎承諸侯助祭既畢分以大糦使受神福也封畿漢書刑法志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也維民所止人皆可居也肇始也其內不過如于千里其外足以疆域四海也假至也祁祁衆也景影同謂祁祁之衆雲集影附也維何言衆所言何事如下文是也受命咸宜衆皆言殷王受命諸事咸宜也荷謂足以負荷也（百祿讀詩記作百祿）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序長發大禘也（集傳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此大享于先王而以伊尹配享之樂歌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文選注作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鄭作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深哲知也長久遠也祥開基之兆也禹敷下土方方値禹敷土時也外大國侯甸要荒

詩經蓬原 商頌 卷十 四

之諸侯也疆疆索也幅隕邊幅圓之處既長甚寬也有娀契之母也將舉也有娀方舉其子契也帝天也立子生商謂封契于商遂生商家一代之人也

玄王桓撥（釋文引韓詩作發）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詩攷引韓詩作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去聲）土烈烈海外有截

元王契也桓武也發明也言其威武而明也受小國大國蓋其時商爲方伯也達轉達于天子也率循也禮履也越過也率禮不越謂循祖訓而不過也遂視既發小大皆明元王之能達已情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正直不委靡也截齊截也衆口道其正直海外亦有傳之者言有世德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鄭作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帝命、天命也、不違、不移、其立子生商之意也、湯齊、至湯而天命人心同歸商也、降、生也、不遲、應運而生也、躋、德日進也、遲遲、久也、祗、敬也、式、法也、九圍、九州也、日躋如此、天猶顯然寬暇、遲以遲之、湯仍敬天命、始命其式于九圍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詩攷引韓詩作畷郵、畷音拙）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左傳作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小球大球、諸侯所贄之玉也、畷、兩陌間道也、畷郵、田畯所處、言下國以小球大球來贄、如

農夫之就田畯也、何、肩任也、休、美也、競、伸也、絿、縮也、優優、從容也、百祿、猶言百福、遒、聚也、此皆指湯爲方伯時言之、

受小共大共。（音恭）爲下國駿厖。（荀子作蒙）何天之龍。（大戴禮作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百祿是總。

蘇子由曰、共、珙通、駿、蒙、遮馬也、時湯爲方伯、小國大國、湯受之、而轉達于夏、不啻遮馬下無留難、上忠于夏也、敷、陳也、奏、進也、勇、治事不怠也、不震不動、上不震主、下不擾民也、戁、赧同、愧也、竦、懼也、不虧臣節、故不戁、亦不竦也、總、一總、歸之也、

武王載旆。（玉篇作坺、詩攷引韓詩作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韻府羣玉作敵）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坺、土塊也、載坺、見有土者宜慎也、虔、誠也、烈烈、焰發貌、苞、聚也、相聚爲惡者也、蘖、孽也、木旁生也、三蘖、韋也、顧也、昆吾也、遂、遂其欲、達、達其惡也、謂苞有三蘖之所爲也、九有、九州也、截、齊截也、衆口皆曰非富天下也、韋、顧、昆吾、皆國名、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文選注經史事類無實字）左右商王。

中葉、太甲也、有震且業、顛覆湯之典型、勢搖動也、允、信也、天子、湯也、降、貽留也、卿士、官名、阿衡、伊尹也、左右商王、匡救太甲、克終允德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序、殷武、祀高宗也、○集傳同、○攷周有天下、封鬻熊于楚、始有楚之名、高宗伐鬼方、亦未嘗言伐楚、且稱殷武爲彼、亦非子孫之辭、應闕疑再攷、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說文及復古編作罙、音糜）入其阻。裒（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怒擊貌、殷武、高宗也、荆楚、南方要害之國、罙、冒險深入也、阻、險阻也、裒、聚也、旅、衆也、截

所斷其要路也湯孫謂高宗緒績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南鄉韓云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氐羌極西遠夷享獻也世見曰王謂承襲之後則來朝一次也此荆楚既服而告之以威示之以禮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逸齋作過適稼穡匪解

多辟諸侯也設都于禹之績謂禹所敷土皆建邦立國也歲事每歲之事也來辟入告于天子為君無過也禍應作過適讁過讁指其過而讁罰之也解懈通諸侯自言勤于農

以求勿過讁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天命降監天明威也下民有嚴民岩可畏也僭賞過當也濫罰過當也怠遑暇也封建厥福不僭不濫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詩攷引韓詩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京師商之京師也翼翼整飭貌則法也赫赫顯也聲名聲也濯濯清明貌靈賞罰不濫也後生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經史事類作桓桓是斷經史事類作斲是遷方斲是虔爾雅釋文作榩松桷有梴丑連反又力纏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景山商都山名桓桓材偉貌斲匠人斲之梴虔也謂斲而措于脩廟之所也桷椽也梴長也旅衆也楹柱也閑寬大也寢寢廟也謂藏衣冠之所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清〕任兆麟撰

毛詩通説二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

清乾隆映雪草堂刻本

宫詹錢竹汀師鑒定

毛詩通說

吳郡任兆麟學

映雪艸堂鐫

毛詩通說首上

武原任兆麟　文田　學

從子璋秉之　參

自孔子刪詩授之子夏孟子序之迨秦廢絕而失其宗于是齊魯韓三家並作獨毛氏之書晚出其所傳詩序上證諸尚書論語下逮左氏荀卿之書攷其辭義若合符節謂非得子夏之傳不可也厥後三家廢而毛氏孤行鄭康成旣爲之箋孔仲達復爲之正義於是言詩者一本毛氏卽二程先生

說詩亦必以序爲宗豈不以後之去古遠矣將欲求古人之說而通之則必援近古之文以爲據如其憑藉臆見鑿空杜撰將使古人之意日滋晦卽六經之文其不覩爲土苴者幾何矣南渡而降說詩者日繁異同雜糅卒莫能定于一兆麟肄業之暇心竊病之頃者游于尺木彭先生之門閒以學詩爲請先生言詩之爲教深矣微矣顧學者將由門而入則必以序爲宗爲其近古而可徵也予嘗欲集孔子以來百家之說其言不背于序者爲一書已發其端而未竟也予其成之因出往時手錄數十條以授兆麟迺退偕從子璋博攷經傳諸子之文起周迄隋上下千餘年而三百篇之恉略備乃請彭先生刪其不合者成書二十卷名曰毛詩通說昔孔氏之門首以詩爲教或有得于一言夫子卽亟與之葢其難若此兆麟何人敢議斯事謹誦所聞以廣傳箋之所未及庶幾他日旁推交通或有契于深微之恉非兆麟之能也彭先生之教也乾隆四十九年季春月朔

錄

說經諸家姓氏書目

漢

申公

魯詩訓故　漢志二十五卷

楚元王劉交

魯詩傳　漢書　說苑　公羊解詁引

韓嬰

韓詩　漢志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二卷　唐志卜序韓注二十二卷

詩內傳漢志四卷

詩外傳漢志六卷 唐志十卷

韓固

齊詩內外傳漢紀 漢書志引

劉向

五經要義舊唐志五卷

侯包

韓詩翼要隋志十卷

薛夫子見唐表

韓詩章句後漢志注引 隋志作薛漢二十二卷

兆薛按後漢書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浚儀王氏謂後漢注所引夫子章句卽漢也攷唐書表薛方回字夫子乃漢之父書中祇表薛氏明其父子合撰也

呂叔玉

詩說經義考 周禮注引

許慎

五經異義隋書十卷

五經通義初學記引

馬融

詩注釋文十卷

鄭康成

毛詩譜釋文二卷

六藝論舊唐志一卷

魏

劉楨

毛詩義問隋志十卷 冊府元龜九卷

王基

毛詩駁隋志一卷

王肅

毛詩注隋志二十卷

吳

韋昭

毛詩答雜問七錄四卷

徐整

毛詩譜暢釋文三卷

陸璣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隋志二卷

晉

孫毓

毛詩異同評隋志十卷

束晳

五經通論册府元龜　通典引

郭璞

毛詩拾遺隋志一卷

詩通說　〈序錄〉一册上五　五

蔡謨

毛詩疑字議經義考　初學記引

宋

周續之

詩序義釋文

齊

劉瓛

詩序義疏隋志一卷　七錄作篇次義一卷

梁

簡文帝

毛詩十五國風義隋志二十卷

崔靈恩

毛詩集注詩指說二十二卷　隋志二十四卷

何允

毛詩隱義七錄十卷

北魏

劉芳

毛詩箋音義證北史十卷

詩通說　〈序錄〉一册上六　六

詩義筌御覽引

北周

沈重

毛詩義後周書二十八卷

詩音後周書二卷

樊深

七經義綱略論册府元龜三十卷

邯鄲綽

五經析疑隋志二十八卷

舒援

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隋

劉焯

毛詩述義 隋志四十卷

亾名氏 亦未詳何時

詩傳 荀子韓外傳說苑論衡引

詩緯汎歷樞

含神霧

毛詩艸蟲經 初學記引

毛詩題綱 宋志一卷

兆熊按後漢書杜撫有毛詩題或即此書也

詩舊音 釋文引

目

詩通說首上 序錄
首下 略說
一上 國風周南召南第一
一下 國風召南第二

二 國風邶鄘衛第三
三上 國風鄘第四
三下 國風衛第五
四上 國風王第六
四下 國風鄭第七
五上 國風齊第八
五下 國風魏第九
六上 國風唐第十
六下 國風秦第十一

七上 國風陳第十二
七中 國風檜第十三
七下 國風曹第十四
八 國風豳第十五
九 小雅鹿鳴之什第十六
十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十一 小雅鴻雁之什第十八
十二 小雅節南山之什第十九
十三 小雅谷風之什第二十

十四　小雅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十五　小雅魚藻之什第二十二
十六　大雅文王之什第二十三
十七　大雅生民之什第二十四
十八　大雅蕩之什第二十五
十九上　周頌淸廟之什第二十六
十九中　周頌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十九下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二十上　魯頌駉第二十九

二十下　商頌那第三十

詩通說首下

略說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

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兆麟按孟子書齊景公名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然則雅頌之詩其或有大師所作與

璋按鄭注以六德爲知仁聖義中和攷大司樂

以六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是也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伯魚曰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禮記天子五載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正崇祀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制 凡學世子及士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文王世子 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經解 不學不依不能安詩學記

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百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曰爾亦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韓詩外傳

子贛問曰賜倦于學矣願息而事君孔子曰詩云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塡如也鬲如也此則

知所息矣（家語、荀子同）
家語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　子贛曰諷詩崇禮
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淵之行也
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
說不與焉（孔叢子）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
召穆公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所

典史所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周語）
師曠曰修詩以詠之（晉語）
申叔時曰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楚語）
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
樂德之則也（左傳下同）
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管仲曰止怒莫若詩　詩者所以記物也　詩記
人無失辭（管子）

墨翟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慎到曰詩往志也（慎子）
莊周曰詩以道志
尸佼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稽（尸子）
荀況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善爲詩者不說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
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故
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

爲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
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以通之也
伏生曰聖人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情性因
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尚書大傳）
陸賈曰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新語）
賈誼曰詩者至德之極而明其旨令人緣之而有
成也故曰詩者志也（新書）
董仲舒曰詩紀山川谿谷鳥獸草木牝牡雌雄故
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史記引）　詩道志故長

于質樂詠德故長于風　詩無達詁春秋繁露說苑作詩無通詁

劉安曰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　雅頌之聲皆發于詞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淮南子

河間獻王樂記曰先王制雅頌以正民情采謠俗以爲辯樂本之以六德經之以六義辯之以五聲成於教之童者習之是故本諸心謂之志播于義謂之言出納五言謂之詩言合于天謂之頌言協于人謂之雅言繫于土俗謂之風風者所以經夫

婦成孝敬也雅者所以交君臣達羣情也頌者所以仁祖禰禮郊社也皆生于人心者也

璋按河間樂記卽漢志王禹所獻二十卷卷後魏信都芳撰爲九卷先世來青樓嚮有藏本前世宗時黃佐樂典述之

司馬遷曰孟子序詩　詩以達意　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漢書

兆麟按世傳子夏作詩序之說始見王肅家語注當以史記孟子列傳正之

璋按隋志云成王周公化理太平誦美盛德幽厲板蕩怨刺竝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凡三百篇如所言則刪詩定樂師摯與有裨焉所繇惓惓于師摯之始

也

龔遂曰誦詩三百人事浹王道備

匡衡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漢書引

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說苑

揚雄曰說志者莫辨于詩　詩人之賦麗以則法言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略七　孝文詩始
萌芽至孝武鄒魯先師出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漢書
詩緯曰詩者誠爲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
萬物之戶也　詩者持也在于溫厚之敎自持其
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治世之音溫
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詩道然也
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含神霧
春秋緯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

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
爲言志也說題辭
樂緯曰先生之德澤在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
而化之以爲俗稽耀嘉
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
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敎焉自夏以往
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旣備而其器
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鄉大夫師瞽以下皆選
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敎國子國子卿大夫之
子弟也皆學歌九德頌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
和　周道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
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　殷周之雅
頌上本有娀姜原禹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
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
丁成王宣王中興不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
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
功德旣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
明著于當世遺譽乘于無窮也　冬民旣入男女

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以言其傷　孟春之
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
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
樂之心感則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
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
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
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漢興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

或采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中說云詩失于齊魯）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亦得立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兆麟按朱氏經義考引漢志毛亨故訓傳三十卷釋文作二十卷佚毛萇詩傳二十九卷唐志作十卷存今通志堂本釋文故訓傳三十卷與漢志卷數合亦懐堂本與釋文卷數合實一書也分爲二誤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盖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郡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昌邑以淫亂廢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朝夕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平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時立毛詩（並漢書）

兆麟按釋文云前漢齊魯韓三家並列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惟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盖齊魯所傳久佚今僞本如子貢詩傳申公詩說魯詩世學等書槩不取焉

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自子夏（後漢書）

趙岐曰風人托物二雅正言（孟子題辭）

鄭衆曰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季子觀樂于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故孔子正之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托事于物也（周官注）

王符曰詩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潛夫論）

鄭康成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德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

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也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

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鑑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

於是與詩譜序　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詩譜　詩弦歌諷誦之聲也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

自上古有書契以來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為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唐虞始造其端至周公為六詩　詩者承也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　政善則下民

承而讚詠之政惡則諷刺之（六藝論）
劉熙曰詩言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釋名）
荀悅曰詩始于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爲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內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趙人有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爲毛詩列于學宮（漢紀）

詩通說　略說　一冊上二十三　十四

曹植曰孔子就大師而正雅頌（本集）
王粲曰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諭溫柔在誦最附衰興（荊州文學官志）
王肅曰子夏序詩今之毛詩序是也（家語注）
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行子授薛倉子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詁訓傳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立學（詩譜暢）
陸璣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振牟子振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琫按王氏紀聞云大毛公名亨始見初學記未攷陸疏也
張揖曰詩志意也
阮籍曰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故有桑閒濮上之興　雅頌有分故神人不攡（本集）

詩通說　略說　一冊上二十四　十五

傅元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是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荀勗曰詩者古之歌章（類函引）
摯虞曰言其志謂之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　周禮太師掌教六詩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陳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文章流別）

皇甫謐曰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爲之詩子夏序詩三都賦序

葛洪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抱樸子

袁宏曰毛詩出于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　國史采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以管弦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後漢紀

陶潛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羣輔錄

蘇彥曰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于詩經義考引

詩通說　一略說　一册上二十五　十六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爲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詩序義

顏延之曰咏歌之詩取其連類合章比類集句詩之爲祖也庭誥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于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也十五國風義

梁元帝曰劉游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邱伯荀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號曰元王詩金樓子

蕭統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文選

皇侃曰詩有六義國風二雅皆爲政之法

劉勰曰詩者持也持人性情　自商暨周雅頌完

詩通說　一略說　一册上二十六　七

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　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身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以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專聽聲而已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文心雕龍

鍾嶸曰文已盡而興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詩品

常爽曰詩以正言 五經略注

顏之推曰周公作鴟鴞之咏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雅頌得所大昌孝道引詩證之 顏氏家訓

沈重曰按鄭詩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氏意有不盡毛更作成之 詩音義

璋按成氏詩指說云學者以爲大序子夏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梁昭明亦曰大序子夏全制編入文什餘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說本此

文中子曰昔聖人述詩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 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以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詩有一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之焉 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

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 詩以正性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 詩者民之情性也性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詩失于齊魯 姚義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中說

武原任兆麟　文田　學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氏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皆作周南召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后妃之職卷耳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夫人不失職采蘋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乃分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于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正政之端此六篇者其

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與之與大國之君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詩未聞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氏注不歌不笙不間者志在射畧于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六篇風化之原是以合之金石絲竹而歌之

燕禮遂歌鄉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侯包曰房中之樂有鍾磬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孔子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孔叢子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荀子曰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后其聲可納于宗廟

呂覽曰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待禹于塗山之

陽乃作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兆麟按禮世子記胥歌南小雅以雅以南左傳舞南籥皆奏二南之詩

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　又曰周公諭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史記

匡衡曰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漢書

馬融曰二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論語註集

解引

王肅曰自關雎至芣苡后妃房中之樂（說注詩引疏）
肇域按正義云王肅以此八篇述后妃身事然
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
鄭康成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
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
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
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
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于是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
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
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
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
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化尤純故獨錄之
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
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
行于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
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
姒嗣徽音歷代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風以后
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
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
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
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
君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
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之

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周公封魯謚曰文公召公封燕謚曰康公元子世
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
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
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
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
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
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于彼俗又亦小國
如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詩譜）

璋案括地志周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卽大王城也周公故地在岐山縣北九里召公故城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召之采邑也潘岳曰我徂安陽言涉陝郛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關雎騶虞應于鵲巢本集

劉瓛曰動風曰風託音曰諷詩序義

文仲子曰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吾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勞而散其人盖傷

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何敢怨中說

璋案陸氏釋文云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從邶訖豳十三國風並變風也

周南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

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

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于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論語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家語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

禮記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 鄭氏讀匹 小人毒其匹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曰君子好逑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風始也子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韓詩外傳

䰘曲沃婦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 列女傳

兆麟案周康夫人論之以諷此亦如召穆誦常棣爾雅魯詩史公之異說

陸賈曰關雎以義鳴其雄鹿鳴以仁呼其羣 新語

賈誼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新書

韓嬰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詩攷引

焦延壽曰關雎淑女賢妃聖偶宜家壽母福祿長久 易林

匡衡曰聞之師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于容貌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夫然

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漢書

劉向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列女傳

桓寬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離道不遠也鹽鐵論

班固曰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故易基乾

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漢書

關雎哀周道而不傷楚詞序

班昭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女誡

郎顗曰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後漢書

魏伯陽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參同契

干寶曰當易之末世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后之功以言天非地不生夫非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于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易解

王肅曰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詩注彙纂引

張華曰毛詩曰王雎摯而有別江表呼爲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述國風始關雎禽經注

司馬彪曰關雎既亂師摯修之詩學

葛洪曰詩美雎鳩貴其有別抱朴子

梁元帝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爲君子和好衆妾金樓子

皇侃曰關雎毛詩初篇時人不知關雎之義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爲政風之美耳非爲淫也故江熙曰樂在得淑女疑于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哀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論語義疏

葛覃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禮記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其衣必見其敝故人苟或言也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班固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義

干寶曰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晉書

舒援曰黃鳥鸝留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鶯關西謂之黃鳥一名倉庚常椹熟時來在桑樹間皆應節趨時之鳥 義疏

卷耳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左傳君子曰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曰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傾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淮南子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高誘注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韓嬰曰傾筐欹筐也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

夫皆以金士以梓 周禮疏

杜預曰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寘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 左傳集解

樛木

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左傳樂豫曰葛藟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

班昭曰南有樛木此安樂之象也 幽通賦注

螽斯

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韓嬰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能使其子賢也 外傳

襄楷曰文王十子廣螽斯之作 後漢書

毛詩題綱曰螽斯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 御覽引

桃夭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禮記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大學

焦延壽曰桃夭少華婚悅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 易林

束晳曰按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年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云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何復以月以告君乎夫冠昏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王肅云婚姻止于仲春始于季秋不言春不可以嫁也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爲反詩于難錯矣通年聽婚古正禮也 五經通論 通典引

兎罝

序曰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左傳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相朝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示恭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爲民扞城

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墨子曰文王舉閎夭大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劉向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何可不務愛士乎（說苑）
徐幹曰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存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中論）
忠經曰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統軍之師

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是以攻之則先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于寶曰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晉書）

芣苢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劉向曰宋女既嫁于蔡人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將采之終于懷擷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列女傳）
兆麟按宋女執潔白之操亦后妃之化之被也列女傳所紀周南申女先正皆取之此何獨不可據乎
韓詩序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注引）
薛氏曰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

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韓詩章句　文選注引）
劉峻曰冉耕歌其芣苢（辨命論）

漢廣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得也
劉向曰阿谷處女達于人情而知禮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晉書）
于寶曰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晉書）

汝墳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韓嬰曰辭家也〈後漢注引〉思親之詩〈壐史引〉王室如燬紂作炮烙之刑〈江氏筆談引〉

劉向曰周南大夫受命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以以是知周南之妻爲

能匡夫也〈列女傳〉

薛君章句曰赬赤也烜烈火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

周磐居貧養母不充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後漢書〉

麟之趾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陸璣曰麟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詩鳥獸草木蟲魚疏〉

任兆麟學

鵲巢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左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杜預曰鵲有巢而鳩居之趙孟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矣又賦采蘩（杜預曰義取蘩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也）曰小國爲蘩大國爲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劉勰曰鳲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文心雕龍）

采蘩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左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隱公三年）　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忠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草蟲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孔子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家語說苑同）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賦草蟲（杜注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文子告叔向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兆麟案齊詩先采蘋而後艸蟲與儀禮序次合曹氏詩說云

采蘋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甘棠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家語說苑同）

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
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
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
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
節之卒章杜預曰言晉德之可以蓄萬邦旣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
弓遂賦甘棠注以宣子比召公

司馬遷曰召公甚得民龢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
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忍伐
作甘棠之詩　又曰召公奭可謂仁矣乎甘棠且
思之況其人乎史記

韓嬰曰昔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
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
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
焉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
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之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外
傳

韋元成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
猶愛其樹

王吉曰昔召公述職當民事初舍于棠下而聽斷
焉是故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
棠甘棠之詩是也漢書

劉向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
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
之說苑

璋案劉子政習魯詩所引傳豈即元王所位與

桓寬曰召伯聽斷于甘棠爲妨農業之務也鹽鐵論

或問爲政有幾揚子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
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法言

王符曰召伯訟不忍煩民聽訟棠下能興時雍而
致刑錯潛夫

習隆曰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蜀志

金樓子曰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于其下

王融曰分陝流勿翦之歌（文選）

劉芳曰召伯所茇茇艸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忍煩勞百姓止舍甘棠下而聽斷焉（詩義 御覽引）

瑋案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行露

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微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門于苑師師伐遂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行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預曰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預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旹而動之義）

劉向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欲之行焉

韓嬰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禮守死不顧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汙道之行乎（詩外傳）

焦延壽曰行露之訟貞女不行君子無食使道壅塞（易林）

顏延之秋胡詩曰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本傳）

羔羊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

左傳穆叔曰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

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韓詩章句 後漢注引）

郭璞曰古者以素絲飾裘（毛詩拾遺 北堂書鈔引）

殷其靁

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摽有梅

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左傳范宣子來聘告將用成于鄭公亨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譬諸草木在君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小星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衆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張華曰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本集）

江有汜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數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焦延壽曰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仲氏爰歸不我肯顧姪娣恨悔（易林）

野有死麕

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左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亨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何彼襛矣

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雝之德也

荀悅曰尚主非古也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申鑒）

鄭康成答張逸曰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武王時作（鄭志）

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何得適齊侯之子或以尊敬命同姓爲媵與（世紀）

兆麟案春秋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時齊襄已立五年莊公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已立三年矣作詩者何必追稱其父之爵以明貴二事

俱屬周莊王之世莊爲平王曾孫亦非平王孫也且宜曰爲人觀王風揚水諸篇可見諸人必不形諸咏歌也

兆麟又案毛公以平王爲文王必承諸師說肅雝之德實本于文王太姒之敎也故繫之以南

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官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鄭氏注騶虞采蘋采蘩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

儀禮鄉射曰樂正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鄭氏注其詩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則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

犨案鄉射奏騶虞此州序會民之禮大射奏貍首葢屬有國者之事或謂非孔門學者所肄業

故獨軼之與

禮記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節爲節

樂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左射騶虞右射貍首而貫革之射息（射義）

大戴禮記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伐檀白駒騶虞

璋案風而曰雅未詳其說或者據孔子未正樂
之時而言與

墨翟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墨子
賈誼曰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
豝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
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以食以優飽
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其尊
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忠後盡矣作其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可謂義矣故其歎之也

長曰于嗟乎雖古之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新書
申公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曲也 魯詩傳 文選注引
轅固曰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齊詩章句 齊詩攷引
兆麟案吳仁傑兩漢刊誤所引韓魯詩傳亦同

齊詩說

詩緯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候
也 汎歷樞
春秋緯曰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 演義圖

許愼曰今詩韓魯說古毛詩說騶虞義獸人君有
至仁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皆稱
嗟歎之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云騶虞獸名與毛
詩同 五經異義 禮疏引
兆麟案騶虞解賈生聚矣而序義未見以騶虞
爲獸名山經不可援據詩疏王篇訛謬相踵又
無論已

琴操曰騶虞召南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
失嘉會 文選注引

兆麟案關雎憂在進賢卷耳兎罝諸篇皆求賢
得人之作至騶虞而官備矣故二南以此詩終
即不尊賢變風始作

國風邶鄘衛第三　　　詩通說二

任兆麟學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班固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云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

以夾輔王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爲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詩曰在浚之都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澳河水洋洋至十六世懿公無道爲狄所滅齊桓伐狄而更封衛于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墟更屬于晉 漢書

兆麟案左傳北宮文子引衛詩卽今邶柏舟篇文知古未嘗分爲三也

鄭康成曰邶庸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庸東謂之衛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丘旣黜殷命殺武庚復封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

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政衰變國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庸衛之詩焉 詩譜

酈道元曰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爲三曰邶庸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爲三監叛周討平以封康叔 水經注

邶柏舟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

小人在側

孔子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荀子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士憎兹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孟子

賈誼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新書

焦延壽曰汎汎柏舟流行不行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復隱窮居易林

劉向曰原憲居魯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新序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漢書

兆麟案鄭譜序云邶不尊賢柏舟陳古用賢之義信任不移故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鄭氏與劉氏說同劉氏世習魯詩是魯詩同毛也

綠衣

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杜預曰文子能得己意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韋昭曰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

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兆麟案戴媯大歸在弒完以後州吁之見殺也石碏使告于陳而遂殺之意戴媯歸陳必力慫之而莊姜此詩或亦有以感動之與

禮記子曰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坊記

日月

序曰日月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薛氏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文選注引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兆麟案州吁簒國不及三時而春秋兩書伐鄭虐使其民宜衛人之怨如此

王肅曰自爰居而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訣別之辭詩註本義引

凱風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禮大戴記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海內先賢傳曰姜肱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

酈道元曰瓠河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里城側有寒泉岡詩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經注

雄雉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丈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論語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韓嬰曰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知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害何用不臧詩外傳

劉向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薛氏曰雉耿介之鳥也詩攷引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宣公也

論語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

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葉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韓嬰曰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周禮疏

班固曰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會合男女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白虎通義

谷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左傳曰季言郤缺于晉襄公曰舜之罪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禮記子云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

以忘其身坊記

董仲舒曰取其一美不盡其失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春秋繁露

范甯曰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穀梁傳序

式微

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左傳公襄還自方城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杜曰以季氏踈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公賦式微乃歸

酈道元曰瓠子河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謂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水經注

旄丘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呂氏春秋曰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

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民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

劉向曰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作列女傳

又曰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陗則必崩岸竦則必陂故禄故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說苑

簡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呂氏春秋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

爲于天下子贛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

劉芳曰轡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勒且舊云馬勒不云轡也勒爲轡蓋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韁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證又詩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爲轡審矣今俗儒乃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毛詩箋音義證御覽引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自見也

左傳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

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權中聖權如之何 韓詩外傳

酈道元曰泜水東南經于言山　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詩云我思肥泉　瀵渠東逕須城北詩云思須與漕漕即漕邑 水經注

北門

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劉向曰申徒狄非其世負石沈河君子曰廉矣乎如仁與知我未之見也鮑焦槁死于洛水之上君子曰廉夫剛哉詩曰已矣哉天實爲之爲之何哉

北風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以去焉

靜女

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劉向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

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御君右手陰也以當復故 五經要義類要引

劉芳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內有官也 詩義疏 御覽引

新臺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酈道元曰鄄城北岸有新臺（水經注）寰宇記云（在濮州鄄城北十一里）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及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吾乎又殺之二公子（宣公弟）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劉向曰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新序）

酈道元曰京相璠云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水經注）

國風鄘第四　毛詩通說三上

任兆麟學

柏舟

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是詩以絕之

孔子曰吾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孔子正言孔叢同）

兆麟案史記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弟和襲共伯于墓上共伯自殺司馬貞謂詩序著共伯早

卒不云被殺太史公蓋釆雜說爲之武公睿聖豈有弒兄之事當以詩序正之

牆有茨

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韓嬰曰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詩說釋文引）

顧野王曰冓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冓（玉篇）

兆麟案漢書注晉灼云此魯詩義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焦延壽曰釆唐沬鄉要期桑中失信不會憂思約帶 易林

劉勰曰鄭衛之俗倘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 劉子新論

酈道元曰地道記云朝歌本沬邑武丁思遷居之爲殷都有新聲靡樂 水經注

鶉之奔奔

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注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 注此詩刺亂故云 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禮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賁賁鵲之姜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表記

定之方中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

丘問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也

左傳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冠大帛之衣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爾雅營室謂之定孫炎注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

管子曰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 注書地名

蔡邕曰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

曰小昏正而栽築卽營室也昏正昏中也栽築者栽本而始築也（月令問答 本集）

兆麟案營室方中而作宮室使民以時也樹榛栗以備籩豆之實樹椅桐梓漆以備琴瑟之材興禮樂也靈雨零而夙駕重農事也此文之所以能復國與

蝃蝀

序曰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韓嬰曰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後漢書注引）

蔡邕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曰蝃蝀在東蜺常在于旁四時常有之唯虹見藏有月（月令章句）

劉楨曰夫婦失禮則虹氣盛有赤色在上陰乘陽氣也（詩義問 北堂書鈔引）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禮記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則死得之則生詩曰相鼠無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胡不遄死（禮運）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

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韓詩外傳）

左傳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晉人討衛之叛故由涉佗成何（鄟澤之盟捘衛侯手故）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王尊爲東平相是時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及

舜詔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漢書
班固曰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之詩云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干旄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
告以善道也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
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執
此法以御民其不化乎干旄之忠告至矣哉家語

王充曰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論衡
徐幹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于善道也大
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于心然後
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我之所無又取于
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

載馳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而
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
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左傳狄入衛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
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劉向曰許穆公夫人懿公女狄伐衛破之而許不
能救衛侯遂奔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當敗之時
夫人欲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云君
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服虔曰載馳許穆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

以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婦人父母既
沒不得寧兄弟于是許人不知故賦二章以喻思
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
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左傳解誼

國風衛第五　　詩通說三下

任兆麟學

淇奧

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論語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吾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孔叢

禮記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之善民之不能忘也 大學 爾雅同

荀子曰人之于學猶玉之于琢磨也

劉向曰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說苑

任彥升曰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 述異記

考槃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之不悶也 孔叢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

碩人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姜賢于嬖妾使驕上僭莊

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馬融曰上二句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也 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論語

瑋案歐陽氏云刪詩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竊謂不然昔卜氏親受詩于夫子矣其稱謂有素以爲絢兮一言孔子

必未嘗刪去故卜氏舉以相質而夫子亟許之也然則何以逸曰秦火之後聖經之泯滅者多矣傳其業者口以相授安保無一句之遺乎或謂此經本非詩詞蓋古釋詩者之文故子夏未嘗稱詩云也

劉向曰齊女爲衛莊公夫人始往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以德乃作碩人之詩砥礪女以高節以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女遂感而自修焉 列女傳

皇侃曰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禮而不答故衛人閔之 論語義疏

氓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禮記子曰君子與其有諸責也寧有已怨詩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言哉 表記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爲用師于齊使歸之敝邑今有二命曰歸之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而況霸主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

劉向曰仲尼謂敬姜別于男女之禮詩曰女也不爽 列女傳

竹竿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荀爽曰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嘗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 女誡類函引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兆麟案左傳云惠公之立也少杜預曰時十五六

劉向曰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兆麟案說苑宋襄公爲世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讀此詩可識其母盡慈道子盡孝道矣

桓寬曰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于河廣見德之至也

伯兮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肇域案春秋桓公五年衛人從王伐鄭正義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也

肇璆曰焉得萱草萱草忘憂也詩攷引

有狐

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木瓜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肇璆案事見左氏春秋閔公二年傳

左傳宣子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杜曰義取其欲厚報以爲好

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孔叢

賈誼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之弗敢為報願長以為好新書

兆麟案淇澳正心修身之賢君也定之方中中興之合辟也考槃遁世無悶之君子也北門盡職安貧之忠臣也余于衛風深有取焉

門人尤興讓 福謙
從子 呂運 香杜 參

國風王第六　　毛詩通說四上

武原任兆麟 文田 學
從子璋秉之 參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觀周樂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史記注引

鄭康成曰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后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史記驪山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

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詩譜
張逸問平王微弱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鄭志
范甯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于是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被羣侯也穀梁解

謝瞻曰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文選
文中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等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則雅道息矣中說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韓嬰曰伯封作也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御覽引
劉向曰魯漆室邑女當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謂曰何嘯之悲也曰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日起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辟乎吾甚憂之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鬥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列女傳
曹植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

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本集
向秀曰黍離愍周文選
溫嶠過汀詣王丞相道陳王上幽越社稷焚滅有黍離之痛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世說
劉勰曰平王微而黍離哀雕龍

君子于役

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韓嬰曰佸至也

君子陽陽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薛氏曰陶陶暢也（韓詩章句）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竹書紀年平王二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

中谷有蓷

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韓詩外傳）

陸璣曰中谷有蓷韓詩及三蒼皆云益母曾子見益母而感（詩疏）

兎爰

序曰兎爰閔周也桓公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文中子在蒲關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兎爰之三章（中說）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兆麟案釋文云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

毛詩提綱曰葛藟好生河滸得水而長喻王九族

棠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于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也（御覽引）

采葛

序曰采葛懼讒也

屈原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離騷）

兆麟案屈子之言正與序相發

庾信曰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采葛還成食薇（本集）

大車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凌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劉向曰楚伐息破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妾無須臾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列女傳）

梁寡婦榮于色而美于行梁王使聘焉婦乃援鏡持刃自割其鼻曰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行乃尊其號曰高行君子

謂高行節禮專精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班婕好曰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古文苑）

班固曰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毛詩通說四下

任兆麟文田學

國風鄭第七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解誼其風細微（疏作弱）已甚攝乎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弗堪將先亡也（史記注引）

論語子曰鄭聲淫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樂也（孟子）

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兆麟案此皆以土風所尚之音言觀宋無風也可見矣

宋玉曰檀卿刺鄭聲（本集）

班固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浴男女亟聚會其俗淫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自武公二十三世為韓所滅（漢書）

許愼曰今論說鄭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
謳歌相感故曰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
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今案鄭詩二十
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五經異義公羊疏引
賈逵曰鄭風東鄭是史記注引
服虔曰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疏引
鄭康成曰鄭者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
林之地是爲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
王大司徒其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其

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檜爲大虢叔
恃勢虢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
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
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
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
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
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
王于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
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

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始作詩譜
包咸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論語集解
劉勰曰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文心雕龍
緇衣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
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禮記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
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孔子曰吾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孔叢

潘岳曰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服肱于
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于司徒緇衣敝而改
爲本集
將仲子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
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
亂焉
左傳衛侯獻公如晉晉人因之齊侯鄭伯爲衛侯故
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

蓼蕭注言太平澤及遠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言不
敢逆晉也子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宴
平仲私于叔向曰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
文子文子告晉君國子賦轡之柔矣注義以寬安諸侯若柔轡
御剛馬周書引轡之柔矣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子
展賦將仲子兮注義衆言可畏衛侯雖罪而人猶謂晉爲臣報君晉侯廼
許歸衛侯

叔于田

序曰叔于田刺莊公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而歸之
應璩曰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本集

大叔于田

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
得衆也
徐幹曰賞罰之于萬民猶轡策之于駟馬也轡策
不調亦徒遲速之分也至于覆車而摧轅賞罰之
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于滅國而亡身可
不慎乎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
爲國也

清人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
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
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
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
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酈道元曰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
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爲
高克邑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
也

羔裘

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刺其朝焉
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

子曰愬不堪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吾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其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其左師之謂乎

管子曰語云澤命不渝信也

兆麟案徐廣云古釋字作澤鄭氏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

韓嬰曰崔杼弒莊公謂晏嬰曰將殺子嬰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弟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舍之晏子出援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案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木栝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是君子之行也外傳侯美也詩注釋文引

郭璞曰羔裘宴兮三英粲兮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素絲五也毛詩拾遺

遵大路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

序曰女曰雞鳴刺不失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左傳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公桓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

謀及其功戎師也齊侯又謀妻之固辭人問其故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況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旗賦有女同車杜注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山有扶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左傳祭仲專鄭伯厲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孔仲達曰此詩當是忽初立時之作

徐幹曰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謂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由致也中論

籜兮

序曰籜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柳賦籜兮杜注取其倡予和女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

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杜注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善其能終乎

呂氏春秋晉人將攻鄭令叔向聘焉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迺輟攻鄭孔子曰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丰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禮記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中庸

東門之墠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焦延壽曰東門之墠茹藘在阪禮義不行使我心反易林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游賦風雨杜注取其既見君子云何不夷

陸機曰貞于期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本集

劉峻曰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豈有息哉本集

子衿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任彥升曰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茂岡子衿不作本集

顏之推曰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案古者斜領下連于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顏氏家訓

房元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民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

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中說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

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兆麟案五爭疏家以春秋傳昭公厲公事分實之或曰疑互字訛爲五也

野有蔓草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歡也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原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 杜曰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韋昭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曠于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于洧之外託采芳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時艸始生而云蔓者女情亟欲以促時也 毛詩答雜問 御覽引

陶潛曰尤蔓草之爲會誦召南之餘歌 本集

溱洧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韓嬰曰詩人言溱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華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而祓除 御覽引 勺藥離草也言將離贈別此草也 釋文引

劉向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五經通義

薛氏曰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魂

秉蘭祓除不祥故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 藝文類聚引

盛宏之曰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淸泚其中生蘭草可殺悪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三月于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蕑而祓除 荊州記

國風齊第八　毛詩通說五上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服虔解誼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意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班固曰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齊詩曰子之營遭我乎嶩之閒兮又曰俟我于著乎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其俗彌侈後二十九世爲田和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漢志

鄭康成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于齊是爲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立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起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詩譜

詩緯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閒土地汙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蔟音中宫商含神霧經義攷引

雞鳴

序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孔子曰吾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証

伏生曰古者后夫人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乃去書大傳

兆麟案師乙云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傳旣云奏雞鳴當有詩矣或者其卽此篇歟

還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宋哀曰哀公石臣荒淫田游國史作還詩以刺之（世本水經注引）

著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兆麟案士昏禮期至昏賔至于廟門揖入奠雁壻御婦車授綏壻先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入此即俟我于著之時也及寢門揖入即俟我于庭之時也升自西階即俟我于堂之時也

東方之日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薛氏曰彼姝者子詩人言所悅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也（韓詩章句文選注引）

東方未明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庭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汲郡古文門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典其職諸侯于是攜德

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南山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禮記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坊記）

孔子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焉故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若已沒娶必告于廟（孔叢）

賈思勰曰種麻功不厭熟從橫七徧以上則麻生無葉（齊民要術）

甫田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兆麟案所謂不務德而求諸侯證之春秋傳加

殺子壺遷紀降郕是

劉向曰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從之反國而爵祿之

之僑不與焉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說苑

或問治己揚子曰治己以仲尼或曰甫田者莠驕

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日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

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擿埴索塗冥行而

已矣 法言

盧辨曰所求遐故不勞而得也言取求自近始故

詩云無田甫田勞心忉忉 大戴記注

盧令

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

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國語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

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

陳妾之餘

敝笱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閔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載驅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

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焦延壽曰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居

處

酈道元曰汶水南逕鉅平縣城東有魯道詩所謂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水夾水有文姜臺

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水經注

猗嗟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

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

侯之子焉

徐幹曰魯莊公容貌美麗多技藝而無君才不能

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驅馳道路故詩刺

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

出正兮展我甥兮 中論

國風魏第九　　毛詩通說五下

任兆麟學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班固曰魏姬姓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漢書

兆麟案史記晉獻公十六年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爲大夫而魏亡

鄭康成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

雷首之西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濵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敎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詩譜

葛屨

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以不得禮也

園有桃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薛氏曰有章曲曰歌無章句曰謠韓詩章句　初學記

陟岵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焦延壽曰陟岵望母役事不已正政靡盬不得相保易林

十畝之間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酈道元曰河北縣故城故魏國也城南西二面去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水經注

伐檀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孔子曰吾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孔叢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孟子

宋玉曰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志于素餐 本集

董仲舒曰孔子謂冉子治民先富之而後加教語

樊遲治身先難而後獲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繁露

焦延壽曰懸貆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 易林

王吉曰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矜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漢書

張揖曰伐檀之詩刺賢者不遇明王也 文選注

薛氏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善惡不言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 文選注引

徐岳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穰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注曰案詩云胡取禾三百億兮毛注萬萬曰億此即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此即下數也徐援受記云億億

曰兆兆兆曰京也此即上數也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 數術紀遺

碩鼠

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民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而畏人若大鼠也

韓嬰曰接輿躬耕而食其妻之市未反楚王使使者造門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其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曰今者王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若

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棄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詩外傳

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擊角疾歌高誘注歌碩鼠也

王符曰履畝稅而碩鼠作潛夫論

舒援曰螻蛄謂石鼠亦名五技

國風唐第十　毛詩通說六上

任兆麟學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之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班固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後十六世爲韓趙魏所滅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

鄭康成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徙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曾孫成侯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周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

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詩詩

詩緯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嶽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畜含神霧

劉勰曰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新論

蟋蟀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孔子曰吾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孔叢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印段賦蟋蟀注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文子告叔向曰印氏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張衡曰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乎本集

陸璣曰蟋蟀似蝗而小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楚人謂之王孫幽人謂之促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促織鳴嬾婦驚是也

蕭綺曰無荒無怠唐風貴其遵儉拾遺記

山有樞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劉交曰何不日鼓瑟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曰琴瑟魯詩傳公羊解詁引

兆麟案漢書申公劉交並有詩傳攷藝文志載

申公訓故故凡諸書引魯詩傳者當是元王所著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左傳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之曰成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時公封桓叔于曲沃靖侯注桓叔之高祖父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侯立孝侯　武叔懿子圍郈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也（卒章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

酈道元曰涑水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

詩通詁　一十　冊下三十四　四

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詩所謂從子于鵠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也

椒聊

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鄭康成曰立夏龍升天龍心星也詩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謂此時也（易緯通卦驗注）

杕杜

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江淹曰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本集）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鴇羽

詩通詁　一十　冊下三十五　五

序曰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不從征役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陸璣曰鴇似雁而虎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則爲苦也

兆麟案晉世家昭侯爲潘父弒其子孝侯爲曲沃莊伯弒其弟鄂侯爲莊伯所逐奔隨鄂侯子哀侯孫小子侯及次子緡俱爲武公弒序云五世蓋謂孝侯迄緡也

無衣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左傳王釐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命爲諸侯

司馬遷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周釐王王命武公爲晉君子是盡併晉地而有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史記

有杕之杜

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

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國風秦弟十一

任兆麟學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服虔解誼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仲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四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引詩疏

班固曰非子邑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秦天

水隴西山多樹木以板爲室屋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行故車鄰四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也

鄭康成曰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伯益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劉向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賜姓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

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爲附庸邑之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爲大夫始有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伯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宗周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于雍云詩譜

車鄰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兆麟案史記秦非子封爲附庸曾孫仲入爲宣王大夫周制天子之大夫受地視伯故車馬侍御與諸侯同也

駟驖

序曰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張衡曰屬車之簉載獫獥獢木集

小戎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荀子孔子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蒹葭

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詩緯曰蒹葭秋水其思凉猶秦西氣之變乎汎歷樞

余嘗三復蒹葭之詩曰其周之遺民以王室之東思之而不克矣乎既讀李氏子德著盖已先我言之

終南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以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司馬遷曰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之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

死之中秦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 史記

應劭曰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史記正義引

晨風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韓嬰曰魏文侯封子擊于中山三年其傅趙倉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使也倉唐請使文侯曰中山之君有好乎曰好詩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侯曰怨乎對曰非敢怨乎時思也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大悅召中山君以爲嗣 外傳

王褒曰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漢書

于寶曰百姓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 文選

盧辨曰曾子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也 大戴記注

無衣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璋案本詩稱王者何史紀秦莊公伐西戎宣王實命之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吳越春秋曰吳入郢申包胥之秦求救哭于秦庭七日夜口不絕聲栢（注當作哀）公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讐

渭陽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兆麟案秦風有尊君親上之心焉豐鎬周故區也先王之澤孔長矣

國風陳第十二

任兆麟學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璋案季子觀樂幽在齊後秦在魏唐前而鄶曹終焉

班固曰武王封嬀滿于陳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自胡公後

三十三世爲楚滅

鄭康成曰陳者太皡伏羲氏之墟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

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詩譜

宛丘

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酈道元曰舜後嬀滿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太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大姬好祭祀故詩謂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記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

劉勰曰陳大姬無子而好巫祝其俗事鬼神以祈福新論

東門之枌

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衡門

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劉楨曰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詩義問 藝文類聚引

兆麟案周公繫易首潛龍勿用能如履九二盤上九賁初九漸上九皆致美焉夫子正詩有考槃十畝伐檀衡門白駒諸咏然則士君子于出處之際宜審所自處矣

東門之池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酈道元曰陳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水經注

東門之楊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屈子曰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章句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

劉向曰晉大夫解居甫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

之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曰爲我歌其一二曰墓門有楳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而不顧顛倒思余大夫曰其楳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因之饑饉加之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 列女傳

防有鵲巢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兆麟案陳宣信讒觀史記殺太子御寇一事可見

韓嬰曰心焉惕惕悅人也 爾雅注引

博物記曰卬地在陳國陳縣北防地在焉詩云卬有旨苕防有鵲巢 後漢志注引

月出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株林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劉昭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

澤陂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任兆麟學

國語富辰曰亡鄶由叔妘韋昭注唐尚書云鄶鄭武公滅之昭謂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于夫人以取其國又曰陸終弟四子求言爲妘姓封于鄶鄶今新鄭也

鄭康成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豫州外方之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己董彭禿妘曹斟芉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時

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于虢 詩譜

劉楨曰鄶在豫州外方之北鄰于虢鄶滎之南右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地焉 毛詩義問

酈道元曰紀年晉文侯元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鄭桓公　鄭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逃死乎史伯曰虢檜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東遷虢檜獻十邑焉 水經注

璋案歐陽永叔謂鄭氏詩譜檜列王後鄭前驟檜後陳此今詩次弟也

羔裘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王符曰鄶在伊洛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之也 潛夫論

兆麟案節信之說或謂略本逸周書引竹書謂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詩之檜也不知竹書惟周時猶可據夏商以前多謬悠不經見語豈可援以爲信乎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高誘曰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 呂氏春秋注

隰有萇楚

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

無情愬者

匪風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王吉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怛古字）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漢書）

劉向曰蘧伯玉使至楚遇公子皙濮水之上使事畢言及士王曰何國多士曰楚最多士伍胥吳善

周之苗賁黃晉善用之今臣之來遇公子皙不知將何治也于是迎皙還重于楚伯玉之力也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說苑）

國風曹第十四

任光麟學

詩緯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含神霧）

鄭康成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于此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詩譜）

蜉蝣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禮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候人

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焉
左傳晉侯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者三百
人也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
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郊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子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
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甲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詩曰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表記
晉語楚王曰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
鄭而致之鄭又甚焉郊鄭非義也韋注鄭過也
魏志鵜鶘集靈芝池魏主丕曰此詩人所謂汙澤
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知之
士處下位乎否則斯鳥胡爲而至以博舉儁德茂
才以答曹人之刺

鳲鳩

序曰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禮記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而後民法之也大學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
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緇衣　子曰君子多聞質
而守之多識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詩曰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
兼利萬物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利萬物
得其序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經解
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功無惛惛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
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　仁
人之用賢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
難易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　尚賢
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生死此者也忠者
敦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務一善也

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呂氏春秋曰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于響于聲善影者不于影于形爲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詩傳曰鳲鳩在桑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引

璋案劉向乃元王孫習魯詩者此詩傳當卽元王魯詩傳也

鮑宣曰天子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若鳲鳩之詩漢書

陸璣曰鳲鳩有均平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均平如一詩疏

舒援曰鳲鳩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而不相集不能爲巢多居樹穴及空鵲巢中穀雨始鳴夏至乃止詩義疏

下泉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孔子曰吾于下泉見亂世之思賢君也孔叢

焦延壽曰下泉苞稂十年元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易林

國風豳第十五　　毛詩通說八

任兆麟學

周官籥章仲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注云豳詩豳風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濟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

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歲時人功之成

兆麟案先儒嘗辨豳詩不可謂之國風盍以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大師所採周公追王業之始作七月篇實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者也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之東乎

班固曰昔后稷斄公劉處豳太王遷郊郊文王作鄷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于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漢書

鄭康成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于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末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巳志後

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于公劉大王之所爲太師述其志主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詩譜

豳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冠周公之詩考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于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于諸侯事司于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風爲倫次處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鄭志

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

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子曰豳鳥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中說

七月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

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孔子曰吾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 孔叢

左傳申豐曰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書而于茅宵而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

桓寬曰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晨昏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茆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臘不休息也 鹽鐵論

班固曰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詩曰七月流火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爲視化焉春令民畢出于野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漢書

崔靈恩曰五月鳴鵙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因訛爲之 集注詩攷引

鴟鴞

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尚書金縢篇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逸周書曰武王克商乃立王子祿父俾守殷祀遷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

奄及熊盈以略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乃出師旅臨衛正殷降辟三叔祿父北奔殷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東

孟子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葛洪曰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覲色 抱朴子

東山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德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孔子曰吾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孔叢

揚雄曰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 法言

酈道元曰管國周武王以封管叔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公賦鴟鴞以伐之即東山之詩是也 水經注

破斧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焦延壽曰鴟鴞破斧沖人危殆賴其忠德轉禍為福傾危復立 易林

班固曰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白虎通

伐柯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禮記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 中庸

九罭

序曰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薛氏曰九罭取魚罟也 御覽引

狼跋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孔子曰吾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孔叢

艸蟲經曰老狼項下可盛水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踐上蹇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也埤雅引

兆麟讀豳詩終喟然而作曰甚矣君臣之際之難也以周公之聖成王之賢而不免于疑謗況其下此者乎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繫辭曰勞

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詩咏公孫碩膚非周公其孰能之成王之世非遇風雷之變啓金滕之書亦殆矣哉是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周公至誠感神者也任賢勿貳倘鑒之哉

門人馬天民　陳庵
從子　慶科　王汝　校

小雅鹿鳴之什第十六　　毛詩通說九

武原任兆麟　文田　學
從子璋秉之　參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同　燕禮記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大射儀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

兆麟案新宮王伯厚謂即斯干篇攷左傳宋公

所賦義取末章乃生女子事則王氏所言得之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禮記曰大學始敎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學記

荀子曰傳曰小雅不以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司馬遷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韋昭

曰大雅先言王公大人之德而後及黎庶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

小雅怨誹而不亂 史記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揚子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法言

班固曰樂尙雅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 白虎通

曹褎曰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尙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何言歌在堂也燕禮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言舞在庭也孝經緯 援神契 曰合忻之樂舞

于堂西西夷之樂陳于戶 五經通義 御覽引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文選注引

服虔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 左傳解誼 詩疏引

肇域案陸氏釋文云鹿鳴至菁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幽王之變小雅

鄭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于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于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

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于篇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

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弟耳亂甚焉旣移文攺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詩譜

曹植曰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咏棠棣匪他之戒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本集

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中說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家語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淮南子同

禮記子曰君子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緇衣

孔子曰吾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孔叢

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國語作嘉寡君之好也 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注明德君子必愛民 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焉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聖人之後也而

滅于宋其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聖諱乎吾若獲沒必屬閱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未四句見家語

宋玉曰嘉樂悠長侯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本集）

焦延壽曰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易林）

漢明帝二年幸辟雍行養老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十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後漢紀）

應劭曰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

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君子慎所以自感（風俗通）

鄭康成曰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令德可則傚也（儀禮注）

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琴操 文選注引）

徐幹曰陳籩豆置樽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中論）

獸經曰鹿飲食則皆鳴相召不相忌也（名物解引）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左傳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作所以章使臣之勤也）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從伯有曰

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王符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潛夫論）

鄭康成曰四牡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儀禮注）

皇皇者華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

有光華也

左傳穆叔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聞之訪問于善曰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國語作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聞之懷私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

國語文公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姜曰不然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

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事鄭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墨子曰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無辜不失有罪

鄭康成曰皇皇者華釆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儀禮注

常棣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禮記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躭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中庸

國語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將以翟伐鄭富辰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

左傳襄王欲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注厲王時周德衰召穆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怨不弃懿親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注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故言亦云鄭志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也

兆麟案如鄭氏說則凡詩異義如三家說關雎太史公說鹿鳴蔡伯喈說伐木爲諷刺之作舉可通矣

韓嬰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文選注
張華曰鶺令在原兄弟急難鶺令共母飛鳴不相
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禽經注

伐木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韓嬰序曰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

徐幹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朋友之道務在切直

而升于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中論

葛洪曰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抱朴子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

韓嬰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詩外傳

王符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善哉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茲堅固也使汝信厚故不治而多益之甚庶哉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莫與併蠲自求辛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潛夫論

兆麟案本篇有于公先王之語故家君子役生先生諱思謙詩譜定爲武王之世所作

采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汲郡古文曰帝乙二年王命南仲西距昆夷城朔方

逸周書序曰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遠懷作武稱

伏生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書大傳）

班固曰古者師出不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矣雨雪霏霏（白虎通）

郭璞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誤也案左傳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拾遺）

范曄曰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遂攘夷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紂（後漢書）

出車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注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肆讀是詩而識古者行軍之道焉曲禮云前靑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元武詩言旗靑龍也旟鳥隼卽朱雀也旐龜蛇卽元武也白虎偶不及之耳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車徒繁衆當戰之時爲啟爲殿爲翼須有表識故大將居中以旗麾之使身臂手指聯合運行莫不如律所謂師出以律也春秋時列國各有陳法如魚麗左右廣雖非司馬舊制要皆整齊嚴肅諸葛武侯倣風后握奇作八陣圖非常人所

能窺者岳武穆善制行伍故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盍軍禮實爲五禮之一古經逸不可見惜哉

杕杜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韓嬰曰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惟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物其旨矣惟其偕矣不時不敬交不驩欣雖旨非禮也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鄭康成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

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存者而復重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甫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大師至孔子二百年間五篇而已儀禮注

兆麟案釋文云南陔白華華黍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詩雖亡而其義猶在也毛公訓傳各引序冠于篇首故序存而詩亡此節录懷堂葛氏本竄入鄭箋

夏侯湛補南陔詩曰既殷斯虔仰道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世說注

束晳補亡詩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咏之詩或有義無辭者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以綴舊制南陔篇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

之子罔或遊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已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禄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文選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束晳白華篇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

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元足在邱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束晳華黍篇曰黮黮重雲輯輯和風黍華陵巔麥秀邱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奕奕元霄濛濛甘溜黍發稠華亦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稷稽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毛詩通說十

任兆麟學

南有嘉魚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太平之基矣

禮記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大學

家語晉會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于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左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武子之聘也褚師段迎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杜曰義取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

臺杜曰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華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子產
曰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人詩云樂旨君子注言有樂美之道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有令名也夫恕思以載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
毛詩題綱曰南山有臺臺莎草也南山生臺及莎
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御覽引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東晳由庚篇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
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
獸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按
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
之跡
王儉曰宏二八之高譽宣由庚而垂詠文選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東晳崇邱篇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
物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回回洪覆
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
圜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
則長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性各得其儀也
東晳由儀篇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
以爲政魚遊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

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
輯武功外悠
光麟案釋文云由庚崇邱由儀三篇義與南陔
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
山有臺前與儀禮次序合
余嘗擬補亡詩六篇倣應劘寅氏所推七音法
譜以今律借同學倡和之樂由中出者也以和
其聲以平其心悠然如有所會焉恍然如有所
覩焉其成周之盛乎學鄉飲之禮者或有取焉

維木之榮生于南陔維子之長鞠育于孩親不能
養木之不材凡百君子孝德是培　維木之華南
陔是生維子之身保抱于親兄弟弗親父母曷順
曷爾友恭百行斯進　相彼烏矣慈者反哺相彼
鴈矣載飛載鳴曰貴且靈孝恭弗務烏則不如曷
免戮惡

南陔三章章八句

白華粲兮色若瓓兮君子履道與衆胖兮　白華
倩兮色若絢兮君子好義邦之彥兮　華之白兮

色不渝兮君子莫兮行不汙兮

白華三章章四句

惟王卲農天道應之暑雨以時甘露膴之滋彼黍
華田祖所貽矣以社以祖享祀斯稱矣自今伊始
人民其定矣

華黍一章十句

夷庚有常萬物其昌昊天司化贊者聖王雲氣旣
族靈雨降康庶類咸遂邦家之慶　在昔虞庭四
時順經周集有命風庯丕淳曰動曰植以毒以亭
不顯文謨允王儀刑

由庚二章章八句

貝象高明方儀博厚禀氣含靈人物咸有如彼崇
邱孩茲培塿　周道化成民以仁壽載榮夭喬載
若飛走幼養老終惟祈可以

崇邱二章章六句

君子爲政由古之儀立綱陳紀僉曰辟宜好宄維
惕良善維思維草從風罔或遊踰克保厥生克順
厥彝化之洽矣皡皡熙熙

由儀一章十二句

蓼蕭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禮記曰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
人大學

左傳宋華定來聘公享之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
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申公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和設軾者也鸞設衡

昔也（晉語後漢志注引）
韓嬰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內傳周禮疏引）
焦延壽曰蓼蕭露瀼君子寵光鳴鸞噰噰福祿來
同（易林）
劉向曰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詩曰和鸞
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新序）
徐幹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中論）
湛露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
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彤弓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孔子曰吾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孔叢）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
菁菁者莪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
下喜樂之矣
左傳公如晉及晉侯盟饗公賦菁菁者莪（取其既見君子
樂取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
儀君既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
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徐幹曰菁莪美育賢材（中論）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汲郡古文曰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
狁至于太原
國語秦伯饗公子（重耳）賦六月（韋注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
之休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天子）子餘使公子降辭子餘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二
心敢不從德
焦延壽曰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
酒　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
戎其駕以安我王（易林）

韋元成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強宣王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故稱中興 漢書

劉向曰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 司馬法云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 漢書按王肅以為鎬京之鎬王基駁之

薛氏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幔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史記法引

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物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芑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汲郡古文曰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

荀子曰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桓寬曰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 鹽鐵論

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

范曄曰槃瓠後滋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謂蠻荊來威 後漢書

車攻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
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汲郡古文曰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孟子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
以爲防置旃以爲軍門以褟覆質以爲槷流旁握
轚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

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韓嬰曰駕言行狩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
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新射
之于門夫田獵因以稱道習武簡兵也 詩內傳 御覽引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
奉其上焉
左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注楚王欲鄭伯共田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焦延壽曰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成
功 易林
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主行寬大
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
日庚午 漢書
光麟案穆天子傳云吉日戊午吉日辛酉此吉
午酉之證

小雅鴻雁之什第十八　　毛詩通說十一

任兆麟學

鴻雁

序曰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劉陶曰嘗誦詩至鴻雁于飛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然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于此乎 漢書

庭燎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劉向曰宣王早臥宴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王遂勤政事早朝宴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名 列女傳

兆麟案宣王宴起姜后請愆庭燎所以箴其始勤終惰也箴之者葢虞其勤而易怠也

沔水

序曰沔水規宣王也

國語公子賦河水 韋昭注河當作沔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于秦

兆麟案史紀杜伯左儒皆非其罪而見殺詩所以有讒言其興之規也

鶴鳴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荀子曰君子隱而微顯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王充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進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 論衡

祈父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

故家貧而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
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饔（韓詩外傳）
焦延壽曰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及
母（易林）
兆麟案國語宣王有千畝之敗紀年載伐戎屢
敗詩所云轉予于恤是也

白駒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葛洪曰公孫宏為賢良鄒長倩以芻一束書以遺

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不能
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西京雜記）
范甯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穀梁傳解）
皇甫謐曰郭泰母喪徐穉弔以生芻一束頓黍廬
前而去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高士傳）

黃鳥

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其斯之謂歟

斯干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汲郡古文曰宣王八年初考室
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
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漢書）
揚雄曰詩詠宣王由儉改奢（古文苑注上莞下簟乃安斯寢皆儉約之制）
張衡曰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木集）
王符曰惟熊與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眾惟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此謂象
之夢也（潛夫論）
班昭曰古者生女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女誡

嵇康曰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廐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本集

左思曰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本集

無羊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小雅節南山之什第十九　毛詩通說十二

任兆麟學

節南山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子曰吾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孔叢

禮記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大學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敢秉國成不自爲正王肅曰言政不由王出也卒勞百姓緇衣

兆麟案先正四句逸詩也沈約謂緇衣出自子思子故文選注引首四句遂以爲子思作

大戴記子貢曰學之深厲以斷逆逆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商其可謂不險也

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欲立之辭

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敢弗信庶民不爭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

荀子曰先王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庳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楚語曰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其以言取辠也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或謂曰何談說不揚王曰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新序

韓非子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紫衣者王親自解紫而朝是日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漢書

焦延壽曰南山昊天刺政閔身傒彼無辜背憎爲仇 易林

王符曰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能者周

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潛夫論

韋昭曰平王時作 詩正義引

兆麟案春秋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求聘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據桓之十五年上距幽王之沒計七十五年

正月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禮記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親其所賤民是以

親失而教是以煩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緇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中庸
左傳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師詩云協比其鄰昏
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
王子帶自齊復歸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注特稱首章以自先大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
命一去不可復述以戒令尹 事畢叔向曰令尹不終彊以克弱

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彊不義也
家語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惕然而懼曰彼不達
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廢俗則
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
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
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
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賢之則有禍

矯之則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
烏之雌雄抑亦似乎孔叢子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
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詩云哿矣富人哀
此煢獨
韓嬰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淮南子曰精神感于內形氣動于天則景星見黃

龍下河水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四時干乖詩曰正
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
董仲舒曰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
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
動而相應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
倫有脊此之謂也
劉向曰幽王惑于褒姒不恤國事王為烽燧諸侯
悉至則無寇褒姒大笑數為舉烽火其後申侯與

夫戎攻幽王王舉烽徵兵諸侯滅之遂殺于驪山
之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荀悅曰獨智不容于世獨行不畜于時是以昔人
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
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漢紀
徐幹曰無棄爾輔員何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親賢求助之謂也 中論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從者樂姚義

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
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子喟然遂歌正
月終焉 中說

十月之交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璋案鄭箋當爲刺厲王先儒多駮之

左傳四月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詩所
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
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故政不
可不慎也 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
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
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
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
常位自古已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
之姓于今爲庶主所知也是以爲君慎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
山崩

汲郡古文曰幽王三年冬大震電四年夏六月隕
霜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
食之

兆麟案梁虞鄺大同書推十月辛卯朔在幽王
六年

荀子曰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

化何世而無嵬何世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禅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韓詩傳曰粹而王駁而伯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申公曰閻妻煽方處言厲王之世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魯詩 漢書注引）

兆麟案鄭氏以此詩爲刺厲王葢魯說也

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

蝕地震之數昭然可得應劭曰五際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illegible]

轅固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是則有變革之政也（齊詩內傳）

兆麟案詩推災云建四始五際而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其說本此

李尋曰詩所謂震電不寧百川沸騰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漢書）

劉向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文選注韓詩曰密勿 同心密勿僶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敖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

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自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兆麟聞諸竹汀錢師曰密勿即僶勉韓之轉也爾雅蠠沒僶勉也亦密勿異文）

谷永曰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煽日以不臧

班固曰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諸日食猶常也日

食則不滅矣

雨無正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兆麟案韓詩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篇首有雨無其極珍我稼穡八字據此序脫一正字

左傳季文子曰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劉向曰宣王謂閭丘卬曰子何見寡人之晚也卬曰夫雞豚嚾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溢則奪日月之光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近乎

桓寬曰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薛氏曰雨無政無罪也韓詩章句讀詩紀引薰胥以痛熏帥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注引

小旻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孝經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

將何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故下之知衆人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志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

子既讀斯文也謂弟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患哉說苑同

禮記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卜筮猶不能知也况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

左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何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曰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人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杜曰義取不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善矣吾從之　羊舌職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下則國無幸民　臧文仲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

荀子曰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者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也得乎詩曰翕翕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懼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言則案不肖也人賢而能則是畜

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

呂氏春秋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言不知鄰類也（高誘注曰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必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

桓寬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于權利者（鹽鐵論）

劉向曰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說苑）

小宛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孝經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晉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小宛見黍苗篇）

韓嬰曰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班昭曰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愼之戒也（幽通賦注）

徐幹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中論）

王符曰顧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潛夫論）

葛洪曰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于薄冰也（抱朴子）

文中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與

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曰惴惴小心如臨空谷（中說）

小弁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甯子亦可謂不恤其後也

曾子曰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大戴禮記）

孟子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也五十而慕

韓嬰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不容也（詩外傳）

漢中山靖王對景帝曰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偕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范甯曰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怨作（穀梁傳）

巧言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禮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表記）

家語孔子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其臣蔽主以為亂也

左傳范武子曰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

歌巧言之卒章（杜曰文子居可上而爲亂）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是長亂之道也　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矣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信也

戰國策秦白起拔鄢郢黃歇說昭王曰楚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趯趯毚兎遇犬獲之（注言兎雖善走或時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今王中道而信韓魏此正吳信越也

韓嬰曰紂殺比干箕子佯狂陳靈殺泄冶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後殷并于周陳亡于楚故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伯奇孝而棄于親隱公慈而弑于弟叔武賢而殺于兄比干忠而殺于君詩曰予慎何辜

王符曰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也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

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潛夫論）

何人斯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荀子曰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沓沓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詞而無深于志義者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

高誘曰訟問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淮南子注）

金樓子曰易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論語言無恒之人不可卜筮故知人之爲行不可不恒詩言無恒之人其如飄風胡不自南胡不自北者也般輸不爲拙工改繩準逢羿不爲拙射變彀管括君子懷道德之有檢詩云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巷伯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

劉向曰晉驪姬譖大子申生獻公將殺之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胡不進辭曰不可重耳曰不辭不如去申生曰不可遂以劒死詩曰萋兮非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說苑

班固曰司馬遷有良史之材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著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難矣哉漢書

范曄曰小雅有巷伯刺讒之篇後漢書

小雅谷風之什第二十

任兆麟學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朱防曰相彼讒人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後漢書

朱穆曰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安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誠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阮籍曰鳴鳥求友谷風刺愆本集

兆麟案谷風二篇其托興同辭義亦同彼以夫婦之不終故怨深而文繁此以朋友之不終故怨淺而文殺

蓼莪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子曰吾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孔叢子

左傳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殞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
恥也獻子懼乃徵會于諸侯
陳忠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
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後漢書
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復流涕受業
者皆廢蓼莪篇晉書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輙執書慟泣學者廢
蓼莪篇不復講焉南史
盧辨曰蓼莪困于兵革之詩大戴禮注

大東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餽譚大夫
作是詩以告病焉
孟子曰夫義路也禮門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
是門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
荀子曰今之世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
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
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
故也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
潸焉出涕豈不哀哉
韓嬰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
桓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
小人所慎言其明也鹽鐵論
何休曰捄斞也斞容四升隱義禮部禮略引

四月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

亂並興焉
孔子曰吾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孔叢子
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
平于晉與公宴子家子賦鴻鴈杜注義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
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賦四
月注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注以四章
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注取其豈敢懷居一
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鄭侯拜公答拜鄭石制實入楚
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

服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者爲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于怙亂者夫

家語曰亂離瘼者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韓詩序曰四月歎征役也（讀詩紀引）

徐幹曰古者行役過時不及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中論）

北山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軍

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孟子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于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戰國策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吾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君使吏出之

無將大車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友也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類之相從如

此其著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毋與小人處也

韓嬰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去而北游謂簡主曰今我不復樹德于人矣吾所樹堂上之士半朝廷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堂上之士惡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簡主曰噫子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外傳

小明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禮記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詞非其人弗自小雅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晉語韓穆子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

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董仲舒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

徐幹曰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然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忠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其朝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鼓鐘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陳忠曰以雅以南韎任侏離（後漢書注毛詩無韎任侏離之文見齊魯詩云）

劉炫曰以雅以南南如二南之南（詩述議六經奧論引）

楚茨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禮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荀子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

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注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

韓嬰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外傳）

班固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在其神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故坐尸而食之欣然若親之飽醉若神之醉矣詩曰詩具醉止皇尸載起

信南山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左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趙曄曰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于靈山（注南嶽衡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吳越春秋）

小雅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毛詩通說十四

任兆麟學

甫田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山海經曰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叔均爲田祖

應劭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風俗通義）

班固曰趙過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則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成也（漢書）

大田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禮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
有不斂穧伊寡人之利坊記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
由此觀之雖有亦助也
呂氏春秋曰王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
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注民有禮尚之心故願先公而後私也三王之佐皆以能
公及其私矣
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漢書
桓寬曰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札歲無荒
與旱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
必以雨無丠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
祁鹽鐵論
左雄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
故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
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
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後漢書
鍾離意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
同憂也後漢紀
班固曰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
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漢書
瞻彼洛矣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
賞善罰惡焉

許慎曰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
璆珌士珕琫而珧珌琫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
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
兆麟案許氏所引禮蓋逸禮也爾雅黃金謂之
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以蜃者謂之珧
裳裳者華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
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孔子曰吾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守其祿也（孔叢子）
荀子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
劉向曰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
曰者無不宜也是故韓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
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
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
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里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

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
亦宜爲右亦宜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說苑）

桑扈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左傳甯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段賦桑扈（注義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祿焉往若保是言也欲
辭福祿也得乎

賈誼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天福也
夫憂民之憂而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而民亦樂
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新書）
揚雄曰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本集）
范甯曰君臣之興廢則桑扈之諷興（穀梁傳序）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
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
之于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
廸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儺受福不那彼

交匪敖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
矣（中說）

鴛鴦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
奉養有節焉
韓嬰曰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釋文引）

頍弁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
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舝

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疾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禮記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表記

家語孔子適衛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曰詩云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乃嘆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左傳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

晏子曰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于汝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鼓舞之矣

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史記

劉向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列女傳 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下比所以狹行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得以

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說苑

青蠅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左傳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與于會成愷悌也

韓嬰曰青蠅搆亂也釋文引

壺關三老茂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漢書

王充曰營營青蠅止于棘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汙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論衡

賓之初筵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子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禮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射義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晏子春秋

韓嬰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後漢書注引

劉向曰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

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

崔靈恩曰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詩集注

小雅魚藻之什第二十二　毛詩通說十五

任兆麟學

魚藻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隋薛道衡文學有盛名上高祖頌煬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隋書

采菽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

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子曰吾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

左傳魏絳曰詩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注取其君子來朝　穆公賦菁菁者莪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菽昭子曰不以有國其能

久乎
晉語秦伯饗公子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韋昭曰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晏子諫曰詩云載驂載駟君子所誠駕八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晏子春秋
荀子曰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分不亂于上能不窮于下治辨之極也詩云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漢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明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後漢書
角弓
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禮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受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曰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餘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坊記
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 注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韓宣子賦角弓 注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

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從我而已焉用傚人之辟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鄉則不若偝則謾之知行淺薄曲直有以懸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人有此三數行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郞夫比

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韓嬰曰管仲曰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詩外傳）

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漢書）

范甯曰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穀梁解）

菀柳

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戰國策春申君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使人請孫子于趙孫子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言天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思禍）

都人士

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禮記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其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緇衣）

璋案此節與序略同羅璧云沈約謂緇衣出自子思劉瓛謂公孫尼子所傳或者卜氏述孔子

之言歟抑孟子述子思之意歟

左傳君子謂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解誼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

兆麟案春秋正義云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

采綠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劉瑜曰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

所錄後漢書

黍苗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注杜比趙孟于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國語秦伯享公子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韋昭注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

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困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注小宛首章言已念昔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公子賦河水注河當作沔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于秦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人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隰桑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盡心以事之

孝經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曰心乎愛矣瑕不

謂矣注瑕之言何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表記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注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君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白華

序曰白華周人刺幽王廢申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東方朔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

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
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身飭行而不敢怠者也
漢書谷永曰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以廣繼嗣之統
息白華之怨
皇甫謐曰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申后（帝王世紀）
毛詩題綱曰華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以
東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棠好善人見棄也
（御覽引）

緜蠻

序曰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
不肯飲酒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禮記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
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大學）
荀子曰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
百畝宅五畝使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
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
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瓠葉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
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焉
左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
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
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乃用一獻（杜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

後漢書劉昆教授弟子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
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兎首

漸漸之石

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
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家語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
期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莫月宿于畢詩不云乎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史記作池）以是知之

苕之華

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王符曰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殭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潛夫論

何艸不黃

序曰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家語子在陳絕糧七日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奚為至于此

兆麟案小雅終之苕之華何草不黃大雅終之瞻卬召旻亂極思治若易卦以未濟終也

門人顏懋儀鳳來

從子 宗延繼[illegible]校

大雅文王之什第二十三　詩通卷十六

武原任兆麟文田學

從子 [illegible]參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服虔曰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 左傳解誼 詩疏引

肇域案釋文云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

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孝經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禮記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

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
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大學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中庸
左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

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
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
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
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
職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
善謂之昏德　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
爾僞不信之謂也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
曰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

至于武王土不過同愼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
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
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
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國語芮良夫曰夫君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自怵惕懼怨之來也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
以至于今　叔孫穆子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

之樂也　羊舌職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注言文王能有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
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諸已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
也故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

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曰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管子曰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事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荀子曰人主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于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之謂也

亢倉子曰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

呂氏春秋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愛士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則無所遁矣周文王處于岐諸侯去殷之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賈誼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 新

董仲舒曰天立君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者天奪之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纂疏

王吉曰人主獨行于深宮得則天下稱誦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于邇必見于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

京房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李尋曰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匡衡曰願詳覽于統業之事留神于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故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道德之本也

賈山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好士則仁興得士而敬敬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

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

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漢書）

揚雄博士箴曰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勖子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而文王以寧國人與讓虞芮以成（古文苑）

王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于前而致刑措而于後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潛夫論）

許慎曰古文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詩曰凡周之世不顯奕世（五經異義䟽書引）

傳元曰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傅子）

兆麟案周公相武王克商有天下其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心無論管蔡不能知望散以下皆不能知也成王生質固美然以視文王則性之之德有不能及而身之之功所當勉矣故方其為世子之時既抗法于伯禽以教之而踐阼之後戒誨諄諄不一而足雖兼述公劉大王王季而首之以文王者文王于親為近于德為隆也抑文王諸篇匪止戒論成王也佑啟後人咸正無缺之意亦在其中矣人臣之功莫大于成就君德此伊尹周公所以為萬世臣道之則與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禮記子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表記）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不貳若之何禳之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

晉語文公適齊齊侯妻之桓公卒孝公卽位諸侯畔齊子犯欲行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

荀子曰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書曰克明德詩曰明明在下

呂氏春秋曰紂殺梅伯鬼侯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欲殺文王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

淮南子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貢禹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義惟王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漢書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非爲私也事功爲天之所福也繁露

劉向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列女傳

應劭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爲用也風俗通義

忠經曰王者上事乎天下事乎地中事乎宗廟以臨于人故得保其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皇象曰帥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淳化閣帖

緜

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服送之士吉射迎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卜戰龜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呂氏春秋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杖策而去民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太王可謂能尊生矣

伏生曰文王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

于羑里之害 書大傳

劉向曰太姜廣于德教而謀事次之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至于岐下聿來胥宇是也太姜淵智非常雖太王之賢聖亦與之謀其知太王仁恕必以比國人而景附矣 列女傳

左思曰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 本集

千寶曰太王爲戎翟所逼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思之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 晉紀

棫樸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晏子曰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

荀子曰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也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

賈誼曰語云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

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于所近乎詩曰濟濟辟王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新書）
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
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
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
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
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
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
伐崇（繁露）

劉向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德美也（說苑）
崔靈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
質爲雲漢之在天也（本集）
班固曰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
所以彊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
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綱羅之綱紀而萬目
張也（白虎通）
徐幹曰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
其業也美詩曰勉勉五呈綱紀四方（中論）

旱麓

序曰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
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禮記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
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
以求役禮其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
于欲讓于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
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曰莫莫葛藟施

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
謂與（表記）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
也（中庸）
國語單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
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
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云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
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
利　單穆公曰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

子于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𣽻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何焉

呂氏春秋曰晏子與崔杼盟仰而呼天曰所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子不說晏子曰崔子女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是可以回而求福乎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

高誘曰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于天性以正直受大福 淮南子注

稽康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盍知回非所以求福也 本集

思齊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國語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有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富辰曰昔疇摯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

左傳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鍾離意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 後漢紀

曹植曰堯之爲德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詩人咏之

兆麟案二南始於關雎齊家爲新民之本而思
齊又關雎之本經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爲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猶有操存
之功焉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則從容中道如孔
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聖人猶必先勉而後
安也後之儀刑文王者宜知所從事焉

皇矣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
莫若文王

左傳公孫枝曰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文王之謂也　魏獻子爲政謂成鱄曰吾與戊
也縣人其以吾爲黨乎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
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
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
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
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集天祿子
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樂記子夏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
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
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

孟子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韓非子曰文王克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墨翟曰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
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
語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

荀子曰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其
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太公六韜曰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
須疑于我可先伐之管叔曰其君明伐之不義太
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

自旣徂共而及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來歸
逸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孔晁注文王遭饑饉乃徙豐焉
伏生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大傳
司馬遷曰詩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史記
　兆麟案西伯生未稱王史公葢得之異說聞諸

尺木師曰先儒謂大傳伐耆卽書西伯戡黎事
　据此則稱王之說誣矣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悅其德義則傚而象之也新書
董仲舒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德而詠歌之也繁露
韓嬰曰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大伯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心則篤其慶外傳

淮南子曰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乃去殷而遷于周也
匡衡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漢書
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詹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故詩曰帝謂文王詢爾讐方同爾兄弟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漢避諱作臨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後漢書
　兆麟案伏氏傳齊詩者
班固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白虎通
王符曰天之立君非私比人也以役民葢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神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覽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

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潛夫論）

忠經曰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以天下之心爲心無爲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質優游聖人以爲自然之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溫彥博問知曰無知問識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退董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文中子）

靈臺

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

左傳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楚語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家語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問於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監吏遂罷

孟子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文王之囿方四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乾元序制記曰文王伐崇作靈臺（易緯）

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

賈誼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鱉禽獸咸得其所况于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物得矣　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私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𠛬之至也新書

韓嬰曰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璧取璧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食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

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所潔清也韓詩說

劉向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說苑

許愼曰靈臺以觀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不同也五經通義隋書引　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者何國之南附近辟雍依學宮也靈臺制度師說云積土皆崇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道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闕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藝文類聚引

楊賜曰昔先王寘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後漢紀

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覩四

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于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本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立靈臺則五車三柱明制可竒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林禾盡豐穰故左寘辟雍右立靈臺禮緯

三輔黃圖曰靈臺在長安西北二十里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新序云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得人骨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

寡人者死者之主又何求主更葬焉天下聞之皆曰澤及朽骨況于人乎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

三輔舊事靈臺在豐水東　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靈囿文王囿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與民同其利也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辟雍在長安縣西四十里亦曰璧廱如璧之圓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孔子稱顏淵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家語

禮大戴記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以申之

禮記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緇衣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荀子曰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注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文王有聲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孝經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禮記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

凮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表記　子曰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曰考卜惟王宅
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坊記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荀子曰微子開封于宋唐鞅龍斷于軍殷之服民
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
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

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
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
劉向曰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故聖王設羣序修
禮文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也
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說苑
韓嬰曰皇王維辟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之者覇
魯臣者亡詩內傳　唐會要引

班彪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
也後漢書

任兆麟學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禮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表記）

大戴禮記帝嚳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女曰簡狄生契

汲郡古文曰姜嫄助祭高禖見大人跡履之當時歆如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男以為不祥棄之阨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為異乃養焉名之曰棄

王充曰稷契之母吞燕卵履大人跡而生詩言不折不副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論衡）

行葦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考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劉向曰晉平公將殺弓工弓人之妻請見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為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無辜者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射穿七札夫得出君子謂工弓婦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均言射有德也（列女傳）

王符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盛德（潛夫論）

趙曄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吳越春秋）

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人稱其仁（後漢書）

班彪曰慕公劉之遺風及行葦之不傷（文選引）

兆麟案漢儒皆以行葦為公劉之詩序云周家忠厚當亦是推原祖德之作而用之以睦族養老也趙氏從杜撫受韓詩著有詩細神泉二書義當見韓詩也

既醉

序曰既醉告（此字從唐石經本補）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禮記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之不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緇衣）　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曰孝子不匱　子曰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坊記）

曾子曰大孝不匱

左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國語叔向曰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孟子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荀子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明于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瘁而能無失其敬

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

鳧鷖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禮記子曰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

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墍　鄭駟秦富而侈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墍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董仲舒曰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讐之匹之善也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劉向曰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篤公劉

序曰篤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司馬遷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行者有畜積民賴其慶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史記

王肅曰三單相襲也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毛述

干寶曰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和其民　文選引

泂酌

序曰泂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予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孝經

禮記子曰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表記

禮大戴記子貢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傲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

家語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稅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善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喪者何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乎哉

呂氏春秋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

孝文十三年下令曰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夫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形諸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漢書

賈誼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言聖人之德也

韓嬰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

御習射以防患接賢延友以廣智宗族親附以益附詩曰愷悌君子

桓寬曰政有不從之教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居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越裳來朝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之何憂彼之不改也鹽鐵論

忠經曰在官惟明涖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則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卷阿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汲郡古文曰成王二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

徐幹曰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舉圭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中論

民勞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詩通說 〔二十四 三冊三十六〕 九

左傳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君子謂晉文公能用刑矣三罪而民服謂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刑賞之謂也

荀子曰刑政平則百姓歸之禮義備則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明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淮南子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也

劉向曰牧者所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邇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

桓寬曰得聖賢則蠻貊來享夷聞刼殺人主以懷遠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鹽鐵論

板

詩通說 〔二十四 三冊三十七〕 十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家語孔子曰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

禮記子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民不勞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 緇衣　子云君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子夏曰為人君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樂記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
之懌矣民之莫矣 說苑
左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
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居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
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不聽及亡奔秦荀伯
盡送其孥曰爲同寮故也　華亥代右師與寺人
柳比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

人亦于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使
畏女其畏哉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及屈
不慎置薪焉夷吾訴之公讓之對曰懷德惟寧宗
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
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　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
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其知之矣　孔寧儀行父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祁勝與鄔臧
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
孟子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猶沓沓也
荀子曰君民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
則亡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迷者不問路溺者
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物勿用爲笑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博問也

韓嬰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擇細流所以成其
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 外傳
劉向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
少者驕而不受也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
多將熇熇不可以救藥甚之之辭也 說苑
楊秉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
告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
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設有非常之變雖悔何及 後漢書

李固曰板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劉勰曰上所好下必有甚詩云誘民孔易言從上
也新論

大雅蕩之什第二十五　毛詩通說十八

任兆麟學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禮大戴記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忘其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曾子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怠孝衰于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苑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殺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黃歇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戰國策

韓嬰曰天不涵爾以酒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

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
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薛氏章句作流）閉
門而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
以沉不可以湎（初學記引）
劉向曰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
賊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說苑）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自內出也（列女傳）
桓寬曰聖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
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

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詩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鹽鐵論）
班固曰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
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言
僭（漢五行志）
抑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孔注是其心敬慎於言
孝經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
禮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
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以此失
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表記） 子
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悅其上矣詩曰
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
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

民言而不危言而行不危行矣詩云淑慎爾止不
僭于儀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于言而
慎于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子曰言從而
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
小其惡抑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緇衣） 子曰鬼
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

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中庸

禮大戴記子貢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有焉　秦公孫枝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北宮文子曰敬愼威儀惟民之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詩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武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化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施舍可愛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虎囚叔向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注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趙文子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衛
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贛稽
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
陳甯武子孫武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
齊子展子鮮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
內不聞獻公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其順之若得其人
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　晉獻公卒里克將殺

奚齊先告荀息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殺奚齊于次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
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為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
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
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聞之言
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
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
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
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韋昭曰懿讀曰抑）戒以自
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墨翟曰大雅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
必見惡也
荀子曰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
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
謹愼而容美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

基　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
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
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為質
端愨以為統禮義以為文倫類以為理喘而言臑
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忒
此之謂也　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
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淮南子曰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則幾于道矣詩云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董仲舒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覺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嚮應風化善於彼矣

王褒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賭其愼戒 漢書

劉向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說苑

越絶書曰春秋之義量功掩過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報讐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故吳敗而殺也

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韓詩翼要 玉海引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 詩攷引

王逸曰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此爲切 楚辭章句

荀悅曰衛武公箴戒於朝 申鑒

徐幹曰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乃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 中論

劉勰曰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 新論

兆麟案史記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卽位平王十四年卒左史謂年九十五作懿戒則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

桑柔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禮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左傳北宮文子言于衛侯曰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一救熱何患之有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左右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周芮良夫有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叔魚以貪敗叔姬可爲知矣詩曰貪人敗類

國語太子晉曰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

墨翟曰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以濯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沐其手焉

孟子曰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遊不以濯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也

荀子曰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樂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惟此良人弗求弗廸惟彼忍人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韓嬰曰昔者太公周公受封而見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大至于伯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云惟彼聖人瞻言百里　兩轡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穿則其幸也詩曰維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名思安國亂思

天詩曰靡有膂力以念穹蒼外傳
王符曰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
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
敗其類潛夫論
肇域案詩云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則此詩當作
共和之世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即衛巫監謗事
也

雲漢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
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詩通說 〈二十五 三冊五十一〉 十三

董仲舒曰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
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
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
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
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繁露

晏子曰湯時大旱禱於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
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人謁盛與
苞苴行與讒夫倡與韓詩內傳 公羊解詁引
王充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
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
遺夫言旱甚則有甚則有之言無孑遺甚之也論衡
荀悅曰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消災復異則有
周宣雲漢寧莫我聽漢紀
晉穆帝時制雩壇旱則祈雨歌雲漢之詩蔡謨曰
歌之者取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通考

詩通說 〈二十五 三冊五十三〉 十三

崧高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
諸侯褒賞申伯焉
禮記子夏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其在詩曰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
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淸明在躬志
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其在詩曰崧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
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令聞不已三
代之德也弛其文德洽此四國同太王之德也孔子閒居

汲郡古文曰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
王符曰宣王將興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

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
於邑于謝南國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
而王封以爵土錫以命服也潛夫論

兆麟案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呂之地爲形勢
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史伯曰當成周時南有申
呂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不可此申
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
而始強玆所以爲周室之屛翰與

烝民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
焉

孝經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
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備矣然後能
守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

禮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

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
好人如此表記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
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其此之謂與中庸

左傳晉士季告靈公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孟子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懿也故好是懿德

荀子曰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汲郡古文曰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董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漢書

韓嬰曰至精而妙於天地之間者德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外傳

詩通說 二十五 三冊 五十六 十六

王褒曰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文選引

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歎息永懷不忍遠去漢書

謝道韞聰識有才叔父安嘗問詩何句最佳答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晉書

盧辯曰性爲仁義禮知之等情爲喜怒愛惡之屬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大戴記注

韓奕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汲郡古文曰宣王四年命蹶夫如韓韓侯來朝

韓嬰曰韓侯受命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其世世不絕也內傳白虎通引

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同上禮記疏引

薛氏曰榦不庭方榦正也謂以義非而正之韓詩章句文選注引

詩通說 二十五 三冊 五十七 十七

王符曰周宣王有韓侯其國近燕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酈道元曰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濕水逕良鄉縣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江漢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

汲郡古文曰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韓嬰曰自召祖命予小子命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也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賜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外傳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汲郡古文曰宣王二年錫大師皇父司馬休父命六年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荀子曰械數者治之流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于臣子矣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瞻卬

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

晏子曰詩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國之務國之亡無日矣

劉向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列女傳

谷永曰婦人不得與事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漢書

召旻

序曰召旻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韓嬰曰一穀不升謂之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

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祲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

兆麟案周之興也善人是富其衰也維昔之富不如是國風終于周公二南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輔則變者可以復正聖人之意深矣

周頌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毛詩通說十九上

武原任兆麟　文田　學
從子璋秉之　參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汲郡古文曰康王三年定樂歌

兆麟按其時名康公猶在則今之名頌亦必有出自召公所作者二公之爲德盛矣哉

司馬遷曰成王在豐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史記

班固曰成康沒而頌聲寖王澤竭而詩不作文選

王充曰禮者上所制樂者下所作天下太平頌聲作周頌三十一篇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論衡

蔡邕曰頌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獨斷

兆麟按蔡氏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三十一篇序與毛詩略同王厚甫謂申毛之詩同出荀卿良然

服虔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吳公子札來聘）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左傳解詁）

鄭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

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于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服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詩譜）

何休曰頌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史記解引）

劉勰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咏也（文心雕龍）

盧辯曰夫婦化之始也頌詩之終也（大戴記注）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尙書洛誥王作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伏生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笙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

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偏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肇域按書正義云周公營洛既成大朝諸侯又率之而至于清廟以祀文王使人歌咏其事而作清廟之詩其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

周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

拊下管擊應鼓鄭氏曰於有司徹而歌雍大饗亦如之

禮大戴記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搏拊朱絃而通越

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禮記父子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文王世子

始之養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君臣郊社大嘗

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祭統

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大傳　子曰兩君相見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示事也夏籥序興仲尼燕居

光麟按升歌清廟下管象之文小戴記凡四見文王世子言天子養老之事祭統言魯禘嘗之事明堂位言天子祭祀之事燕居言諸侯相見之事

王褒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文選

劉向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漢書

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

蔡邕曰清廟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

歌也（獨斷）

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左傳注）

東平王蒼曰詩傳云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祭歌清廟一章也（後漢書注引）

陶潛曰周公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孝傳）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禮記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中庸）

蔡邕曰維天之命告太平于廟之所歌也（獨斷）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注文王之樂也

兆麟按孔疏云南籥文舞象箾武舞詩序維清奏象舞即此象箾之舞蓋堂下將舞象堂上先歌此詩將舞大武堂上則先歌武詩也

墨子曰武王勝殷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禮記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中庸）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大學）

左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班固曰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白虎通義）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晉語鄭叔詹曰周頌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

也太王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司馬遷曰古公去豳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於岐下於是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史記
薛氏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而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韓詩章句
朱輔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後漢書

肇域按賈公彥曰天作詩是祫之祭在后稷廟中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晉語叔向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于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故道成命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
禮記子夏問三無何詩近之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孔子閒居
賈誼曰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武王之子文

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新書
許愼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五經通義 初學記引
兆麟按此詩當作於康王之世或曰制成王諡於南郊之樂章也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左傳齊侯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何辟之有（杜曰言詩惟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孝經曾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其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董仲舒曰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謂此也（繁露）

宇文愷曰續漢志明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位青帝之南西面各一犢按詩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我將我享惟牛惟羊據則備太牢今云一犢恐與古殊（隋書）

時邁

序曰時邁巡狩祭告柴望也

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

以饗元侯也（韋昭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荀子曰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物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桓寛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鹽鐵論）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肆遂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官注引）

薛氏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振猶奮也（文選注引） 薄辭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注引）

李固曰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于外者也（後漢書）

韋昭曰時邁之詩巡狩祭告方岳也鄭注天子巡守邦國至方岳之下而封禪（毛詩問答）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荀子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洋洋如泉竭汸汸如河海暴暴如邱山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管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呂叔玉曰繁遏執競繁多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執傹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

班固曰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聞其音而德

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漢書）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左傳楚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曷爲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呂叔玉曰渠思文渠人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周官注引

干寶曰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晉書紀

周頌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毛詩通說十九中

任兆麟學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汲郡古文曰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兆麟按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月令孟春祈

穀于上帝仲夏大雩以祈穀實此篇乃其樂歌也

薛氏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 文選注引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禮記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中庸

子曰兩君相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鄭氏注振羽振鷺也 仲尼燕居

薛氏曰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韓詩章句）

任彥升曰白駒空谷振鷺在庭（文選注振衆也鷺白鳥喻潔白之士）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蔡邕曰豐年蒸嘗秋冬之所歌也（獨斷）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子夏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樂記）

潛

序曰潛季冬獻魚春獻鮪也

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

肇域按孔氏云大寒降卽序云季冬也土蟄發孟春也

禮記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月令）

雝

序曰雝禘太祖也

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氏注徹者歌雍

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淮南子曰天子鼙鼓而食歌雍而徹

韋元成曰有來雍雍來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諸侯（漢書）

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來牟麰牟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漢書）

桓寬曰周刑措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鹽鐵論）

許愼曰亦右文母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謚 五經通義 通典引

王符曰降爾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鬼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潛夫論

王肅曰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主 詩注

詩舊音曰昌文王名此祭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翻 釋文引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墨子曰周頌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曰求厥章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班固曰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廟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白虎通義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楚子 莊王 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曰武

莊子曰武王周公作武

呂氏春秋曰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 左傳注引 史記注

班固曰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

之白虎通義

蔡邕曰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歌也獨斷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毛詩通說十九下

任兆麟學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匡衡曰昔者成王在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業也注言成王常念文武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漢書

王符曰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潛夫論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司馬遷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史記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董仲舒曰民之趨利而不趨義者以其闇也聖人明義以照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曰示我顯德行 繁露洸 歷權同

韓嬰曰人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外傳

劉向曰宋大水魯弔之宋君曰寡人不佞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曰宋其庶幾乎宋人

聞之朝朝晏退弔死問疾三年歲和政平嚮使宋人未聞君子之語則年未豐而國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說苑

匡衡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漢書

徐幹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于已心羣言一於已心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若居同堂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中論

小毖

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王肅曰莫予甹夆 爾雅同 自求辛螫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 詩注 詩考引

孫毓曰自求辛螫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 毛詩異同評 詩考引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王肅曰俶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耜事南畝也 詩注 文選注引

良耜

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桓寬曰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鹽鐵論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劉向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　許愼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五經通義

酌

序曰酌共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氏注勺告成大武之樂歌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旣

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禮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內則
左傳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程本曰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縣而歌雍誦勺六服承德子華子
董仲舒曰有虞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漢書
班固曰勺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以成之也白虎通義
應劭曰周公作勺言斟酌先祖之道也風俗通義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左傳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杜注蓋楚樂歌之次第
荀子曰韶夏濩武酌桓簡象九者皆樂名簡未詳

賚

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杜注其三篇　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旣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諸葛亮曰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本集
徐幹曰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于淸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

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中論

般

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班固曰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山也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義

魯頌第二十九

任兆麟學

鄭康成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文公十二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或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于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詩譜

肇域按釋文云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成王留

之輈相而封伯禽焉十七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之時能遵伯禽之法外征淮夷內修德教國人美之于是國卿季文子請周而使史克作頌四篇夫子删詩錄之者以周公有致太平之勳故取之而同於王者之後焉

王肅曰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 山堂考索引

舒援曰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于不足也 義疏

駉

序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揚雄曰詩好牡馬牝于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與魯 古文苑

有駜

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張華曰鷺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僚雍容踰朝美 類函引

隋志曰古之君子悲周道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禮記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鄭氏注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 禮器

許慎曰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雝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盍取四方來觀者均平

耳泮宮水雝其半盍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五經通義 通典引

班固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以垣別尊卑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壅何言但半天子制度也詩曰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義

酈道元曰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

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水經注）

閟宮

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孟子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

董仲舒曰問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周天子用騂犅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以郊仲舒對曰成王令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繁露）

劉向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之言以安國也（新序）

許愼曰泰山巖巖泰山五岳之長神之主故獨封泰山告平于天報神功也（五經通義 北堂書鈔引）

王延壽曰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文選）

徐幹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萬壽千歲者亦令德之謂也（中論）

兆麟按風雅皆有變頌獨無變乎或謂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魯禱君非變而何不知頌之體亦不以朝廟爲正變也惟駉與有駜

似風實非風也泮水閟宮似雅實非雅也四詩皆頌體雖謂之變頌亦可也是以王列于風非貶也體本風也魯剡于頌非褒也體本頌也聖人何容心哉

商頌第三十　　　　毛詩通說二十下

任兆麟學

莊子曰曾子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司馬遷曰襄公之世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兆麟案王伯厚謂考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所殺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于襄公之時乎

薛氏曰商頌亦美襄公韓詩章句　廣川書跋引

鄭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子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于宋為宋公伐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

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詩譜

肇域案釋文云商中宗高宗中興時有作詩頌之者當周宣王時大夫正考甫校商頌　篇于周之太師歸而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存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商頌

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國語齊閭邱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
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
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
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
有恪先王之傳恭猶不欲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
之甚也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禮記曰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中庸

左傳晏子侍齊侯于遄臺梁邱據馳而造焉公曰
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耳焉得爲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以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故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
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故詩德音不瑕據不然君所謂可據曰
亦曰可君所謂否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荀悅曰君子食和羹以平其心聽和音以平其志

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孔子曰君子
和而不同晏子亦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
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申鑒

劉楨曰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
以鉶名 詩義問

元鳥

序曰元鳥祀高宗

左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
之謂乎
荀子曰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十有四
世乃有天乙是爲成湯
司馬遷曰商契有娀氏女爲帝嚳次妃見元鳥墮
其卵吞之因孕生契史記
王充曰禼母吞燕卵而生禼故殷姓曰子論衡
王嘉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
遺卵于地乃懷卵一年而有娠十四月而生契拾遺
記
詩通說 （三十四冊 三十六 五）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
家語孔子稱帥由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荷
天子之寵不戁不竦敷奏其勇彊乎武哉文不勝
其質
晉語公孫固曰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
禮之謂也
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
邪之長兩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
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斬
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
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韓嬰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祫則羣
廟之主悉升於太祖之廟詩內傳通典引 聖敬日躋言
湯聖敬之德上聞于天外傳
班固曰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詩通說 （三十四冊 三十七 六）
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
義也白虎通 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漢書
忠經曰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
于德修于政謹于刑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
何不理之人乎詩云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蘇綽曰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
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後周書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左傳楚子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匡衡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漢書
桓寬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懷其德也鹽鐵論
樊準曰建紀致理由近及遠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注云此韓詩文
荀悅曰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共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漢紀
鄭康成曰文王創基至曾信閒商頌不在數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材哉松柏丸丸在於斲而遷之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辭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其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六藝論路史注引

詩通說補遺

任兆麟學

國風

孔安國詩序曰垂世立教北堂書鈔

兆麟案釋文云孔安國爲申公弟子傳詩

韓嬰曰二南地在南郡南陽之閒詩敘水經注

王肅曰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之節詩注樂書

肇域案王子雍說與儀禮注同

崔靈恩曰因風感物則謂之諷集注釋文

周續之曰正得失正齊人之得失序義

張超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子大之冠列篇首古文苑

薛氏曰關雎貞絜慎匹故人君退前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韓詩章句後漢注　雎鳩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隱蔽無人之地　窈窕專貞貌文選注

王肅曰左右助字申毛釋文

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詩注禮部韻略

薛氏曰萋萋盛也文選注

許慎曰古廷說罍器古人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口口蓋取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與人臣同五經異義

韓嬰曰二升曰觚儀禮疏四升曰觶廣川書跋

東晳曰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我則孝子悲藝文類聚

薛氏曰中饋饋中九夜之道也文選注

王肅曰調飢飢而又飢飢之甚也李黃集解

王肅曰奧卽牖下正義

班昭曰退委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古文苑

蔡邕曰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唯休繇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中郎集

薛氏曰水一溢而爲渚文選注

鄭康成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書注

齊詩章句曰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解頤新語
兆麟案兩漢刊誤補遺引魯韓詩傳並同此說
劉芳曰騶虞或作騶吾義疏
薛氏曰墱墱天陰塵也讀詩記
兆麟案松崖惠氏校相臺岳氏本有爾雅云飛
曰雌雄七字爲雄雉序闕文文義不類疑後人
附益
韓詩曰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御覽
韓詩曰萬大舞也初學記

薛氏曰地下而黃曰干讀詩記
薛氏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選注
馬融曰修舊曰新詩注釋文
魯詩曰冓夜也漢書注
薛氏曰簣積也綠籌盛如積也文選注
韓詩曰揭桀挺也疾驅貌文選注
班婕妤曰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
發東山之詠古文苑
樊文淵曰步卒五兵戈殳車戟酋矛矢七經義綱御覽

孫毓曰蒲草之聲不與戌許相協箋義爲長異同評
釋文
韓詩曰蓷益母陸璣疏
韓詩曰施羅于車上曰罿禮部韻略
王肅曰蕭其來施施將如字申毛釋文
薛氏曰左右騑驂文選注
馬融曰掤櫝丸益也釋文
劉楨曰棚謂箭筒盃北堂書鈔
劉向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國君及元率戎車將

居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五經要義
韓嬰曰雜佩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
以納其間詩傳周禮注
韓詩曰子寧不詒音寄也曾不寄問也詩攷
薛氏曰聊樂我魂魂神也詩攷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闍釋文
韋昭問答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御覽
韓詩曰其魚遺遺言不能制也詩攷
薛氏曰舞則選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注

劉楨曰貐子曰貆貆狀與貉類異世皆名貆義問 初學記

薛氏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苟欲得祿而已 從流而風曰淪文選注

束晳曰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則賢士歸藝文 馬融曰蟋蟀山樞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後漢書

薛氏曰聿辭也文選注

劉楨曰蟋蟀食蠅而化義問 御覽

劉芳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義箋 御覽

曾詩曰素衣朱綃綃綺屬儀禮注

崔靈恩曰古者謂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集注

劉楨曰晨風今之鷂義問 藝文

蔡謨曰瓊瑰玉佩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疑字義 初學記

傅亮曰傷鵜梁以載揚詠伐檀而興思

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補傳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四月始可舉足以耕也御覽

劉楨曰于貉狐之類貉貈貍也義問 初學記 貉子似貍爾雅 翼引

韓詩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記

韓詩曰鴟鴞鸋鴂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病之者謂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文選注 口足爲事曰拮据韻略

劉芳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之喜子義箋 御覽

王肅曰詩序三年而歸書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書注

薛氏曰褵帶也文選注

小雅

薛氏曰承受也（文選注）
韓詩曰飢者歌食勞者歌事（詩攷）
薛氏曰楊柳依依盛貌（文選注）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讀詩記）
薛氏曰東有圃草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奕奕盛貌（文選注）
韓詩曰如矢斯朸朸木理也（玉篇）　朸隅也（釋文）　男子生以桑孤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內傳 文選注）

侯苞曰裼示之方也（翼要 正義）
鄭康成曰不用其行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駁五經異義）
薛氏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注）
韓詩曰三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疏）
崔靈恩曰侈兮哆兮說文作誃兮哆兮誃曲也一

門鬻鼎（集注 讀詩紀）
薛氏曰馥芬孝祀馥香貌（文選注）
薛氏曰霡霂也（文選注）
薛氏曰括約束也（文選注）
韓詩曰纚縈也（文選注）
艸蟲經曰猿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初學記）
薛氏曰緜蠻文貌（文選注）

大雅

韓詩曰磬天之妹磬譬也（詩攷）

孫毓曰毛傳會甲也經傳訓詁未有以會為甲者（同異評 正義）
韓詩曰瓞小瓜（韻略）
齊詩曰自土沮漆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漢書注）
兆麟案神罔時恫鄭箋無是痛傷其所為者句
今本闕松崖惠氏挍岳氏本補正
王肅曰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反（詩注 外紀）

薛氏曰誕信也文選注
魯詩曰阮徂共皆國名正義
薛氏曰四平曰陵曲景曰阿文選注
許愼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臺但有時臺也五經異義
薛氏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注
五經通義曰王者十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禖亦祭天地也北堂書鈔

韓詩徂齊封于齊漢書注
韓詩王錫韓侯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
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水經注　燕北燕國困學紀聞

頌

劉勰曰時邁周公所製雕龍
韓詩曰執競執服也北堂書鈔
薛氏曰麰大麥也祀聞
韓嬰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內傳通典

韓詩百室盈止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北堂書鈔
薛氏曰寶斯魯公子言其新廟奕奕然盛也野客叢書
魯詩說曰烈祖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正義
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遂生契補史記
韓嬰曰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于徵今扶風徵陌是內傳御覽

伏生曰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境鄭氏注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書大傳

毛詩通說後敘

經之有傳注箋解自漢始其討論精确莫若鄭氏故經學盛于漢衰于唐迨宋則紛紜攻許羣起變更多務空談矣蓋漢儒篤古治經經學也宋儒執經講道理學也趨途各異是以辨經攷古必宗漢儒仲林師余先生蕭客往嘗教之琛與家兄蓀咸承之弗敢墜若詩自孔子授子夏至孟子序之則說詩者當以序爲主明矣宋儒廢古不據直斷以己見近世舉業家咸宗之不疑耳心齋先生當世通經

儒也心嘗病之迺承師凡木先生之指捃摭經傳條纂詩通說一書以附鄭箋之後可謂精博不磨諸書自周迄隋之說采之舉合于序者凡得數百矣是書俾行反經正學其爲功于詩教豈淺尠哉

乾隆己酉仲春廣陵女弟碧岑氏江琛拜敘

書心齋先生詩通說後

漢儒解經獨推毛鄭毛公作訓傳二十卷意本子夏康成遵毛學表明毛言稱箋謙也獨是康成之箋固申明毛義而王肅述毛非鄭王基又申鄭駁王孫毓既評三家同異陳統又難孫申鄭咨參攷其說雖紛紜不一要皆未必無功于毛鄭者迺知經學盛于漢發明于魏晉不相謀亦不相掩不相合亦各相得也益明矣心齋先生博古今通經史旁覽羣書錄其言以發揮序義書成名之曰毛詩通說自漢迄隋諸家之說靡不具備閒亦附以己說補前人所未及余進士季父芷生先生壽瑞近蒐集韓氏詩爲顓門之學亦以存古也與是書互相發明此當代崇經務實之徵有逵軼于前代者是書行

世不特使學者廣其見聞且于風化之原庶幾有補云爾茂苑女弟沈纕蕙孫氏拜手謹書後

三百篇原聲七篇

〔清〕夏味堂撰

清鈔本

序

嘗謂吾儒學問失其師守而為西方之人所盜竊者有二曰推步曰音韻推步之原自王曉闇梅勿菴兩家出有志之士頗能有以自拔於泰西氏之外至聲音之本雖以顧寧人江慎修諸先生更張之而未能綜沈顧分部之本原他如邵子皇極經世鄭樵七音略韓道昭五音集韻熊忠古今韻會劉鑑切韻指南呂維祺日月燈必轉展乞靈於字母以援儒而入墨亦太過矣高郵夏君澹人以精湛之思因其過庭之訓為三百篇原聲一書分元聲一大類二小類三類

聲三十剖析入微真有吹律胸肌調鍾脣吻之妙夫音有異稟非神悟者莫能索解余不敢以鈍根謬附知音之列然紬繹其旨以大類為經小類為緯離合於十部十三部之閒大致以顧野王之切韻六十字運以心得如第一聲之咿唹即因煙之所由變所謂便而易見簡而易知學者留心熟讀周流萬徧將見隨觸而長不約而至者不外於此即總論所謂李登聲類者亦不外此然則由毛詩以推諸羣經取數千年不啟之鑰一旦渙然氷釋俾婆羅門者無所據以為獨得之祕又何九弄反紐之紛紜轇轕為哉將奪其說而還諸吾儒不囿於世俗之見此書其首選也

揚州阮元序

自叙

味幼從先君子受毛詩先君子每日三百篇之韻天地之元聲也味默識之不深解問習為詩見世所用平水韻與毛詩迥殊竊惑焉比少長得讀崑山顧氏婺源江氏書考古韻甚精確十餘年前又得金壇段氏韻表溝斷隴析於是三百篇韻例秩然然而味之惑益滋甚聲一耳古與今何以迥殊謂土音不同乎十五國計數千里而遥何以若出一口謂聲音流轉乎自隋唐至今千餘載未嘗少異何以由隋而上溯乎成周流轉乃不可勝數也且諸家部伍森嚴何以

潰圍出者又皆不能無什之一二蓄疑既久必深求其所以然於是十數年來靜索諸聲氣之微動察諸語音歌曲之變然後還證諸三百篇與匋參夫三百篇之後夫乃恍然曰洵乎其天地之元聲矣始焉用以歌而無不諧即歌已失傳而歷代叶音之理無不具得其所以然則古今六合殆莫能外焉用敢奮筆為原聲一書冀引伸先人緒言為諸家通其窮而亦無啟乎循習者之疑且駭抑不知其有當否也味堂謹識

王伯申庶子書

引之頓首相距數十里不獲趨侍左右企望悳悍無日忘之昨自外歸得奉手書并拜讀大箸原聲一冊遡派崑崙匯流渤澥實前人所未發也引弱冠以後讀顧江段三先生書折衷於家父毛詩九經音而窺古韻之都凡其分別部居而彼此互通者閒嘗一一記之覺其變動不居又復方以類聚降而後世之音畧易矣而由此達彼亦有順而播者今讀大箸統會羣音歸之一貫其諸易簡而得天下之理乎自是以推則今韻之異於古者不得槩從鄙棄古韻之異部

而為韻者亦不至駭且怪矣引於歌曲之趣未之尋討直據生平檮昧之見以揆碩儒之説十分而得其一二固未能盡識也暇時謹當承命譔叙以志佩服之誠先此復問起居不備引之再頓首

三百篇原聲目錄

高郵夏味堂學

總論第一
聲通譜第二
三百篇聲證第三
周頌聲譜第四
三百篇字代聲證第五
疊韻證第六
毛傳證第七

總論

求理必求其原以文字陳迹求古音推[illegible]以海若也字莫不本於聲聲本於天聲之訣闕不可運至音窮而字亦窮者有之矣未有有其聲無其字者也試略舉其說如馬下二音考古者曰馬必讀姥下必讀戶於是併麻於魚虞模作合口呼又析其一二於歌戈作撮口呼而概今古今天下除陽唐外無張口之音矣夫赤子之啼成人之笑嚋不張口作聲者大啼笑皆麻音有闓必有闢乃造化之自然而亦其不得不然吾不識成周時之笑啼豈識合口撮口而遂已

乎此其難解者一也求古音端緒於廣韻中謂猶胚胎於隋陸法言耳周至隋千二百餘年馬下並入麻韻説者曰聲音之流轉使然自隋又千一百餘年以至於今馬當轉而為卯與買下當轉而為浩與悔矣胡率未之聞也自來言古韻者皆因廣韻而窺見古今之異余謂觀廣韻而可知古今之同以其部分各字御揭鉅細與今不殊也近惟吴郡讀馬下二字近姥戶而微入戈韻似可為古音一證吾不識成周一代岐雍鞏雒禮中樂和含土中之音而取則於斷髮文身採風者所屏棄之音為風雅頌正樂則又何說此其難解者二也古今與六合相類今雖殊方絶徼語言

不能通者詔以今之馬與下解者什八九若姥與戶則瞠目相眎而已固其習為之亦其性之若以是為應爾也故曰天也說詩者欲變今從古蓋謂不若是則聲不諧不知詩所以歌也以三百篇與唐宋詩例觀則不諧引之於歌則無不諧矣文字後起而聲居最先故曰必求其原

謂廣韻分部近古似已今但取某與某同用之說為設古音張本又取其條目之細為顛倒分合張本卒亦未嘗遵用之也余謂廣韻之謬猶謬於古同用各注耳今夫席地之必變而為桌榻神尸之必變為桂

三百篇原聲　第一　二

影求其安且肖而已古義自存於六經知其理者不煩言不知者言之不勝言且未易言之四達而不悖也詩賦至隋漸趨律切法言切韻力求其諧少不諧者別出之嚴其所當嚴者也今之言古韻者吾惑焉章析句分非三百篇所連用者概斥去此將求其諧焉否耶不求其諧略之可也求其諧則之與咍脂與皆灰支與佳其果能響應無少參差哉又豈之與脂與支果發聲判如秦越哉推之脂支之近者而遠之引咍與皆灰佳之遠者而近之求其故茫昧而不可解於是復抹摋一切張口之音而有古斂今侈之說

即使其說誠然已無解於之脂支之何以分況音果漸侈之脂支三韻何不隨之而侈更歷千餘載至今而終斂乎忘乎詩以歌為用徒集字與字書類故其敝至此夫廣韻詳確不可及第求便於時而已於古音之通未豁然也故謂其同用之注為贅設然猶幸其略日繁一日欲存古而古音將亡矣此聲之不可不辨也（獨用同用之注乃唐許敬宗等奏請文欣吻隱同用乃宋禮部韻略頒行後所塗改皆非法言舊文戴氏東原聲韻考辨之甚詳則同用之注不可以言古韻蓋較然矣）

古音者何天地之元聲也古今萬世所莫能外也天地之聲具於風試靜而聆之和風之來也其始汎然

三百篇原聲　第一　三

繼乃豁然終且悠然而若反橐風則書然其始嘽然其繼而拂然迴斡乎其終使析數者分聆之侈斂殊矣然非有二風也歌詩之聲亦若是焉已矣字必合二音而成（姥瓦為馬之類）如陰陽之不能相無也歌必合餘音而備如陰陽之成於閏也字用於歌斷續抗墜有疾徐焉疾則迅下如峽濤或重或輕若但取其汎然書然者而止（疾呼馬字似但用上一音於類與楚處協其下一音收於末而不覺也）徐則二音畢備如今讀字其世所謂聱牙者重讀緩讀上一音而自相協（如此譌為果以兩為友其上一音此以皆伸類自相協）此皆馬下可用於語麌姥咍皆灰佳可用於之脂支之說

也若夫一音偶儉虛聲之掉以少就多又或餘波澹洄如往而復用其悠然拂然之韻而無不協矣如終風二章霾來上一音本與思協然必屈多就少恐反牽強則上三句第如今讀而末句思字掉尾亦以哀聲收之可也此語麌姥可用於馬下之脂支可用於咍皆灰佳之說也顧餘聲之用少而取乎上一音者展卷皆是蓋必上一音相協而後同聲又或以下一音之不甚相協而後盡吞吐揚抑之妙如來則吐而揚友則吞而抑其二音之間離合應節若吳季子所云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處而不底行而不流者形容二音聯絡之妙直入神解頌詩尤極二音之變故季札獨於頌備言之左氏

三百篇原聲　第一　四

明言為之歌則風雅頌皆歌詩篇可知凡曰其乎者乃李札慨想其時之升降耳杜注謂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孔疏遂謂聲合其意不知其名謬矣古人所謂善歌當係乎此今歌者吐字猶先發一音後收一音否則以水濟水誰能甘之故從古音不若從今音也是說也豈惟歌詩為然之于為諸此於發聲於呷之證不可為巨此喲發聲於呷之證轉喉出聲明者嘗自得之善乎康成之箋詩也曰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急疾呼茅蒐成昧也今本鄭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按以茅蒐為韎聲猶相近以蒐為韐則殊不倫韋昭解國語引鄭說無兩韐字昭見本前孔穎達二百年昭本是也鄭註玉藻云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韋昭解三君云一染曰韎韐不連韐為文毛傳解其義故並舉韎韐鄭解其聲故單言韎下又云合韋為之乃解韐義文甚明顯兩韐字為衍文無疑故今從韋本此言

乎一字而合二音者也左氏襄十年傳會吳子壽夢也服虔注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彭欲使學者知之也按服意以壽夢為合音則亦知一字二音之說特壽夢為乘乃反語之漸興合音微隔一塵足五年於越入吳杜注於餘聲亦合二音成字而下一音即觸本字側亦少別何休之注公羊曰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此言乎字之皆有餘音者也顧氏亦暢發二聲合為一字之說第所微引皆取字之反切而非其音之渾成宋鄭樵慢聲為二之說近之矣顧以者馬為旂者與為諸審音尚未入細試取者馬者與慢讀之置復興旂諸相肖哉

三百篇聲可以類言不可以部分自宋鄭庠畫分六部宜後人之撏撦而未有止也鄭庠古音辨部分為六以某某從某韻大

三百篇原聲　第一　五

殷己不識先後之序謂東冬鍾江唐庚耕青蒸登並從陽蕭尤屬侯并役夫思婦耕農樵牧哀樂流於自然興後世士子守功令者迴別說者求之偏傍求之同入殆所云夫我則不暇者矣或又謂三代以來必有聲韻之書夫喉舌出入非若律度量衡有器數可考法禁可施焉得舉朝野而胥一之故古者象胥瞽史七歲諭言語協辭令九歲諭書名聽聲音僅可行於邦國諸侯而聲音曰聽亦不聞其以韻相強也且聲由人心生使誠有其書春秋時王風既降淫哇四起未有不變其初者孔子刪詩正樂時何無寄慨沿秦逮漢載籍博矣班劉披錄何無

一書由今思之非無書也誠無待於書也唐虞三代詩發乎情而貫輸於喉舌之相浹全乎天者也楚漢循其途而加廣焉韻各在其口不他求也至魏李登聲類出而始梏以人然登書久失傳烏知其所謂類者非吾所謂類耶封氏聞見記魏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據此則登書必未濟其原者矣逮陸韻出洪纖侈弇一律整齊世人爭好之而部分乃如條侯壁壘矣好學者因其故迹挍其得失各充所悟日闢新徑由狹而寬復由寬而狹狹之又狹而卒亦不能不窮於是乎廣而為協音為合音為兩讀為旁紐為方音異乎叟泛推

三百篇原聲　第一　六

之假借轉注以實其說夫音可協可合可兩可異可假而轉則亦何必若是之部分森嚴也乎恐終不足以服鄭氏之心耳言古韻者皆以鄭氏為疎外及觀其合音協音統而計之仍不離乎六部而小有出入耳蓋分部則其窠臼自不能脫也近代言古音之藪皆誤於鄭康成箋詩及注他經每曰古聲某某同或曰古讀某為某蓋已不盡明所以相通之故陸德明沿用其說又錯舉諸儒音讀為左證後人遂有所據依愈析愈細而其部愈豈誠所謂自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者矣孟子曰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旨哉言乎　本朝自顧氏寧人研析本音又得江氏慎修段氏懋堂覓間補苴旁搜遠紹求詳於三代秦漢之遺文而各得其說之八九其由博致精實前代所未有顧獨惜其不利而行所有事也語氣天成尋響偶乖因碎裂古人之節奏以就吾之側犀言淆亂斷章可取因屈摺古人之口以成吾之書必使一律整齊與唐宋官書相似恐古人不甘受也或曰整齊之固過矣若子之原聲其通也不已汎濫無區別乎余曰惡是何言也若宋吳棫協韻補音謂諄臻殷痕青蒸登侵通真韻仙鹽沾嚴凡通先韻覃談咸銜通刪韻則誠不免於汎無區別矣吾所謂通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其所不行雖毫髮之距若敵讐焉惡在其無別哉肇於一聲而達於三十聲循聲呼之平心

三百篇原聲　第一　七

而領之通者自通吾無所與乎其間庶幾所謂利而無事者而後知唐虞以來下至五季之音如一轍然其途廣而轍不能踰也顧江諸老宿非不能為此者以其學皆積實耻蹈於虛而不為然考古貴實而聲則虛不求古今一轍之所以然而泥迹以求宜乎行百里者皆九十耳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聲之通也虛則利實則不利

古者韎任朱离陳於門外南蠻鴃舌見棄北方誠以聲貴中和中和而天地之化廣矣故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如諸家堅執古音愈析愈細則古人

之呼天地江海為汀他工每呼家母為姑米家兄為姑荒循是以求矢口什變八九姑毋論流轉未必若是之多第謂當日王朝侯國無一非今之閩廣吳越也而可乎記曰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邪亂王肅曰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也先王朝廷郊廟中和之德音又豈其若是或者取證於偏傍粗得其似然如舌從干聲不入寒桓而入脂微齊蔦从芇聲不入陌而入仙富許兩普庚二切而歆熺嘻等字皆入魂詩並協入灰咍何也則偏傍未足定古音也吾以為古音至今絕無流轉何以言之舉諸家古音中字偏訊

今各省之人必有分得其一二以至五六者何也為其聲之本可以相通也由諸家之說則如南山有臺必讀為臨仙呂蚩讀既贅牙歌夏范乎其莫解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由吾之說則但如今日之聲而古音無不具歌者可以適口聽者可以平心考諸三代而不謬質諸百世而莫疑其或有以余為非妄言者矣

諸家論入聲變析尤多如屋沃燭或配東冬鍾或配蕭宵肴豪或配尤幽東冬鍾與蕭尤各韻迴不侔而胡為其說之可通也且三百篇中如行露之二章以三章牙與家韻例之則角與家何遽非韻小戎首章續轂與驅馵雜用東山一章蠋宿與野下疊用而角弓六章附與木屬韻尤甚明顯實皆與魚虞模侯相通是遵何道哉顧氏以屋之平聲為烏良是以沃之平聲為天則非諸家各立門戶不容相假而又或析之為五或為異平同入之說圓融之蓋誠有索其故而不能暢然者矣不知皆天籟之自然也大抵入聲聲下而氣促故惟鼻音無入聲而入之通三聲有二途焉其入自為韻及與平上協者亦合二音而統歸入聲平上二韻之合皆一聲如益哀為幾娃瓦為馬之類惟入亦然如淑為拾屋收為容屋之類亦歸一聲其與去通者必發聲

於去而以入音收之當另作一格如梲過為說退細遝為脫之類繹其故入距平上遠而與去鄰故三百篇中確然與平上協者僅九見王中谷有蓷二章淑協脩唐揚之水二章鵠協憂幽鴟鴞一章室協子小雅出車一章牧協來小旻三章集協猶大雅靈臺三章來協亟常武六章來協塞周頌維天之命篤協收烈文福協保皆確然與平上通押者外如王兔爰覺協遠大東四章服協試皆隔句用韻自與去協不在此例餘皆入自協及與去協者蓋抑揚之體不相合歌者不能強合之而後世學者必鑿鑿某字隸某韻宜其紛紜多故也

或曰子謂鼻音無入聲而諸家謂侵覃以下九部皆有入聲子謂非鼻音則有入聲而諸家謂歌戈麻無

入聲何說之相反乃爾余曰諸家未喻上一音可以諧聲第踵詩人用韻陳迹又泥偏傍而強析之非人心所同然也謂歌戈麻無入聲而歌哿箇䈇戈果過聒麻馬禡莫何嘗不犁然具在乎謂侵覃以下九部有入聲於詩絕無所據祇舉說文以偏傍為聲者作證抑知其偏傍不符者叟僕難數況說文皆秦篆已非史籀之舊何論蝌斗可據以斷三百篇乎且如曷盍音義相同合末亦相類四韻均與灰咍近而乃以曷屬灰以盍屬談以末屬咍以合屬覃更何說乎以屋沃燭覺為東冬鍾江之入以藥鐸為陽唐之入者謬並同此試一平心讀之或以

鼻音終或以唇舌終自昭昭不煩言說耳或曰子謂非鼻音則有入聲而尤幽侯蕭肴豪亦無入聲何與曰此尤足以悟橐籥自然之妙矣尤幽六部之入若有所窮然以㗛嚘㗛吆喲吆相通之故凡屋沃燭覺藥鐸之音無不可以下生者轉而相協則無入而不啻有入其微妙彌滿誠非思議所能及也　論者謂韻書出自吳音固謬然亦未始無說如呀類之聲本揚其抑則當有吔類而韻書無之故入聲葉帖業三部遂無所附不得不強入鹽添嚴三部此吳音累之也吳人麻韻讀作歌韻故凡阤類中字反皆讀作麻韻余之增入阤類竊謂足

補前人之闕

著書必資援據以經證經最得真相夫用韻成文備於周易非諸家所依傍者哉顧其中之刺謬者不少矣即以詩論漢初齊韓兩家實導毛公之先迄今採其遺文如國風于嗟洵兮釋文引韓詩作夐兮則洵有夐音也有狐綏綏王應麟詩攷引齊詩作夕夕則綏有昔音也隰有萇楚之猗儺其華楚詞章句引作旖旎其華則猗儺有脂音也烝在栗薪釋文引韓詩栗作蓼則栗有屋音也菁菁者莪文選引薛君注作蓁蓁則菁有臻音也大雅周原膴膴文選魏都賦注

引韓詩作周原腜腜周頌絲衣其紑說文絲作素則膴與素有之音也若此類者皆與諸家例相左倘概以轉音合音置之豈有正雅頌如孔子而贊易韻語乃無端雜集之又豈有專家傳授顧隨意取不相比附之字而妄易之者哉此其故烏可不深長思歟顧氏云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江氏最服膺其說夫江氏古韻例言中國曰古豈有韻書哉韻即其時之方音矣則安得謂古之方音是而易傳之方音獨非也又曰三百篇中不無方語差池矣詩且差池更何疑于易傳然究豈識有差池而可以為韻者乎或曰子之言聲者似已其分類必易故名而自標新目不已妄乎曰非敢妄也廣韻之分部以字余之分

類以聲主乎字者部各有居惟恐其或相犯余則由一聲而達於衆聲主乎聲之通非可襲而用之也曰顧氏江氏段氏之書非以為聲乎其部名皆襲廣韻之舊子胡為其不可襲也曰此諸子之所以不能無閡礙也當三百篇時豈曾有二百六部之韻書哉彼皆以字求聲故沿流者難得其源余以聲統字則綱舉而目皆燦然其可數置吾之三十聲於此而以三百篇之韻合之即舉漢魏以後詩之韻合之無不符者而天籟自通興古今絕無流轉之說信而可徵矣其庶愈於治絲而棼之者乎（欲考字體必由唐隸而上推之至乎說文之異

究其形義正其譌俗以垂正體於千載之後所謂知來者逆也欲審字音必由廣韻而下推之至乎今音之同合以天籟遺其倚巧以畱元音於千載之前所謂數往者順也設無廣韻則余所謂絕無流轉者誠無從置喙矣故廣韻亦古今不可少之書）

或又曰字必合二音而子後所標五百餘字凡入詩者必皆含二音之全而僅用上一音之半何也曰此琴瑟人聲律呂相應之故非吾所能及也雖然五百餘字足該數千字必謂古語皆得今音之半又胡可為訓也且嘗繹書興禮而少得其說矣書曰歌永言聲依永所謂永者使弟如蟬鳴蜩唱一往不返既不足以成聲而亦必不如後世之宛轉滛靡靳變嘈囋以為悅也故既曰永則必其和平廣大而有發有收焉者也有發有收則必發之數居其九而收居其一（由發而收其收以漸收及下一音遂轉入後字故止居數之一）故上一音之相協最亟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遺畱也蓋謂歌者倡其上一音於前而畱下一音以待歎者之繼之不遽極盡其音以少為貴也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繼如善繼人之志言其收入下一音恰好轉落諧和如繼教者之志擧一反三也）再以大饗之禮側之有遺味者謂所尚在元酒魚腥而畱五齊多品於下以素為貴也若以

遺作不盛不備解則形容盛德功大樂備盡志盡物寧有以缺撤為致敬者乎夫倡上一音於前以諧其聲歌者為之也畱下一音待善繼者極其頓挫轉按之妙則不盡歌者為之五百餘字之必取乎上一音者此也二音具然後可永永然後可依而成聲而豈誠古今音之不相及哉

讀詩者至周頌而多窮或曰無韻或曰闕疑余謂韻當以周頌為極則何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故頌詩多出周公手公以神聖之才藝監二代平八風導揚先德諧聲之際宜何如詳審季札觀樂於歌

頌贊美尤繁入耳之際宜何如諧協仲尼正樂以雅頌得所為大綱音韻宜何如釐定顧反不及輶軒閭里聲足成文有是理乎且如振鷺有客皆言二王之後也韻極調適助祭者若是而於主祭之曾孫反不爾乎有瞽以作樂而合祖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皆為農事也用韻各極其變而無不和協諸小祀且然而於郊祀巡狩及崇祀文武百世不祧之祖反不爾乎余故謂韻當以周頌為極則而言古音者猶囿於一律整齊之習見未敢深求其所以然也試取上一音相協之例求之其於韻也繚曲往復變化嚴整誠有

如吳季子所稱者敢別附周頌聲譜於後以敢質當代之信而好古者(頌中如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般等篇協音皆出天然不知者必笑其妄無他特以漢魏以來未嘗有襲而用之者耳試思國風如鄘柏舟之首章小雅如杕杜之卒章彤弓之二章大雅如抑之三章使其韻亦無有襲用之者雖欲比而合焉有不以為怪且妄者乎字之承習有限而理之貫通無窮顧氏謂古人所闕漏者遂為太古之音疑不敢用誠千古不易之論善偶反者恐不應若是耳)

朱子博學精思非諸儒所及其於周頌首篇清廟注云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聲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又論趙彥肅所傳風雅十二詩譜云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歎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說見儀禮通解學禮)

此二說誠有先得我心者惜其時未有以二音之說進者耳何則和有三道一則同聲而不同詩若虞廷之賡載是也一則不同詩並不同聲春秋列國君臣賦詩贈答是也一則同歌同詩不同聲而亦同聲者一倡三歎是也呂言乎不同聲倡者發一音於前和者復踵是音琴瑟之聲將隨之而繼作乎否乎不

與偕作則搏拊中斷無繹如之妙偕作則複沓解緩聽者欲臥所謂遠不攜復不厭者何在故知其必不同聲也(梁劉勰曰異音相從謂之和似微見及此)呂言乎不同聲而亦同聲和雖不踵倡者之上一音其神合氣通或斂或散續收一音以完足一字之聲則倡者和者和合無間故曰不同聲而同聲也(凡以虛字煞尾者由下一音落下亦倡和同聲)倡者先發之音與上句韻本無不叶然非得和者同足下一音則一口之間二音迭出本叶者反自亂之故和雖不為我叶而必得和者乃可以相叶也朱子之疑信不誣矣

律呂有上生下生二法韻之取音也亦然字聯二音而取乎上一音者上生者也字統二音而有時以少就多取乎餘聲相協者下生者也然生必以類非其類則無一能生故曰天也餘聲之說前畧舉終南二章相證矣思字棹作哀音咿哀本通也它如一二庚青韻棹作陽唐嚶唊本通也一二尤幽棹作蕭豪嘎吆本通也又如中谷有蓷二章淑本唹音或以餘聲棹作收音而北地土語亦以淑爲收此唹嘎本通也兔爰二章覺本喲音或以餘聲棹作吆音而後世土語皆讀覺曰教（說寢皆曰睡教）此喲吆本通也故三百篇之

音明而經史所載土音所操凡一字異音者皆可瞭然矣

聲通說

昔人言口有五音以呼字也聲則脣舌鼻三者爲用而已舌主中宮出入脣鼻間而聲以備焉聲吹萬不同理其緒皆自一而生及其既生有不能復反之勢於是聲之通不通分焉一爲萬之源故中宮包孕最廣其出也舌之弇侈窮而漸達於脣脣之弇侈窮而徐返於鼻其入也由舌之歛而漸達於鼻由鼻之淺也而漸達於深二者皆至鼻而止而中之漸達者復以次各爲輸灌凡其相通者如水之流如珠之走如脂青之滑如琴瑟調絃之相應舌不强脣不勞鼻不

壅滯而少有强且勞與滯焉者則不可以通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本諸聲而爲字聲苟相通雖異體而不啻夫婦朋友之交洽古之神瞽其知之矣或兼用其全或重用其半而歌無不諧矣故謂古音之不同於今者誤也今爲譜其緒如左亦願知音者得據以顧誤焉

聲通總譜

咿（聲無所附假字以傳故皆從口）

赤子受生發聲於咿造化根一咿實傳之脫口渾淪不假雙岐聲通之源爰胎於茲（凡聲必合二音唯咿）

止一音故為元聲

咿吟　咿嘎　咿吆　咿喲　咿呀　咿哀　咿

吔　凡七聲為一大類

咿咽　咿嗎　凡二聲為一大類

互通分譜

一既生二籟以萬吹昵通睽遠棘踵紆離音兩

而化上音是求千古六合曾何參差互生之音全出自然咿之生嘎與咽踵至而無間者也其生吆則中必由嘎音生嗎則中必由咽音故總讀之為咿吆咿嗎細分之尚有嘎吆咽嗎也它類仿此消息甚微頗靜者細察之又喑自咽來必根於咿嚶自咽喑來亦必根於咿因其言萬異用則以咿喑咿嚶協韻者乃例之變千百中祇一二見

又喲吆二音似二似一無復上音可取又喲第三呀類包舉於吟呀之內晉宋後二音難相亂而三百篇初無此聲故此四聲皆附見而不立正類云說並詳後

吟　吟亦無二音即咿之少侈者也故為第一小類首

吟嘎　吟吆　吟喲　吟呀　吟嗜　吟唈　吟與咿同聲故所生聲亦畧相等但讀嘎吆呀字聲微寬耳

嘎　嘎為始生與吟最近故次之

嘎吆

喲　吆之聲不復生而喲與吆近故又次之

喲咿　喲嗜　凡九聲三小類又自成一類

咽　咽即咿之飲入者故為第二小類首

咽嗎　咽嘏　咽喑　咽嚶

嗎　嗎與咽近故次之

嗎嘏　凡五聲二小類又自成一類

喑　此入鼻音之始故為第三小類首

喑[illegible]　喑唵　喑唈　喑嚶

唈　唈亦近喑故又次之

唈哇

嚶　嚶咉與唈哇近而纖揚已極故以是終焉

嚶唈　嚶咉　凡七聲三小類又自為一類

計凡元聲一類聲三十大類二小類三以漸遞生無

淩脫無矯鑿損則不備益則不利悉心覈之近則通

者多遠則通者少不待逐字尋聲而各韻分合之故

已朗若掌紋矣苟異聲而同用者其上一音非其類

之同必其類之通歌者重讀徐讀而無不協矣又間

有不取乎上一音而以餘韻協者亦皆其類之所生

三百篇用韻之大凡不外乎此要皆循聲而發動中

乎天籟之自然者也倘僅與反切及梵音倒觀恐失

之矣江氏古韻之說曰音韻精微所差在毫釐間即二百六部者之音尚欲條分縷析以別音呼等第以尋支派脉絡況又以一百七部併韻混而一之宜乎不得要領而迷眩於通轉也案江說固當然此但可以求盡天下之字不可以穿鑿歌者之聲歌者句尾但取相應諧和奚必斤斤然齒叶齒脣舌叶脣舌

蹈琴瑟專壹之請哉況音呼等第出自梵音以後以末世西域之學上律三代使婆羅門與三百篇幾若陽貨之似孔子尤不然矣

聲始於咿而終於呹聲始者起乎微故咿之為聲也至柳要終者極諸無以尚故呹之為聲也至揚柳即咿聲揚即呹聲聖人本天以發聲因聲以制字依字以永歌而民物可以格鬼神可以降鄉國天下可以畢達蓋以其聲備中和自溥於四海之大同也若概以古音易今音則如支入歌戈麻入魚虞模庚耕入陽唐了然於吳越而茫然於燕趙屋沃燭入尤幽覺藥鐸入蕭宵肴豪了然於燕趙而茫然於吳越齊人

去莊嶽而傳楚雖日撻而求其齊且不可得況欲以詩歌盡易天下之口耳哉神依於人者也人誠口耳閡礙則神聽必不和平汲黯論天馬之歌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吾恐泥古音者亦蹈斯弊抑揚即咿呹二聲原始要終而天下之聲盡矣聲盡而樂亦盡矣抑揚足以盡天下之樂故卑亢足以盡天下之禮推而言之低昂足以盡天下之象陰陽足以盡天下之氣紀綱足以盡天下之數弛張足以盡天下之事皆聖人因聲制字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故曰天也

歷觀諸家古音或得上一音之半或得下一音之通皆非全音也然因此亦可推見古今用韻變遷之故總出自然非可彊合試取顧氏唐韻正思之顧氏最稱博核持論亦獨見大意

蒸之轉東則嚶嚨通也侵之轉東則喑嚨通也江之轉而近陽唐則嚨汪通也殷文之轉微則咽本發聲於咿也先仙之轉齊則嗚亦發聲於咿也歌戈之轉支則喲亦發聲於咿也栖之轉歌兒則畓本發聲於喲也唐之轉庚則呹本發聲於嚶也眞之轉青蒸則咽嚶通也支脂之之轉尤則咿嘎通也侯之轉尤則吙嘎通也蕭宵肴豪之轉尤則呦必由嘎也魚虞模之轉麻則吙呀通也歌之轉麻亦由吙而來蓋喲發聲于吙呀亦發聲于吙喲呀二聲最相近故魚虞模一轉而歌歌再轉而麻也其它近似而轉

變者卒視諸此故驟觀之若古今迥殊細案之皆其全音中所自具古與今未嘗或異非可執一以自封也不知此理則入主出奴苛細堅僻即如支歌二韻漢魏後最為淆雜皆緣作者不知喲之發聲于咿第見詩騷中有支歌協音者模倣沿襲以為古藻遂乃援支入歌久假不歸而吾有以知其當日之語音必不若是也不然彼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張衡王逸輩皆古今淹博絕倫者其所著述既分支韻入歌戈矣又時以馳離池施罷儀嬀虧戲等字入支脂微齊韻如顧氏之紛紛論列者何哉顧氏分支與歌戈通為一韻者與支與脂

之通為一韻者截然不相入江氏極疑之歷引楚詞漢魏諸書為證論極詳明獨皆以為音變則猶未識二音相通之本原耳

三百篇聲證

咿唹

服 母 此字為末五之合江氏謂母字皆滿彼切蝃蝀二章為因便偶俗非也夫因便偶俗而可為韻則何字不可韻者況母字舉世讀作唹音者十之九而可以咿音盡之乎竊嘗謂顧氏於韻所難歷則以為兩讀江氏於例有不合則謂之俗音段氏因之皆未求其原故不免騎牆之見耳予非敢輕議前人實覺一得之愚差少鄰障此一字可以類推故論其大凡以質達者

軸 輻 樛 此字為勒屋之合上一音自與參協李因篤謂奏攖重樛二句不入韻固非江氏謂此與參韻猶之義收入此部也亦久明皆

福 牧

葍 富 局 膴 虎 奧 慼 菽 宿

覆 小明三章屋沃韻多戚字亦可以餘韻協以少就多自然之勢也它類做此不更注

庶 度 穀 楚 旅 小雅賓之初筵首章楚旅字與秩旨偕設

逸韻 祖 伏 欲 夙 育 匐 復 毒

咿嚘

友 否 仇 顧江二氏謂仇有兩讀尚未識二音合併之理至段氏專以屋沃獨合尤幽故以違仇專入第三部因併及逑求觩球凡在尤韻者必不容入第一部不思裘俅等字何以又去而之它況違字引證止王粲一詩既不足據而純賦復介疑似又以尨字改合第五部牽彊尤甚

有 此字為以酉之合上一音協咿韻而下串之全音自在也江氏謂有無酉由之音遂以大雅瞻卬二章有收為非韻殊不成音節矣

訧 牡 久

謀 大雅緜三章逐句韻與二章同謀龜與膴韻咿唹一聲也

尤 丘

右 玖 脩 中谷有蓷二章與歗淑協咿唹一聲也

罦 憂

抽菽裒疚又休猶咎貿

侑婦鄆牛熰囿究酒舊

寇遊受周牟紑俅觩柔

叩吆

好唐有杕之杜與食韻諸家皆謂此二句無韻合下章為韻業各詩尾聲有一句畢結合數章為韻者有兩三句用韻而亦合數章倡和者末有兩句不協而遂遂用韻者況小雅楚茨五章吉可韻備戒大雅思齊五章造可韻士周頌酌造可韻畮介祠則好安在不可韻食也

飽埽鎬調小雅車攻五章與佽柴調蓋上半叩音同類也諸家因韻離

變調同並用乃以中二句自韻橫決首尾與通篇體例不合言韻者謂調同為韻而不知其故江氏又謂雜驗七隸乃囊古而誤讀者皆非也同字在於嘅類上一音叩吟未嘗不相通觀

漢人讀欄為誅可見然此章則不必彊協

道告此字上半本有叩音故大雅柳

二章與維民之則韻顧氏謂復三句無韻詩中固無此體亦不必如江氏作古得居秀分作二

切也大雅柳質爾人民鹽鐵論世格作語爾民人亦告有叩音之證

孝潦大雅

洞酌篇首句雖三章公共然是篇通體皆用一韻而潦字上一音又皆與相協與單句無韻者不同

保大雅柔民三章與辟韻

到廟

由叩至吆其中必含嗄音重讀第一音則為叩吆重讀第二音則為嗄音吆故字多通用

叩喲

此小類又自岐為三喲吆通故前二類與叩吆近而叩吟本一音故尤與吟喲近又喲呀通故後一類與叩呀近

籥爵合軜小戎合軜連下邑字與期之韻諸家多誤會虐

削獄王免爰二章覺字則以餘韻與造協

莫大雅貊其德音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引貊作莫樂記亦引作莫釋詩同莫上一音本叩類

故貊莫通用

作碩穫貉藿惡大雅假樂三章與柳秩匹韻周頌振鷺與數韻古人一字皆虛實兩用魯宋以後始分去入為二聲顧氏論之詳矣

度錯酢駱咢藐鑿柞雒

諾

言古韻者不知作碩穫貉等字上半本有叩音故反以白奕懌石尺戟等字改作喲音而其遂人心所同然者不少矣

紽何河佗磋磨羅吪和

歌火周南汝墳毛傳燬火也孔疏燬火釋言文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燬為火業輕即一音重即二音之合

多莪阿破訛

瘥佗與君子偕老篇異義左波莪那何

春秋傳作荷

諸家多以叩音中字分入歌戈如小升首章截去首二句以羅與何何韻轉析固不成音節且舍褆伊之頌不用而韻兩何字殊未平允它字可以類推說並詳復諸家分叩音字入歌戈余獨擭歌戈入叩音二說固無以相服也然細繹之余說耄勝如左傳襄二十九年祇見疏也服虔本祇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難諸家博古亦不得謂祇有歌音也則多之有叩音可知矣江氏曰易以和韻靡靡字猶可音磨詩以和韻吹吹不可入歌戈則和字定讀為戶危切又曰歌字古有方音讀如基歷舉楚辭遠遊天問橋頌為證又曰顧氏分出支韻之字與歌戈韻者安知其不變歌戈之韻而從支之乎說極明通特不知歌戈中本有支音故概以為方音轉變耳

咿呀

蛇 諸家皆入歌戈部案詩羔羊外斯干兩見與蛇韻未見其必入歌戈也楚辭離騷與馳韻九歌與懷歸韻招魂與池韻亦未見其必入歌戈也說竝詳後疊韻內 它 珈

加 嘉 鯊 駕 沙

咿哀

采 喈 枚 敗 拜 悔 霾 來 哉

害 摧 媒 帶 懷 邁 外 雷 祟

艾 晦 佩 偕 梅 戒 顧氏四聲一貫之說足破紛紜之論 偕其必協以轉音故小雅采薇五章戒韻注云古有入音紀力反出車首章棘字注云轉音紀其反是由不知上一音本相協又不知出諸歌喉則四聲自相協故仍不免於轉注繳繞蹈陳

氏瑣碎覆轍也 顧氏於四聲通用者必轉作一聲故於入聲皆轉為平為上為去江氏已識其謬至段氏竝謂古無去聲則尤武斷矣江氏駁顧氏轉戒為棘及轉入為三聲之失是矣而其音載為直力切音意為僮音來為六直切又轉平去為入聲自踵其失何也 哀

載 臺 菜 豈 海 殆 屆 宰 在

陪 頹 嵬 湝 回 輩 怠 瘵 薑

愛 誨 罍 大 壞 晦 宰 解 界

介 皆 才

由咿而哀乃口舌翕張次第毛先舒曰今曲凡唱皆來韻者其音後必收如哀字衣乃夫微齊之韻古詩樂府本亦歌唱以收音相類為韻部相附故佳灰通支微齊此亦微寬二音之說而倒置之者也協韻未嘗不間亙餘音然凡唱皆來韻者必舍本字而概以收音相協有是理乎

況餘音與收音有別餘音亦由翕而張如恩之棹作哀音行之棹作映音勢反拓闊放可受聲以協上韻若收音則勢向內歛詘然而止無能相協也

咿吔

節 噎 耋 結 鵙 垤 洽 徹 血

設 跌 穴 業 捷 疊 饁 櫛

咿咽

敦 江氏謂敦入第二部乃字有假借而音隨之變其說非也有客敦琢為追琢若敦追音果迴殊何可假借乎 贈 訊 近 隼 晨 煇 塵

敏 芹 引 禋 震 神 春 江氏以輝旂入四部謂其偏傍較然而不能無疑於祈頎折蘄沂等字因為旁紐轉音之說閒

停之未免牽強然則偏傍不盡足據也江氏又云旂與近皆从斤聲旂古音芹而今音祈近今音渠謹切而古渠豈切音之互異也業江氏不明其理故以為互異然即其說而二音之合併愈可瞭然耳

咿嗎

鮮 此字為西馬之合上一音本與西同顧氏不知二音之合故曰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仙二字互異也 殄 大雅思齊四章殄與疾假與瑕皆本句韻 瑱 典

附 咿唔 咿必由咽然後至唔乃由舌入鼻次第遷以伊合唔則音之少變故不正立類而附見於此說詳前

廩 周頌豐年與神醴妣禮韻 今 周頌載芟與薌韻

附 咿嚶 亦變音與前同

命周頌般與對韻

唹嘐

侯藪狃此字固嘐音然其上未嘗無唹音也江氏泥於偏倚从丑又見幽諧與咎字為韻遂謂今音即古音上與藪字遂韻皆由不知有上一音故不惜割裂音節也江氏此字一誤遂不得不舉厚后後斗耇口奏等字盡改古韻為今韻又不得不取主醜樹裕等字盡改古今大同之韻別為古韻又不得不以附侮豆字為兩部彙韻而不嘏恤其非立說之難如此

近媾豆耇後餱口奏

蹂叟浮句鍭斗厚苟抑六章與逝韻

吚唹一聲垢大雅桑柔十二章與谷穀韻唹音自相協段氏以谷穀入蕭尤韻由不知垢字有上一音也至欲其說在此以小雅角弓六章本附屬从欲韻不恩歡字在第三句不入韻木附屬自為韻本極澤成何必穿鑿至此且凡詩用屋沃燭韻皆與魚虞模合即周南而有樛木漢有遊女檜隰有萇楚夭之沃沃小雅小宛彪彙寡獄皆上句用韻周頌噫嘻率時農夫播厥百穀二句連用韻亦無不與魚虞模合者為附識於此

茂召旻四章與苴韻亦與潰止韻吚唹一聲也

收后耦顧氏以侯韻全歸虞模江氏非之分虞韻為二一通虞模一通侯尤予謂兩家皆是而皆有未盡也侯本胡尤之合用上一音則為唹類故虞模可通彙下一音則為憂類故尤幽通合圖四達而不悖也必執顧說舉侯厚候三韻盡削之江氏識其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後世而不惑信矣然試舉愚株驅駒儒芻廚輸等字概讀作尤幽之音又豈能準四海信後世乎

唹吆

芼歊罩呶小雅賓之初筵四章與傲韻吚唹一聲也考唹吆之中尚包憂音故復見憂吆類

陳株林乘我乘駒釋文本駒作驕音駒觀駒可作驕則驕本有駒音可知德明不知字合二音而成故譌為音駒贅訛耳

唹喲

樂顧氏欲取古經正唐人之失而關雎篇樂字下乃以陸德明五教反為據是又以唐韻正毛傳矣因本韻不能與芼協故不得已從仇母我難等併入一字二音之例而不知上半唹音本相協不煩異讀也小雅正月十一章與炤韻大雅抑十一章與始韻韓奕五章與到韻皆餘音相協說詳喲吆附類

角薄鞹鑿駮椓濁

廓濯若鎛博

活喲字第三類與前少異

唹呀

罝馬下夜吚唹一聲故小雅雨無正二章與戾勤夕惡韻江氏謂詩用夜字皆羊茹切此獨弋灼切非也

家華野邪瓜

麻王邱中有麻與嗟施韻陳東門之池與池姬歌韻吚唹一聲

稼瑕暇寫寡牙瓦小雅斯干與地裼韻吚唹一聲

舍夏柘禡呱罕話騢由唹入呀其中亦含喲音故晉宋以後凡唹呀類中韻多作喲音用

唹喈

怨吚唹一聲故小雅谷風三章與嵬萎韻

唹[口豈]

戎同鞏工公功唈本與唷鼻音最相近其少遠則與嗌通皆攝脣而得之者也江氏必謂功鞏等字不入韻己不知有上一音至以戎有汝義遂改為汝又不知有下一音無一可者也

嘎吆

昴包老漕髦埽道造王兔爰二章覺

字以餘韻協蕭好鴇瀟膠惱栲

考保皓唐揚之水二章鴇字以餘韻協袍慅柔

橐禱芭殽卯擣昊鼛飽

阜敖茅炮怓紹報滔騷

造孝趙蓼茆陶

三百篇原聲　第三　八

江氏於蕭肴豪內分出一支與尤幽通謂二韻必不容雜用而不能無疑於儦放字又盡嫗好道草老等字入厚韻蓋不識字有二音故不得不以意斷之

喲第三類咿

為吹

喲第三類嗜

原難顧氏不知上一音相協故陳風南方之原不入韻小雅不戢不難難字乃多反

段氏覺其未安概以合音置之又太鵠突矣

嚁

嗜與嚁近而亦引伸於嗷故難嚁等字亦可入嗚嗷類嗚嗜見嗚下一韻

附

喲第一類吆此一類最相近而三百篇中以上一音協韻者絕不一見蓋吆無入聲而

喲無平上去三聲必合二音始成一聲祇可備餘韻相協之用如王兔爰覺協造小雅正月大

雅柳樂虐藐協沼炤昭燥教耄之類與嚴上一音相協者不同故不正立類而附論於此

附

喲第三類呀三百篇未用此聲如春秋定六年盟于沙左氏傳作盟于瑣杜預注瑣即沙也是此類預晉人晉時多以呀音作喲音用說見前於呀類陳東門之池麻興池姐歌韻咿於通也不得為喲呀作證故不正立類而附見於此

咽嗎嗜即嗎之少侈故附於後

淵天田千顛巔年電小雅十月之交

三章興令韻咽嚶通也先翩賢愆筵小雅賓之初筵

三章興蓁韻咽喑通也堅玄填川甸顯

苑言援大雅皇矣七章興衝墉韻咽喑通也嫄江氏力辨真元二韻不相

通而謂生民首二句無韻因舉閟宮嫄字為證又歷舉詩中民字及與民同音之泯瘖與嫄同

三百篇原聲　第三　九

音之原園垣援媛皆無二韻合用者其說甚辨然閟宮嫄字在第三句既不足為據而詩人用

韻但取意足而止豈如後世作詩者每篇必闌入相通數韻以為古澤哉舍現在協句者以為

非韻而虛擬不必通用者以為左證恐尚非定論耳

咽嗷

艱盼鰥小雅何人不矜論衛引矜作鰥咽嚶通也丹萬魯頌

閟宮五章興駿韻咽喑通也

咽喑

音

咽嚶

苓零命令矜明大雅皇矣四章興君韻並上與心韻

則喑嚶通也 行 大雅抑九章與人言韻 承 刑
小雅車舝四章陟其高岡伐其柞薪以岡上嬰音與咽韻用頌良耜末句人字亦興上盈寧韻
嗎
嘏 此類微岐為二亦以皆興嗎一音也
顏 淵 粲 晏 餐 蘭 間 閑 菅
殘 諫
干 歎 關 檀 環 安 幡 熯 翰
樊 燔 繁 單 癉 亶 難 藩 旦
番 嘽 翰 鑾
喑
𠿬
三 南 耽 駸 湛 瓚 大雅旱麓二章興中韻皆喑類也江

漢五章與人田命年韻則咽喑 男 惨 大雅抑十一章興夢韻喑嚶通也弟
此字詩凡三用陳月出與炤燎紹韻絕不比附
又小雅正月十一章與沼樂炤虐韻用大雅柳
十一章亦與昭樂藐虐耄錯用則五經文字改
惨為慄於理為近蓋隸書參字或作象以形似
訛也且小雅白華五章念子慄慄視我邁邁文
體亦相近五經文字之說本於釋文北山篇
或惨惨劬勞釋文云字作慄白華篇念子慄慄
釋文云亦作惨惨陸氏皆于不相協韻處釋二
字通用而月出等篇用韻處反不釋蓋知其誤
而未歃遼決耳王免爰鄭箋有所躁臧也釋文
躁七刀反本亦作慄沈七感反沈亦因字形而
訛鄭遵大路孔疏說文慘字參此音反聲訓為
歛也操字采此適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
異蘀此則其時亦有以掾訛操者矣又祭春秋
襄六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候丙戌卒于鄭
釋文鄭七報反又采南反爾雅釋草𨍏馬羊齒
注纆者以取爾緒釋文本亦作綠又作絳皆以
彔疑於彔而訛二音 隸書以令者每易傳訛

其岐中又岐者如衛伯兮首章釋文粉本亦作輛之忍反蓋令既訛尒尒又訛尒尒又訛爾耳
喑
唵
萏 儼 江氏不知上有喑音故謂澤陂與枕韻為近似假借 陳 簟 僭
瞻 大雅桑柔八章興君韻咽喑通也
喑
嚶
膺 滕 興 上三字秦小戎既與音韻大雅大明七章興亦與林心韻而生民末
章歆今興登升韻魯頌閟宮五章騰與增膺懲承韻無不相協 能 小雅賓之和箋二章與林
湛韻亦與下仇又時韻則喑嚶變類也 政 大雅抑三章與今韻 靖
喑
唈
風 中 大雅召旻六章與頻韻咽喑通也不明乎此者無不支離割裂矣 躬

大雅文王七章興天韻咽喑通 衝 墉 蒸 宗 終 東 大雅
桑柔四章與慇辰痻韻咽喑通也凡詩上句或韻或否惟此篇前五章無不逐句用韻者故不
能遺御東字 蟲 宮
顧氏以侵東同韻為方音江氏謂之方音假借
偶用終不得為正音夫方音者一方之音也乃
近而豐鎬及豳遠而魯地更遠而微鄙六邑莫
不有此則烏得以方音限之出入至十餘字則
烏得以偶然假借目之假借可若是之多則又
何取爭晝然歸弟一部而不容淆之況謂侵蒸
假借皆轉東冬鍾以就侵蒸非轉侵蒸以就東
冬鍾入主出奴誰能為舌人而定其一是哉此
皆不知二音之合又不知侵東俱鼻音而咽喑
亦相通總天籟之自具也喑嚶嚶唈兩類亦然
唈
汪
降 巷 雙 龐 邦 庬

嚶嗈
弓 夢 雄 攻
嚶咉
筐 廣 方 湘 鏜 臧 涼 雱 養
彊 狂 湯 裳 爽 牆 桑 襄 揚
㫄 翔 堂 黃 岡 稂 陽 筐 場
簧 將 瑲 皇 忘 梁 痒 良 長
霜 牀 蹌 羊 嘗 饗 亯 疆 梁
倉 箱 章 上 仰 常 商 王 洋
煌 伉 將 康 糧 囊 張 大雅篤公劉首章通體皆

映韻則末句行字以餘韻叶之民亦勞止首章明字亦然 螗 喪 粻 錫

顧氏分十二庚三十餘字歸陽唐為古韻而謂平驚鳴諸字與耕清青三韻無與陽唐同用者江氏因之竊謂商頌烈祖用成平爭為韻而繼以黃耇無疆何也顧氏以疆從下文為韻被此言助祭之美下言車服之正義不相蒙必割裂辭義以就我韻似恐未安趙宧光曰庚沆肓橫等字當以吳下方音為正夫方音尚不足為定音況吳下乎蓋自二音之故不明而得其會通者或寡矣

附 大雅桑柔八章瞻與相臧腸狂韻商頌殷武四章嚴與遑韻皆以唵音張口讀作嘏韻與映音相似故亦可以唵映相協嘏與映迴別因瞻嚴在唵類本像鼻音故張口即似映然此則協音之尤變者矣故不立類

附 詩中單句結尾者前人皆謂合各章為韻而不知其本句中自相協也召南吁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吁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周頌於乎前王不忘王與忘韻不特此也鄭緇衣敝予又改為兮敝與為韻造作上一音亦皆咿音相協還予授子之粲兮還與粲韻褰裳狂童之狂也且上狂字一頓與下狂字韻不特此也周南于嗟麟兮嗟咿呀類自與兮韻王風其樂只且樂咊喲類自與且韻魯頌于胥樂兮胥與兮韻

咿咊一聲也樂字在咊喲類上一音並與于胥協明乎二音之理而句中宮徵呼應鏗鏘諧適無一豪乖忤矣其它句中相協者甚多細求之始見古人和聲之妙唯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每句各二章斯可謂隔章倡和者耳

去入通例

說稅過 脫退過 䪷害屑 翟帝易 晢細易 覺濟樂 發廢翰 烈厲謁 褐害過
垤帝謁 室是尼 窒至尼 恤緒鬱 闋去閱 結髻謁 滅昧月 威同上 出瘁勿
克○尼 膝替尼 賊自尼 秫昧翰 木慕屋 屬樹屋 拔貝翰 例厲諸 弟瘵勿

佗允○忽兀○拂勿癈達押逮副乙佩軷蒲貝揭渴既祝注屋大雅蕩

三章與究叩啾通也頻撥蒲貝力亦利辟亦璧戚允替鉞月過曷渴○藥

謁賦截謁濟伐韓廢桀謁既辟易璧續亦祭適允自

取上一音與去韻協例與前同第前韻皆一聲此東去入二聲共別出之明半此則讀去為入

讀入為去者皆可以不必矣去協入亦同此例如曹蜉蝣稅與閱雪韻稅乃說未合也

右共三十類附去入通例凡計五百八十四字皆不
諧於讀者如采與友飛與嚐筐與行之類其本諧者無所用吾辭費
也字僅五百許而孔子刪訂三百篇正樂誦之循習
無奇響歌之倡荅無二聲即準是以求秦漢逮陳隋
漸推漸滿之韻魏晉以來反切字母之法並以求海

三百篇原聲　第三　十四

内各土音參差不同之故大都非得其半即分得其
通又或其半與通相羼合者也音即有殊皆字中所
本具謂為天地元聲古今絕無流轉不亦可乎

周頌聲譜

譜中凡注二音者但觀右一音無不與上句諧協但頌中句法斷續繚繞往復丕拘一格遠而首尾呼應

近而本句中自協變化因心故讀者多覺茫然耳協音中又有間入二句自協者另口出之

清廟　廟要昧士德允第廟要昧○承人

維天之命　命顯衍有純○收憂書篤屋都

維清　清熙典衍鼎禋因衣鼎與清衣與熙隔句韻○成

禎兩字並與上清與韻亦與禋韻

烈文　公祉福屋弗疆央精保杳比之亦隔句用韻精協公橫協崇功嬰喤通皇

嬰喤通也○邦汪崩崇功皇王橫

又與首句邦字韻○人訓刑○王忘

三百篇原聲　第四　一

天作　荒康○矣岐行保杳比之二句中行韻又與荒康協

昊天有成命　受又昊之康宥又意密緝熙○心請

之第三句康字仍與命韻末句之字又與之密熙韻

我將　將享○牛尤疑右又意之○方王饗

三字仍與將享韻○之威保杳比之二句仍與牛右之韻

時邁　子之周攸脂震印志之疊頁低神寅時嶽

押伊后五又叩啾通夏韻同周攸脂位矢德

夏亞五保杳比之

執競　王康皇康方明以餘韻協喤將

穰○簡反反

思文　穆〔天民〕極○年（模尤）育（迂屋）夏（至亞）
臣工　工（姑翁）公（姑翁）茹○介（旣艾）春（書溫）求（其由）○
畬年（模尤）○明年（寧延）人○鏄（布是）艾
（與布韻叶吟通）
噫嘻　假爾〔大殺〕私里耦（五有叶吟通亦與上大殺韻）
振鷺　于飛西雝戾止斯容（隔句韻）○惡（危約）
歎○夜（裕亞）譽
豐年　黍稌○廩（禮引）秭醴妣禮皆（幾哀）
有瞽　奏（住又）餘並吟嚶二聲
潛　福（帝屋）餘並吟叶二聲
三百篇原聲　第四　二
雝　雝肅公穆○牡祀考（口杳）子○
人后天（打嗎）後○壽祉考（口杳）母
（米五）竝隔句用韻
載見　王章陽央鶬光享○考（口杳）
享壽保○祜福嘏（考壽中享字仍與王章等）
（韻協）
有客　馬（妓瓦）且旅宿馬（妓瓦）○追綏威
夷
武　王王○後（戶又）〔受劉〕功（姑翁）（受劉自協又與後韻）
閔予小子　造（湊與疚）疚考（口杳）孝（臭要）○庭敬○王

忘
訪落　考（口杳）悠哉（之哀）就之○渙（混玩）難（嫩玩）〔下家〕
身（與上渙難協）
敬之　敬之敬之顯（省行）思○易哉（之哀）士在
（自艾）茲○敬將（精映）明肩（此字叶鳴韻叶嚶通故與敬明）
（行協）行（哉士茲又與上之之思韻）
小毖　懲患（昏彎本句中與懲韻叶嚶通）○蜂蟲○鳥難
蓼（鳥蓼中難字仍與上懲患協）
載芟　柞（迮惡）澤○耘畛○主亞（務夜）旅○以
饁（伊曳）婦（菲有）士耜畝（米有）○（以饁與士耜韻）
三百篇原聲　第四　三
（婦與畝韻三句又相對）○穀活（斛幹）○達傑○苗
麃（厭厭穄穄亦上半句韻）○濟積秭醴妣
禮○香光○馨寧○且且○今（基音）
今○古（與上且韻）茲（與上基韻本句亦與古韻叶吟通）
良耜　耜畝（米有）○穀活（斛幹）女筥黍糾（擧有）
○趙（曾與）蓼（柳杳）朽茂○挃栗櫛（即頁）
室○盈寧〔壯牀角似續〕人
絲衣　紑俅基牛（鼒）觩柔敖（尤逑）
休（句中基亦與鼒韻又紑俅牛觩等字上二音皆叶類通篇一韻也）
酌　師晦熙介（晦介用上一音則四字同音用下一音則隔句對韻）

○受造（湊與）○嗣師（受合咿嘎二音而成造合咿嘎吆三音而成若俱用上一音則通體皆咿音）

桓

邦解（糸文）王士方家（姑哇邦王方解士家屬）

句韻姑協系士咿咏通也○天間（堅餃）

賚

受（是又）之繹（意乙）思〔定命〕繹思

般

周（脂攸）嶽（伊岳）河（奚俄）○對命（昧應）

三百篇原聲　第四　　四

三百篇字代聲說（三百篇原聲第五）

字孳也聲者字之母所以孳字麗乎事與物而為字合併事與物之字而為句其聲不得不殊若夫發端字句之前連綴字句之交融貫字句之中與引伸字句之後者皆聲也此其聲羼發縈注因勢而盡絕不暇岐出也不暇岐出故苟兩字纏聯為聲或時有一字焉亦僅取乎上一音也因不暇岐出故僅取上一音而非謂其字之遂無下一音也三百篇指事寫情狀物無不曲到而其合兩字以形聲較易書為最備有造化橐籥自然之妙紬繹之而前篇同類之協章

三百篇原聲　第五　一

章矣（言古音者不知上一音之本自相協故有協合轉假同入異入紛紜之說不知全聲之仍有下一音故有改今從古分併互殊之說）謂咿為聲之原咏即咿之侈聞者或不察也然遍觀三百篇中凡虛聲之發無非此二音者旁參乎它音亦必其上一音之皆咿也脫口必涉乎此謂非天地之元聲可乎聲類不一為悉條列之

字代聲證

發端聲

（名咿咏一聲）于以（南）彼其（王）於我乎（秦）（我咿類喲）（小雅）

維此（大雅）

柳此（一）

發歎聲

周南　于嗟　嗟也呀類嗟有也音故毛傳依爾雅云咨嗟也　召南　于嗟乎　齊　猗
嗟　說見上　小雅　哀哉　大雅　於乎　魯頌　于胥　商頌　猗與　猗本
也音故興興協若讀作歎音興下那字協則一歎中安得有二聲明乎此而猗嗟可推矣那乃也豹類
中字上一音亦歸也音四字皆也音相疊也此興晉語國人之謌猗兮還兮相似必讀猗作歌音豈還字
亦可作歌音讀聊

直聲

周南　維以　薄言　薄吟哟類言也嗎類　召南　亦不　邶　逝不　俾
也　也也也類　亦以　靡所謂之　鄘　實維　其之
且之　且也呀類　衛　言既　說見上此後凡見上者不另注　曾不　曾也嚶類變例

三百篇原聲　第五　二

說見前　亦莫　莫於哟類　鄭　莫不　魏　維是　是以　蓋
亦　蓋也哀類　逝將　也映類亦變例與也嬰同　唐　苟亦　苟於嗄類　秦　維
此　陳　越以　越也吔類　小雅　亦孔　孔於嘡類　伊于　是用　用於
嘡類　維其　云不　云也咽類　亦已　以其　式勿　亦
是　于時　亦維　奚為　因以　周頌　迄用　肆其
載用　載也哀類

曲聲

周南　雖則　召南　豈不　陳　豈其　小雅　豈伊　匪伊

轉聲

召南　亦既　小雅　既克　大雅　而式

詰問聲

周南　云何　何也哟類　邶　曷為　曷也哟類　寧不　寧也嘤類　曷云
鄘　如之何　胡不　胡為乎　何其　云誰　胡然
然與言同例　衛　誰謂　王　曷其　齊　曷又　又也嗄類　魏　其
誰　誰之　秦　如何　陳　胡為乎　小雅　維何　斯何
如何其　謂何　于何　云胡　于誰　伊誰　胡
為　寧或　曹是　伊何　寧莫　彼何　幾何
誰為　云何其　胡寧　奚其　何為　豈伊　維
何期　又何　蓋云　蓋與曷同例　大雅　其何　胡斯　云
如何　伊胡

三百篇原聲　第五　三

難聲

庶幾

呼應聲

鄭　乎○既且○且乎　小雅　豈不○既其　其未○曰
既　曰也吔類　大雅　其維○其維　偕曰○亦既　偕也呼類　偕
曰○亦聿　周頌　匪有　有也嗄類　○匪斯○如玆

譬聲

邶　如匪　小雅　如或　大雅　有如

尾聲

衛　焉哉　焉也嗎類哉也哀類　王　只且　鄭　也且　齊　乎而

泰也哉小雅則然矣

以上兩字合聲類凡十字法二百六十有七無非咿唹二音者中惟嗟薄言莫用云爰載何曷又寧曾僭也曰焉然十八字鍇出而上一音皆咿唹類歟呼為嗟不惡為薄宜延為言參咢為莫遏盟為用于匀為云于元為爰自爰為載矣俄為何意右為又況盈為寧慧盈為曾既亞為偕以野為也遏月為曰衣安為焉爾延為然由聲赴字其機甚捷不暇入下一音故仍歸咿唹二聲以義言之說文鑿咨也詩周頌時邁薄言霬之箋薄甫也甫始也爾雅釋詁言我也大雅皇矣貊其德音釋文引韓詩作莫其德音蒼頡篇用以此儀禮特牲饋食禮嘏用崔注古文用為于詩云何吁矣云何其盱于何從祿于何不臧云于義相近說文云作云于作亏形亦相類于古通於小雅何人斯云何其盱鄭箋於女亦何病乎又正月昏姻孔云鄭箋

云猶友也廣雅釋詁云有也云古亦與員通用小雅正月員于爾輻毛傳員益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詩周頌載見辟王毛傳載始也孟子冀而不知也趙注冀何也穀梁成七年傳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爾雅氣謚溢墊慎貉謐顛顏密寧類舉皆取一聲也廣雅釋言曾是也大雅抑僭曰未知毛傳借假也漢書霍光傳引作籍曰未知藉籍字古音義通鄘栢舟母也天只毛傳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即父也則也與只音近公羊隱二年傳記始焉爾何注焉爾猶于是也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毛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鄭箋受作如是解禮記祭義國人稱願然曰鄭注然而也其訓義亦皆咿唹二音

未有文字以前觸口虛聲本無二字後乃漸增漸離其初然亦僭是而本音愈有脈絡可尋即以如何二字論始本無字中古聖人以何字形容之禹曰何見於尚書者本音也後乃引而申之曰如何又申之曰如之何又愈申之曰云如之何且曰如何如何曰如之何如之何曰如何其曰若之何其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如之何其字雖增聲則有永短輕重而無參差也然則何不以如字竝從歌音耶曰聲所窮也惟以何從如之音則啟口而得故知何之本為咿音無疑也唹乃咿之侈何字在咿為矣俄在唹則為胡俄而胡必發聲於矣故傳曰矣何也仍就於咿一聲

知何有咿音則凡支音與歌戈合用者可以隅反若皮紽為馳施儀宜猗等字矣必彊而從歌戈哉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識千古達聽者矣知唯阿同音則

咿何有同音知咿何有同音則可各歸其與世公共之習讀而麻嗟等韻亦藉以槩增無恐矣

以字代聲初止一聲要可旁證其說其見于詩者笑之曰咥歎之曰於曰嗟曰慨曰愾口距人之曰赫氣不能伸之曰噫氣不能舒之曰僾其見于書者若都俞吁咈之類如化工肖物皆不離乎咿音後雖增字必踵是聲若於乎嗟嗟噫嘻之類皆是蓋一雜以它音則不能肖也然則前列于嗟猗與字必皆咿音矣詩人諧聲之精豈獨無著虛聲不容二音間雜即以虛聲加有著之虛字亦必不肯有二音如有無彼此可不宜自靡昔等字或指人或指事皆有著之虛字

已無非𠹭音者而及觀三百篇中加用之字如如有
必有靡有彼有又有來有靡不有鮮𠹭嗎類邶新臺與泚瀰韻小
雅瓠葉鄭箋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史記五帝紀析支渠搜索隱鮮析聲相近釋名云青徐
謂癬為徙與此同例克有亦有自有凡有字皆以𠹭音協也則
無雖無誰無而無庶無宜無以及無俾無自無曰無
不凡無字皆以𠹭音協也何彼如彼于彼維彼自彼
譬彼以及彼其彼有彼何凡彼字皆以𠹭音協也雖
此抑此若𠹭喲類儀禮有司徹若是以辯鄭注今文若為如莊子至樂篇若果養乎釋文若
本作汝老子寵辱若驚釋文引顧注若而也是若與如汝而相近此如此凡此字皆
以𠹭音協也不可所可亦可汔可矧𠹭咽類大雅召旻引與粺替

韻古敏準隼吟等字亦多入𠹭音矧字同例可則不可以及可以不可以
凡可字亦以𠹭音協也莫𠹭喲類說見前莫類下不曷同上曷與害
通用書湯誓時日曷喪孟子作害喪詩菀柳毛傳曷害也不如不亦不云𠹭咽類古墠
旃衣頒等字多𠹭咽通用云字同例不胡不豈不遐𠹭呀類大雅隰桑遐不謂矣禮表
記引作瑕鄭注瑕之言胡也儀禮士冠禮永受胡福鄭注胡猶遐也是遐胡同音不肆不尚
𠹭映類說文尚庶幾也皆𠹭音不靡不逝不無不曾𠹭嚶類方言湘潭之原
荊之南鄙謂何為曾廣雅曾是也是曾有𠹭音不鮮不以及不宜不以不尚
凡不字亦以𠹭音協也它如祇自無自寧𠹭嚶類邶日月寧
不我顧鄭箋寧猶曾也是寧曾同例自則靡不宜誰昔自昔昔有各字
無不以𠹭音協也審聲之密如此非獨此也雖助在

語下亦必不肯亂以二音如何期淒其鶯斯鹿斯蕭
𠹭吆類斯露斯柳𠹭嘎類斯來許皆以𠹭音協也
唯虛聲兩字皆以𠹭音合成故自一字衍為兩字者
有時語氣少急則兩字復併成一字如衛芄蘭能不
我知鄭箋其才能不如我之所知則不字下併去如
字大雅名旻不烖我躬鄭箋云豈不烖我躬乎周頌
清廟不顯不承鄭箋云是不光顯文王之德與是不
承順文王之志興則不字上併去豈字是字矣小雅車攻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傳不驚驚也不盈盈也鄭箋反其言以美之中亦含豈字意左氏僖二
十四年傳引詩鄂不韡韡杜注依毛傳不韡韡言韡

韡亦不字上含豈字意周頌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
時無念爾祖毛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無念念也即
朱注所謂豈不顯豈不時是得無念也小雅桑扈不
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
也生民不寧不康卷阿不多毛傳亦然則不字上皆
併去豈字無字上併去是得字也且有三字併作兩
字者如商頌那云亦不夷懌則亦不中併去莫字也
唯虛聲之合必無二聲故可省併而聞者不覺而前
劉嗟薄言莫等字其必以𠹭音相協可知矣
由此思之而三百篇之聲愈以瞭然者有二道焉一

則知衆音皆自吚來也（凡單字發聲及單字尾聲亦無非吚音以與協韻無關故不載）吚為元聲千變萬化莫能或外故凡自吚來者上一音自與吚協如子孫之依其祖父天然浹洽雖異宮而應呼無諾支分派別不必同處亦必不容離異天為之也言古韻者或但錄其祖父而悉禁絕其子孫（如友仇之改讀以其馬下之改讀姓戶是也）或霣於其子孫而反奔走其祖父（如皮蛇之改讀婆陀軸移之改讀匜是也）又或不識其祖父而遂紊亂其子孫之支派（如麻之改入歌戈蕭宵肴豪之改入尤幽是也）不已惑乎一則知羣聲之字皆可以上一音相協也吚吟之在衆聲猶木之有本也衆聲之循次而生猶木之

三百篇原聲　第五　八

由本而枚由枚而條由條而女枝也橫斜錯出而女枝亦必本於條條亦必本於枚其相際處即各字之上一音也木之枝雖折條雖伐試一合併焉而相際處膚理之曲直豐殺犬牙相錯固究然無蹲也衆聲之協以上一音亦若是而已言古韻者必隔絕條枚分植女枝今各孤生於天地且盡截其相際處之參差伸縮以為完整（如各韻精別部居嚴禁出入是也）又或知其勢不可行而續女枝於枚續條於本掇拾愈細藤蔓愈繁求一完整之條枚而卒不可得（如各韻之協音合音異平同入偏傍轉注是也）不滋惑乎

疊韻證（三百篇原聲第六）

前說詳矣然猶恐虛聲與實字有間又竊嘗於實字求之三百篇中刻畫一事一物或疊字或疊韻靡不體照入微巧奪造化其用疊者亦言之不足之義疊字無論已其疊韻亦必皆一聲蓋以疊字連用一聲罄其神也顧猶一字耳或其神尚非一字所能罄因復益一字而仍足以一聲則神彌厚而義逾顯矣故一聲者其常間有它聲亦必上一音之相協者也如窈窕輾轉崔嵬虺隤樸樕差池昇閤睍睆綢繆蒙戎蘧篨戚施（二字亦疊韻與蘧篨同若以施入歌戈韻則體乖說文作䵶鼀䵶式支切則施字為

三百篇原聲　第六　一

吚音何疑）仳離（二字疊韻若以離入歌戈則體乖）艱難扶蘇逍遙婉孌沮洳綢繆（毛傳猶纏緜）婆娑棲遲窈糾懮受夭紹蓄租漂搖倭遲（漢書地理志注作周道郁夷文選注作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倭作郁作威是倭實吚音不必讀入歌戈矣並詳下委字注江氏以倭字入支部是矣又以委佗委字入歌戈部案古者字同而義別者讀亦殊如音樂之樂哀樂之樂是也字義相近則無殊讀倭遲之倭委佗之委是也江氏不知字兼二音故不免騎牾之說它可類推）優游霢霂威沸鞅掌間關曲局詭隨緝熙判渙夷懌是皆一聲也若夫參（吚音類）差（諸家必以差入歌戈部觀疊字與參韻及鄘風君子偕老瑳兮瑳兮與絺韻入前玼兮玼兮或作瑳又賓之初筵屢舞傞傞說文作姕姕則姕字應入吚音可知）蔽芾（廢勿合聲去入通例）委蛇（吚呀類讀與倭遲聲近若讀委作渦則前倭遲字於體乖若讀蛇作沱則此二字體復乖矣故知其定以吚音協也又素

委蛇韓詩作禕隋見衛尉衡方碑則二字皆叩音無疑厭喑唵類浥肅雝唫喓類委
佗叩喲類爾雅釋文委諸儒本竝作禕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禕禕者心之美委為叩音則佗亦
取叩音下黽勉咽嗚類踟蹰叩吟類劬勞吟吆類流叩嘎類離說凡仳離
滂沱沱上一音為彭彭音近槃槃乃婆丸之合由啟口尋迫不暇入下一音遂讀作濮猶東門
之枌篇以原韻娑隰桑篇以難韻阿何也由彭赴滂中含槃音故彭槃相近又棠釋文陳風市也婆娑
婆說文作髮亦以髮上一音為婆小雅嘽嘽駱馬說文作疹則以嘽上一音為疹也齊風還遭我乎峱之
間兮韓詩峱作嘍蓋峱為奴數合嘍為奴容合不暇入下一音故以嘍為峱也此類甚多猗儺喲叩
類猗字必不容改入歌戈韻說己見前又韓詩中如魏風伐檀篇河水清且漣猗猗與兮字協讀作
河音恐齟齬不成聲矣余久蓄此疑從觀宋洪适隸釋載漢魯詩石經殘碑猗即作兮乃益快然於舊疑
之非矣也書秦誓斷斷猗無它技禮大學猗亦作兮虛字雖不必拘然聲聲中忽一聲呼去則聽者不

三百篇原聲　第六　二

諧審音者必不爾也因思唐風綢繆篇疊用兩兮字以何字續尾何字定當以上一音相協具聲乃足由
此推之召南葛之覃兮兮字與莫飛喈協鄘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兩兮字亦與凝脂蠐犀着協王君
子于役曷至哉固以至字為韻哉字亦必相協次章以哉字不協則不用並同此例搖閱叩嗚類
觱發叩嘅類栗烈叩吔類拮据叩於一聲吉蠲叩嗚類韓詩作圭則一聲顒
咽嗚類允黽勉咽嗚類噂沓咽嘅類荏染喑唵類菀結叩吔類偃
仰嗚映類緜蠻嗚嘅類夸毗吟呀類殿屎叩嗚類戲豫馳驅游
行游叩嘎類衍叩嗚類顛叩嗚類沛倉嚶映類兄震叩咽類疊叩吔類光
嚶映類明等字則皆上一音相協疊韻且然詩歌之字
可依而永之者更可想矣

三百篇原聲第七

毛傳證

仲尼以詩授子夏子夏四傳由荀卿而授毛公其間
皆賢弟子也毛公作訓詁傳淵源為不誣矣毛傳詁
字本同一聲者不具論凡但取上一音相協者詳列
於後其間毛公自為者半依於爾雅者半由此推之
爾雅釋字亦多取上一音諧聲愈以驗天籟之合耳
螽斯蚣蝑叩吟類也肄餘同上也微無同上也寫吟呀
類除也遺加叩呀類也燕安嗚嘅類婉咽嗚類順也
讀抽吟嘎類屋為魚入也祝叩吟類織也軸釋文正義竝讀作迪叩吟
一聲也進叩咽類也沼叩吆類池沚渚叩吟類也湘嚶映類

三百篇原聲　第七　一

亨也獄埆吟喲類也處叩吟類止也誘道嘎吆類也
據叩吟類依也將嚶映類行也淵咽嗚類深咽喑類也
胡何吟喲類也忮害叩哀類也泮散嗚嘅類也泮
喲喈類坡也適主叩吟類也木瓜楙吟嘎類屋為虞入瓜也
佸貴斡合聲去入通例會也戍守吟嘎類也佌別叩類也也
好叩吆類猶宜也將嚶映類請吟嘎類也踰越吟喈類也里
居叩吟類也司主同上也瘳吟嘎類愈也娛樂吟喲類
屋為虞入也蔓嗚嘅類延也辰叩咽類時也藝樹叩吟類
偲才叩哀類也糾糾猶繚繚嘎吆類也旂叩嗚類
之也素空吟喈類也究究叩嘎猶居居叩吟類也

周類咴嘎曲虞屋入為也簧類嘤咉笙也槃類咿咴歷錄也
采采類咿哀猶萋萋也作類咿喲起也行往類嘤咉
也類咿咴拾也疆類嘤咉竟也昔久類咿嘎也舒
類咿咴遲也咴悄類嘎吆憂也鳴鳩類咴嘎秸鞠魚沃入為也
拮据檝楀上同也周卉咿咴嘎一類聲至也耇老類嘎吆
也柴類咿哀積也祁大類咿哀也閣閣類咿喲猶歷
歷也裼豣類咿吆也膴厚類咴嘎也居類咿哀極也
仇仇猶謷謷類嘎吆也菽菽陋類咴嘎也含類咴呀
舒也經常類嘤咉也負類咿嘎持也佗類咿約加呀咿
類也沮類咿咴止也猗加類咿呀也濱類咿咽涯也
三百篇原聲第七　二
戚憂類咿嘎也抽類咴嘎除也括去責入聲通合側聲會也
祈求類咿嘎也手類咴嘎取也殿類咽嗎鎮也假
類咴呀固也麗數類咿咴也載類咿哀事也忱類咽喑
信也回類咿哀違也載類咿哀識也櫍類咿嘎積也
追彤類咿吆也婿愛類咿哀也施猶易也延類咿嗎
也懷類咿哀歸也墉類嘤喤城也忽滅類咿吔也
字愛類咿哀也醹厚類咴嘎也僕附虞屋入為也徹吔咿
類治也鞫究類咴嘎也藹藹類咿哀猶濟濟也憲
憲類咽嗎猶欣欣泄泄猶沓沓去替入押通合側聲也牖道吆嘎
類也奰怒類咿咴也甸類咿嗎治也浦類咿咴涯也

截類咿吔治也寺近類咿咽也裡類咿咽祀也截
類咿哀始也堪類喑諳任也胡壽類咴嘎也且類咿吔
此振類咿咽自也趙類咿吆刺也戒類咿哀至也員
類咽嗎均也絿類咿嘎急也咼去害入聲通合側聲害也業
去曳入業通合側聲世也適過類咿喲也公此自上誥毛
永長類嘤咉也燬火類咿喲也覯類咴嘎遇也臻咽咿
類至也懷類咿哀至靡無類咿咴也惠愛類咿哀也
俟待類咿哀也邇近類咿咽也蓆大類咿哀也蒹葭
葭類於呀蘆也卜予魚屋也為也羅憂類咿嘎也部二雲學士
罹正義云罹當作離小雅四月亂離瘼矣毛傳離憂也隸體作罹小弁云我備于罹釋文罹本作離
三百篇原聲第七　三
孔類喑喤甚也宜看類咿吆也逝遠類咿哀也逝爾雅作遁二
雲學士云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毛傳噬逮也釋文引韓詩作逝逝或體字也愉樂喲咴
類也怙類咿咴恃也仇類咿嘎匹也翶類咿吆翳也
憯曾也嘤憯通喑故諳協類曾喑均平類咽嘤也勤勞類咿吆
也猶道類嘎吆也猶爾雅作錄小雅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注引作大錄猷猶錄古並通
祉福類咿咴也烝衆類嘤喤也傚類咿咴始也正
長類嘤咉也殆類咿哀始也追類咿哀及也諗念唵喑
類也懷類咿哀思也腹厚屋咴為嘎虞類入也來類咿哀
勤類咿咽也引長類嘤咉也孺屬虞屋入為也庶衆嗯咴
類也篤厚屋咴為嘎虞類入也恤憂類咿嘎也尸陳咽咿

類也　矢陳同上也　造咿吆類為也　應當嘤咉類也
肇咿吆類始也　肆陳咿咽類也　藿予咿唹類也　休咿呀嘎
類美也　懌服咿唹類也　懠怒咿唹類也　咨嗟咿呀類
也　仳仳小咿吆類也　職主咿唹類也　資財咿哀類也
頹光嘤咉類也　諶誠唒嘤類也　嘉咿呀類美也　天咽嗎
類君也　屆咿哀類極也　競彊嘤咉類也　俊咿哀類唈
也　收唹嘎類聚也　丁當嘤咉類也　摧咿哀類至也
旬偏咽嗎類也　惠順咿咽類也　圍咿唹類垂也　鞏唹唈
類固也　禎祥嘤咉類也　毖慎咿咽類也　宅居咿唹類
也　稌稻唹吆類也　落咿呦類始也　略咿呦類利也

作咿呦類始也　庚來咿哀類也　悚唹唈類懼也　因唹嘎
類拘也　壽考嘎吆類也　膺當嘤咉類也　賚咿哀類賜
也　濬深咽唒類也此上依於爾雅

以上各訓皆以上一音相協者與三百篇用韻同例蓋詩歌本取諧聲故漢以前諧聲之法胥準諸此逮漢後學者詩文用韻雖知法古而所以相通之故失其師傳故劉熙釋名但取同聲不復知以上一音相協熙乃漢末魏初人至廣雅而諧聲盡廢矣小雅六月序即不出孔子卜氏手亦必其門人取諸聖門之遺言也序中全用韻成文離字儀字與遂壁理乖衰徵韻不雜後代歌戈部中一字則强支部中字入歌戈者可以不必矣說者謂詩序出自

毛公衛宏宋范處義曰六月序由庚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次第也今亡詩次第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為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為之也使六月序果作於毛衛則二人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次第矣何由知古詩次第而為序哉

Z121.7
19:2(6)
ZW 21101000023397

後叙

余為原聲七篇觸類而長三百篇聲韻自然貫通之故備矣若夫遠引旁徵以叓暢其說自顧氏詩本音以來諸家蒐討不遺餘力迺復獵其與吾說近似者捋撦剝割是慮人之沿波昧源而又嗑然分其杯勺也且嘗謂三百篇被之琴瑟鐘鼓奏之朝廟鄉國和神人格鳥獸挽風化易性情固全以聲為主者其審定皆神聖之佐與翕闢元氣上下合德它經參證已恐隔一塵況漢後羣言襍蹂叓難依據故欲求正聲仍當於本經求之本經中句讀離合音韻錯綜前人已入主出奴絲棼毛舉後起者即假矛折角而畢競尚古博載典墳偶合之陳迹命為坦途入人已深勢難相服故不若於虛際求之第古人往矣聲臭泯沈羅脈絡粗尋而信心未敢不若乘平旦未漓之氣於己聲求之又恐一人賦稟之厚薄不足以傾羣聽一方水土之清濁不足以備中和不若博參四方之聲以求之是以十數年來靜息動聆殫精心耳久之若少得其所以然然後合之本經沿諸五季分合之故總出天成乃不避鑿空妄臆勒成是編非敢炫異誇新實欲偕乍闢之蠶叢撤共迷之霧障為古今代

象譯之勞為膠庠便春夏之口為三代畱未亾之歌字為宇宙畱公好之元音區區之心如是而已顧慙資識陪昧學殖虛陋即略具規模其間條理淺深未盡詳確所仰企於

碩彥通儒駁正而究晳之者實日夕引領云嘉慶十二年丁卯八月既望味堂再識